叢書集成續編

一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冊目錄

總類

群經總義

惜陰日記殘五卷附錄一卷……清　李咸熙撰　邈園　一
十三經注疏序二卷……清　劉世瀋輯　益雅堂　五五
漢孳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清　陶方琦撰　紹興先正　八七
勿自棄軒遺稿一卷……清　華嶸撰　雲南　一六三
經典釋文補條例一卷……清　汪遠孫撰　振綺堂　一七三
群經質二卷……清　陳僅撰　四明　一八三
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一卷……清　丁晏撰　頤志齋　二二九
讀經說一卷……清　丁晏撰　頤志齋　二三七
韋庵經說一卷……清　周象明著　小石山房　二四一
甠園經說三卷……清　宋綿初著　鶴壽堂　二八七
經說管窺一卷……清　王士濂著　鶴壽堂　三〇九
五經今文古文考一卷……清　吳陳炎撰　昭代　三一七
五經讀法一卷……清　徐與喬撰　昭代　三二七
二李經說一卷……清　李光墺　清　李光型著　昭代　三四九
逸經釋一卷……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三七九
禮堂經說二卷……清　陳喬樅撰　小嫏嬛館　四〇三
劉氏遺書八卷……清　劉台拱撰　廣雅　四四七

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民 陳漢章撰 四明 五二五

經學源流

漢儒傳經記二卷附歷朝崇經記一卷……清 趙繼序編 安徽 五六三
漢儒傳易源流一卷……清 紀 磊輯 吳興 六一五
論語師法表一卷……清 宋翔鳳記 食舊堂 六三九
儒林宗派十六卷……清 萬斯同輯 四明 六四三

2745/10

宋氏惜陰

丙子孟冬　蟫隱廬印行

日記五卷

惜陰日記序

漢學之闡明至乾嘉而造極諸家撰述載於阮氏王氏正續兩經解者備矣顧遺稿未刊者較之已刊奚止數倍中更變亂羅劫火者十六七幸而孑遺又見剥於蟫衣蠹粉苟不為搜求傳布亦終歸湮滅而已惜陰日記五卷吾浙仁和宋德恢咸熙之所著也全書皆經說原本九卷佚其前四卷第五卷為春秋三傳及國語起於左傳昭公十一年由此推之第四卷當仍為春秋第一二三卷則為易書詩禮此殘帙十餘年前得之於海昌更求全本迄無所獲乃校而刊之原本逐續而下界限不分殊乏顯豁今每則為補一題並列總目於前以便尋檢誤字顯然者正之疑似者須檢所引原書未暇從事姑仍其舊焉宋家氏繼承家學書為阮文達公輯經籍纂詁同事筆者十餘輩皆當代經師碩學宋氏預領其間如騖之新詁家經說多有流傳宋氏獨無所見今讀此記知所著有夏小正箋十卷據武林藏書錄尚有耐冷譚詩話桐溪詩述二種而不及此記知其於宋氏遺書搜求未備此外必仍有其他說經之作斷可知也宋氏學有根柢深於訓詁故其解經無一語無根據絕鮮鑿

空影響之談其論漢宋學術各取其長尤無門戶之見無愧通儒讀此五卷其學識已可概見固無取乎多且備也雖然海內果有藏其全帙者惜此殘編而概然以前四卷錄畀俾得為延津之合則尤予所厚望也夫丙子孟冬鄉後學羅振常校畢並識

節錄丁午武林藏書錄

宋大樽字左彝號茗香仁和人乾隆丁酉順天舉人工校讎有學古集牧牛村舍集子咸熙字德恢號小茗嘉慶丁卯舉人官桐鄉教諭有思茗齋集集中有借書詩序云藏書家每得秘冊不輕示人傳之子孫未盡能守或守而鼠傷蠹蝕往往殘缺無怪古本之日就湮沒也先君子藏書甚富生時借鈔不吝然遵先志願借於人有博雅好古者竟持贈之作此以示同志詩云金石之物亦易泐況茲柔翰歷多年能鈔副本亟流播劫火來時甚不湮翳予老病手猶癡過眼雲煙看幾時濁酒一瓶何用報先公泉下亦怡怡小茗先生承遺訓紹家傳守流通古書之約其有功于載籍者大矣嘗輯注夏小正剩精核耐冷譚詩話亦傳布藝林秉彝於桐鄉時輯有桐溪詩述搜採甚博

惜陰日記目録

上虞　羅振常　補録

卷五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外傳
城陳蔡不羹　衛侯賜謚　齊侯疥遂痁　季氏介
其雞　延州來　卒於房　小惟子　盜殺蔡侯申
蘮（以如）　乃自後踰　稼之　春秋時之六卿　杜
預春秋地名序　張洽春秋集傳（以上左傳）　負兹　碩
然　迥（以上公羊傳）　邑人民　戎救　與我　正名
孔子生卒年月（以上穀梁傳）　依晬曆辛　竇犨竇鳴犢
登空（以上春秋外傳）

卷六　論語　孝經　孟子
攻乎異端　樹塞門　造次　晝寢　老彭　束脩
五十以學易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文莫吾猶
人也　則有司存　有亂十人　循循　齊必變食
色斯舉矣　九合諸侯　當仁不讓於師　孔子
弟子　論字（以上論語）　仲尼居曾子侍　孝經今古文
（以上孝經）　析枝　雪宮　五里之郭　往為之耕　湯
始征自葛　尾生陳不占　徒杠輿梁　三有禮
被袗衣　追蠡　鄭注孟子（以上孟子）
卷七　爾雅　方言　釋名　廣雅
孟極　辟　冰　珣玗琪　邠國　蒐懷羊　權
黃華　芏夫王　柛　强蛘　鯇　蟿螽蟲支　鴟鴞
鸒　倉庚　鴖　猰貐　騋牝驪牡　句瞷　獒
爾雅篇第（以上爾雅）　方言　釋名　廣雅　廣雅闕文
俗字（以上方言釋名廣雅）
卷八　尚書大傳　大戴禮
學訟　骨餘　繼公子祿父　民儀有十夫　廟貌
叅秀歌　別風淮雨　鄭注多可疑（以上尚書大傳）　毋
亂　往稷黍禪　蓄蘭　遰鴻雁　卵蒜　月令鄭
注引夏正　車教之道　瘞　或　緣　氏産　象

傚　愢　沈魚　富恭　浽　引詩　周昌　戴記
佚篇　夏小正箋序（以上大戴禮）
卷九　群經總論　石經
古人引經有增刪　漢儒引經有異同　陸孔解經
優劣　漢儒傳經　漢學宋學　十一經問對闕文
九經補韻　五子之歌叶韻　詩本音補正　經
典釋文之疎略（以上群經總論）　漢魏石經　開成石經
五經文字（以上石經）
附録
遵庵文鈔序

惜陰日記卷五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左傳

城陳蔡不羹

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振常案第五卷原闕第一頁之上半以上均以意補以下所空仍如其原有字數以待得完本補之）

其言城亭互異其有兩不羹則一也漢書地理志（上）云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續漢書郡國志亦同劉昭注即引杜解）此韋杜之所本也竊謂不羹兩地同名則分言之為二國可合言之為一國亦可也觀韋杜兩說如一更證之於漢志則知內外傳三四二字皆未審諟劉光伯據外傳以規杜過且謂古四字作三三與三相似其說亦未足信（咸熙）案不羹固屬兩地同名然定為二國究無據聞之宮

詹先生云兩不羹之別經無正文韋注兩引本是未定之辭即或有兩城安知非初封後徙如舊許新許之類杜氏執以東西兩城當四國之二恐是肊說當依賈誼新書增一葉字為正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正與此傳所書四國應陳一國也蔡一國也不羹一國也葉為許所遷故稱許葉亦一國也范無宇稱三國但舉陳蔡不羹子革稱四國則兼葉而言內外傳文互異者多矣豈必强而合之乎賈誼受左氏學於張蒼傳至其孫嘉授趙人貫公由是左氏學始行於世然則賈太傅之於左氏乃專門之學其言必出於左氏無疑不當與韓詩外傳說苑新序諸書同論

衛侯賜謚

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田予之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南宋本誤作皆未（析）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析）言之困學紀聞（六）據之以為人臣生而賜謚之證何氏（焯）得宋槧左傳殘本校杜注無未而二字以告閻氏（若璩）兩家評校紀聞皆著其說（咸熙）曾於吾友嚴修能處見北宋本左傳四卷此注正在其

中山井鼎七經考文云足利本無未字而字與宋本合方樸山云死而賜謚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姜之下究似一時之事義門之說猶疑不可孤據孫侍御頤谷云注皆未死當讀言二人皆未死也即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謚之說玩傳終而言之句意可見二公蓋未覩見宋本故曲為之解耳紀聞既據左傳注為人臣生謚之證又云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成熙案烈祖乃廟號非謚也若明帝乃謚耳賈生對漢文帝云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翼奉上元帝疏云萬歲之後長為高宗皆廟號也廟號有一定之例故得於生前言之謚法則絕無生前豫定者王氏通儒豈猶未辯廟號謚法之別耶

齊侯疥遂痁

二十年傳齊侯疥遂痁顏氏家訓證云齊侯痎遂痁說文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又左傳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疥（臧氏雜記云此蓋痎字之譌或云俗疥字）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令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痎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必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介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為復言遂痁乎臧氏經義雜記云說文於痁下引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痁則左氏古文本作疥杜云痁瘧疾以疥搔俗所共知故不釋如作痎亦為瘧則杜氏安得專訓痁為瘧疾乎顏云世間傳本多為疥徐仙民音介孔云徐仙民音作介今定本亦作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矣陸云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

袁狎云疥當為痎顏云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是梁人雖作痎音於傳文尚未檀改故陸孔及定本皆作疥亦不言有此痎者顏氏誤從梁主說私改為痎誤矣正義雖知舊作疥而誤以痎為是惟釋文則以痎為非援傳例以證明之是也顏氏引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案今人病疥亦多寒熱交發俗呼為瘡寒轉變成瘧勢所固有若作痎字說文為二日一發瘧謂三日之中歇二日一發瘧有頻日發者為輕間日一發稍重二日一發難愈為最重故孔云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可見瘧疾輕重古今同名痁為有熱瘧蓋是頻日發者若云痎而痁是重者轉輕矣顏引說文又云齊侯之病本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是誤解說文二日一發為二日之中一發矣袁狎云痎是小瘧痁是大瘧孔云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是皆未知瘧之輕重而倒置之也咸熙案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又（外篇）云景公疥遂痁與左傳正合周禮天官（疾醫）云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夏秋遞謝疥變為痁禮文有明徵矣此傳發於昭二十年冬是景公於昭十九年夏間患疥秋間變痁合之周禮致疾之

由較然何以見患疥之不當轉瘧乎間日一發之瘧今俗謂之三陰瘧寒邪中於三陰故張機製八味丸特用桂附所以驅三陰之寒也諸瘧之重者莫甚於此不能即愈有患至數年者迨其瘳也或頻發而止若齊侯之瘧始間日而發繼而頻發則瘧將止矣豈有期年不瘳之理乎又案內經（瘧論）云其間日發者內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得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帝曰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觀此論則可瞭然於間日一發與頻日發者輕重之別矣

季氏介其雞

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為末播其翼可以坌雞目淮南子（人閒）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預從賈義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呂覽（察微）注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侍御云呂覽淮南注出高誘而兩解互異咸熙案許慎高誘並注淮南今本或題許或題高其實兩家溷淆此注當出高氏）正義是鄭說（正義例從本注而此獨否）咸熙案史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據此為詁真古義也魏晉以下鬬雞詩如應瑒云芥羽張金距王褒云猜羣芥粉生梁簡文帝

云、芥羽怨猜、傳、諸、矜云、芥羽雜塵生、劉孝威（鬭雞篇）云、翅中含芥粉、庾信云、芥粉壒春場、數詩皆用賈服義、芥羽之法、詳載於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緌、使敵雞無所嘴、非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鬭而倦、盤旋伺便互割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芥羽乃鬭雞之常法、正義申鄭、抑賈、殊不然也、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改介為芥、袁文甕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播其羽之說、其論均不足辯、芥之為介、古字省文、

延州來

二十七年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趙寬夫云、此說本服注、然古者支蒸韻多通轉、州來之言近陵、故曰延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為乘也、注似疎矣、

卒於房

定四年傳、卒於房、釋文或作防、咸熙案、防是誤字、讀唐公房碑、君字公肪、肪即房字也、隸釋隸法房字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肪、皆誤也、因思史記項羽紀、封陽武侯為吳防侯、前漢、地理志作吳房

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武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據此則字因作防、遂誤作防、以為通用者非、顧藹吉隸辨云、今本武帝紀、芝生殿內防中、漢書講泐庵藥宮其上、名曰堂防、皆防字傳寫之誤也、

小惟子

六年傳、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釋文、惟本又作帷、呂覽（察微）吳太子光、又率舟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臣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咸熙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昭公二十三年、此合為一誤、而惟字作帷、與釋文合、惟與帷形聲俱相近、古多通借、昭七年傳帷諸門、呂覽作惟門、莊子（漁父）緇帷、釋文本或作惟、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

盗殺蔡侯申

哀四年經、盗殺蔡侯申、申、石經作繇、咸熙案、蔡文公名申、卒於宣十七年、昭公、文公之曾孫、安得上同曾祖之諱、當以石經為正、春秋本作由、故石經作繇、由繇同字、由盖誤為申也、

鬻姒

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服子慎云、鬻姒、景公妾

也淳于人所納女惠氏補注云未詳所出咸熙案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此服氏所本

乃自後踰

十八年傳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為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杜注從賈義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極合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辯駁而於毛詩（周南汝墳）正義引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嚴修能云古訓焉為於裔焉大國言鄭於大國也光伯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文義迂曲宜正義以為不辭矣咸熙案從劉讀其辭甚古解裔焉大國為鄭於大國義亦極確唯與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二句不協鄙意竊疑乃自後踰當作乃踰自後與竇字自為韵作乃自後踰者文之倒誤然古書不宜肊改姑備一說可耳

椓之

十八年傳大子又使椓之杜預無解釋文云訴也嚴修能云呂氏春秋（慎行論）云椓崔杼之子令之爭抱經

先生謂訓訴不切義當與唆同猶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椓與椓同咸熙案陸粲左傳附注（顧氏杜解補正引）亦引呂覽而云古與諑通玉篇（言部）諑訴也說文無諑字疑古祇作椓椓訓擊訴人者有攻擊之意故得通借（椓字說文無當以椓為正陸氏引呂覽椓字從木是也）

春秋時之六卿

春秋時惟宋晉鄭三國具六卿魯亦備六卿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此外尚有羽父為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但見左傳咸熙案宋之六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司寇司城（即司空宋以武公故廢司空為司城）是也（凡據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傳）其始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為左師（僖九年）又為司馬（僖十九年）之類大司馬大司徒傳亦從省不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卬三人稱大司馬亦稱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桓二年傳孔父嘉為司馬僖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八年傳殺大司馬公子卬）華定為司徒出奔邊卬代之而昭二十二年傳云邊卬為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貙嘗為之（見昭二十一年傳）其時貙父費遂為大司馬（亦稱司馬）自貙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為大司馬（二十二年傳）不聞有代貙者哀二十六年

傳室北戎為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五年傳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其後華椒亦為少司寇（昭二十年）及樂輓（昭二十二年）樂朱鉏（哀二十六年）為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六卿之貳亦時立時廢者至太宰之官華督之後成十五年傳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為太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太宰也則二宰又居六卿之外矣又案宋共公時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亦偶爾建置如是非成例

杜預春秋地名序

杜預春秋地名序云咸寧六年吳乃平定丁小疋教棲云當依經傳集解後序作太康元年咸與業書以太康元年平吳而此云咸寧六年者是年三月中平吳吳平而後改元太康（晉書武帝紀三月乙酉大赦改元通鑑則繫之四月乙酉）平吳之日實咸寧六年也其於經傳集解後序則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乃平本無不合

張洽春秋集傳

宋張文憲洽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勝朝及 國初諸

藏書家皆不著錄朱氏經義考亦稱其已佚吾友嚴修能購得元祐元年梓本錄副本以贈先君子惜原缺第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三至二十六也今刻本已歸阮伯元中丞余家僅有此本又為良友手錄極可寶貴開卷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持論甚確錄此一條以見是書崖略傳曰胡氏以為商周雖改正朔而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有夏正故於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及孔決而為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彰明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為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為正月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若其考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

所紀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七月四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為紛亂耳。不特後世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獻惠之閒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太子申生之死。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為五年之冬。韓之戰。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為九月壬戌。以至奚齊卓子之弑。里克丕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為經從告而書之。設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赴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之誤。再經仲尼之修。而不能釐正其赴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故知周正夏正。因兩存而淆混。不待後世而已惑也。左氏在當時。故以夏正為周正。胡氏居後世。故以周正為夏正。其為誤一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四月。於商為五月。於周為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於程子以為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然。案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則亦豈不遂以為歲之首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之。歲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說信。然則自建寅之常為正月。自堯舜以逮於三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然反易以啓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生民用之。而春秋輒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矣。尚可謂之其文則史。而求傳信於將來也哉。文憲朱子門人。宋史入道學傳。所著又有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綱領并集注。已梓入通志堂經解中。宋板集傳後。有張庭堅題語。稱集注沿革未刊。沿革表久已散佚。而集傳一書。猶存於灰燼之餘。豈不大幸歟。

公羊傳

負茲

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劭公注。諸侯有疾稱負茲。娛親小言云。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尚書金縢云。如有丕子之責於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魯周公系家作負子。

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丕不負聲相近子與茲聲亦相近皆通用此古義也爾雅（釋器）云蓐謂之茲郭注引公羊此文為證以負為背負之義猶曰負薪之憂此雖新說猶尚可通疏云負茲謂負事繁多失之遠矣成與案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合之爾雅注其義甚確不得訾為新說也尚書鄭注云丕讀曰不愛（屬以不字為句斷）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史記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負周與丕不聲近而尚書之丕子史記之負子與公羊之負子白虎通之負子義皆不合

磌然

傳十六年傳賓石紀聞聞其磌然楊士勛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硏據公羊古本並為磌字張揖讀為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成與案今本玉篇（石部）有磌字之仁切礩也音響也蓋孫强等增加已非玉篇之舊矣文選（西京賦）雕玉磌以居楹李善注引廣雅曰磌礩也後漢書班固傳作瑱說文有瑱無磌是磌為瑱之俗字周官（小行人）王用瑱圭釋文瑱宜作鎮音此磌字正當讀作鎮闐其磌然者言其聲之響如鎮物然以為石聲者非也廣韻（十七真）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訓石聲

迿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何卲公云迿出表辭猶先也成與案說文（辵部）無迿字殆即徇字偏旁通借傳意謂友朋但相衛扞而毋庸以身為徇即曲禮交遊之讎不同國之義何氏不據禮以徵傳恐未為得錢宮詹云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迿即徇也左傳帶其斷以徇子軍即出表之意

穀梁傳

芭人民

穀梁隱五年傳芭人民歐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剽芭未詳其旨娛親小言云芭即包字鄭注周易（繫辭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云包取（一作聚）也漢書敘傳（下）云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又通抱抱即捊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薄報切以為聚裒字非是）爾雅（釋詁）云捊（今本作裒）聚也說文云捊引取（玉篇引作聚）也周易釋文（謙象傳裒多益寡）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成與案倘能知芭之即包可以取剽而不知其即俘字也孚與包古聲相近故字亦相

通左傳（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羊穀梁俱作包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作苞邱子說文（肉部）脬膀光也匹交切是孚有包音也（木部）枹擊鼓杖也甫無切是包有孚音也包唯與孚相通故從孚訓取又假借作苞耳

戎菽

莊三十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咸熙案管子本以戎菽連讀楊氏誤也）爾雅釋云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大雅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戎大釋詁文以戎為豆其說無徵故陸楊皆以戎字句絕然左氏公羊二傳皆無戎菽之文此必有誤竊疑菽本作叔說文叔拾也拾取也此傳戎菽猶言伐戎所取經因伐山戎所得故曰戎捷傳申捷字之義故曰軍獲曰捷戎菽也范氏未明菽字之義故以菽豆解之不知菽豆字古秪作尗菽更為尗之俗字

與我

傳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王懷祖觀察曰方言予讎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讎我之深也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咸熙案訓予為讎猶訓亂為治訓徂為存也古與字作与或與予形聲相近而誤然訓此傳與字為讎其說甚確

正名

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娛親小言云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以上注皇侃義疏）此傳正名義亦同此蓋不曰秦滅梁而曰梁亡不曰鄭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恐後人疑不因魯史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間者故特表其說咸熙案此名字即中庸考文之文也名不正則是非無定人用其私說更正文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甚至舞文弄法之徒繁言破律紛然迭出矣說文敘亦引論語正名是許鄭同說蓋文有譌舛者有殘闕者此言梁亡鄭棄其師皆因魯史舊文未嘗有所加損特正其文字之譌舛殘闕

者而已。

孔子生卒年月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引潛溪孔子生卒歲月辨云：公羊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實差一月。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與公穀且差一歲，日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以注左傳，司馬貞主公穀以證史記，馮去疾違爲調人之言，以歷法積之，謂之三者皆非誤。潛溪曰：公穀爲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甚近，其言必有依據。司馬遷雖良史，後於公穀。孔子所生之年，當與公羊穀梁氏。其卒之時，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也。潛溪一代醇儒，學識度越前人，故其辨精鑿如此。（咸熙）案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朔非庚子，春秋經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朔爲庚辰，則二十一日爲庚子矣。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古卯作丣，酉作丣，以形近致誤。己酉乃襄公二十一年，是公穀

年月日俱同，其有一字者，衍文也。襄公二十二年至哀公十六年，計七十四歲，杜注謂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歲者，誤也。四月十八日爲乙丑，非己丑，乙與己的是文相近而誤。又案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十四年，卻三十五年，是年仲孫貜卒。襄十一年春秋正義云：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此亦可以正杜注之誤。

外傳

依睩歷莘

鄭語依睩歷莘，困學紀聞（六）云：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可以證今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莘）。孫侍御云：下文前華，卻當作前潁，今本作前莘。（咸熙）案宋景文公補音於前莘下音所巾反，則知本作莘不作潁矣。方氏栱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注云二邑虢鄶，其下云鄔蔽補舟依睩歷莘君之土也，注云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若前莘

後河右洛後齊注云華華國也按此上下注語則兩華字明是兩地一為邑一為國不得合倂且其注華字係於前華後河條下而又云華華國也與鄭氏所引亦不同鄭氏又改竄韋注割截國語以兩為一而王氏從之愚亦有疑

竇犨竇鳴犢

困學紀聞云晉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犨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咸熙案此索隱之誤非通鑑外紀之誤也漢書人表中上以鳴犢竇犨為二人

簦笠

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韋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娛親小言云簦不當訓草名小雅都人臺笠緇撮爾雅（釋艸）云臺夫須唐尚書本必作臺笠與毛詩文同故用雅訓臺說文作薹臺簦形近而誤韋注不辯字誤而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咸熙案說文（竹部）簦字云笠蓋也補音作䔲云都騰切知本是簦字从艸作䔲者傳寫誤之耳簦夫須也四字疑有譌脫當云簦以夫須為之修能之說未是

惜陰日記卷六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論語

攻乎異端

北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公設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毛西河據之謂攻字當讀如攻木攻金之攻不宜作專治解先師胡竹軒先生（彥昇）云按考工記攻字注亦訓治如陳說則攻乃攻擊之攻而斯害也已已字當訓止然

范升傳全引此章章懷注云攻習也異端謂奇技也攻訓習即專治之謂劉勰言惡乎異端是言惡其為害非惡而攻之惟任彤引此作攻擊解要不得以一人之解駁集注

樹塞門

八佾邦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邢疏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元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咸熙）案雅禮皆訓樹為屏則邦君樹塞門謂邦君以樹塞門樹即屏也不得於樹下再安屏字鄭注似微有誤下管氏亦樹塞門山井鼎七經孟子考異作亦有樹塞門可證樹之不作樹立解矣詩（齊）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著音直據反與素協即樹之通借字也

造次

里仁造次必於是鄭云蒼卒也（咸熙）案說文（走部）趚字云蒼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取私切是造次之次本當作趚而讀音資作次者假借字也易其行次且陸

德明云說文及鄭作趑同七私反而論語不作者者以其訓已具於易音且鄭注蒼卒與許正同可意會而得也今人於次且之次尚讀平聲而造次字則無有音資者矣

晝寢

李匡乂資暇集云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見文選高唐賦注集解不載）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作畫言其繪畫寢室今人咸以為韓文公所訓解也（咸熙）案梁武帝論語不載於梁書南史本紀及隋唐書經籍志惟釋文載有兩說而此說無之

是說實鄙淺可嗤即出自梁武亦未足信然周密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侯白隋人是隋唐間人已有此論並非昌黎創說況今世所傳筆解本僞書耶胡竹軒先生云有子惡卧而焠掌（荀子解蔽）何其勤也宰予晝寢何其怠也晝寢是當晝而寐如後漢邊韶晝眠不必爲賢者諱或言晝當爲畫字之誤（韓筆解）或云寢者寢室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孔子譏之（野客叢書）二說並非（咸熙案王楙之說尤曲）南史何尚之爲侍中在直顔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晝寢爲當晝而寐自來無異解也

老彭

述而竊比於我老彭釋文包云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集注云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注疏本作但述之而已案）（疏云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生之道而不自制作云則作但爲是）疏云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咸熙案）漢

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隸釋九）乃知漢儒爲論語之學者俱以老彭爲彭祖其云彭祖賦詩是述而不作二句乃彭祖所賦之詩孔子但述其語耳（籛宮傳云作與古譜識）據世本云籛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則老聃老彭似是一人（漢邊韶老子銘云孔子以周靈王廿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耄之貌也然則老聃非老子謚矣與史記不合）老子釋文引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容成生殷時其爲殷賢無疑若以彭祖爲顓頊玄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乃傳聞之誤王逸楚辭天問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又沿風俗通之誤而附會其說者孫履齋（坦）示兒編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切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說益支離矣

束修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章懷注云束修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嚴修能娛親小言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自十五以後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用束脩義與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束修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

十五以上乃束修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云安漢公自初束修師古注云束修謂初學官之時據兩漢書注則年十五謂束修之年而非年十五之名為束脩明矣鹽鐵論（貧富）云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宿衛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甚漢謁者景君墓表云惟君束修仁知□□（隸釋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云仁義成於束修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云□□束修操絜冰雪（十二）金恭碑云束脩聰□（十三）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束修勤恪（隸續）（十九）稱衡顏子碑云在束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則束脩自是漢人常語非鄭氏剏說也咸熙案後漢鄧后紀詔從兄豹等曰先公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言能自約束整飭也）鄭均傳肅宗詔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馮衍傳說鮑永曰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注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劉般傳沛郡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注束脩謂檢束脩絜也）王龔傳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以上束脩之義皆與章懷注同與鄭注不合惟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明引論語注亦與鄭同脩能謂年十五以上乃束脩之時融兩說為一其論甚佳鄭君云年十五以上者謂人束身脩行當在十五以上之年否則尚屬童蒙不能繩以束脩二字也若夫文上字依鄭解當讀上聲訓進謂能束脩以進與鄭注上字不同又案北史盧辯傳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冀儁教明帝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劉煇以儒學知名後進質疑不遠千里而至然書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以束脩為脩脯乃皇疏所本禮記檀弓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以乘壺酒束脩賜人是束脩本饋門所用後乃通呼為童子之摯耳曲禮疏謂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亦引論語此章證之

五十以學易

五十以學易釋文魯讀易為亦惠氏棟曰君子愛日學必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為晚矣然炳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乂觀（王肅偁）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咸熙案漢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正用論語此文張載注王延壽靈光殿賦如我數年五十以學亦以學字為句可知陸氏作釋文時漢學尚未墜也但以五

字為七、此說似更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俱括論語成文、安知七十無德云云、非即用假我章語乎、又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互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是矣、二說俱近、鑿錄之以廣異聞、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述而下、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為字集注不作音、今皆依本字讀、與上句相屬、咸熙案、當以君娶於吳為句、為同姓謂之吳孟子為句、皇氏義疏云、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與釋文于偽反之音合、吳字當是衍文、春秋經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杜預云、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僮加吳字、是明以所出示人矣、何晏集解云、禮同姓不婚、

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疑古本論語本無吳字、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顯與經文不合、此漢儒傳禮記之誤、

文莫吾猶人也

文莫吾猶人也、何晏集解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以後世俗語揣測聖書、其說甚曲、且與下二句文氣亦不貫、韓門綴學曰、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通雅曰、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若云努力、欒肇言勉強為文莫、儘教即是強意、猶解鄭重為頻煩、當以言外會之、則文莫二字相連、乃春秋時語、咸熙謂若以勉強為文莫、則文莫上當有脫文、勉強猶人者、果何事乎、文莫連文、春秋時古書、蓋未之見、亦臆度之辭也、文字宜略讀、莫字當从方言訓強、言文則勉強猶人也、說文忞慔、勉也、莫即慔之省、元東陽許氏論語叢說云、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則有司存

泰伯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邢皇兩疏竝以有司二字連文繡山徐北溟（鯤）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觀其文義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表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冲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孫𦣞谷侍御韙其說載之讀書脞録續編咸熙案文選沈約恩倖傳論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注引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晉書王猛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杜工部萬年縣京兆杜氏墓志各有司存或之不日又寄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詩云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淒傷仇注引蔡邕語云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擢柔嘉式是百司蓋未知司存二字所出故但以百司解之也然說苑修文篇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明出有司二字蓋古義如此其曰司存者或文偶相似未必盡用論語也

有亂十人

困學紀聞二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錢宮詹云唐石經尚書左傳論語皆無臣字後人竄添不足據咸熙案開成石經一經乾符修改再經後梁補闕其竄添之字的係後人增入陸氏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是則臣字之誤由來久矣嚴修能云爾雅（釋詁）注引論語有臣字亦疑後人妄加又云此引穆子語在襄二十八年傳余所得宋本不全左傳無臣字與王氏引合於此見宋本之可貴

循循

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漢書（李膺傳　趙壹傳）又注引論語俱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三國志（步騭傳）引論語亦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孟子章句（明堂章）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郭太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書禮志（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誘恂恂曾無倦色俱用論語此文咸熙案鄉黨篇釋文正作恂云又音旬溫恭貌集韻恂亦音旬恂恂善誘

也恂本有旬音故字亦作循恂本字循借字也因知恂恂如也句正當作恂恂善誘解孔子在鄉黨恂恂善誘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義本相承似不能言者句宜在次節之末蓋當便便言之時而反似不能言正所以中說唯謹之義羅大經鶴林玉露引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可以正俗本之譌

齊必變食

鄉黨齊必變食孔氏云改常饌也義疏云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咸熙案古人居齊饌具加隆於常時而不御葷辛周禮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云王齊食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是齊之食變而加隆非減也荀子（哀公）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楊注云葷葱蒜之屬也說文（艸部）云蒜葷菜也後人誤以蔬食為持齊而不知葷之不屬於酒肉也皇氏潔淨之義似已誤會

色斯舉矣

色斯舉矣漢魏人多用色斯字論衡（定賢篇）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越絕書（外傳記）色斯而舉不害於道郎中鄭固碑色斯自得費鳳碑色斯輕翔費鳳別碑色斯尚舉元賓碑翻署色斯張壽碑常懷色斯亦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明哲色斯而幽遁又云或色斯而不終日（內篇）杜衡防微色斯而逝後漢（杜傳）雄或色斯以求名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皆以斯字連上讀漢人用友於刑於蓋闕等字亦此類也

九合諸侯

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咸熙案以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及所引釋廢疾考之則范甯數葵邱不數柯鄭不數北杏陽穀并不數貫未知陸氏據何本說文勹部勼字云聚也从勹九聲竊謂論語九合之九當即此字省作九耳勼又與鳩通蛀備鴙故前人集中亦有鳩合同好之語九合諸侯猶云聚合諸侯也可破諸家紛擾之說

當仁不讓於師

衛靈。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云。當行仁之時。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咸熙）案。君子隨時隨地。皆可行仁。豈必盡在師長之前。爾雅（釋詁）師。衆也。（釋詁）師。人也。言君子處衆。凡事皆當退讓。惟行人之事。不讓於衆人也。鄭志荅趙商問云。師者。衆之通名。

孔子弟子

世傳孔子七十二弟子。案。七十二。當作七十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云。孔子家語亦作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也。孫侍御云。今本家語脫去顏何一人。故止七十六人。或謂史記顏祖字襄。索隱曰。家語無此人也。今本家語顏相字子襄。若據索隱增顏何。而去顏相。則仍七十六人矣。不與史記數同也。書以詢之許周生。云。索隱家語無此人也。乃家語字子襄之譌。因下鄭單而誤耳。史記索隱單行本頗多誤字。不當據此。遂生異說。（咸熙）案。史記弟子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明係今本脫去。稱即冉字之誤。古稱字作爯。與冉形似。遂譌作稱爾。顏相即顏祖。相與祖亦以字形近而誤。

論字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書有論道經邦之言。江慎修盧抱經兩先生皆云。論道經邦。乃晚出古文。不足為據。（咸熙）謂劉勰非能辨古文者。自是遺忘耳。案。易屯象傳云。君子以經論。釋文云。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大雅靈臺云。於論鼓鐘。傳云。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倫膚七。注云。今文倫或為論。皆見論語之前者。（惠氏古文尚書考已有之矣惠又引王制必即天論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此未定在論語之前）日知

錄云。劉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梅氏之漏義也。（咸熙）案。梅晉人。劉梁人。顧氏立說。傷於輕率。且易詩禮皆有論字。豈可執劉說而繩之乎。

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

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古文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温希禹（汝能）孝經約解云。案。孝經古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無閒坐二字。應從古文為是。蓋古居皆有名二。戴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各有

處所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衹書居一字以記處所者若侍則有侍坐侍立之分侍立曰侍在正席之側請業則膝於席端請畢即起孔子閒居子夏侍此侍立者亦曰侍側閔子侍側是也侍坐在正席之席之側曲禮所云席間函丈者東西設席而坐於席間請業則起跪請畢還坐故曰侍坐下文有避席復坐之文則非侍立而侍坐明矣咸熙案說文（几部）凥處也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宋本說文作閑蓋古閒字）居如此是古本無閒字禮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是侍字中坐立之義可賅此閒字坐字疑是劉炫所增吳草廬本刪此二字甚是日本信陽本亦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乃係僞本不足辯也

孝經今古文

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閒獻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後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咸熙案古本孝經無章名有之自皇侃始非劉向所定邢昺正義云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閒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劉炫好作僞書隋書經籍志稱炫僞造書百餘種錄上送官此書雖不在僞造之列而二十二章之分要必自炫始其閨門一章當即炫所竄入也日本國孝經分章一與劉炫所校同閨門章亦在第二十一今文孝經十八章其注相承為鄭康成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開元七年詔下羣儒學官俾共集議劉子元等辯鄭注有十謬七惑以為孔鄭二家雲泥致隔載其短長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王伯厚則以為鄭小同作咸熙案今傳孝經鄭注與康成語異者甚多無怪啓後儒駁辯然范蔚宗後漢書（鄭元傳）亦以為注孝經則康成之有孝經注說非無徵竊疑康成注孝經未就其孫小同足成之如王朗易傳成於肅手蘇允明易傳成於東坡手而仍以朗名允明之名歸之也亡友張皋文編修謂魏時鄭偁注孝經見公羊昭十五年疏鄭偁當即是小同之名未知何據然觀徐彥疏云何氏所言與鄭偁同與鄭康成異則康成自有孝經注與偁為二家明矣

孟子

折枝

梁惠王（上）為長者折枝。趙邠卿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劉熙云，折枝，若今之按摩也。（後漢書張晧王龔傳注引）（咸熙）案，釋名（形體）云，肢，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枝與支同。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甸匐逶迤，折枝舐痔。唐寂照和上碑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枝，言既死而支不僵也。用孟子，猶合古義。陸善經云，折草木之枝，（譌引）唐人喜祕新說如此。胡功載云，內則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鄭氏云，抑，按，搔，摩也。此折枝，確證。郤京山九經解云，折枝，謂屈抑腰肢，見長者之禮，雖於古義不合，較陸氏之說稍長。

雪宮

梁惠王（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閻百詩云，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咸熙案，文選謝惠連雪賦，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雪宮在齊國都之東，去國稍遠，與閻志合。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於稷下，故館之離宮。下文景子對景公一段，亦以此地曾為齊大夫館舍，就近事以為鑒，則見晏子於雪宮之言，固信而有徵也。

五里之郭

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固結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臧玉林曰，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為外城，猶椁為外棺。闊廣二里，已不為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所言五里之郭，必非誤。咸熙案，古五字與七形相近，七里必五里之譌。

往為之耕

滕文公（上）湯使亳眾往為之耕。疏云，湯使亳之眾為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咸熙案，此所耕乃藉田也。湯以葛伯不祀，故使亳眾往耕，以使得供粢盛耳。若泛說耕字，不唯於粢盛無着，而以一境之眾耕一境之田，舍己芸人，恐無此情理也。高學博（家駒）為余言。

十五冊第七二版

湯始征自葛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又云，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前解載字為句，後解載字下屬。（成熙）案，文選（謝玄暉辭隨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如古時讀法，本是如此。趙氏不得其解，故以載字改屬上，而訓載為始也。載，助語辭。詩（泉水）載脂載舝。（生民）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與此載十一征之載正同。若以載為再，而訓為再十一征，其義晦矣。

尾生陳不占

離婁（上）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章句云，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成熙）案，尾生即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盜跖）戰國策（韓）皆載其事。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列於中中。陳不瞻，齊莊公時人。韓詩外傳（御覽四百九十八引）新序義皆載其事。人表列於中上。諸書皆作不占，占瞻音同。（毛本作瞻孔本从目誤）僞孫疏凡遇趙氏援事以證者，都不能疏其所自，而於此則云，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其事煩，故不重述。又（離婁下）西子章疏云，西子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亦以為史記之文。邵武士人所據之史記，不知何等書也。

徒杠輿梁

離婁（下）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義引說文云，杠，石橋也。俗作杠，从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爾雅石杠謂之徛。郭璞云，聚石水中以為步約也。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成熙）案，周時未有石橋，杠之制亦與今石橋異。其云聚石水中者，當是以石置水中，使徒涉者有所措足。說文所謂舉脛有渡

也。詩垂帶而厲。說文引詩作砅，云履石渡水。毛傳云，以衣涉水。言水中既有石可履，便可以衣而涉，義本互通。所謂履石者，即杠也。淮南本經訓，積牒旋石以純修碕。高誘注，修碕，曲中水所當處也。碕，碕古字通用。梁，獨木橋也。又繆稱訓，若行獨梁。高注，獨梁，一本橋。說文謂之榷。廣雅，榷，獨梁也。初學記引廣記云，獨木之橋曰榷，與杠之用石者不同。漢注引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顏注即以爾雅謂之石杠訓之，非也。此梁與造舟為梁之梁，又別架木為橋，到處皆有，若比船於水，而加板其上，古惟天子至士得行之，小民不

得通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五年始作河橋所謂河橋者亦即如造舟為梁之制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天子造舟秦時已大故紀其始作非如今跨水之橋梁也若後世有戰伐之事水路阻絕亦為梁以通道如左傳之除道梁溠戕舟發梁乃倉卒立辦不必在寒冱之時又有設之以禦姦宄者月令孟冬謹關梁是也此乃終歲不撤但與水上横木之梁無涉至爾雅隄謂之梁是魚梁非橋梁郭注既引詩傳石絶水為梁而復云即橋郁氏正義竟以梁為木橋俱考之未審也孟子正義云輿梁者橋上横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案此輿字當讀如輿人之輿所以別於造舟之梁正與下民字斟對毛西河四書改錯云此與禮記奉席如橋衡以架橋兩硅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橋衡正同尤屬傅會禮記橋字自訓桔槔其解橋衡已屬肊說而復援為輿梁之證不亦謬乎

三有禮

此之謂三有禮焉諸講家俱云不運諫行言聽二句說孫疏已如此吾友駱庭山明經云諫行言聽二句是禮之於未去之時有故三句是禮之於將去之時去三年二句是禮之於既去之後解三禮二字甚確乃知聖賢之語為俗儒誤解者不少矣庭山名槐武康人

被袗衣

盡心下被袗衣章句云袗畫也梁山舟學士云袗之訓畫於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許積卿云言舜者多及於琴蓋以舜有齒風之操也南風為夏時被袗衣鼓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感既案錢宮詹臧在東皆以梁說為確鄙意竊謂當從積卿之言史記五帝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正義曰絺勅遲反細葛布衣也與孟子正合或謂絺即尚書絺繡故鄒氏音竹几反當從鄭作黹也不知賜絺衣與琴之時舜尚未為天子安得有絺繡之衣且絺繡十二章為天子以下祭祀之服被以鼓琴亦不相類也徐新田云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師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南風不必如梁曜北說以花

履霜為嫌或與案觀歌辭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似當屬夏時所歌若師曠所歌南風蓋如詩國風之風非風雨之風與舜之南風不同

追蠡

以追蠡章句云蠡蠡欲絕之貌也修龍云案荀子（賦）云攭兮其相逐而返也楊注云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攭音戾方言六云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離又（三十）云劙分也此與章句皆合又案說文（䖵部）云蠡蟲齧木中也此蠡之正訓與此義異或與案此由誤解追字遂使蠡字亦不分明追鐘樵也樵或通作

槌者作追說文（木部）槌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敵也知追與樵通鐘之樵蠡蠡欲絕其用之多可知自豐氏以追為鐘紐復以說文蟲齧木中之訓實之全與古注相戾

鄭注孟子

隋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鄭元孟子注七卷咸熙案鄭君注孟子不載於後漢書本傳後人亦絕無援引者是更非孝經注之比矣致高誘嘗正孟子章句見高氏呂氏春秋序而諸志不載高鄭同事盧子幹豈因此致誤歟朱氏經義攷據隋志收入咸在東云鄭君所著書具詳孝經正義萬無注孟子事惟注周禮則屢引孟子近人又有言康成注爾雅者亦誤讀周禮宗伯疏耳徐新田云趙邠卿亦嘗從馬融問恐隋志因此致誤以一書而分屬兩人

惜陰日記卷八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爾雅

孟

釋詁孟勉也郭云孟未聞翟晴江灝補之云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注曰孟勉也鄭樵爾雅注曰孟猶懋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案懋為抵齬之音不應轉孟書洛誥汝乃是不蘉孔傳馬注俱訓蘉為勉蘉莫剛反或與孟因語輕重別字咸熙案孟即猛字之省孟猛俱从皿得聲二字本可通轉古音孟字有讀莫梗切者亦有毋朗切者皆與猛字同音說文猛健犬犬行勇往有精進義故轉訓黽勉之勉猛勉雙聲字也班賦盍孟進以迨羣正當讀如猛孟進猶云猛進

殛

釋言殛誅也注云書曰鯀則殛死說文（歺部）云殛殊也引書殛鯀於羽山邵氏正義云說文誅訓責與殛異當作殊也咸熙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傳明神殛之杜預云殛誅也正義云釋言文越語（下）乃可以致天地之殛韋注云殛誅也殛死者皆有罪當誅之人故殛字中可該誅義史記（蘇秦傳）注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是殊誅二字不相通也爾雅說文義解相異者甚多不得據說文以改雅訓也又黃蘊生曰四罪無死刑咸熙案荀子（議兵）云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楊注云殺一人謂殛鯀於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則殛為殺無疑黃說未合

辟

辟歷也郭注未詳邵氏正義云辟律法也律與歷聲相近漢書律歷志云以律起歷又云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辟歷以聲為義也咸熙案辟即僻歷亂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歷者獄之所由生也盧注云歷歷亂也錢宮詹云歷之訓亂聲相近也又（盛德）云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歷亦訓亂又（釋天）郭氏注云雷之急激者為辟歷（辟歷又見倉頡篇說文釋名諸書其从雨者俗書也）辟歷之義存乎聲

冰

釋器冰脂也注云莊子曰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嚴修能云此引甚誤釋文云冰孫炎本作凝膏凝曰脂考之說文（仌部）凝乃俗冰字膏凝曰脂之義甚明了

乙丹3一頁

若莊子水字本當作仌凍之仌其義異以氷雪爲脂膏亦不可解咸熙案鄭氏禮記（內則）注釋者爲膏凝者爲脂莊子之氷雪即詩之凝脂氷即凝之本文也雪色白脂色亦白言肌膚如玉雪可愛耳至爾雅似指羊脂而言與人之肌膚無涉郭注與膏字連言亦非嘗聞之丁教授云

珣玗琪

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郭注云珣玗琪玉屬邵氏正義云說文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案顧命云夷玉在東序疏引鄭注云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珣玗琪三字連文咸熙案琪當作璂璂爲瑧之重文瑧字訓云弁飾往往冒玉竊意珣玗木屬玉名以其可爲弁飾故遂名爲珣玗璂說文玉部無琪字小徐本作珣玗璂初印本亦作璂可知琪爲璂之俗字矣

邠國

西至於邠國說文（水部汃下）引作西至汃國云汃西極之水也釋文云本或作豳說文作汃音同嚴修能云四極皆舉極遠者言之邠地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國朱子嘗疑之矣自當從說文作汃汃从入聲入亦从入

聲（邠从分聲）得毋以聲相近而誤作邠與咸熙案此以音近通借非誤也錢宮詹云入與分聲相近汃从入聲而讀府巾切此古音也說文菐部有𡘦字亦從入聲而讀頒頒亦從分聲此可證汃邠頒同音

蘬懷羊

釋草蘬懷羊郭璞云未詳翟晴江（爾雅補郭）云釋木篇魁瘣注云根節磈磊也司馬光類篇謂芋之惡者曰蘬益得之矣漢書稱芋曰芋魁魁與蘬語輕重差耳或謂懷羊之羊疑即芋字羊本作芉形與芋相似而譌咸熙案錢竹汀宮詹釋爾雅亦據類篇爲說但釋木之瘣與釋草之蘬字本不同且蘬爲芋之惡者若解作芋魁又何惡之有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羊與芄蘭等字叶亦不得以爲芋字之誤懷羊當是芋之別名如蹲鴟之類

權黃華

權黃華郭璞曰今謂牛芸草爲黃華黃華葉似苜蓿邢疏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月令注云芸香草也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然則牛芸者亦芸類也咸熙案賈思勰引蒼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急就篇曰芸蒜薺芥茱萸香注云芸蒿

也。生熟皆可啗。芸蒿可食。芸草不可食。芸草即沈括所謂七里香。葉類豌豆。其葉極芬香。古人用以藏書辟蠹。採置席下。能去蚤虱。吾浙溼處山巖間多有之。未見其可食也。芸蒿生於仲冬。至正月可採。芸蒿香美可食。故有香草之名。夏小正與月令之芸。俱屬芸蒿。淮南說文所云。乃芸草也。自來解者誤為一物。邵氏正義亦未訂正。又案淮南說可以死復生。謂可以使死者復生。蓋出萬畢術鴻寶等書。今失其傳矣。羅氏爾雅翼以卷施拔心不死比之。亦失考。

茥夫王

茥夫王。郭氏云。茥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方人採以為席。又云。綦月爾。郭氏云。即紫綦也。似蕨。可食。咸熙案。土夫王。綦月爾。一物三名。猶貫衆一名篇符。一名止濼也。釋文綦。郭音其。字亦作綦紫綦菜也。說文云。綦土夫也。或作萁。非也。說文云。萁。豆莖。陸氏所見說文。尚有唐初之本。今本說文作綦月爾者。乃俗儒改說文以合爾雅。爾。郭氏以土夫為一物。綦為一物。遂以爾雅此綦當之。邢疏又以茥字為句。皆非也。紫綦是蕨之別種。與下文蕨虌。正是一類。綦與蕨一聲之轉。蕨與虌。方言雖異。音亦相同。說文綦作綦。是其引說文亦當作綦。蓋綦為紫綦菜。綦為土夫。其為豆莖也。今說文亦作綦。不作綦矣。

神

釋木。木自斃曰神。立死。甾。容齋續筆八云。木絕於中。故木自斃者訓為神。咸熙案。說文沭云。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巜仆槇有顛義。故有木頂仆木兩訓。眞中同音。故槇亦作神。洪氏未考古訓。其說鑿而無當。果如其說。則立死者何不可謂之神。而又謂之甾乎。說經之不可求新如此。

强蛘

釋蟲。蛄𧒂强蛘。注云。音羋姓。（此注中之音也。邢疏云。楚姓羋。為此文作疏也。）（俗本多脫。邵氏正義亦無）是郭本从羋。不从羊也。咸熙案。說文玉篇（虫部）皆無蛘字。强蛘疊韵。自當从羊。今人呼米中黑殼蟲為羊子。不云羋子。亦可證。然郭氏注爾雅方言。皆云建平人呼為羋子。或疑古今異稱。修能云。此蟲生於米中。故時俗呼為羋子。郭誤以米為羋耳。非確證也。

鰕

釋魚。鯢大者謂之鰕。邢疏。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邵氏正義云。說文。鯢。刺魚也。左氏宣十二年傳

云取其鯨鯢而封之管子輕重甲篇立五厲之祭魚以為腼鯢以為殽是古者戮鯨鯢以為祭殽矣又以為遠方之貢逸周書王會篇云濊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前兒即前鯢也咸熙案說文鯨（本作䲔鯨或體字）海中大魚鯢刺魚也二魚在海中大為魚害故杜注云以喻不義之人吞食上國與前鯢之鯢字同義異史記秦始皇本紀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正義引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鋑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又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禺禺魶徐廣曰音納一作鰨裴駰引漢書音義曰魶鯷魚也然則魚有人形故曰人魚以其啼聲似小兒故曰兒魚爾雅增偏旁故从魚作鯢蓋假借字非正字也爾雅鰕當是鰨字之誤御覽引異物志以為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曰鰕魚亦即此說也鰨與魶同音故又轉作魶邵氏既知此魚為王會解之前兒而復引鯨鯢字以證成邢疏之誤失之不審然玉篇魚部亦以鯢為大魚似鮎四足聲如人既以鯨釋魶而復訓鯨字云魚之王輾轉滋誤益不自邵氏始矣又案鯷說文訓大鮎爾雅鮎別名鮧江東呼鮎為鮧廣雅鯷鮎也山海經龍侯之山決決之水出焉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鯑魚即鯷魚也鮧鯑鯷一聲之轉據此則人魚特似鯷耳漢書音義即以魶為鯷魚者誤也段大令謂鯷从是聲與兒同部故亦作鯷者其說亦非矣

齧齒艾

釋鳥齧齒艾郭云未詳邵氏正義亦無釋嚴修能云鳥名如竊脂剖葦鋪豉豖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為之名此必有鳥喜齧艾者故以齧艾名之鳥名不著闕文也齒即齧之下體誤分為二耳鳥名齧艾猶蟲之名齧桑

䳭鴒

䳭鴒雝渠即詩之脊令也據說文則此鳥一名䳭一名石鳥一名雝渠一名精列脊精令列皆一聲之轉廣雅釋鳥云䳭鳥精列鷵鷅䳭也邵氏爾雅正義引說文節去一曰精列四字得無疑精列之非脊令與（攷工記梓人注云注鳴精列屬賈疏引爾雅蜓蚞螇以釋之此蟲鳥同名也）

鸉

鸉白鷢雪窓本作楊鳥白鷢分鸉為二字監本汲古

閣本皆同，顧氏金石文字記云，楊鳥白鷹，楊鳥誤作鸒，以說文及五經文字無鸒字故也。咸熙案，玉篇作鸒白鷢，正用爾雅文，石經釋文，宋本郭注鄭樵注本皆作鸒，當定鸒。（唯翻翻嵩增有鸒字，集韻十翻翻四十六鸒鸒作鷝）陸字薾雅新義作鸒，可見北宋本尚作鸒矣，新義釋經甚淺，而於正文，往往與石經宋本合，可以正俗本之譌，此其一證也。鸒字鈔本从手作鸒，自是傳寫之誤，新義云，時維鷹揚，若太公可也，以白鷹為鷹屬，故以鷹揚解之，妄者遂據此以改正文鸒字，蓋未讀釋文玉篇故也。

倉庚

倉庚，商庚，郭注，即鵹黃也。又云，鵹黃，楚雀，注，即倉庚也。自來說者合為一鳥。咸熙案，說文（離）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䴻，䴻黃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據此則倉庚乃名離黃，楚雀則名鵹黃，鵹乃䴻之俗書，離䴻字異，注與說文一槩作鵹，遂致溷淆，當以說文訂正。徐位山（文靖）管城碩記云，說文，䴻，䴻黃也，䴻即離古字，从黍，故或有搏黍之名，尤屬傅會，又案詩豳風，有鳴倉庚，毛傳云，倉庚，離黃也，字亦作離，不作鵹（釋文本又作鵹，作鸝同）而高誘注呂覽（仲春）淮南（時則訓）皆云，商庚，黎黃，楚雀也。豈屬後人改竄歟，抑漢儒之說亦不盡與說文同歟。

鵙

鵙，伯勞也。邢昺曰，李巡云，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生仁養，陰為殺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擊鵙鵙，故以其音名云。一名姑惡，一名苦吻鳥。諸家以為鶗鴂。咸熙案，鶗鴂本作鷤鴂，从屮从攴聲，即爾雅之巂周。郭璞曰，子規鳥出蜀中。

邢疏引說文云，巂，蜀王望帝化為子巂，今謂之子規是也。王逸楚辭注，鶗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也。顏師古作戰鴂（戴侗六書故曰，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揚雄反離騷，恐鷤鴂之將鳴兮，顛先百草為之不芳，戰鴂即鷤鴂也，後人名之為秭歸，亦作子規，皆鴂聲之轉也）一名杜鵑，埤雅一名怨鳥，廣雅鶗鴂，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而眾芳歇，與離騷之義正合。自服虔有鶗鴂一名鵙之語，遂相沿謬誤，不知鵙至仲夏始鳴，鶗鴂則三月已鳴，且子規惟蜀中有之，伯趙為司至之鳥，到處皆是，鶗鴂之不得為鵙甚明。夏小正，五月鵙則鳴，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猰貐

釋獸。猰貐類貙。釋文云。猰字亦作猰。或作窫。咸熙案。猰猰窫三字皆不見於說文。當从人作偰。偰之古文為禼（見米部竊字注）高辛之子名偰。見說文。而史記（司馬相如傳）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禼。說文（内部）云。禼。蟲也。从内。象形。讀與偰同。古文作禼。據此則當作禼貐無疑。豸部貐字注中偰字。繫傳本作猰。大徐本作猰。皆傳譌也。犬部新附有猰字。

騬牝驪牡

釋畜。騬牝驪牡。疏云。案鄭注禮記。檀弓引此文騬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騬。牝者色驪。牡者色玄。與郭異也。咸熙案。鄭君讀法又見周禮。（廋人注）賈孔皆以牝者色驪。牡者色玄解之。郭意以爾雅之驪牝。正釋詩之騬牝。故注引詩云。騬牝三千。後人改郭本驪牝作驪牡以與疏合。不知郭本從許讀。不從鄭讀也。今唯雪牕書院本尚作驪牝

白瞯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釋文。瞯音閑。蒼頡篇云。目病也。吴江淮之間曰瞯。說文云。戴目也。字林作䮞。咸熙案。說文（目部）瞯。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眂（宋本作眄眂眄義同）曰瞯。與馬目白魚淺。當從字林改作䮞。說文（馬部）䮞下云。馬一目白曰䮞。二目白曰魚。蓋即用雅訓。

獒

狗四尺為獒。注引公羊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俗本害或作善。或作畜。唯雪牕本作害。咸在東云。博物志。晉公有害狗。（據宋本）與郭所引合。何卲公本作周狗。云可以比周之狗。卲公本顏氏之學。郭所本或從嚴氏本耳。又云。漢碑凡害字多作周。與周形近。咸熙案。害與周形相似而誤。此說甚確。若作善作畜。則與周不相似。其義亦淺矣。說文（犬部）獒犬。知人心可使者。（今本說文作犬如人心可使。玉篇同。左傳及爾雅音義所引作知。雷據改）犬知人心可使其即何休謂可以比周之義乎。

爾雅篇第

爾雅十九篇先後次序各有命意。錢塘丁希曾作爾雅叙篇云。釋經者貴窮原。爾雅。釋經者也。故以釋詁開章。使曰初也。原始者必反終。故結之以死。死者。終也。衰之極也。衰極者必盛。故釋言則繼之以般。般者。盛也。盛貴有終。故結之以終。能守終者。明察者也。故釋訓首明明之反也為幽。故篇末曰鬼。鬼者。宗廟既祧之稱也。其始則廟食稱考妣者也。故釋親首曰考

妣親必有殺故宗族之末曰昆兄附而稱親者曰甥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父子異宮首明別也故釋宮次之善居室者無華屋若樓居抑末矣營居室者先宮廟凡家造者先祭器故釋器次之而以邊豆先焉器欲其世守也故終其篇亦曰卣也謂卣為秬鬯之器也祭薦秬鬯必奏音樂故釋樂次之五音先宮者樂之本也音不節不成樂故以和樂之節終焉善節者莫若天八風二十四氣皆節也故釋天次之穹蒼則天之形色備焉唯聖人能觀其象而制為章故結之以因章之旂章生於八方地體靜而後方可辨也

故釋地次之九州者分別於方者也故先焉然猶齊州也未盡地之廣也故備載四極而後終極有天首地天之極曰北辰地之極曰崑崙（詳複鄭注引緯）崑崙者丘也故釋丘次之繼長增高莫不自一簣始也故先曰一成之象有高必有下故終之以谷者澂焉澂者川之流也兩山之間乃有川故釋山次之山莫大於嶽岳故首舉焉嶽猶五方之鎮也至於望則遠矣故終之以望焉望不止於山凡江漢睢漳亦望也故釋水次之水必有源泉則其源也故先焉源之長者無如河故結之以九河焉河潤千里必有草木之滋焉故釋草次之韭葱薤蒜皆草也以事君親者也故首韭焉草與木類也不可以無別故終之以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秀榮而不實謂英以別焉既區以別矣故釋木次之首以梠者中車板樂器之材也木之形狀不一故以喬檄灌叢之焉木必先壞也而後蟲生之故釋蟲次之草青木落太古以驗天時而夏小正則候春於螜則鳴矣螜亦可驗時也故首螜焉蚍有足者謂之蟲若無足者則豸矣故居其末焉豸無足之蟲莫如魚故釋魚次之鯉者魚之善變者也故首列焉若龜則介而非鱗矣火龜則幾非其族

矣故殿焉活潑之機不盡魚躍也故釋鳥次之佳其之屬五鳩也少皞氏之所以取為鳩民之官者也故首錄焉鳥與鳥聚難辨雌雄羽與毛拉則易分禽獸故終之以二足四足焉鳥曰禽可擒取也獸作狩可守獲也狩獵之官夏曰虎人而逐鹿之喩又古今所同故釋獸次之而首夫麋焉至罽豢不唯中犧牲者貴是不可以不畜也故終之以釋畜而以六畜之傑出者殿焉

方言釋名廣雅

方言釋名廣雅三書皆繼爾雅而作者義例各異方

言訓故雜出、不列門類、釋名別立門類、不依爾雅、廣雅一依爾雅、凡有見於爾雅者、悉不著錄、此見於上廣雅表、然亦有重出者、（如訏大也、祥善也、從自也、痱病也、敵當也之類、）或張氏所見爾雅、異於他本、或廣雅為後人竄亂、均未可定、又考方言釋蟲鳥、有與爾雅異者、則亦採之、以廣異義、爾雅以蛹為馬蜩、方言以蜩為蛹馬、廣雅則云、蛹馬蜩也、爾雅以鳲鳩為鴶鵴、鵖鴔為戴鵀、鶭為澤虞、分為三鳥、方言以鳲鳩、戴鵀、鶭鶝、（澤鶝字異、句讀亦異、）鶝鳩、戴鵀、戴勝、鵖合為一鳥、廣雅从方言述之、此例則表中未嘗言也、

徐新田云、案、爾雅、漢藝文志、列五經奏議後、蓋總釋羣經字義、經典所無者、爾雅不釋也、魏晉以後、始與三蒼竝稱、謂之蒼雅、張揖著廣雅、又著埤蒼、二書相對、埤即廣也、

廣雅闕文

御覽（九百二十六）引廣雅曰、白鷺、鷹也、今廣雅釋鳥云、鶾鶻鷂子、籠脫、鶚也、無此四字、咸熙案、月令鄭注、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題肩、即鶾鶻也、晉書崔洪傳、洪骨鯁、不同於物、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林、在南為鷂、在北為鷹、鷂乃鷹之屬、不當反脫鷹字、此句乃鷂字下闕文、當據御覽補入、

俗字

俗字盛於東漢、極於五代、碑版存於今者、其誤書雜目不可究詰、張揖魏人也、（揖時御云張揖書魏時博、據魏門徵學撰以為大魏、）其撰廣雅口行明刻本皆不精、然其字體實沿於原本、而非後人傳誤、不可輕改、如乇作乇、囙作因、氐作互、（氐正文作、變而為互、）口音作啇、亭作亭、崔作霍、引作弘之類、皆當時所行之字、其所收之字、既不限以說文、其字體亦豈能盡遵說文乎、如有重刻者、宜仍其舊、

近儒篤信好古、亦未免有稍過者、如釋名一書、其中之字、說文不盡有也、而篆寫刻之、則凡說文所無者、必展轉求一相類之字、而為之代、律之以假借之義、固亦無傷、然其書則非真面目矣、抱經先生校刊方言、其序云、方言中字、其傳校必有自、如寡齡莪膂傳舉之類、凡舊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易之、斯真通論、咸熙謂校廣雅亦宜爾

惜陰日記卷八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尚書大傳

學訟

西伯戎耆西伯既戎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咸熙案訟當作頌詩繇正義引書傳作學頌頌者容也學頌謂學禮之儀容也此作訟蓋字譌公羊定四年疏作受學於大公宋本聖賢羣輔録亦無訟字

周傳牧誓大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注胥餘里落之壁董豐垣云杜詩箋引尚書大傳憎其人者憎其儲胥丁小疋教授云萬花谷前集樹引六韜作余胥說苑作餘胥趙寬夫（坦）云作儲胥者近是長安志閣中有儲胥未央（當云未央儲胥此瓦未央宮瓦）蓋古人謂瓦為儲胥鄭注以為里落之壁壁與甓古字通甓為瓴亦得為瓦咸熙案儲胥之合聲為籬故鄭氏以為里落之壁揚子雲長楊賦水擁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蓄落之類也與鄭說正合若儲胥未央之儲胥是漢時離宮非瓦名也張衡

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李善注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以此證之則不得謂瓦為儲胥矣

繼公子祿父

金縢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鄭注繼者以武庚為商後也孫侍御云既云立武庚又云繼公子祿父詞繁而意複非體也邶詩譜正義云立武庚破斧正義云武王伐紂繼公子祿父無立武庚而四字書洪範正義左傳（定四年）正義並同御覽（六百四十七）無立武庚三字疑大傳自有兩本或作立武庚或作繼公子祿父校者並列以存疑後人不知而併寫之也咸熙案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已見上鴻範傳此處當無繼公子祿父五字鄭注繼者云云亦當移置上篇

民儀有十夫

大誥民儀有十夫儀今書作獻咸熙案儀與獻古音本通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說文轙从車義聲或作钀从金獻聲犧尊之犧亦作獻漢書王莽傳建華葢立斗獻師古曰獻音儀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孔傳訓獻為賢廣雅曰儀賢也是義亦同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民獻儀九萬夫獻字

衍、蓋俗人據尚書加之也、困學紀聞引亦誤、

廟貌

洛誥、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白虎通云、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左桓二年傳正義引）廣雅釋詁云、廟皃也、咸熙案、說文广部云、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聲、古文作庿（繫傳云苗聲）案、苗乃緢之省文、古文貌亦作緢、苗在广下、其義可不待言而顯、於六書之指、乃指事而兼諧聲者、又案、說文系部云、緢旄絲也、引周書曰、惟緢有稽、今尚書作貌、古文通借作緢耳、旄絲乃緢之正訓、與尚書無涉、近儒竟以旄絲之訓訓尚書、是不明假借之故矣、

麥秀歌

微子之命、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蔪蔪兮、黍禾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咸熙案、史記宋世家作禾黍油油、漢書伍被傳引箕子歌作繩繩、文選思舊賦注引大傳作黍禾蠅蠅、字書蠅音映日暉也、義尤不合、唯六臣文選張覲注引微子歌曰、麥秀蔪蔪兮、黍稷離離兮、此正詩彼黍離離之所本、仇古讀渠與韻、亦叶矣、其作繩繩者、恐尚有一章簡編脫亂、遂致誤移耳、又案、蔪當作漸、文選七發、麥秀蔪兮雉朝飛、

注、埤蒼曰、蔪、麥芒也、茲斂切、辨亡論下注引此正作漸、

別風淮雨

文心雕龍練字篇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好奇之心、古今一也、咸熙案、詩蓼蕭疏、周頌譜、書舜典正義、竝作烈風淫雨、說苑辨物篇同、後漢書注引大傳作別風淮雨、據鄭注云、淮暴雨之名也、於注字為近、若是淫字、與暴雨不合矣、事類賦注作烈風涷雨、涷即注字也、別風即北風、說文八部云、北、別也、又辭曰、八古文別、古文北字从二人作外、與北相近、而亦相通、故尚書分北三苗、鄭氏注云、北讀為別、又云、北猶別也、北又與背通、故詩邶風一作鄁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訓北堂、此別字當讀作北、而訓為背、北風言不順之風也、

鄭注多可疑

大傳鄭注、多有可疑、如納之大麓之野、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湮於六宗注云湮祭也字當為禋馬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咸熙案釐字兩解似兼採偽孔傳大録萬機之政語書正義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孟即本大傳之說其以日月星辰河海岱為六宗者乃賈逵非馬融也與正義不合觀此二條決非鄭義恐經後人竄易者多矣

大戴禮

田鼠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爾雅釋獸鼢鼠鼸鼠另句讀以為一物二名咸熙案夏小正從之今如其誤訂正於此爾雅鼢鼠郭璞曰地中行者鼸鼠郭璞曰以頰裏藏食說文（鼠部）鼢地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偃鼠从鼠分聲鼸鼢也从鼠兼聲徐鍇曰案爾雅注鼠以頰內藏物也即點反本草鼸一名田鼠一名鼢鼠一名隱鼠（鼹从廣雅作莊子逍遥游作偃王篇作鼹鼴鼹俱說文所無但當假借作偃隱蓋偃聲之轉）李時珍曰田鼠偃行地中者能壅土成垤故得諸名據此則以鼸鼠為田鼠未是爾雅疏引大戴禮亦作鼸鼠是邢氏所見本已誤矣釋名領鼠曰鼸車鼸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說文鼢鼸嗛讀若含侯酓反玉篇作鼸俱从含食義得聲不取田鼠之說傳中嗛字當改作鼸為是黃尚書寬爾雅鼠名十二而無釋文蓋以二名互相釋也是謂鼢鼠即鼸鼠也亦沿舊說之誤

往耰黍禪

德清胡澣邨彰東樵先生後人吾友（作人）之尊人也老而勤學著述甚多嘗作夏小正傳輯說四卷其解三月往耰黍禪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於巳壯於酉長於戌老於亥死於丑惡於丙丁忌丑寅卯是則黍苗不應當二月之初已早播種黍字疑麥字之誤蓋上年九月勸民樹麥此時當加耰鋤之功莊子則陽篇曰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注曰耰鋤也今南方人當春時以鋤芟去麥傍草薉使毋害麥謂之削麥是亦耰也若云耰黍恐非其時禪者謂禪袷之衣也時當二月始製春服或承上文往而耰麥則可初服禪衣也咸熙案以初俊是之初連上讀後改黍字為麥不免割裂經文而其說確有至理

蓄蘭

經義雜記曰初學記歲時部下五月五日採艾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荆楚歲時記

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採艾見似（當作無）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日當作）蓄藥以蠲除毒氣（上皆荊楚歲時記）據上文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蓋古本也今作蓄蘭徐堅與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同引今本殆出此然小正所書皆要事若言為沐浴蓄之似淺矣此傳蓋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戴熙業初學記事對浴蘭懸艾下注引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又藝文類聚歲時部引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徐堅歐陽詢尚得見晉宋古書故所據本俱有

五月五日字唐末脫落故兩宋本無之又案藝文類聚歲時部復引夏小正曰此日蓄採眾藥以蠲除毒氣初學記所引同竊謂此十一字當是為沐浴也句下傳文蓋脫去耳蘭可辟邪亦可為藥月令孟夏之月云是月也聚蓄百藥鄭注蕃蓺之時毒氣盛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然則蓄藥之典三王並重乃聖人因時制宜補偏救敝之政特於蓄蘭傳發之戴氏疑蓄蘭當為蓄藥以傳文為後人所見誤本恐未可信

遰鴻雁

九月遰鴻雁傳云遰往也從弟志熙曰傳氏云遰音遞案唐韻迨遰去也避也竊謂九月鴻雁正來不當云避遰古與滯通禮記內則右佩玦捍管遰徐爰本作滯漢楊君石門頌遰導弗前隸釋云遰即滯字此云遰者言其淹滯來去耳孔編修云音逝亦非也遰正當讀如滯傳云往也往上當脫不字戴熙案讀遰為滯較迨遞之義為長然傳文完不宜輕改月令季冬鴻雁來賓遰即來也傳訓為往者亦猶爾雅訓徂為存訓亂為治也月令據中國人目所見故言來傳據北方雁所居故言往居有定處故正月記雁北鄉

往無定處故九月不記南鄉雷聞之臨海洪頤煊夏小正箋從其說

卯蒜

十有二月納卯蒜卯字諸家俱無確解臧玉林經義雜記中以納卯蒜為納民蒜之誤尤屬附會戴熙案卯蒜今之小蒜也崔豹古今注卯蒜謂之小蒜陶貞白云小蒜一名亂子亂卯音相近即爾雅之萬山蒜也段先生云凡物之小者稱卯禮之卯醬即鯤醬鯤訓魚子有小義詩之總角丱兮謂幼稚也丱者說文卯字也本草大蒜名葫小蒜名蒜大蒜乃張騫始得

自西域者盖始以大蒜別於蒜後復以小蒜別於大蒜古祇有蒜而已咸熙因思南都賦中春卵夏筍秋韭冬菁卵即蒜卵也與筍韭菁為韻

月令鄭注引夏正

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騎御角力鄭注凡田之禮惟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傅氏崧卿夏小正叙云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合此條計之當有九事已詳余所注夏小正傳校本後記矣後閱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注夏小正下有曰字可知非後人所增矣咸熙案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與小正合月令講武於孟冬乃秦制耳秦以亥正故於戌月遂行大閱與古制本不合鄭氏不當引以證之且注引夏小正八事正義中皆有之孟冬注所引小正正義獨無始知古本注惟狩最備句下不引小正今本有者係後人竄入無疑傅氏所未見故不數之歟足利本乃偽書不足據

車教之道

保傅此巾車教之道也注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以下太子之事也王懷祖觀察云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為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為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大文俯察地理前觀鸞和之聲側觀四時之運是即古人車教之道上言胎教之道其義一也新書作此輿教之道也是其證車上誤衍巾字而注遂以周禮巾車釋之因文附會誠無施而不可矣

痺

曾子本孝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痺盧校作痹咸熙案痹字是韓非子外儲說篇云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憑之義矣彼是坐此言立時說文足氣不至是也痹

字而今多作痺說文痹溼病也

或

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娛親小言云或者無定之辭遊必有方則不以或為父母憂矣注云不為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臧在東曰案鄭注論語云或之言有也謂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咸熙案或與惑通言不為非禮之事所惑為父母憂也如此解於注義亦通矣

繦

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繦之四賢傍之繦官本作緥

咸熙業、徇當讀如栒、養繼徇為韻、繼字似不當改。

氏產

帝繫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咸熙業、氏產、即是產、古氏是同、儀禮（覲禮）太司是古、注云、古文是為氏、又見曲禮注、或以氏字連上讀、非、下昆吾者、衛氏也、六氏字、曰簡狄氏產契、三氏字、俱當讀為是。

象傲

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傲、補注云、象為人傲很、因以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因此文也、嚴修能云、業象傲之文、見於堯典、言象之性傲、未嘗以象傲為號也、然不可以禮經為誤、如受德二字、見於立政、馬融云、受德、受所為德也、而逸周書（克殷）則曰、殷末孫受德、孔鼂注云、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云、周書作受德紂字也）呂覽（當務）云、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書序西伯戡黎）孔傳（立政）皆以受德為紂字、後人作見此類、未有不以為誤者、然當知古人自有此例、象傲受德、可互證也。

愖

優以繼愖、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注、愖猶忍也。

咸熙業愖疑即湛字、樂也、優佚而繼以湛樂、柄乃下

移、是之謂失政、注訛愖訓忍、亦未見所出。

沈魚

勸學云、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子（說山）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咸熙業、說文（魚部）云、鱏、魚名、傳曰、伯牙鼓琴、鱏魚出聽、然則魚名本作鱏、古覃淫沈音皆相近、故或作淫、（荀子作流、淫字之譌）亦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或以韓詩外傳六作潛魚、疑沈潛義同、而不知魚可言潛、不可言沈也、又業二句文法當作伯牙鼓琴、而沈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琴與聽為韻、瑟與秣為韻、音既相諧、與說文所引亦合。

富恭

子張問入官、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嚴修能云、富恭二字不辭、疑當作富而能恭、脫而能二字、咸熙業富恭有本能圖、謂富恭為謙身之本也、六字為句、下文云、修業居久而譚、與上句文法一例、疑富字有轉寫之誤、未必脫而能二字也。

浸

文王官人、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浸、注、殷盛也。

浸蓋深字、咸熙業浸字無考、故注云蓋以疑之、古深

字作溪溪自是溪之譌大戴禮而如多通用志般如溪當即志般而溪也注云溪蓋深字疑亦校者之辭官本云溪蓋深也是俗本已有改作深者而誤從之耳

引詩

用兵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為逸詩下二句為蓼莪之詩嚴修能云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間有此例呂氏春秋（報更）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合兔罝文王兩詩之文城寧為韻禮記（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亦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詩而有韻者

周昌

少間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咸熙案昌乃文王名焉有對人之子孫而直斥其祖宗之名者乎常人且不爾況聖人哉況聖人之對君哉即傳禮者亦未必疎忽至此此等處恐非大戴原本

戴記佚篇

續漢祭祀志注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咸熙案昭乃政之譌詩靈臺正義云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記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雝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違為說是政穆篇唐時猶存

夏小正箋序

吾友胡功載嘗為余作夏小正後序云仁和宋學博德暉以所箋夏小正十卷示余余讀之其疏證辯可真如五丁鑿山開人世所未有覺前此諸儒之解是

書者均未為盡善也以予弇陋服膺之不暇又何講隙之可指然有數處尚欲與學博商搉者如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據周公月令當作初獻羔先薦寢廟觀月令下文命樂正習武釋菜與此下丁亥萬用入學之文合則初俊羔助厥母粥之為譌字無疑八月丹鳥羞白鳥月令作羣鳥養羞淮南子時則訓作羣鳥翔據月令淮南則白鳥二字當是羨文丹字亦恐百字之譌何以明之蓋羔助母粥本無關節行之宣蚊蚋丹良不得被羽翼之號（爾雅曰二足而羽謂之禽臺子口傳之翼者兩）（其足蓋以為名者大都皆兩足有翼者然有翼即為鳥則爾雅釋蟲有翼者亦多矣何無一物以鳥名

者、（况丹鳥句鳥夏時已有是稱則由來甚遠爾雅不應無史其為謬誤又何疑耶）作傳者不知經誤、順文詮解、均屬附會者也、又、九月主夫出火、據周禮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先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納火、左氏昭十七年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禮記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以經傳證之、則主夫出火、當在三月、參則伏之下令在九月者、錯簡也、學博此書如引喪大記士妻以褖衣證綠色當為褖衣、引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證啇人當為商人之鞠可謂覈矣、如余之說、倘亦錄而存之、以備參攷、庶不廢芻蕘之雅意也、夫（咸熙）案以俊羔為獻羔、以母鳥為百鳥之譌、其說甚新、小正傳文、有傳寫錯誤者、有為景宣舊注、經後人羼入者、其中本難盡信、但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傳文明云、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若改作獻、則不合矣、且助厥母粥與先薦寢廟、字形全不相近、恐非傳寫之譌、至丹良蚊蚋之說、鄭君注月令時已全引小正經傳、其非偽記無疑、傳文云、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猶云有翼者方謂之鳥、此蟲也而亦謂之鳥者、以重其養、故所以

進之也、此倒句文法、蕭山徐兆溟（熙）謂文之倒誤、欲移有翼為鳥句、在其謂之鳥上、非也、是書相傳二千餘年、經文豈無譌脫、當時作傳之人、不敢輕改、順文詮解、豈今人而轉可以肊改乎、讀古人書、不知蓋闕之義、好為新說、通儒俱不能免、即如月令羣鳥養羞、周書月令作君鳥養羞、君乃羣字之脫誤、陸農師謂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義、不遽取之、於下是君道也、黃尚書崑圃夏小正注從之皆肊說也、（咸熙）書箋夏小正、以玄校之校為祭器、引祭統夫人薦豆執校為證、夏尚玄、故以漆髹之、以鹿人從口、鹿為即麃字、引易即鹿無疑、左傳沙鹿崩為證、皆經前輩拎賞、因與傳文不合、後俱剷去、若主夫出火之夫、當讀夫圭田之夫、治也、火伏則令民亦內火、有不以時縱火者、有司主治之、即周禮葉萊之等也、此解本之孔翰林（廣森）確不可易、任文田（兆麟）注夏小正、據周禮鄭仲師注、移此節於三月中、與胡君之說合、余書已有新田修能作序、此可不存、然不敢辜良友之意、因錄之日記中、而附著鄙見、俟更商之

惜陰日記卷九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羣經總論

古人引經有增刪

古人引經。間有刪節。漢書藝文志。小學許君說文解字敘。張參五經文字序。引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已夫。竝節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一句。孔穎達春秋正義。竝章懷後漢書注（馬融傳）引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竝節去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二句。此皆不可據以是正經文。葉夢得疑有馬者句為衍文。陳皓欲移建櫜句置將帥之士上。皆輕於疑經者也。徐新田明經云。引經刪節。自是常事。其有增加者。則非常例。左氏兩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一見隱六年。一見莊十四年。豈可據以增益書詞乎。左氏此例。今人不可效。尤引用古語。可刪不可增。亦不可改。此真通人之言。著書者可以為法。

漢儒引經有異同

漢儒引經。皆由經師傳授。故其所據本各殊。即一人之書。彼此援引。亦有不盡同者。後人不察。或以為今古文之分。此誤也。宮詹錢先生云。許叔重自言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試較之今本多殊。易孟氏。書孔氏不傳。而毛詩故無恙。乃亦與詩所引不同。蓋經典凡自名家。其本皆不能無異。今所傳毛詩。出於鄭箋。許在鄭前。其所據本。不與鄭同。故所引亦異。且有同一許引。而彼此各殊者。猶周官一經。有故書。有鄭大夫本。有鄭司農本。有杜子春本。康成之前。已四本不同。周官既如此。則孟氏易。孔氏書。毛氏詩。舉可知矣。段大令茂堂尚書撰異。以毛部𣮼下。引虞書鳥獸𣮼髦為古文。鬢部褎下引虞書鳥獸褎毛為今文。亦無所據。蓋許氏凡偁易曰書曰詩曰者。皆孟氏孔氏毛氏也。不偁易曰書曰詩曰。而直載易書詩之文者。易則施氏梁邱。書則歐陽夏侯。詩則齊魯韓也。如土部堣夷在冀州暘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此孔氏也。山部嵎。嵎山在遼西。从山禺聲。一曰嵎銕嵎谷也。此歐陽夏侯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往往以今本為偽孔所改。段氏則以今書皆出西漢孔安國所讀之本。恐不免過不及之失。此論吾友臧在東（鏞堂）著之拜經日記。善其精確。因抄存之。

陸孔解經優劣

陸元朗孔冲遠兩君、皆有功經學者、陸之學勝於孔、釋文意在從時、故易取王韓、書取孔、春秋取杜、爾雅取郭璞、莊子取郭象、然頗不欲守一家言、故采錄漢魏諸儒之說、以存古義、其於尚書、雖不能明古文經傳之僞、然猶不廢馬鄭之注、孔氏正義墨守本注、於周易古義片詞不引、於尚書春秋古義必加譏貶、以申孔杜、漢魏經師之緒、日就湮沒、雖每經之疏、亦非一手所作、然孔在當時、為學者所宗、不能出一己之見、力為勘定、使其書往往前後相矛盾、皆孔氏之過也、邢昺學術遠遜孔氏、爾雅疏之草率、又無論已、又考釋文於左傳、不多采賈服之說者、杜預之集解大半剽竊前儒成說、（尚可采正義而見一二）故不多采也、

漢儒傳經

漢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李賢注翟酺傳、謂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以酺言為無

據、其說非也、秦始皇焚書、在三十四年、三十七年而崩、去亡國僅七年耳、漢高帝在位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后攝政八年、至文帝僅三十四年、當時二十受書者、年祇六十有奇、三十受書者、年祇七十有奇、古人多壽考、草野之人、豈無曾讀五經者乎、陸賈叔孫通輩、生於秦時、從高祖起義、學已極淹博、謂之未曾讀五經得乎、李斯語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所職、固未嘗燒也、天下既亡、博士官豈無一存者乎、是時周禮儀禮、俱未嘗出、禮記為漢人所撰集、不可信、而易以卜筮尚存、詩書春秋尚為孔子刪定之原本、無有疑其僞者、是五經固未嘗亡也、然則所謂從伏生受尚書者、乃受尚書之義、非今其背誦經文也、其曰在孔壁中者、以當時藏書之禁甚嚴、先聖之書、毀之不忍、存之又慮取禍、故藏之壁中、漢時挾書之律既除、壁中所出者、不止一處、蓋已漫漶不可卒讀、非因壁書出始有傳本也、雖然、經不亡於秦火、而實亡於漢儒之竄亂、雖以康成之大儒、欲知聖賢典籍之舊已不可得、故曰、傳經而經亡、

漢學宋學

晉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自王通之黜漢而自尊其讀經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鄭樵亦云、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迹其同異為試訶者、宋史乃以儒林與道學分立、自是而後、更以漢學宋學分左右袒、以漢儒謂之講經、宋儒謂之講道、夫道豈在經外哉、劉安曰、六藝異科而皆道、蒙亦曰、先儒之經解雖不同、而其所以明道則一也、責漢學者、若劉炎則曰、夫子不為怪力亂神、讖緯不足信明矣、用以釋經、是則漢儒之罪、責宋儒者、若司馬光則曰、近歲

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說、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幷漢學宋學而盡責之者、若陳樵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尤與洙泗不類、由後之說、陳氏無王通鄭樵之學、而其妄則過之、究其類必至如王安石之目春秋為斷爛朝報、豐坊之偽撰古經而後已、此則何足與深辯、若劉炎、若司馬光、未始非公論也、蓋言乎其弊、則均之有弊也、尊漢學者若馮時可曰、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尊宋儒者、若張卿衡曰、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為異、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壤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調停中立者、若吳中行則曰、秦人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傳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已、叔世汩濱之餘、理學晦矣、宋儒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之三說者、又未始非公論也、蓋言乎功、則均之有功也、蒙則謂漢學宋學之不可偏廢、猶衣之有表裏也、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此亦何獨不然、有以漢表宋者、亦有宋表漢者、與經傳之相表裏稍殊焉、倘所謂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者耶、若夫前無訓故、

後雖欲暢以義理、而亦不可得、似祖漢者固宜、雖然、有先後無優劣也、五經亦有先後、而寧有優劣乎哉、故曰、其所以明道則一也、夫漢兼讖緯、魏涉莊老、固在所當闢、宋則有陸九淵楊簡、以及明王守仁之徒、近於禪、亦去其甚者斯可矣、至於言象數者、正未可盡非、而王褘必盡黜之、論語集解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而張存中作四書通證、則諱言之、嗟乎、明是非者公也、爭勝負者私也、將以明先聖之道、而不究自處於私焉、烏乎可哉、呂祖謙曰、漢之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楊慎曰、宋儒說經、其失

在發漢儒而自用己見。然宋之廢漢學者固非。後之尊漢而廢宋者。亦因噎而廢食者也。夫以一人檮昧之見。其誰信之。故歷徵諸前賢之論說。竊願學者袪門户之習。而惟通之是求。學無常師。其有片語之足錄者。即我師也。况乎去其小疵。則皆無愧於大醇者歟。

十一經問對闕文

通志堂經解中所刻何異孫十一經問對。（鈔本作新編十一經問對）缺其自序。闕文頗多。予家有抱經學士藏本。何氏係元時人。年代去今未久。其書於經義淺近無足貴重。而既無別本流傳。又經前輩校定。藏之篋中。恐不免散佚。因將何氏原序及通志堂本殘闕之處。錄記左方。

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胥鄉二教諭於講堂。相與言曰。近府庠小學訓導。為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叩其詳。則曰。某日。按察官下學口調生定喚。一長成學生。問之曰。讀何書。對曰。論語。問論語者何。對曰。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問子曰者何。對曰。孔子說的言語。聽者記之以為子曰也。問孔子生於何時。對曰。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問卒於何時。對曰。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問孔子卒時有子無。對曰。孔子止一子。名鯉。字伯魚。先孔子亡。問有孫無。對曰。有一孫。名伋。字子思。鯉所生也。問孔子父為誰。對曰。叔梁紇。問孔子母誰氏。對曰。顏氏。問孔子有兄弟無。對曰。有兄名孟皮。而弟未聞。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問孔子有姊妹無。對曰。有姊而妹未聞。禮記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問孔子之妻伯魚之母誰氏。對曰。師

傳未書及此。按察遂責訓導云。秀才教人子弟。怎不說盡。取指停職。嘗聞劉玉源云。北官最善於問。據所問亦皆人所易知者。設或更問孔子之母。是前母後母。孔子之兄。是同母兄異母兄。孔子之姊幾人。孔子之妻一曰并官氏。一曰上官氏。今闕里鄆國夫人殿。何以止稱官氏。鯉也生幾歲而先孔子亡。自弗父何至孔子凡幾代。自孔子而上。不知何以為孔姓。自子木金至叔梁紇。皆不稱孔姓者何。其先宋人。不知何時遷居於魯。倘承是問。其何以對。雖然。小學之訓。又不責夫如此之纖悉擿摘。

特任訓導者盡思夫職之所當盡難擬問答所宜詳悉以教人也豈有感於教諭之相與言因就六經四書十七史左傳通鑑文公綱目擇其可助蒙訓者輯為小學問對稿教熊天慵註小學書盛行於世詳小學之事辭略小學之問對蓋其所務者大子之所集者小小學之事能就問對中時切講究以求夫所謂格物致知之學則所學亦未嘗不可大焉近年徒規矩於詩簡之習至有音節未通於聲律雕蟲責效於旬時惟見教道日卑蜀日騰誇呼此問對之所由作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諒哉戊戌八月望茂林何異孫自序

（四卷）問逐水曲者何

對曰周禮註疏皆無明文（通志堂本缺六字）

問過君表者何

對曰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百步則立為三表（缺十四字）又五十步為一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缺十四字）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即過君表也詳見穀梁傳昭公八（缺十九字）年蒐於紅（通志堂誤作別後有注缺一誤者附注其誤字於下字）

問舞交衢者何

對曰鄭風詩云兩驂如舞亦言御中節云爾亦（缺十四字）無明文

問九數之名如何

對曰其目凡九（缺目字凡誤作九）

問方田者何

對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本章以田疇界域之形（缺十三字）狀求步畝里頃之積以廣從之數求之方田圭田斜田以圍徑（缺十四字）之數求之圓田畹田環田以弦矢之數求之弧田謂之方田舉（缺十）（五字）其首也

問粟布者何

對曰布一作米（誤作粟布以御）以御之質變易本章以糲稗鑿（著作以御至此通志堂本缺）御之率求米之精粗又以斛斗升合求其多寡以丈尺寸求帛（缺十五字）之長短以石鈞斤兩求絲之輕重齊其貴賤而交質變易謂之（缺十四字）粟米舉其輕重也

問衰分者何

衰分以御貴（缺二字）求發徭（缺一字）

問少廣者何

以合分之術（缺一字）

問方程者何。

此章（缺一字）所求之數。

（卷五）問南北郊之義如何。

陰陽之義也故（六字在北郊祭地下通志堂本缺）

問然此則南北郊不合祭者何

對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缺六字）川百神□

郊特牲社稷太牢尚書云（缺七字）

問春官止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者何

對曰。皆無明文。恐（缺五字）禮地即是祀后土。

問大司樂是典樂之官如何

周大司徒（缺調字）樂師調其官（缺二字）

問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如何

□（通志堂本缺本作義亦誤）

問喪夕者何。

對曰。本是士喪禮。分既夕哭以下為下篇耳。

問虞者何。

對曰。既葬而反祭於殯宮。以安其神。虞。安也。（以上）

（一條元本缺對盧氏依文義補今附錄之）

問一晥（缺二字）謂隱賢讓國

問書圍者何

對曰。書圍者四十有四。罪其相殘也。宋人圍長

葛為之首。（隱公二年）

問書代書侵者何

對曰。書代者百九十一。書侵者五十四。貶其不

務息兵也。（以上二條通志堂印本誤刪今從鈔本補足）

問禮器禮運名義若何

對曰。橫渠正蒙以為禮之明體達用也。（通志堂本缺體）

（字達誤作之）

問王制封國（通志堂本作大次小國）之數過多者何

併九州計之（缺五字）其見於春秋併附庸（缺六字）

安得國如是之（缺六字）多乎

問王畿之內不以（缺六字）封建而王制有封建者何

對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　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古者下通志堂）

（本空二格）行　而謂之百里七十里（缺六字）

問王制方伯之國（缺六字）皆置三監者何

問王制（缺二字）天子諸侯

問四時祀祭各一所者何

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故各居一所。（缺六字）無是

理也。

問天子之居四時各一者何

奧有定止。無是理也。（缺四字）

問四時所乘之輅不同者何

或祀天。或戎事。或田獵（缺六字）冬乘戎輅尤輅哉

拘於四時之所乘（戎輅下通志堂本脫去六字據鈔本實止五字）

問四時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服

亦不同者何

對曰。天子之馬。不過選其良者充閑廄。備驅馳。

何必春蒼龍。夏赤騮。季夏黃騮。秋白輅冬鐵驪

也。

畫日月龍章（缺二字）於上。

問歷代祭蜡之日不同者何

以其終（缺二字）為臘

問蜡祭非國典也（缺六字）

對曰。唐户部祭蜡之詞。畢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疫癘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柳宗元曰。以其神之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如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彼而戒者也。（通志堂本誤闕據鈔本補）

孫侍御（志祖）曰。何氏自序云。就六經四書十七史左傳通鑑文公綱目。擇其可助蒙訓者。編為小學問對。今此書以四書及詩書三禮春秋孝經為十一經。而不及史傳。且不名小學問對。疑此有經無史。為何氏未成之書。後人强以十一經名之。通志堂刻經解時。見其序與書不相符。故刊去耶。咸熙案。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之。蓋其時諸州教授。皆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蘇州。不見於本傳。至元時始有教諭訓導等官。觀其承問失對。以至停職。可見當時學校之政。尚不至隳壞。今之校官。有

與秀才從未識面者。讀此序不勝顏恧。

九經補韻

宋楊彥瞻（伯嵒）作九經補韻。補韻者。補禮部韻略之所未備也。前人頗譏其疎舛。嘉定錢同人（侗）為作考證。以訂其譌。可謂勤矣。然尚有未當者。如原叙云。嘉禾吳教（杜）復中明僅增三字。古人稱教官為教。杜字蜀注。蓋其名也。錢改大字作教杜。官與名莫辨矣。至其所舉吳校本之脫誤。且云吳本尚書禮記兩經內。有增多五十字。皆宋本姚本所無。此亦有故。吳氏（珺）古今逸史有兩本。初刊者四十種。後刊者五十五種。

其初刊本之譌脫與增多之字、後刊本俱已訂正、同人蓋未見後刊之本、月令審端徑遂、徑誤作經、玉藻必與公士為賓也、譌作必與公土為賓也、左傳公及邾儀父盟於眛、眛宋本作眛、案眛與蔑通、故字亦作蔑、从日从未者誤字也、錢本俱未校出、（好家有影宋致本無只陎）（後刊本無異、惟後序云往禮敵寫平齋之志、平齋宋本根行異本不然、孟板寫者失之、）

五子之歌叶韻

五子之歌皆有韻、惟首節難通、王光祿尚書後案云、下予圖馬為韻、此以四聲通為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户、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間、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太覺稀疏、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咸巸案古歌未有無韻者、此節以下婦予圖馬為一韻、訓寍明敬為一韻、皆隔句叶法、婦有尾音、本與馬叶、光祿遺兩下字為五韻、非也、寍通甯、明通孟、故皆有去聲、

詩本音補正

庚申之春、以詩本音補正、質之錢竹汀先生、先生極賞之、復教咸巸云、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麟趾）吁嗟麟兮、顧氏謂凡章之餘皆嗟嘆之辭、可以不入韻、然合全篇而歌之、則章之末句未嘗不自為韻也、合末句為韻、詩中自有此例、如狂童之狂也且、皇王蒸哉之類、此篇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為韻也、召南（騶虞）吁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權輿）吁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顧氏合兩虞字兩乎字為韻、以為後章韻前章之法、不知古人賦詩取斷章者甚多、句中既自有韻、不必再泥此例、邶風（匏有苦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顧氏謂說文鷕从鳥唯聲、雋音以水反、傳寫訛為小、此說良是、畢尚書輯說文舊音、叙中嘗據此駁正之、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

亦韻也、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有杕之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好讀去聲、與食韻得矣、不知飲有平聲、亦可與心為韻、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苗與搖韻、離與靡亦韻、離讀羅、靡轉平聲讀摩、詩本音不誤、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顧氏謂上下章商字不入韻、獨第六章與陽唐為韻、則商之字亦不期而自合矣、此說亦非、

經典釋文之疎畧

經典釋文於經文之異者、或不明著其文之異、而但

載其音。最為踈畧。如宋平公之名。左氏作成。公羊作戌。釋文於左傳宋公成下注云。何休音恤。於公羊宋公戌下注云。讀左傳者音城。似成戌兩字可互讀矣。攷工記搏埴之工。劉昌宋本作搏。故讀博。釋文但云。劉音博。莊子搏扶搖而上者。崔譔本作搏。故其注云。拊翼徘徊而上也。釋文云。一音博。似搏字竟有博之一音矣。此皆足以疑誤學者。舉此可以類推。不悉舉也。

石經

漢魏石經

石經以篆隸書為一字。以古文篆隸書者為三字。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為漢刻。三字者為魏刻。而後漢書儒林傳序。有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之語。萬充宗石經考據之。謂三體石經。實為漢熹平所刻。且云。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誣。錢辛楣先生。謂蔚宗書成於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睹石經。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粱之子。豈有無故而跳身邊徼之理。并據衛恒書勢。酈道元水經注。以正其誤。著其說於十駕齋養新録中。戌熙案。謝承後漢書云。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謝於孫吳時為吳郡督郵。撰後漢書百三十卷。以三體石經為熹平時所刊。萬書正本其說。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云。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刻之。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然則以三字石經為蔡邕所書。六朝以來。俱有此語。愈信蔚宗之非耴說矣。竊謂石經既刻之後。邕恐尚有疑誤。故寫此三體。以相參校。熹平至正始僅五六十年。或得其本而刊之石。亦未可定。謝偉平官於東吳。見是中郎所書。故認為熹平時所刊。不知諸儒所正定者。乃係隸書三體石經。又在隸書五經之外。觀伽藍記言可証也。惜不能起先生而質之。

開成石經

顧氏金石文字記。極詆開成石經。疏其謬誤。石經補刻誠不能無誤。而顧所誤糾者亦多。竹汀宮詹有石經考異一書。尚未行世。金石文跋尾再續。有石經跋。

多糾顧失今案爾雅顧列誤者十七條宮詹先生正其五條（咸熙）誦習之餘重為參校先生所未詳論者亦稍申之

顧云翿纛也翿誤作翢（咸熙）案玉篇廣韻俱有翢字云同翿鄭樵云翢即翿字陸農師爾雅新義亦作翢攷疇之古文為𠃬（據口部𠷎字注如此囧部則以𠃬為或體）𠷎壽𣪘皆从𠃬聲𠃬周音相近故偏旁通借禂之為𩦺（說文示部）亦猶𦒉之為翢也翿之正文作𦒉（从羽𣪘聲）

顧云赫兮咺兮咺誤作烜（咸熙）案釋文作烜烜者光明宣著今竝作咺字音同廣雅（釋詁四）云烜明也說文（火部）爟或从亘作烜是並非俗字爟字注云取火於

日官名舉火曰爟與宣著之義亦無不合

顧云澤烏蕵蘾誤作飱（咸熙）案烏蘾烏蕵一草而二名也釋文云蕵蘇存反玉篇廣韻（二十三魂部）皆有蕵字云烏蕵草（釋草釋木皆有味荎藸郭注以釋木篇為重出釋虫釋鳥皆有密肌繫英郭以釋鳥篇為重出豈釋艸有兩澤烏蕵而郭反不以為重出乎）

顧云茡麻母茡誤作芓（咸熙）案說文作芓云麻母也疾吏切玉篇茡與芓同廣韻（七志部）芓子同文注引爾雅（與字同紐）釋文作茡云孫音嗣本又作字說文作芓（俗本作茡音字誤甚茡芓音義皆異）

顧云欔橐含欔誤作檴（咸熙）案釋文云欔俱縛反若作檴當音戶部反矣

顧云燕白脰烏烏誤作鳥（咸熙）案小爾雅（廣鳥）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也（邢疏引此二語）埤雅釋鳥別立燕烏一門（引爾雅作鳥）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亦作鳥（邢疏亦同）

顧云鳶烏醜烏鵲醜烏皆誤作鳥（咸熙）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作烏此云鵲鵙醜鳶烏醜鷹隼醜鳧雁醜烏鵲醜皆實指其名而言之不合作鳥

顧云麂大麢誤作大麕（咸熙）案玉篇（鹿部）廣韻（五旨部）麂字注引爾雅作大麕邢疏云麕亦麞也引山海經云女几山其獸多麂（麢同）麕（各本皆同）（石經上云麢大羊麠大麃與麂大麢一例若云麂大麕麕大麕豈可通乎）

五經文字

困學紀聞八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案唐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咸熙）案書壁者五經本文鑱石者則參所撰之五經文字也此條王氏微誤又唐元度云五經文字傳寫歲久或失舊規則鑱之石矣其鑱石蓋在開成中也書錄解題謂大歷中刻石亦非

附録

遠庵文鈔序

六經為文字之祖自是厥後代有大宗焉必其言可以明道濟時能承初祖之統系而其人亦足以曆千百世而不祧其在漢也則有賈陸鼂董二劉匡谷兩司馬班揚之文當以董仲舒為大宗由唐迄宋則有韓愈杜牧李德裕李翺皇甫湜柳宗元孫樵劉蛻歐陽修黃庭堅陳師道曾鞏王安石張耒鼂補之陳傅良陸游陳亮三蘇之文當以昌黎東坡為大宗由是而金元則有元好問虞集劉因歐陽元之文當以虞伯生為大宗至前明則有宋濂王褘羅玘邵寶程敏政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王世貞之文當以歸熙甫為大宗　本朝作家林立其得奉為大宗者尚待後人論定然自方望溪以後宗亦少替矣及吾身而見其人聞其論說者惟姚惜抱張蠡江兩君蠡江吾老友有所作必就其商榷迺不為世遇世亦罕知嘉樹堂文者今又得見吳江費太史也太史之文不泥理而昧事不侈古而窒今不以空言而無濟世用可與惜抱蠡江相鼎立而文品之謹嚴高潔於蠡江尤似之文雖不多儻能梓之以行使兩江南北學者如宗子能守家法支子自無歧趨於漢之董唐宋之韓蘇元之虞明之歸從此問途得逕可以登其堂而嚌其胾然則太史之立　朝雖施者不遐亦文字之功臣也矣予與太史無一面之識臨終命其子東洲孝廉以遺集屬予論次不可謂非文字知己東洲家且貧拳拳走二百里向予乞所以不朽其前人者其孝亦不可沒也道光七年四月既望仁和宋咸熙序

宋氏思茗齋集未見不知為詩文合集抑僅詩集當時刻書有德收序者時時見之如輯之可得十餘首惜未及錄架上適有遠庵文鈔有宋氏序錄之以見一斑遠庵者費蘭墀字心谷吳江人振常記

十三經注疏序

劉[illegible]錄

周易正義序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至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宜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

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坿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

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

无常无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為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无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

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无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

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叙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

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

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

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武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

則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

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

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

之理則又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之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尚書序

漢孔氏撰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

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

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爲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誰共詮敘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

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帝稚畧陳其事敘之云爾

詩譜序

漢鄭氏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醨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

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周禮正義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

奉勅撰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孜敎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

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注云黃帝軒轅氏姬姓

之祖也黃帝受命有瑞雲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注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注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

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

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犂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注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七十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犂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犂之後重犂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

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注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犂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

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眞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幷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眞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

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幷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畧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畧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幷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衞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則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序周禮廢興

唐賈公彥撰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

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

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

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緬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緬千里之地者謬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指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

業未舉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故有六藝七畧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〇其名周禮爲尚書周

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儀禮疏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撰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

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侍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絰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

取玖得無譏焉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

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一異端竝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一閒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終　　劉　健校字

十三經注疏序卷二

富順劉世濟輯錄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凡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

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

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本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盜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序

晉范甯撰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横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

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

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講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序

唐明皇撰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疏[illegible]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

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閒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注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論語集解序

魏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撰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大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

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孟子題辭

漢趙岐撰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

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

滅經術阬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

神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聽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音義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粲無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

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爾雅注序

晉郭璞撰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爾雅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

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稽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疎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平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為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

於疏畧譏序

補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

晉杜預撰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

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

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

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尙書敍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攷雋宇校栞

十三經注疏序卷二終

陳宗善校字

漢孳室文鈔

漢學室文鈔目

卷一

答朱子健同年論爾雅漢注況（闕）
說文博采通人攷（闕）
鄭易小學敘
許叔重注史記說
說文仞字八尺攷
釋中
釋雝（闕）
春秋名字解詁補誼

日月爲易說
鄭易爻辰攷敘
鄭易源流攷敘（闕）
揚雄倉頡訓纂卽在方言中說
徐邈周易音輯本敘
西漢易義敘（闕）

卷二

文子非古書說
爾雅漢學證義敘
說文古讀攷敘
說文古本攷書後
偏旁從彝木偶人說
淮南許注異同詁敘
淮南許注八篇[illegible]敘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敘
許注淮南存疑敘
釋友
大戴禮補注敘（闕）
今文尙書集說敘（闕）
淮南宋本道藏本校正莊本敘

淮南參正敘（闕）
三歸說
吳鳳皇二年甎攷（闕）
管蔡非周公兄爲魯詩說攷
釋橫由

卷三

孝子邢渠攷
尹珍爲荆州刺史在桓帝時說
鄭易京氏學敘
鄭易馬氏學敘

鄭君釋詩學敘（闕）
許君釋詩學敘（闕）
說文無叜字說
釋爲
泌之洋洋解
說文宜補華字說
釋豐字
釋也字
灉水有是水名說
招字說

招字續說
眞人說
中作說
萬物之所說釋
釋篆文火字
魯詩故訓纂敘

卷四

曲禮變拜攷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跋
衡陽稧錄書後
書夸巳類纂校政字論後
書眾經音義中大般涅槃經及妙法蓮花經論後
王孫遺諸鐘跋
倉頡篇補輯敘
字林補輯敘
埤倉輯本敘（闕）
辨類輯本敘（闕）
韓詩遺說補敘
倭刻唐寫本玉篇零部書後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跋

息夫人非息嬀說
蕭廣濟孝子傳輯本敘
委它解
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輯本敘
淮南鴻文補詁敘
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
兩漢經儒表敘
永元鐵斗
賈太傅升專攷
補遺

復孫仲容同年書
致劉叔俛孝廉書
淮南許注異同詁續補跋
跋孫步升輯京氏易章句後
書曹娥廟碑後
論語孔注辨僞跋
屈到嗜芰論
論里克
讀蘇子孫武論
鄭雅序

吳鳳皇磚考
書左海經辨後
用九見羣龍无首說
致孫彥清同年書
湘麋館詞序
書方希古豫讓論後
書秋原公家傳後
書諸某事

漢孳室文鈔卷一

鄭易小學序

會稽陶方琦

方琦讀易有年竊耆鄭說己巳之歲爲鄭易補遺二卷嗣得丁張補[illegible]最凡相假又爲鄭易疏證既知非褰根積學不能覃思卒業幾幾中書同學皆縱臾其成辛未之秋復發篋讀之分册部居求解鄭義最茲十類殊途同歸一以貫之廼得會通其十類曰鄭氏爻辰說鄭氏五體說鄭易京氏學鄭易馬氏學鄭易諸家通詁鄭易王氏同義述鄭易禮說鄭易緯義鄭易小學鄭易源流攷總其大凡折衷一是攷易自商瞿一貫綿亙田何豕有施孟梁邱之學後又有京氏學費氏學劉中壘以中古文易經校諸家皆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時傳費氏學者亦日眾鄭氏初从第五元受京氏易後从馬融受費氏易注易之時已爲晚歲故言理言象說爲駁純荀虞諸家所難比擬自王弼以虛名詮易師說堙沫陳隋以前迭爲興廢唐初勑定學宮猶存王注鄭義乃佚沫宋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迄南渡而亦佚使其全書但在至蘊稽備見當覃討迄今以吝拮存拾之餘稍寬絕詣允爲易家大宗　國朝經儒首推惠氏有易漢學亦畧言鄭氏爻辰之說其後武進張先生既訂正鄭氏易注又爲周易鄭氏義二卷其言三才六位得應位消之說同條共貫而不越要謂鄭氏通於禮爲禮象一卷則敘古人所未發振均高密之學自足千秋其後盧氏坦爲鄭易引義引伸張氏之學其書不傳無可推測要之爲鄭易全書疏證則未有也方琦間途已晏惜道未竫壯不如人汎餉三十先成鄭易小學二卷鄭氏訓詁之學得爲引證求其至當之歸非爲專室之語後又成鄭易馬氏學一卷鄭易京氏學一卷鄭易諸家通詁二卷鄭易王氏同義述一卷乞日假之寬間當勿從事斷成十類附諸全書鄭氏易贊所云不易變易之旨不外言理言象之困執蓋爻辰五體皆變易也象也禮制訓詁皆不易也理也闡彰鄭學其在是乎

許叔重注史記說

攷史記之注不下數十家傳於今者惟裴駰集解及索隱正義三書集解中雜引諸家之說最爲博奧而隋唐諸志所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鄒誕生史記音三卷其書久佚亦無可攷間有存者則多攷略余嘗讀漢書注見晉灼臣瓚師古諸人屢引許氏之說其中亦有出於說文及淮南注者然如五行志嬰齊下師古引許君曰嬰吉士之無行高帝本紀無賴下晉灼引許君曰賴利也亦利入于家也劉敬叔孫通列傳搴旗下索隱引許君曰搴取也（淮南兵略作陳上無說文作摶此當爲史記注故作）

索五帝本紀嬀汭正義引許君曰水涯曰汭（說文汭水相入也淮南亦無汭字）宣帝本紀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下晉灼引許君曰捕魚之字也萬石君傳訢訢下臣瓚引許君曰訢訢古欣字也如是者不可毛舉一似單注本書者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許慎昔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尙多不知顏注固引許說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三書皆引之且顏氏敍例謂服虔應劭等五家潤色之不言有許君注是許氏並無注漢書之文即或有注何臣瓚晉灼諸人每列許說必由援引以是推之許君之有史記注乃其實也故隋志不著許君史記注則其書早亡許君本傳所載簡畧淮南間詁尙致漏佚何況馬

史之注即今集解中引許君說不一其當爲史記注亦與淮南注多同如龜策列傳教以象郲集解引許君曰象牙郲韓長孺列傳强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引許君曰魯之縞至薄范雎列傳成荆孟賁集解引許君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禮書兵殆于垂涉集解引許君曰垂涉地名屈賈列傳莫邪爲頓兮集解引許君曰莫邪大戟也司馬相如傳射駿鸃索隱引許君曰鵕鳥也又有以湯谷爲界正義引許君曰熱如湯恐亦多爲注史記之說而余之援爲定證者則莫如文選潘括賦注引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皆射六百步之外即引許君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射也又後漢書地理志劉昭注引史記紂盈鉅橋之粟即引許君曰鉅鹿之大橋是其證也惜其書早亡無可考拾今說文中有字出史記者則其說當與注史記同研核尙書採成一編恐亦爲守許氏之學者所不能廢

說文仞字八尺攷

說文人部仞字解云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漢書顏注引八尺曰仞謂人伸臂之一尋也攷之孟子趙注家語王注尙書僞孔傳山海經郭注管子尹注並云八尺曰仞與許君說合而康成注禮皆云七尺至論語包注楚辭王注呂覽高注並用七尺之說然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云七尺曰仞至原道

訓則曰八尺曰仞後人皆疑一人注書先後異說不知淮南一書許高二家之注歧出今以說文八尺之說推之則原道訓解當是許君舊注無疑由淮南許注以推說文而說文八尺爲仞之說非淺人竄易明矣七尺八尺衆說紛紜然古人各守師說不妨互異古者法度皆起于人身而中人之身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謂之丈夫又尺字下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咫字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通典禮十五引白虎通曰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蓋古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減其二

漢尺又減其一許君所用周尺也故主八尺之說鄭君所用漢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仞漢末之尺又減其七之二以周尺再倍除之七八五十六適合五尺六寸之數惟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前賢皆疑有誤王肅多用小爾雅說王氏注家語云八尺曰仞則此小爾雅亟亦是八尺曰仞以與鄭氏之說偏主異訓其文當是八尺謂之仞仞謂之尋矣鄉射禮記注中人張臂八尺蓋人長八尺凡人伸臂長與身等則人長八尺正合一仞之度（鄭倚奇亦曰古者法度起於人身度高與人等師諸名爲仞小爾雅四尺謂之仞當作高八尺曰仞）諸家言仞皆同所不同者用尺之制耳用周尺者說多是八尺

用漢尺者說多是七尺則八尺七尺之分不過遞減其制之異許君說文解字明言用周制八尺之說觀於淮南原道八尺曰仞之注而後知說文所云與爲許義段氏必謂八尺義不合古識爲淺人竄附亦是一曲之見當取余說以正之

釋中

說文中內也从口从丨上下通中古文𠁩籀文（周鼎銘又有作中字）小徐本作中和也大徐原本作中而也（宋麻沙本作中內也）段氏依義改爲內也是矣方琦竊謂中乃指事字說文於上下皆云指事則中字亦應云指事蓋指射事也中之本訓當爲弓矢發中之中从口象弓形口象弓一象弓之弦从丨說文丨上下通象發矢已遠之形弓許書云以近窮遠也象形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矢下許書云弓弩所以發矢也（發依王筠補）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小篆弓作弓矢作夰篆迹小異弓可作了加弦仰爲卩象射時所持弓形若平持則作凵矢篆應作夰上長象矢之幹其鐵乃鏑也中離披爲羽下夾比應短象栝形石鼓文射字作𢏚鐘鼎文同正象持弓矢命中之意禮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攷工記弓人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皆中之本誼也以中訓

內非內外之內讀如納說文內入也（廣雅納入也許書以內爲納）又入下云內也乃轉注鐳聲之訓內云从冂从入从冂者說文冂下云从一入冂繫傳曰冂門也蓋與医字同義象藏弓於韣與內字本義符合从入即矢象（許書矢下云从入）又云自外而入即發矢命中之誼貫甲穿札皆合內入義訓中爲內此其碻解也內既从入古大內二字多通用（尚書內于大麓列女傳引內作入吳彝入門立中庭毛伯鼎作入內二字）說文入內也象从上俱下也从上俱下謂从上與下上篆文作丄下作丅與入字篆作入結體相類中字仰包作凵與入字俯夾作入一義也矢字从入入正象矢入仰栝也淮南主術訓曲直之不相入高注入中也以入訓中與說文

以丙訓中同義後人習於引伸之義故不加詧古文作𠁩屈中者漢時俗字當作𠁩丨象矢幹形宜直卜亦象矢〻矢上羽亦象形𥿄文體多複故作𠂹蓋古者中正二字皆以射爲本訓今以中訓和以正訓是浸失本義中爲弓矢命中則正字亦當以正鵠爲本訓（小爾雅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周禮裘氏鄭注四尺曰鵠二尺曰正）禮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投壺主人奉矢司射奉中又云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投壺亦有射法皆古義之未亡也說文中下又云从卜上下通者古文上下皆从一中者貫上與下而言之一其上畫也𠃋其下畫也丨者上下通以丨貫上下乃得爲中禮射義男

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丨上下通象天地凵亦象四方亐旁也許書旁下云从二闕然本書云央旁同意央从大在冂之內旁亦从冂無疑（古文𠁩省从冂）冂下云象遠界也凵象弓形亦具冂義棨矢之時必界于中乃能遠發說文射字下云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攷工記工人引之參中亦此義）人之初生即具射義則中爲射指事之字非其最初者哉

春秋名字解詁補誼

高郵王先生撰爲春秋名字解詁二卷詮誼精塙雜而不越微心獨至曉洽神恉宜其會通訓詁廢絕臆疑方琦披讀之餘小有所志不過以片塵之傅嵩衡細流之益滄海也惟其未晰者凡二十餘則彊辭以釋之雖系愛古之心甚違盖闕之誼一曲之見芴然而攈擇而存之以質大疋

上卷

吳伯嚭字子餘（哀八年傳）

王曰嚭之言丕也說文嚭大也物小則不足大則有餘故名嚭字子餘

方琦案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論衡作帛喜禮檀弓陳太宰嚭漢書人表作太宰喜是古人名嚭者多始爲喜矣餘讀如悆（餘悆皆从余得聲）說文悆喜也故名嚭字子餘

宋公孫嘉字孔父（桓二年傳）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傳）鄭公孫嘉字子孔（襄九年傳）

王曰說文孔通也从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孔好一聲之轉空謂之孔亦謂之好嘉美者謂之好亦謂之孔義相因也漢書禮樂志令聞在舊孔容翼翼孔容嘉美之容也嘉與孔俱有美意亦俱有大意爾疋假大也假嘉古字通老子孔德之容河上公注孔大也

方琦案左傳晨喜魯語作乙喜蓋名喜字乙猶名嘉字孔也喜說文云樂也禮運以嘉魂魄注嘉樂也孔从乙得子

有嘉美之義故並得通儀禮士冠禮笈字孔嘉此之謂也

晉郵無恤字伯樂（晉語人表）又一字子良（哀二年傳無恤晉語作無正蓋恤通作血血字篆作[illegible]與正相似而譌呂覽淮南注又譌作無政耳古今人表有郵亾恤而無郵亾正則正爲訛字可知）

王曰爾疋恤憂也無憂卽樂矣故無恤字伯樂良或作梁見荀子淮南要畧篇康梁沈湎高注曰康梁耽樂也

方琦案漢書王褒傳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王良總一人也孟子滕文公篇作王良傳作郵良郵無恤晉語作郵亾正韋注郵亾正字伯樂呂氏春秋審分篇高注孫無正郵良也淮南覽冥訓高注王良晉大夫郵亾恤子良所謂郵良也一名孫亾政又呂

氏春秋似順篇孫明進諫注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孫明與孫陽義近（古訓多以明爲陽）又同字伯樂與秦穆公時相馬之孫陽字伯樂者何姓氏相同若此至穆公與簡子時相去甚遠決非一人韓非說林篇伯樂教二人相䠞馬相與之簡子廄似簡子時之伯樂又能相馬古籍猶譌或難盡信第王良之爲孫無政（政與正同）高誘再四證明必有所本也蓋王良或名亾恤或名亾正義皆相類恤有驚恐義（七發恤然足以駭李注驚恐貌）正卽征營（漢書王莽作征營注惶恐不安之皃）無恤爲樂無正亦樂矣

楚郤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傳）

王曰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史記作怨怨惡義近故名郤字子惡

方琦案宛字子惡者惡卽亞字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有亥第也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本作亞注云亥也言宛轉而有亥第故字子亞亞惡古字通（宋人得周惡夫印卽亞夫印或作惡）

楚屈到字子夕（楚語）

王曰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朝發軔子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方琦案到至也到字子夕夕乃夂字之譌說文夂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致字从夂从至會意夂有至義故名到字子夂

宋樂溷字子明（定九年傳）

王曰溷當讀爲焜溷與焜同聲故借溷爲焜昭三年傳焜燿寡人之望服注焜明也故名焜字明

方琦案說文溷亂也一曰水濁皃淮南淸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暗河水不見泰山是濁卽不明也易噬嗑注剛柔初動不溷乃明是其義也溷又同慁說文侒下引逸周書朕實不明以侒伯父侒卽慁也（史記無久慁乃公爲也漢書作溷）

有汚濁義溷字子明以反而得義

楚莫敖章字子華（楚策附）

王曰廣疋章采也玉篇同華亦采顧命傳曰華采色楚辭采華衣兮若英

方琦案楚有章華之臺莫敖楚人故名章字華取于地以爲名也

邾子顏字夷父（莊五年傳正義引世族譜）

王曰顏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通（史記屠岸賈人表作顏賈）爾疋曰重崖岸又曰望厓洒而高岸高則峻陗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

方琦案顏乃頯字相近而譌（淮南斯頯害義藏本或作斯顏害義）說文頯待也夷古與遲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昔馮夷太丙之御高注夷或作遲）夷古文作𡰥遲古文作遟說文遲徐行也徐行亦有相待義易歸妹遲歸有時陸注遲待也荀子修身故學曰遲注遲待也或作徲漢婁壽碑徲徲衡門義相通也需說文須也需者遲疑之皃（見左傳釋文）須待即委遲委夷一意之引伸也文十八年傳引宋樂須字夷父（今檀弓引作頃頃亦須之譌）是其證也（樊須字子遲須字夷與字遲並通也）

晉荀盈字伯夙（襄二十七年傳）

王曰盈讀爲嬴夙讀爲肅嬴寬緩也肅嚴急也月令孟秋天地始肅不可以嬴鄭注肅嚴急之言也嬴猶解也爾疋肅疾也速也大雅昭假無嬴箋訓嬴爲緩是嬴與肅相反故名嬴字肅

方琦案盈字伯夙夙乃夃之譌盈从夃从皿會意其實盈與夃義並合說文盈滿器也又夃下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滿器與多得夾一義之引伸也論語求善賈而沽諸沽即夃字說文夃下引我夃酌彼金罍是夃與姑通沽與夃尤近楚蔿賈字伯嬴嬴與盈通字本作盈賈字盈夾取盈字上體夃字也廣雅釋詁𠬢賈也王氏疏證云未詳琦謂𠬢亦夃字之譌變小篆乃字作𠄎故譌作丂又即夃中之夕字更旁易其文耳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爲夃故曰夃賈也

邾子克字儀父（隱元年傳）周王子克字子儀（桓十八年傳）楚鬥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傳）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哀十七年傳）

王曰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儀讀如姿儀之言疏刻也字或作犧作獻明堂位周獻豆鄭注獻疏刻之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

方琦案或曰說文克肩也以肩任物必傾其頭儀乃俄字說文俄行頃也

楚薳呂字叔伯（僖二十三年傳）

王曰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是其義

方琦案呂有侶義伯乃侶之譌字也淮南天文訓音比大呂注呂侶也當爲名呂字叔侶

下卷

李耳字聃

王曰史記老子傳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方琦案老子名耳或名聃字伯陽伯陽乃其字陽卽昜說文昜開也仲尼弟子傳秦冉字開冉卽聃字開字昜義胥

同古人名輒字子張輒卽耴說文耴耳垂也字張亦此義

魯公孫宿字成（襄十五年傳）

王曰成與城通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國必有城故字城

方琦案成說文云就也就有終止義周語成德之終也儀禮少牢禮祝告曰利成注畢也宿說文云止也小爾疋宿久也久止與終就義並同或曰成乃戒字周禮太史戒及宿之日禮記不宿戒注再戒爲宿戒周書寤儆篇戒維宿名宿故字戒其說亦是

齊梁邱據字子猶（昭二十年傳）

王曰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疋遽傳也僖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於鄭注遽傳車也遽爲車之最速者爾疋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蓋言其輕行疾也

方琦案據讀爲豦爾疋釋獸豦迅頭郭注玃類也（西山經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舉豦聲同）說文猶玃屬水經江水注猶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乘空若飛或作猶豫或作猶與（史記呂后記猶與未決索隱猶猴類也）與同舉舉卽豦豦之爲獸卬鼻長尾輕遽善疑與猶相似楚辭離騷猶豫而狐疑兮顏氏家訓書證篇猶獸名旣附人聲乃豫登木故稱猶豫

或曰猶豫二獸名皆多疑故名據字猶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襄十八年傳）

王曰大戴禮舒肘知尋舒肘爲張兩肱也八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注張臂八尺

方琦案左昭三十一年傳邾黑肱（黑肱之肱或云卽弦說文弦弓聲也）公羊作黑弓黑弓者旅弓也肱乃假字非黑臂之類說文張施弓弦也論語朱張字子弓是其證

齊東郭牙（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王曰牙讀爲閨爾疋閨垂也孫炎註閨國之四垂也

方琦案呂覽之東郭牙卽說苑之東郭垂牙垂古今字非

名牙字垂說文我字下从戈从手手古文垂字牙乃手字之譌牙與手字形近似也又金樓子引此作東郭邘邘乃鄆之誤字鄆當作陲陲與垂同

衞庾公差字子魚（襄十四年傳）

王曰差讀爲鮺說文鮺藏魚也南方謂之魿北方謂之鮺

方琦案趙氏坦曰庾公差即庾公之斯之斯二字合言爲參差之差以鮺字亦謂如參差之差方音相轉遂假差爲鮺（阮氏曰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庾公之斯左傳又作庾公差字子餘差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借也見釋鮮）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一名披（晉語一名披見僖五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鞮讀爲翨（鞮同鞨說文鞨羽也與翨讀爲鳥披之披同）周禮翨氏掌攻翨鳥說文翨鳥之彊羽猛者刑餘之人彊於嫉惡故取爲名字楚者楚與荆古字通國策楚莊王登荆臺淮南道應篇作莊王登彊臺是荆與彊義通楚與彊義亦通矣翨有彊義故字楚左傳以鼓子鳶鞮歸鞮亦翨字鳶亦彊鳥也一名披披乃翍字甘泉賦翍桂椒而鬱移楊注翍與披同勃鞮合聲即爲披也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僖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夷同痍傷也取名目夷者必有目疾即爾雅言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之誼瞯釋文引蒼頡篇瞯目病也廣韻以人目多白爲瞯說文作騆爾雅一目白瞯詩有驔有魚毛傳作一目白曰魚故目夷字子魚

魯公子買字子叢（僖二十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左傳以莒子買朱鉏歸春秋經作密朱鉏買密一聲之轉密與叢義近故買字子叢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宣十一年傳）　鄭罕嬰齊字子蟜（昭十六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鄭子蟜說文作鄭子齹云齹差跌也又齹下云齒參差也參差即不齊齒惟嬰兒最齊齹象老人齒之參差不齊也故曰嬰齊字蟜重者言嬰兒齠齔之後齒必重生故嬰齊字重

鄭良霄字伯有（襄十一年經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霄即肖字古霄肖通淮南甘暝大霄之宅一本作太肖呂覽明理篇有霄見即肖見肖古多假爲霄淮南要略浸想霄類漢書刑法志凡人肖天地之貌說文肖骨肉相似也肖者謂其有所似禮哀公問寡人雖無似也注無似猶言不肖則有似即肖矣故名肖字伯有（肖似也謂相君也仲尼弟）

（傳有若字子有）

楚伍員字子胥（昭二十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爾疋胥皆也詩景員維何傳員均也皆與均義合或曰員同云（詩聊樂我云箋以爲語辭）與胥皆爲語助辭又曰員卽覞覞視也胥相亦視也

魯季公亥字若

王曰未詳

方琦案亥讀爲恀恀若乃苦字（列子湯問篇何若而不平敤數順釋文云一本若作苦）說文恀苦也晉顏刻論語釋文引顏亥亥與刻通廣雅刻

貧也今俗語云刻苦或云亥讀爲刻若者卽奏刀書若之義

宋樂祁字子梁（定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祁讀爲提（祁提聲近左傳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是也）提安善也（見淮南說林注）梁同良（王良荀子作王梁）良亦善也或曰祁讀爲祈祈有高義（呂覽齊公子祁字子高）梁亦有高義（左傳沈諸梁字子高）故名祁字梁

衞公孫彌牟字子之（哀十二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牟者進也淮南詮言篇善博者不欲牟御覽七百四十五引許叔重注牟進也廣疋釋訓牟牟進也之乃止字（之篆作㞢與止篆作止相似而易譌）進與止以相反見義

齊顏涿聚字庚（哀二十三年傳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顏涿聚卽孟子之顏讎由讎由涿聚一聲之轉字庚者取由庚之義古今人表作顏濁雛濁雛卽爾雅生噣雛（釋文謂作啄雛）羽類雛而能生噣其性必堅實也庚亦有堅實義（說文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釋名釋天時庚堅强兒也）說苑之顏燭趨晏子春秋之顏燭鄒新論之顏濁騶皆噣雛之異文噣卽啄淮南作啄聚故爲涿聚聚雛聲近而轉

宋樂茷字子潞（哀二十六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茷讀爲發（伐發聲近楚公子茷晉語作王子發）詩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小雅明發不寐廣雅發明也潞讀爲露（路露古字通人表曹靖公路春秋作露）天將明則露色故字潞或曰潞讀爲路路車也茷卽旆字詩六月白茷央央釋文茷一本作旆正義茷旆古今字也古者行軍以旆載於車上宣十二年傳令尹南轅反旆哀二年傳以兵車旆之注旆先驅車是其義也

晉士蔿字子輿（晉語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蒍讀爲鞁（蒍鞁古韻相近）說文鞁車駕具也故字輿

晉祁奚字黃羊（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說文奚大腹也左宣二年傳皤其腹注大腹也皤義與奚同音亦與奚近（小爾疋奚何也何音同皤）說文羺黃腹羊也因皤之大腹而假義於黃腹之羺其本字實奚字也故名奚字黃羊

齊雕人巫字易牙（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雍巫善知味人雍人即饔人乃膳夫也易兑爲巫又爲口舌牙在口舌之間故名巫字牙易牙者取象於易而爲名與字（通疋謂易牙名亞牙亞音近遂訛爲巫亦爲鑿空之談）

魯孔箕字子京（史記孔子世家）

王曰未詳

方琦案箕讀爲基（易箕子之明夷或作其子詩夙夜基命宥密或作其命箕其並从其得聲故通）京高也淮南原道貴必以賤爲號高必以下爲基故名箕字京

魯冉雍字仲弓（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雍讀爲擁擁从手有持弓之象（廣疋擁持也）故字弓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雉羽有文明之象（魯公子翬字子羽翬雉也）滅明者韜晦也以反而見誼

江東蟜疵字子庸（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易繫辭言乎其小疵也書大誥知我國有疵馬注疵瑕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言雖有疵瑕而斬合中庸之教故字曰庸（庸从庚从用會意庚者更也君子之過也更也人皆仰之）或曰漢書作橋庇庇說文曰蔭也通俗文自蔽曰庇庸爲墉之假字書既勤垣墉以爲庇蔭也釋名釋宮室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澹于光羽字子乘（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乘乘車也說文鈗乘輿馬頭上防鈗插以翟尾鐵翮象角所以防网羅也故光羽字乘

魯公夏首字乘（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曰乘者亟其乘屋之意也首始也有經始之義或曰首者始也廣疋乘弍也弍亦始義

衛廉絜字庸（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絜者狷潔也狂狷未合中庸之道故字曰庸或曰絜者禋祭也庸乃𩫖字𩫖从亯从自亯者祭亯也說文𩫖用也讀若庸

日月爲易說

說文云易蜥蜴蝘蜓守宮也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按日月爲易象陰陽是以陰陽說易蓋古易家之遺說也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息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雖九師道訓之義其說必有所本大抵陰陽消息歸乎納甲而其源始乎卦氣殆孟氏之易也許君自敘易宗孟氏此云祕書郎中祕書劉向以中古文校易經祕書郎中古文之類非緯書也虞翻易說專宗孟氏陸德明易釋文引虞氏注參同契云易字上日下月故參同契亦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又云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象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此必易家納甲之古義伯陽特演其指也繫辭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李氏集解引虞注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坤彖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虞氏注曰此指說易家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二十九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皆納甲之說即陰陽說易之古義也虞氏說易祖乎孟喜中孚六四月幾望晁說之曰孟荀一行幾作既孟喜云十六日也以是知納甲之說虞承孟義此日月爲易爲孟氏之易可知矣又京氏易義多與孟同其易傳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此亦與納甲之義相類而御覽引京房易說曰月初光見西方已後生光見東方皆日所照盡月受日光而明故曰息明盡則日月合於一處月上日下不受日光故曰消乾坤坎離震兌巽艮爲成象之八卦而此五十六卦皆可由此而得其義孔子三

朝記曰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由是溯之其始於屯蒙者魄盛於上明蘇於下象朔時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其終於未濟者死魄會於壬癸象晦時說文晦月盡也革去故也象魄死時月革爲霸說文月始生而霸然也鼎取新也象明朏時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也益者明日益象上弦見丁以後損者明日損象下弦見丙以後泰者陰陽交通象滿甲時否者陰陽閉塞象滅乙時小畜上九曰月幾望中孚六四曰月幾望歸妹六五曰月幾望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相對故曰幾望說文望月滿與日相望也孟喜易注幾望十六日說文曰冥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歸妹陰之終未濟陽之終象月三十日一會於壬癸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陸績易注曰六位乾坤十二爻以日月爲終始乾坤互變坎離不動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坎離者日月之寓言而實陰陽之妙用上經首以乾坤終以坎離下經首以咸恆夫婦之卦終以旣濟未濟坎離相交之卦皆日月爲易之深義也蓋陰陽統乎乾坤而寓乎坎離推而爲八卦演而爲六十四卦無不本乎陰陽之義無不本乎日月爲易之說許君存其說虞氏釋說孟氏之易尙存祖搆後人斥爲緯書誤矣

鄭易爻辰攷敘

易曰觀乎天文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易兼三才天道獸大李鼎祚曰鄭多參天象鄭氏解易上稽天象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生十二律之位乾起子坤起未間時而主六辰之法謂之爻辰今鄭易久亡爻辰之說存於後儒采香者十不獲一第古人著書必有師承鄭氏初習京氏易後又從馬融受費氏易京氏費氏皆有周易分野一書（費直曰壽星起軫七度大火起氐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星紀起斗十度元枵起女六度諏訾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婁十度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尾起張十三度見晉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當即費氏周易分野備書）繫辭大衍之數五十京房曰大衍之數五十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馬融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其注明夷夷於左股謂日隨天左旋注无妄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皆與鄭氏爻辰之說合古人師承各有家法爻辰之說必本乎是然鄭氏爻辰之義本乎月律周官太師注曰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又引韋昭周語注云十一

月黄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大蔟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鐘坤六三也乾坤十二爻應十二律三百八十四爻皆本乾坤與乾鑿度乾貞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六月未右行陰時六其法不同其義相類溉亭述古錄謂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京氏之爻辰本合聲鄭氏之爻辰本月律月律者十二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大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合聲者仍月律之辰而易其終始

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鐘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其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北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違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故惠氏張氏皆取爻辰之象演爲圖位錢氏曉徵王氏述庵並論其義惜鄭易蕭殘所存爻辰逸說不能多見無能完舉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李氏集解引九家易云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之屬九家易中有鄭君說此注爲鄭無疑（釋文引鄭注範者法也正同）蓋爻辰之餘義也遂爲鄭易爻辰攷二卷

揚雄倉頡訓纂卽在方言中說

方言一書漢揚雄作今人以漢書本傳不及方言漢藝文志不載其書遂有疑其非雄作東漢一百九十年中無有謂揚雄作方言者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言揚雄成方言凡九千文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援引隋唐諸志皆載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而揚雄與劉歆書㒺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言三五之篇卷數又不合遂有謂歆欲借觀未得故七錄不載

漢志亦不箸錄以余攷之諸說皆非也漢藝文志小學家載訓纂一篇揚雄作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許慎說文序云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者謂仿倉頡之體而續之也倉頡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爲斷（說文注引幼子承詔郭景純爾雅注引考妣延年是也）則訓纂滂熹當同其例（梁庾元威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揚雄作訓纂記滂熹爲中卷賈魴更續記彥均爲下卷記當作說）藝文志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者則與訓纂異訓纂四字爲句倉頡訓纂乃詁釋倉頡之文（今孫氏輯倉頡篇皆某某某也如爾疋例乃揚雄倉頡訓纂之文卽其詁訓倉頡之解與杜林倉頡故班固倉頡訓詁一例與自作訓纂體義迥別也）卽今方言中每條上某

某某也之文至方言中如凡楚謂之某齊宋謂之某秦晉謂之某者蓋揚雄又以方俗之言訓釋倉頡蓺文志言徵天下通小學者各令記字則明言采小學於天下百數諸儒中郎以方言證倉頡之確據也故應劭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藉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衞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琦案今本方言實一萬二千九百餘字此多三千餘文大氐應劭因其非方俗之語故删而出之卽今每條上某某某也之文後人因舊本載此仍倂而合之致多此數亦不知其爲倉頡訓纂也今攷方言每條上文約二千八百餘文與所多三千餘文數亦相合畧有羸衍不無後人經益也惜揚雄倉頡訓纂原書已亡而近人所輯倉頡篇累累無幾又雜以班杜張郭之說殊難核推耳故知今時所傳方言皆附入倉頡訓纂中昔人統名之曰倉頡訓纂今則別名曰方言後漢諸儒好異之必過於先哲採其倉頡訓纂中方俗之訓殊其稱謂目之方言故應劭說之郭璞序之皆已專名之爲方言無有謂其爲倉頡訓纂者而倉頡訓纂之文湛沒於今方言中遂使隋唐諸志皆載方言而不載倉頡訓纂後人因倉頡訓纂已亡而方言又不載於七錄漢志爲疑離之兩失其眞古籍之所以日失也今本十二十三兩卷皆無方俗之訓此必昔時揚雄成倉頡訓纂時未得方語相訓釋後儒因其與方言之例相盭摘出之以傳於後故十一卷既以釋蟲終而此二卷或釋訓詁或釋器物飲食雜亂縣贅襍出不類不知此皆倉頡訓纂之舊文無方語相訓釋故也又今方言一敦豐條下有云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後人不知遂爲之作釋也此四語厠之齊楚謂某某之後甚爲不類不知此卽方言釋倉頡訓纂之明證何以明之舊書雅記卽指倉頡舊文也（舊書二字丁云不辭疑舊書之舊乃耆字之譌耆書卽倉頡書也）故俗語不失其方者謂訓纂中曾采天下通小學之言及方俗之說也後人不知遂爲之作釋者謂恐後人不知而爲之釋卽今齊宋謂某某諸條是也賴此數言堪爲左證卽許君說文解訓參用方言不著爲雄說有所謂雄說者又不合於方言蓋許氏之書半出倉頡不著所引爲倉頡故引訓纂中方言釋徵之語亦不著爲雄說是其例也如雄於倉頡訓纂外別有方言本傳中胡不明書以是知方言之書昔統名曰倉頡訓纂今別名之曰方言無二書也有方言在而訓纂之舊詁不亡卽倉頡之古文未佚好古之君子必有擇而是之

方言中先列詁解後附方俗之語今倉頡篇逸文亦有相

同者如齒側齒也齊人謂齚咋為齭（眾經音義引倉頡）瞯目病也吳江淮之間曰瞯（陸氏釋文引倉頡今方言二吳揚江淮之間謂之瞯正同）枅柱上方木山東江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楮亦名格亦名栟亦名欂櫨（文選注引倉頡）柿下云今江南謂斫削木為柿關中謂之札（眾經音義引倉頡）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眾經音義引倉頡）糳精米也今江南謂肺米為糳（眾經音義引倉頡）瓢瓠勺也江南曰瓢蠘•蜀人言蠘蠡（眾經音義引倉頡）瘖下引楚人呼寐曰瘖（玉篇引倉頡）癁下引今江東呼病曰瘵齊東曰瘼（眾經音義引三倉方言三齊東海岱之間曰瘼正同）什十也聚也襍也吳楚之間謂資生襍具為什物也（華嚴音義引三倉）欬息聲也齊都謂欬曰欬（眾經音義引倉頡）濳汙

澀也江南曰濇山東言澁（眾經音義引倉頡）埦以黍和之今中國人言埦江南言醢（眾經音義引倉頡）九江人名鐵曰鐕（史記索隱引三倉）嗻咀也凡物無子還曰嗻類齊人語也（大藏音義引倉頡）廝病也東齊謂聲散曰廝（大藏音義引倉頡方言云東齊謂聲散曰廝正同）蝮蛇也江以北名虺（大藏音義）由是觀之所稱倉頡篇中凡有方俗之語揚雄倉頡訓纂舊文也故體例並同

徐邈周易音輯本敘

陸氏載錄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王李音見於釋文尤尠（王肅易音已見孫氏輯十一家注內李軌字宏範其易音如需卦君子以飲食宴樂李云宴烏衍反泰卦以其彚李云彚於鬼反大有卦明辨晳也李云晳之世反又作晢也賁卦下李云賁府資反姤卦后以施命誥四方李云誥古報反井卦甕敝漏李云甕於鍾反祇此數則可攷）徐邈易音余於讀易之餘吾得一百二十則都為一卷以補孫氏之缺孫氏輯漢魏二十一家易內有九家易一卷釋文云九家易即鄭荀諸儒之說其非一家明矣當退傅於後而以徐邈易音補之然邈不止釋音音訓並用者也如屯君子幾徐音祈辭也又音機近也速也需有孚光亨孚徐音敷信也君子以飲食宴樂宴烏殄反安也訟歸逋竄也竄七外反逃也泰卦无平不陂陂甫寄反傾也又破河反偏也剝卦剝牀以辨辨音辦具之辦足上也貫魚音官穿也大過徐古卧反罪過也超過也蹇內喜之也喜許意反猶好也非訖至訖許訖反幾也豐日中見沬武蓋反又

亡對反敗昧之光也下繫揉木為耒耒力猥反垂造作也閒而當明辯物辯扶勉反別也說卦莫熯乎火熯徐作暵音漢熱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周易藩決不羸徐邈音決為背穴）其訓解多與先儒相合況徐氏羣經各有音訓極有典據論者謂切語始于孫炎古者止有音讀邈東晉人相去未遠故深合古音之法陸德明釋文條例云仙民反易為神石易音雖希亦可寶也朱氏經義攷載徐爰為易音又攷釋文徐爰為繫辭注並不言有易音似誤以邈為爰耳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東晉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後拜驍騎將軍

漢孳室文鈔一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漢孳室文鈔卷二

會稽陶方琦

文子非古書說

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未暇細攷其本末徒以成書之先後稱見爲依据匙有不寤後人剽竊之術中而先秦諸子爲最先秦諸子傳於今者管韓老莊墨翟呂覽諸子尙矣然傳於今者多缺失而後人好依託之文子其一也漢藝文志列文子於道家之後謂是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然其所謂依託僅由于誤楚平王爲周平王而不知其全書實出於依託也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今所傳者迺

十三篇（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然道德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皆勦襲老子道德經而爲目）李暹柳宗元諸人所稱篇次已同今本則其書實亡於東漢之季今所傳者乃魏晉以後人剽淮南一書而成者也魏晉之間競宗老子玄虛之旨當時惟淮南一書多引老子之言遂竊其全書以實之以合班氏藝文之志而又以淮南有博采諸子之說因制竄附改以動後人之輕信并以是書先於淮南不使後人之議已不知欲蓋彌彰莫此爲甚何以明之是書既列於道家乃言玄旨者十之二言王治者十之四言名法者十之二言兵刑禮樂者十之三言雜喻者十之一則假雜家者言而非道家者言與班氏列文子於道

家列淮南於雜家其說不合是明明襲淮南之書而不知其體此可疑者一也文子一書多冠以老子之語不應所引道經德經之說復加以故曰等字且其所引道經德經中語皆不外乎淮南之所援徵如道原引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與淮南原道訓引同道原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與淮南道應訓引同道德引功成名遂身退與淮南道應訓引同上仁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與淮南道應訓引同微明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淮南道應訓引同道德引治國者若烹小鮮與淮南齊俗訓引同輾轉汎引不離淮南此可疑者二也文子既襲用淮南而顛倒割裂自相

矛盾不可毛舉淮南以原道爲首篇而此亦以原道爲始章其精誠卽淮南精神中之語也其上德卽淮南說林中之語也其上義卽淮南兵畧中之語也章句紛綸皆祖搆於鴻烈間有異文亦不外老莊韓非諸子之語此可疑者三也至若淮南道應一篇多先引舊事末係老聃之言此則悉刪節舊事而共傳爲老子之語如太王居邠事有云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莊子呂覽共引之此淮南之所本而今本文子盡傳爲老子語矣詹何論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輪扁所云道至妙者臣不能以教之子列子莊子並引之淮南連文載其事而今本文子傳爲老子一處語矣

又如尹佚對成王言國語棟莫若德言孫叔敖人有三怨言韓非魯語呂覽竝與淮南同其言皆前於老子而今本文子竝傳爲老子語矣又如惠盎對宋康王問李克對魏武王問翟煎告惠王舉重勸力之歌屈宜咎告吳起兵者凶器之論列韓呂覽竝與淮南同其人皆後於老子而今本文子亦竝傳爲老子語矣事理踳滯意誼乖硋此可疑者四也且文子旣與孔子同時定爲春秋時人而自然篇言孔子不黔突復云墨子不暖席墨子戰國時人文子何繇論及此明明勦淮南修務之言而不暇檢飾者矣精誠篇云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秦楚燕魏六國時地名文子何繇論及此明明襲淮南修務之言而不善彌縫者矣他如泰族訓言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爲楚張減爵之令而功臣畔今文子微明篇稱老子云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畔又明明剿去吳起商鞅數字而相坐之法減爵之令老子何從知之此可疑者五也要之此書之依託全取材於淮南雖不無錯謬舛駁猶有形迹可尋非若汴宋以後僞託之書至一書中不無文子舊說然依傳成書與淮南異辭弟十之一況淮南王書雖多採引羣籍其中出老莊韓非呂氏春秋灼然可數斷不至盡出於文子無論淮南王好延過人不屑爲此即賓客如八公輩何至勦襲古書華誣欺主況

西漢時文子之書具在而子政孟堅諸人絕不言淮南出此可知今道藏中之文子已非舊本不過魏晉後人剽淮南一書以成之者魏晉至唐皆崇尙老子之言（道藏中謂文子爲冲虛眞經）故相傳不廢亦無人顯指爲出於淮南者故昔云魏晉人好造僞書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尙書然尙依附古本雜以私論至此則盜竊陳編據爲已有尤魏晉人之下駟也柳子厚辨文子曰考其書駁書也揮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柳子所見較今人爲可馮信而孫氏淵如詆以不狂爲狂毋乃甚歟以余論之此書旣爲魏晉閒人剽淮南一書而成其書實爲淮南之善本淮南通行已久惟謬鏤迴道藏中文子之本雖非眞書而爲當世稀覯其未經羼亂而可以是正今時譌刻之書者不少未始非讀淮南之一助也（明劉績及國朝王懷祖皆以文子校淮南王氏讀淮南雜志謂文子本於淮南與余說正有相同）蘆泉劉氏謂淮南多本文子明李人讀書多不深攷無足怪者獨博正如孫先生亦以淮南多引文子增損其辭何其隨時抑揚譏異取寵耶余故辨之箸爲是說

爾雅漢學證義敘

爾雅三篇祔列名物訓詁之要爲解經之權輿劉熙釋名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謂可近而取正也然辨章同異學覽潭奧非博關捐發古訓孰式迄今盛行郭注譌脫舛踳

已難悉數況最純眇域聞見望文生義每乖古訓而爲後世引重者多爲剽竊前賢之說邢杜等疏了不異人近儒若邵郝二家推闡綦問而邵氏研綜雅故尤爲首功學子遵行翕然敘論第漢人治爾雅者舍人最古釋文序錄曰犍爲文學注三卷卽舍人注也其次有劉歆注三卷序錄以爲卽李巡注今說盡佚矣又有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皆東漢人孫炎注三卷孫炎字叔然授業鄭康成之門生於漢季列爲魏人從其後言之耳後又有沈旋之集注施乾謝嶠顧野王裴瑜之音注書闕有閒余謂皆後於漢悉屏勿錄郭氏敘曰會稡舊說錯綜樊孫故注中多引樊孫舊注邢氏敘言以舍人

劉樊李孫列爲名家又言俗閒有孫炎高璉義疏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則非漢末之孫炎矣余肄業雅訓尤耆古注遺文佚義散見羣籍詢如片珩斷圭愈足崇貴我　朝有文敦學通儒間出余氏蕭客古經解中采爾雅古注凡三卷然未大備問經之編缺漏亦多臧氏漢注未睹其書余眇囿方隅自慙惛頑願學未能中心如噎因約擴漢人雅說自孫氏止較前賢採摭古注發揮郭解者例有異同復以漏見畧爲疏證命之曰爾雅漢學證義蓋自讀禮之暇樂爲詮釋而搜集古註不無掛漏未獲折衷通人博稽衆冊營宂偏識裨益終希荀子曰心枝則無知知者擇一而壹焉余亦壹於漢儒師說而已

說文古讀攷敘

善夫段氏之言曰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五昔人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後人攷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今許氏之書形書也而音義備具焉卽其中有某聲讀若某者似嫥系乎聲也而形義互通焉漢人注經有讀若有讀爲讀爲者更其字讀若者况其音說文之書但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爲也然讀若之例有以形相類卽象形也有以義相類卽會意

也（許君自敘會意者比類合義則意卽義也）有以聲相類卽諧聲也蓋音均相同謂之聲類偏旁相從謂之形類情意相通謂之義類又有聲不類而類者子母雙聲也形不類而類者古今異文也義不類而類者經籍通叚也許書讀若本但取聲而兼包形義有聲相類而無取乎形義者斷未有形義相類而無取乎聲者故有聲不可通取證于形義卽聲有易通亦或兼乎形義其間錯綜寀諦實事求是而古讀始非託空言也第讀若之例不一有云讀若某者（祘讀若算瓔讀若柔）有云讀若某某之某者（𥻆讀若春麥爲𥻆之𥻆珛讀若畜牧之畜）有云讀與某同者（玌讀與私同𤣩讀與服同）有云讀若某一曰若某者（玖讀若芑或曰若句脊之句萮讀若俠或以爲緻）有云讀若某書曰某

某者（玤讀若詩云瓜瓞菶菶璞讀若春秋傳曰輔璞）有云讀若而不著其字者（蠸讀若蜀都布名蛻讀若蜀郡布名）有讀若而即其本字者（詨讀若中心滿詨竅讀若竅三苗之竅）所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也自叔然始爲反音而後人同聲疊韻之說妄分等列聲遂輾轉不能定於一古人音讀之證自此替矣漢人之讀詩禮他經以外史漢淮南呂覽爲近古而莫備于說文然其讀若亦難盡毋或用方俗之別語或出古籀之異文又有轉寫紊敓私意孱亂況乎急氣緩氣閉口籠口地區南北時判古今清濁之理侈斂之原一人讀之不能悉覷何況居今上溯千載惟據形義二者以求其聲間有不可通者闕其疑以竢智者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或望文以生義或破文以標異許氏讀若皆古讀也官本繫傳亦有譌誤是古人音讀之學日就湮晦而欲通六書以治羣經豈得厥宗矣江氏六書說云象形會意諧聲是其正指事轉注叚借是其貳指事統乎形轉注統乎意叚借統乎聲其言簡而明以之治許書當也以之治許書之音讀亦胥當也

說文古本攷書後

沈西雍先生爲　先王父同歲生故其著書家具有之十經齋文常山貞石志論語孔注辨僞燉往卓今允稱絕搆先生博極羣書蔚爲名宿段氏高弟自有師承說經錚錚論鋒精厲吾道干城當仁不讓蓋說文之學盛于我　朝官本繫傳固多譌敓乾嘉而後始見完書段桂王嚴美矣盡善是書博捃古本用證說文敠譔異同邳張古誼條卌系聯庶爲精諟方琦舊著說文四備一書畧與相似（四備者一以鐘鼎碑碣證說文一以古時類書所採證今本說文一以說文前之經史子說證說文之所本一以說文後之字書韻篇證說文之所引）頻年屍殖汔未卒業先生之書精心密學鮮於雙匹覽其全編體例粹具其中援引師說斠量善槧執古醇聽洞究奧恉六書之學繇是鍾明況稿經七易句未寫定往哲虛心足風近俗黃子再同得其手錄幸快先睹未遂墨行歲月緜亘精本難列世有好學亟傳其書

偁非從葬木偶人說

說文人部偶相人也（今本作桐人）从人禺聲又偁痛也从人甬聲偁訓爲痛偁痛皆从甬得聲與相人義無涉知相人之義當專屬之偶字諸書作偁皆偶字之形誤也孟子梁惠篇引孔子曰始作偁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即相人正訓偶字之義今趙注曰偶人也當是偶相人也脫一相字知正文作偶無疑後人誤仞爲偁字文義互相寘變其實偶乃正字偁乃誤文焯然不類禮記檀弓正文及注亦然而埤倉及皇疏迺爲設闕跳踊之附會不知漢以前尚不誤爲偁字也淮南繆稱篇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即指孟子所引事字正作偶不作偁許君注曰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

當與孟子趙注同與說文義亦合許君注淮南與說文一例也又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又禮中庸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竝謂之偶無有謂之爲俑者知俑乃偶字形近而譌也家語今人或有偶王注偶相人也（一本作木人）後漢朱穆傳注偶人明器之屬通典引禮記傳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郎偶爲相人之說漢書郊祀志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同偶顏注公孫賀傳刻木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竝也對也史記正義亦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于人形也皆作偶不作俑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撫俑增哀注俑當爲偶是唐人尙知俑爲偶之譌字非余之臆辭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序

淮南道臧本較通行本爲楙密而踳駮亦甚方琦讀而病之遂爲淮南參正一書許高二注竝出東漢校長詁記說尤古樸濮令之注雖祖南郡要非其匹也已巳之歲閒凥無事繙繹羣冊刺取許氏逸說萃爲一卷舊傳道臧本有許注羼入相沿累代疇能釐析嘗疑原道以次十三篇多詳（原道俶眞墬形時則覽冥天文精神本經主術氾論說林說山修務）繆稱以次八篇多畧（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畧人閒泰族要畧）詳者當是許高注雜畧者必係一家之言解故簡壙尤近許氏後讀宋蘇魏公文集內有校淮南子題敘畧云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愼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

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泉州某家書凡七部竝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開元占經所引淮南閒詁皆許氏說琦案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引宋志云許愼注淮南曰閒詁其註曰記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許愼注標其首皆曰閒詁次曰淮南鴻烈自名注曰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呂覽高誘敘云誘作淮南孝經解）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道臧凡原道俶眞天文墬形時則主術人閒皆分爲上下卷）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愼記上或于閒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閒篇爲第七或以精神篇爲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閒奇字竝載音讀（誘自敘云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竝舉音讀故十三篇中音讀最詳而許注八篇音讀闕宋濁輕之別不言可知）許于篇下麤論大意卷內或有叚借用字以周爲舟以脩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是非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攷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云云此與方琦舊說適相脗合原道以次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題篇字高注本也繆稱以次八篇皆無故曰因以題篇等字許注本也參攷舊辭許氏逸注比而勘之原道以次十三篇許注與高注文義多異繆稱

以次八篇許注與今注文義多同其異者正見二注之並參其同者益見許注之不謬況隋書經籍志淮南子載許慎注二十一卷高誘注二十一卷舊唐書載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商詁乃閒詁之譌不言許慎注明系敚文）高誘注二十一卷與新唐書所載卷目都合（新唐書直云許慎注二十一卷不云商詁知舊唐書無許慎注三字乃佚文也）惟宋史藝文志載許慎注二十一卷高誘注十三卷今原道以次有題篇者適十三篇意者北宋時高注僅存此數與蘇魏公高注得十三篇之說如出一揆至云許注二十一卷乃合高注而言之（宋蘇氏云互相攷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十字疑衍文蓋高注十三篇許注八篇正合二十一篇之數故云去其重複否則八篇即繆稱以次無題篇之八篇十篇之注猶入高注十三篇中不可復識矣宋時安得有許注全本宋史誤也）知高注篇內必雜附許氏殘注故宋本及道藏本並題為漢太尉祭酒許慎記上（錢溉亭曰宋時安得復有許注大抵許注既佚宋人家以零落僅存者羼入高注家題許慎之名又云正統道藏本即宋時羼入之本校通行高注增十三四其閒當有許注是也）而繆稱以下八篇全無高注斯僅存許氏殘說故注獨簡質並無故曰因以題篇等字（莊氏逵吉曰繆稱訓下數篇標目下皆無因以題篇四字注又簡略盡不全者也此莊氏不見蘇魏公序文故云此）方琦又讀宋本淮南其繆稱篇題首有淮南鴻烈閒詁於要略篇亦題閒詁二字閒詁許注本也知繆稱至要略八篇塙為許注舊本無疑而前人志刖之苦心不絕如縷矣千古沈惑重相剖喇所望同志信以傳信即一書中有文義互異者正見許高之判如繆稱篇（無題篇字為許注本）之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與說山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異也詮言篇（無題篇字為許注本）之猨狖之捷來措（繆稱篇同）與說林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猨狖之捷來作異也詮言篇（許注本）之羿死于桃棓（注訓棓為大杖）與說山訓（高注本）之羿死桃部（許訓桃部地名）異也道應篇（無題篇字為許注本）之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與主術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孔子之通力招城關異也道應篇（許注本）之周鼎著倕使齕其指與本經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周鼎著倕使銜其指異也修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純鉤魚腸之始下型與齊俗篇（無題篇字為許注本）之作消均異也覽冥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之上契黃壚與兵畧篇（許注本）之作黃廬異也原道訓（高注本）之六瑩與齊俗訓（許注本）之作六英異也氾論訓（高注本）之淄澠與道應訓（許注本）之作菑澠異也齊俗訓（許注本）之隅背之削與本經訓（高注本）之隅差之削異也後人不知八篇十三篇之分動有疑其互異者其末經竄改亦尟矣幸得數事以為左證其它又有可攻者如原道訓三仞之城下注云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作七尺曰仞以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推之知云八尺者乃許注矣墬形訓百果所生下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而時則訓注作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以說文在木曰果在草曰蓏推之知云在木在地者乃許注矣又注中有言某或作某者有言一曰某某者多為許說如原道訓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高注云夷或作遲丙

或作白而文選七發引許注正作馮遲太白河伯也假眞訓騎飛廉而從敦圄高注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而史記索隱引許注正作敦圄仙人也氾論訓段千木晉國之大駔高注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駔市儈也假眞訓谿子之弩高注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子蠻夷也以柘桑爲弩而史記索隱引許注正作南方谿子蠻夷出柘弩及竹弩也又如詩經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霜文選注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瀿列子釋文引許注楚人謂袍曰裋眾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柱碣曰礎知二十一篇中引楚人謂某曰某者多是許注矣以是類索古誼益出至

若當時許本必與今本文義互有異同如文選注引坒相連也貉美玉也裝束也猥總凡也皆指爲許注淮南之說一見再見信而可徵而擇究本書或多變易卽近攷史傳志注及古冊徵引與今本縣區者多爲許氏義矣蓋今時淮南之本迷經變竄唐人引淮南之注（開元占經及意林羣書治要等書）皆爲許本故與今高注竝異後人不知家日翳隱也攷淮南之注傳者惟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曾爲淮南注隋志不錄書已早逸然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卽爲馬融誘自序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當親見馬氏注本承用師說必多相合故與許氏注說亦不甚異也況高出漢季去許未遠所云深思先師之訓卽指爲馬氏注本故音訓之詳碻非魏晉以後可隸今必別白同異亦繇許注久湮後人尟知精討疑信相乘古解日替（如劉蘆泉以爲許愼記上而高氏爲之注疑許氏竝無注又如南宋以後諸儒引高注皆譌爲許注之類是也）家使南閣舊義踳駁羼亂於高氏注中亦非高氏所安也故爲異同詁四卷方琦復著淮南許注存疑一書以輯存其賸義（凡北堂書鈔初學記蓺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淮南舊注不標許君注者雖與高氏注異亦選入存疑中非得碻徵不輕采入）頻牽惎患汔未卒業先出此書以質同學畧傳徵据特取照記簡絲數米煩而不殺竊幸不受鴻烈之譏也

淮南許詁八篇徵序

方琦於癸亥之歲侍宦閩中從蘇觀察得其家刻蘇魏公集見其集中有校淮南子題敘一篇有云故曰因以題篇者十三篇爲高注本無故曰因以題篇者八篇爲許注本始知今道藏本每篇目下皆有故曰因以題篇等字惟繆稱至要畧八篇獨無蓋卽許注本也（今莊本卽本道藏故于繆稱篇題序乃云題序不全并無題篇等字不知此正許高二注之分也）十三篇中音讀最詳與高注呂覽正合八篇中音讀甚尟注義又簡其爲許詁無疑魏公又云高氏敘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會揖身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裁淮南本書云云後又從友人譚仲修得過錄宋本于繆稱訓題敘上作淮南鴻

十五冊之乙版

烈間詁卷十等字至末篇要畧訓又題間詁二字由是觀之高氏旣闕八篇後人遂益以許注而別以有題篇無題篇字并題間詁以志蘆別相傳已久不得其解遂有謂許注盡亡者有謂許但有記上而並無注者更有謂十三篇中高注即許注者望文生義謬論蠭起攷隋唐志許高二注並列宋志高注但云十三卷與魏公十三篇之說符合郡齋讀書志淮南二十一卷愼標其首皆曰間詁次曰鴻烈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十六篇季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祟文曰則云存者十八篇（蘇魏公亦云許注十八篇）蓋季氏亡二篇祟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徒求善本正是之玉海又云蘇頌去其重複其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皆親見許詁舊本者也余十年以來又剌取史傳志注唐人類書及釋藏等書其得五卷凡昔人所引許詁在十三篇中者注文多異在八篇中者則盡同益喜故人之言信而有徵又得許詁存疑四卷思於暇日仍寫淮南原文二十一篇以完歸間詁舊本凡許詁皆附其下唐人所引淮南正文與今本異者多爲許本亦悉載之庶幾許高分列不相羼雜亦以守隋志舊編之緒也今歲逭暑湧西門家退菲方伯家樓外綠陰如海朝爽時至復校篇籍爲許注八篇徵凡八卷理而董之是在異日丁丑七月八日書於翠滴樓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序

方琦輯許君淮南注廿載構稿乃就斯編今茲讀禮匽伏苫孜朝餔之暇尋繹廢簡屢从姚子海槎窺涉古籍駁斠奧文奇書頗記互相披析因又從蕭吉五行大義補九則杜氏通典補一則唐釋慧琳大藏音義補九十餘則大藏音義者傳於維東獅谷阮文達取經音義提要云西明寺慧琳大藏音義一百卷今已不傳乾嘉經師均未逮見余以閒居獲睹異册旁引祕文非世論習瓌寶磊前擷摭不盡爰事次簡輯補前書識大識小信而有徵且與昔惜若合符節（即在八篇者盡同在十三篇者多異）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昭茲來許令得用詔間詁之誼庶無遺焉

許注淮南存疑敘

余自讀蘇魏公校正淮南敘而知八篇十三篇之分又博采史傳志注字書音義唐人選注類書凡引及淮南舊注有與今本不同者存爲許注又本書中有云一曰某某及或作某某者皆許高二注羼亂之久後人別白於此雖不盡出許本而許義爲多更以高氏呂覽注及本書中注文前後互異者判擘一是歸之彼長名曰存疑存其眞也今人爲淮南之學者少爲許氏淮南之學者尤少許君東漢大儒說文解字五經異義經學小學不廢萬古覃討有年倘未成書今春乞

假還里頤奉高堂之暇孳孳先緒之餘敝門豢病獲有休閒寫定是書以成夙志附諸淮南許注異同詁後尊許學者亦所不舍脊肉而嗜一臠未始非知味者也

釋友

說文友字訓曰同志爲㕛從二又相交㕛也（㕛也二字依本元應引補入）書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畧不過三也（擧下云一指按撮下云兩指撮爭下五指捋）又義即今之右字說文佑助佐右而左右之右作又今右行而又廢矣本書右下云手口相助也二又相交則成㕛兼右助之義㕛以交而得義者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故本訓曰同志爲㕛也上下交者

即上下其手亦即重又爲㕛之說重又爲㕛象交道也說文交交脛也（山海經交脛國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二又相交則取乎手而非取乎足交即本書之这字这下云會也會又有亼合之義與㕛從二又相交正類淮南說山篇云交畫不暢連環不解是以二文相合皆具交晝義故二人爲从从相聽也反从爲比比密也重入爲八八別也相背爲北北乖也相反爲癶癶足刺撥也相歧爲舛舛對臥也宅如二入爲从入內也二夫爲㚘扶㚘行也二丙爲兩兩耦也二大爲㚘㚘竝也二兂爲兟兟進也（此皆與交友義有合者言之）推之水相重則成林火相重則爲炎木相重則曰林土相從則名圭連玉爲玨比田爲畕重田乃畾字重目乃䀠字重耳乃聑字重頁乃䪿字許書重文不可枚舉然無不以交而見義本書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二乂爲爻古文五作乂五下云象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天地之道以二乂而成用人之道亦以二又而成交友篆从二又謂如左右手也交又爲㕛有推挽扶持之象手者須也友以相須而成義（見釋名）手者取也交友必先擇取也（見詩毛傳）說文右手口相助也从口从又繫辭右助也友有相助之義故从二又二又亦二右也廣雅右比也以右爲比易比卦比輔也有內比外比之象古文又即右𠂇即左友取相順故从又反又爲𠂇𠂇相反左也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得賢友者

有輔相左右之道猶若左右手特兩手相比取其順從也今友下古文作𦫳者玉篇作𦫳非或曰二寸相㚘尤非也（此文艸不斷決非又十凡下皆作一小橫尤非寸畫加于旁）此字與廾之作𦫳相似（𦫳下皆作兩小畫者乃重文知本作𦫳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文人部仁字古文作忎余亦謂非忎乃人人必也仁者人人心中闕有之理几下加一小橫乃重人字此必古文有此一筆意）𦫳下云揚雄說廾字即拱从兩手也且與拜下古文从𠬞从兩手作𢪔亦相類汗簡作𢪛正从兩手（說文手下古文作𢍰）與揚雄說拜从兩手下義亦合要不若𦫳之古文叜有交臂之象友相見禮必有拱手拜首以昭敬恭此古人制字之初意仍不離乎兩手相比之指也古文友叜作䎽者四聲韻引石經作䎽然从羽从艸皆从𦫳之譌焦山

鼎友作𠬪卽此字本形古器中有作㕛㕛者古文不論反正皆與古文友字合右篆作又此重又加口爲㕛正包右字手口相助之義故當从二手一口也說文中凡从手重比之字義多相近𠬞下云竦手也揚雄說从兩手作拜𠬪下云引也反𠬞卽攀字𦥑下云叉手叉手指相錯（古文爲𦥑亦象二爪相𢓊義）舁下云共舉也象兩人兩手𢓊故共之古文作𠔏共合也（小爾疋文合也）从二𠬪交錯會意𠬪爲合同之象亦猶𠬪爲分異之形又行相若謂之友若字或作𦱥（見說文）友有聯綴之道重疊之爲𦦟（說文篆作𦦟）友之从手相交可以理推而得矣鄭氏論語注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面不心面友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志者同心之謂淮南曰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趣志也說文無志字大徐補之曰志意也从心㞢聲志從㞢㞢者往也以一心互相往來謂之志𠬪之象取手口相助然必本乎心詩皇矣因心則友是也元應引說文有愛也二字愛本書作㤅字从心禮表記愛莫助之與右助義亦合周官經大司徒五曰聯朋友朋古鳳字今借爲朋友之朋朋之制字據形系聯與友相類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其揆一也（許子鐘朋作㕛友作𦥑王孫遺諸鐘朋作𦥑友作𠬪）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皆同聲之訓（論語有朋自遠方來釋云一本作友朋是有友古通）有兼取義（廣疋有取也）禮樂記七年視論學取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淡如水故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韓詩外傳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交友易取友難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聖人之指約而備矣後世友道日薄書成絕交故楚詞云交不終兮怨長禮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夫友曰交不終日交絕卽非右助連屬之道於先哲制字之義盡昧如也

淮南宋本道藏本校正莊本序

淮南宋本不可得見相傳正統十年所刊道藏本爲最古莊氏逵吉讀道藏于南山之說經臺取淮南定本刊之有明如

十蘭二先生同事校勘宜其精也然予初讀而疑之嗣从武林譚復堂假得傳錄淮南宋本竊謂道藏與宋本當不甚遠胡爲字句之間同異若此以是知莊本非眞道藏也後覽王石臞先生之言曰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从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新刻行而舊刻微矣又覽顧千里黃蕘圃之言亦謂莊刻乃道藏贋鼎以已意增芟多造黿牛角馬之字移易舊文不知者謂道藏眞如是貽誤可勝言耶是皆灼知莊刻之非而與予言適脗合也何以明之莊氏之書其誤在師心自用猛意變易不能守故識

所錄東家至點竄文誼節敓字句以僞亂眞伊于胡底且乾嘉經師刊校子集皆爲精美此書疎忽猶甚亦無有正其紕繆完歸本書宅若以熟爲孰以能爲耐以耳爲爾以境爲竟以毫爲豪以腰爲要以旅爲族以溺爲休私據古文輕移舊觀如是之類改不勝改總以宋本道藏其善處固不可改即誤處亦不能遽改謹守昔義以底眞稿傳疑傳信非由私意方琦校讀淮南有年曾爲許注異同詁四卷許注存疑二卷許注八篇徵四卷又淮南參正二十餘卷數稘以來因得見宋本道藏本劉茅諸家本知藏本最爲近古宋本之勝道藏不過什之二一也

今上龍飛建極之元年浙局欲重墨是書定刊莊本方琦曾與當局再四言之勸其得宋本景刊之否則取道藏原本以明莊本之失當局頗韙余言并思以方琦是書六卷附於後故聊以暗暑餘閒卒成是冊校其誤文敓句凡二千餘科以還夙志非以訐伯鴻之短實以歸鴻烈之眞世有同志其識之矣

三歸說

論語管氏有三歸舊注皆以爲取三姓女蓋因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巾女市女閭家附會爲娶三姓之女後人又因說苑有管仲築三歸之臺一言耍謂古娶女有築臺事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衞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其實皆非也三歸者言管仲所受之采邑也與下文官事不攝焉得儉義相引伸何以證之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又內篇云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信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晏子去管仲時不逮合觀內外篇言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桓公賞管仲三歸之言是三歸乃采邑也且明言

狐與穀以爲賞邑狐與穀皆管仲受邑之地名春秋城小穀爲管仲也穀邑即此狐穀而外無可攷或云奪伯氏駢邑三百亦其一證歸者納也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之歸左傳襄二十七年衞免餘曰惟卿備百邑管仲爲齊之上卿必於受采地之外又得三歸之地故以爲奢侈周制在外之諸侯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耶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惠氏曰小當作大）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鄭注曰三百

十五册[illegible]版

家齊下大夫之制彼疏引熊氏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邑各有其制春秋之世僭竊盛行以管仲之賢而猶不免此韓非外儲篇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儗於君皆言其食邑之多僭侈逼上甚無異辭風俗通十反篇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以晏子之辭邑形管仲之受三歸侈儉相反其以三歸爲受邑無異班氏食貨志管子以陪臣而取三歸言以陪臣之微而受邑之多故譏之也蓋三歸爲桓公所賜之邑駢邑三百爲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國語吳語寡人揕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三百家）駢邑已得三百家則孤與穀所食之邑其爲富更可知也矣荀子仲尼篇桓公立管子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尤足以徵管氏受邑之多故夫子以爲焉得儉也

管蔡非周公兄爲魯詩說攷

嘉定瞿木夫先生謂管蔡非周公兄其辭甚辨所据諸書信而有徵周公誅管蔡一事後儒俱誤以周公爲管蔡弟始以大義滅親爲辭其實周公爲兄管蔡爲弟以兄誅弟於禮亦順此千秋倫常關係信然方琦竊謂漢後諸儒之論或以管叔爲周公兄并以管蔡皆爲周公兄更有以周公次居其七皆悠謬之說不可据證惟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兩語因後儒誤解遂多異說趙岐注曰周公惟（念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孟子之注莫古於趙氏趙氏之解尙用魯詩古義而埶無以弟爲兄之論若以周公爲弟管叔爲兄則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可矣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乎先言周公知趙氏之訓爲有本也後儒不善讀古人書遂來謬說可知古人皆守古說必有師承而余以謂皆魯詩者何也列女傳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

叔處次康叔封次耼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劉向世傳魯詩列女傳所引即本之魯詩義又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南卽冄猶柟作楠）白虎通乃班氏集義班氏亦集魯詩（見馮氏三家詩疏證說）所云詩傳卽魯詩說傳也漢武榮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知申公傳受必有古說武氏世習魯詩故其武氏石室畫象第七石載文王伯邑考周王發周公旦蔡叔度　處康叔封　子載乃石有缺泐惟周

公在管蔡之前則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學故也史記管蔡世家則以周公次管叔之後蔡叔之前此必爲後人妄改何以知之史公嘗問故於孔安國安國從申公傳魯詩學者是史公爲申公再傳弟子引詩當本魯詩則此必與魯詩同且史記十男次序皆與列女傳無異惟管叔次於周公之前是定爲後儒追改太史公劉中壘班孟堅皆爲魯詩學者豈得有異且徵之孟棨治魯詩而孟氏畫象所載十男次序亦悉符合故馮勺園亦以趙岐孟子注引詩皆本魯詩是也惜魯詩亾於西晉其全書零替無可掇拾余采輯魯詩幷以昔人比例推求其誼已得二十卷矣此爲先聖倫常之序又見魯詩古義之足貴故畧著而論之

張衡思元賦且獲謫于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注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兄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後漢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李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嵇康管蔡論管蔡流言明父聖兄曾不鑑凶愚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下又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卽上文所言聖兄此皆以周公爲管蔡兄也

高誘亦爲魯詩學者翟氏引呂覽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高誘曰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此誤甚卽杜氏注左傳所本方琦謂杜氏注固誤高氏則不得謂之誤也高言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言管叔爲周公弟蔡叔乃管叔之兄其字指管叔非指周公也翟氏又云淮南氾論訓周公有殺弟之累高注云誅管蔡也而注齊俗訓則曰皆周公兄也方琦謂氾論訓乃高注本故與呂覽注同以管蔡爲周公弟亦本魯詩之說若齊俗訓乃許注本故不同不得爲高氏累也因高爲魯詩學者故又辨之

牟默人先生云管讀金縢篇有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以管叔爲羣弟之首則周公固其兄也若管叔爲兄周公亦將在羣弟之列故觀金縢書法覺詩言可信于是周公之長次亦定矣方琦謂淮南繆稱訓以武王發中子旦連稱中子卽仲子管蔡皆曰叔則爲仲之弟何疑

釋橫由

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馬氏謂由與農同引呂覽后稷爲大田注大由大農也爲證方琦按此說非也由卽說文之褎字衣部褎下云衣帶已上一曰南北曰褎東西曰廣卽與韓詩南北耕曰由東西耕曰橫之說同也韓詩橫字卽同廣一切經音義十一及二十四皆引韓詩說袤作東西曰廣臧氏鏞堂謂廣卽橫

之僞亦非也唐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引作橫被又引作廣被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橫陳之也周髀算經句廣三考工記輪人以爲部廣注廣徑也皆與橫字訓同橫是正字廣是通叚字袤與由音相同亦古今字袤从矛聲柔亦从矛聲爾雅柔兆史記作游兆是也段氏玉裁云毛傳從由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分二音說文無由字元應經三及六帖二十四引韓詩作南北曰從仍作從字方琦謂段氏謂仍改作從亦非也由與從雖一義然既云南北耕曰由則與說文南北曰袤正合後人必以由字不得其義遂謂由從通訓因据毛傳從字改之不知韓詩本義必當作由存古義也（小爾雅袤長也漢書何奴傳延袤即同此）吾以謂說文之廣袤即本之淮南淮南天文訓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一方距又云除舉廣除立表袤是亦以南北爲袤東西爲廣矣淮南之廣袤即韓詩之橫由皆周秦間相承之古義古文也史記楚世家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蒙恬築長城廣袤萬餘里西京賦考廣袤注引說文南北曰袤漢書賈捐之傳廣袤可千里尙書中候龍馬背廣袤九尺（占經一百十八引）墨子備城門篇廣九尺袤十二丈周髀算經天地之廣袤蕪城賦廣袤三墳周禮弁師釋文引劉注廣袤以冠縱說文鹽字下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皆謂一縱一橫（毛詩作衡從說文一爲東西爲南北亦一縱一橫之說）

今人習用橫縱而不知廣袤橫由之古義矣然廣袤即同周禮之廣輪大司徒欲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文選注引作輪縱也）從即南北曰從之從（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韓詩南北曰縱）與由亦合疏引馬融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儀禮既夕記廣尺輪二尺禮檀弓廣輪揜坎蓋輪取乎直（爾疋釋水直波爲徑鄭注以輪爲從荀子能以合從注從豎也）南北曰輪即南北曰經之說輪應讀如經綸之綸是廣輪者即經緯之說也攷工記國中九經九緯大戴易本命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淮南墬形訓及孔子家語並同）楚辭王注經曰縱緯曰橫說文糸部經織從絲也（依御覽補）緯織橫絲也說文解字之從橫亦即廣袤之義也又有作周袤者羽獵賦周袤數百里魏都賦經營注直行爲經周行爲營與王逸楚辭章句南北爲經東西爲營之說同蓋周行即橫行周袤亦即廣袤至廣雅釋詁緯橫也經徑也即本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西京賦薛綜注東西爲廣南北爲徑（廣雅釋詁二徑袤也以南北爲徑例之則袤即袤之譌說文南北曰袤也）則橫徑又可作廣徑釋湛然輔行記五引國語注曰東西曰廣南北曰運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即廣運玉篇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毛詩傳東西爲交斜行爲錯要之南北曰由東西曰橫與說文作南北曰袤東西曰廣此乃一縱一橫之定說（南北曰由曰袤曰從又作曰輪曰經曰徑曰運曰錯東西曰橫曰廣曰衡又作曰緯曰營曰交）然儀禮坐橫弓注南踣弓也人東西向以南北爲

横由南北爲横推之則東西亦可作從儀禮鄭注皆以東西爲從又曰于數者東西爲從故史記周本紀與諸侯約從集解云關東曰從是亦以東西爲從矣漢儒遺說固不可輕易又不可泥視者也

漢孳室文鈔二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漢孳室文鈔卷三

會稽陶方琦

孝子邢渠攷

武梁祠堂石室畫象其第三石第三層有邢渠哺父事上有渠父又前石室畫象第七石作孝子刑渠（孫叔敖碑辟患害于無刑卽形字又旣成碑惟想邢景卽形影是邢可通刑）翁覃溪謂邢渠事古今記孝行者遺之王蘭泉黃小松諸先生皆惜其無可攷余久欲引徵而未得嘗謂畫象列邢渠于栢榆之後董永之前當是西漢人無疑而劉向孝子圖宋躬孝子傳諸書久亡尟可採討今春匽伏偶讀太平御覽其四百十八卷人事部引蕭廣濟孝子傳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所記孝子皆係郡望邢渠次于杜孝之後杜孝巴郡人邢渠亦巴郡人無疑矣竊意古孝子姓名因以不沒渠父名仲益見梗槩攷蕭廣濟晉人隋志言有孝子傳十五卷所記多兩漢孝子見於御覽所引者尙有杜孝隗通（字君相）辛繕（字幼文）文讓申屠勳（字君游）宿倉舒王鷰鷂皓（字元起）伏恭（字叔齊）朱百年郭世道桑虞（字子綱）何子平施延（字君子）魏陽陳元蕭之王祥稽古闡幽并附志之御覽四百十一引蕭廣濟孝子傳五則先杜孝次邢渠文讓隗通皆相連引水經注引隗叔通楚道縣人又御覽二十七引巴郡文讓云云是杜孝隗通文讓皆巴郡則邢渠爲巴郡人尤確鑿也

尹珍爲荆州刺史在桓帝時說

後漢西南夷傳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敎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言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眞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歸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敎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竝顯又考貴州圖經云尹珍學成後歸鄉里桓帝時官至荆州刺史始知范史所云官荆州刺史卽連上文桓帝時而言之蓋珍之從許應學在前而爲荆州刺史必在桓帝之末年何以知之華陽國志言珍爲荆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竝顯攷應奉爲司隸校尉在桓帝延熹六年以後後奉以黨事迺引疾而歸則在靈帝建甯之初年旣云竝顯必其居官同時可知則珍之爲荆州刺史在桓帝末年尤無可疑後漢書南蠻傳延熹三年武陵蠻夷反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太守李肅皆奔走于是以右校令度尙爲荆州刺史（桓帝紀延熹三年荆州刺史度尙討長沙蠻平之）度尙傳作

延熹五年（馮緄傳亦同）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武陵蠻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月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復以尚爲荊州刺史九年尚卒于官是延熹三年以後爲荊州刺史者多係度尚卒于官卽卒于荊州刺史之官也然天文志言延熹七年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宗親如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皆爲賊所拘弃市又九年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弃市以是推之延熹七年度尚遷桂陽太守乃以鄧芝代之九年度尚卒于官而李隗代之尹珍之爲刺史則在度尚李隗之後矣又靈帝紀中平之年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楊璇傳靈帝時璇爲零陵太守討賊有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之此皆靈帝時之荊州刺史尹珍當又在其前故云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之末年始與華陽國志師生並顯之說并與貴州圖經桓帝時官至荊州刺史之說兩相符合也

華陽國志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安漢人其人列于馮緄以後亦在靈帝時矣

鄭易京氏學敘

漢易家有兩京房一爲楊何弟子其書不傳一卽君明吹律自定爲京氏者今世猶傳其易傳積算諸書并傳其災異飛侯之說其章句十卷見於陸氏音義李鼎祚集解及晁呂易音訓者已屬希廖如朋盍簪簪作撍剝牀以膚膚作簠大耋之嗟耋作絰劓刖作劓劊大人虎變變作辨列其夤夤作朋歸妹以須須作嬬爲瘠馬瘠作柴爲馵足馵作朱大氐古說留遺必有師授京氏自謂受於梁人焦延壽劉向校書考易說亦謂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然孟京所傳諸書時有相同漢書藝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曾爲孟氏易注當不甚遠也鄭君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故注詩禮時引伸易義多與易注不同蓋

箋詩注禮在於中年而元城注易獨在暮歲先通京易故詩禮注中所引易義於京爲近惜鄭君之注零替殆盡與京氏章句並致堙翳無可推擇今錄其二十餘科以見鄭易用京實有確據且陸績曾爲京氏之學其與鄭易同義者亦並採之以著于篇今文淵原可以演贊鄭雖後从馬融受費氏古文之學然昔人著說擇善而從往哲師承動有家法卽鄭君爻辰之義亦本京氏京氏精于樂律且嘗著周易分野一書爻律祖搆豈有殊歟遂爲鄭易京氏學一卷

鄭易馬氏學敘

劉向以中古文易校三家惟費氏經與古文合隋書經籍志

云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與漢書儒林傳所稱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者不合大抵爲費學者附益之東漢之世其學獨盛陳元鄭眾皆傳費學馬融鄭康成諸儒皆爲之注故今易乃費氏經也馬氏易傳七錄云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乃十字之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其書久佚見於釋文正義集解三書者猶可畧見馬氏之易授於鄭君吾道其東自循師訓馬鄭皆爲費氏之學立說必合惜兩書並亡尟可攷閱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故鄭君注易多遵費氏古文而解義每依馬氏當仁不讓折衷於是故鄭易爲大成而馬氏乃其先獲也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馬君解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爲用也其注无妄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明夷夷于左般謂天左旋皆與鄭氏爻辰之義相合稽述淵源必有授受遂爲鄭易馬氏學一卷

說文無妥字說

桂氏曰說文無妥字乃轉寫敓誤偏旁有之姚氏據漢王莽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謂妥即綏之古文義皆近是然从女从爪不得其解段氏以爲與安同義安者女凥於室妥者女近於手語更不辭方琦謂妥即委字也故說文不立妥字說文委下云委隨也委隨與唐扶頌之透隨衡方碑之禕隋皆同猶委蛇也詩委蛇鄭君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委曲自得即安義也士冠禮鄭君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是知委有安義且禮明堂位之綏即緌字論語之餒即餧字（說文餧飢也）左傳魯宣公名倭史記侯表引作俀爾雅棫白桵釋文桵或作楼妥委之字互相通知妥與委實一字矣委在女部不入禾部知委之从禾非禾字乃𠂹字篆形相似故誤竊謂𠂹當作矛矛古文𠂹字見本書我字下艸木下垂字作𠂹象形全形爲𠂹偏形爲𠂊妥上作爫非爪字乃反𠂊字我字下云矛古文𠂹字其我字之古文作𢦐亦从𠂊𠂹之古文𠂢亦从𠂊是委上从𠂹亦可單作𠂉古文不論反正則妥之爫當从反𠂊反𠂊即半體側形之爫字晉姜鼎緌作[illegible]曾伯霥簠作[illegible]从𥝌𥝌亦𠂹之省與委字之从𠂹者一例是委爲妥字無疑委上从𠂹不从禾亦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由變古文爲隸之際故汗簡引義雲章[illegible]爲古鞖字不知𠂹爲古垂字即假委之全文也矛既假爲兵器其彖爲剛女者柔順之物凡物過剛則猛過柔則靡剛柔交平則有舒和安順之象與威字之从戌从女同意（朱氏曰矛下云古文）

（作𢦔即戌字威从戌从女會意故說文一曰威姑也）女者陰柔無陽剛之氣威防其過猛下从女者以柔克剛之義也委防其過靡上从才者以剛克柔之義也古人制字之初必有深意以是知女部之婭字當屬之委字下爲其重文也

釋鳶

說文鳥部無鳶字鷻下引詩云匪鷻匪鳶今詩小雅四月文作匪鶉匪鳶集韻引說文亦作匪鷻匪鳶似說文本作鳶不作鳶且本有鳶篆而誤敓之也鷻下引詩匪鷻匪鳶則鳶字必連文繼鳶篆既譌作鳶遂并易其引詩之文今鷻下云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又云鳶鷙鳥也从鳥屰聲大徐本鳶下音與專切近儒段氏桂氏王氏皆以爲非改作五各切方琦謂此必不可改也大徐本雖多譌此鳶下作與專切乃正篆譌而音不譌也鳶字从弋雖弋鳶音近从弋則無從見義漢書多古字梅福傳鳶鴟遭害字作鳶又張公神碑鳶鶬勳孖乳俳佪亦作鳶急就篇鳶鵲鴟梟驚相視皇象碑本亦作鳶王氏伯申曰鳶當作鳶从鳥戈聲以閩讀若縣皮讀若環爲證又云鳶字上半與武字同體字當如鳶鶴謂鳶之从戈乃必不可易之說且與古䳒字从戈合戈本書从戈才聲戈或省作戈如鐵鐽戴𢧵之例从弋則非也方琦嘗著識古字例一篇云字有从古文相近而譌者有从篆文相混而譌者有从隸變帅書相似而譌者學者不可不知此鳶字當即鳶其必由篆文相混而譌屰字隸變作咢與戈字懸殊而篆文則屰篆作屰戈篆作戈正相似也大藏音義卷二引說文从屰作鳶開元音義从干作鳶共音緣按从屰與屰篆尤近其舊篆必作戈後人以說文不應漏鳶字遂誤認鳶篆之鶚改爲鳶字不知鷻鳶連篆許君正採用詩四月文（許書多此例）毛傳鷻雕也鳶貪殘之鳥也許君於鷻下亦云雕也鳶下云鷙鳥也正依此爲訓況今鳶下云鷙鳥也詩四月疏引說文作鳶鷙鳥也又旱麓疏亦引說文云鳶鷙鳥也一見再見信而可徵是唐人所見說文本作鳶鷙鳥不作鳶鷙鳥顧氏玉篇鳶字下云即鳶字是皆能認篆文不譌之鳶字不謂之鳶並爲之鳶蓋唐以前說文本有鶚字篆也何以明之文選鶚鶚賦李善注引說文鶚雕也此是確據（許書屰字偏旁多作咢少作屰者）廣疋多本說文釋鳥亦云鶚雕也漢書鄒陽傳不如一鶚注鶚大雕也亦依說文是說文鶚篆及鶚下說解並敓後人遂即相似之鳶篆誤改爲鳶又改鷻下引詩匪鷻匪鳶作匪鷻匪鳶轉使鳶解與李善所引又歧而鳶篆及解均誤皆後人不識古篆輕改古書所致也或曰鳶可婧作弋以夏小正鳴弋爲證或曰鳶當作雖以鴟作雖雕俗鵰爲證此皆不知說文之鳶本即鳶字字當从戈不得从弋也

泌之洋洋解

詩衡門泌之洋洋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貌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泌與毖通泉水始出泌然流也廣雅釋丘邱上有木曰秘邱王氏疏證云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丘于日逍遙束晳玄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泌秘祕通然以爲邱名說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方琦謂毛詩亦當作泌丘毛傳不以洋洋屬水解最得詩義之字篆作业與丘作丠相似韓詩外傳亦引作泌之洋洋泌字與毛同之字均誤也魯詩當作秘邱从木束晳玄居釋引作祕邱亦秘字之誤（今廣疋音下秘音祕或束晳用其音讀之字）木之魯詩也蔡中郎習魯詩碑中自應作秘邱今作泌邱乃傳寫者熟於毛傳而改之郭有道碑今所傳者乃後人摹寫之碑半出虛假雖較傳鄭所書周碑稍存古意然亦非眞跡也其以秘作泌亦復何疑蓋泌邱謂邱中有水之處秘邱則定如廣疋所云邱中有木解有水有木皆可稱廣大故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泌水解泌邱之从水卽木之毛傳也近人因以泌邱爲三家異文毛傳誤字因仍未正蓋秘祕可通泌與秘不可通漢儒師授多異不能混同也

說文宜補莘字說

今許書無莘字惟桑下引詩莘莘征夫莘古文仙云云今毛詩作駪駪征夫說文駪下云馬衆多貌然不引詩毛傳駪駪衆多也亦不單屬之馬知毛本當作侁侁毛詩多用古文三家詩多用今文侁爲古文莘爲今字也以是知作莘莘者必三家本於魯最近劉向列女傳引詩作莘莘征夫又說苑亦引作莘莘征夫劉中壘爲魯詩學故然用魯詩之莘莘也然韓詩多與魯同韓詩外傳亦引作莘莘征夫晉語亦引莘莘征夫皆今文之學也楚詞往來侁侁王逸注侁侁行聲詩曰侁侁征夫侁一作莘王叔師亦爲魯詩學者（臧氏拜經說）何不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而引毛詩之侁侁征夫（以是推之毛詩作侁侁無疑）蓋因楚詞用古文侁字故注引詩亦仍其字侁一作莘者卽其表別魯詩之義也竊謂許書不應缺莘字況桑下既見莘字又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艸部宜存此字漢碑亦時見此字郭輔碑莘莘昆嗣作莘則莘字爲今文是爲漢時通行隸字東都賦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烝徒皆用魯詩而注引毛詩傳莘莘衆多也是誤以魯詩爲毛詩矣桑下云莘古文仙卽侁字之譌字當作侁知古文作侁今文作莘之不可易也至若螽斯詵詵兮說文言部詵致言也引詩曰詵詵兮此必爲小徐采詩犾非許君原文詵訓致言與毛傳義及詩義均不合既不合矣而還引詩文無是例也毛詩亦當作侁侁本訓爲衆多字誤作詵陸氏釋文詵下云說文作鋅亦誤以莘

爲辡釋文引說文佗某者必許書引詩之文今多部既無辡字而詵下引詩又不佗辡以是知辡亦後起之字且當爲莘字之敓文莘字上从艸移於旁遂爲𨐌（集韻莘或佗𨐌）因譌而佗辡非以莘有眾多之義遂望文生義皆不合於許書之例者也莘字當補辡字不當增莘爲今文出魯詩侁爲古文出毛詩則凡眾多之義侁與莘皆具之矣又有莘之墟之莘當依說文佗姺女部姺下殷諸侯爲亂者疑姓从女先聲左氏春秋傳云商有姺邳是也呂覽本味篇又引佗有侁古今人表佗有㜪然姺爲正字莘爲今字侁爲叚借字㜪乃合姺莘二字爲文後起之字也自不明古今叚借之例則孳乳寖多難於剖劇況東漢以前多爲今文之學自劉歆杜林之徒好古文

學而古文盛行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後從賈侍中受古文之學說文一書必不盡廢今文也故曰莘字宜補

釋豐字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豐古文豐方琦按但云象形從𡴀之聲義究何屬儀禮大射儀鄭君注豐字从豆𡴀聲鄭君注三禮屢引說文此必引許君豐字舊說不能因今本說文攷去𡴀字遂謂鄭君之从豆𡴀聲亦屬無憑何也說文丯字下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古文𢀵字顧命引𢀵爲丯之籀文竊謂戴侗熊忠所見之本必勝於今本𢀵乃丯之古文𡴀必爲丯之籀文熊氏引籀文佗𢀵者乃𡴀字之誤籀文字畫多茂密然从山者取山中艸木豐滿之意其字與㒳相似說文幽隱也从山中𢆶此𡴀亦當云从山中𢀵山之中草木必茂密左右森列譬象此也詩在彼豐草即此𡴀字豐字从豆則單指豆之豐滿言儀禮鄉飲酒禮命弟子設豐注豐形似豆而卑大又大射義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謂若井鹿盧而近似豆大而卑此豐之本字本義若豐盛豐滿皆當是𡴀之本義後人借豐爲𡴀而又攷其字篆使許書有遺文鄭注爲贅說佚一字而兩書之義俱晦矣本書丯下艸盛丯丯也詩子之丯兮傳丯豐滿也小爾雅廣言丯豐也丯豐義並

通然豐乃𡴀之借字山中艸木豐滿故謂之𡴀與豆中丵獄累豐象𡴀之形者亦謂之豐一義之孳生也豐姑敦又从林作豐馬融傳豐形注林木貌山中艸木叢雜从艸从木義無一定癸亥父己鬲佗豐仍从𢀵其證也瓦當文有𢀵字瓦錢氏釋爲周之豐宮瓦以謂𢀵即聲并引鄭君大射義注爲證阮文達以爲說文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豐从𢀵聲豐亦从𢀵聲丯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同豐豐从豆𢀵𢀵皆聲凵凶爲象形凵凶與𢀵𢀵原可不相連屬故古文豐字無山亦可按方琦謂文達之言足正許書之誤然以豐上从山爲象形仍从𢀵得聲是知𢀵爲丯之古文而不知𡴀即爲丯之籀

文許書之古文豐仍从古文丰字本非婧豐宫瓦作𢍜亦从古文錢氏云𢍜卽𢀳亦非豐宫瓦作𢍜此其本字可見古人凡豐滿豐盛皆作𢍜作𡴀無有作豐者卽有叚借作豐猶不𢉩𢍜𡴀之字豆豐之从𡴀雖从籒文丰字亦以與豆閒㦸積豐滿更相似故云象形𧯷字上亦从𢍜本書云从又持𢍜𧯷从古文丰字與豐从籒文丰字一例𡴀字卽𢍜不必再云从𢍜聲是與鄭君注引作从豆曲聲尤脗合無閒故知說文豐篆象形下當補入曲聲二字義乃足丰篆下當依六書故補入古文𢍜字又依韻會改正補入籒文𡴀字文乃全此許書之所以難讀安得盡如豐字者有鄭君引文又有戴熊之能

據古本可爲左證也

釋也字

說文也女陰也象形諸家解此字多闕而不釋以爲此乃古說必有所受其實說文制字皆有形義無不可釋也女陰者坤爲女乾陽坤陰卽陰陽之陰本書云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女陰卽坤陰之謂也坤爲地地字亦从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又繫辭曰坤道成女是其證地从也以也字有屬女屬陰之義天从一从大地从土从也皆形包乎義也象形上當有从匕二字匕說文云變也从倒人指事近經傳皆以化爲之坤有化生之道故从倒人象人初生時倒出非物化之謂繫辭云此所以成變化荀爽曰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又知變化之道者虞翻曰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坤作成物虞易爲坤化成物坤具化生之義故也也字屬女屬陰卽從而制字篆應作𠃜今作乜乃篆體沿譌小易其皃从口者卽一象坤卦之始畫一或有作凵者（卝丱之類）秦石刻也尙作乜（鐘鼎款識載秦權也篆作乜）丫卽匕字之變其从一則不誤它也二字互易（如沱爲池佗爲他類）它篆尙从匕可證蓋象形者謂象坤卦之形耳說卦云坤地也故稱乎母說文曰坤地也从土从申申篆作𤰔鐘鼎文申字尙有作乙乙知也篆之从一其轉而爲口者卽此意也

瀟水有是水名說

說文潚深清也从水肅聲方琦按潚卽瀟字說文从肅之字多作肅今說文从水肅聲下敓去一曰水名四字故後儒皆以謂有湘水無瀟水自古皆然而引羅含湘中記爲證竊謂非也中山經及水經注湘水篇皆云瀟湘之浦且中山經瀟湘之浦與澧沅之風對舉沅澧爲二水則瀟湘是二水名矣余庚辰之年按試永州由永州下衡州道出瀟水一碧澄澈餘瀦瑩瀞與淸深二字適合湘中記云湘川淸照五六丈卽瀟水也土人皆謂由此二十里外卽是湘水今水經瀟水源出永州甯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注

於洞庭至三江口與淹水合瀟水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至湘口入於湘又攷舊志云營水正流出九疑山三分石世謂之瀟水西流經大陽洞至西河口與洽水合故柳子厚謂瀟水即水經及僕志之營水是也蓋瀟水受源不廣其流亦狹不比湘水廣袤數千里近日本新出太平寰宇記缺編內零陵縣下載瀟水在州西三十步源出營道縣九疑山亦曰營水至麻灘與永水合流一百四十里入湘水謂之瀟湘可證故說文於湘水下云湘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海於瀟下但記一曰水名而已許書釋水多此例今本說文書有脫簡瀟字篆在演字上演下有一曰水名四字定爲瀟字處之脫簡何也演爲長流經籍中無以演爲水名解者凡演與上濱字通演下無水名之說則演字不得有水名審矣瀟爲洽水之支流而上與湘合則說文瀟篆下必有一曰水名之說猶潏水涌出也一曰潏水名澬久雨涔資也一曰水名之例畢氏堅以瀟訓深清有湘無瀟爲解是亦以說文瀟篆無一曰水名之說遂望文而斷耳玉篇水部瀟水名廣韻二蕭下瀟水名集韻韻會瀟下亦有一曰水名四字皆本之許書也是蓋說文舊本如是而不得以淸湘解瀟湘遂謂瀟無水名也

招字說

淮南兵略訓同舟而濟江卒而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注捷疾取也捽招與杼船楚文則招必系舟楫之器說文招手評也非此義義當與橈同淮南主術訓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注橈刺船櫂船橈疑即船楫之誤小爾雅楫謂之橈招之同橈猶列子力招城關或作力翹城關是也說文趠下云或讀如掉若之掉掉若即掉招猶掉船也左成十六年傳舍之於若耶公羊作招耶蓋漢時有此語如漢書濯船郎之謂招字不必从木與七尺之橈从手同猶櫂作擢櫂作攉蘇頌曰許注淮南多叚借用字兵略乃許注本故即叚招字大氐行舟遇風必先疾行捽拔其招乃得抒引其船正與橈可制船一義相貫也昨閱近人郘亭詩鈔黃師行一篇內云上纜下招千手洶洶自注招橈屬制在橈櫓之閒沅江麻陽諸船凡下水必於諸槳前爲二招繫船首以撥灘（方琦案依此則與呂覽射其一招招爲射的招亦可以爲舟的也）雖莫君淹博必是流傳之古義正與余釋招同橈相合也連日洪江下水倚船無事妥取而釋之

招字續釋

今日聞友人張求純之言曰招形如刀因詣船首細審其形招長丈餘形如御刀値於舟前以戾制水勢招字从召召从口刀聲招之从刀直肖其形詢之舟師曰在前者曰明招在後者曰杕（淮南說林毀舟爲杕郎花字）順水放滯全恃乎此因知吾越凡

竹箄前行有木杕在前者曰箄捎（捎土音如宵即招之轉音）即此類莫君曰橈屬亦非小爾雅楫謂之橈楚辭蓀橈兮蘭旌注橈楫也橈楫在船左右殳刺甚衆與招獨繫船首者有別惟淮南主術之橈即此招字七尺之橈制舟之左右則非拼類矣高注船棹棹字亦不可改前誤信爲橈屬因據小爾雅改爲舟楫其實作棹者象桔皋之豎立于水故曰船棹主術訓爲高注故作橈兵畧訓爲許注本故作招正異文也招之制江浙閒少見并其音已失捽招之解至此而始明所以揚子雲采諸方俗之語登之輶軒也（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櫂大于橈而楫殊以作橈者面向船頭坐撥之正與此招相假）

眞人說

說文匕部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載也昔人謂六經無眞字莊列諸子始有眞人之名方琦按許君眞字之解乃依眞人而立說其說本之淮南淮南精神訓所謂眞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明白太素無爲復朴抱神以遊於天地之樊又齊俗訓曰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乎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又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知許君僊人變形登天之說即本此余嘗謂許君詁淮南在成說文解字之前說文一書多取淮南之字此亦依之爲說者也自秦漢之閒有長生不死之說遂立眞人之目隸續五君桮柈文有眞人君仙人唐公房碑亦有眞人之稱蓋至漢季而其字盛行也

中阼說

金石萃編載焦山鼎𤔲徒南中司𣞤叀宊立中凶諸家皆釋爲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翁覃溪謂此乃周家假廟祝冊之儀知右之文對中廷而言之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於中廷者承王命者也立於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一人也立於中廷者則惟

茲作器之人又引歐陽永叔釋郝敢毛伯內門立中廷謂中其廷立而祝他如戠敢穆公入右戠立中廷牧敢𨚕入右牧立中廷伯姬鼎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彤敢宰忽入右彤立中廷凡鼎彝銘用祝冊皆有立中廷文方琦謂中廷之廷當作阼其文作卧正阼字之反文古文不論反正也北立東凶尤爲阼字無疑他如伯姬鼎作中凶戠敢作中㕚龍敢作中乇邦敢三作中凶牧敢作中𠂤頌壺作中卧吳彝作中巳頌敢作中卧其文亦多係反文阼字說文阼主階也从𨸏乍聲儀禮士冠禮鄭注阼猶酢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古書或叚作胙作祚然作阼正字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伯姬鼎寰入門立中阼北鄉諫敦諫立中阼北鄉吳入門立中阼北鄉正與所命北面之說亦合）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命以出此皆足徵立阼之義且以知祝冊當在太廟之阼階蓋君立於阼階南則所命之人必北面立於中阼以承王命故曰中阼後人習于中庭之說故均說爲中庭不知說文廷朝中也庭宮中也古外朝治朝燕朝皆言廷朝中雖亦有堂階與大廟中之阼階有異古人祝冊必在太廟

禮記戴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是也若稱爲廷則不合且天子踐位入太廟涖祭曰踐阼知廟中可言阼不可言廷也白虎通嫁娶篇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誡于阼階母誡于西階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皆廟中可言阼之義寅簋天降喪不阼辥氏釋作不廷蓋此字解釋之譌已久矣

萬物之所說釋

拜經日記載杭人丁傳說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喜悅蓋至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同脫）方琦謂兌說也易通訓不宜改字上文齊乎巽即以絜齊釋之致役乎坤即以致養釋之下文勞乎坎即釋之以勞卦成言乎艮即釋之以成終成始並不改字爲訓此亦一例兌爲澤澤者萬物喜悅故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王注謂光悅萬物莫過以澤而減悅之漢上易引鄭君此注草木皆老猶以澤氣成說之成說者謂物皆成實光澤可悅也鄭以萬物屬草木草木當指百穀言上文致役乎坤集解引鄭注地氣含養使有秀實詩實發實秀論語秀而不實者有以夫說文稼下禾之秀實爲稼是秀實皆指百穀言蓋草木可養人者莫重於百穀說文穀百穀

之總名也禾下云嘉穀也鄭注謂草木皆老白虎通酉者老也許君說文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兌爲正秋之卦百穀用成物皆備足故可喜悅上文兌以說之王注建酉之月萬物成熟即此義也且易卦象震與兌對震東方春主發生兌西方秋主收成震象下其於稼也爲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爲反生謂枲豆之類戴甲而生枲豆亦五穀之類由是而推則兌之萬物屬禾稼成熟無疑秋分則兌王草木肅殺似不可言喜悅不知民以食爲天春種夏耘秋收冬藏成熟時惟歸於秋故有年曰有秋也說文年作秊穀熟也秋作秌禾穀孰也兌卦屬正秋秋字之義取象於禾

穀熟正見秋時禾穀成萬物光澤而可喜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義亦相發明故曰萬物之所說許君說文說說釋也王氏菉友謂說釋即悅懌丁氏作脫既改字爲訓又不與經義相應故不從也

釋篆文火字

說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方琦稱謂此篆當有誤或本有古文火而敓去之今篆文火字二小短豎中結體如人人即入字非也鄭志高辛氏火正祝融謂火當爲北漢書律歷志火正黎司地注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惜說文無古文火字也其云與北相似者北篆作从大氐火之古文作从中離作

儿如古文奇字之人字而又小異故與北之篆文相似也古人制字之初必据形系聯自後人傳寫譌變遂易其形許君書中篆文其爲後人誤改者亦不少矣水之篆文作𣱱云北方之行其字象衆泉㚘流中有微陽之氣也（依五行大義改正）衆泉謂四短畫微陽謂一長畫四陰一陽故曰微其篆橫之作☵象水之衆流動潀見而與坎卦之形同此火字亦當相似篆當作从象火華上炎其光四出橫之與離卦之作☲亦同其文二陽二陰其畫二陽長二陰短爲四畫陽包微陰外二豎不長不足見陽體之盛中豎不短不足見衆陽包微陰之義與州之古文佡从者結體略似耳春秋元命包云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爲火可見漢魏時其篆已譌然竊意人散二者謂析人爲二如鼎下云析木謂爿之類非謂人散二者乃从人从二小豎也字當作从正與古文从相似从人之人乃古文奇字儿非篆文儿字其象與化相類化作𠤎从一正人一到人此作二正人與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義亦合故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釋名亦曰火化也火化雖諧聲不知其形亦相類由是推之則火字之篆當作从不能如今篆文之作火也蓋四畫形當相㚘隸變作灬尚有遺意集韻火下引古文作𤆄乃古文作入（與及字同）仍是火字之中二畫下火字之从人非人乃衍文合之即

爲从字也

魯詩故訓集敘

敘曰魯詩立學官最早而毛詩爲晚出毛詩爲古文之學三家詩多今文之學也兩漢經儒許鄭最著然皆先通今文而後治古文自毛義盛傳今文寖尟逮及東晉魯武齊亾（隋書經籍志云魯詩亾于東晉劉獻詩義序亦云魯詩不過江東是江東以後已失其傳）然見于劉向列女傳班固白虎通蔡邕所書魯詩一字石經者古誼梓說高出毛公何論韓齊三家之傳自王伯厚詩攷後如范氏三家詩拾遺馮氏三家詩異文疏證陳氏三家詩遺說馬氏三家詩分輯欒有載箸端厓粗具獨魯詩散佚殆盡尟可推演晉唐以

後進引尤希未有能專爲其學者陳氏左海臧氏拜經界存其說未能該備方琦因推兩漢授受之册原及乾嘉以後經師之遺說據書明指理而董之本傳云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俱事浮邱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勿傳（文選注後漢書注皆引魯詩傳則魯詩固有傳者漢盂樂碑樂治魯詩韋君章句魯詩又有章句者）釋文敘錄言其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申公以詩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眾甚盛泊乎東漢之世賈馬之儒好治古文魯詩寖晦然後漢如李業包咸魏應劉伉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盂樂之徒後書漢碣厤厤可稽故爲魯詩授受源流攷及傳詩表一卷熹平石經魯詩爲蔡邕書隋志載一字石經

魯詩卽此本也石經淪替以後見於洪氏隸釋者僅魏風數篇及叔于田一章女曰雞八字殘缺之甚然堪珍重其中坎坎作欿欿貫女作宦女山樞作山蓲何作胡上作尙確爲今文之學故與毛本不同臧氏拜經言釋元因一切經音義所載石經寫字定爲漢石經則陸氏釋文與元應經等書凡云石經者可采定其義而類記之故爲石經魯詩攷一卷（呂氏讀詩記載董氏引石經異文雖非開成石經然不可據）魯詩之義存者實少然如中冓作中篝見於漢書晉灼注引魯詩梁騶見於文選舊注引魯詩朱紼及阮徂共見於鄭君注引魯詩陽如之何見於郭璞爾雅注引魯詩以及許君五經異義班氏白虎通所引魯說魯

訓確爲魯詩原文故爲魯詩佚文攷一卷楚元王與申公同事浮邱伯其後劉氏世傳魯詩劉向爲元王孫故其所著列女傳引詩皆與毛異是魯詩之義也其外如說苑新序別錄五經通義（上二書乃玉函山房輯存本）鴻範五行傳（左海輯本）等書所引詩字詩義皆可采錄爲劉氏魯詩學兩卷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又從盧植問魯詩（臧氏拜經謂鄭專治魯詩無爲韓詩陳氏左海謂鄭用今文之學兼通魯韓陳說是也）鄭志炅模問坊記注以是爲定姜之詩答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爲詩注更從毛本禮坊記陸氏釋文云此爲魯詩毛詩作莊姜以是知鄭君爲魯詩學盧君亦通魯詩者所云先師蓋郎馬融後漢書馬融傳融曾

注列女傳列女傳乃劉氏引魯詩義疑馬氏亦先通魯詩正不僅料木圖艸爲用今文義也鄭君云云必有所據故其箋詩中多引魯詩其一證也并疑鄭君注禮引詩文亦多魯詩故爲鄭氏魯詩學二卷高誘淮南敘云從同郡盧君受其句讀是誘爲盧植弟子故其注呂覽淮南解說詩義及引詩文多異毛本與韓亦有異而盡與魯詩合蓋誘亦從盧君受魯詩者因采呂覽淮南注中引詩文爲高氏魯詩學二卷蔡邕書熹平石經用魯詩其他著述（宋本蔡集其十卷）如獨斷琴操（孫氏輯本）月令章句（蔡雲集本）及手書碑文凡引用詩字與毛異者定爲魯詩爲蔡氏魯詩學一卷司馬遷嘗向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

公爲安國弟子乃申公之再傳弟子也（全氏祖望言之）凡史記中所引詩文詩義當本魯詩爲史公詩學攷一卷（附孔安國引詩說近時孔氏尚書注論語注孝經注皆僞本不足憑又附褚少孫史記續引詩文少孫受魯詩之學者也）班氏漢書本於史記藝文本於七畧馬遷劉向皆爲魯詩學者藝文志敘云以魯爲最近之不可謂非特識也石渠奏議皆引用經文當時盛習魯詩故白虎通義多與說苑列女傳脗合中引魯詩訓及詩傳足證皆爲魯詩無疑（陳氏恭甫駁漢書顏注所指齊詩乃齊風之詩非齊詩之學則馬氏以漢書引詩爲齊詩亦誤見也）故更爲班氏詩學攷二卷許君說文敘曰詩用毛氏然其引詩多與毛異其兼采三家無疑意者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詩於今文魯韓爲近（齊詩漢季已亡）然鼎部鼐字下獨表出之曰魯詩說鼐小鼎也又五經異義引魯詩說凡四見疑許君先通魯詩兼治韓義其書中引詩與毛異文者亦多有魯詩之義爲說文詩攷二卷（附五經異義至淮南八篇注無一引詩語故不采）爾雅是魯詩之學臧氏言之然竊謂爾雅體例與說文同說文主毛詩而兼采魯韓之文爾雅主魯詩而兼采韓毛之義自可類而別之故爲爾雅魯詩釋二卷（臧氏又謂爾雅某氏注卽樊光注其引詩皆與毛韓不合而多與列女傳諸書合者蓋魯詩也方琦又謂爾雅漢人注中引詩皆有魯詩可以別白）廣雅爲魏張揖著其引字義有出詩傳者多爲魯詩之學如釋詁蕣作寱夜也與晉灼漢書注引魯詩作中寱中夜義同釋訓坎坎作欿欿聲也與石經魯詩作欿欿同鄰鄰作轔轔聲也與楚詞王注引作轔轔同釋耶梌耶與蔡邕書碑作柲耶同如此之類不可殫述蓋揖爲魏人其時魯詩未亡揖當習魯詩所采引亦多爲魯詩義故又爲廣雅魯詩釋二卷拜經日記云王叔師楚詞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爲優故爲楚詞王注魯詩學一卷漢碑中如魯峻碑武榮碑皆言治魯詩學蔡朗碑亦云治魯詩且武氏世爲魯詩如武班碑中之哮虎皎皦皆與魯詩同武梁祠堂畫象所載周公次序在武王下在管蔡前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遺義衡方碑蓼莪作蓼儀與魯峻碑作蓼義合諱隋卽毛詩委蛇臧拜經定爲魯詩由是而推測之可以采取者亦復不少并爲漢碑詩攷一卷申公與毛公同出於荀卿之門相去當不遠傳受魯讀各有師承今文古文之學出於口授不無區別又疑近時毛詩亦非定本歷檢唐人類書字書史傳志注所引毛詩時與今本有異安知今本不有三家詩糅襍其中而荀子引詩多與魯合或者申公獨得荀卿詩學之正歟遂爲魯毛同詁述一卷齊詩早亡無可畧擇韓與魯詩皆今文之學韓詩多本於魯故文義相同班氏言魯詩爲訓故齊韓皆爲之傳安知齊韓之詩非卽本之魯詩而爲之傳說歟故今所存韓詩遺說與魯多合是其證也又爲魯韓

同誼述一卷西漢人多習魯詩陳氏（奐）謂董子賈子皆習魯詩馮氏勺圃謂揚子雲爲魯詩學他如桓寬鹽鐵論王符潛夫論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所引詩多與毛異此皆今文之學也并知羣經諸子凡兩漢傳述者亦多本之魯詩以外撿采羣書自唐而止凡有與毛本異者皆援引之以證同原爲羣書集證八卷又推乾嘉經師傳述魯詩遺義編爲魯詩通論二卷方琦閒居訓涉輒罄淺聞爲剌取佚義衍贊其說庶領神悟詩以言志心嚮往之備載遺誼以著於篇推衍支流擇撢羣蓺世有明達匡益不逮亦所跂想也

漢孳室文鈔三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漢孳室文鈔卷四

會稽陶方琦

曲禮夎拜攷

臧氏經義雜記載曲禮介者不拜謂其拜而蓌拜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釋文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盧本作蹲臧氏曰說文無夎字玉篇夊部有夎字云亦作蓌引禮記無蓌拜此引誤文廣韻亦云經典作蓌方琦案蓌拜本作夎拜玉篇故僅出夎字夎乃夋氏之譌說文夋倨也與足部蹲踞也義相通釋文云盧本作蹲是也淮南精神訓日中有踆烏高注踆古蹲字又徐廣史記注亦云踆古文蹲字山海經南

山經箕尾之山其尾踆於東海郭注亦云踆古蹲字許書無踆字義即歸之夋字下字林始出踆字云古蹲字也曲禮夎拜之夎定爲夋之誤上从艸又後人所加公羊僖三十二年傳子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于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與盧本作蹲同皆今文之學也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跋

唐釋慧琳撰大藏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依賫舊訓采輯古籍其中所包更爲富美如元應衆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雲公涅槃經音釋基師妙法蓮華經音訓皆存于內余近得見於舊家其書乃東瀛槧本前有顧處士齊之序文開成五年作又有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刻是編者爲雒京師谷白蓮社人敘列引宋高僧傳云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爲不空三藏弟子自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本貯其本於西明藏中琳以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尙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後又有日本人徵運跋云琳音一百卷南北二藏並缺惟有高麗刻本建仁藏中收之先師得此異本即爲上木已刻十餘卷不成而卒遺弟等募貲竣刻云云則是書之由來不特中土云亡即海邦亦尟有傳本古書代出賫倖球璧書中所引古籍

希見者甚衆如蔡邕石經周易劉瓛注論語鄭氏注馬融毛詩傳韓詩劉兆公穀注劉熙孟子注孫炎李巡爾雅注尙書大傳鄭氏注賈逵國語注司馬彪莊子注許叔重淮南注蕭該漢書音義曹氏郡國志括地志諡法歸藏六韜劉向典略苑蒼頡篇通俗文字林埤倉聲類韻集字統韻畧纂韻古今正字文字典說字書韻詮韻英考聲纂文桂苑珠叢往册殊訓微引極博內引許君說文及玉篇皆與今本時有同異洵足寶也余前采輯許君淮南注及韓詩遺文此中又得甚多倒覽異文盛懌過望昔阮太傅得日本佚書如羣經治要五行大義皆爲古書後出而未及是編又如孫淵如任芝田臧

拜經皆彙集異聞從釋道兩藏蒐出古籍亦衆當時若元應衆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詁訓叢集遺文寖出目爲寶藏采資無餘孽經室外集一切經音義提要亦引宋史高僧傳西明寺有釋慧琳大藏音義一百卷其書不傳深爲惋歎詎知是書近出又加什百字學韻詁識別頗精顧處士序云元應音釋尚有漏畧是書精博文華璀璨先賢之論亮非溢美乾嘉以後補散拾墜經古成編若見是書利取益密義由彼教尚稗于儒林書流異邦獲覩于今日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偁陽雜錄書後（見趙刻叢書第一集中）

趙刻偁陽雜錄章太顓先生所著也此書原名後甲集一名

躍雷館日記共二冊上冊記詩文下冊記雜事有記地記日記典禮記事記異記語記訓詁記人記物記世系記原記跋記聲韻共十三門記地四則（趙刻無）記典禮五則（趙刻無）記事二十則（趙刻缺五）記異六則（趙刻缺一）記語九則（趙刻缺一）記訓詁十六則（趙刻缺四內引聘義字尹旁達一條尚有采說文等語趙刻亦缺）記人十一則（趙刻缺二）記物八則（趙刻缺三）記世系三則（趙刻無）記原六則（趙刻缺四）記跋六則（趙刻無）記聲韻二則（趙刻全）內中宋詩中忌複字一則律詩首句失韻一則古人對法一則禰衡之禰一則黃宏達一則余不喜填詞一則今年玉羽下世一則栞川張蘭芬一則皆其上卷詩集後所附詩話十二則之內趙刻次序倒遺漏甚多乃得其殘本故爾至此以余觀之記日論脈法頗諦細記典禮諸条頗詳明而趙刻均佚又其記世系論章氏得姓之始分派之繇極爲典覈而趙刻亦缺其書原刻二冊上題山陰章大來太顓著趙刻題會稽亦非記地內有云甲午移榻躍雷近又三年凡所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堂曰何陋軒明時商謙軒燒丹處其非偁山之章可知偁陽雜錄或即出之寶齋太史所編歟太顓先生出西河毛氏之門又與方望溪諸先生游吾郡獨以好學著上冊詩文皆有見地詩賦諸文清蒼可頌余尤愛其鶴賦客星對全越水利考數篇更爲名儁先生著作當不止是即此一編刻於康熙丁酉之季傳書已匙

能傳其殘本幸矣余得其完本尤愿其傳之以爲吾郡文獻之寳

書癸巳類稿校改字論後

俞理初云余得明寫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閒詁案晁公武云許慎標淮南書首皆曰閒詁是占經用淮南許本其云閒詁猶云答難箋釋耳又得一明寫本乃作淮南鴻烈閒話閒話可說然知爲閒詁之誤及檢閣本影寫者作鴻烈人閒訓是校者從閒詁以意改之不悟其文並不在人閒訓也方琦案閒詁人閒訓固謬改即閒詁亦誤書本作閒詁也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云許慎注淮南曰閒詁郡齋讀書志謂許

標其首皆曰間詁朱蘇魏公淮南校題敘亦曰許本作間詁舊唐書藏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商詁當作間詁又嘗見宋本淮南子其繆稱題首有淮南鴻烈間詁字樣是許本必作間詁也說文閒閒隙也从門从月竊謂閒讀爲簡（釋名閒簡也）淮南許注本說皆簡質微之繆稱至要畧八篇可見間詁者簡易之詁訓也詁說文云訓詁言也爾雅有釋詁小爾雅有廣詁傳雅有釋詁詁通作故漢魏文志有魯故齊故韓故毛詩詁訓亦或作詁許君注淮南亦曰間詁即此意也其非乘間反詰之謂可知近人又有以間詰名書者則又承俞氏之誤耳

書衆經音義中大般涅槃經及妙法蓮華經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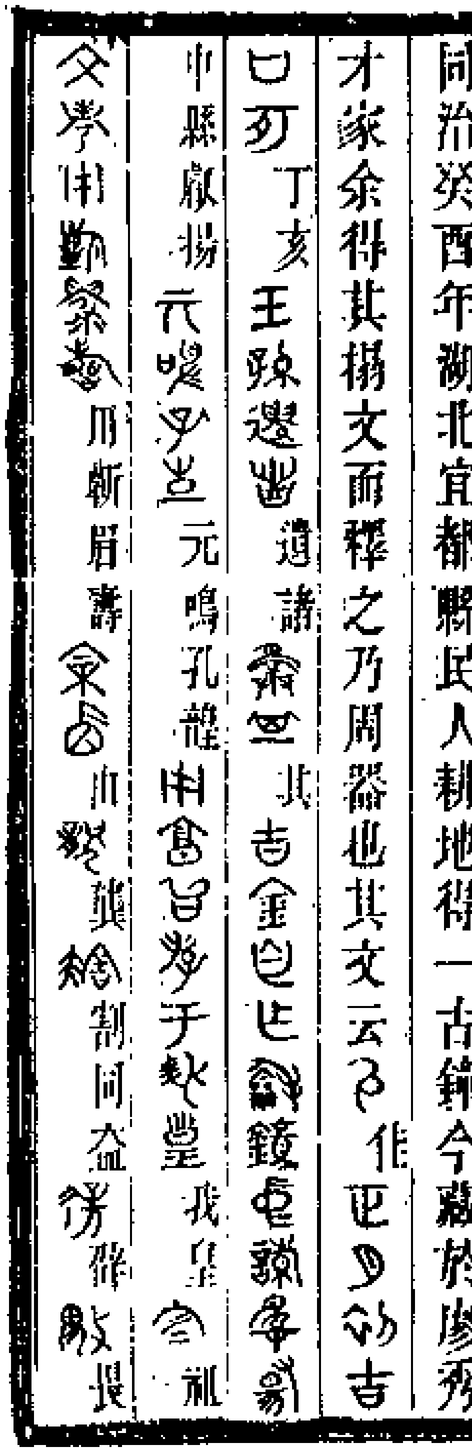
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二有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又卷六有妙法蓮華經八卷相傳皆爲釋元應所撰近余讀大藏音義知大般涅槃經音義兩卷乃釋雲公所撰雲公自敘云譬校經文素無定本雲匪量寡昧敬慕玆經遂觀說文以定字撿韻集以求音訓詁多据玉篇傳梵先賢金簡釋爲音義兩卷用爲私記云云又慧琳云雲公所製不失經意由勝諸家所音此後南本涅槃三十六卷同用此音音義依雲公所製惟陁羅尼及論梵字疏遠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譯爲正覽者詳焉又讀妙法蓮華經八卷注云沙門大乘基撰其自序云基往參詳譯大小數功發憤前修爰矜後學製元贊十卷音訓一卷贊以本論爲先有㫁資乎異典音以說文爲正微訓采于餘籍云云則是大般涅槃經音訓乃雲公撰妙法蓮華經音義乃乘基撰是二經音義非元應書也元應之書書初無自序其序乃終南太一山釋氏撰向不得其名今觀大藏音義于大般涅槃經前有題序一行云開元二十一年壬申終南太一山智炬等集是雲公乘基之音訓智炬合之于元應音義中衆經音義序首所云終南太一山釋氏即智炬也攷唐魏文志中有智炬寶林傳十卷注云姓張氏南陽人貞觀末以時攷之想即其人余乃合兩本核之音訓微有不同內所採引蒼頡字林韻書古注則皆不異益歎昔人著

述多有捃合未經釐別不知所自今得琳公大藏音義斠正其誤始知二經訓釋當與元應衆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並垂不朽即鈔書家亦當別白定其指歸同意披詳庶無殊論

衛

王孫遺諸鐘跋

同治癸酉年湖北宜都縣民人耕地得一古鐘今藏於廖秀才家余得其搨文而釋之乃周器也其文云


作
丁亥
遺
諸
其
中
殷
揚
元
鳴
孔
我
皇
祖
用
眉
壽
龔
同

[illegible]誓鍨二趩趩肅欽肅悊聖武惠于政德攻德卽政德[illegible]悊同淑于威義卽威儀誨猷誨猷卽謀猷不飤不飤闌龢鐘用匽以喜用匽以喜用樂嘉賓用樂嘉賓父兄父兄卽父兄及我朋友及我朋友余恁𠂤心延永余恁以心延永余德龢沴民人余溥旬專明于國皝二皝皝熙二熙熙萬年諆萬年無諆枼會萬孫子永口鼓之永下口乃保字鼓乃鼓字　按周時蠻夷之國皆稱王王孫不知何國之王孫遺者之者當作諸遺諸其名春秋有晉侯詭諸亦其比也中韓叡揚許子鐘亦有此文釋爲中懸叡揚竊謂縣同遠說文古文遠作𨖍右旁相似此叉从音且字汗簡引有作奓盍謂其聲宏遠而且發揚也元鳴孔鍺亦與許子鐘同此鍺字少鑪旁號叔鐘有𢽍字釋爲割義同奩𢽍乃畏字郘王鐘慹于畏儀作此𢽍字威畏假字也𣃔卽斯字趩趩石鼓文有其來趩趩疑與說文之趩字通趩趩卽翼翼與下文肅敬義亦相連𢿢卽敬字齊侯鎛鐘引敬古文有作慹者慹卽淑字誨猷卽謀猷古每某字可通說文謀下古文作𢘍从母是其證用匽以喜卽用宴以喜許子鐘釋匽作匽非也賓作賓與說文賓下之古文正合父兄之兄作甠與邾王鐘之作父甠同諸璞齋同年以甠爲兄之古文并以允下之𠑹爲古文相證是也恁說文云下齎也延延疑同逶迤卽遺宅之謂後漢書作委宅豫

乃濔字假爲彌說文彌有从土作壐者此从水耳柔卽民字叀旬卽專明皝卽數邾王鐘及許子鐘皆有皝皝趩趩之文趣與邾王鐘之趩字同許子鐘作𨑃述卽熙字之變體也枼𣪘卽會字汗簡繪下引孫彊集字作絑此鐘乃古人宴飲之所用其樂鐘銑篆皆合周禮樂鐘之舊制且與諸璞齋同年所藏邾王鐘文法多合亦攷古者之所愛翫也

商鐘有𥿋㕣釋爲利萬此枼字或亦利字之變體

倉頡篇補輯敘

孫輯倉頡篇有附本一爲初印篆字本一爲校定正字本淵如先生自敘謂因任氏幼植輯字林而作然采引楙密不若字林方琦久思補正迄未就焉近又從唐釋湛然輔行記蕭該漢書音義及惠琳大藏音義數書刺取逸文務從嚴實續爲一卷附諸孫書漢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元尙今已不傳急就一篇全書具在內皆倉頡正字卽此可以類推方琦又謂今之方言卽揚雄倉頡訓纂傳書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順續倉頡此卽倉頡訓詁參證方言之確據也

小學家蒐訓纂一篇揚雄作其體當同倉頡又載揚雄倉頡訓纂一篇卽今方言中文故方言中先列訓詁次載方言如齊人謂某楚人謂某云云與近輯倉頡篇文時有相合（陸氏釋文引倉頡篇瘌目病也吳江淮之間曰瘌今方言二瘌下亦云吳揚江淮之間或曰瘌衆經音義引倉頡篇齊東曰瘼今方言三東齊海岱之間曰瘼大藏音義引倉頡篇㾷病也東齊謂聲散曰㾷今方言六㾷下亦云東齊聲散曰㾷）疑鄒君所載方言亦皆本之揚雄倉頡訓纂匪特五百四十部多采倉頡舊文也倉頡中多古文漢後隸書盛行傳寫滋繆揚杜所傳體自謹嚴張郭解詁不免譌襍此其大畧也孫輯倉頡以說文部分條系其下觚雖衆異意若可師近覽大藏音義二十七引倉頡女部作嫿是倉頡舊書亦有部類傳疑傳信道歸蓋闕故書墜誼不絕如綫萃而編之以俟來哲

字林補逸敘

乾嘉之間好輯古書掇遺拾墜具有條理漏佚固非菆襍亦失任氏所輯字林考逸最爲完密當時惟臧氏拜經嚴氏鐵橋所輯之書足與媲美據近覽大藏音義及希麟音義玉燭寶典諸書採出任氏未列者幾及百餘字復見者不錄又附以爾雅釋文蕭該漢書音義三國志注數條補其所缺惟慧琳音義多主說文玉篇采證字林極爲尟少良可慨也竊謂汝長之書前惟倉頡後惟字林薈萃古今之文襓沿篆隸之旨後先暉映研捊其眞故唐試士以說文字林共爲一科方琦補輯倉頡以後復寫是帙庶幾爲字書凱式

韓詩遺說補敘

漢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蓋三家皆今文之學齊韓多同于魯韓尤與魯相近也嘗謂兩漢之世競習今文三家竝列學官共循師說許鄭大儒皆先受今文之學鄭從張恭祖受韓詩見于本傳許君說文解字閒存韓詩之說此其證也毛詩晚出迄今猶存今文流別世昧其義臧氏韓詩遺說一書覼句闓玉函所輯至爲覈貫陳氏樸園韓詩遺說攷卽本是書畧爲演贊方琦好爲詩今文之學嘗述魯詩歷有年所斠錄盈匧汲汲不遑自昔通儒皆罔洽古今文之學親見完書擇善而從迨及于今魯詩已亡韓詩亦佚賴乾嘉經師掇羅賸拾漢經範圍斯世猶知拜經先生所輯韓詩非經左論不以剌取前從復堂傳錄是書迺氏所刻亦此本也方琦近歲得見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希麟續音義及日本新刻玉篇零部暨杜臺卿玉燭寶典次第補輯韓詩一百五十餘條其義多臧氏未采至引書尚有互相表著者如大藏音義（二十八）引韓詩纘纘往來兒無可比附迺閱唐本玉篇其文屬于緝緝纘纘謀欲譖言之下大藏音義（七十六）引韓詩瀞清也無可比附迺閱唐本玉篇其文屬于會朝瀞明之下又如釋文引韓詩勿予禍適適數也唐本

玉篇引从言作譎釋文引韓詩歌以訛止訛諫也唐本玉篇引从辛作辞大藏音義（二十）引韓詩迺大也唐本玉篇引作乃大也大藏音義（三十一）引韓詩譌言妖言也唐本玉篇引作訛言譌言至如大藏音義（九十五）引韓詩陶變也知元應經引上帝甚陶陶變也爲韓詩義大藏音義（六十三）引韓詩娠振動于内也知元應經引大任有娠娠動也爲韓詩義大藏音義（九十九）引韓詩捊聚也知說文引原隰捊矣爲韓詩義大藏音義（六十二）引韓詩幬單帳也知爾雅郭注引抱衾與幬爲韓詩義又大藏音義（三十九）引韓詩四肢以應四時乃外傳語（三十）引韓詩擬株有深坑乃韓非子語（十四）引韓詩樞機制動之主乃周易韓康伯注文皆當翔實屏謬完歸本書如此之類不可臚舉倘獲暇日麤爲發明章闡今文璽資擇討闢諸畜德其志師承夫讀書至老不能徧古人不及見今人每念此言輙用皇然

倭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跋

日本近出古書甚多祕美谷子本尤多隋唐舊册世所尟睹余前得琳音百卷已爲寶藏茲又獲見新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系部第四百二十五至索部第四百三十一凡七部四百二十二字爲一册又言部第九十一至幸部第一百十七爲一册又第十八卷之後半分放部第二百七十一至方部

二百八十四爲一册又水部淦字至銑字爲一册共四卷後有得系部前半部爲一卷余尋繹舊文知定爲野王原本其書與通行玉篇字少文多且從此可知孫强以後增益型迹希世之寶未可多得其中所采古書皆題篇目佚希古籍賴此益宏唯攷梁書蕭子顯傳文云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愷爲子顯第二子）使更與學士刪改然則玉篇在梁時亦有刪并竄改已非野王舊帙可知况野王受勅撰玉篇表云謹當端笏擁彗以俟嘉猷又上玉篇啟云謹依條例異同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梁王顧氏依例勘定證成其說參差錯沓亦有由來今讀此書凡每字下皆先有音訓或詳或畧不禄出後多有野王案云云案下訓詁悉紀原書并其篇第凡諸博采均有依據多以倉頡說文聲類埤倉諸書爲本太宗以爲詳畧未當亦非無因蓋奉勅撰書非同私家著述可以同條共貫襍而不越疑此書尚在蕭愷刪改以前較孫强大廣益本更負乎尚已石山寺舊藏題云是書每注中有野王按語與慧琳經音及弘決外典鈔所引均合則此爲希馮原本尤可概見也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跋

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凡十卷所續皆乃因惠琳大藏音義而作也大藏音義亦名一切經音義與元應

衆經音義有異余於往歲得讀琳音百卷歎爲寶藏遂爲補輯韓詩許君淮南注倉頡篇字林埤倉聲類等書後聞東洋友人言尚有希麟所續十卷未獲披覽延晞到今近謝君茝泉於倭中購得是本舉以相詒錄爲剩取志其顛末其序云元應譔衆經音義二十五卷慧苑撰新華嚴音義一二卷雲公撰涅槃音義二卷大慈恩寺基法師撰法華音訓一卷至唐建中末有沙門惠琳撰成音義總一百卷唐梵對翻古今同異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末志年月無從攷證後覽其第五卷旃蒙歲條下有云代宗皇帝廣德三年甲辰改永泰元年二年乙巳即旃蒙歲也到今統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矣統和乃遼聖宗紀年且燕京乃遼金建都之地希麟爲遼僧無疑其時與宋太平興國相通古書未盡散亡雖經文詮釋多本琳音而內中所載字林韻集等書恒有希見傳書雅故賴以不墜數典不忘未可沒也（近覽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亦載希麟之書徇足備也）

息夫人非息嬀說

息夫人非息嬀也余閱湖北通志于漢陽祠廟下載息夫人廟云在大別桃花洞卽桃花夫人也近猶廟祀不改竊謂廟顏息夫人此古義之尚存也當時楚子爲息嬀之故而滅息是息君之身死國亡息嬀爲之也息嬀爲之不能出一死以

殉息君而靦顏從楚文以歸此失節之孽妃傾城之哲婦當時羞稱之烏足以廟祀百世下哉不知所祀者非息嬀乃息夫人也攷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此魯詩之說也劉更生頌云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云云（夫人之位亞于適妃故更生以息嬀爲適妃者是也）乃知被虜者爲息嬀殉死者爲息夫人合而一之則誤也故左氏言楚子滅息以息嬀歸先皆言息嬀後乃言文夫人而從無言息夫人者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則亦標而出之以別於息嬀自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每好以浮游無據之詞輕詆名節于百載後有志尚論者往往慨之息夫人事亦其一也况地近申息之舊壤以息夫人之視死不辱貞烈絕倫偉躅韓烈流衍故里其祀之于數千年下而不湮其義節亦

人必之不死也徐嵩曾燠所爲碑志固誤讀左氏之文以息嬀之事橫加俳薄皎皎如息夫人豈容磨涅特世無列女傳將不得昭雪豈不可慨哉至近人能讀列女傳者又不尋繹中壘之頌辭而妄以息嬀謂卽息夫人强爲解說而附會之徵特左氏與魯詩古書相鬱抑亦息夫人所不受也唐人宋之問題桃花洞息夫人廟詩云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此亦本之列女傳頌贊而已知廟祀者乃息夫人非息嬀矣始信古人讀書不肯苟且安能盡得左論皆如息夫人者一一而表纂之也

蕭廣濟孝子傳輯本敘

昔宣聖作孝經以後緯書有孝經援神契威嬉拒鉤命決雌雄圖諸篇其說未純爲世所忽吳越春秋載陳音對越王問彈生于古之孝子是三代以前亦有孝子之目漢劉向爲孝子圖不傳子世（法苑珠林四十九引劉向孝子傳凡四本）隋志載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新舊唐志同以外有徐廣孝子傳三卷王韶之（初學記引作王歆）孝子傳讚三卷鄭緝之孝子傳十卷師覺授孝子傳八卷宋躬（藝文類聚引作宗躬）孝子傳二十卷又孝子傳畧二卷唐志有虞磐佑孝子傳一卷新唐志有梁武帝孝子傳三十卷申秀孝友傳八卷又有亡名禖孝子傳二卷藝文類聚有周景式孝子傳又有孝子傳無撰名者其書皆不傳見于類書志注往往得其軼說攷蕭廣濟晉人爲輔國將軍著孝子傳十五卷余三冬閑居睿其遺文共得數十又從隋玉燭寶典得一則唐釋湛然輔行記得二則白帖得一則尤爲罕見惟輔行記引三州人一則末有云梁朝破三人離廣濟晉人何知有梁疑梁或作梁漢或作漢字相似而譌也御覽引何子平一則有云宋大明末大明乃宋武帝紀元晉至大明末相間幾十年疑原書亦有後人增入矣昔王文攷魯靈光殿賦有云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下及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列士貞女張載注云孝子若申生伯奇之類又御覽四十三引戴延

之西征記云昔魯恭家前皆圖孝子忠臣形象漢武梁祠堂畫象載孝子自聖門弟子曾閔以下及柏榆董永邢渠諸人灼著于世惟邢渠哺父考古家皆謂其事失傳不知卽出于蕭廣濟孝子傳中使其書不錄至孝姓名幾將湮沫既幸夫古籍之足徵而又喜夫古孝之可以宣闡也集爲一卷庸示甄式

委它解（沅州使院稿）

詩召南羔羊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謂行迹可從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其音讀與倭遲同詩邶風君子偕老章作委委佗佗古人凡重文皆作二此委委佗佗卽同羔羊

詩之委蛇委蛇佗本作宅許書虵字作它故御覽引借老章詩作委委蛇蛇此讀與石鼓文君子員員邋邋員斿渭應作君子員邋員邋員斿一例爾雅委委佗佗釋文引顧舍人作禕禕宅宅漢衡方碑禕隋在公禕隋即委蛇之異文臧氏拜經謂禕隋乃魯詩爾雅注多魯詩之學衡方碑之禕隋與爾雅注之引作禕宅正合其爲魯詩無疑洪氏謂禕隋乃韓詩非也詩釋文及唐慧琳大藏音義並引韓詩作逶迤許君說文解字委字下云委隨也委隨即委佗與唐扶頌之逶隨劉熊碑之委蛇皆同其作隨與魯詩作隨亦合此許君用魯詩之證也隋字碑文作隋誤應從許君作隨正字似應作嫷說文南楚之外謂好曰嫷从女隋聲借老章正形容女人容德之盛故應作嫷列子楊朱篇擇稚齒婑嫷正合然廣雅釋詁一隋好也是嫷隋亦通至隋下之古文嫷宜列于嫷下爲合莊子遺宅其貌遺宅即委宅漢書東方朔傳作遺蛇即同甘泉賦之逶蛇古書皆得通假也

侯果何晏崔憬三家易輯本敘

侯氏易說散失已久莫詳其世次李鼎祚集解及史徵口訣義恒引之蓋五代時人也（經義攷列於關朗何晏之後）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子夏易說）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意謂簪訓爲非然韓非子周人忘玉簪鹽鐵論神禹治水簪墮不綴簪雖秦漢之俗文而相承已古侯氏簪篸固括之訓亦以設喻耳烏乎訛之

何晏字栖鳳撰周易講疏隋志作十三卷北史作三卷皆已散軼矣見諸集解口訣義諸書猶足尋繹遺緒漢上易說言何晏文言注其論卦氣與鄭說同是其說何足覈驗高密古義也昔觀孔氏正義引何氏說不得其人然後漢注易何氏四人晉何晏著周易私紀二十卷宋何諲之著周易疑通五卷何胤著周易注十卷又有何襲城爲六象論已後于栖鳳後讀惠氏本義辨證引正義臨卦至于八月有凶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定爲何栖鳳之說古人先得我心并志于此

崔憬易不載於藝文志諸書故其書之卷次人之世次無可覃攷惟李鼎祚恆引之要亦不背乎師說者宋咸云前輩如虞翻崔憬之用互體京房鄭顗之用五行皆違聖人之道是其人參于漢魏名儒之間卽其恪守漢魏之易可知也第其人其書眇不可數中興書目攷李氏所採諸家崔憬繫於劉瓛何晏之後沈麟士崔覲之前至朱睦㮮所說亦同余以謂諸家特未深攷崔憬大衍之說兩引孔氏正義是其人生於五代之季而猶及見沖遠正義者也至集解所引前惟荀爽虞翻後惟何晏崔憬說爲最多故錄之爲兩卷

淮南說文補詁敘

許君絕學追爾儒宗究洞聖恉覃思稽譔接述師說最爲近古五經異義零落殆盡說文解字始一終亥共理相毋滋乳浸多淮南鴻烈閒詁已亡捊舊遺注演贊靡盡攈定八篇二注迺判完歸本書足快嗜古竊疑許君記上解詁本同證之說文必多相合何以明之特舉其凡如原道訓附㳂刻刑文選注引許注附峻也而說文亦曰附峻也假眞訓鏤之以剞劂文選注引許注剞劂曲刀也而說文正作剞剧曲刀也天文訓東方木也開元占經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而說文木下亦云冒地而生也脩務訓苗山之鋌文選注引許注鋌銅鐵樸也而說文正作鋌銅鐵璞也假眞訓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許注灑汎也而說文亦曰灑汎也天文訓不可以夷郎上屋開元占經引許注夷平也而說文亦曰夷平也說林訓非以一璞塞江也御覽引許注璞塊也而說文亦曰璞塊也泰族訓非券之所能責也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而說文亦曰券契也知許注淮南其說與說文多同有如此又如說文水部滒多汁也卽原道訓甚淖而滒之說木部梣青皮卽假眞訓梣木已青翳之說木部榑桑神木日所出也卽墜形訓榑桑在東方之說竹部篅判竹圜以盛穀也卽精神訓守其笆篅之說水部澒丹砂所化水銀也卽墜形訓秋五

百歲化爲澒之說豸部貏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卽本經訓下殺貏貐之說人部佌倠醜面也卽修務訓嫫母佌倠之說厂部厱諸治玉石卽說山訓玉待礛諸而成器之說此必許君自採注淮南之說雖不明言灼然可知也又有淮南之文與說文異而知說文所載卽許注淮南之說者如假眞訓摧藂鎛鮮卽說文鎛鱗金部鎛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天文訓秋分蔈定蔈卽說文秒禾部秒禾芒也墜形訓曰浩澤浩卽說文臭大部臭大白澤也覽冥訓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狂卽說文㞷㞷部㞷草木妄生也今許本淮南已亡可由說文以補者有如此又有淮南許注有此字而爲說文所無者如原道訓婦人不孀詩正義引許注淮南云楚人謂寡婦曰孀而說文無孀字彷徨山峽之旁文選注引許注淮南云岬山旁而說文無岬字假眞訓莫鑿于流瀷文選注引許注淮南云楚人謂水暴溢曰瀷而說文無瀷字越舼蜀艇御覽引許注舼小船而說文無舼字天文訓月死而螺蚌瘷御覽引許注淮南曰瘷減蹴也而說文無瘷字覽冥訓澤受瀷而無源者也文選注引許注淮南瀷湊漏之流也而說文無瀷字人間訓摙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淮南摙擔也而說文無摙字修務訓不待策綴而行御覽引許注淮南綴策端有鐵也而說文無綴字以說文補淮南之注亦可以淮南

之注補說文也又有淮南作此字而依說文當作彼字者如假貰訓必無餘梓依說文作櫱櫱伐木餘也天文訓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依說文作鐩鐩陽鐩也墜形訓龍淵有玉英依說文作瑛瑛玉光也時則訓令國人儺依說文作魖魖見鬼驚詞也涼風始至依說文作飄飄北風也覽冥訓偏枯之藥依說文作瘺瘺半枯也如此之類不可毛舉或當時許注之本竟有作此者矣又有若說文默忘而息也今淮南原道默然自得廣韻引淮南正作默然自得則默忘之訓與淮南注當同說文沆莽大澤也今淮南墜形曰亢澤御覽引淮南正作曰沆澤則莽沆之訓與淮南注當同至若說文中草部

引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卽時則訓芸草生之注虫部引淮南子蛧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卽氾論訓水生蛧蜽之注非特禨下引淮南王傳荆人鬼越人禨鱏下引淮南王傳伯牙鼓琴鱏魚出聽與今淮南正同也又有說文卽本淮南之義者如天文訓四丈而爲匹說文云匹四丈也說正同又欲知南北廣袤之數者說文云南北曰袤東西曰廣說正同墜形訓故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說文云禾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說文同又無角者膏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說文云無角者膏戴角者脂說正同又有許注八篇中之說與說文同者如繆稱訓猿狖之捷來措許注措刺也而說文正作簎刺也齊俗訓弱緆羅紈許注弱緆細布也而說文正作緆細布也道應訓是直聖人之糟粕耳許注糟酒滓也而說文正作糟粕酒滓也詮言訓菰飯犓馬許注菰雕胡而說文正作苽雕苽也兵略訓修鎩短鏦許注鏦小矛也而說文正作鏦短矛也人間訓以突隙之煙焚許注突竈突也而說文正作突竈突也泰族訓夫蛟龍伏寢於淵許注蛟龍屬也而說文正作蛟龍屬也要略訓一朝用三千鍾贛許注贛賜也而說文正作贛賜也如八篇爲眞許注而與說文同也有如此更有高注十三篇中其詁訓有與說文同者亦疑半爲許注如原道訓于越生

葛絺高注絺細葛與說文絺部絺細葛之說同俶眞訓澤及蚑蟯高注蚑蟲行也與說文虫部蚑蟲行也之說同天文訓音比南呂高注南任也與說文南方枝任之說同墜形訓洋水出其西北陬高注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與說文水部漾出隴西狟道東至武都爲漢之說同時則訓食麥與羊高注麥金也與說文麥金之說同覽冥訓虎豹襲穴而不敢咆高注咆嗥也與說文口部咆嗥之說同精神訓夫有夏后氏之璜者高注璜半璧也與說文玉部半璧曰璜之說同本經訓直道夷險高注夷平也與說文夷平之說同主術訓黼黻文章高注白與黑爲黼青與黑爲黻與說文黼白與

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之說同氾論訓負扆而朝諸侯高注扆戶牖之間與說文戶牖之間謂之扆之說同說山訓冠錙銖之冠高注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與說文錙六銖也錘八銖也之說同說林訓心所欲鐘毀爲鐸高注鐸木鈴也與說文鐸木鈴也之說同修務訓曳齊紈高注紈素也與說文紈素之說同此十三篇與說文訓同者不能悉數要不無羼入之處非若原道訓高注八尺曰仞與覽冥訓高注七尺曰仞先後說違以說文伸臂一尋八尺推之知八尺者乃許注而非高注矣墜形訓高注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與時則訓高注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先後說殊以說文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推之知在木在地乃許注而非高注故淮南閒詁書雖遺佚茲據舊輯許注佐以八篇復爲援採說文備其訓義使汝南之書與濮陽並峙不至肴亂雜厠千載沈晦亦云幸矣今復逭暑邢上參攷是書蒐其詁說都爲八卷引伸觸類靡不綜萃冀有達者理而正之

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

漢儒之易自田何後莫古於施孟梁邱之學許氏稱易孟氏蓋宗孟氏之學者也後儒疑爲所稱孟氏其文多異而不知此爲孟氏古文之易也說文解字自敘曰所稱易孟氏詩毛氏書孔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蓋謂全書發

揮多合頡籀古文因取經之作古文者證之易其一耳如乾卦夕惕若厲惕作愓厲作夤亢龍有悔亢作忼屯卦乘馬班如班作驙泣血漣如漣作㥨蒙卦再三瀆瀆作黷以往吝吝作遴小畜車說輹作輿說輹履卦履虎尾愬愬終吉作履虎尾虩虩恐懼終吉泰卦包荒作包巟噬嗑卦噬乾胏作噬𩚁大畜卦童牛之牿作告習坎祗既平祗作禔離卦日昃之離作𣅡百穀草木麗乎土作蘺突如突作𠫓恆卦振恆作搘晉卦作𣈆明夷用拯馬壯吉拯作抍睽卦其牛掣作觢其人天且劓作𠜾損卦已事遄往作㠯事夬卦其行次且作趑趄姤卦繫於金柅作檷升卦允升大吉作䡝升困卦困于臲卼作𡴘𣏤革水火相息作熄其文蔚也作斐鼎卦亨飪也作䰞餁豐卦豐其屋作寷巽卦作顨既濟繻有衣袽作需有衣絮繫辭夫乾確然作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庖作虙服牛乘馬服作犕重門擊柝作㯼天地絪縕作壹壺雜而不越作䢒說卦爲的顙的作馰之類雖系許君謹守笘文而出於孟氏古文之易者不少今攷釋文所引孟氏易異文甚夥其云說文作某者皆說文用孟氏古文之易也惟釋文闚其无人引孟作窒而說文曰窒塞也咸其輔頰舌釋文引孟作俠而說文曰俠俜也損卦懲忿窒欲釋文引孟作浴而說文曰浴洒身也並不援易說至于豐日中則昃說文作𣅡釋文曰孟作

稷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說文作虙釋文云孟作伏晉卦之晉說文作晉釋文曰孟作齊晁氏云齊古文似許君引易未必盡出孟氏古文又如惕之作鍚班之作驙麗之作讜多有羼繆未可盡信至若用拚馬壯吉乃于夏傳褆既平乃京氏易說升乃施犨本知許君所採亦不盡出孟氏如引詩主毛公而雜采三家引書主孔氏而雜采歐陽之類無足怪也要之許氏所見乃孟氏古文之易偶爾採證必取古文而不妄相改閒有異者亦由傳本之異同古人恪守師說不可及也猶如鄭氏解易多用費氏古文後儒譏其好改字抑何慎也漢儒去古未遠所見多古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非如

後儒習見嚮壁虛造之說反謂古人好奇標異輕竄經文豈可概矣漢儒說經莫純于許鄭故並論之

兩漢經儒表敘

夫自嬴秦燹詩書坑術士六蓺經傳繇茲殘落一二守古之儒竄伏巖谷之閒漢之興也叔孫通陸賈之流緣飾學術導啟宗風其後言易自淄川田何而有施孟梁邱京費高氏之學言書自濟南伏生而有歐陽今文安國古文之學言詩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而又有毛氏之學言禮則魯高堂生而又有后倉大小戴之學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而又有嚴顏公羊瑕邱穀梁及左氏之學文景以還著之功令勸數崇教興化勵賢賢良文學博士弟子鶯響集景勳稱家法儒林演贊傳為極盛夾或厠之世及之末附之別傳之內抑或道毋縣曖不絕如縷姓氏堙沒絕業茂攻降至亡新偽虐禮樂斯崩墳典剗缺經士蒙禍光武嗣興干戈一定首崇經誼一時服儒冠稱先生者濟萃闕下嗣是通論有虎之觀參校蘭臺祕書稽式古典廣業甄微其始有范升杜林鄭興衛宏之徒其後有馬融賈逵盧植服虔之儒齊鑣並斐振灼今古求學箋序依授門牆各以千數選為高能而高密為羣儒大宗汶長為小學元上五經之道賴以不隳蓋考之元始以前經傳漸益熹平以還章句紛若後世經師都

于兩漢通經名家津原可溯以及文學份份述作犇連拔蘇咸有本元今錄為表雖淺業墨守恩聞與務凡聚傳經概著于篇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永元鐎斗

光緒九年六月興山縣東邱氏田中掘得漢永元鐎斗其文云永元十五年堂狼造今尺厚一分高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口徑六寸七分底徑五寸七分周口有幅廣八分奇去左六分有環環徑六分自環有帶繞底至右去右六分有柄已殘其存者長九分廣八分厚五分案許書金部鐎斗也史記李廣列傳孟康注云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以銅爲之埤倉鐎温器有枋斗似銚今據拓本口徑修于底徑柄已徑缺確是鐎斗爲漢時軍中行釜其款識云永元十五年堂狼造案器爲堂狼縣所造積古齋款識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洗又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魚鷺洗二器其徑皆廣于此章和尤大然無柄故是洗也華陽國志堂螂屬朱提郡云因山名也宋書州郡志甯州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積漢書郡國志有朱提無堂狼蓋省并矣此器後章和二十餘年前漢安七十餘年是堂狼尚未省入朱提也年字作秊與積古載永建朱提洗作秊器同此爲漢隸變篆之正體狼作狠與章和作狠均異造字僅辵旁小異皆未有分意筠清館金文亦有陵陽殿漢器之紀年繫地由來舊矣

賈太傅井專攷

光緒紀元之歲新建夏糧儲重建賈公祠新其構宇魏然奐然其祠之後傳有舊井志言即賈公井尚有太傅石牀及手植二柑柑早槁無存檻石牀猶在其井亦圮窪恐其湮沫因而浚之得專四五方質狀堅早爲漢無疑其文有大吉大吉永寶宜子孫諸字似篆似隸古意疏落夏公制其一爲硯踈丹皆廣文得其半以貽余亦制爲硯大吉二字皆完好一面僅宜子字下缺安古不紀元但書甲子漢成文景之間始有其制此專在漢成以前故無紀元之字太傅至今幾二千年摩挲古物洵可寶貴較之五鳳黃龍尤出其先幸爲藏之毋磨毋磷

漢孶室文鈔四　終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漢學室文鈔補遺

會稽陶方琦

復孫仲容同年書

舍弟反里獲披教言兼寄家刻兩種皆表襮絕詣崚軼古碣參撢之餘綦佩厚誼遙聞大鳳闓南搏志箸述侍高堂之暇襃寫經幃之記注一第何重千秋有人近時鄉數頗多好古不乏流傳宋槧稗販瀛耆已覺風尙漸敦漢經亙覩然茂齡碩學粹然著作如足下者誠未敢別許也尊箸金文拾遺周官長箋必傳之書嘗深企備倘禮堂寫定稿以先睹爲快倭域近出古書尤多卷本慧琳大藏音義以外尙有希麟續一切經音義皆稱寶藏足供剌取又見卷本玉篇零部碻爲野王原書采引古編倍蓰今冊强恤所增可尋其迹此外如玉燭寶典內經太素異書迭顯每望刊流海外搜求亮繳巨晴琦閒居善憂誦書匙暇重檢昔業大半荒蕪雖屬鮮氏之生絕無追擊之想亙述羨獎胡至於斯讀禮兩朞惟校大戴爵詩鄭易斷得盧牟專室咫聞殊無多異近成者爲蕭廣濟孝子傳一卷倉頡篇補輯兩卷許君年表一卷韓詩遺說補一卷字林補逸一卷皆瑣屑訓詁粗疏捋音不得以質箸家未敢自信也金文涉獵本陋攷殺尤疏薛阮吳三家箸有理董莞穴所闚虛勞下問兩楅之書說字恒繆非逢巨識未判荷

淹据商周金器之文補汝長說解之闕此乃絕學惟仲高明初涼之候尙有鄂行不盡之意但增交緐

致劉叔俛孝廉書

奉誦大箸淵懿名通漢學師承德門家法傾企之私有殊恆等乾嘉而後經學皆萃於江右嘉定高郵儀徵寶應陽湖武進鉅儒迭出一代經術倚爲盛衰留衍至今餘芬未沫弟僻處孤陬聞道已晏西河南江先達寡繼早年剽竊詞藻汩沒人事辛壬之劫存籍蕩焉往歲所述鄭易魯詩二種迄今無存見世人無爲鄭易作疏者發憤爲之區分十類折衷一是博思高密之義力闢皐聞之說治之十年僅得數類至於爵詩攷贊未盡採遺拾墜比勘宜精藝文以爲近是郎中壘七略之言中郎書於熹平有石經一字之本今文統括先河依溯閣下刱年碩學夙所推崇倘有以撰余先路用祛未痛有徵必信曷任盼企方琦頓首

淮南許注異同詁續補跋

鄂中刻補遺一卷後又獲見日本近出古書數種如唐人卷本玉篇零部三冊又續出絲部一冊及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一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重得淮南許詁如此始知異書迭顯嚮學靡止再有續聞必勤斠錄前閱畢氏關中金石記云唐人有史崇道藏一切經音義引據古書亦稱博雅

尙書攷後迄未刊行世無其書知者幷疑僞假以緜帙前緣繙帑餘暇續撰開詁力歸完書竝世學者當有同志甲申秋日陶方琦跋於郡齋之雙禪隋室

跋孫步升輯京氏易章句後

京氏長於飛伏世應之學故其書不純所傳易傳三卷疑即錯卦逆刺占災異之書也漢藝文志京易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略見於僧一行李鼎祚諸書然散佚已久單詞子義存者希寥陸氏釋文所載盡僃剟篋瑞頤大經諸訓皆與易文互異師承解延各收類室言易家所不廢也朱氏經義考亦採釋文言京易者數十則茲步升先

生輯爲一卷纖屑不遺抉微匡墜有裨易學所採釋文外晁氏說居多琦謂釋文所採皆係京氏章句舊本蓋隋志獨載此書故元朗猶及見之惟京易以八宮爲序蓋以八純卦變六十四卦者也今釋文於每卦下引某宮某卦如屯下曰坎宮三世卦蒙下曰離宮四世卦需下曰坤宮游魂卦之類必是京易章句舊本陸氏特引其說耳似當補入於每卦下以存京易章句之舊兼以快好古者之嗜爾

書曹娥廟碑後

曹娥之廟在會稽縣治之東漢季迄今二千餘年古孝巍巍萬禩不沫度尙之碑中郎之贊香風有靈馥芬菉永夫至性繇亙詎籍文字盛德照耀至行通神煥往昭來厥義無二方琦於庚辰之歲試臨岳郡地有羅娘廟者邑人稱之旋考志乘詠歎不足羅娘之父爲秦鐵官運鐵毀舟淪於洞庭羅娘悲號根於至性求尸不得亦隨休死白雲英族靈氣盤亙土人肸蠁以答昔嫩陸賈使粵反爲銅鼓藏之邑書非偉無稽不傳於世此何謂哉竊以羅娘之事在娥之先年更五百孝行一轍曹娥越祀羅娘楚祝沈懿流衍各雖磨泯日月所照莫不欽仰而越廟一碑轉足千古不籍文字吾斯未信

論語孔注辨僞跋

西雝先生著書極富癸坳以後大半淪謝僞孔流傳尙書孝

經兩注以外尙有論語舊傳先生焯識闢審詗發摩遺斥爲僞書小儒咋舌精心确證足繼前修昔又見先生未刊之書爲說文古本攷五卷傳錄未竟近無是書世有其人或墨之板使知先生經學小學竝極精深光明越間庶幾未替往歲惲嶽耘觀察彙刻叢編琦以是冊及張氏易緯畧義報之邪張宗風各得墜緒文字有闕或在是與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屬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非祭典也遂用羊饋而去其芰閣子曰屈建非禮矣昔文王嗜昌歜武王薦於廟匪謂

其綳也蓋其孝思之旁皇無閒於存沒故必求其生平所嗜之物而薦之僅僅而能薦其所嗜亦孝子之痛心者也今屈建以謂非祭典而去之毅然特恐其違於禮耳不知未能非禮而先己非孝且非禮事小非孝事大此則子木所不知也其言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一芰也而亦非珍異一嗜芰也而亦非陳庶侈夫子曰祭欲其豐又曰春秋薦其時食誠無一非孝親之心追之也乃生既不能盡歡而沒又不能薦其區區之所嗜尚可謂之違而合道哉倚相之譽要不過南人之見耳

論里克

優施飲里克酒夜半召與語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成陶子曰里克弒君之罪人也人皆知其殺奚齊殺卓子而不知其殺申生者亦里克也向使聞優施之謀即當力諍於朝諍不從即當規申生以行申生行矣即不得爲太子猶不至爲身名俱裂之人况當時獻公所畏者里克一人耳里克不從則獻公必不能殺申生獻公欲殺申生必先殺里克里克一日不殺即申生一日不死是申生之死死於里克求自免之一言也故余謂殺申生之罪歸之者驪姬主之者獻公而成之者實里克也至於求中立自免而卒不免宜哉

讀蘇子孫武論

蘇子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于敵國患在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吾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憂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陶子曰誠哉千古之至論也夫天下有治而必有亂者時勢之常也天下紛紛寇賊並起天

子於是設將帥以討之寇賊日多將帥亦日多是將帥乃寇賊之助而成者也將帥藉寇賊之勢而功業日隆爵位日崇父子兄弟宗族交游日益光寵則是寇賊者天子之所讎而將帥之所德者也然將帥亦豈眞德寇賊特恐寇賊一平則功業不日隆爵位不日崇父子兄弟宗族交游不日益光寵一日有寇賊即一日有將帥將帥寇賊交相爲重遂有遷延觀望不欲速平者則豈非天子讎之而將帥德之耶或曰將帥即速平寇賊天子豈即廢之其不速平者乃困於勢耳余曰使其困於勢天下未有不諒之者余之言爲難諒者而發也吾恐天子之於將帥也今日復一城而秩加焉明日克一

邑而秩加焉天子不惜降其至厚之恩至崇之爵以鼓激其意似爲將帥者宜痛憤激發以効馳驅如賈剛侯之破赤眉郭汾陽之平吐蕃岳忠武之直抵黃龍城斯能功銘旗常而不愧忠貫日月而不渝何至於坐擁重兵徒爲耀威邀賚之計而實無速弭禍亂之心哉今夫瘍醫之治壅也其初壅不甚潰也自遇瘍醫而潰益甚非瘍醫之樂其潰也非潰而平之不足以見功已潰而速平之亦不足以見功必需時已久償利已飫而始爲平之彼患壅者亦聽之而莫能誰何嗚呼今之所謂將帥者皆祖瘍醫之故技者也

鄭雅序

漢儒說經精且宏者莫過於鄭氏鄭氏爲季漢大儒其說悉有所本且訓詁亦惟鄭最醕而鄭氏不自成一書如許氏說文類亦欠事也余服膺鄭學有年凡於鄭氏詩箋三禮以及易注易緯書注書傳等刪其說粹美者悉爲撢取鄭氏注書雖眾亡者亦甚其存於今者節而載之目爲鄭雅而已攷詩序曰雅正也鄭雅南箋亦曰雅正也說文疋字注曰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按疋从止正亦从止止而不過乎則謂之雅也昔周公作爾雅後賢增成其義遂爲解經之首枕其後孔鮒小雅張揖廣雅相沿繼作無盭古義降而至於埤雅駢雅通雅遂漫而無稽竊謂子所雅言孔安

十五册[illegible]

國曰正言也惟聖賢爲能立言言至於訓詁亦末矣而本存乎其間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文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肄業之士命習隸書爾雅國語三蒼說文字林通者爲第古者小學所教不過雅言故說未有不尋其末而能探其本者今則競汨於程文習聞鄉壁虛造之言而聖經賢傳未知討論無怪乎俗學熾而雅道蕪也劉熙釋爾雅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余觀鄭氏之說經皆近言也皆正言也鄭洵無愧於雅也哉會稽陶方琦序

吳鳳皇磚考

此專乃豕州丞宦游金陵出之廢壘者也專質矼厚叩之礐然專之正面磨爲胡盧形其右背文爲鳳皇二年絕無殘缺左背專文鈷落字迹盡漫漶弟三字作半㠯形蓋譌失久矣字體在篆隸間結構謹嚴篆意居多孫吳去漢未遠尙有籀斯遺矱片碣斷坏竝足崇寶吳志孫皓改元凡七建衡以後卽爲鳳皇志言鳳皇二年封涯陽爲魯安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卽此時也金陵吳時曰建業本爲吳故都地故舊物時出信而有徵矣皇字俗書作凰此作皇與說文从自从王合二字兩畫齊竝猶見古意其左背弟三字半如㠯形者疑卽師字半體如擘綮室中所載吳蜀師專以

謂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專兼有吳永安三年蜀師作者永安去鳳皇時未遠或皆出蜀師所制與書之以詒金石家采

書左海經辨後

恭甫先生出儀徵阮文達門其爲學皆樸實致密當時臧在東王伯申庶其匹也先生嫻與海嶠爭長中原嘉道間經師悉然類首左海文集中如經郛條例等篇說經鏘鏘於許鄭之學浣瀣一氣也許鄭到今二千餘年絕學昌明於斯爲盛然漢學流弊至瑣屑無用先生說禮經之作炯體達用蔚爲儒宗金壇段氏謂先生人品經術不作第二流人旨哉方

琦二十歲前好詞章繼又爲考證之學僻嗜陽湖孫氏高郵王氏之學至先生而三矣竊嘆當世學疏者每託宋人心性之說以自文其淺陋才儁者又避入西人機械之學以自鳴其高深要之實事求是莫如窮經讀先生書道在是矣此冊爲汪孟慈龔定盦諸人校志傳書於後識宗嚮云

用九見羣龍无首說

凡筮法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鄭氏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余謂此所云占者卽用義也用說文曰可施行也此言用者乃占此爻而施行之易傳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陽數始於一壯於七究於九三畫而成乾凡古者卽用乎此七爲少陽質而不變九爲老陽爻而從變老陽數九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也九者究也究之爲言終也總六爻之終而變之故曰用九也古人釋義訓必兼音說文釋名多此例羣龍者卽六爻之乾彖也初爲潛龍二爲見龍三爲乾坤四爲躍淵皆伏龍象五爲飛龍上爲亢龍見者形也鄭注易傳云形猶見也見羣龍者卽鄭氏所謂六爻皆體龍也何謂无首无釋文謂易內皆作此字奇字無也首之爲言終也周易玩辭曰凡卦以初爻爲趾爲尾終爻爲首形至首而終也易中首字皆訓作終故比之无首謂无所終用

九之尤首則以六龍盡變而不見其終也故曰首終也卽究義也羣龍雖見而不見其終陽而根陰也況乾之六爻盡變則爲坤乾皆體陽陽爲陰所包而外　不見內則含焉是高明柔克之義也故曰吉特以乾坤二爻皆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爲發其凡葉氏佩蓀用九用六說其言九者爲陽數之終與余說頗合凡其所言悉勿錄後人並觀則得之

致孫彥清同年書

逖聞十旬望眼欲穿比過娛園風瀟雨晦中得故人之嗣音循誦數四屛體歡踊轉狹情修詞斐文枅既紉且感珍於拱璧以弟之不才質遂命麫而荷兄之篤愛逾於骨肉卽修阻

千里而郵書甫至懃懃諄諄情誼隆縟嗟乎兄乃眞知我者也目弟爲知己弟烏能當之哉弟賦姿魯於兄程力又弱於兄每一月讀間發羸疾所脊悠忽又適然驚乎曙不寐恒擘衣起抵脊必脊膂盡始有倦意亦自知過苦然樂此不爲疲也來書云手披口誦繼日以夜以兄軼羣之才猶不廢磨鑪至負蝜之勤運蹇騾之努策曷足道乎書中又述孝達師相勗之意類矜浮脆期以遠大艮師益友之敦愛何以堪此兄遠遊已兩春故園倫好漂若墜蔕樽烏偶萃每念及兄輒邑邑不怡勉師亦數數道之兄之不歸志堅且遠矣若徒爲搏戰地則鷹隼奮翼風雲自生吾輩不患無富貴但患富貴逼

人來耳兄之俊才一瞬而班春關値承明亦易易事胡自苦乃爾也然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丈夫志在四方安能鬱鬱鉛槧作牖下蠹乎弟長饑來驅日欲出走第皠首之親滫瀡誰慰堙腐遠志亦命也夫繼念飲啄素定祇宜食貧至於侍娛之餘不廢簡冊錠獵諸子騖廣而荒反事專經譬有所得說經之編積至盈寸暇稽史籍稍知源流區區千秋之志不容自解要惟與兄共勵之去冬丞伯師書來頗以絕學見許而亦以過勞爲慮同志相愛令人心惙惙耳雲門仲夔齋壽頗勤雲門致書則云彥清客汝足下居越天涯知己大半寥落淒鬱之語弟不忍聞亦不忍遽也然鍾情之徒多在我輩不令其日聚而令其散之四方蒼蒼之意謂之何哉兄居臨安游躅之記與後侶之選兩者孰勝故鄉窮居每得遠道音問如讀異書恐其速竟一覽不敢盡偶遇勝事輒躍然喜咀味不置亮亦同此心耳勉思飲食教迪久而益摯日坐春風并不知暢遂之樂眉叔幼眉亦時晤見近晤子宜孺交頗密昔亦知子宜爲才士今接其性情文字臭味都合悠悠當世無其倫也嗚呼琦局處一鄉不獲盡交海內奇士然故里之英流悉得磐辟酬唱非惟嚶鳴之樂事抑亦吾道之光也昨見午郎云五日內發竹報蹙蹙不足視敘嵩雲杏靄時翹惠音旅中諸維爲學自重強飯用備臨穎無任神往

湘麋館詞序

湘麋者余舊填詞館名也少好倚聲竊以古之儒者安絃操縵斯須不去禮樂後世禮經存而日佚樂經廢而遂亡遘弄津逮權輿於樂詞者樂府支流樂府之原本之詩三百篇而衍乎離騷九章九歌音節嬗緩厭瘞委宛抑揚其聲廖羽相和祖構於是又好續蘭許君說文蘭香草也鄭君周易繫辭注亦曰蘭香草蘭出楚澤多生汀渚閒竊謂美人香草指託興感生於小雅之悱惻協以大雅之和平觸撥如志斯得之爾中山經云洞庭之山生蘪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水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說文湘出零陵陽海山

北入江水經注曰湘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灘水北則湘川東北流是也昔嘗讀湘夫人篇云麋何處乎庭中麋者澤獸（周禮鄭注）水濱豐草開麗行旅旅適其性也系之庭中失其性矣屈大夫行吟澤畔反以自喻或云即太元經庭有麋注麋草心之說是以蘪爲麋未是蘪蕪澤草此蘪乃澤獸也說文云麋鹿屬顏注急就篇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然麋古與湄通詩巧言居河之麋傳曰水草交謂之麋即爾雅說文水草交爲湄也鐘鼎文多借麋爲眉（荀子非相伊尹無須麋亦借麋爲眉）湄作麋者省形存聲之例毛傳又於詩蒹葭在水之湄則云湄水隒與爾雅谷者溦義同故爾雅釋文云湄本又作溦（廣雅云湄厓也）又揚子

雲酒箴居井之眉釋文湄眉也似眉又可通省作眉但作溦作眉又通叚引伸之說故湘麋或云湘湄也余頻年以來覗學楚南學湘波涉洞庭溯承灘之流汎澧沅之川蘭芷繽紛璠琚琤琮雨晨月夕上下清湘徵嘯餘蕤勝引容裔山水清音託之餘緒則此詞也以記清遊之初恍兼志館名之朕兆而尙欲以意內言外之指求合乎楚辭而不敢離其本誼也

書方希古豫讓論後

方子曰豫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再四極諫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陶子曰方子責之兩當矣而惜其未能抉豫讓之隱衷也夫豫讓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豫讓不能死雖不能死而心實有媿之媿之而未有以釋之也於是因智伯之亡而死之其死智氏也人謂其報智伯之讎也而不知正以釋其不死范中行氏之媿也夫君臣之大義有定既委贄而事之而猶論區區報施之見忠義之士固如是乎眾人遇之而眾人報之國士遇之而國士報之此戰國策無恥之談自好猶不爲而謂讓略知大義者爲之乎大抵襄子之責直中其愧心而因以眾人國士之言自解出于不得已耳余嘗覩

天下士矣當其匡居論出處大節聲情慷慨懍懍無可犯時日攘臂自命必爲義烈士及臨大事潰認畏縮甘受人辱非既過而悔生自怨自艾以贖晚蓋其愆逮變故者至仍蹈故轍支素之瑣論者棄之若讓者始雖不死范中行氏而末乃能死智氏其死智氏即其不死范中行氏之愧心激而成也推讓之意極欲以一死而兩釋其愧故報智伯之仇屢折而不變君子憐其志而未嘗不許其烈許其烈於殉節實許其烈於補過耳不然報仇密舉也而讓乃屢敗遇仇戒心也而襄子乃屢釋蓋讓原不專欲殺襄子第欲以一死而兩釋其愧襄子陰諭之而末乃顯言之以成其志讓苟愧心不堅幾

爲襄子所斃未有不蹈不死范中行氏之舊轍矣若徒以譏不極諫智伯質其非國士是猶未悉補過之隱衷而第以成敗論人者耳

書秋原公家傳後

此支祖尙白公譔傳也吾族之譜始於克齋公成於文簡公厥後虎溪公及尙白公皆續纂之尙白公後補緝者惟笙村先生及先大父義人公云秋原公爲尙白公之父尙白公生有殊稟五齡傷秋原公幼時有天台道士一見奇之曰此霍山童子也因授以入定覲中之訣康熙辛亥訪道玉壽壇遇子方徐先生得祕奥以內丹將成期辟穀改號赤山道人又聞洞庭山有異人訪求歷數霜母祁太孺人要之命公伯兄鹿隱公徧蹟山谷偕歸歸後旋補弟子員壬子領鄉薦丙辰成進士授蠡吾令此傳尙仕蠡吾回籍時所作故傳末祇言贈文林郎云治蠡吾有殊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棘棘不阿又奉命巡閱兩淮鹽漕鋭志振厲寖中蜚語遂罷歸僉謂尙白公之炎貴悉係秋原公累祀隱德所致秋原公父愚溪公勇於爲義且斂給善屬文與石貲石梁公遊海內無不知有陶季子者甲子後鬱鬱栖屖卜築鏡水湄盤池蒔圃曰漚谷嘯詠以終秋原公侍遊備盡色孝手冊中所載生日一詩略見遊末秋原公前有賢父後有令子非清福卓適者能之予論者謂秋原公遭甲申之變遂自晦目遺民殆與唐之司空圖宋之眞山民等蓋秋原公稟性神禪且係累世顯宦故以韜采全其眞廢社息機何殊書義熙之甲子庶柴桑之亮節足以繼武者與秋原公著林淵賦而未逮授鐫頗殘淪没後裔論守汔無片羽此山居詩冊琦與從弟在新族姪崇勳得於吳興氏爲之歛新累夕其詩境冲淡書體遒古固曠世而希睹惟數百年先世之物迭際滄桑變局而猶得作碩果晨星之懸彰躋幸已琦雖與秋原公誼爲族祖而先護之仰手澤斑然或者清德之潛耀有神物撝呵之乎不然人易世疏而尙獲寶此遺冊不可謂非奇緣也辛未五月二日方琦敘

書諸某事

古人云得鉅富炎貴莫如得一賢子孫余謂得重災酷禍莫如得一不肖子孫其小者傾身家其大者滅裂先世之德暴彰前人之惡而使人人指爲某氏子某氏孫不諱其敗類而反誚其詭謀傳家之非正豈不痛哉以予所聞莫如諸氏子諸氏家素封累世無顯慼諸某宦於近疆亦頗爲人稱舉宦歸晚歲得子始驕縱之及長比於匪類爲鄉里唾棄諸某先亡營兆甚華美戚石屏封佳城鬱鬱諸氏子始耗其產什之八不數年遂蕩然再毀其葬宅而賣於人鄉中人聞之咸勃

交責諸氏子猶不少悛眾鳴於官始得事尼其一母一妹殉節辛壬之劫營觵庵左而忍其茅宿暴露余過其地鄉人指而告曰此即某之子某之孫最不肖者之所爲也余聞之慨然曰諸氏子固不肖甚矣然其所行事必與其親若相讎一似梟獍之極無天性者夫諸某之隱戾余不得而知之矣以鄉人所言雖無赫赫之善亦無談談之惡不宜所報如是之甚不知諸氏子之不肖實諸某有以致之也夫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愛而勿勞則近於禽犢貽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蓋詒謀傳家之道必先去其姑息之愛而令其親言執業陰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仰顯以示其束身寡過之法故能爲亢宗爲克家今諸氏子其始也溺愛不明不令其親賢執業而縱其即於匪彝放辟邪侈無所不爲無怪乎不孝如此之甚也若以諸氏子之不肖而逆億諸某之有敗德余不及知余亦不能言

漢孳室文鈔補遺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陶君小傳

（仁和譚獻撰）

陶方琦字子珍會稽人父貞翰福建興化府知府君與兄方琯同治六年同榜舉人光緒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以憂歸光緒十年服除赴京數月卒於邸有子五人君澹雅綜羣籍篤好淮南書治經究心鄭康成氏文章綺麗下筆滔滔如泉性尤服善人諷其失輒改定既上第退然劬學如初愛友朋山水悠然有千古之志視學日勸求賢雋惟日不足鋭於箸書纂輯十餘種往往總理未竟已刻淮南許注異同詁許君年表而已年甫四十齎志以終亦其覃思廣遠精力易窮如自知其不永年故汲汲有若不及與

有漢孳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會稽陶君子縝箸文八十首大都證明義訓拾補遺軼表古而不煽虛詞于實事求是之家法執持甚嚴其序爾雅漢學證義也言吾亦一于漢儒師說而已爲左海經辨跋又言僕耆孫陽湖王高郵及陳氏之書夫三氏固學林職志也循覽遺文綜覈自述志趣章矣道光季年君宗姓同在一（思曾）先生以鄭學聲于時箸論語鄭注證義孝經鄭注證義春秋左傳質服注參攷詩攷攷書疑疑說文引經異同攷玉篇太平御覽引經攷城門制度五千卷書室詩文稾許書其論語證義春秋參攷阮文達公僞謂精審詳博非老宿不能（見陶君心雲濬宣所撰族兄在一先生事畧）君庶其學師事李蒓伯（慈銘）先生畢命鉛槧備所未及爲周易鄭注疏證後就鄭氏遺箸搜拾故言仿爾雅次之爲鄭雅生平好許叔重書以類治說文爲通釋十二篇漢孳室讀說文記與嚴鐵橋相出入又因說文而推知許君淮南閒詁多媮亂於涿郡援蘇魏公言左以說文及羣籍所采剖泮而疏通之定閒詁二十一卷爲許注異同詁四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說文補詁八卷存疑四卷其箸錄宋藏二本傳冊舊說理而董之別爲參正二十四卷莊本校勘記六卷舊音一卷于南閣一家之學蔑以加矣夫當代學術非許鄭不宗而君與在一先生兩闡之撰述裒然並江南北諸儒詎獨一鄉一姓華哉君于

許鄭之儔覃心小學則有爾雅漢學證義商周金文辭秦漢石文辭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補行記校勘記玉篇校本汗簡校正呂覽古讀攷公羊異文攷之作演贊六藝則有穆詩故訓纂公羊春秋集釋大戴禮補諸今文尚書集說韓詩遺說補之作其裒輯佚書如倉頡篇埤倉廣倉字林字學聲類桂苑珠叢賈逵國語注諡法劉熙注古易義西漢易義後漢晉魏易義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徐邈周易音蕭廣濟孝子傳則綿帶所至摭取古聲以振先師之遺者也讀子札記讀史札記湘輶筆錄漢孳駢文湘麋閣集蘭當詞則君之隨筆與駢文詩詞也是編攷定經說惟載古文于君之學猶滴一蠡水一勺未盡也然本末亦畧具矣君于陽湖諸君子其學術覃合異同世自有識之者若求諸吾郡則固與在一先生如類有輶軒然二難矣光緒二十年夏六月同邑徐友蘭識

雲南叢書經部之九

勿自棄軒遺稿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序

世有傳人然後其著作傳未有人不能傳而其著作能傳者也古滇華藕船先生篤行好學尤邃於經術幼有神童之目甫弱冠登賢書文名籍甚人皆以遠到之器期之乃屢試春官薦而不售癸丑應挑得廣文職以歸從此紅巾寇中原杜逆擾六詔高堂年亦漸邁遂決志司鐸不復再上公車歷署他郡普洱學篆皆克盡職訓廸嗣銓麗江縣訓導其城早陷於賊不能之任因留省監書院事同治癸亥上元省城遭馬榮之亂制帥潘忠毅公在五華書院被戕先生隨班其側以身救護不克

厲聲罵賊同時被害事聞奉旨郵賉國子監學錄廕職世襲從祀潘祠滇之人道其事猶覺凜凜有生氣令人慨慕弗能置乙丑歲余奉督糧之命來滇聘其胞弟聘三治幕事詢及先生死事情狀尤悉顛末得知其生平著作甚富惜燬於兵燹什不存一世傳味餘集試帖二卷蓋其旅居成都時所刻也茲之經藝數十條則得自及門所錄存者也夫先生之名炳若日星初不賴著作以傳然得此吉光片羽不亦可爲好學之一明證歟聘三索序於余故弁數言以誌其梗概弁寫其景仰之懷時同治五年歲次丙寅孟春月嶺南韓錦雲拜序於雲南糧儲道署

昆明華嶸撰

經義條辨共二十二條

條字在毛詩有兩讀四義一讀條周南伐其條枚枚條也又秦風有條有梅木名柚似橙而大於橘者又王風條其歗矣嘯貌一讀祧豳風蠶月條桑枝落也宋注枝落之采其葉

猗字在毛詩有五讀十義一讀漪周頌猗與漆沮商頌猗與那與歎美詞又小雅有實其猗長也又魏風河水清且漣猗與漪同又齊風猗嗟昌兮與歎同嗟嘆詞一

讀倚衛風猗重較兮依也又豳風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於綺反朱注取葉存條曰猗於宜反又小雅楊園之道猗於畝卽加也一讀烏可切音婀檜風猗儺其枝桑貌柔順也一讀於義切音輢小雅兩驂不猗相附著也亦讀倚一讀窩衛風綠竹猗猗美盛貌然讀漪

剝字在毛詩有兩讀兩義一讀駁小雅或剝或亨殺牲解體之名一讀撲豳風八月剝棗擊也擊而落之

土字在毛詩有兩讀一讀吐義從本訓一讀杜豳風徹彼桑土桑根皮也

唐風羔裘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朱注未詳爾雅居居究究惡也小序羔裘刺在位不恤其民愚意論語士而懷居之居卽此居字意然則居居安肆偷苟之意也究者窮竟也然則究究窮致苛察之意也旣居居復究究民不遑暇矣猥云恤哉

王事靡盬盬與蠱同不堅實也靡盬盬也猶治之言亂

除字平聲埽除庭除拜除也去聲猶易也除舊而更新也詩日月其除風雨攸除何福不除並從此讀

檜風素冠篇先儒訓詁無不以爲刺不能三年者首源姚氏疑之其辨畧云素冠孟子冠素素衣論語素衣麑裘素韠士冠禮主人緇帶素韠玉藻君朱大夫素古人

多尙素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蓋等之爲常服也而勞心傷悲同歸如一等語氣庶見聊與等情景以爲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亦殊不類棘人云者易坎六五云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云爾欒欒拘攣之意蓋其人當罪之時玩詩意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也可以爲婦人思夫也可且喪禮本無素衣素冠素韠之文又何必泥棘之一字曲爲之說云愚謂誠如姚言則公冶長之在縲絏越石父之遇晏子大有此光景

經傳帥往率卒作帥蓋古今字相易

父母惟其疾之憂朱注以疾爲疾病非祇拘拘言疾病

始爲疾也如博奕飲酒以好勇鬭很從耳目之欲諸不孝勿論矣而一切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無一非疾也正與孟子寡人有疾疾字畧同而更包括故注下文又以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足之舊說云云則又輕看疾字若曰此血氣之疾而非德性之累雖偶有之固亦無害於孝之全量也故注云亦通一重看一輕看一深講一淺講然兩意實互相須也

歷古歲首雖不同而月數則皆起寅自夏以前之以寅爲歲首者勿論矣如商之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乙丑其不以丑月稱正月詩六月徂暑四月維夏及七月流火一篇其不以子月稱正月者亦明著矣即秦及漢初之以亥月爲歲首亦稱元年十月至漢武帝始以寅月首歲乃稱元年正月更自可見蓋正朔雖由創制之因革而歲時乃生民之大法一更易則必天時左人事差矣是奚可哉乃猶或以子丑寅三正爲疑者斯誠難通之論矣

綿蠻黃鳥綿如綿綿瓜瓞之綿蠻如南蠻鴃舌之蠻何氏楷者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綿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蠻也與愚意合

汝其于予治于字愚初訓代字又欲訓助字本以爲字訓之夫代則舜固未能與禹臯而同年任之封有庳則使吏治其國矣亦助亦差安然想舜嘗曰孝友之誠其詞意言語之間固不如爲之體貼圓到也

毛詩語助用維字而亦有唯惟字唯酒食是議則用唯唯獨也載謀載惟則用惟惟思也而維字亦有不作語助者紼纚維之維之繫之維繫也四國是維維係也

傭庸也庸平常也才識齊等無甚高下雇役於人供給使力而已音容轉音充均也亦從平庸意借訓詩昊天不傭

酲酒病一曰醉而覺也詩憂心如酲嚴坦叔云猶黍離之中心如醉愚謂兔爰之尚寐無訛無覺無聰謂其寐可以忘憂也醉與寐類也當其醉憂猶不覺及其覺則憂更難釋則以酲爲醉而覺亦無無不可

囂聲也音梟詩選徒囂囂亦讀敖又自得貌孟子人知之亦囂囂又音敖囂囂衆多貌詩讒口囂囂又與嗸同詩聽我囂囂

向音鑾北出牖也詩塞向墐戶又相對也又音餉姓也又國名地名詩作都于向

小宛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說者遂附會之以爲幽王

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先人謂指宣王二人謂思文武集傳駁之以爲兄弟遭亂相戒免禍之作夫亂何自生禍何自出平駁詖序者可也駁序未可也蓋序多推原之詞故爾

周南諸詩集傳非以文王之化即后妃之化非以爲自家而國即以爲自近而遠而據詞言之則桃夭昏姻及時也兎罝野有賢才也芣苢家室和平也漢廣美貞女也汝墳思夫也亦豈有一詩一事屬文王乎夫治之與亂無一不根柢於人君之一身婚姻時男女正賢才家民物安倫常順治之景象君德之徵感也婚姻違男女

亂賢才滯民物敝倫常乖亂之景象君德之驗召也又安得善者有歸美之詞而惡者無推原之論乎

昭字在毛詩有三讀三義一音招於昭於天之類光明也一音韶率見昭考之類昭穆也一音沼其音昭昭是也

棖也慾焉得剛此剛字精或人錯認慾爲剛只從外面粗處看得如尙力者之强粱負氣者之猛暴任性者之植氣縱情者之逕直恃勢者之威克矜才者之直傲皆竊得剛一偏之似其實之數者放其外而無所主於內所以有其始必不能全其終疾不可轉則蹈白刃不悔而非義徐而可圖則窮憂懼之勞而不安以其人慾之累而非天理之自然也慾焉而已若剛則不然小則不屈於萬物大則立極於天地所謂浩然之至剛健行之不息蘊之紛紜盤錯而不同措之威武赫奕而不驚蓋其初生之直天德之純初非附益而然仁義禮智信孝弟廉恥固有之良也如刀劍之剛然若雜一些鉛錫亦名曰刀而豈其刀也哉故剛者最難得夫子歎爲未見當時顏曾亦尙未能全體幾此乃或人不識竟以血氣之剛舉棖當之不知夫子未見之剛即剛毅木訥之剛好剛不好學之剛俱在粗處而未足語此然剛亦具經

權如孔子之厄陳蔡伊尹之五就湯桀周公之避居東都等類以或人之眼看之直謂之不剛可也剛者之得爲剛其究人慾淨天理純而已而或曲或直或順或逆或存或亡皆其任天而動不可測也如書之云剛而塞剛而無虐史之稱太剛則折並不得與此剛字混必如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之說斯爲相合

經義條比（共四十條）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一是自勵衛武公戒荒防就之意切一是頌美魯僖公積中發外之德彰（大雅抑魯頌泮水）

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見魯侯錫保之熾昌此淮夷南

東所由莫不率從也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見湯孫聲靈之濯濯此曰享曰王所以莫敢不來也（魯頌商頌）

松桷有舃路寢孔碩舃言其大閟宮之法度豈十五國之狹隘所得而幾松桷有梴寢成孔安梴言其長商廟之規模實六百祀之格歆所依以妥（魯頌商頌）

致天之屆見商之自絕於天猥云我生有命致天之罰見紂之罪參在上豈其天毒降喪（魯頌秦誓）

病則致其憂子於父母憂極乎病之時日而誠孝莫間以所難而平時可知矣唯其疾之憂父母於子憂微乎疾之後先而心思不能以稍懈而疾時勿論矣（孝經論

語）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梅嘉木也生於墓而鴞萃焉故君子必擇地而蹈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鴞惡鳥也善所翩而泮集焉故小人可藝德爲良（陳風魯頌）

爰得我直適樂國而得生養之宜人生也直存固有而葆生理之正不直則其生不遂亦不直則其生亦虛也（魏風論語）

金縢祈壽曰能念予一人見周公愛君之誠洛誥卜宅曰我二人共貞見成王畏相之悃（書）

著慶親迎而男不往東門之楊行親迎而女不至半則男女交失之吁關雎桃夭之化其泯然也久矣（齊風陳風鄭風）

朝隮於西天地淫泆之感詩人引以興淫奔南山朝隮山川陰淫所蒸詩人取以比宵小（鄘風曹風）

騏馬之黑青色詩有騏弁之吟蟻蟲之元色書有蟻裳之語（曹風顧命）

葛屨履霜失之儉而貽譏褊嗇羔裘曜日過於潔而致賊憂傷大禹之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宜其無間然矣（魏風檜風）

墓門惡地也而棘生之氣相召而斧猶可斯梅佳木也而墓門有之習相染而鴞得以萃惡者未可遽棄即善

者猶當永保也（陳風）

擊鼓其鏜窮兵以招怨坎其擊鼓游蕩以病民鼓淵淵振旅而勇可作鼓咽咽燕飲而樂無疆其器同者其用不必同其用一者其情不必一（邶風陳風小雅魯頌）

曹君好奢而蜉蝣作奢不給則必至於侵刻魏君好儉而葛屨歌儉不已則必繼以貪殘此二國之所由亡歟（曹風魏風）

鳲鳩七子見君子之儀一螽斯百子知聖人之德純（曹風周南）

羜牡慮其不來速父舅不敢必其來於尊者敬以順也

籩豆噣其無遠會兄弟則欲其無相遠於同懷展以親
也（小雅）
泰譬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天保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正易所謂積善餘慶也聖人之人天相應如此（周書小雅）
栢宜舟檀宜車取其堅緻也（邶風小雅）
吾力足以擧百鈞而不足以擧一羽人之不用力今爲
一言以辨之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孟子大雅）
南山有臺以臣爲賓雖祝之以萬壽不嫌僭甫田歸美
於下雖報之以萬壽不嫌奢（小雅）
品物豐美魚麗見主 人之優容懽忻浹洽嘉魚見主人

之樂賓頌德祝壽南 山見主人之尊賓兼之而燕賓之
道盡矣（小雅）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恐其及於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欲以申其恩也此 固並行而不相悖者（左傳魯頌）
哀鳴嗷嗷予維音嘵 嘵皆處憂勞患難託鳥以自比也
[illegible]何爲必託乎鳥 蓋鳥之爲物居食有常性情不二
其於安危尤切切耳（小雅豳風）
自古有民之安樂而 後有君之安樂故必有鴻雁之百
堵皆作始能有斯干 之築室百堵（小雅）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古公之創造維艱似續妣祖築室

百堵宣王之中興匪易（大雅小雅）
軍禮貴馬力比物四驪物謂齊其力吉禮尙馬色三十
維物物謂齊其毛（大雅小雅）
威用六極凶咎之遭窮其禍永錫爾極福祉之降馨其
祥（周書小雅）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孔子所謂浸
潤之譖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則
浸潤之譖不行焉也（小雅論語）
相彼投兎何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孟子所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小雅孟子）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 與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先民
有言詢於芻蕘謂邇 言之察從不遺於賤者（小雅大雅）
蒹葭云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白駒云所謂伊人于焉逍
遙慕賢之心切則聲 情託諸想像巧言云彼何人斯居
河之麋何人云彼何 人斯其心孔艱疾惡之情烈則怒
詈斥以誰何（秦風小雅）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言遭讒而無
可避之鄉莫高匪山 莫浚匪泉言被讒者無所恃之德
（小雅）
喪亡之亂孽於君之惑君之惑甚於內女色外讒佞女

色讒佞之害成於漸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女色之漸也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讒佞之漸也詩人之用階字其識甚深（大雅小雅）

六經論禮之始易象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六經論樂之始易象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易

谷風方之舟之方桴也就其深而必期於濟漢廣不可方思方舫也江之永而難期於行（邶風周南）

葩經紀商頌樂奏用今而尊古也尚書首虞典政教稽古以治今也

維鵜在梁陸璣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

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吸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名淘河懸譜精衛填海何不藉鵜鶘助之日鵜鶘淘河正可相對

書因甲內亂甲始也對詩寧丁我躬丁當也

賢傑名世天所生以輔聖主故降于卿士阿衡之生美於頌賚予良弼故傳說之舉著於書

經典釋文補續略例

經典釋文補條例

是書凡陸氏以前異字異訓異音異讀釋文所未采者概行補入唐人即擇而取不敢稍濫

毛詩毛鄭異訓周禮杜與二鄭殊義陸氏詳詩略禮且詩亦有未盡采者（如衛伯兮毛云州伯鄭云男子字陸氏未收）是編概行補入

周易古注最夥如馬鄭同訓或采馬而遺鄭鄭學本出於馬似可從略其或虞與京同訓而采虞遺京干與荀同訓而采干遺荀采字林而遺說文采聲類而遺倉雅是編概行補入一以時代先後爲斷不致掛見其衆家異字尤當悉采以存漢儒師傳之別

陸氏著說文異字不必盡屬引經是編仍用其例

釋文本亦作某本又作某皆陸氏所見別本也是編大書悉依釋文本釋文所無者依開成石經而以漢魏六朝人所引異字各注於下陸氏已見者不采

漢石經異文陸氏偶采一二是編悉括隸釋補入

釋文一書周顯德宋建隆開寶咸平景德屢經修改遂失其眞且是書經各單行南渡槧刊更非北宋之舊丁度集韵凡陸氏一音一反無不畢錄賈昌朝羣經音辨就陸氏音訓分別其同異而載之其所據本並較今本爲善即有爲陸氏所未收者亦皆唐以前相傳舊讀今就二書偁引經文及字之訓同而音異者悉采以補入

經注偁引他經釋文所載舊音間有異者今補入本經之下采自本書不著所從出省繁冗也

采摭羣書固宜以唐爲斷然如孫宣公孟子音義宋公序國語補音呂成公周易音訓皆承用舊音必不能廢且宋人書中亦有采漢儒經訓者概置不錄未免限代讀書之誚竊所弗取

徵引古注其本疏所采及易注見於李氏集解者不標原書餘悉標明以便復檢（陳丈扶雅云李氏集解類皆原書）

注文惟難識之字陸氏所未詳者間出一二加注字以別之餘俱從略

陳丈扶雅書

釋文補例極當惟采摭宋人書須兩擇北宋人恪守古訓尚有可采南宋不免鄉壁虛造之習不可爲所誤也至說文本以詁經其中異字不偁經者而亦引之恐不勝其采且有雜比附處尚宜酌之

與陳扶雅丈論張刻虞氏易異字

世謂王輔嗣易多俗字譌濫易者競改字以合於古漢易之傳於今者惟虞氏仲翔最爲完善張皋文先生刻本與輔嗣異者百六十餘處頃時嘗細繹之張氏悉本雅雨堂集解雅雨本惠徵君定字所校其中異字焯然可信者固多閒亦不免過於好古取凡漢魏以來衆家異字以改經文未必盡仲翔舊而目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陽也（鄭荀虞陸本釋文如是今本作嫌）罷其涏明辯折也朋盍識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槃其角藩決不槃矢得勿恤祀事遄往剛身也（下萊敍疑祖明不可辨要本亦作弇）坤化成物繫辭焉而明吉凶悔吝晝夜者剛柔之象也易之象也所變而玩者原始及終變天知命慢藏悔盜野容誨淫六爻之義易以工聖人以此先心象也者象也爲駹爲專爲阪生爲折上槁爲蒿謙輕而豫怡也陸氏已載入釋文畜兩之勤滿形（注云坤爲形三巳反正成既濟坎水流坤故稱形洞震動而萬物生形也此仲翔作形之證）致戎至自我致戎（注云釋爲戎解自我致戎與氏以漸云其失自我惡鹹新俗及作寇可證此當仲翔亦作戎矣而與釋文所載晉王本合）倘得載得積載也（虞云子夏傳作得）（京虞）眇而視跛而履（注云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跛足坎故跛而履下同）包荒（說文引作巟云水廣也虞翻大川象故文義近明與許氏同訂孟易不當作荒）不可營以祿（注云營或作榮）君子籠車（注云乾爲君坤爲車乾在坤故以喜爲車）能健止（注云乾爲健能止健故止也）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注云共爲志）

車說腹（注云坤爲腹腹或作輹）日閑輿衛（注云離爲日）緹既平（釋文京作褆說文同按仲翔與京同訓安詳氏自序傳易孟氏故五世習孟易亦當作緹）震恆（注云在震上故震恆也）（或作）後說之壺（注云離爲大腹壺象又大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竇實沸潰（注云坎爲實虞云潰作實）其刑剭（虞云形渥作刑剭刑剭本作渥偶失檢耳）未違聽也（注云坎爲耳故未違聽）厲閽心（注云艮爲閽閽守門人）言有孚（注云震爲言故言有孚）以正中也（注云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吳文先生云中正疑當爲正中蓋正中是也中與上下韻）（宇昧字當此亦如虞五象得位正中也釋文一本誤作中正此據虞注乞正）利用禦寇（注云坤爲用蒙正義亦作利用疑今本脫用字宋本虞解同）位未當也（注云三未發之陽故位未當）過其妃主（注云妃嬪）天際祥也（象解引此作翔疑孟易亦當作祥）用拯馬壯吉悔亡（注云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是虞本有悔亡二字此據虞注補正）遯魚吉（李鼎祚云虞以三至上體）婦喪其茀（虞云茀作髴）故再扐而後卦（釋文京作卦說文扐下引易再扐而後卦晁氏許訓孟易當亦作卦）象此者也（臯象以爲象其體象也下象也當象也釋文又作象此亦作象可知）不見利不動（注云與爲動）故易六畫而成章（注云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爲宣髮（注云爲白故宣髮）爲拘（注云艮爲拘制物故爲拘）蠱盛之始也（呂氏音訓引晁氏曰虞作盛今釋文謂虞是晁氏而）蠱則飭也（注云蠱泰初上剛柔飭剛飭）皆據虞氏注義及晁以道古周易晁北宋人其言當可信衆輯釋文補悉據以采入以補陸氏所未備其餘如不易世不成名（上句宋本衍下不句釋文本如是）可與言幾也（宋本集解如是案虞云可與言幾也似有言字然以虞氏音字亦無據）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虞云美作而）旡於人乎（虞本集解所作字宋本不脫）君子以經論（釋文本如是）盤桓（釋文一本如是）渝安貞吉（各本衍禁吉字）終朝三褫之（釋文褫作拕）貞大人（虞云子夏傳作大人）王用三驅（釋文引徐云鄭作歐）邑人不戒（唐石經初刻如是晉內誠曾作誡）車說輹（車字）（未知所本脫字釋文一本如是）視履考祥（釋文一本如是）无平不陂天地際也（釋文本如是）繫于包桑（唐石經初刻如是）乘其庸（釋文鄭作庸音）

（內蘊字皆作畜）大畜以載（釋文引鄭云乾見畜于乾或作蓄釋文本大畜釋文大壯困則）自天右之（无妄天命不祐釋文問作右者內右好作右）君子以揚多益寡（釋文鄭寡作揚才作捋）位中正也（釋文一本如是所中中與凶功鄭協韻）聖人神道設教（釋文本如是）噬昔肉（本說文）六三剝无咎（釋文本如是）輝光日新（釋文本如是）童牛之告（釋文九家作告說文同）虎眡眈眈（說文眡古文視）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云坤爲邦國字古多作邦見虞本必作邦字）樽酒（引作尊）內約自牖（虞云京一作內約內自約束）樽酒簋（釋文本如是）中未光大也（此句脫大字）离（唐內离皆作离）百穀草木麗乎地（釋文王肅作地）莣如其來如（虞云京鄭作莣）咸其母（注云坤爲母）不詳也（釋文本如是）君子以自昭明德（正義周氏之召反）晉如碩鼠（釋文子夏傳作碩鼠）明夷于左股（虞云九家明夷于左股）其牛掣（字書無掣字）宜待時也（釋文鄭本宜待時也內卦四外卦不當云待時）无所往（各本案無无所往三字集解本有）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釋文馬陸作宅）君子以徵忿窒欲（釋文本如是）上合志也（釋上尚也是云京陸作上）利用爲依遷邦（注云坤爲邦）遺（釋文古文作遣）羸豕孚蹢躅（釋文古文作蹢躅）以杞包瓜（釋文子夏作苞）革王假有廟（釋文）利貞（各本案無利貞二字集解本有）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一本如是）來茶茶（釋文子夏作茶茶）井象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各本無此二句集解本有案）井甃其瓶是以凶也（集解引荀本如是）裂其資（虞云王作瓷）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釋文本如是）

喪其齊斧（釋文衆家作齊斧此依）三年有賞於大邦（注云坤爲大邦）八卦相蕩（釋文衆家作盪此依）而易成位乎其中（釋文馬王）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釋文作）故能彌綸天下之道（釋文本如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鄭作尠內翻）爻法之謂坤（釋文本如是）知崇禮卑（釋文才作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釋文京作嘖）引而信之（釋文一本如是）其受命也如嚮（釋文本如是）參五以變（志作五）夫易何爲而作也（未知所本）成天下之娓娓者（釋文）莫善乎蓍龜（釋文本如是）有以尙賢也（釋文鄭本作有以）化而財之謂之變（釋文一本如是下同）默而成不言而信（釋文本如是）何以守位曰人（釋文本如是）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一本如是）作結繩而爲罟（釋文本如是）以佃以漁（釋文一本如是）重門擊柝（本說文）闕地爲臼（未知所本）往者詘也（未知所本內翻舊作詘）死其將至（釋文本如是）知少而謀大（下力小而任作力少是）君子知微知彰（釋文作彰）天地壹壺（本說文）爲道也屢遷（虞以屢）初帥其辭（未知所本）爲大塗（見上）爲矯揉（釋文宋王本如是）爲多眚（釋文一本如是）萬物之始生也（未知所本）崇者物之稱也（未知所本）履者禮也（引徐氏）凡然後安（虞云前象二字）有大有不可以盈（虞云鄭作大有）有无妄物然後可畜（虞云鄭作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虞云鄭作久於其所）豐多故親寡旅也（釋文本如是）小人道消也（虞云鄭作）凡此皆雜采衆家改經從古大半本之陸氏晁氏如以爲仲翔原本恐難盡信遠孫謂兩無似于經義茫

無所得而斤斤於文字異同竊自附不賢識小之列今得近大匠之門謹即誦習所及就正左右頗有以發其矇而祛其妄幸甚幸甚

與文厚民書

昨承左顧因適抱微疴未克趨謝讀尊著釋文補例詳審精密以仁兄孜孜媚學如恐不及而又年富力強他日書成必大有可觀惟釋文一書歷經校改反失其眞蜀顯德以前之册固不可考即雕版開寶咸平景德新校之書亦不可得而見矣釋文條例云孝經童蒙始學老子衆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全句今本不復爾爾豈新校本改其例歟抑南宋葉刻時又從而竄改歟陸氏所釋尚書乃古文開寶時陳鄂杜恕删定其文改從隸書省其音切此與唐天寶三載詔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同一蔑古而釋文之舊不可復見劉徐盧二氏所刊即葉刻之册更非其舊矣陸氏書以音爲主凡字義主於音聲或聲同義別今類皆有就釋文原音原反而補者例中似宜及之考釋文新校之書實近于丁氏（度）集韻賈氏（昌朝）羣經音辨二君並北宋眞宗時人丁氏凡釋文一音一切無不畢載賈氏就釋文音訓分別其同異而載之即以引詩論如艸部菑本立死也下有音側二字即集韻七志之初吏切走部趣趨也又七欲反即集韻三燭之趣欲切疒部瘴務也又音寘即集韻二十四綫之羨旱切衣部袒裼也上戰反即集韻三十三綫之時戰切犬部獫犬長喙也下有盧檢二字見集韻五十琰廉字紐下凡若此者皆足以補陸氏之原書宋輯古籍但論其音之是非原難以代限也如南宋開禧時孫氏（奕）示兒編引孟子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之告無音以審大禹謨不虐無告釋文音故毒反其義一也諸如此類皆可援以爲據又如詩蒹葭注引書益稷外薄四海釋文薄音博與書本文音不同未嘗無所見也中庸釋文費而隱下扶弗反猶佹也徐音弗元李氏（冶）古今黈引作扶佛與宋本音辨同扶佛即集韻八勿之符勿切扶弗乃集韻之符勿切據此則釋文佚扶拂一音矣音辨貝部又云費魯地也彼義切義非魯韻乃誤字集韻六至作兵媚切是也又云費姓也扶未切即集韻八未之父沸切宋紹興時王氏（觀國）學林以春秋莊十六年杜注滑國都費之費當音翡閔二年杜注左氏傳瑯琊費縣之費當音祕其書頗有可采而每云作音義者貴在分別讀陸氏兩音並存不能自決未免過矣說文所引經傳段氏云有證字義者有證字形者有證字音者宜分別載之其有不稱經者雖不能盡相比附然確有可據亦不可廢如勼聚也即左傳五鳩鳩民之鳩今傳與

爾雅並作鳩用假借字觸類推求不一而足尊著仍用陸氏例是矣再音訓異文異讀凡陸氏以前者在所當采餘則擇而取之尤見卓識如衆經音義所引笑不見吲共弊之而無憾吾惡用吾情惡讀於路反（凡四見）必慎唯諾唯讀弋誰反皆未可爲依據或引其說而訂正之音義之存於今者唐沙門元應慧苑所撰外有唐釋可洪藏經音義二十卷又无名氏大藏經音四卷唐藏經音四卷宋釋處觀大藏音三卷宋無名氏九經直音四卷司馬溫公太元經釋文一卷史氏（炤）通鑑釋文三十卷（鈔本）胡氏（三省）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唐何令升晉書音義三卷宋戚氏（光）南唐書音義唐殷閩道列子釋文音義二卷北宋無名氏楊子音義宋李氏（籍）周髀算經音義一卷又九章算逸音義一卷宋張氏（敦頤）韓柳文音義五代郭恕先佩觿一卷並足以資采擇足下今撰此書似宜先將各音義中所引經傳及文字相同處考其音聲與釋文之同異而補之或移此而釋彼以逮其訓詁自不見其音切之寡鮮矣未識尊意爲何如也

又

昨有一函奉致想經荃察衆經音義共弊之而無憾白虎通紀綱篇亦以敝之爲句即元應所本也杰失於記憶因誤引入隋曹氏博雅丁公雅亦全載集韵中嘉定錢可廬徵君著爾雅釋文補三卷其中補陸氏音義不少杰曾見過正氣閣志載錢公諱倫福建順昌縣知縣又林公曰瑞福建漳州詔安人府上定有閩省通志奉託查示杰頓首

陳丈扶雅書

前奉手教以俗事冗冗久未栽答歉甚來書以惠氏校刊李氏集解本不免過於好古取漢魏以來某家異字以改經文未必盡仲翔眞面目逐條校勘具見識力精審敬服敬服其中有一二可商之處謹條列就正艮彖傳以中正也虞氏易義云中正誤爲正中來書以正中爲是以中字與上躬字下終字協并引隨彖傳釋文位中正也亦當作正中今按隨彖傳云凡五言中正以此爲例則虞本隨彖傳實作中正艮五亦當言中正故以艮五彖注爲誤足下疑韻不協今考臯文先師所撰說文諧聲譜第一部第二部與第七部合韻冬韻在一部東韻在二部庚韻在七部故以艮彖傳正終爲韻訟彖傳中成爲韻則隨彖傳功窮與正韻亦合也足下據隨釋文及艮虞注爲異文則可若訓故固不必改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云坤爲邦邦國字古多溷未見虞本必作邦字然亦未見不作邦字況有注可據也其牛掣字書無掣字未知所本李鼎祉云虞當同荀作觭蒙按此說亦無確據蹇象傳宜待時也虞注艮爲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來書以艮既爲時艮內卦四外卦不當云待時因據繫辭下注艮爲待疑此注時字亦待字之譌而以爲後人所增蒙按虞氏取象全在消息上見不專在內外卦蹇本自觀上反三當其未反之時四本艮象初變之正以待四反正所謂時行則行也況彖變至三艮象見至四巽象見故彖傳義云變之四成巽艮此蹇之時義也時字本無譌亦不可刪萃王假有廟釋文亨馬鄭陸虞等無此字來書以宋本集解虞注體觀享祀下有故通二字又以鄭注云有事而和通遂疑虞鄭皆有亨字蒙按陸氏所說是也卦辭利見大人亨亨字即在下文故鄭注釋之若上句先有亨字則下文不重見乎宋本集解當譌衍耳而易成位乎其中釋文馬王本如是來書以宋本荀注無易字疑虞未必與馬王合然無確據未可據改也知少而謀大來書以小大對文改作少非蒙按虞注明云兌爲少知則作少未必無所本也以上諸條鄙意可不必改未識卓見以爲何如臯文先師撰虞氏義以虞注皆依據集解本故經文悉因之意在通大指故惠氏改竄字不暇考正足下若盡據以爲虞本如是恐非先師之意也況集解本非虞氏一家學乎第李氏作集解時先備古本皆親見之今集解所載與俗本異者固不得盡據以爲虞氏然亦安知其中無虞

氏舊本與其從俗寫若從古此先師撰述之大義也至惠氏所改竄足下以宋本校遇因顯然易見不足爲病耳書竟落筆狀愧無以承師學何足以辱下問率爾具復惟察之不宣

伯兄小米公輯經典釋文補將盧氏抱經本增校斠豉用功最深後專意於國語既有成書付諸剞劂矣釋文繁重不獲諟正錄出茲錄條例幾則并嚴陳往復手札合爲一卷聊以存輯補之大概云弟適孫謹識

經典釋文續略例

陸氏書止於梁陳今所續自唐末始迄於明以唐初義疏尙同陸氏之學唐末則已變自春秋始至宋而經術大異於漢晉六朝沿至明時皆祖述宋人之學故可合爲一書

陸氏有老莊無孟子宋時孟子已升爲經而老莊入道家三傳之學唐後罕見惟說春秋者最多今以春秋爲主不列三傳退去者莊增入孟子又別出學庸各自爲一書亦爲十三經也

陸書序錄所引皆章句注釋之書今悉依其例凡諸家注中異字異讀異音異詁並舉其體例取簡明不復詳引本注又宋人好移易章句先後互有不同今載之本文之下

陸氏以王鄭孔注爲宗今所續爲宋人經學唐以開其始元明衍其流故易詩論孟學庸孝經並以朱子爲主書用蔡氏禮用陳氏儀禮用朱子黃氏惟春秋仍用左氏經文周官仍用鄭氏章句爾雅仍用郭氏章句而以各家之說附之

陸書止采注釋音義之書不旁引他籍蓋古人學有專家不如後人之泛博唐以後往往不注一書而偶有所得雜見於筆錄叢說者其中不乏精邃之論今亦間取之不求備也

陸氏書衆爲注作音攷定同異今略仿其意於朱子蔡陳之注間有疑滯及傳刻甚譌者亦附釋之惟不復作音以衆所易曉不煩作也

經典釋文補（陸氏無孟子以孫宣公音義補之）

陸氏之書本以音爲主因音有不同遂及于字之同異又云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則又兼及於異義然頗未詳備如漢石經陸氏所見當百倍於今日而止一二徵引又如史漢所引經文並屬漢時博士之學陸氏亦不取說文字林所引亦復不備今所補悉取唐以前書及金石文片辭隻字有關經典異同者載之以補陸氏之遺

陸氏引各家注其訓詁不同止舉一二語今仿其例所引取簡明易曉仍各出原書覽者自可更攷不復連篇稱引也

唐人疏出陸氏之後然所據之本未必不在陸氏之前凡有異同仍補輯之

今本經文傳刻多譌已非唐人之舊卽釋文亦經宋初校改非復陸氏原本凡譌脫之處仍各記數語經以唐石經爲定石經無注間及宋本佳者此雖非補亦校陸氏之書所應及者非遥及後代也

陸氏作音有詳於彼而略於此者如易坤卦譽字之音餘又音預而于論語譽字止

音餘凡此之類卽就其書補之又如淮南說山訓注倕讀如惴惴其栗之惴等類則取他書補之又有經字不同音隨而異陸乃止載異音不標異字者則按文訂之

漢代經學存者晨星或有見於文辭詩頌中所用經義有異者又雖未明引經文而確係引經者在當日自有師承今並載之以資攷訂

閒附考証或以經証經以注証注雖發自後人而依据仍由古籍並稱師說示不敢專也

十五冊[illegible]版

應采書目

史記（索隱正義）（前後）漢書（注） 三國志 十三經疏 南北史 晉書 梁陏入書 新舊唐書 莊子 列子 老子 荀子 呂覽 淮南賈董書 說苑 新序 論衡

韓非子 鹽鐵論 潛夫論 山海經 文選注 太平御覽 初學記 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 通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太平廣記 隸釋 隸續 博古圖

此當先創一底本再查各書以補以訂如易用仲氏易周易述詩用毛詩稽古篇三家詩攷書用尚書集注撰異及尚書攷左傳用古注輯存左傳補注左傳攷異禮記用○○○○周禮用禮說儀禮用集編爾雅用邵氏正義及匡名論語用稽求篇論語徵及鄭注惟公穀老莊孝經須另撰孝經同異無多老莊不妨從略耳

底本既定然後隨時增補

羣經質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十五册[illegible]之二後

序

古無經學之名有之始於莊子至漢乃稿立蓋取經緯之義然武帝始置博士不過五經由是而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郎學庸本在禮記篇數亦經也唐尊老子爲經釋文并莊子亦爲經故世言羣經矣羣經之學皆先聖哲經緯天地維持人事之書其言雖易知易行而義理精深廣大固未可以淺見寡聞說矣古今大儒通羣經者蓋無幾人經義卒亦未大明於世夫治經莫善於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讀陳餘山先生

羣經質質者豈漢詁所謂析疑與先生固已析疑矣何質爲殆朱子稱鄭君謙謹之謂耳竊謂經生不謙謹終莫能通經證之鄭朱而可信是書蓋本其讀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孟爾雅羣經而有得者筆之篇也於書辨胤征之寃仲虺兼弱之失言淇範書祀不書年又言管蔡武庚畔周非思商庶殷讐民思商非畔周伏書多脫誤皆絕精審足破大疑又舉聘禮注醢陽也醢肉陰也少牢饋食禮注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內羞穀物庶羞牲物二注相反周禮掌客注牲與黍稷俱食之主禮記曲禮注近醢醬食者食之主內則注羹食食之主三說不同士昏禮注酳之言演也少牢饋食禮注酳猶羨也特牲饋食禮注酳猶衍也三注音義近而文互異其精細也又類此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今夫君子學焉以裕其識思焉以運其才若罔則弗善用知也殆則遑知而忘本也安有謙謹君子而弗善用知乃遑知而忘本乎先生既以質名其書謙謹可知矣雖未能躋於鄭朱之域可謂能盡其知者矣昔司馬子長著史記嘗言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

意況羣經之精深廣大者乎先生著作三十六種余既取詩誦刊之更刊此書以見先生治經之勤且得之於小疑小進大疑大進經生謙謹之效者如是因論述之

爲世勸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序

四明經學權輿北宋五君子四先生其先河也至東發深寧而大昌厥緒更五百年而我朝萬氏充宗全氏謝山出論者殆莫之軒輊厥後一再傳若鄭寒村姜白巖童樹眉劉星若王西嶼黃薇香王腹軒姚復莊徐柳泉諸先生根極理要不失先正矩矱我師陳餘山先生亦其一也先生令關中政聲逴越公餘牙籤錦帶鱗次左右丹黃雜糅閱盛寒暑不輟逮謝病歸優游林下都生平著譔得百餘萬言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勤矣羣經質一書蓋先生少作嘗謂傳璞經義深奧漢唐鉅公茂窮涯涘末學隅見安能洞垣一方人雖伈伈乎謙辭哉然聖人學易且有假年之歎矣今女孫雪舲上舍鼎懼是書之失傳以聚珍板排印若干部屬爲序傳璞庸固何足與於斯文而先生有張憑范喬之賢克繩祖武是則不勝欣慰也已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夏五弟子郭傳璞拜序

羣經質卷之上

清鄞縣陳　僅餘山撰

易

用九用六

易以不易爲體以變易爲用用九用六以言乎其變也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皆用也特於乾坤發之

陰疑於陽必戰

陰疑於陽必戰言疑者陰性善疑也君子多信小人小人必疑君子故君子常敗而小人常勝自古及今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無兩傷之理然小人所以傷君子適以自傷而已故曰其血玄黃戒之也

利建侯

屯曰利建侯豫曰利建侯創業守文皆以建侯爲利後世廢封建而設郡縣必無長治久安之策矣

需九二

需九二需於沙沙不必近水當從鄭作沚沚沙篆文反正之間傳寫易誤（孟喜易作需於沙衍此讀亦較今本爲優）

西郊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鄉諺所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向東塵埃沒老翁是也

无妄

无妄當依史記无所期望而有得之解妄望古通用國策朱英言无妄之人史記亦作无望可證望外忽得故正則元亨而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正者初九六二九五六二柔順中正猶祇以福言九五則陽剛居尊雖堯水湯旱無損於至治況其小乎匪正者六三九四上九上九陽窮失正猶祇以行戒六三則陰柔奸位雖銷聲滅跡無救於身災況其動乎是故吉凶毀譽之不常君子亦自求其正而已如以爲實理自然安有至誠无妄而匪正有眚不利攸往者六三上九諸爻且煞費回護矣

大畜

大畜一卦聖學之始終大象多識致知也六爻初有厲二曰閑三輿輹四牿五牙力行也子貢之多學而識顏子之四勿知行交盡至上九何天之衢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學之成矣彖辭日新其德其斯之謂歟

咸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腹腓說經如此未免過褻然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言之古人固不之爲忌也

遯九三

自古小人道長皆自人君之係於臣妾始九三係遯而言畜臣妾吉何也此第言占法謂畜臣妾者占之尙爲吉耳故象曰不可大事也大事占之凶悔吝可知本義謂臣妾不必其賢而可畜舍卜筮而言義理疑不可通

朋來朋亡

蹇九五朋來君子之朋也泰九二朋亡小人之朋也君子之朋以濟蹇小人之朋以傾泰治亂存亡之幾視諸二朋之有無而已

夬

夬之不利卽戎必自決其私而後可決小人之私也渙之渙有邱必自渙其羣而後可成君子之羣也故洛蜀之黨不能自渙卒無以決紹聖之小人

艮

十五冊93云版

論語言省身大學言修身此曾子之學也其平日惟嘗舉艮象郭兼山受學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合此二者可以得艮卦之義

渙

渙其躬小人之不終爲小人也渙有邱小人之終得爲君子也其能湔拔於小人之羣者剛德也六三以之其能順承於君子之羣者柔德也六四以之

中孚

吳草廬云豚魚乃澤中之物似豬俗謂之江豚澤將風

則浮出水面舟人稱爲風信故中孚取象焉言能信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徐氏易通云中孚九二我有好爵蓋鳥爵也中孚卦爻皆取象禽獸豚魚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於天愚謂易固尙象然何必曲說附會至此非解經所宜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常也游魂則自聚而之散自有而之無旣失其常惟變所適在天地則磅礴於日星河嶽而不得謂日星河嶽爲游魂之爲也在人則臨感於屋漏瘠寐而

不得爲屋漏寤寐爲游魂之爲也不可知之謂變不以爲散與無而以爲變蓋常之爲變可知者也變之復爲常不可知者也聖人亦聽之於不可知而已若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則當曰游魂爲物或曰游魂爲氣矣其然否乎

大衍之數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春秋傳書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春秋其通於易道乎

井居其所而遷

井居其所而遷此所字與困而不失其所亨所字正同所卽義也處困之道舍義莫居其境遇有變通必明辨而遷爲所謂改邑不改井也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惟其不知辨義故耳困受之以井聖人之示人以所也

中男中女

水以靜爲體以動爲用火以動爲體以靜爲用故水處陰而成象於坎爲中男火處陽而成象於離爲中女

四德

易乾坤正義有四德者乾坤屯臨隨无妄革七卦有三德者離咸萃兌渙小過六卦（彖尙有恆）有二德者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七卦（彖尙有大壯又鼎元吉亨吉字衍文）有一德者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未濟既濟十五卦（彖尙有同人遯二卦惟師爲貞餘並是亨也蒙賁有三德）亦有全無德者豫觀剝晉蹇解夬姤井艮歸妹十一卦（彖尙有訟否睽損益五卦餘需比頤坎明夷家人旅巽八卦不成德）

書

作會絺繡

作會宗彝孔傳會之於衣服旌旂宗廟尊彝亦以山龍華蟲爲飾郝京山分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作會於尊彝以藻火粉米黼黻爲絺繡於服愚案會不獨衣凡旌旂之屬皆是繡不獨裳凡帷扆之屬皆是惟尊彝刻鏤故於作會下別言之至以五采彰施于五服方專指衣裳以會繡惟五服爲備亦惟五服爲重也

衣裳一也衣何以必用會裳何以必用繡古今無人解及愚謂冠之無采貴純也會人功之始也故在衣繡女功也賤之故施於裳而已

阻飢

阻今文尚書作祖史記五帝本紀徐廣注祖始也漢書亦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古文尚書作徂詩正義舜典云黎民徂飢引鄭注云徂讀曰阻阻厄也康成傳古文者知古文自作徂僞孔傳因鄭注而妄造耳

島夷

島夷古文鳥夷僞孔傳經文亦本作鳥夷傳云海曲謂之島正義云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案史記五帝本紀東長鳥夷禹本紀鳥夷皮服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改鳥爲島唐石經巳然不知所始說文島從山鳥聲讀若詩曰蔦與女蘿是島鳥同音羣經音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巳讀鳥作擣音然猶未改字也陸德明釋文出島夷當老切疑亦是後人據僞孔傳追改自是鳥音一讀遂不可復矣

怪石

孔傳好石似玉者此注最斟酌古人貴玉於事無所不用或不足則閒以珷玞代之故以爲貢否則以禹爲米

元章之流矣今青萊尚産之

雲土夢作乂

此語爲後世涸湖爲田者藉口然當懷襄之際九澤不知若何汪洋作貢後水歸其宅雖有泛濫不致湮及高原耳雲夢至漢二千餘年猶存可以想見禹功矣

甘誓

予則孥戮汝孥字只當依漢書作奴蔡傳引盤庚無遺育之語爲解不知遷都之舉事出非常老弱流離胥小遙伺非六師討罪軍令素明可比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卽無遺育無俾易種于玆新邑亦第謂不與之偕遷而已如多方言離逖爾土耳未必卽孥戮之也

允征

允征明言以王命徂征而謂羲和爲仲康忠臣允爲羿黨此正如靡爲夏后氏純臣自杜元凱夏遺臣事羿者一注遂使一代孤臣含寃地下

夏社

古者滅國無改置百神之理夏社之義恐卽如亳社因屋其社而作書以垂戒爾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仲虺於是乎失言矣攻昧猶可言也兼弱不可言也國之積弱非盡其君之罪以大字小之謂何而顧效暴秦之兼幷乎至於侮之爲言其流將至劉聰之於懷愍金人之於徽欽而謂君子而忍出此乎作僞者務剽集舊文而不顧義理之所安大抵類是不然仲虺非聖相歟

盤庚

殷人之不常厥居實有不可解者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路史得其六）湯居亳爲北亳受命後遷穀熟爲南亳（數五邦者當以南亳起）由是而遷囂遷相遷耿遷邢爲五邦中間惟湯至仲丁甲子相距二百十年自仲丁至河亶甲四十年而四遷（通鑑前編紀仲丁六祀甲子遷囂祖乙元祀甲辰遷邢）是時商益幾殆自遷邢後息肩百十餘年而盤庚遷殷（偃師爲西亳）安居稍久且懲於四遷之苦故三誥喻民若斯其難然旣云永地于新邑又云永建乃家似已爲一勞永逸之策乃攷路史所載方閱八十年而武丁遷沬自沬徂亳庚丁遷河北武乙遷朝歌盤庚以後復有五遷當時經國規模抑何草草使後世帝王爲之未有不立亡者而商祚晏然六

百四十五祀豈古今事勢果有異歟

伊訓

古人立言雖於君父前未嘗溢美仲虺之美湯曰改過不吝伊訓之美湯曰從諫勿咈此正合湯武反之之功周公作書亦但歸美文王而於武王只一二語

說命

傳說之告高宗始於納諫終於進賢大臣之道兩端盡矣所以爲聖相也

高宗肜日

敬民二字自祖己始發之實爲萬古致治之本

微子

殷道尙鬼而其後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益黷則褻褻則慢慢則忘理固然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泰誓下

僞泰誓三篇中最害義者爲乃汝世讎四字帝辛在位三十三年商民之被其毒者祇及身而已何得以世讎目之如指紂先世言是六七王之遺澤欲以一筆抹煞

之卽祖君望討楊廣檄文亦不至是曾謂武王爲是言哉

惟九年

文王受命九年之說終當存疑武王稱王以伐紂先儒猶以爲天命一日未絕猶是君臣決其爲史臣追稱則文王稱王斷無是理如以改元爲受命則未識改元之事天爲之乎人爲之乎稱說符瑞矯誣上天莽操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況改元之有無亦無從指實不過假梁惠漢文以懸爲揣度其不足憑也明矣蔡傳疑武成中有附益其於古文亦必有所不安者矣

十有三祀

洪範惟十有三祀稱祀者武王破紂得箕子之日卽延而訪道當日兵駐紂都尙未振旅易號改制之事一切未遑史臣在側執簡紀言豈能遽改祀爲年乎序言以箕子歸作洪範終言之也若待歸而後訪則武王之志荒矣前此書年惟泰誓一見出梅氏所獻古文尙書似未足信

酒誥

於周民之羣飮則盡執拘予其殺於殷臣之湎酒則勿庸殺姑惟教周公之於殷遺父母之師保之歷三紀而不倦未嘗目之爲頑鄙之爲惡終也嗚呼此所以爲聖人歟

召誥

召誥再言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聖人言禍而不言福故聖益聖常人反是故愚益愚

多士多方

周公作多士商民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而答以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至作多方纔一二年間事耳卽云克閱于乃邑謀介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是庶殷之賢者已服在百僚特未迪簡在王庭耳多士言罰云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至多方云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是有不爾土之外無餘罰矣字句一轉換間重輕頓異可以見成周德化之速忠厚之至

管蔡武奄畔周也非思商也庶殷讎民思商也非畔周也朝歌沬土之間染於淫酒者已命康叔治之而中州

之地風俗淳厚念舊不忘正聖人所愛之敬之而不敢非薄之者經營洛邑就而撫之欲其近被德澤默為轉移而非遷其民而易其俗也夫安土重遷民情之常盤庚徙殷尚煩三誥使挾不靖之民束縛而驅迫之有不激之反乎多士一篇每為後人誤解畢命則偽書不足信厥後赧王時周民東亡以秦之暴無如之何可以見周德之深而民俗之厚矣商周豈有異哉

君奭

召公不悅卽弗豫不懌之謂謚將引疾也

無逸

先言不敢盤于游田後言惟正之供必戒佚游乃能薄稅斂也漢武唐玄可以鑒矣

無逸篇連言數不敢皆在敬身上言至末云不啻不敢含怒則卽在彝民亦無渝此不敢之心其敬德至矣

立政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敢字說得斬然其勿誤于庶獄庶慎誤字說得悚然

冏命

君子之格君也則監于先王成憲小人之惑君也則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呂刑

聖賢臨事一敬而已惟康誥呂刑兼言敬忌蓋刑罰之際人命所關敬而又敬斯畏心生焉非如後世怵於天誅鬼責之說也（顧命亦言敬忌則卽位之初也）

呂刑一篇言天者九言上帝者二言中者十言敬者七其言折獄則曰惟良曰哀敬言刑則曰祥刑曰有德惟刑曰哲人惟刑古人之於用刑臨之以帝天權之以中

主之以敬哀矜惻怛之意流露於不得已之中者如此司刑者人錄一通于座右常目在之必不至有武健嚴酷之爲矣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當是晉殺攜王以後事先儒謂望其討攜王之效篇中無此意

淮夷徐戎

費誓注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愚案始皇此舉有功萬世惜不見錄於史記

今同鵠之種入中國千年矣而犬羊之性不移隱患方滋安得如始皇者一舉而廓淸之爲天下造無窮之福哉

費誓秦誓

錄費誓儆嗣王也錄秦誓傷故都也繼世之君以文亦以武中興之轍可東亦可西使平王張皇六師改過不吝何遽不如伯禽任好而乃忘晏安之鴆毒棄宗國於黍離文侯之命泄泄如也平王不足責猶有望於後王夫子以二誓終周書有以夫

伏生今文

伏生二十八篇惟堯典臯陶謨爲完簡自禹貢而下蓋無一篇不脫誤者余嘗謂記誦之學古今人未必不相及我輩雖髦而善忘然經首數章亦尙能背誦伏生固大儒亦猶是爾

詩

關雎

關雎後二章是詩人指點語勿泥定在文王身上說朱子謂首章是太姒性情之正後二章則詩人性情之正此語最好此篇說太姒之賢只一淑字其餘全在空處想像蓋婦人無外事其德性亦易形容說文王便是說太姒刑于之化於初來時已如此坤順承天非其性情之正足以配合何以能之關雎所以爲修齊之本也

葛覃

服之無斁句是一篇之主末章只是無斁之一端耳

螽斯

張南軒曰螽斯蝗蟲之類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此語最得詩理其謂螽雖

微蟲實鍾太和之氣以成形則謬矣蝗蟲豈得云和氣所生

桃夭

治之盛也化先起於閨門亂之成也禍先中於匹婦故男女得正則宜其家人宜其家室歡樂如其意中婚姻失時則見此粲者見此良人邂逅出於意外不然閭閻嫁娶何時茂有聖人豈暇爲小民繪朱陳圖哉

兔罝

肅肅見其物而知之也丁丁聞其聲而知之也此等知

人之法非文王之至德其孰能之詩人其知微哉

漢廣

漢廣詩一邊說游女一邊是說文王之化只借游女作指點勿認作眞曾去求他末四句是贊文王非贊游女擬人前正難與說夢

汝墳

文王之不有天下微特周民知之商民亦知之故汝墳婦人之詩先言王室武王之不利天下微特周臣知之商臣亦知之故祖伊微箕之語不及周邦

羔羊

節儉著於外正直藏於中節儉可以形容正直難於擬議詩人即於退食委蛇中見之此文王官人之法

小星江有汜

小星嫡化媵也江有汜媵化嫡也上化下易下化上難二詩前後之序如此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篇昔人每以文王化及女子而不能格强暴之男爲疑愚案此詩索解在一春字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春非嫁娶時也懷春之時蓋三月之候其夫家有以非時求娶者故此女拒之以爲舒緩至霜降之後乃爲宜耳女曰懷春七月我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之義不然則此女爲誨淫矣至指强暴爲吉士恐無此理死麕之誘即摽梅之求當其時則曰求非其日則曰誘要其爲吉士則一也舒而脫脫辭甚微婉帨者身之所以潔也尨者家之所以衛也無感無吠所謂惡無禮也如屬强暴則是允其犯而謂之姑徐徐云爾而可乎

邶鄘衛

國風之首邶鄘衛非尊商也商俗靡靡雖歷三紀餘風未殄酒誥多士多方至于再至于三訓之至切而望之至殷故命太師首先陳之以觀民風而驗王化之淺深焉夫子仍之亦以見周之盛德也若以爲商之畿內（劉元城）殷之故都（日知錄）而先之則秦非周之故都畿內乎何獨在唐後耶

柏舟

衛多賢婦人之詩如兩柏舟雄雉谷風竹竿伯兮皆是非特宋許兩夫人而已若淫詩惟氓與桑中耳此康叔

武公之化而莊姜之遺澤不以宣姜而遽泯也後人乃以衛詩爲淫冤哉

綠衣

今人所謂逆境古人無不歷過且有較今人百倍難處之境者處逆境而能思古人則無不可處之境矣故莊姜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日月

妻無絕夫之理故雖莊公之暴而日月曰寧不我顧終風曰惠然肯來至燕燕之詩猶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溫柔敦厚詩道也亦妻道也彼秋胡婦非名教罪人哉

雄雉

人知求之不可有不知忮之爲害更甚於求蠅營狗苟自好者不爲而忮則賢豪不免居窮處約抑鬱無聊見處非其位則好作譏彈見賞匪其人則不禁感慨忮心所發遂忘忌諱甘陵白馬之禍皆基於此非必嫉賢害能方爲忮也故夫子以此稱子路

[illegible]

柏舟之於兄弟曰逢彼之怒言非怒於我我自逢之耳谷風之於新昏曰涇以渭濁言我本不清無怪相形而益濁也至於責己則雄雉曰自詒伊阻小民曰自詒伊戚無纖毫怨天尤人之心可以觀詩教矣

北風

晉之張華明之李東陽身敗名裂只誤在虛徐二字北風詩人其知幾哉

鄘柏舟

鄘之柏舟貞女之詩唐之葛生節婦之詩聖人著於經表貞節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後世謂未嫁守貞非禮之

正書不誦柏舟

桑中

云詩人云之也我詩人代我之也

氓

淫奔何事而問諸卜筮且以體無咎言爲可信信誓旦旦爲可恃卒之身敗名裂供人恥笑愚亦甚矣後序美反正三字最不可解如指其婦則女子失身萬事瓦裂見棄非晚蓋也如指其夫則元徽之補過之說尤爲害理

十五冊 [illegible]

河廣

舟之名刀以形似也曾不容刀猶言曾不容舟耳無庸以大小泥前人執釋名容三百斛曰舠爲辨然以大舟言似於句法較勝

伯兮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詩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案此文今鄭箋無之且君子字儀禮注所謂且字也

中谷有蓷

不淑指時非指人艱難猶言困阨不淑則死亡逃棄矣暵其溼雖此日之暵異日雨露重濡猶可復蘇而人死不可復生故曰何嗟及矣

采葛

采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懼君心之有間也青衿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懼學術之有閒也古人兢兢於一日如此

淸人

軍律嚴明始可以約束醜夷脅制烏合彭越初起草澤尙能以軍法治其鄉人今命將出師而不畀之以柄進退必請命生殺不敢專是卽君非鄭文臣非高克有不喪師覆國者乎當是時鄭之不亡幸耳淸人之詩危鄭也

羔裘

素絲五紽王朝大夫之裘飾也三英粲兮侯國大夫之裘飾也

東門之墠

風俗之厚也則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及其薄也則曰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又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怨己而責人可以觀世變矣

蟋蟀

蟋蟀之詩以好樂無荒爲主此義惟唐郭山暉知之

鴇羽

鴇羽之孝子家無餘丁雙親絕養苦亦至矣而猶念王事靡盬終無一語怨及君上與祈父之民何啻霄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然

采芑

采芑言舍旃舍旃小弁言不舒究之暫舍而徐察之最是審讒要法而於家庭間尤爲對針不如是而貽悔者宋君之於太子痤漢武之思子臺是也如是而得全者唐德宗之於太子是也吾嘗謂采芑爲太子申生而作以讒國望恭世子故以首陽爲喻今以小弁之言證之益信張公藝書忍字亦此意後人誤以爲束手無策徒以含忍了事而譏之盤矣（小弁爲太子之傅作采芑之詩意者其狐突歟）

蒹葭

頑民思殷屢煩訓誥岐周自文武成康深仁厚澤已及百年宣王中興不過易世平王遽棄以畀秦周澤尚未泯也而謂周之父老竟恝然故都而不一置念竟出殷頑下乎無是理矣陳臥子謂蒹葭爲思西京之詩眞確論也以周之仁易而爲秦之暴故曰白露爲霜猶有遺澤也故曰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比也在水一方其諸伊洛瀍澗之東西乎

權輿

權輿之舊臣卽晨風之賢臣也不承權輿卽忘我實多之證詩編於渭陽後者刺康公知念母而不知念父小孝不足以立國也

墓門

顚倒思予所謂他日請念也叔季之君其於忠言也如是而已

鴟鴞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二句字字斷腸聲聲血淚依然無以告我先王之意周公遭人倫之變大義滅親而其言之沈痛若是玄武門彼何人哉

鹿鳴

示我周行乞言也是則是傚憲典也古人每行燕禮必憲典乞言不獨養老爲然

四牡

四牡曰將母來諗祈父曰有母之尸饔蓋母之待養急於父也詩人善體人情如此

皇皇者華

皇華遣使出則勉以公義四牡勞使歸則伸其私情文王之采薇杕杜周公之破斧東山皆同此意蓋勉以義

者知國而忘家奉上之分故能視國事如家事伸其情者知忠不妨孝恤下之恩故能以孝子作忠臣

常棣

鶺鴒之比兄弟作詩者偶然感興耳唐明皇友愛諸王而致鶺鴒數千集於殿廷詩道之通於天地如此

伐木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惟我有咎其恕人也則曰適其自責也則曰弗顧有咎含容廣大覺施報之說盡屬褊心孰復此詩可以終身無怨惡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後涼驪仇語（見十六國春秋）陸宣公取之要其義實本於伐木之詩

天保

人君之事敬天法祖勤民而已天保首二章敬天四章法祖五章勤民此受福之本也故以九如分承之

湛露

湛露燕侯服繼之以令德令儀上美下也寓立監之義焉有駜燕臣工終之以有年有穀下報上也寓納誨之忠焉

彤弓

燕以通賓主之情言情者恆防其失禮故湛露曰令儀終之以敬也饗以明上下之禮習禮者每虞其失情故彤弓曰心貺將之以誠也

六月

帝王之建業將相之成功未有不須賢臣良友者故緜詩言文王蹶生即繼以疏附之四賢六月言吉甫爲憲必終以張仲之孝友

庭燎

憂勤者治之本怠荒者亂之機小雅編庭燎於美宣諸詩之後燭亂機也大雅編雲漢於美宣諸詩之前明治本也續序於庭燎云因以箴之其言知哉

沔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似預知有杜伯之事者戒於事前故序以爲規

鶴鳴

檀下維蘀榮悴之幾交相倚伏惟知天者察於微也檀下維穀賢姦之迹常相混淆惟知人者辨於早也

14A

祈父

周之盛也上之恤下曰將毋來諗及其衰也則有母之尸饔呼祈父而不應矣何況君門萬里下情何得通哉

斯干

有偕作之百堵而後築室百堵乃可安有潦潦之室家而後室家君王方可保民受庇於君君亦以民爲庇也

節南山

此詩之作當監謗之時而明著己字直斥王訩王卒未嘗加罪也後世禁私史治匿名至著爲律令有古昔暴

主所不肯爲者可以觀世變矣

正月

彼人是哉魏之所以亡也具曰予聖周之所以滅也

彼求我則四句衰世之用賢如此其車既載四句亂世之用賢如此幽王兼之不亡何待

十月之交

厲王之禍賴周召而復興世卿之效也吉甫申伯皇父之子皆不象賢則天也公羊說春秋譏世卿竊謂未然周之興也有亂臣十人而終之以文母及其亡也有皇父諸人而終之以豔妻

雨無正

雨無正與十月之交疑一人所作前篇末句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微引其端此篇則正責之正大夫離居卽指自逸之我友也曰莫肯夙夜曰莫肯用訊又爲之商略於能言不能言可使不可使之閒則非不得其言不得其官而去者矣乎曰受君之爵食君之祿國危則引身遠颺視其君如秦越不忠之誅其能免乎然臣固有罪君實使然故序曰刺幽王也序文極字疑衍雨無正篇

名也如以爲正大夫刺王安得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之言

小旻

小旻前四章前明崇禎一朝君臣之弊正如是欲不亡得乎

小弁

用吉之法貴斷而獄讞在徐不舒究之小弁所以怨如讒也容人之量貴宏而絕讒必果譖始既涵巧言所以望如怒也

巧言

小人無才何以結主知如以其職業之共而遽任之則小忠小信適足爲王躬之病而已聖世未嘗無小人聖世未嘗不用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惟聖人爲能用小人耳

巷伯

成是貝錦以小爲大也成是南箕以虛爲實也進讒者有此兩端

末章敬字中有大學問在隨讒之法惟修身是徹始徹

終工夫敬者修身之本也故沔水鑑戒亦曰我友敬矣

谷風

寘予于懷鄉於狎暱矣天下未有交不以禮而能有終者如遺之棄自取之也

谷風之於友憤極矣其友之負心亦幾無人理矣乃其末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覺己之待友尚不能無失諒友之怨而望友之恕忠厚之至可以立極

四月

人窮則呼天而正月云云今方殆視天夢夢人窮則呼父母而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益至是則呼籲之路絕矣哀哉

小明

伐木曰神聽和平處友之道也小明曰神聽正直處己之道也人己之間處處以神明臨之古人修身之學如此

瞻彼洛矣

聖人以四海爲家故頌韎韐以萬年惟言家室王者以兆民爲子故作靈臺於不日如見子來

頍弁

列女傳言幽王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故壹醉日富小宛以刺王賓之初筵衞武亦以刺王其荒宴可知而頍弁之詩人尙爲之推波助瀾無是理也此明言幽王荒於飲宴而大臣不得進見之詩末章如彼雨雪四句正告以國家危亂若此而乃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飮是務乎君子指王也首章兄弟匪他謂無他故有汲汲顧影幸免禍災之意

車舝

賦新昏而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非關雎之淑女不能當也作者其有三后之思乎

青蠅

采葛采苓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蠅或懼讒或刺讒或遭讒而作雖繁簡長短異言怯語之不同究未嘗有一言解己之無罪也故曰何以止謗曰無辨黃鳥詩亦云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角弓

角弓雖調弛之則反以比兄弟雖親遠之則疏集傳雖以爲興亦可作比與第六章同例

漸漸之石

不遑朝矣所謂今日不知明日事也不遑出矣所謂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不遑他矣連父母妻子室家身命皆包在他字內作者不忍明言聞者不忍卒聽直與歌薤露虞殯者同一腸斷

文王

緝熙敬止敬勝怠也宣昭義問　勝欲也太公以見知之統著於丹書以詔武王先王之道不北面重道亦以

尊彝訓也

修德爲致福之原故文王言多福曰自求福緣德致有應求之眞爲小心爲戴福之具故大明言多福曰聿懷福與心孚有歸懷之樂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所謂孝孰爲大守身爲大也若忌日流涕雞骨支牀直士庶人之孝而已非大孝也

大明

回者邪之見端也大明旱麓兩言不回卽皇矣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也以邪訓回尙隔一塵

緜

以文王興周之大業緜詩只虞芮質厥成一語以武王伐紂之大勳大明只會朝淸明一語獨言四友尙父不厭其詳以見文武之有天下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知本

棫樸

於祼將見殷士之膚敏於奉璋見髦士之攸宜古人稱得人必於其助祭觀之與取士於澤宮同意

旱麓

鳶飛自然戾天魚躍自然出淵性本善也君子之作人因其性之自然非有所矯揉造作也康誥言作新民作人與作民一而已矣

棫樸先作人而後言綱紀爲政在於得人也旱麓先作人而後言享祀成民而致力於神也

賢才受於祖考故旱麓之作人曰豈弟涵濡之深德爲之也賢才貽於子孫故棫樸之作人曰壽考樂育之盛時爲之也

思齊

漢有匈奴無損於文帝之治宋有契丹無損於仁宗之治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卽太王之不殄不隕也如以敵國外患爲聖德之慚是以秦皇漢武爲可法而文王有遺憾矣

皇矣

太王有明德而曰帝遷王季有明德而曰帝度文王有明德而曰帝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以此也大學引詩之旨於此可證

皇矣之頌文王至矣觀其言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其要只完得無過而已無溢美也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湯之改過不吝武之不泄不忘亦斯道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井田也鎬京辟雍學校也遷豐而井田無改遷鎬而學校先成教養興而王業定矣翼子貽孫無非此事也

生民

穡者人事而曰有相后稷所以贊化育也種者地生而曰誕降后稷所以參天地也配天之功於斯無愧

既醉

一王之興積功累仁多由祖考而內助無紀爲獨周家三后徽音度越千古故史册載爲盛事風雅詠爲美談非特頌其既往抑且望於將來既醉於永錫祚允之後繼以釐爾女士蓋齊家爲治平之本刑于爲萬化之原豔妻煽處哲婦傾城詩人早慮之矣

鳧鷖

鳧鷖四章歷言福祿至末章但言無有後艱是所謂福祿者不過太平無事而已非有豐功偉烈異瑞奇祥足以焜耀史册矜夸奕禩也守成之君可以鑒矣

假樂

繼體守文之主不外敬天法祖用人勤民四大端假樂首章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敬天也次章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法祖也三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用人也末章不懈於位民之攸塈勤民也所謂顯顯令德者以此所謂千福百祿者以此無他道也假樂一篇守成之道備矣

（此詩與天保相參）

篤公劉

陟巘降原勤也執豕酌匏儉也周家以農事開基既庶既繁而勤儉若是規模遠矣

豳爾雅作邠說文作汃豳從山從兩豕豕水物象山東西水分流也邠從邑言從分從邑汃从水言從八從水八別也今邠州三水縣城南三水河本名汃水又名師水以兩水夾山有地水師之象而名詩篤公劉京師之野京即豳谷（下章云依其在京言依當爲山鄭箋以爲地名者非）師即師水言其立國在京山師水之野（集傳云師衆也是後世京師之解不可以釋此詩）豳之爲國東北至漆沮（在同耀之閒程大昌雍錄以爲自土沮漆在岐不在邠者誤邠州城西白土川亦名漆乃漢之漆水入涇不入沮非沮漆之漆）南傍涇水迫兩嶺之卽則邇涇而兼有長武之地矣所稱自土沮漆蓋舉東北之界於戎翟者言之非詩書果有兩漆沮也古公走馬率西水滸自啟行時西循涇而南渡西水指涇注言漆沮承史記之誤也（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二句蓋包程途首尾言之是紀事法）皇澗即三水縣北之支唐川過澗即縣西北之梁渠川（見文與可丹淵集）其水道迄今歷歷如繪惟涇水由涇陽東南至高陵南入

渭去三水幾二百里公劉取材作館當沿涇入渭而言渭不言涇涉渭亦不當稱亂恐當時取材非一處特舉其遠且艱者言之耳姑存此一解以俟質

卷阿

令終有俶善於終者先善於始也似先公酋善其始者當善其終也昭明高朗以德言故以令終期其成伴奐優游以時言故以彌性戒其怠

古人頌祝之詞不忘規戒天保報上而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卷阿遂歌而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蓋人君念

念在民則樂必不至於怠荒此周公作無逸之旨

民勞

唐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畏懼則吾輩疏斥矣觀士良之言則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誠遠小人之良法也

板

板呼天也蕩呼祖宗也板蕩詩亡國氣象極似西晉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亦八王之驗也

蕩

楊用修曰俾晝作夜作讀如沖虛經以晝足夜之足謂夜不足以晝補之也案此解正合紂忘其甲子之事可備一說周湛沖虛經注足訓益也音卽具反

抑

抑詩十二章反覆陳戒大要只在愼言謹行兩端而歸於納諫至以小子呼耄年而不之怒故虛受者作聖之基也

桑柔

職涼善背謂之臣也職競用力暴虐之臣也職盜爲寇聚斂之臣也有一臣於此禍必及民故皆先言民而後指其專職之臣

崧高

徹土田授夫井也徹土疆定賦稅也孟子言經界不正土地不均穀祿不平於此可證

公劉遷豳徹田爲糧太王遷岐迺疆迺理申伯封謝徹田徹糧韓侯受命實畝實籍至江漢告成尚曰徹我疆土常武親征尚曰三事就緒封建與井田相爲維繫也

韓奕

崧高韓奕後世詞人應酬頌禱之作也而夫子存之崧高誌亂始也有宣之崧高適以成平之揚之水何惟乎不共戴天之仇韓奕刺僭賞也玄袞之錫北伯之命可謂厚矣暨乎東遷晉鄭焉依彼韓侯未聞興勤王一旅之師其人亦可知矣故二詩之存傷宣王之衰也

江漢

車攻行狩而結之以展也大成江漢告成而結之以令聞不已從禽者戒荒用武者戒黷持盈保泰其責難於

君也大矣

常武

江漢申頌於文德常武歸美於王猶古人之不尚武如此既敬臨事而懼也既戒好謀而成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

瞻卬

瞻卬云時維婦寺召旻云昏椓靡共幽王時奄寺擅權惟此二詩可考周禮宮闈之政蕩然矣

鞫人忮忒人言不足恤也不弔不祥天變不足畏也無

忝皇祖祖宗不必法也致亂之由古今一轍

召旻

凡百君子莫肯念亂西晉之亡也皐皐訿訿曾莫知其玷東晉之亡也

召旻正義奄者防守門閽親近人主凡庸之主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人主

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此段可作奏議讀（宋考正義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亦名言）

清廟

文王之多士濟濟者維周之楨故先之曰世之不顯非前之多士無以爲世也清廟之多士濟濟者秉文之德故繼之曰不顯不承非後之多士無以爲承也雅頌言祭祀必及助祭之臣蓋賢才者祖考所留貽也助祭得其人則左右內外各盡其職而國家靈長之祚在是矣

祖考之格格以是也

維天之命

幽明一理穆者幽也於穆在天命而文王之合天道則以顯體之於穆在清廟而多士之秉文德則以顯承之天與神不可見而人則可見也

維清

肅雝者文王之德德具於躬故曰秉緝熙者文王之典典著於事故曰成

烈文

取之蠹錙銖則曰封用之如泥沙則曰靡

天作

詩說解頤據易升卦以天作爲祀岐山之樂歌

時邁

右序有周明帝王之運定之於天罔敢或干故懷柔徧於百神而震疊之威無遠弗屆允矣其爲天下君也式序在位明黜陟之權操之於上莫敢稍忒故懿德肆於時夏而干戈之戢不怒而威允矣其爲天下往也

執競

有天下不自成康始而詩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何耶可知成康非指二王矣

思文

生民以祀事言故以秬秠爲先思文以民事言故以來牟爲重秬秠曰降尊之也來牟曰貽親之也立民而莫匪爾極功本於德也率育而終以陳常養先於教也

臣工

臣工躬耕帝藉之樂歌也臣工三公卿諸侯大夫也衆人庶人終於千畝者也保介二字見月令尤爲確證一也噫嘻序云春夏祈故但言耕豐年序云秋冬報故但言穫臣工則自新畬以至銍艾包三時而言於祀典爲大非耕藉不足以當之二也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社稷之祈且有樂歌何獨於耕藉而無之三也於皇來牟四句與思文貽我來牟三語辭義正同思文祀后稷而歸功於帝臣工耕藉故亦稱上帝外此如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詩均不相合四也若序言助祭遣廟何以祇及農事集傳謂戒農官則不當入頌余故獨取徐氏之說

皇華遣去使曰咨諏咨詢臣工遣來使曰來咨來茹集思廣益使臣之要務

噫嘻

終三十里無曠土也十千維耦無游民也在人事者有可知在天命者不敢必序曰祈敬天也

豐年

八蜡有祝辭郊特牲之記是也八蜡有樂歌豐年之詩是也八蜡草野所祀而古人重之如此不忘本也自蜡祭廢民心無所係而淫祀興矣

十五 [illegible]

噫嘻言駿發宜徧於同井而但舉爾私讓富於民也豐年言烝畀宜徧於羣神而先稱祖妣歸功於祖也

有瞽

詩之言肅雝多矣大抵皆主禮儀言有瞽肅雝和鳴獨稱於樂蓋肅敬也虞書之無相奪倫論語之皦如是也雝和也虞書之八音克諧論語之純如是也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是肅敬之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是和雝之感禮陽而樂陰二而一者也

雝

皇矣曰順帝之則後天而奉天時也雝詩曰燕及皇天先天而天弗違也安人安百姓而極於安天非文王緝熙之至德何以能此

武

先言允文而後言嗣武明周家之得天下不在征誅方言勝殷而遽言遏劉見周家之安天下非矜威力故大武之舞象在止戈大武之詩歸於止殺武王之心卽文王之心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閔予小子

文王之於緝熙敬止武王之敬勝怠者吉成王之夙夜敬止有周家法在此一字成王之能敬卽成王之能孝也繼序思不忘敬之貫於始終如此

訪落

紹庭上下國事之無不率也陟降厥士家事之無不率也以保明其身身事之無不率也如是則無在非昭考之式臨矣惟其心之是以常目在之也

敬之

陟降厥家親無地而不在也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

也昭考至親故曰昭上帝至尊故曰監

小毖

訪落謹始也謹始者必持於繼故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小毖謹後也謹後者必戒於前故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載芟　良耜

載芟春祈以耕爲重故曰千耦通力合作有勸相之功良耜秋報以穫爲主故曰百室祭酺合醵有盈藏之樂焉載芟言爲酒醴以祀祖良耜言殺犉牡以祀神先

內而後外也載芟言飶香椒馨以寧胡考良耜言墉崇櫛比以寧婦子先尊而後卑也

酌

遵養時晦時止則止也時純熙矣時行則行也動靜不失其時所謂酌也

桓

此詩與大雅文王以下數篇相表裏保有厥士即文王之濟濟多士大明之師尙父緜之四友棫樸之髦士也有天下以得人爲本雅頌同一意也

武酌桓皆頌武王之功而武曰遏劉酌曰養時桓曰保士終未嘗一語夸及武功也此武王之心也

賚　般

策命在廟以祖考爲主故賚稱文王巡狩告天以天子爲主故般稱時周

賚言時周之命六服歸心也般言時周之命百神受職也尊一王之命而大一統之義非尋常誥册之文可比已

魯頌

魯無風舊說以爲太師不陳非也桓閔之亂他國所未有春秋諱國惡太師雖陳而魯之人不以合樂夫子刪亦不忍存也然則有頌何也四篇之作魯人固謂之頌矣夫子欲附於風則非閭巷所采太師所陳也附於雅則又疑於王魯也因其故而附之夫子之不得已也非進之也

駉

衛風歌馬之孳生以牝爲宜故以騋牝言魯頌美馬之材力以牡爲用故以駉牡言

有駜

在公明明繼之以醉言舞敬而能和也在公飲酒繼之以醉言歸和而有節也一飲燕之微不忘錫福於民庶則無不和矣一食飲之頃不忘示法於子孫則無不敬矣旣敬且和可與言樂矣

泮水

淮夷之役周公魯公之遺烈在焉故將言淮夷而先以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蓋以法祖望僖公也

其君以淮夷之克頌泮宮其臣又以穀之職立武宮上

下崇謙能無弱乎

閟宮

實始翦商卽書所謂肇基王迹必以有滅商之心爲疑是說詩者自增蛇足耳若作勤字解雖本爾雅然於始字隔礙高圉亞圉已爲商牧伯安得謂太王始勤

纘禹之緒后稷之功也纘太王之緒文王之德也祖有功而宗有德此有周所以郊祀后稷而宗祀文王歟

所順者君之德則率從非出於用威故頌荒宅之功曰魯侯是若所順者民之心則工役共忘其勞力故紀作宮之事曰萬民是若

那

鼓聲最宏管聲最細八音合作之時鼗鼓方淵淵然而嘒嘒者不掩其爲管聲所謂無相奪倫也故曰和平周語單穆公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

烈祖

那曰綏我思成自湯孫言之其假也庶幾心之所安下之誠假於上也故曰奏假烈祖曰賚我思成自祖宗言之其假也無非神之所予上之誠假於下也故曰來假

玄鳥

正域彼四方自諸侯言之疆界畫於外而無不均故曰正方命厥后所以制封建之權大一統也肇域彼四海自天下言之京畿宅於中而無不達故曰肇四海來假所以昭會歸之極尊首善也

長發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彝倫攸斁人道將亡其禍亂較水火刀兵爲尤烈撥亂反正非神武不殺之聖人不能孟子稱三聖以孔子作春秋爲一治與大禹周公並言商頌稱玄王爲桓撥亦此意也

長發與大明同義大明歷陳文王任姒爲周興所由至歌武王伐紂則終以尙父長發歷陳玄王相土爲商興之本至頌武湯伐桀則終以阿衡朝廟之樂雅頌不嫌同體也

殷武

風終狠跋雅終召旻傷周室之無臣也頌終殷武傷周室之無王也高宗兩詩殷武作於前玄鳥作於後孔子删詩乃以殷武殿頌末者使平王有武丁之武則周室

十五冊 [illegible]

不東矣

羣經質卷之上

羣經質卷之下

清鄞縣陳　僅餘山撰

周禮

周禮

周禮一書雖未必出自周公要是周室故府舊章觀其體大思精七十子而後必無此力量然中間多所竄亂善學者祇當虛心衡擇以衷諸一是乃疑周官者幷廢其眞信周官者曲護其僞而此書遂成聚訟矣

鄭司農

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大司農仲師名衆云云二鄭同宗之大儒又太宰正義云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其說明甚楊升庵徑以康成爲司農之子以向歆並舉誤矣

幣餘之賦

幣餘國用所餘諸司所返納非歲入也而亦謂之賦聖人之以天下爲公示萬世以節儉之道也隋唐以降乃以羨餘充內藏其進羨餘者無非例外之誅求甚至今

歲羨餘明歲遂定爲成例羨餘不足數罪且浮於正額猶以周官自文何哉

小宰

小宰六敘末曰以敘聽其情六屬末曰小事則專達先王之世所以下隳胥通羣材畢效而無君門萬里之怨者此也

小宰注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案凡物之在其中者出而後予於人在外者受而後入於內古人注經卽一字之序不妄下如此

膳夫

六穀六牲六清以及羞醬皆有定品非是則不以共喪荒災札有損無加不言會而會在其中矣不然蒲桃入而漢衰荔枝貢而唐亂雖會何益

甸師

小宰掌宮刑故宗室之刑掌於甸師亦屬於天官親之也其必於甸師何耕耨王藉齍盛之所出惟祖宗實式臨焉亦親之也

瘍醫

瘍醫祝藥之祝應讀如字祝由主於治瘍素問所謂可以祝詛而愈也禮記郊特牲有由辟焉由以祝病辟以禳災鄭注謂弭菑兵遠罪疾也是已其曰由用也則非辟辟除也亦不必改讀爲弭祝由科列於周公十三科之末神農以前卽有之而黃帝傳之周公著諸經今乃以爲異端邪教而禁之將坐視其民之疾痛死亡而反治拯救者以罪也可乎

司書

夫家六畜之數登於鄉大夫而周知於司書此文王五

毋雞二毋彘之制可以互證者周公豈欺我哉

大司徒荒政

荒政十二十曰多昏蓋凶歲民易流亡故殺禮而昏俾之有燕爾之戀無恝去之心然後可安土而徐議其補救故曰聚也後世此策不講一遇凶歉有嫁娶無力而訐訟不休者有逃亡無著而怨曠失時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水旱也

定新籍則以樂昏擾甿安土著則以多昏聚民先王之道不外於順人情而已

保息

保息六事以安富終蓋富者貧民之所待命也富者安而上五事可以次第舉矣後世强幹吏好以扶弱抑强爲事者其未知周禮安富之意耳

本俗

安萬民先以媺宮室王者欲使斯民爲子孫長久計俾之安土而重遷也故荒政之多昏聚之於凶歲本俗之媺宮室繫之於平時此政不舉而游民輕去其鄉貫靡而炊倚擔而息不以爲苦而轉以爲恆業前明鄖襄之

棚民因以作亂始知先王之爲斯民慮者遠矣

鄉八刑

成周鄉刑當時必有科條自鄉大夫至比長次第學之不屬有司益防患於微禁邪於漸使莠民不敢以有司耳目所不及而肆成其惡實與鄉舉里選相輔而行自鄉刑廢而獄訟繁興桁楊滿路有司日不暇給而小民無路自新是罔民也豈不大可痛哉

鼓人

鼓人軍動則鼓其衆注動且行也愚案且行二字古人

訓故之例也動者行之始而不可徑以行訓動故且之詩中谷有蓷毛傳云脩且乾也說文蓷字下注云日且暵也同此故義呂覽音律篇高誘注且將也振亂篇愛士篇皆有是注詩簡兮箋將且也谷風箋將且也東山箋今且至矣大叔于田箋田事且畢齊雞鳴箋東方且明之時此皆鄭義也今讀注疏者不攷而疑爲誤坊本徑改爲且行是不知古義也

載師

㯃林之征二十有五先王非以苛斂以抑末也此法廢

後世遂有以良田沃土棄嘉穀而植他物者一夫獲利百夫效尤雖有明禁不能呵止如近日蘭州之水煙卽其一端而先王裁成輔相之術至是窮矣

司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賈疏金銅凶年亦賤是以諺云豐年粟儉年玉案世說之語得此疏而明

稍人

古甸乘同音（如田之與陳）以六十四井出一乘因制爲甸名

後遂以音同而轉相假借周禮稍人邱乘即邱甸也左傳裹甸即裹乘也

卝人

卝人注物色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賈疏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其鹹淡即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也愚案嘗鹹淡知金玉之法僅見此注

小宗伯四望

四望先鄭二說後鄭三說紛紜莫定當以後鄭五嶽四鎭四瀆之義爲長

司尊彝

舟所以載彝彝常也典常之則不可過故取象於舟楫有沈溺之義焉罍所以酌尊尊宗也君宗之齊不可屯故取象於雲雷有施行之義焉

大司樂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二句六詩之義囊括無餘千古說詩之書浩如煙海總不外此

占夢

周禮稱王拜受者四民數穀數賢能之書而獻吉夢亦其一爲此聖人盡性至命之學所以使後王默鏡其得失自謹其感召而不敢肆然於晏安寢息之間者爲至微也古人論學謂夜驗諸夢脉其有見於此歟

司巫

巫恆巫之有恆者此可以證南人之言愚案古人最重世業非特世祿世爵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也凡五官及攷工記所載百工之官以氏名者皆取諸世業之選馮相保章天文之職亦必以疇人子弟爲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紀於曲禮蓋有恆業者必有恆產有

恆產者斯有恆心所以範小民之耳目心思而不致有放蕩奇衺之行者此也後世惟泰西之人能守此義故天文歷法技藝器用迥絕人寰惜其不知先王之道無中國禮義之訓而惟奇巧是鶩此所以終囿於夷也

大司馬

大司馬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人即徒兵也困學紀聞謂春秋時晉鄭有徒兵蓋始用之平地

司爟

司爟注爟火謂爇火疏對司烜氏以夫燧取火于日中

爲明者爲冷火明火之爲冷火未詳其義

挈壺氏

挈壺氏賤職也乃以不舉其職見刺於詩者二風則東方未明雅則夜如何其蓋所係於君德者大矣

職方氏

兗州其浸廬維維卽禹貢青州之濰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卽維字而省其系耳今呼爲淮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於隸則差之毫釐

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愚案從佳之淮今隸所未見字書亦皆未載然亭林大儒博學言不妄發當必有本

山師川師

山師川師致其珍異之物蓋如砮錯橘柚大龜之類非他珍異也

大司寇

大司寇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此後世三八日放告所由昉小司寇至于旬乃弊之此後世招解案以一月爲限所由昉一則不輕受民之訟使悔過者知止一則不輕加民以刑使受法者不冤後之治獄者無哀矜惻怛之念無忠信明決之才而徒以速爲能民之不冤者鮮矣

小司寇

禹謨云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呂刑一書言中者十大司徒十二教七曰以刑教中小司寇歲終登中于天府至司刺掌宥赦亦曰求民情斷民中非特不忍偏於嚴且不敢偏於寬故中之一字千古用刑之準也

司約司盟

民疑而後有約約渙而後有盟盟瀆而後五刑興焉而二官次司刑司刺後者曲直之理成於人而不成於神自刑罰之辟因果地獄之說遂從而入於人心民之控愬不於人而於神爲民上者不有覛乎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盟之初起在帝世已然矣故約盟者王政之所後也

司圜

圜土只如今之申明亭後人以爲獄名非也

翦氏赤茇氏蟈氏

三官除蟲之法皆後世除蝗之法也外此惟大田之秉畀炎火而已周官無捕蝗之政特於此三官寓之若族師注酺者爲物人烖害之神則今之祀蝗神是也

冶氏

鈞有輕重二法三十斤爲鈞又冶氏注今東萊以大半兩爲鈞鋝有四法冶氏注環重六兩大半兩（環即鋝也）書呂刑疏鋝六兩又說文鋝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北方人以二十兩爲鋝（今本說文脫一字）

儀禮

且字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疏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以某甫且字別之也愚案且字有二種一則士喪禮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此如今之稱某翁某丈是也一則禮雜記注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如少牢饋食禮伯某注云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檀弓正義云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也此如今人於亡者稱府君稱公其無字者則以行稱某公是也

醯醢 （聘禮）

注疏家望文立解有出一人之手兩相乖戾而不自覺者如聘禮注醢穀陽也醯肉陰也少牢饋食禮注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內羞穀物庶羞牲物二注相反又周禮掌客注牲與黍稷俱食之主禮記曲禮注近醢醬者食之主內則注羹食食之主三說不同又士昏禮注酳之言演也少牢饋食禮注酳猶羨也特牲饋食禮注酳猶衍也三注音義相近而立文各異此類甚多

朝日問大夫 （聘禮）

聘禮朝日問大夫注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今時晡後不謁長官猶此意

小要 （士喪禮）

士喪禮注衽小要也疏古者棺不釘棺蓋每一縫爲三小要案即今之銀錠樻

禮記

毋勦說 （曲禮）

胡氏曰勦猶抄也左傳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抄易

其辭是謂勦說案此說較舊注爲勝

禮不下庶人

周禮太宰禮俗以馭其民而云禮不下庶人何也不責其備禮恕之也

醫不三世

正義文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愚案夫子安得有脈訣此亦如卜筮家有孔子馬頭易五行家有素王妙義（見隋志）青烏家有孔子宅經算家有孔子所作三不能比兩託聖人門牆以伸其說者也

乘邱（檀弓）

乘邱之戰魯先敗績井陘之戰邾亦輿尸此可以補左氏傳之缺

始死之奠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非爲不忍棄其舊也屬纊之際孝子方望其親之生豈忍豫爲儲備脯醢雖常膳亦非倉猝急遽所能致潔故即取親之餕餘以爲之奠因以致其不忍遽死其親之心先王所爲緣情以制禮也

子夏曾子

子夏善於喪服而同母異父之昆弟爲之齊衰見譏檀弓儀禮喪服傳雖子不報女子子爲祖父母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三服之誤見正康成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詳可謂精約而塡池推柩而反襲裘而弔小斂之奠在西方諸禮不能無失以聖門諸賢親承授受且如此故君子毋輕議禮

虢伯之忌

此忌字斷當從忌日不樂之忌陳氏集說乃不敢自信何也

麥以魚（王制）

月令以彘嘗麥以雞嘗黍以犬嘗稻君上之制也王制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民之制也

輕無赦

凡作刑罰輕無赦千古政典也武侯治蜀未嘗肆赦吳漢武夫尙謂光武願陛下愼無赦不謂後世君相智乃出吳子顏下

不赦過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市刑也將以東烏合之手足閑驅詐之心思無取於寬容以啟玩姑息以養姦也且市者利之所在上下趨之苟法令歧出必有蔽私鬻刑以亂市政者故寧從其嚴也

六禮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此皆見於儀禮十七篇者王制之作當在稷下旣出之後

玄鳥至（月令）

正義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此以燕卵爲鳳子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此三事以出輕繫爲主薄刑小罪速爲斷決勿使淹繫所以順長之氣也

飭死事

朱子云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皆無飭死事三字當爲衍文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禮運）

明之作則陳氏之臆說也書云視遠惟明

月生于西（禮器）

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月生西殊不可解說禮者好爲穿鑿不通之論此其作俑也注云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附會更可笑（祭義注又一解）

唯所欲食無時（內則）

此非教孺子之道也古人於胎教猶尙慎之況孺子之已有知識者乎是害之也作記者於是失言矣

魚去乙鼈去醜

內則此節言不可食者九集說無解案豚去腦以上皆

明顯不須加注乙腸也形屈如乙字魚餒自腸始今人治魚皆然醜異形也鼈最多毒養生書鼈有四目獨目白目目陷凹赤足三足頭足不能縮腹下有小字王字天字頷下有輭骨如龜形皆不可食故形之醜者不食也陳氏訓醜爲竅恐非

八珍

盡信書不如無書諸事皆然先君子任京職時有旗人依內則作八珍延客同食滿座竟不能入口先君子常舉以爲泥古者戒然則古之八珍當自有制度非如內

則之所云也

內而不出

內而不出卽大易之畜德論語之默識古人爲己之學其稟承於父兄之教者如此安得不爾一世而爲君子邪今之有轡兒癖者其未聞此歟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王肅本二爵而言（句）注云飲二爵可以言也言斯禮（句）注云語必以禮三爵而油（句）注云悅敬貌無已字及下油字

惰游不齒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此卽古人象刑之法所以恥辱之也後世如五代時制市儈之屨一白一黑當禮法淩夷之際猶存此意何治平之世而反漫無等夷哉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

軍旅思險所謂臨事而懼也隱情以虞所謂好謀而成也可與夫子之言相表裏

大時不齊（學記）

天時之運若截然齊一卽不足以成變化故日有晷差月有盈虛朓朒度有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氣有盈朔有虛歲有跳辰時有大小刻所以行四時而生百物也此亦可備一義

南風（樂記）

樂記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舞未聞也正義南風詩名孝子之詩愚案此當從凱風之詩附會成說

柷敔

八音獨柷敔二器有三名一名指擊又名椌楬

投殷之後于宋

黃帝堯舜夏后之後皆曰封獨殷後易名爲投是不知武王之心者也豈孔子之言乎

祭法

祭法惟末一段可取其餘皆不足信大抵剽緝緯書雜說而成者文義亦極疏淺

孔悝鼎銘（祭統）

衞成公獻公之返國孔達與烝鉏不聞有功其先祖無

美而稱之不亦誣乎作祭統者取之亦可謂不知言矣

夔（仲尼燕居）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豈有不達於禮而能教冑子以直溫寬栗諸德者伯夷典禮亦必不讓之燕居閒居二篇疑非孔子之言愚并疑左傳元妻之事亦出傳聞如其信然則其於禮也誠疏矣

南人

緇衣正義南人殷掌卜之官此語未詳所出

奔喪

古人作事必以旦晝故奔喪者見星而行葬人則夜葬而夜居於外則弔之

二算為純（投壺）

此句亦見儀禮鄉射禮言八算得二算爲全也

春秋

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之娶仲子國人不以爲夫人也隱公以小孝欲成其父立愛之心國人亦未常以爲攝也即位之禮不行故魯史不書春秋因之非與之也服君之服居君之位行君之事其攝也隱之私意而國人則已君之魯人則已公之矣雖宰咺歸賵命出天王終阨於淸議不克入廟祔姑不得已考宮獻羽以成其私彼桓也亦遂瞯然以王命自居日夜求返其故物而無所顧忌蔿氏之弒平啟之也歸賵一舉而三綱盡壞春秋所以託始者在是獨惜當日僖伯眾仲諸臣不能據禮廷爭俾一代賢君陷於首惡哀哉

於春秋之書仲子及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可以見世道之降（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自是隱公夫人）

尹氏卒

尹氏崔氏安知非人名實來安知非國名春秋必無此等深文隱語如公羊左氏之所云也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伯之舍許懼楚也其言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又曰聊以固吾圉情見乎辭固將以許爲東屏也未幾而會鄧矣迫許地折而入楚而鄭患始切此莊公之早所逆料也宋太祖不取太原俾之禦契丹以養中國之力太宗不知其意而下之遂有岐溝之敗古今一轍也

繻葛

桓五年繻葛之戰注鄭伯志在苟免王伐之非也此杜注悖理之尤者彼蓋習見昭濟之事悍然附飾經術以爲之辭而不顧其安短喪無父此語無君黜祀之時惜無有舉以正其罪者（杜氏短喪之說見於傳注者文二年昭十五年兩條）

里克

春秋之時臣道不立當國家不靖之秋每以中立自固如原繁里克臧宣韓厥晏嬰叔向之徒雖賢者不免其終於受禍如原繁里克遂爲千古口實亦有幸有不幸也

晉文殺舟之僑

晉文公殺舟之僑於凱旋功成之後不事姑息軍律之振宜其定數世之霸業也後世有國家者當積弱之餘逃軍潰將猶不以軍法從事而曰吾以體好生也以觀後效也是不忍於一卒而忍於千萬赤子之死也是欲以孟明望眾人也且不思孟明當日亦以晉師不出僥倖成功封殽尸而還於晉仍無損也況萬萬不及孟明乎故觀舟之僑之殺而知晉所以霸觀荀林父之不死而知晉所以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聖人之言深切著明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韓非子內儲說引孔子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胡傳取之而困學紀聞駁之愚案韓非之言未可以法家而遽斥之也刑賞治天下之大柄過與不及同一僭差唐虞好生而明刑弼教以贊帝成周刑措而義刑義殺以詰康使失律者不誅則退者得計使失出者無罪則死者含冤國家可以有賞而無罰天地亦可以有春而無

秋乎聖人之制五刑豈得已而不已也哉胡文定春秋傳本爲經筵進講之書宋以仁厚治天下而馭眾或失之寬喪師不殺失地不殺貪酷之吏不殺遼夏交侵金繒屈辱女眞內犯諸將望風而逃棄師棄地未嘗敢以一矢相加遺靖康之變雖其君若臣之罪亦祖宗刑政淩夷以至於斯極也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鄢陵之戰

鄢陵之戰郤至韓厥之於楚子欒鍼之於子重何雍雍耶春秋時師出以律而應敵以禮自立於不敗之地而

不務首功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三代以下不可復見矣

謚法

春秋時大國之大夫皆有謚臧武仲之有謚猶以立後也晉欒懷子齊析文子一誅一亡而有謚何耶吳楚大夫無謚小國大夫無謚家臣無謚士之有誄誄非謚也哀公之於孔子亦有誄而無謚鄭國大夫無謚惟子產謚成見國語蘧伯玉亦謚成見呂氏春秋召類篇注皆人所不知者故附誌之

絳縣老人

惠定宇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字也

晏嬰叔向

春秋自昭定以降人材萃於聖門其在列國者自子產而外竟無完品晏嬰叔向徒以博物雄辨浪得虛名嬰之陰附陳氏以成其簒尤爲可誅也（大戴禮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此聖人善善從長之義其實叔向之免禍亦緣陰附六卿耳）

顏高

顏高之弓六鈞先儒以爲即史記孔子弟子之顏高又謂即家語之顏刻考定八年傳明言與一人俱斃則顏高已死於陽州之役而過匡爲僕在定十四年高死已七年矣其非一人明甚（史記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家語作子驕子驕顏高字明是遂訛爲一人）

葬陳哀公

凡外諸侯卒內大夫會葬則書葬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是魯猶會葬也此可見春秋邦交之厚

成子以茅叛

茅成子之請救於吳與巴蔓子相類邾之忠臣也而左氏以爲叛非君子之言也

公羊傳

公羊

公羊傳之有功於三綱者有三不與致天子而君臣之倫正譏喪娶而父子之倫正譏三世內娶而夫婦之倫正其有害於三綱者亦有三謂祭仲廢君爲行權而君臣之倫斁謂輒之拒父爲尊王父命而父子之倫斁謂母以子貴而夫婦之倫斁

武庫注左舍經而從傳功罪猶可相當何休注公羊舍傳而從讖緯雜說使公羊有牽於讖之譏比例其罪當在陷親不義之條

鄭詹

左氏稱叔詹爲三良而公羊以爲佞人左氏稱單伯爲守節而公羊以爲淫於子叔姬傳聞之異辭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僖公二十五年傳兄弟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愚案爾雅釋親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此文可

以證曾子問注語之謬

反黨

文公十三年傳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九經古義引荀子怪星之黨見證之愚案越語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此亦一證也

穀梁傳

穀梁

穀梁善於言禮康成謂左氏善於禮愚謂不如穀梁之言簡而精

穀梁疏自十八卷昭公十五年起盡十九卷定公十五年止詞趣文法與前後迥異似他庸俗手所羼入非楊士勛一人所作也

厶地

桓公二年傳注鄧厶地釋文厶地本又作某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後皆放此愚案困學紀聞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是宋時注疏本尚有作厶者今本皆作某矣然厶字自音私見說文意當時范注或一時未暇攷證故加厶爲未定之文其後傳寫而爲厶又轉而爲某今

人屬草尚有此例可證也

晝

桓公六年傳以其晝我注晝是相過愚案吾鄉方言以他事暫相過訪曰晝正是古語

戰于泓

僖公二十五年傳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此數語與孟子合

梁山崩

成公五年傳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後乎攘善也愚案是時孔子未生何以聞之如謂追論則不當以其無後乎作逆料之辭也

有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傳云鸜鵒穴者而曰來巢愚案鸜鵒巢鳥不穴穀梁誤矣

論語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犬馬指奴僕表記之言明明可證

君子哉蘧伯玉

君子之禍在君子自以爲君子俊及名而有甘陵之禍淸流名而有白馬之禍道學名而有僞學之禍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夫子稱其邦無道可卷而懷

公冶長

公冶長何注孔曰姓公冶名長邢疏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皇侃義疏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子謂子夏章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集傳以君子儒

爲己小人儒爲人釋之愚案子夏篤信謹守之士與干祿問行者有別夫子此言必非無爲而發爲人二字似非子夏對證之藥此小人當解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小人荀子所謂子夏氏之賤儒是也鄙見如此或千慮之一得歟

季隨

升庵經說蕭穎士蒙山詩子尙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愚案八士墓亦有二處薛應旂西山搜古奇編子至咸陽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尙傳誦云又襄城縣志八士墓在縣南王落子南伯達堡

孟子

孟子疏

諸經疏義雖優劣不一然注文具存可以任人之去取惟孟子僞孫奭疏盡删趙氏章指剽爲己有割砌敷衍殆不成文使非宋本得存幾至湮沒最爲可恨

折枝

爲長者折枝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愚案後漢書王暢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之折枝若今之按摩也蓋古有是語

太王遷岐

書傳云太王遷岐周民束脩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新序太王止子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此可入孟子從之者如歸市注

井田章

孟子言王政有與周禮不合者吾寧信孟子不信周禮孟子王佐名世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幼學壯行斷不待事權在手始臨時諮索平日倉猝問答不過大略而宏綱鉅目舉已瞭然豈誠未聞其詳非晚出之周禮可擬也卽不必謂周禮非眞書要其不合處必已於古今異宜之際加以變通亦非王安石輩讀死書者比矣然則周禮一書已不能盡行於數百年戰國之時而謂可行於數千年後之今日吾不信也

餘夫

徐位山管城碩記云禮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案孟子卿以下二節集注云据周禮小司徒職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其餘卿大夫之子未命爲卿大夫者則謂之餘餘夫圭田半於五十畝餘餘子夫治也謂餘子所治之圭田也愚案此解甚善古者卿大夫之子皆任農事所以俾知稼穡之艱難而消其驕惰之氣也

湯十一征

湯十一征今攷之書傳葛見孟子韋顧昆吾見商頌三朡見書序有洛荆温見竹書紀年密須氏見國策有卞見路史國名紀幷桀爲十一

陳仲子

孟子外書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原兮（此誄固不足信然劉貢父必有據姑存以廣異聞）

徒善不足以爲政

孟子言徒善不足以爲政非獨如齊宣梁武也宋一祖

五宗仁民愛物彷彿成康夷觀其朝廷政刑綱紀一切苟且旦夕無經久遠大之模故後世一有不肖而國勢遂傾夫以百二十餘年列聖相承之天下哲徽二宗三十年間敗之而有餘自古亡國未有如北宋之速者也故與其徒善而無法不如徒法之朝中主猶可世守以待大有爲之君若宋之神宗似亦可與有爲然創法于始甚與變法于極弊時異勢殊非命世亞聖之佐豈易及此彼荆公者吾見其僨而已烏足語先王之道哉

岑樓

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愚案嶺之呼樓取其形似山西有石樓山五臺山陝西有石樓臺山李膺益州記蜀人呼嶺爲棟秦風有紀有堂亦以象堂形也今陝甘凡高嶺皆呼爲梁此亦論語山梁之證也

爾雅

爾雅

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本止十九篇攷詩關雎正義引爾雅序篇云訓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今序篇已佚漢志或即合此而言歟爾雅之有序篇猶易之有序卦詩書之有序合之爲二十篇猶書合序爲五十九篇也

舍人

爾雅舍人注郎犍爲文學也其姓不傳愚案文選羽獵賦注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是舍人郭姓若東方朔傳之郭舍人自別一人

陽

釋詁陽予也注魯詩曰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愚案古文易兌爲妾爲陽陽女之賤者則古有此呼

矣以賤者自稱猶後世人婦女自稱奴也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婸徒婸音陽

閎

釋宮衖門謂之閎注閎衖頭門愚案左氏成公十七年傳正義引李巡注亦同襄公九年傳正義引釋宮經文及孫炎說皆作巷盖巷衖古字通也

五音

唐徐景安樂書引劉歆曰宮爲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爲重商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角聲圓長

經貫淸濁如民之象而爲經徵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爲迭羽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抑此可以補郭注之缺

九河

九河太史太當作大邢疏引李巡解云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大史此解分明釋文大謝音太孫如字今本作太又鉤般釋文本又作盤李本作股錢竹汀謂李在孫前當以股爲正或然

薣芑

齊民要術引舍人爾雅注曰薵芑別米亦白苗也是伯夷叔齊所採首陽山草也太平御覽引亦同此採薇之別說

葭蘆菼薍　鰋鮎鱧鯇

詩大車正義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爲一草魚麗正義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四者各一魚

櫝苦荼

釋木櫝苦荼郭注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炙可羹飮愚案荼今之茗也非冬生亦未聞可作羹當以其可啜故亦得羹名耳

騉駼枝蹄

釋文舍人云騉駼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愚案舍人所解似指昆余國人而言如山海經所云丁零之民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者旣云騉駼外國之名則此二字似不得從馬旁矣

附通質

經傳異同

禮記與周禮異者當以周禮爲主蓋周禮爲姬京遺典而禮記漢人之雜輯也公穀與左傳異者當以左傳爲主蓋左氏爲聖門親授而公穀儒師之口學也

傳注先後

毛傳與三家同時而行世較晚左氏較二傳爲先而立學獨後今毛左列於經而三詩絕二傳微人亦視其學何如耳豈以得名之遲速爲優劣哉

擬經

楊雄之法言王通之中說僭矣舍其僭固足以翼經也

齊桓晉文聖人猶取之江河滔滔而有若人焉尊攘之功其可泯乎哉

讖緯

隋煬帝生平直無片善然有一事卓然可傳令搜天下遺書中有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余嘗謂秦始皇逐戎夷其功不在禹下隋煬帝焚讖緯其功不在孟子下雖戲言寔正論也

以方藥地攷據之核而信僞詩傳詩說以黃漳浦學術之正而信緯書亦是通人一蔽

石經

世說注稽紹趙至敘曰年十四入太學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云云晉書採入趙至傳是魏正始石經爲中散所書今人但傳爲邯鄲淳耳

五經旁訓

今所傳五經旁訓爲元廬陵李恕所編刊於大德己亥每書各有自序其注疏略亦無音釋再刊於明嘉靖己未滇撫游居敬三刊於萬曆乙未東撫鄭汝璧互有增補今行坊本則康熙間吳郡張匠門本也近爲賈客射利增竄丹黃而聖經幾成文章家數矣可恨也游本易經旁訓余嘗見之其分節亦與今本小異

羣經質卷之下

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

咸豐丁巳十月恭
南豐譚禔同署檢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

南宋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殘石尚存列於門廡至北宋汴學石經之佚久矣顧亭林石經考列開封石經之目實未之見萬季野石經考云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出諸名人之手乃後人皆不獲見而金人亦鮮有語及者豈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邪是萬氏亦未之見也經義考已云佚竹垞謂沈于黃河淤泥之下杭大宗石經考異云石板之亾當在元末吾鄉吳山夫先生金石存有宋二體石經搨本祇周易尚書周禮共五碑李芝齡先生案語云碑在今陳留縣僅存周禮卷一及第五中數石餘經悉亾蓋石刻之亾佚有年矣咸豐丁巳夏五月余偶過書肆見墨搨石經殘破一束篆書一行正書一行此卽玉海藝文所云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石經刻石兩楹周密癸辛雜識所云汴梁太學九經石板一行篆字一行眞書是也亟購以歸黏綴爲四大冊紙墨極舊乃元以前人拓本汴石刻之廑有存者洵人間之奇秘重可寶也暇日因取諸經覈對小有異同足資考證周易升困井革鼎巽未濟諸卦歸妹存上六一爻繫辭傳致寇至盜之招也一段大衍一節不全易共二十八紙升偕今作階革象治麻作歷與唐石經同和兌作咊未濟辯物居方唐石經書辨多作辯尚書堯典冠以小序以後皆載書序堯典曰至欽若昊天止舜典曰至遏密八音止泰誓牧誓周書武成太甲洪範不全書序沃丁咸乂伊陟原命書共四十二紙石經協咊萬邦今作和五典克从言曰从月之从星今竝作從五曰恖恖曰睿今竝作思又以皆作㠯于皆作亏明皆作朙罪皆作辠古字猶有存者祡望大告武成今作柴公劉克篤歬烈今作前石經祡歬竝依說文洪範我聞在昔今作昔鯀陻洪水今作陻明作哲今作哲案唐開成石經及劉三吾書傳會選皆作晢會選云晢之列反字與晣同當从日从口非說文日部晢昭晣明也从日折聲牧誓王左杖黃戉今作鉞釋文鉞本又作戉說文戉大斧也古只作戉又烏呼羣后作嗚呼羣後伊訓烏呼同漢書烏虖皆不从口古文也毛詩斯干無羊載小序文備載笙詩由儀等序鴻雁之什十章三十二章三百三十三句此依毛詩鴻雁之什詩集傳依孔疏說分篇祈父之什不同谷風蓼莪北山無將大車小明有頍者弁時邁執競詩共二十紙石經載寑之牀載寑之地九十其犉爾羊來思爾牧來思或歕亏池實維豐年小明畣我往矣載離寒暑執競無競維烈奄有四方皆古字也春秋昭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經文殘闕春秋共二十四紙凡年字皆作秊宋華定華亥皆作𠌶其正書皆小字一行比篆書特小與他經不同蓋當時書者不出一人之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亦非南仲一人

之書趙克繼傳克繼善篆隸仁宗時詔書石經謝飶傳國子監立石經飶善隸召爲直講宣和書譜章友直閩人工玉箸篆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時人稱之宋翌猗覺寮雜記本朝石經胡恢書恢金陵人善篆隸葉適謂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瑞安沈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是春秋之學廢於安石賴石經以傳之也禮記曲禮檀弓王制月令曾子問內則玉藻樂記雜記經解坊記中庸表記問傳三年問鄉飲酒義禮記共二百十二紙曲禮舊考曰卒檀弓服勤至死致喪三秊季武子成寢自子思始也古不脩墓鄰有喪殷人棺椁食肉㱃酒已爲薑桂之謂也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嫂叔之無服也舉禮之末失也哭者呼滅有無惡乎亾斂首足形醓醢百甕㱃食衎爾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壞樹之哉柏椁已端汏哉叔氏今作汰非唐石經衛氏集說並作汏王制公矦田方百里凡侯皆作矦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任事然後爵之爵人於朝公家不畜刑人山巛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月令毋漉陂沱今作池天子乃鮮羔開冰季萅之月日在胃天子乃亾命大戲贊桀俊今作太非衛集說作大尉立秋之日詰誅暴慢農乃登穀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城郭蟄蟲坏戶殺氣浸盛以便民事乘戎路其器廉以深行糜粥㱃食曾子問是逆古之禮而亂君讓也賤不誅貴內則吉者宿亾辭服廣門外使人無事不往由命士已下皆

漱澣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一又某生而臧之其一臧諸閭府州伯命臧諸州府今皆作藏檮行孝弟玉藻乃屨進㱃猶亾戒書思對命樂記其發心感者刑以防其姦壹倡而三歎而反人道之正也知者詐愚五刑不用禮樂刑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食三老五更於大學雜記至於廟門不毀牆遂服藏弁其布冃總中庸藏錄可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表記人雖曰不要適臣守味鵲之姜姜鶉之賁賁問傳男子除乎首三年問味壹之理盡矣子生三秊深衣古者深衣要縫半下大學無作技鄉㱃酒義升歌三終皆兼古體字凡敬字殷字皆鈌末筆避北宋先世諱也周禮卷第一天官冢宰第一序官內宰小宰女祝女史夏采周禮卷第二地官司徒第二序官周禮卷第三大宗伯小宗伯大司樂司凡筵守祧巾車典路司右司隸周禮共二十八紙幎人今作冪小宗伯告絜今作潔當从絜爲正孟子梁惠王章句已下又於此有人至而極爲仁義者哉又有伊尹之志則可一節又詩曰不素餐兮至孰大於是王子墊問一章仲子不義一章孟子共三十七紙石刻子及女皆亾民欲與之皆亾願比死者壹灑之今本皆作偕壹作一小異注疏校勘記孔本韓本並作皆亾考文古本孔韓本並作壹灑之與石經合通共諸經計三百九十一張每張八行每行十字約存三萬三百字宋史及玉海載仁宗石經無孟子而

此本殘石有之足補史籍之闕唐開成石經及經典釋文俱無孟子汴學以孟子列於經是表章孟子自北宋石經始也山陽丁晏記

丁儉卿封翁寄示賢郎頤伯農曹仲山中翰汴宋石經幷記一篇余時在都得縱觀之賦詩以柬儉翁

道州何紹基（子貞）

昔年南北隨計吏訪古尋碑劇閒恣祥符陳畱兩縣學詳觀二體石經字當時單車急馳走氊蠟無緣自搨致數紙雜從帖賈收未由手拓窮精緻三十年來成老夢百事荒涼從棄置今宵忽枉故人子翠墨持示而翁寄三百七十有餘幅得自淮安破書肆易書詩禮春秋經附庸孟子七經萃溯惟宣聖定六經古文特秉周公制中興獨史屛不錄魯國儒書賴弗墜臣斯敢以秦革周倉雅茫茫委荒翳慘到焚書萬古無三代斯文眞墜地桃源俎豆無處問孔壁金絲定餘幾何怪中郎校石經止寫八分不求備先時淩長正六書閒宋通人理羣類上通古籀成大宗李相斯文多劃棄（秦刻石多與許不合知叔重云分以古籀刪不落秦文也）自黃初三體果嗜奇本邯鄲淳及衛覬惜哉入石止兩經凡造科文相雜廁（三體石經止有尚書春秋其古文特依科斗形造書）五胡擾擾分謬體有唐巍巍握神器昭陵繭紙寶俗書開成石壁斠同異雖然事有本末歧要知俱遠篆分意後蜀刻石兼傳注翔實一更前代例莫嗤閏位孟知祥賢哉僕射毋昭裔右文嘯起宋雍熙應時果有徐常侍遠從祭酒續遺緒特斥陽冰出新義傳及仁廟崇正學首重篆文眞楷配七經明刓列發序二體森森標識志無如詭義忽鬱興坐使奇文墮幽闇歐蘇文筆騁

雄峻周程學術眞淵粹不閒論據到石經神物嗟從何處遜許氏遺書幸已傳徐家槧傳孤行世茲經寥闃少人窺豈待渡江落胡騎打木都如鳳羽稀貞珉那免牛角礪先生微尙在高密焠掌鏤心挈六藝精誠所感經有神祕奧來逢天所賜零瓊碎璧不肎舍緘付賢郎勤誨示賢郎慨慨敬父執手編來破蝯翁醉蝯翁總侖久不鋤粗識籀扁迷次弟舊學溫尋四十年靈光想象三千歲（四目靈光見倉頡碑）其貧云雲與於烏（卽此冊中篆書其作篆云作雲於作烏古气可搦）觸手撫掌古芬馥頗望時髦略識字休競詞華忘典記幾時去泊淮浦舟與君細蘄寒鐙穗金石重探錢阮遺觚彝遠索商周邃江上烽烟當漸息中天日月還重麗古篆不毀聖不死

禮樂可興經可繼莫驚此語迂且夸請讀山陽丁氏新裝上冊四

丁巳夏余得北宋二體石經寄都中何子貞太史爲賦長歌依韻奉和

山陽丁晏（儉卿）

蓬萊謫居香案吏瑀扁奇書晚尤嗜漢京古學何劭公貽我長歌正名字八分東觀久已湮三體黃初頗難致尙西北宋橅殘碑古墨香凝潤光緻亭林竹垞云佚亾汴京沈水嗟棄置吾淮山夫僅數紙陳西古帖何人寄我得經文三萬餘異寶琳瑯收市肆蔽般鉄筆諱先朝二體分行六經萃大書孟子刻成均表章亞聖尊王制他山爲錯石可攻萬古斯文道不墜自從五季尋干戈經典榛蕪棄叢翳綱淪法斁輟誦聲豆剖瓜分爭掠地幸餘蜀石孟知祥馬鎬陳觀能有幾成都壁經仿大和故訓毛公文悉備風詩箋註多舛謬亥豕烏焉紛觸類春秋衮鉞零縑希祝若弁髦後儒弁張參元度小學微佔畢書生姿闒覬異德漆板傳失眞繙刻麻沙陳雜廁天聖炎宋仁廟興朝多賢輔瑚璉器歐陽集古蒐闕遺昌朝羣音辯同異胡恢謝飶表敕書雅故三蒼蘭古意荆公僞學廢麟經彬老藏弆珍釋例玉筯篆體仿二徐上泝斯冰傳嫡裔宗潢乃有克繼名仙源趙宋天家侍柴望黃氏祓俗書鴻範哲書非哲義南渡後刻武林存東京遠接蹤平配嗟予老學炳燭明伏櫪猶懷千里志同仇敵愾思報

君坏鑿而今跡湮閟偃蹇泌水依衡門一任青蠅污玉粹歸里終蒙

聖主恩複璧何須趨歧避感時風鶴尙驚心懷古神馳驀祐世平章政事韓魏公西賊膽寒庵虜騎吾友何子詩貺余白首相知共磨礪衡才巴蜀玉尺量石家文翁興道藝平反讞案結

主知元亮歸來

天所賜石交歷久終不渝揮灑千言肺肝示開緘雒誦聲琅琅如飲醇醪心已醉高軒倘過半畝園重整韋編蕉次弟楊書爲寫石經堂紀自

龍飛丁巳歲古誼鐵石盟忠肝擺落緇塵洗污膩去年早歎虎兕出道殣流亾叢蠓記今年幸飽粗糲餐

喜見雙岐禾役穗腐儒差免吞紙飢草閣優游境清邃欃槍晉埽海寓平離照中天日光麗寒冬何遜探梅花夜飲觀書焚晷繼蘭臺勒石摹中郎卌字書丹證年四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跋

儉卿先生于淮安書肆得北宋汴學石經殘字一束裝爲四大冊內有孟子三十七紙郵寄以示名濾考汴學刊石奉詔於宋仁宗至和元年畢工於嘉祐六年凡九經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六年六月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受故有是賜是當時篆經者不僅趙克繼楊南仲諸人也王氏昶金石萃編未著錄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續畢氏沅中州金石記所見惟殘本周禮一種畢氏曾詢之開封學官是刻修學時已作瓴甋僅存周禮卷一至卷五數石於陳留耳宋史及玉海言書篆諸經皆無孟子吳氏玉搢金石存云嘗見四大冊於吳門薄氏乃尚書周禮禮記孟氏文辨據太山以超北海書超爲起之誤不言某經若干卷元時有修復汴梁石經之舉翟氏灝四書考異引李師聖記云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參政也先帖木兒慨然以爲己任不數月復還舊觀孟氏七篇猶闕然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據此汴學初刊諸石即有孟子在內宋史玉海不之及者其時亡佚已久王伯厚及修史諸公不復知有此石蓋其疏也李師聖所舉六經之外有論語孝經是九經尚屬未備宋以孟子升經竝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亦玉海所云六經之外增置三經是以得有九經之名周密癸辛雜識太

學九經石仮堆積如山乃其明證矣蓋宋自大中祥符間命孫奭作音義爲尊信孟子之始厥後仁宗刊石立學表章之功更大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宣和中席貢知成都刊孟子以補孟蜀石經之缺殆因汴學而踵行之者歟此本紙墨精善其爲宋拓無疑李師聖既未修復完其終元之世又不聞增置之議王伯厚徵引亦不及此則宋南渡後蓋已鮮有流傳傳者碎玉零璣幸而獲存可寶也夫咸豐八年歲在戊午立夏前一日漢陽葉名澧跋於京寓之敦夙好齋

讀經說

十五冊第三部

讀經說

自漢立五經博士師法傳授不顓一家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賈爲之正義明神宗時薈萃兩漢魏晉之注及唐宋疏釋諸家鋟板雍學未嘗詔人之誦習也我

朝崇尚經學

諸經昭示萬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宮尊經之意大矣竊謂爲學之道莫先於讀經讀經之法莫先於讀注疏注疏之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昔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少又曰周禮也且循注疏看去又曰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儀禮疏不甚分明夫以朱子擘究注疏如此而後之爲宋學者擯棄訓故空言心性以自文其寡陋則豈朱子之意哉於是矯其弊者又倡爲漢學其始擬於一二好古之儒廣異扶微甚有裨於學者其流至於專己守殘支離傅會掊擊宋儒學愈歧而經愈晦矣余謂漢學宋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詁詁定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統之曰經學而已經學莫先於注疏讀注疏之法當首毛詩古傳簡質純雅箋疏精博爲諸經之最次之三禮鄭注淹貫博

奧古今絕學周禮疏博而裁儀禮疏典而冗禮記疏晰而隨然其大指固皆詳贍此四者經學之源詩禮既通其於經學思過半矣其餘易書春秋三傳論語孝經孟子注皆明白易讀唯何休注多讖古禮趙岐注多引古事須考證而後讀書傳孟子疏皆僞作不讀可也然後終之以爾雅則六藝之旨歸九經之鈐鍵也而猶未敢以爲足也易則兼取李鼎祚集解程子易傳而以黃宗羲兄弟惠士奇父子諸書胡渭圖辨參之書則兼取吳澄纂言梅鷟考異而以閻若璩疏證胡氏禹貢洪範二書王鳴盛後案孫星衍今古文疏參之詩則兼取陸璣疏呂祖謙記嚴粲詩緝王應麟詩攷而以陳啟源稽古編戴震考正參之周禮則兼取王與之訂義而以惠氏禮說戴氏考工沈氏祿田及江永疑義參之儀禮則兼取李如圭集釋而以張爾岐句讀凌廷堪釋例及江氏釋宮注參之禮記則兼取衛湜集說而以納喇性德補正江氏擇言及任大椿弁服釋例參之春秋則兼取呂本中集解黃仲炎通說而以顧炎武補正惠氏春秋說左傳補注及沈氏小疏參之宅如孫奭孟子音義閻氏四書釋地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論語駢枝邵晉涵爾雅正義並以陳祥道禮書朱子經傳通解秦蕙田五禮通考惠氏九經古義江氏羣經補義余蕭客古

經解鉤沈皆嘗博采若夫易有子夏僞傳郭京僞本書有蔡傳僞古文詩有子貢申培僞說論語有孔安國僞注皇侃僞疏孝經有僞古文僞孔傳大學有僞魏石經皆屏而不取由是考其文字則取許慎陸德明張參元度之書正其音韻則取賈昌朝吳棫陳第顧氏之書凡以發揮羽翼不主偏隅蓋必如是而後注疏可通經學可明也而又緯之以精思察之以平心求之以實事極之理明義精躬行心得經學明則士品端士品端則官方正學校之興人才之盛其必由此矣豈徒爲章句之學云爾哉余來主講鹽邑媿謭陋寡聞無以爲學者勸特據其區區之一得敬爲諸君子勸焉趨時之彥見余之說當有笑其迂者然好學深思之士亦必有開而奮興孜孜求進者則余之說其亦不可以已也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閏四月山陽丁晏識於鹽城表海書院

韋庵經說

一卷

上海图书馆藏

革菴經說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太倉周象明懋著著

合兵與民而一之者能使人自爲衛而人自爲養此井田所以爲兵法之祖也先王知兵與民之可合而不可分故聚天下之人而納之于井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由此道也可以省召募之勞亦可以免轉輸之費豈非師之最善者乎自井田廢爲阡陌而兵與民二矣兵與民二而天下乃無兵矣非無兵也以無民故無兵也何則兵以衛民之故而不恤其民民必以養兵之故而益疾視其民勢不得不俱傷而兩困君子之爲師則不然亦惟法地水之象以

容民畜衆而已天下不可一日無兵之實亦不可一日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則國削無兵之實而僅有其名則國益削是故聖人不欲廢兵而又不忍顯言兵也爲之示其意于地水師曰師者衆也地之外無所謂水則民之外又豈有所謂衆哉君子于是制爲井田而以容之者畜之容之以比閭族黨而丘甸之賦出焉容之以畎澮澮川而戰守之具備焉容之以蒐苗獮狩而擊刺之法存焉而未已也容之以黨庠術序容之以飲社讀法而孝友睦婣任恤之俗成焉當其羣萃而處則作息可以相依出入可以相共歡愛之情足以相死一旦有急兵不練而精將不慴而勇無營堡斥堠而耳目自一無行齎居送而兵餉自充無踐更調發之勞而壁壘自成刁斗自具若此者曷嘗于容民之外別求所以畜衆之道乎蓋衆之畜于民猶水之行于地而人莫之測也然則兵法之善孰有過于井田者歟後世井田之法不可復行矣得其遺意者其惟唐之府兵乎唐之府兵有府有衛其法二十爲兵六十免役而民無久困之憂三時力耕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嘗悉民以戰也六家而供一卒未嘗仰給于官也蓋隱然有寓兵于農之遺意焉其後府兵變爲彍騎彍騎變爲藩鎮而唐遂亡矣此杜牧之罪言諄諄于十六衛之當復也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論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孔疏曰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爲德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若重爲君子戒者不知儉非節省之謂而韜藏之謂也否之難豈僅謹身節用者所能免哉不可云者見之明故去之决非戒君子之詞也本義言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可謂不易之解矣善乎建安丘氏曰儉德辟難象坤陰之吝六四之括囊无咎是也不可榮以祿象乾德之剛如初九之遯世无悶是也亦本朱子之意而體象尤切愚因其說而推論之夫否之時何時也哉讒邪興而衆賢退羣枉盛而正氣衰君子雖有休否之心亦不可以有爲矣然使德輝外著小人得而物色之則生我名者

卽所以殺我身譬之香以薰自滅膏以明自消其能免于難乎君子于此有退避之苦心焉其德之修乎內者未嘗重自非薄而不敢張之以爲名智若愚勇若怯晦其跡韜其光甚至毀棄小節不惜自汚其身以免禍俾小人視之一似與庸衆旣異者夫然後禍不及難亦不及焉此君子所以藏身之固也大抵君子无求于小人而小人則必借君子以自重彼其意非眞與之同心戮力宏濟時艱也如王莽之於龔勝曹操之于荀彧同乎已則用之稍異乎已則殺之嗚呼君子處否之世亦極難耳漢室至桓靈天地否矣鉤黨之難始于甘陵南北部之相譏而成于俊及廚顧之標榜一時有義行之士駢首受戮者百餘人此豈獨

王甫曹節之罪乎亦陳寶諸君子之有以自取也而申屠子龍遯跡梁碭閒超然免于評論非有得于儉德辟難之旨者其孰能與于斯後之君子處亂世而求自全之術舍是无策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論

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凡爻詞中有與彖詞同者此一爻卽爲成卦之主亦例中之一例也如屯初之利建侯是矣謙之九三以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系彖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系爻不復改易但推原其勞而予之以吉耳或問彖言亨而不言吉爻言吉而不言亨者何周子曰卦總六爻其善至大不言吉者亨則自无不吉也謙卦六爻无凶悔上三爻皆曰利下三爻皆曰吉三旣言吉自不必復言亨也彖與爻似有異而實无異也從來大臣非有功之難有功而不居之難每見負才恃氣之徒挾其智力亦嘗爲國家定大難立大功而器小易盈侈然自放上則其君疑之下則同官忌之疑與忌合雖欲長享其位何可得也文種商君不保要領淮陰彭越相次誅勠若此者豈獨其君實甚哉勞而不謙則幷其勞而喪之矣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君子有終之說也自禹而下克當此爻者則周公其人已公以叔父之尊事幼弱之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所以集衆恩廣忠益者汲汲惟恐不及其在詩曰公孫碩

膚赤舃几几嘉其勞也頌其謙也後之知此義者蓋寡郭汾陽克復東京再造王室以其身係安危者三十載朝廷一紙召之無不卽日就道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其庶幾乎勞謙之君子哉李臨淮抑少遜矣吾故以謙卦九三爲大臣居功之法云

不耕穫不菑畬論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學易者莫先于觀象象之不可泥者多矣如載鬼一車履虎尾不咥人之類泥其詞則病究其意則通究其意者觀象之法也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豈眞一無所事事哉象之意不過設言之以見聖學之純耳非謂耕穫菑畬可盡廢也注疏及程

傳皆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增益一字遂有千里之謬天下事鹵莽行之而豐美報之有是理乎聖人假象以立教之意則不然凡農之春曰耕秋曰穫由種而斂也田之一歲者曰菑三歲者曰畬由懇而熟也揠苗助長乃妄也不耕不菑喻聖學之無所爲予前不穫不畬喻聖學之無所冀于後无所爲无所冀則始終一无妄矣夫二之所以能无妄者何也蓋以柔中居動體動以天不動以人故能順理順理故能因時如農之時而耕則耕時而穫則穫時而菑則菑時而畬則畬理所當爲而爲之皆出于天命之正曷嘗以私意期必曰吾今日爲之明日卽得之也哉由是道積于自然德修于罔覺以之遇事則明以之處物則當以之達權通變則左之右之而无不宜夫是之謂无妄夫是之謂利往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爻有焉或曰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利有攸往則大有爲矣得毋近于妄乎曰二惟因時順理而无所作爲乃其所以大有爲也彼率意妄行者亦安能有所爲哉此又觀象玩占者所當知也

君子以虛受人論

應天下之感者甚不可以私見與也必其心無一物而後可應萬物於不窮夫人于天下之感亦貴以大公之心處之爾苟執其一成之見以待天下之紛紜則物之未來若或迎之物之既去若或拒之終其身於憧憧焉擾擾焉卒

無以得乎事理之宜而我之所操以應物者亦將窮而自止此無他不能虛受之故也君子以虛受人其善體山澤之象者乎天下之能止者莫如山能悅者莫如澤故澤主感而山主受有廓然順應之象焉使山之中先有一物以實之則雖感之以澤亦有扞格而不入者矣何則天下未有不虛而能受者也君子之心猶是也天下之所以感君子者有安有危有順有逆有平有陂若無一不足以難君子而君子之心獨粹然加之而不懼雜然試之而不疑淵然挹之而不竭沛然充之而不勞其中曷嘗有一物之足累哉虛焉而已凡人之心有私則實無私則虛非必蕩焉冥焉游其心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可謂之虛也無私者其心必廣而凡聲色嗜好之故不得入而隘之無私者其心必淸而凡愛惡攻取之見不得迎而淆之無私者其心必一而凡利害得失之數不得進而分之是以無感之先物自息而此心如故也非卻之使空也有感之後物自生而此心亦如故也非招之使至也君子所爲因物付物者此道得焉爾雖然虛受亦難言之矣天下才智之士其始亦謂天下事可任吾意以行之也卒之過用其才而天下或困我于才之所不及過用其智而天下或窮我于智之所不通若此者何也其中先有物焉以格之也君子不恃才不恃智而一物不有之中萬物皆於此待治焉其殆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乎蓋天下之物有動靜

而君子之心無動靜靜固虛也動亦虛也靜而不膠於靜固虛受也動而不役于動亦虛受也吾故于其虛而得止象焉于隨感隨應而得說道焉學者觀象于咸亦可曉然于無心之感矣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論

遯卦大象傳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在上山在下相去遼絕爲遯之象夫天非屑屑焉與山爭高下也而山之于天自有不可攀援之勢焉君子之遠小人也亦然遠小人者體天遠于山之意不惡而嚴者乃君子律身之常道也王註云君子當此退避之時小人進長理須退避力不能討故不可爲惡復不可與之褻瀆故曰

不惡而嚴愚以謂輔嗣之言蓋淺之乎窺君子矣以程傳本義質之則惡者非善惡之惡而嚴者亦非僅不與之褻瀆也程傳曰若以惡聲厲色適足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嚴威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亦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合而觀之則孔子繫象之義釋然而解矣夫君子之不肯爲惡不待言也其不與小人褻瀆又不待言也使非以禮律身而疾之已甚則在我者既無以服其心而彼之肆毒於我也必速從來清流受禍職此故爾善處遯之君子亦惟以禮自治其身而已其視小人未嘗怒於言怒於色也而爲小人者瞻其道貌望其德輝但見其可敬而不可狎但見其可畏而不可親敬且畏焉斯不期遠而遠矣孔子之待陽貨孟子之待王驩易嘗厲聲色以拒之哉而陽貨王驩卒不能與孔子近者無他誠有以服其心故也後世巧佞之徒託爲不惡而嚴於是有調停兩可之說究之調停不已必流而爲模稜模稜不已必流而爲黨惡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善處遯者必如天山之相遠則幾矣

君子以同而異論

君子持身處世之道不立異以鳴高亦不苟同以求合要歸於是而已矣夫立異以鳴高者是乖戾之性也苟同以求合者是鄉愿之爲也同與異均未爲君子惟以一理爲權衡故異不亂常同不徇物其合於理者吾從之其不合

於理者則去之雖油油然與衆無忤而未嘗隨俗爲浮沈者此道得焉爾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孔疏曰佐王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程傳曰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自疏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于事自傳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於俗二說果孰優乎曰程傳爲優夫易之道貴有貴用賤有賤用不獨爲有官守者言之也推之在上在下莫不由之試觀火澤合體非同乎火之性上炎澤之性下潤非同而異乎君子之持身處世亦若是焉斯已矣其同也不以同爲同也其同而異也亦不以異爲異也以同爲同者意主於模稜兩可以爲諧時媚世之術其弊也豕愛名節不惜

廉隅而人品因之以大壞則失之流以異爲異者意主于弔詭炫奇如於陵仲子之徒視天下無一可親之人勢不止離而君親叛而名教不止則失之僻君子則不然一好惡也理之所當好者則好之而非私理之所當惡者則惡之而非刻也一辭受也理之所當辭者則辭之而非矯理之所當受者則受之而非汚也一進退也理之所當進者則進以立功而非屈節理之所當退者則以明道而非違時也若夫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以自附于達權通變之節而不顧理之所安此豈君子矯矯不阿之意哉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同也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同而異矣伯夷之不念舊惡同也不與惡人言則同而異矣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同也靈公問陳而去衛季桓子受女樂而去魯則同而異矣其大同者秉彝之恆性其獨異者絶俗之貞操所謂同乎理而不同乎俗者如此然則彖言睽中有合象又言同中有異者何歟曰睽中有合者君子治睽之道睽而不終于睽也同中有異者君子大同之正同而不一于同也宋之韓范諸君子蓋得此意矣史稱其上殿相爭如虎似乎不同下殿不失和氣則固無害乎其同而異也嗚呼吾安得不苟同之君子如韓范者而與之濟天下之睽也哉

鼎二爻象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鄭註以我仇爲五本義以我仇爲初二說孰是周子曰本義是也五有中德二爲正應是爲虛己下賢之主豈可反謂之仇乎凡陰爲虛陽爲實虛者爲小人實者爲君子在初曰否本陰惡之象以有實者視之乃我仇也仇則能卽矣惟剛中故小人雖迫近於我而自不能就涇渭懸絶亦何傷哉雖然于古以來君子與小人作緣者非皆柔靡不剛者也剛而不愼則失足一朝遺恨靑史者往往而有故象以愼所之戒之能愼于始庶可無尤于終吾於此得君子待小人之道焉大抵君子負輕論天下之才而又爲人望之所屬小人欲因之以成功則必借之以自重非有矯矯不阿之節鮮不浼矣荀彧漢末之賢士也曾不知曹操之奸惡而俛首事之後雖仰藥而死而身喪名滅爲天下笑郤正與宦者黃皓比屋三十年既不爲其所愛亦不爲其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卒免于憂患天下後世無不惡彧之愚而服正之智者此無他一愼一不愼之故也彧不能愼故爲操之所卽以至於殺其身而不悟正能愼于所往故皓不能卽而超然免於訐論然則君子之待小人守其剛而持之以愼其無失身之悔矣哉

中孚論

中孚彖傳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此以卦體言兼中實中虛兩義凡陽皆實凡陰皆虛此卦四陽在外二陰在內

中虛之象也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之象也故爲中孚孚卽信之存于中者程傳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本義曰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卽謂之虛事皆不妄卽謂之實非兩事也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虛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實俱是一時事不可覩爲兩截其發明程子之意益深切著明矣其他論此卦者愚不能無惑焉陳潛室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不知程傳曰本曰質本義曰一念曰一時皆言其體而不及其用以用之卽寓乎體也陳氏分爲體用則判然二矣至于胡雲峰薛畏又云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於理尤乖愚以謂心無私主則虛心有存主則實人欲去卽是天理存本無先後內外之別如謂之受信則是信從外來爲一物而受之者又爲一物豈程朱二夫子之意乎既非程朱二夫子之意又豈孔子繫彖之意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學易者所以貴于晰理之精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論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云三江者荊江松江浙江或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爲三江非也按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蔡九峰注用之其說信不誣矣孔傳云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愚竊以爲不然蓋三江有二一在震澤上流曰大江中江北江一在震澤下流曰婁江東江松江禹貢所謂三江乃震澤下流之三江非震澤上流之三江也所謂入者乃入海非入震澤也天下之水未有下流不治而上流獨治者三江蓋震澤之下流也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其派有五又名五湖或曰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夫以周行五百里之震澤而受三江之水苟下流壅塞勢不至于潰決不止尙得謂之底定乎以地形考之江自彭蠡而分爲三（卽大江中江北江）其入震澤自震澤而分爲三（婁江東江松江）東入于海夫然後震澤之水乃安瀾而不至于潰決蓋下流治而上流亦治也由斯以觀蔡九峰之爲功于傳疏顧不鉅哉

胤征論

從來亂臣賊子欲圖篡逆而取人國則必假天子征伐之權以翦其意中之所忌而後可以惟吾意之所欲爲若此者吾於胤征一書見之夫胤征何爲而作也哉或曰羲和氏淫湎於酒日食不知且爲羿黨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往征之因作此誓此說不然蓋征羲和者羿也非仲康也以史考之羿廢太康乃立其弟仲康而已執政其目中久已無天子矣當是時生殺予奪之權一稟于羿仲康不

得專也使仲康能收兵柄命將出師則以罪羲和者罪羿其易如反掌何獨誅其黨惡而反恕其首惡乎且羲和與羿亦非同惡相濟者也有夏舊臣義不忍爲亂賊之所用而又力不能勝故借酒荒厥職以自汚姑俟羿而動未可知也蘇東坡以爲貳于羿而忠于夏張子韶謂羲和湎酒如竹林諸子以智求免是爲得之蓋羿之欲去仲康也不啻發蒙振落耳特恐羲和之議其後于是使心腹之人假王命以除之其篡逆之萌實兆乎此若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不然酒荒厥職之人一法吏治之有餘矣何至以六師取之哉愚是以知征羲和者羿也非仲康也然則胤征一書孔子存而不刪何歟曰以垂戒也厥後仲康崩帝相

立羿遂簒位羿臣寒浞又殺羿而取其室相之后緡方娠逃于有仍生少康焉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天道好還灼然不爽如此爲居羿者其亦可哀也已史臣所載若此類者未易更僕數曹孟德之簒司馬氏效之安祿山之叛安慶緒效之安慶緒之叛史思明效之是使後之人復哀後人也可不懼哉可不謹哉

說命論

商自河亶屢遷以後成湯正域之烈亦少衰矣高宗武丁起自民間削平荊楚再造殷邦赫然爲中興令主元鳥之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是遵何德歟吾嘗反覆于說命三篇而知帝王之治天下斷不可以不學也尚書自武丁以前未有言學者言學自說命始武丁命傅說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其情迫其詞卑其殆得爲學之本者乎蓋朝廷之上不患無直臣而患無聖主觀于武丁之所以望說者一則曰啟乃心沃朕心再則曰說乃言惟服三則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是上有從諫之主矣說之告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事之建建以學也又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道之積積以學也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德之修修以學也則是下有直諫之臣矣主臣一心勵精圖治武丁之得與成湯比烈者職是故耳後之爲臣者必如傅說而後可以成高宗之大爲君者必如高宗而後可以用傅說之言語云主聖則臣直諒哉使上無高宗雖

有百傅說且以充耳置矣故學者帝王致治之本而虛受者又帝王爲學之本也厥後周公告成王首舉商之三宗（三宗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及祖甲也）以爲法猶此意也夫

微子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微子之命所爲作也傳云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曰宋公爲湯後疏云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遯于荒野及武王克紂微子乃歸之周予曰以爲遯野者是以爲奔周者非疏之說較優于傳矣于何知之于微子之言知之微子謂父師少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則其去紂也非奔周也能知廢也其不敢不死而遯

之空谷也爲宗祀計也及武王易侯而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子之墓式商容之閭一時老成人爲紂所播棄者無不加禮而微子無聞焉以行遯未獲故也則殷室一日未亡決無奔周之事可知矣即使殷室既亡而武庚尚在微子亦以行遯終耳作賓王家豈得已哉由是言之微子之遯野在武王未克商以前微子之歸周在武王既克商以後此事之本末也如謂逆知紂之必亡而抱器奔周視君親如脫屣即少知大義者且不忍出此而謂微子爲之乎更可異者史記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夫司馬遷之書每多紕繆不可信夫既曰肉袒面縛矣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乎金仁山曰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此說近之

泰誓論

尚書泰誓序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自虞芮質成受命改元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經文言十有三年序以爲十有一年蓋文王受命九年武王立二年而觀兵合而數之故稱十一年也）非武王即位之年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謂文王受命十年而崩與書序少異耳書序史記皆因大雅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之語故有是說余竊疑之夫紂暴主也文王純臣也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天下之人心髮髮乎去商而歸周矣然以他人視紂則曰此狡童也此獨夫也文王視之則依然天王聖明也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商辛在上而文王南面稱尊是一時有二王矣以理斷之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詩序所云受命作周者蓋有說焉文王自釋囚以還紂賜之弓矢得以征伐四方是受命于天而爲天子也此梁肅之論也作周之義亦謂周家積德累仁八百年之大業自此而興起耳非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此王梅溪之論也然兩家皆知文王稱王之爲誣矣而十有一年則合文王數之是猶爲書序史記之所惑也歐陽子不取信于序不取信于史記而斷然取信于書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又何疑哉文王即位既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者皆諸儒之曲說也舍尚書之明文而信諸儒之曲說有識者固如是乎雖然歐陽子之論固確然可信矣其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則愚未敢信也十一年者合文王在位言之書序之訛也十三年者就武王即位言之經文之正也既就武王即位言之則當曰十有三年不當仍曰十有一年也此又歐陽子之所未及故特表而出之

金縢論

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漢孔氏傳云辟謂周公致辟於管蔡而誅殺之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一

讀爲辟一讀爲避二說孰是周子曰鄭說是也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旣疑周公周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皆從此說朱子始亦疑孔傳當從後乃力辨其不然則知鄭說爲不誣矣蔡九峰云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公於此時將請於王而誅之耶抑自誅之也則致辟管蔡之說有斷乎其不可行者疏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卽東征三年除去初來一年故曰二年也此尤不可不辨蓋居東在罪人未得以前東征在罪人旣得以後使罪人未得而公遽東

征成王之疑不滋甚乎蓋居東之與東征兩事先後各不相蒙疏乃牽合爲一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謬矣

君奭論

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謂周公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不悅宋張無垢言憂成王幼沖其才不過中人故不悅此二說者皆未深知召公之心者也夫召公之心自有所以不悅者其思深其慮遠豈區區淺陋之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由史記及鄭王言之則不悅周公也當成王諒陰之時書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絕無踐阼而治之說踐阼而治漢儒記禮之誣也周公曾有是乎且召公相洛邑周公營成周召公之心猶周公之心也設有纖毫傾軋之私則召公非聖人矣至於三叔流言金縢冊祝周公之忠孝可以感風雷可以格沖子而獨不可以悟召公此豈近於人情其謂不悅周公者妄也自張無垢言之則不悅成王也以爲不悅成王則益淺之乎窺聖人矣周公左召公右周室之所以成王業者唯兩人是賴苟去其一則主少國疑之際天下事未可知也況成王之才雖非中知以上然觀其執書以泣猶知悔過非猜忌殘刻者比召公又何所懟於其主而懟然歸老乎夫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此范蠡之所以料勾踐者而謂召公亦以此料成王必不然矣其謂不悅成

王者亦妄也愚嘗處其地度其情召公相文武已二世矣至成王親政年及耄期而尙居師保之尊受付託之重朝乾夕惕惴惴焉惟恐相業之不卒而急欲去之此避權遠勢之苦心亦愼終如始之至計也所謂思之深慮之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吾嘗反覆於君奭一書因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輔政故篇中以伊陟臣扈閎夭散宜生等望之在召公本非有不悅周公不悅成王之意書序妄加揣度而後之人承訛襲謬而爲之說何其薄待召公也蓋不以寵利居功者大臣去就之宜忘身徇國而不忍一刻離者人臣始終之義總之各成其是而已不可以優劣論也

周官論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蓋中天而下事日益繁則官日益衆其勢使然耳禮記明堂位乃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與周官之語迥不相侔何也周子曰明堂位一書出自漢儒臆解非聖人之言烏得爲定論哉周家一代官制自當以周禮爲準然合之周官亦有不盡符者如周官首言三公次及三孤次及六卿則公孤在六卿之上職任之大無過于此矣周禮三公三孤有兼官而無正職其不符一也或謂師氏卽太師保氏卽太保未嘗闕也然以師保之尊反隷司徒之下有是理乎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言六服諸侯或一歲一見或二歲一見或三歲一見其不符者二也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獨詆爲六國陰謀毋乃有不盡出于聖人之手者乎蔡九峰集註亦曰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後之學者合周禮與周官而參考之去其異說而衷於一是則周家一代之官制可得而定矣

穆王三書論

孔子刪書存穆王三篇以繼文武成康之後若曰子君牙見率祖攸行之德焉子冏命見紹承先烈之美焉于吕刑見哀憐無辜君子長者之道焉左傳言穆王周遊天下祭公謀父作爲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得沒于祗宮自書言之則守成之令辟也自左氏言之一盤游無度之君而已矣一人之身功過相懸乃若是耶周子曰書可信也左氏之言失之誣者也夫乘八駿觴王母創自列子之書而好奇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實之左氏襲其怪誕不經之說欺當時而誤後學其罪固已大矣韓文公徐偃王廟碑文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子瑤池忘歸諸侯贄于徐庭者三十國以穆王之賢孔子尙有取焉而韓子黜之若秦始隋煬者其是非不大謬于聖人乎嘗考穆王享國百年猶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又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其所以誥誡臣工者皆古君臣相與有成之語而議者不察責其意不在天下亦已過矣愚謂穆王令辟也又有君牙伯冏吕侯諸賢佐相與扶持而安全之文武成康之業其不至于廢墜者職是故耳左氏所言非穆王始勤而終怠也又非聽其言則美而施於用則悖也傳之非其眞也學者亦取信于孔子焉可矣

秦誓論

孔子序書所以始虞書而終秦誓者何也周子曰悲王道之不復興也尙書五十八篇之中自唐而虞而夏而商而周凡治亂興亡之迹畢備焉其體曰典曰謨曰訓曰誥曰誓曰命其文則有頌有規有勸有戒以聖人爲之君而臣子頌揚其德者時則有若堯舜若禹湯若文武以賢人爲之君而臣子箴規其闕者時則有若太甲若成王其爲中材之主必待勸勉而後成者時則有若中宗若穆王其困

而不及聞之足戒者時則有若太康若桀紂其與詩三百篇之美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無以異也獨秦誓一篇兼規頌勸戒而有之大抵皆衰世之詞而已夫秦穆居五伯之一乃聖門之所不屑道者孔子奚取焉曰穆公以不用蹇叔之言致殽之敗于是歸而作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則猶能補過也曰詢茲黃髮則猶能尚賢也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猶能去讒也是故孔子取之與伯禽費誓並錄而不刪蓋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云爾若曰平王東遷以後王道其不可望也能如伯禽之用兵庶乎其可矣五伯迭興以來王道愈不可望也能如秦穆之悔過亦庶乎其可矣周之將化而爲秦也孔子殆逆知之而有不忍明言者乎故曰始虞書而終秦誓者所以悲王道之不復興也

詩序論上

世以詩序爲孔子作者初無所據惟陸璣艸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之卜商卜商爲之序隋經籍志亦云序爲子夏作則詩序似爲西河氏之書矣范曄後漢書又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何賦周子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創之者子夏成之者衛宏而其間轉相傳述者則漢之諸儒也古之時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其所從來遠矣後之儒者各從其師說而增加之其言有是而亦有非有純而兼有駁故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毛亨授之毛萇毛萇授之貫長卿貫長卿授之解延年解延年授之徐敖徐敖授之陳俠時謝曼卿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而受學自萇以下凡五傳而至曼卿六傳而至宏轉相傳述而爲之云爾司馬遷作史記而日者等傳褚先生補之班固作漢書而古今人表曹大家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獨出自一人之手可乎蓋詩序成於衛宏而實不始於宏亦猶書序作於孔安國而實不盡出於安國也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庶幾其近是歟（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意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極褻近自可辨○釋文舊說云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詩序論下

毛萇鄭元泥於詩小序曲從其解多取言外之意朱晦翁說詩則一切掃去之而自爲之說葉夢得論曰衛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其意似以朱子爲是毛鄭爲非矣周子曰詩序有所短亦有所長盡取之不可盡棄之亦不可如抑之詩衛武公自警之詞也而序又以爲刺厲王常棣之詩周公誅管蔡而作也又以爲文王之詩一事而兩岐學者將安所適從乎至於何彼襛矣之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蓋言下嫁者祖平王而爲之孫上娶者父齊侯而爲之子也序以爲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則失之鑿雨無正缺文也序乃曰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則失之誣若此類者皆序之所短也若夫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人木瓜之詩序以爲報功采葛則以爲懼讒青青子衿則以爲刺學校廢其說必有所受未可盡非朱子概舉而歸之淫風恐非作者之意若此類者皆序之所長也其所長者吾信之吾從而遵之其所短者吾疑之吾從而置之去其所短而但取其所長是在學者之善爲別擇而已矣

新臺乘舟論

邶風新臺乘舟何爲而作也哉曰新臺齊人所以刺宣公也（序以爲國人所作者非）二子乘舟國人所以哀二子也夫二南之變而爲邶猶易之泰變而爲否讀此二詩則知衛之三綱淪九法斁矣不亡何待乎衛宣公上烝夷姜生伋爲取于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因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姜愬伋于公令伋之齊使賊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宣公因立朔爲世子是爲惠公惠公幼而嗣國公子頑通於宣姜與宣公之烝夷姜如一轍焉衛人怨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納黔牟與燕伐周〻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弒懿公而滅衛嗚呼自宣公以後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惟毒流子孫而且釀成王室之亂衽席之禍一至於此可不懼哉而職爲厲階者則皆宣公之淫慝爲之倡也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爲世道慮蓋深遠矣

南陔六詩論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董氏以爲有聲無詩乃本無之非失亡也朱子以爲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今已不可復考矣劉須溪亦祖其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皙補亡之無謂也然以鄭元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考之皆云遭戰國及秦而亡則知六詩在孔子之時不獨有其聲兼有其詞矣夫笙詩與管詩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之有詞亦明矣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謂之無詞不可也若無其詞而但從音韻摹寫之則小序言南陔爲孝子之相戒以養白華爲孝子之潔白華黍爲時和年豐而宜黍稷由庚爲萬物得由其道崇丘爲萬物極其高大由儀爲萬物各得其宜不幾於鑿空立說乎蓋祖龍焚書之後典籍之殘闕不全者固已多矣南陔六詩乃昔有而今無者不當與投壺之魯鼓薛鼓並論也

甫田十千解

小雅甫田之首章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曰甫田天下田也疏曰甫大也箋曰甫之爲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是甫田之說不一也傳曰十千言多也疏曰一歲之中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箋曰九夫爲井井十爲通其稅十夫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共萬畝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嚴氏詩緝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爲萬取千爲是十千之說不一也周子曰士冠禮注云甫丈夫之美稱或作父鄭箋據此遂以甫爲丈夫其實非也稅從地不從人也甫田卽下篇所云大田耳以大訓甫文義極順如謂以丈夫稅田則晦窒而不可通矣是甫田之說傳疏得而箋失也傳以十千爲多固嫌其泛鄭箋孔

疏以十千爲一成萬畝之稅亦屬支離惟嚴氏百取十萬取千之說明白簡捷可解紛紛不決之疑蓋十千者舉成數言之亦猶頌云萬億及秭云爾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係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但計其田畝以收其稅而已明以爲計畝收稅之法如百畝則收十畝之稅萬畝則收千畝之稅所在大田每歲皆有十千之收不必云一成十萬畝取其萬畝爲十千也是十千之說嚴得而諸說皆失矣

宣王論

王者之治天下也非慮始之爲難而圖終之不易蓋國家當敗衂之餘四裔交侵士民離叛其勢不可以終日一日發憤爲天下雄則亦可以挽旣去之天命收已散之人心至於天下已治矣已安矣以爲四海之大不復有微風動搖者吾雖高枕而臥無傷也於是數十年之所茹荼集蓼而成之者遂以一朝敗之而有餘是何也志氣鼓於方新而功名隳於末路智勇生於困辱而禍患伏於晏安也自古迄今葢往往而然矣吾嘗讀二雅宣王諸詩及前史所載之事未嘗不歎其慮始之善而深惜其忽於圖終也周自厲王出居於彘玁狁孔熾逼近王畿其勢亦岌岌矣宣王繼立命將出師王國大定非中興之令主而能若是乎是故二雅之頌宣王者不一於六月見匡定之功焉於采芑見軍容之盛焉於車攻吉日見復古之美焉於崧高烝

民韓奕見封建之典焉於江漢常武見文德武功之並懋焉且爲之相者時則有若甫侯韓侯若申伯若仲山甫爲之將者時則有若程伯休父若方叔若召虎內外一心宮府一體猗歟休哉蓋文武成康之業實嘉賴之矣不謂之中興之令主不可也然考之於史不籍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舍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而還復料民於太原皆盛德之累也然則周轍之東豈盡平王之罪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夫宣王一人耳自詩言之則爲中興之令主自史言之則爲失德之庸君抑何判然若兩人也豈詩之所頌多溢詞史之所書皆直筆耶其詩之所頌者以功而掩過史之所書者以過而掩

原闕

原闕

已此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嗟乎世無孔子則春秋之天下幾何不胥化而爲禽獸也哉紫陽朱夫子有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如徒舉一偏之例一曲之說以爲聖人之書法在是烏足與論作經之旨哉

三傳優劣論

班固曰春秋五傳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也又曰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此二傳在漢時早已散軼其行於今者惟左公穀三傳而已或問三傳之中果孰優而孰劣曰質之于經有所合亦有所不盡合蓋短長互見不可以優劣論也左氏雖後出而曾見國史故紀事則密而談理則疏公穀雖同出一師而未見國史故談理則詳而紀事則略公穀說經凡春秋所無者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眞孔子之意然二家亦有互相矛盾之處至于創立條例則近乎鑿矣此公穀之所以有瑜亦有瑕也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蓋亦有足多者然往往以成敗論人以利害立說其是非不能無謬於聖人此左氏之所以有功亦有罪也後之學者于事蹟則信左氏於義理則宗公羊穀梁去其不合於春秋者就其合於春秋者其於聖人作經之意夫亦可以熟識其指歸矣

隱公論

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即位攝也十一年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穀梁曰隱將讓而桓弒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難者曰左氏以隱爲攝是不當立而立也穀梁何以謂之曰讓周子曰隱非攝也讓也獨恨其讓之不早讓耳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則國乃隱之國也桓安得爲君公羊所云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者其說左矣聞之諸侯夫人薨禮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爲繼室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特異於餘妾故云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仲子聲子均爲惠公之妾未可云隱之母賤桓之母貴也因仲子有寵而欲立其子者特惠公之亂命耳亂命其可訓乎是故隱之得國分也亦義也難者曰攝與讓有辨乎曰胡文定言之當矣非其有而居之曰攝周公踐祚而治是也推己所有以與人曰讓堯禪舜舜禪禹是也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其非不當有而居之也明矣國爲隱之國而欲授之於其弟其爲推所有以與之也抑又明矣故曰隱非攝也讓也難者曰隱之讓誠善也而釀鍾巫之禍者誰乎曰罪在惠公自

三代而後有嫡則立嫡無嫡則立長天下之通義也惠公欲廢長而立少而使隱公致國於其弟是教之爭而導之篡也可乎哉余嘗上下千百年間其以傳弟啟亂者前此則有宋宣公矣後此則有宋藝祖矣先公不傳子而傳弟其後穆公不忍負宣公卒致華督之弑君子謂釀其禍者宣公也藝祖奉太后之命亦不傳子而傳弟其後太宗忍負太祖而殺德昭廷美君子謂釀其禍者藝祖也隱之得國與太宗異其讓國與穆公同而卒見弑於亂臣賊子之手君子謂釀其禍者惠公也雖然隱亦不能無罪焉隱當羽父未譖以前不能爲太伯之採藥亦當學周公之明農棄千乘其如遺老菟裘而不悔上以全兄弟之恩下以杜

讒邪之口不亦身名俱泰也哉乃濡忍不决俾羽父得媒蘖其間而成桓公之逆節隱之弑不可謂非隱之所自召也烏得云無罪乎余以爲鍾巫之禍在惠爲不父在桓爲不弟在羽父爲不臣而在隱爲不斷之四人者皆有罪焉而輕重之衡則徑庭遠矣

歸祊入祊論

隱公三年八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而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注云成王以周公以大勳勞故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地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爲周宣王之母弟有湯沐之邑在祊周室既衰鄭以天子不復能巡狩故欲以祊易許各從其近者以相易也（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又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詞以有求也經言我入祊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余嘗合而斷之魯之有許田鄭之有祊田皆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彼不可以私與此不可以私受乃一歸一入私相與受而肆無忌憚者此其中蓋有故焉鄭志在叛王而結魯以拒周歸祊者欲取姑與之計也魯桓篡君自立入祊者以許償鄭而結鄭以求援也鄭不宜歸而書歸魯不宜入而書入皆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其罪一而已矣不可以優劣論也

桓公論

李廉春秋諸傳會選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滅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亡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史冊實始諸此故春秋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郕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亦往往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已害也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蓋天道之應也（[illegible]）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論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馬驌繹史曰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爲君之權臣不卑則不守爲臣之節犯亂由此生而大逆由斯起可不爲之寒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爲全盛幷建支庶以藩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寖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至於厲王乃流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宣王中興北伐玁狁南平徐淮旣而南國喪師周亦不競幽王無道愛嬖庶戲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內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形弓錫秦襄戰而西土

封周雖多故惟是伯叔甥舅以鎮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蓄憾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攷之左氏傳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莊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是謬爲卑辭以掩罪戾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平王之際諸侯之强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觀其易田曰假襲眚曰朝逐其弟而愧餬口離其母而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間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爲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伯爲首誅焉

莊公論

禮云父母之仇弗與共戴天莊公之與齊襄殺父之仇也父仇一日不復則不可以爲子亦不可以爲人乃釋怨忘親昧復仇之大義不惟不欲報之而已且從而厚德之羞惡之良剛常之大斲滅盡矣故春秋于莊公三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築王姬之館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禚則譏之享齊侯於祝丘則譏之公及齊人狩於禚則譏之姜氏如齊師則譏之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則譏之又如齊如莒則譏之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哀姜）入則譏之何譏乎爾譏其不知有復仇之大義而以怨爲德也夫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享國最久一旦身死而子般被弒幾至亡

國攷其厲階則皆起於天理之不明與宗嗣之不定後之有國者其亦以是爲殷鑒而可哉

閔公論

君子讀春秋一書至莊閔之際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曰釀武闈之禍者非他人莊公也莊公二年夏春秋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之得操兵柄自此始其後莊公薨子般弒慶父哀姜利閔公之少而立之其目中久已無幼主矣二年之內弒我兩君而國人莫敢誰何雖賢如季子亦束手無策不能伸討賊之大義者何也以兵柄不屬故也噫乎其所由來者漸矣聞之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藉令莊公之時慮尾大之不掉徐收其兵柄而防閑之則慶

父雖有無君之心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即不然而子般見弑執而戮之在反手間耳安得有此禍哉故曰釀武闈之亂者莊公也

甲午治兵論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穀氏曰無寇而以是欲自爲寇也）甲午治兵左傳曰治兵於廟禮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穀梁傳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三傳之中惟穀梁發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左氏以爲治兵於廟非也禮言受脤於廟矣曷嘗言治兵于廟乎公羊以治爲祠傳寫之訛也蓋嘗論之經先書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書甲午治兵師久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離散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按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今治兵於春非其時矣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皆治之於出兵之先者也今治兵於次郎之後非其地矣胡文定以爲譏黷武者是也穀梁善陳不戰之說特泛論行兵之道耳非眞莊公之善陳也夫莊公勞師於外既不能以嚴始又安能以嚴終也哉

荊敗蔡師於莘論

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荊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荊州之夷然也穀梁傳曰荊楚也何爲謂之荊遜之也杜預則曰荊楚本號也周子曰杜說是也特未暢其義耳啖趙說春秋取公穀而不取杜預不亦疏乎宋丘光庭兼明書曰按禮記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又詩曰荊舒是懲則荊爲楚之本號明矣若以其侵伐中國貶之爲荊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一貶之乎禹貢四海之內皆置九州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有加大於小而爲貶者乎且莊公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荊楚敗徐於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春秋之例舉國稱人爲貶未聞去其國號而舉州名以爲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荊爲貶則經書荊而左傳稱楚何也曰當此之時楚實名荊左氏爲傳之時近書爲楚耳周子讀其書而恍然有悟曰古今以來一國兩號者多矣何獨於荊而疑之哉成湯國號曰殷其後曰商叔虞封唐子孫稱晉呂氏之後改而爲甫拓跋氏始號曰代後改曰魏荊楚乃二木名前書荊而後書楚亦猶殷之後曰商唐之後曰晉呂之後曰甫代之後曰魏云爾經書敗蔡師於莘爲其蠶食小國諸侯故直書其事以誌貶義不繫乎荊也觀於光庭之書則知杜註與公穀兩傳是非判矣（息嬀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不賓 [illegible]）

之

季子來歸論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桓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云來歸何喜之也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三傳異詞而同旨則季子之賢可知矣夫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於外哀姜專政於內季子力不能討避難奔陳權也當是時閔公纔九歲耳請復季友者誰乎陳氏曰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此其說似矣而未盡然也請復季友者乃魯大臣之深謀豈國人所能與乎臨川吳氏曰

慶父哀姜甚惟恐季友之歸矣而爲國計者能以深謀祕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而與之盟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者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友以伯主之命而歸魯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或曰季子雖歸慶父卒弑閔公則國人何樂乎有季子而欲其來歸也耶曰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今也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其有季子在也宜乎三傳之異詞而同旨也朱夫子譏信左氏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

僖公功過相半論

鄭端簡公古言云魯頌極言僖公之盛然魯亦自此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公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齊爲孟孫氏一傳而遂有子赤之禍厥去公室矣黃氏日抄美之爲中興之令主以爲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或曰同一僖公也何以魯頌則美之而春秋則譏之耶曰春秋責賢者備自黃氏言之則褒之太過自鄭氏言之則責之太苛余以謂山堂考索之論庶幾能折其衷矣其言曰魯頌四篇美僖公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然攷之春秋新作南門則書之四卜郊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詩多溢詞而春秋

直書其失何歟說者謂僖公之爲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爲教也

梁亡論

僖公十九年冬梁亡左傳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傳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夫梁爲秦滅據實而書則經文當曰秦人滅梁使後人讀之大國不敢肆其

吞併而小國得以倖存豈不甚善乃沒而不書而書曰梁亡君獨以亡國之罪罪梁者其故何歟曰經書梁亡所以戒後之爲人君而狙詐使民者古之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如六月興師築城營室其不忍用民之力者情也不忍用民之力而又不得不用民之力者勢也當其時民皆踊躍以從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無他所以感動其趨事赴功之忱者夫非一朝夕之故矣梁君本無寇而誑其民曰某寇將至本未嘗襲而誑其民曰秦將襲我此與幽王烽火之戲何異操是術也以往一試之而民應再試之而民離三試之則紛紛如鳥獸散耳一旦大師壓境其誰肯爲我用者假令梁之君朝考夕糾內修政事外睦強鄰而以

誠信固結其民秦雖貪暴烏有可乘之隙哉惜也卒以詐喪其國也春秋不書秦人滅梁豈眞恕秦人之罪乎亦以梁之罪有更重于秦者在耳左氏則曰自取公穀則曰自亡皆得聖人筆削之旨非刻論也

宋襄公論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云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伐鄭楚人因伐宋以救之）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濟泓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不成列則不擊鼓以進之）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後之人往往以美名歸之且有謂論古之士不可以成敗分優劣者余竊辨其不然宋襄公蓋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五伯之善假者莫如齊桓次莫如晉文秦繆楚莊已不足爲伯至于宋襄則最下矣何也千古不仁之主誠無有過于宋襄者也宋襄公執鄫子用于次睢之社欲以是屬東夷其忍心害理視一國君賤若犬豕而何有于重傷何有于二毛何有於阻隘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天下必無是情其既敗而飾爲仁人之言者凡以竊其名而已矣公羊之說直爲宋

襄之所欺耳夫亦思文王之仁爲何如者惠鮮懷保澤及枯骨一草木一鳥獸無有不被其澤者及其一怒而安天下則至仁之中大勇寓焉此與後世之君無其實而竊其名以塗飾百姓之耳目者奚啻相懸萬萬哉宋襄之爲人不度德不量力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用人於社其得爲惠鮮懷保之恩乎不鼓不成列其得爲一怒而安天下之師乎愚有以知其不能也故曰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司馬子魚料之審矣于其圍曹也曰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盂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尤未也未足懲

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所以致敗者一一推見至隱而逆知之使襄公稍從其言猶或可以救敗乃有一子魚而不能用何怪其一敗而不可復救也嗚呼人知不鼓不成列爲襄公之巧於取名而不知其一生之大愚實在乎此公羊以文王擬之失倫甚矣蘇氏曰宋襄公王莽之流其誅心之論歟

文公論

文公中智以下之君也春秋譏之不一書焉而其失禮之甚者無如躋僖公一事商書曰典祀無豐於昵蓋子孫之祀其祖父禮有一定不可以意爲損益也況可顛倒其位次乎僖公雖長臣也閔公雖幼君也今當祫祭之時升僖公木主于閔公之上是生則北面事之死則跨而越之蔑禮甚矣或曰僖之于閔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羊傳曰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者何歟解之者曰君猶父也則臣猶子也文公以親親害尊尊故曰逆祀蓋非禮之大者也他如以妾母爲夫人四不視朔世室壞毀泉臺無兩不閔會同不與作主不時其有愧于僖也多矣然其失未有如躋僖公之甚者也

明按左傳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兩世作一世）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子耳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楊士勛朱濰清王文恪皆如此說

躋僖公論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按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雖爲弟已先兄而正乎爲君矣文公祫祭太廟以爲弟不可以先兄于是暫易兩主之位而升僖于閔上故三傳皆以逆祀譏之難者曰閔之與僖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穀以爲先禰後祖者何歟周子曰家庭之中幼不敵長朝廷之上卑不敵尊古今之通義也夫禮有正有變古者天子諸侯無子則取兄弟之子以爲嗣分均以德德均以年年均以卜非兄弟之子則不取此禮之正也至于後世國家多故或傳之弟或傳之兄蓋亦不得已焉爾然既爲人後則爲之者雖非其父亦猶之父也此禮之變也僖公嘗北面于閔矣其生也事之爲君及其没也得不視之爲父乎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而文公紊先後之經亂尊卑之序宜乎三傳之異口而同聲也漢惠文皆高祖子惠帝受之高祖文帝受之惠帝則爲文帝者當繼惠帝不當繼高祖而漢時議禮者推文帝以上繼高祖不知文帝之天下受之誰乎面倒置乃若是乎此皆逆祀之類非禮之所從也宋劉敞爲兄後議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也其不可者一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其不可者二己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己之命又廢先君命兄之命其不可者三天下

十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而不爲其不可者四劉敞所言眞不易之定論也然則公穀以躋僖公爲先禰後祖又何疑乎萬世而下有厚于所生而忘尊尊之大義者亦宜于此焉變矣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論

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左氏傳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穀二傳大意皆與左同而師師則言郤缺此傳聞之異也胡文定獨以左傳爲據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貜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此說當矣愚以謂强弱者勢也是非者理也立適以長古今之通義晉人欲以兵力偪邾人使舍其所已立者而更置其所不當立者是論理不論勢也及其聞邾人之詞引師而去是勢爲理屈而改過不吝也其與怙惡不悛者異矣公羊以稱人爲貶非也曾子引夫子之言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由此觀之天下之至勇而莫可禦者莫如理而强弱之勢不與焉豈獨捷菑之事爲然也哉

宣公論

宣公之篡主之者仲遂成之者行父貪其利而曲庇之者則齊惠公也文公夫人哀姜生惡（子赤）與視嬖妾敬嬴生倭（宣公名倭一名接）嫡庶之分判然明矣敬嬴私事仲遂與之同謀殺嫡立庶文公薨仲遂如齊逆女請立宣公齊侯許之篡弑之萌已肇于此冬十一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其意蓋有所恃焉耳春秋書曰子卒爲內諱也故曰主之者仲遂也春秋時凡弑君之賊已列于會則不復致討宣公元年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而宣公之位始定故曰成之者行父也齊惠公以伯國之餘威苟能聲罪致討暴權臣之奸誅篡立之惡簡賢者而更置之其易如反掌乃釋此不爲而既許其昏復列于會利令智昏良可深悼書曰齊人取濟西田惡其貪也故曰貪其利而曲庇之者齊惠公也然則宣公之罪當未減乎曰否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儼然受之而不聞討賊之舉此其心固已深德之矣雖身不爲弑而其實與弑君者同科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趙盾弑其君論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按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illegible]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自左氏言之則是弑君者穿也非盾也春秋不曰穿弑而曰盾弑蓋責備賢者之意耳其說是乎否乎周子曰否否董狐之言是左氏之言非也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不死族以奔又不死當是時盾不弑靈則靈必殺盾不兩立之勢也桃園之攻盾爲戎首穿特受其指使而弑之云爾假令未弑以前盾先出奔他國及聞弑而返卽舉大義以討亂賊又誰得而誣之而盾也不然則其罪有專歸矣今曰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豈眞孔子之言乎孔子果有是言則春秋何以書曰趙盾弑其君乎蓋宣子自是首惡非無其實而横加之以惡名也董狐所云不越竟者所以明其實與謀也詎以越竟爲義不越竟爲非義哉此乃左氏牽合附會之言失之誣者也

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趙木訥曰弑君者穿而春秋書曰盾者穿之手而盾之心耳劉侍讀曰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謂盾爲法受惡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四海之外亦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長子誰敢責之明按此四說皆足以糾左氏之謬

歸生弑君論

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周子曰左氏於歸生多恕詞其亦未明乎筆削之旨矣嘗觀春秋之法每施於所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雖不書之其罪不可逃也歸生之罪或疑于可免故書歸生爲首惡則宋之罪自見非以宋爲無罪而赦之也特較之歸生則有首從之分焉爾夫歸生身爲貴戚之卿秉國大柄大棘之役嘗率師以獲華元則非權之不足者也明矣宋欲行弑不謀于他人而首謀于歸生誠畏之也歸生苟覺其邪心執而戮之在反掌間耳而乃依回隱忍縱其爲逆其罪尚可恕乎且以畜老憚殺比擬君父陽爲寬假之言而陰實假手于宋以成其惡尚得謂之仁而不武乎厥後宣公十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則歸生弑君在當時已有起而議之者矣要而論之宋手 者也歸生意弑者也手弑從而意弑首也春秋書歸

生爲首惡以附于趙盾弒君之例所以戒後世之身爲大臣而首惡以爲逆者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楚子伐陳論

春秋宣公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初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相戲於朝徵舒遂弒靈公楚莊伐陳殺徵舒轘諸栗門可謂得討賊之義矣丁亥入陳乃動於一時之利欲乘亂以取其國耳故申叔時諫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於是楚子自悟其非無以自解故納孔甯儀行父于陳而去之此事之本末也或問公穀皆以爲實與而名不與是乎否乎周子曰非也名與實並見者也據事而論則當曰前與而後不予不當曰實與而名不與何則春秋之法有功則書其功以示褒有罪則書其罪以示貶楚子伐陳爲討賊也功也丁亥入陳動于利也罪也一事而功罪分焉春秋必不以後此之罪沒其前此之功亦必不以前此之功而并恕其後此之罪褒貶互見則用法得平公穀以爲實與而名不與則失其平矣

初稅畝論

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然以杜徐二家之說考之則知履畝而稅乃什二非什一也杜氏曰公田之

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徐邈注穀梁曰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朱子集註從之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是稅畝之爲什二無疑也嗚呼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謹身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匱乏之憂棄先王之舊制而作法于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自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肇其端者宣公也浸假而列國效尤子產作丘賦魏文侯增田租暴秦開阡陌而民之財與力胥掊克無餘矣書曰初稅畝聖人固逆知其流弊之至此而預爲之戒歟

明按木訥趙氏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入豐凶肥塉之異也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則十而取二矣明以爲宣公稅畝是什二非什一也賦出車乘乃自昔寓兵于農之法恐難以此爲什二耳宜從朱氏

成公論

成公之見譏於春秋其大者有四焉元年作丘甲譏益兵也二年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譏其背晉而從楚也六年立武宮譏失禮也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譏僭且不時也他如滅鄟而書取不郊猶三望八月築鹿囿猶爲末減焉爾

襄公論

襄公之時魯之被兵者數矣然能强自支延不至折而入於齊者則以晉爲之蔽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莒凡四伐魯鄙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以其貳於晉也秋八月邾人復伐我南鄙十六年晉平公初立溴梁之會以我故執邾子莒子以歸齊侯又伐我北鄙十七年圍桃圍蔵邾人伐我凡疊見焉十八年晉會十國諸侯之師以圍齊十九年晉人復執邾子凡以爲魯也至二十五年齊莊被弑二十七年慶封來聘而魯之患於是乎氷釋矣然則齊之不得逞志於魯者非眞襄公之能自立也得强大之援故雖削而不至於亡焉爾

昭公論

魯自仲遂殺嫡立庶以來祿去公室已四世矣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季孫意如利其幼而立之此豈甘爲之下者哉昭公不勝憤憤之心一旦欲伐季氏而去之輕謀致敗在于家羈固已决其難圖矣雖然昭公失國出奔在季氏固不足責也獨于齊晉君若臣不能無深憾焉昭公之出也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瑣尾流離褎如充耳是豈齊晉之君果盡無人心哉葢意如內蓄奸謀外結惡黨晉士鞅齊梁丘據皆受其賂而爲之助而其君又從而聽之是故二十六年齊會諸侯於鄟陵二十七年齊會諸侯於扈皆以納公爲名以取貨爲實客死乾侯之禍實釀於此當是時雖有宋樂祁黎衞北宮喜若曹若邾若滕拳拳於納公而卒不能復返其國則以意如之與齊晉聲勢相倚而彼亦無如之何也意如又奚所忌憚而不爲耶君子觀于昭公之不復而知齊晉君臣之罪于是乎莫可逭矣當是時田常蓄禍于齊六卿伏釁于晉其與魯之季氏何異藉令兩國之君發憤爲雄聲大義以討亂賊不惟魯難可甯而田氏六卿亦惕息而不敢叛未可知也乃其爲義之念不勝其爲利之心而厝火積薪曾莫之悟可慨也夫

楚公子比弑其君於乾谿論

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楚靈王之弟子干也昭公元年出奔晉十三年而歸）弑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楚師伐徐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公子棄疾召比于晉脅比而立之令下乾溪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是弑其君者棄疾也比非首謀而反書弑豈非萬世之疑獄乎穀梁傳爲之辨曰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釋之者曰弑君不得言歸此不弑之一驗也又曰歸一事也弑又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釋之者曰比之歸適遇弑君之事爾此不弑之二驗也又曰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釋之者曰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葢紀其日矣此不日不弑之三驗也然則經何以不書棄疾弑其君周子曰余讀春秋至此未嘗不廢

棄疾之黠而深惜夫比之愚也從來亂賊之心亦知弑君爲天下之大惡吾脅比立之而脇奉之以爲君使罪有所歸然後以弑君之罪殺之而取其國此棄疾之隱衷亦棄疾之勝算也比方歸國時苟逆知棄疾之奸必有篡弑之事如吳公子季札先機遠遁又誰得而非之縱脅以刃鋸亦當効死勿立乃貪於一時之利欲而被萬世之惡聲曾不踰時身喪名滅爲天下笑是誰之咎歟後之君子遭逢此會處變行權當爲吳公子札不當爲楚公子比其亦春秋訓世之權衡也夫

定公論

昭公客死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定公昭公之弟也以弟繼兄受位于賊臣之手而不念先君之讎春秋于卽位之元年不書正月穀梁謂之不以正始宜也王氏經世至比之桓宣則大過矣當是時魯國之權盡歸私室哀公雖欲爲子臧之讓而衍與意如有不容兩立之勢欲除季氏又恐蹈昭公之前轍而適以速其禍其所爲亦極難耳幸而孔子見用夾谷之會齊人棄惡從好既而墮郈墮費駸駸乎有行道之機焉假令久於其位則孟氏之城將有不動聲色而自墮者惜乎彼婦出走不得大展其設施而定公之志日益荒季氏之勢日益橫此誠宗國之不幸而亦大聖人之所無如何也悲夫

圍成不克論

定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按孔子爲魯司寇仲由爲季氏宰遂建墮三都之議定公十二年夏則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矣至十二月公親自圍成而不克何也公斂處父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孟氏之不肯墮成自此言啟之矣夫墮三都之議將以張公室弱私家而除陪臣之害也前乎此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其爲叔季之害也久矣故郈費之墮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大有功于孟氏孟氏方倚之以爲腹心故成公圍之而弗克以是知除陪臣之害者三家之願而張公室弱私家者非三家之願也或曰孔子嘗云我戰則克又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圍成之舉獨不料其成否而輕發耶曰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在舜禹文王且有所不免然則成之不克此亦何損於聖人哉使其終秉魯政得以大展其設施將舉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成康之盛可也區區一成將不動聲色而自墮矣惜乎魯之君若臣卒以女樂速之行也甯獨吾道之不幸已哉

哀公論

魯至哀公時日瘠月削貧弱不能自存者其咎安在曰咎在事吳吳蠻夷之國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以報清之役齊師敗績於艾陵魯雖借吳之力以致勝然亦倖而已

矣季孫有言曰小勝大禍也豈虛語乎夫年有橐臯之會又夫年有黃池之會吳是以伯吳之伯魯爲之也而魯且幾幾乎不國矣自宣公以來盟會禮繁兵戈四起不能復守先王之舊典是故始作丘稅繼作丘甲至于哀公二猶不足而復用田賦蓋亦不得已焉爾殊不知殫四境之賦稅不足以供大國之誅求洎乎民力既窮國本亦撥魯之爲魯遂有反裘負薪之勢焉然則哀公之事吳非眞有所利也其實自貽伊戚而已矣

三禮論

周禮儀禮禮記其流雖異其源則同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秦火之後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取攷工

記以補冬工之缺是爲周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是爲儀禮此外又有逸禮四十篇合曲禮檀弓雜記及月令明堂位樂記坊記表記緇衣共四十九篇是爲戴記卽今之禮記也孔疏云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其云戴禮者因戴聖所傳而得名猶詩之稱毛詩云爾三禮之中有同焉有異焉先王制禮之初本乎天殺乎地循乎性依乎情始乎語言容貌之微放乎經綸朝野之大順之則爲聖爲賢反之則爲愚不肖此三禮之所以同也然而去聖既遠見聞不一辭因革不一代授受不一人則參錯不齊之論或出乎其間莆田鄭氏曰三禮之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人而傳之各異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三禮之所以異也三禮之文儀禮獨無錯誤其可疑者周禮爲多而戴記尤甚學者但當別其是非而不當擅爲去取信者從之疑者缺之斯已矣鄭康成序云周禮爲體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殆不能無軒輊焉至於戴禮獨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得毋因其僞而并棄其眞乎明以謂禮記一書或言體或言履大小具陳顯微畢備無容詳彼而略此也朱晦翁乞修三禮奏劄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其意蓋以王安石廢儀禮而獨存禮記故力矯之殊不知致儀文則儀禮爲備

言義理則禮記爲精有儀禮而無禮記則先王制作之精意千百世而下其孰從而求之故曰三禮可以並存而不可以偏廢

攷注有刪有補有正論

愚按臨川吳氏之攷注有以其說不經而刪之者有從來所未備而補之者有錯見于他官而正之者至于冬官一篇尤加意焉太府凡賦貢之餘以供玩好之用吳氏則曰此二字宜衍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吳氏則曰宜衍蓋漢儒之舊說存之適足以惑世刪之乃所以尊經所謂其說不經而刪之者也於大司徒則取孟子五

典列于十二教之上于冬官之首則倣五官之例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率其屬以佐王富邦國所謂從來未備而補之者也至於大司空則全取大司徒之文小司空則全取小司徒之文以下則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大市市刑質人廛人賈師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上均艸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凡六十一官皆以次而列焉所謂雜見於他官而正之者也觀其位置亦原本於俞王二家而詳略先後之間則草廬之攷訂爲尤當矣

訂正周禮論

周禮之不得爲全經也其故有二一毀于戰國之諸侯一厄於嬴秦之烈焰及漢惠帝時除挾書律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而冬官盡失劉歆以攷工記補之鄭賈爲之注疏漢唐諸子卒無有起而更張之者至宋淳熙中臨川俞壽翁作復古編以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耳於是殘缺者補之失次者正之而周禮一書犂然復備考亭朱夫子亦激賞之其後永嘉王與之亦祖述其說作周禮訂義至于有元丘吉甫之釋義吳幼清之攷注皆與俞王二先生之書相表裏可謂大有功於後學矣或曰孔子不嘗云史缺文乎自唐虞以迄商周世遠風微傳聞各異其間文獻凋殘典章散佚者亦復何限然若書之女鳩女房詩之崇丘華黍春秋之夏五郭公大都以疑傳疑莫敢增易今以周公之制作一旦從數千百年之後憑其臆見而補之而正之僭亂之罪失復奚辭愚竊以爲不然嘗觀周末秦火而後聖人之遺經其爲汩亂也多矣後之儒者乃執其汩亂之篇章而曲爲之解以護之雖心知其非而不敢稍加釐定以獲罪于聖人若曰吾以尊經也以從古也夫誠尊經而從古人豈得而非之哉雖然學者之讀書亦求其是而已矣如第斤斤焉拘守成說童而習焉白首而卒無一得

如是而號于天下曰先聖之功臣其孰從而信之譬之祖宗之創業其始非不可法可傳也厥子若孫弗克負荷又從而廢墜之先世之流風不轉盼而澌滅盡矣洎數傳以下忽有幹蠱者出焉爲之振已墜之緒而廢者興墜者舉詎非克家之肖子歟周禮之訂正亦若是焉已矣俞王唱之于前丘吳和之於後其說似乎駭俗然而彼之所據者周官也周公之所作也彼之所訂者周禮也亦周公之所作也據未經竄亂之周官訂已經竄亂之周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也變其所當變以歸于不可變夫是之謂尊經夫是之謂從古後之人不求其是猥與揚雄王通之徒同類而共譏之亦足過矣[illegible]

理財論

所以生財者存乎民所以取財者存乎君所以用財而使之不竭者存乎法假令有以生之有以取之而無道以用之則下之所輸有盡上之所欲無涯以有盡供無涯其勢常不可以終日然則舍節財之外豈復有所爲理財之道哉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是生財之目也以九賦斂財賄是取財之要也以九式均節財用是用財之法也合而觀之則周公當日所以理財之道槪可知矣夫國家之所以用財者其途不一祭祀則有牲牷玉帛賓客則有燕享饔餼喪荒則有賵賻賑遺羞服則有飮食篚筐以及器械興作之役鄰邦贈勞之遺與夫牧養之資祿予之節

適情之具此九者非可槪爲裁抑也又非可視爲泥沙而輕於一擲也是豐之嗇之而均未有當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此其道莫善於節而尤莫善于均不節則始而病民繼且病國其弊同歸于盡而已矣節而不均是易之所謂苦節不可貞也非中正以通之道也夫惟節之而仍有法以均之則無不及亦無太過天子不敢妄求于是法之外有司亦止謹守於是法之中生者愈衆取者愈廉而與者亦愈以不厭可以行之一時亦可以垂之萬世則均節之道得焉爾此周禮一書所以爲千古理財之良法歟後世心計之臣如孔僅桑弘羊之徒所謂斂怨爲德者也人主不察而誤用之其不至於覆亡其國者亦幸而已矣

攷課論

古之帝王知天下之人情不能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是故朝廷之上有賞罰然後僚寀之中有勸懲此攷課所由昉也攷之虞書當羣后四朝之時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後遲之三載而攷績又遲之九年而黜陟幽明唐虞之攷課如是而已至于成周則異是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由斯以觀在唐虞則甚疏而在成周則甚密其故何歟曰唐虞事少官亦少故其法不必不疏成周事多官亦多故其法不容不密時勢使然也要之太宰攷百官與攷羣吏其法

亦有不可槪施者何也百官謂卿大夫是爲太宰之正貳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于王而廢置之羣吏謂羣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股肱也其位卑則三年之終或罰或賞太宰咸得自專焉雖然羣吏之治又非必待其三年而後攷之也太宰以下小宰旣每月攷之矣又云宰夫歲終則令正歲會是歲有攷也月終則令正月要是月有攷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是日有攷也蓋觀小宰爲九詳矣大約成周之攷課爲途甚多或攷其敎或攷其治或攷其財賄或攷其器用或逆之而詳稽于任職之終使之無所逃或待之而預誡于入官之始使之知所遵爲疏爲數其期不一而約其大綱總之不離六計者近是小宰以

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察也善有德及民者故六計首列之敬則操持勿失正則特立不阿二者皆長于德行之吏也能則肆應有餘法則職守無曠辨則斷決不欺三者皆長于才能之吏也以此察之使職稱其才位如其德賢且能者無所隱而不肖者亦無所容其不肖攷課之法莫善于此或曰六計廉善不廉惡何也曰司寇以糾過爲事故有官刑以懲其惡小宰以興治爲事故有六計以旌其功兩相濟也非兩相妨也當是時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其身夫然而賞罰有不當勸懲有不行者乎然則成周攷課與後世之以九品官人十科取士者異矣

教典論

司徒掌邦教自舜之命契始也其詞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是成王作周官則曰司徒敷五典擾兆民穆王命君牙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然則五典之外別無所爲教也審矣攷之周禮大司徒職曰教職官曰教官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典曰教典而總以親義別序信盡之是猶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或曰司徒之職亦不一矣財賦之出入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皆其所掌也獨教典乎哉曰財賦土地人民之事乃五官之錯簡而雜見于司徒者也非其本職也司徒之所掌豈倘有大于教典者乎雖然五典其大綱也數其節目則有十二教焉有六德六行六藝焉所謂十二教者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以先其德禮教官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以後其政刑若是者皆所以扶植五典本乎事而同歸于道者也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得于心而爲德體于身而爲行習于事而爲藝德行所以成已教之本也道藝所以成物教之末也若是者皆多爲之途隨其才質之高下而曲成之以約之于五典之中者也是以大司徒之教及于天下小司徒奉而行之其教止及于王畿以次而降則五家有比長二十五家有閭胥百家有族師五百家有黨正二千五百家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有鄉大夫無入非教也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在州黨則曰序在國則曰成均亦曰瞽宗始乎京師放乎里巷無地非教也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正歲攷法則一歲二讀法矣州長又加以春秋二社則一歲四讀法矣黨正又加以四孟族師又加以春秋祭酺閭師又加以春秋聚衆之時則一歲又不知幾讀法矣是無時非教也要其所以立教之旨總之不離五典者近是成周之世教化行于上風俗成于下比戶可封而禍亂不作有以也夫後世以虞廷之五典視爲具文而置之所以繩民者愈刻而民之叛其教也益寡廉鮮恥而莫之禁嗚呼辟雍鐘鼓之化微而子衿城闕之詩作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有掌教

之責者亦在乎端其本以化之而已矣

選舉論

德行道藝大司徒所以教人之具也而不知用人之法亦不外此夫成周之鄉舉里選宜屬於冢宰而今乃屬於司徒者何居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然後可以用之於一日誠重之也誠慎之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凡以長其善救其失而豫養其公輔之器也當其未用之先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書之至於三年大比則又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焉興賢卽漢之舉孝廉興能卽漢之舉茂才或出使爲長尊其德也或入使爲治重其才也蓋用之於既教之後者如此此鄉舉里選所以爲萬世用人之良法歟何也今日之敦詩說禮束修砥行而爲士者他日學成而仕則爲公卿爲大夫者胥是人也要之六卿之吏上自卿大夫下至比長其所懸以爲教者亦惟以司徒之三物示之的而已矣且不獨六卿之吏爲然也司諫巡問觀察以時書其德行道藝宮正之於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於國子亦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皆是物也其教之而不率者司救又從而誅讓之使之遷善而遠罪于是六卿之人莫不欣欣焉爭自濯磨以求爲上之所舉而不願爲上之所棄人材盛而吏治興由此其選也三代以後選舉變而爲辟召辟召變而爲詩賦詩賦變而爲帖括其法愈變其弊愈深上無以爲德下無以爲民處則非正士出則非良臣豈眞胥天下無一可用之人哉由于教之不先而用之太驟故也由是觀之成周之鄉舉里選不屬之冢宰而屬之司徒有以也夫

井田與封建相表裏論

成周井田之法與封建相表裏何則井田之有六鄉六遂也猶封建之有列爵五分士三也何謂六鄉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所謂六鄉也何謂六遂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亦曰都）所謂六遂也大率在國中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遂法周禮者多以近郊百里爲鄉遠郊百里爲遂誤矣有鄉遂於是有鄉遂之官比長以下士爲之閭胥以中士爲之族師以上士爲之皆民也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州長以中大夫爲之鄉大夫則卿也然其始亦民也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而要皆以民爲之於民之中辨其等威異其章服使上有常尊下有常奉而潛消其貪冒無等之心則雖無封建之名而封建之法實基于此等而上之則五十里爲子男七十里爲伯百里爲公侯自是人始知其爲封建矣而其法則皆昉於井田愚按鄉遂大夫以下不命於王朝不設官府而無府史胥徒之役謂之教官亦謂之鄉吏其有府史胥徒受命于

王朝而操刑政之權者惟鄉師遂師與載師閭師縣師而已鄉遂之官其有賢且能者則以次遞升焉如興賢使長與能使治閭胥可進爲族師黨正可進爲州長是也先王於公侯伯子男之外又設方伯連帥以統馭之其意亦若是焉已矣故曰井田者封建之本也秦人開阡陌廢井田而封建之法遂變而爲郡縣三代聖王之制度蕩掃地無餘矣其罪可勝道哉

肉刑論上

唐太宗讀周禮而歎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法不可得也或曰封建井田先王所以治天下之良法也若夫肉刑則傷肌膚絕生本乃救世之虐政耳聖人好生之德果如是乎哉太宗之言于是爲失倫矣愚獨以爲不然肉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宮曰刖曰殺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攷之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釋之者曰五服者服五刑之罪三就者肉刑所就之處也周禮五刑之屬不過二千五百及穆王作呂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即刖也）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太辟之屬二百輕刑則視舊加密重刑則視舊加疏世變使然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特舉後世刑條言之耳夫肉刑之疏密雖或因時遞變然自唐虞以迄三代豈能舍此而治天下哉後世除墨劓宮刖而易以笞杖徒流者蓋有故焉周禮司徒曰以刑教中此鄉之八刑即虞廷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也後世笞杖自此始司寇曰嘉石平罷民有罪而未麗于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圜土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施職事焉後世徒流自此始是皆未入五刑而可復爲平人者也一入五刑則不得爲平人矣墨者使其惡不可洗劓者使其形不復完刖者斷其足使不能肆宮刑則不能生育大辟更無論已聖人豈故爲此嚴酷之法以傷天地好生之德哉不得已也漢文帝因緹縈一言以笞箠代肉刑當劓刖者笞五百而卒多死景帝定爲箠令而笞者得全由是法日益輕而人之犯法者日益衆其勢不驅天下于大亂不止夫王者之治天下與其善惡混淆而亂是用長孰若嚴爲之防去其稂莠植其禾苗俾惡人常少而善類常多可以久安長治而不亂乎後之人不察聖王所以立法之意遂謂笞杖徒流之法近于仁而墨劓宮刖之法近乎虐則何以三代而下之風俗不能復返而爲唐虞也此其故可思也彼以封建井田爲聖王良法獨至肉刑則與漢之居伯蒼鷹唐之羅鉗吉網等類而齊觀豈通論哉

肉刑論下

唐虞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不然與失之刻寧失之寬而已矣何則古帝之治天下皆以生天下爲心者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從而殺之次則緣其罪之差等而制爲法以刑之此肉刑所由昉也舜

之美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民生其時皆曉然于善之當爲與惡之不可爲故畫象而不犯教化行而風俗美由此其選也至于有周五刑之設掌于司寇非曰彼有是罪吾卽以是刑加之也蓋惻然有矜全無已之思焉周禮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挾日而斂之小司寇則率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率其屬而憲禁令所以防之于未刑之先者如此其至也及其旣陷乎罪也司刺則訊之羣臣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必皆曰可殺而後殺焉否則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以幼弱老耄蠢愚而赦之否則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而議之所以愼之于將刑之際者如此其重也其犯法而不至于死者則大司寇置之於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次則桎梏而坐之嘉石所以教之於旣刑之後者又如此其詳也而不但已也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男去勢而爲奄女幽閉而爲奚）髡者使守積不絕其生不阻其用古聖王法外之仁又如此以止殺之念爲用殺之條以祥刑之心爲省刑之術文武之世太和元氣在宇宙間傳至成康遂幾刑措其效可睹矣肉刑之法所由與封建井田相表裏而沿襲不廢者職是故也後之人主苟不體聖王所以生天下之心一旦舉肉刑之法而復之其不至于草菅民命者蓋亦僅矣余故曰唐虞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

三賜不及車馬論

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如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之類是也儒者胸無獨見而欲索解於孔鄭之言其不爲衆說所瞀亂者蓋亦鮮矣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正義解三賜與鄭注同又申之曰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光顯祖父故受車馬安身不關先祖故不受兩說互有異同亦互有得失愚請折其衷而論之夫康成所據非周禮乎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三命但云受位而鄭云車馬者以受位卽受車馬故也或曰九命與九賜同乎否乎曰否公羊言九賜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九賜在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鄭司農混而一之謬矣然則曲禮所云三賜其爲周禮三命無疑也若以不及爲不受爾受命不受車馬則有不盡然者夫君之賜非臣子所當辭也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惡其不恭也君故賜之而臣故辭之不恭甚矣而反以是爲孝此其說之難通者一也注疏旣云三賜卽三命矣又云受命不受車馬信如此言經文當云三命則受三賜車馬則不受何以云三賜不及車馬乎此其說之難通者二也且以成尊爲嫌而自

居於卑遠其於揚名顯親之義謂何古之所云大孝者至舜而止矣舜之大孝正以其尊爲天子而以天下養也萬世而下未有以尊踰于父議之者必去其天子之位而以陶漁耕稼終其身斯謂之孝則單寒之子必不可叨一命之榮矣此其說之難通者三也或曰不及既非不受矣則經文所云不及車馬者其義何居解之者曰不及云者受之而已不用及也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是也亦非終身徒行但當父兄之前不用及車馬以自尊大耳如此則上得伸其推崇之願而亦不失爲謹厚之風下得全其高潔之情而又無傷於國家之體是故州里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

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胥於此焉信之矣故曰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此類是也

王制論

儒者之讀古人書也必先覈其眞僞而後可定其是非其爲聖人之言乎吾信之吾從而尊之其非聖人之言乎吾疑之吾從而辨之如此則僞不亂眞而非不混是矣吾嘗反覆於王制一書而知其不盡出於聖人之言也盧植曰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採尚書孟子左氏公穀三傳等文而附益之章俊卿山堂考索駁之甚詳其乖妄之甚而不可盡信者有五焉孟子論周室班爵之制其班於天下者則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王制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班於國中者則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則不數君之位而但言五等非春秋大居正大一統之義矣此其不可盡信者一又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之凡百有二十鄭康成斷爲夏制非也夏之官百不聞其百有二十也至於殷則二百周則三百六十九不相符吾不知王制所言爲夏制乎爲殷制乎爲周制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二（此一條考索未及）又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合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家封建諸侯其見於春秋者

八十國見於左傳者倍之倍謂小國僻陋無事見經或謂強大兼併翦滅殆盡然亦安得如是之多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三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三監之名自古未有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恐其爲亂故命三叔往監之初未嘗以三監爲官也周禮雖有立其監之語亦第謂諸侯自監其國耳曷嘗謂每國各有三監乎此其不可盡信者四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夫禮不王不禘蓋以禘也者王者之大祭也非下此者所敢干也春秋凡書嘗用禘皆以其僭上而譏之何得以此爲諸侯之祭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五其中採摭諸書不無可取亦如金玉之寶混入泥沙非有大過人之識

十五冊 [illegible]

幾不辨其孰爲泥沙孰爲金玉矣人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不知盡信禮則不如無禮吾恐後之刻舟求劒者泥于其說而黑白之不分也故特表而出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論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在八命作牧之後尙書所云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也諸侯有不貢不祀不廷者則奉天子之命以征之征之是也專之非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洪範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夫征討何事也而諸侯專之是禮樂征伐不必出自天子也是作福作威不必係之維辟也而可乎難者曰紂賜文王弓矢然後

得專征伐於是乎有戡黎伐密之舉管敬仲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公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則專征之事古人有行之者曰文之戡黎伐密以紂之命戡之以紂之命伐之也使獨夫在上而傲然擅生殺予奪之權其何以爲文王何以爲文王之至德其云專征者乃史氏之誣聖人非文王果有此事也太公之勳周室倚賴召公特稟成王之命而寵異之若曰五侯九伯女奉命以征之可也曷嘗使太公專之乎漢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厥功甚鉅說者且以爲戰勝之功不足贖其矯制之罪則無功而有罪者從可識矣自專之之說一開亂臣賊子遂有假古人之書以濟其私者以爲古人已許我爲之我何憚而不爲此亦是操莽溫懿之徒接踵而起天下之亂何時而已耶甚矣文章之爲禍烈也雖然此非王制之過也王制但曰賜弓矢然後征說經者則曰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毛萇釋詩孔安國釋禮杜預注左傳莫不云然豈非不善讀書者之過乎嗚呼同一征伐也奉王命則爲翼戴之大勳不奉王命則爲并吞之逆節奉王命則爲苞桑之至計不奉王命則爲篡竊之陰謀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孟子斥爲三王之罪人者惡之也曷惡乎爾惡其專也孟子救世之意亦微矣哉

月令論

以月令爲周公作者自蔡中郎王子雍始以月令爲呂不

韋作者自陸德明始愚獨以爲不然月令一書非周公不韋之書而漢儒雜集之書也按呂不韋採諸儒所著合十餘萬言命曰呂氏春秋篇首十二月紀與月令同於是有古月令今月令之別入戴記者爲古入呂氏春秋者爲今蓋此書之由來舊矣不韋特竊之以文其筆耳謂禮家取不韋之說以入記可乎陸氏以太尉爲秦官郡縣爲秦制而月令中適有命太尉命百縣之語遂舉而歸之不韋其妄甚矣然謂爲周公作者亦妄周人月令備載豳詩至於一代之大經大法周禮已詳言之矣周公必不贅爲此書也況月令所言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之類同於瞽史柳宗元嘗力辨其非矣其乖謬之甚者如四時所主之帝所祀

之神與天子所居之明堂所衣之衣所用之器所食之牲與穀大都不合於周制此皆不經之語而謂周公果有是書乎愚以爲月令之文自古有之如夏小正之屬漢之諸儒參以時事集成一篇而附之禮記非出自一家之言創自一人之手也請以質諸博洽之君子

二孤二主論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夫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爲主焉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爲依焉故無此禮而齊桓公季康子乃創爲之是豈可以爲法乎然則伐國者宜奈何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故行師伐國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示不敢專也此伐國載主之禮也居喪者宜奈何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不敢以卑敵尊也衛君弔桓子而哀公爲之主以拜爲康子者但當哭踊而已此居喪受弔之禮也此義不明而至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則亦循襲之過而已矣

按靈公先桓子一年卒則此當作出公輒桓子季孫斯也康子桓子之子也

金革之事勿辟論

孝子之事親也有常有變聖人之制禮也亦有經有權三年之喪食粥居廬寢苫枕塊過期不葬則衰絰不除有官守者君命不呼其門此禮之行於常者也經也然使國家多難之秋大師壓境九廟震驚爲臣子者義不得顧私恩而忘國恤于是乎以墨經從事者容或有之此禮之行於變者也權也權者古今不數見之事聖人制禮亦曰不得已而用之云爾得已而不已則大亂之道而已矣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勿辟禮與孔子

曰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吾聞諸老聃云昔者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我弗知也請申論之所謂不奪人之喪者爲人君言之也亦不可奪喪者爲人子言之也君而反是謂之不仁子而反是謂之不孝成王仁君也而伯禽又孝子也金革勿辟何爲者蓋成王時以徐戎作亂故伯禽有母之喪卒哭而征之脫也外無徐戎之難雖以成王之命一歲數遷其官伯禽詎以衰麻易軒冕乎後世以伯禽爲口實因有奪情起復之說夫奪情起復非有爲爲之也動於利已耳奔競之念日益深則一本之恩日益薄名利之途日益近則霜露之感日益疎習焉而不知其非則三綱淪九法斁矣嗚呼奪情

起復此末世士大夫之習非古也禮云喪不貳事故奪立有禁旅行有禁弔人之喪有禁此無他懼其心之有所貳也父母之喪而可奪貳孰甚焉有人心者亦安忍出此古之人卒哭而致事蓋斷斷乎其弗可奪也夫非獨親喪宜致事也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則期亦致事矣楊著以從兄憂去職則功亦致事矣且非獨期功宜致事也宋舉人郭積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遂殿三舉則緦麻亦宜致事矣古人於期功緦麻之服且慎重若此焉有執親之喪無故而可以奪情起復者哉是故爲人子爲人臣者必身處伯禽之地然後可以權禮許之否則甯道其常而已按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以恩掩義者孝子之常以義斷恩者孝子之變我恐天下後世之薄於所生而重於求利者託行權之名爲亂常之舉猥以伯禽爲口實也故正之

魯郊禘非禮論

郊禘非諸侯事也魯何爲乎有郊何爲乎有禘或曰成王賜而伯禽受也或曰平王賜而惠公受也周子曰皆非也魯自爲之焉爾聞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禮也如以周公有大勳勞而周公之子孫遂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其祖宗是諸侯祖天子矣無論成王必不賜藉令賜之伯禽肯以壞法亂紀之事躬自蹈之乎至謂平王之賜惠公者亦謬昔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夫郊禘之與隧其禮孰重而孰輕惠公之與晉文其勢孰强而孰弱乃晉不得請於襄而魯獨得請於平斯亦事之必無者已故曰魯自爲之焉爾曷言乎魯自爲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明以僭王之罪罪魯矣後之儒者不察其意遂以屢卜之瀆養牲之慢而歸咎於子孫之不能奉行不亦舛乎夫魯之郊禘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然則周公之衰已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於四卜郊不從鼷鼠食郊牛角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是聖人之所隱痛也豈以子孫之奉行爲禮不奉行爲非禮哉註疏之說但知爲尊者諱故舍其鉅者責其小者非聖人之本意矣學者謹遵其說惟恐失墜而大背乎聖人之經是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噫

玄冠卽緇布冠論

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嚴陵方氏曰玄則象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降殺之辨此說然歟否歟曰否玄冠卽緇布冠記禮者特互文以見義耳非有二也按攷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不言玄鄭注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蓋以緅入黑汁則爲玄更以玄入黑汁則名緇矣緇與玄同爲黑色而緇尤深故禮家每以緇爲玄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其服謂之玄端素裳是

緇衣即玄端也上士玄端元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所謂玄端者皆指緇布衣夫冠與裳一也緇布冠得稱玄冠亦如緇布衣之得稱玄端耳非緇布冠之外別有玄冠也禮家有單言冠者則玄冠也淇服必玄端有單言端者則玄端也其冠必玄冠故公西華言端配章甫劉子言端配委蓋章甫委貌即玄冠緇布冠其總名也是玄冠即緇布冠可知也大抵王之吉服有九其首服有三冕弁冠王侯之吉服有六其首服亦有三副編次冠以配衣故一次也展布著之褖衣亦著之而次猶是也一緇布冠也朝服著之玄端著之深衣亦著之而緇布冠猶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始加冠皆用緇衣冠一則以正陽之色爲纓一

則以雜采之帛爲綏以是爲貴賤之分云爾玄冠緇布冠異其名曷嘗異其實乎嚴陵方氏不知其義而妄生分別其爲疑誤後生不淺世之學者倘以其說之新異而靡然從之是何異于棄蘇合而求蛣蜣之轉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論

孝弟一理也爲孝子者必能爲悌弟王霸歧途也言王道者必不言伯功何則天下之庸行莫如孝悌天下之至德亦莫如孝悌是道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其事爲家庭愛敬之常其功在經緯民物之大禹湯文武之世所爲聲教四訖作孚萬邦者由此其選也舉一孝弟而王道盡此矣豈特近之云爾哉若夫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之徒則不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强凌弱衆暴寡名曰假仁仗義實則三王之罪人而已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賤之也祭義乃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是欲分孝弟而二之且欲合王伯而一之也此豈孔氏之遺書也哉蓋戰國之時微言大義澌滅無聞故縱横家言往往艷稱五伯漢儒襲其流風形諸議論遂舉王與伯而並言之耳非孔氏之遺書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伯王之器也與祭義所言如出一口蓋幾幾乎以王伯爲一矣吳氏曲爲之解曰伯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伯王猶言侯王非五伯之伯也如是則表

記曷不言義道以侯而乃言義道以伯乎經解曷不言侯王之器而乃言伯王之器乎凡爲此說者絕不知王道之尊也絕不知伯功之賤也并不知孝弟合一之理進乎王而大遠乎伯也不止不塞則學術大壞而王道終不可望矣此余之所大懼也故特正之

宗法論

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設也非爲庶人設也其法與封建相表裏昔先王封建諸侯以其適子爲君其次不得禰先君則別於正適而稱別子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是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之庶子以所立

之長子繼之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故記又曰繼禰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大宗絕則爲後小宗絕則否禮爲人後者喪服斬衰爲其父母期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蓋以重大宗而降所生也小宗無爲後者也若夫天子諸侯之統有子則世無子則及兄弟而外雖從祖伯叔皆可以繼其統弗改其稱不與爲人後者同科也禮曰諸侯絕宗則天子可知矣庶人不爲後以其微也其喪也五服之內主之東西鄰主之里尹主之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爲後非聖人之忍也勢也由斯以觀宗法特爲公族卿大夫設也明甚自封建不行因而宗法不立後世惟勳衛子孫猶得存什一於千百其餘搢紳先生之家久矣不可

復問矣今之爲人後者吾惑焉不知其所奉爲別子者何人繼別者又何人而第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統論數十世之前而第論一世此亦曰吾大宗之子也彼亦曰吾大宗之子也於是乎據其官稱其貲以爲已私是啟天下以爭奪之端也而可以爲訓乎其或禮以義起則有之矣無子而後人之子者其本生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如子雖父母名之亦不爲過此繼絕存亡之義聖人所弗禁也若既死而人爲之後舍本生之親而戚其所疏疏其所戚其謂一本之誼何余嘗爲之說曰封建廢宗法亡爲之主可也爲之後則不可羅念菴先生宗法論辨此最悉世之人罕有見及此者予讀顧氏家譜見先友黃子貞傳作寅初先生讓嗣說不覺慨然有感曰是眞可以激薄停澆也已武陵玉垣公寅初先生之叔父也素饒於貲無子遺命以先生爲後族人忌焉先生曰族人謂我不當爲人後我亦不願爲人後也族人遂立某某並爲後夫人所力爭不能得者先生獨推其所有而讓之他人其淸風高節比之季札子臧豈有惡焉予故因貞傳之說而爲之論以愧今之嗜利忘親非禮而妄托於禮者

或問禘之說論

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魯用周禘自中葉始故議禮之士竊疑之蓋禘也者天子之大祭也其事與郊並重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禘之禮誠重矣哉聞之不王不禘周

制也魯非天子何居乎有禘曰王賜而伯禽受也然則賜與受皆非歟曰否否成王之制以魯禘而不及周禘伯禽之受受以魯禘而亦非純用周禘嗣後惠公請于平王而史角報命魯遂以周禘特聞夫不王而禘天下之疑不解矣疑而不爲之辨則後世雖有好學深思之士其孰從而証之故魯論誌曰或問禘之說魯之禘何昉乎昔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迨其沒而成王念之故賜以禘祭蓋欲尊魯于天下也夫以周公之勛勞生而攝天子之權沒而祔天子之兆則祭而用天子之禮樂也固宜而孰知其不然周公之攝天子特迫于時耳使盡臣節于生前而獨僭王

禮于身後則周公之心豈安周公不安而爲周公之子者獨忍安乎哉吾是以知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如以周禘言微獨伯禽不受也卽成王亦必不賜藉令賜之在廷諸臣必有起而爭之者曰禘王禮也不王而禘是誣之也周公其吐之矣而當時不聞則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其用魯禘奈何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從其殺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昭其辨也牲用白牡而等乎二王不以騂剛而殊乎后稷誌其別也至惠公得請于平王而魯遂儼然用周禘矣由是魯之君沿爲故事而不欲問魯之臣奉爲成法而不敢問而魯之留心經曲志存復古者則不能不問而又不忍不問問之者何疑之也疑

則疑夫平王之失不當予而予也疑則疑夫惠公之罪不當僭而僭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莊公浸假而禘僖公者何爲乎是羣公之禘可疑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大廟耳未幾而禘武宮未幾而禘襄公者何爲乎是羣宮之禘尤可疑也此或人所以不能不問而亦不忍不問也且魯亦何以令其下也旅太山舞八佾歌雍詩彼三家者直以爲我之僭魯猶夫魯之僭周而已尤而效之罪莫大焉惜乎魯爲秉禮之國而越禮如是是亂法之首也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爲惠公以後言之非爲惠公以前言之也或人其亦竊窺此意而故折衷于孔子歟嗟乎萬世而下猶知不王不禘之說凜然不可犯者皆自或人之一問留之也獨其名逸而不傳以故弔古之士不能無深慨云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

天下有誠外之道無有哉天地一誠也聖人一誠也誠無二故道亦無二第人不克自見其心因不克見聖人之心同于天地之心遂有終其心不識道之所歸者此非不識道也咎在不識誠故求道于僞而道遠求道于眞而道始近矣求道于虛而道離求道于實而道始合矣求道于雜而道煩求道于純而道始簡矣聖人之心無乎不眞也無乎不實也無乎不純也藏之一本則爲斯道之統宗發之萬殊則爲斯道之散見夫亦何待于畫何假于推而又何

體用內外之可分哉若是則但言誠而一貫無餘蘊矣然而門人不皆曾子也不皆曾子則不得不借易曉者以明之是故在聖人則爲一兩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忠在聖人則爲貫而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恕此其道惟曾子悟之亦惟曾子解之夫道未能有體而無用亦不能離體以爲用離體爲用是忠與恕二矣何以言一離體爲用是恕與忠二矣不可言一又何以言貫抑思一貫之道因體用相因之道也于何知之于子言知之曰欲立欲達此盡乎己者也立人達人則己推而及乎物矣見賓承祭此盡乎己者也不欲勿施則又推而及乎物矣是忠恕也所謂一本而萬殊者也或曰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似以微顯分忠

恕矣不知聖人之道發微而不可見亦充周而不可窮則顯微不一以貫歟或曰忠者无妄恕乃所以行其忠似以內外分忠恕矣亦無外而不內之恕則內外不一以貫歟或曰大本爲忠達道爲恕似以存發分忠恕矣不知已發之和莫不于于未發之忠故言忠不能離恕猶夫言中不能言和則存發不一以貫歟若此者皆聖心之誠爲之也然曾子不言誠而言忠恕者何也曰爲學聖人者言之也嘗觀聖人之忠恕無異于天地之忠恕天地之忠恕所謂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者是也學者未至乎此而求至之則亦求之于心焉耳去其心之僞而眞者見去其心之虛而實者見去其心之雜而純者見然後知聖心之誠卽自然之忠恕而學者之忠恕卽勉然之誠也由勉然以幾自然而一貫之道在是也雖然曾子以忠信明絜矩而不及恕厥後子輿氏以强恕爲求仁之功而不及忠則又何也曰言忠而恕該之矣言恕而忠亦該之矣蓋忠恕有異名而忠恕之于心無異理也心無異故誠無異誠無異故道亦無異知乎此而忠恕之爲一貫昭然矣

齊桓公正而不譎論

聖人之所以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夫伯豈聖人所樂與哉原其心則功不償過論其事則過不掩功聖人不槩絕之而姑與之者其意蓋傷天下之無王云爾天下無王則名分亂典章紊强弱相陵爾虞我詐有伯者出爲之尊獎

王室匡扶世道而任德不任威用信不用術不可謂非天下之幸也聖人于是略其功利之謀而取其稍近于仁義者以示天下使天下知伯者之過無事深求伯者之功不容盡棄而後不得已之情見焉故凡與伯者非純與也聖人之權也夫子之論齊桓也與晉文異曰正自其不正者見也曰不譎亦自其譎者見也桓之伯也其起于莊僖之際乎前此未有以諸侯私會者有之自北杏始故陳宋蔡邾稱人誅首亂也齊侯稱爵與之也其與之奈何爲其近于正也或曰桓之一身盛衰凡三變焉其始伐鄭僞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設施多乖此圖伯之初也貫澤以下葵上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此定伯之日也迨至九國亂內寵作伐黃而外憂斯啟次匡而號令不嚴此成伯之後也跡其始終行事未必盡出于正而較之晉文則有不可同年而語者夫齊桓之功其最大者莫如尊王觀于盟洮之役序王人于諸侯之上其與勤王而崇者純雜分矣天王賜胙不忘下拜其與以臣召君者順逆辨矣盟于首止以明大分其與享醴請隧者公私判矣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其辭嚴其氣壯其與執宛春以怒之復曹衞以攜之者曲直殊矣凡此皆聖人所與也尙安得以譎疑之使爲桓公者收天下已散之柄而還之王朝凡禮樂征伐朝聘會盟生殺予奪一稟之天子而已不與然後修廢舉墜起弊扶衰則一舉而中興之業可成再造

之勳可集雖與周召比烈何多遜焉詎不出此而僅狎主齊盟取威定伯此所以僅成其爲齊桓也夫桓之功固多矣然其過亦豈少哉譬之主人有千金十人竊之猶未疑乎主人也至一人而併千金則已疑乎主人矣列國之僭是分千金而竊之者也桓之伯是併千金而獨擅之者也故曰聖人之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然則春秋何以無斷詞曰春秋之爲書也微而彰約而達桓之功雖大未嘗純與其心也至于會論則直斷之曰正而不譎以是爲稍優于晉文而已矣噫此亦孔子作春秋之旨也

召忽管仲論

始焉同爲人臣而終乃各行其志者不可以優劣論也志在節義則忘其身以殉君而不得謂之激志在功名則愛其身以救世而不得謂之忍二者亦各行其志而已矣議者不察重功名必輕節義以爲殺其身無濟于國君子弗善也詳節義必略功名以爲此身既已許吾君則當親挈而還之嗟嗟是安足以服古人之心哉使人臣而皆殉君者孰與濟一時之天下人臣而皆救世者又孰與訓萬世之天下故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惟明乎其志而後可以服古人之心昔無知弒齊襄公鮑叔奉小白奔莒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及小白入弒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始也其主同其位同其出奔同其北面而事同乃一則殉糾而死一則背糾而生抑何同其始不同其終矣君子曰忽節義之士也仲功名之器也兩人之死與不死奚待桓公既復子糾既亡之後而始決哉此其志固有素定者矣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糾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吾不生也然則忽之志仲知之矣仲之言曰社稷破宗廟廢則夷吾死匪是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然則仲之志忽亦知之矣吁節義如忽功名如仲之兩人者天下可多得哉且當時之以死名者數矣狼瞫之勇焉而死專諸之俠焉而死鉏麑之賊焉而死死矣而非其正也此其人不可以律召忽至于偷生忍辱身事二姓者何國蔑有然其人亦不可以律管仲何也自忽言之其才雖不逮仲而區區忠愛之性誠足以媿後世之爲人

臣懷二心者是有忽而後糾有死臣也自仲言之糾于奔魯時猶未正乎爲君也未正乎爲君則當留其身爲有用之身是有仲而後糾有生臣也故必有忽之死仲乃可以不死有仲之不死忽乃得晏然而死故曰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然則忽與仲果無可議乎曰有忽之死烈矣然不死于殺糾之時而死于入齊之境此其失也事君者擇君而仕無已事而擇之仲不早從小白而卒辱于檻車此其短也至其一全節義一立功名則亦何容輕議哉荀息之不食言爲奚齊也春秋予荀息則必予召忽矣晏子不死崔杼之難以有景公在也後世不議晏子則必不議管仲矣吾得而斷之曰召忽之忠似荀息

管仲之才似晏子

句踐事吳論

自古英雄之主所以忍小忿而就大謀者必先乘敵之不我備而有以陰用其機機也者伏于至微而不可見寓于屈伸變化而不可測者也智者得之愚者昧焉何也庸主狃于富强故其志益怠氣益驕而禍患每生于所忽英主于此欲養其全鋒而善用之則其機不可以急取而可以緩圖于是內以蓄其恢復之志而外不逆于仇人之心屈之使不吾疾易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散其交順適其情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俟其隙摧其壁而挽其絕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天下諸侯可朝也此所謂握

天下之大機而陰用之者也孟子以句踐事吳爲事大者證請申之吳越故世仇也其先越敗吳于檇李三年吳亦敗越于夫椒句踐乃以甲楯五千保棲會稽用范蠡文種計行成于吳子胥諫夫差不聽卒以太宰嚭故得脫吾于此未嘗不爲句踐幸又未嘗不爲句踐恥也天下有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姑借是以售其術耳若越之事吳正不得不柔不得不弱者也計出于不得已非計之善也烏足以言智且句踐之不可必者有四焉夫差有殺父之仇能必其釋然于我乎忠如子胥能必其不見信乎反覆如太宰嚭能必其果爲我用乎句踐爲人廝役邏之又久能必其不死于二十年之前乎有一于此越其殆矣幸而屈身事吳不卒戮之而臣妾之使伯禹之祀不斬于當日者天也非人也雖然句踐亦智矣陽爲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爲隨侯修政之謀陽爲晉知罃纍囚之狀而陰爲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爲鄭莊牽羊肉袒之虛文而陰爲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若此者不可謂非智也向使不忍小忿一旦殺妻子燔寶器率五千人觸戰讐之抱薪救火以肉投虎口其何以濟然則句踐非不能死也以爲死之無益故忍而就此彼句踐亦籌之熟矣敵人之勢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乘其不備而取之則易爲力夫椒之役吳目中已無越矣其又何備之有吾于是卑詞厚幣以結之文姬美女以蠱之貴其諛臣使之易

伐離其諫臣使之易殺吾之所短顯而暴之使之玩而御吾之所長潛而畜之使之狎而墮其中夫然後以二十餘年之全力一舉而覆之姑胥之山至于天王賜胙四方推伯一何壯哉所謂乘敵之不我備而陰用其機者蓋至此而後信也然吾謂句踐能報怨不能報德句踐自失國以後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者纖毫皆蠡種力也乃一以去一以戮遂使後世有鳥盡弓藏之歎而殺功臣者且以是爲藉口豈非句踐爲之作俑耶

韋菴經說終

肰園經說

瓞圜經說卷之第一

高郵宋綿初著　　後學王士濂校刊

易無先天後天之文自古言易者亦無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學起於陳邵學易者遂宗之以解經于是分天地定位一節爲伏羲卦位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卦位後天之學也不知天地定位乃陰陽老少之相配卽父母男女自然之對待其位亘古不易何以獨屬之先天帝出乎震乃陰陽老少之次序卽春夏秋冬四時之錯行其位亦亘古不易何以獨屬之後天豈伏羲時無錯行之序而文王演易絕不言父母男女之

定位乎然則先天之學乃陳邵諸子一家之言非大易之通義如易林參同契元命包之類皆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今以之解經而曰大易之精微在是則惑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時聖人設象明時而其義則自孔子始發之於乾彖傳首揭其指曰六位時成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於坤曰承天而時行於大有曰應乎天而時行于隨曰隨之時義大矣哉於遯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於損益二卦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於艮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於豐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其時而已矣上下千載惟孟子能知孔子孟子言孔子之聖以一時字蔽之

元包後周衛元嵩撰其書以陰陽分爲八位各以一卦變七卦自純卦爲某宮以次一爻變爲某宮一世卦以至于五世其上爻不變復變第四爻爲遊魂復以內卦三爻同爲一變爲歸魂太陰第一坤宮八卦太陽第二乾宮八卦少陰第三兌宮八卦少陽第四艮宮八卦仲陰第五離宮八卦仲陽第六坎宮八卦孟陰第七巽宮

八卦孟陽第八震宮八卦張行成作元包數義以釋之言今世卜筮所用火珠林郎是此法而其文不雅先生著書欲傳此法後世爾然世應占法爲數不密沙隨程氏嘗極論之

魏伯陽參同契云日月爲易其說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又云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釋文易字下引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

月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解易字用參同契說或謂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也守宮即蜥蜴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余謂易象雖遠取諸物而經之大名包括萬象何爲取義于么麽陰陽變化往來盈詘進退消長垂象莫大乎日月則參同契之說不可易也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語甚精粹烏得以其爲道家之書而非之

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陸德明釋文載注解傳述人易有張璠集解十二卷集二十二家解序稱鍾會爲易無互體論今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

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顧甯人日知録言互體在左傳已有之而夫于未嘗言及後儒以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當之則非也全謝山經史問答亦云綿初謹案互體見于爻辭非獨左氏有之乾卦二三四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三重言乾乾蹇卦二三四互體又爲一坎故六二重言蹇蹇夬剛決柔也夬內卦乾二三四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三重言夬夬三四五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五亦重言夬夬日知録言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然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大壯三四五成兌兌爲羊爻辭並言羊非互體而何

王輔嗣忘象之說後儒見其超超元箸以爲一埽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而不知非聖人作易之指也夫得魚忘筌之喻祇可就一時一事而言或眼前指點或言下了悟所謂小小智慧者爾若易之爲書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以立卦妙萬物而爲言陰陽闔闢吉凶消長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意以象得言以象著如之何其忘象也關子明云蓍以數推卦以象吉

是故用之卜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如之何其忘象也如曰得意而忘象則是空言健順何必天地空言貞明何必日月空言聖賢何必堯舜聖人之道四今但曰以言而已矣所謂參伍錯綜者何在所謂變通盡神者何在以爲得而反失以爲通而轉滯正如子莫執中舉一而廢百其不足以知易也明矣繫辭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之謂也

善乎朱子之言曰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誠哉是言也王氏易略例又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踰彌甚愚以爲此誠有之然互體卦變固易中之一義不可廢也又如納甲卦氣游魂歸魂之說亦皆易學之支流餘裔會而通之神而明之由博以反約變而通之以盡神則存乎其人爾

康成注易其論互體古未曾有王伯厚撮其散見諸書者今摘而存之天火同人互體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火得風而益熾猶人君在上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風行無所不徧故子野亨山澤損互體坤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也井象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缾象兌爲口泉口也桔槔引缾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也豐九三折其右肱三艮爻艮爲手互體巽巽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君能誅之故无咎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坎離又互離坎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東鄰象月出西西鄰象東鄰謂紂居東西鄰謂文王居西也離爲牛坎爲豕殺牛而凶不

如殺豕受福奢不如儉也

呂齋雜說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之互卦下爲震上爲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之互卦下爲巽上爲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醕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於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爲澤山之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爲雷風之恆爲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爲既濟火上水下而爲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爲離坎未濟離坎交也而互卦復爲坎離天地之道歸於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亦終也）蓋歸妹互卦亦爲坎離故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於此而康成未之及

以互體觀之卦體有坎三四五又爲一坎六三位既不當將出險而又入險故子未濟征凶之下又申言之曰不利涉大川聖人之垂戒切矣朱子本義云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未濟征凶何分水陸又云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固疑前說之

未安也經文脫去不字理無可疑愚謂易爲卜筮設若占得此爻反以爲利涉大川豈不與大易之旨相悖故推衍而詳說其義如此

或問易屯象傳釋文作經論注云音倫本亦作綸中庸釋文經論天下之本經注云論本一作綸易繫辭傳彌綸天地之道釋文引京房注云彌遍綸知也今本皆作綸注釋亦異其義云何答曰釋文之作經論京房之詁遍知是也屯象傳釋文引鄭注云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劉勰文心雕龍曰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又曰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彌綸羣言與研精一理對文則彌綸之爲遍知顯然明白此古訓也繫傳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聖人之言一以貫之遍知字承上文而言正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王肅之訓綸爲纒裹孔冲遠之訓彌綸爲彌縫補合程傳之訓爲糊合有條理皆非

問屯難之時開物成務大有作爲非但知之而已古本作經論訓論爲知於義爲狹曰予以爲聖人之治天下亦如後世開創之君易禮樂改制度而卽謂之已安已治乎抑窮變通久參贊化育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古之時草昧初開百爲未著聖人仰觀俯察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矣又能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觀其會通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故曰無爲而成唐虞之世曰詢於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曰疇咨曰都俞曰吁咈曰僉同曰師錫曰賡歌颺拜皆所以經畫天下之大經彌綸萬物之情狀眞知灼見而執其中故曰君子以經論若後世之治草率焉已耳矢口輙言經綸所謂經綸者果何在哉

易升卦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陸氏釋文以有成字爲非愚按魏徵羣書治要作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齊風甫田篇箋曰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用易語也俱有成字史記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亦必有成字而詞義始足如今人常語每言由小以致大致猶成也若刪却致字而云由小以大豈復成語乎

繫辭傳言揲蓍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自京君明馬季長荀慈明鄭司農而下說各

不同皆不免於穿鑿附會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參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鄭君此解最得經意蓋大衍乃天地之合數千寶曰衍合也數不外乎奇偶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卽太極也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也偶數始於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則五矣天地奇偶之數備於十以五合十則得五十矣太極兩儀天地生成之數皆備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王弼說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淸談其理自不可易然四十有九之數未明愚謂經云生生之謂易一二三四五者天地之生數一五太極不用以二合五得七以三合四亦得七七七四十九七者少陽之數蓍數七七所以通變化而窮鬼神皆天地自然之法象豈容一毫穿鑿於其閒哉　又按鄭氏有二說其一說謂五行氣併而減一與此不同當以前說爲是愚謂一二三四五爲天地之生數六七八九十爲天地之成數生數極於五成數終於十五者天數也十者地數也以

五乘十天地之數備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干寶曰衍合也數不外乎奇偶大衍者天地之合數也大傳三陳九卦專言君子進德之要以九卦之義爲尤切故章首於每卦皆明揭德字二節三節詳說以申其旨文王周公孔子所以處憂患困窮而不失其常者亦由乎此始于基德而終于行權聖人之能事具見而其意可謂深切著明矣九陽數之極古人言事物恆以九若九紀九川九成九經九官九功九歌之類皆是其于學也亦然故虞書之言知人曰亦行有九德論語言君子有九思大易三陳九卦不容羼入他說故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無甚紕繆嘗謂宋儒解經不及漢唐之精核然言反己自脩之義則漢唐諸儒亦不及也至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之意無當乃後儒因九卦之說必取上下經各卦牽強增減以求合于九卦又如　師愈麻衣易謂大傳三陳九卦皆與龍圖數合眞異端之說矣全謝山辭而闢之是也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謹案直方絕句大字疑衍請以三端證明之爻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無大字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詳哉其言之矣略不及大字義可疑者一也爻辭皆協韻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無緣直方下獨有大字可疑者二也乾象傳曰大哉乾元文言曰大矣哉大哉乾乎坤象傳曰至哉坤元（至哉猶大哉也）曰含宏光大凡言大者皆孔子贊易之辭文王繫辭但明卦象周公繫辭但言爻象乾坤卦爻繫辭皆未有大字何獨于坤六二一爻繫之以大可疑者三也繫辭繁簡不同先象後占則同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履霜象也堅冰至占也坤六二之直方象也不

習无不利占也大之一字非象亦非占蓋因孔子贊易之語而衍文爾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大三字又因爻辭而衍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鄭康成云禴夏祭之名愚案鄭義得之禴爲時祭之名故傳曰不如西鄰之時也蓋既濟之象辭曰亨小曰初吉終亂九五雖剛而得中然陷乎坎險中四爻有離象又爲火水未濟故占是爻者雖有剛中之德然必熟察當否相時而動殺牛大祭也禴時祭也舉大祭而不當不如禴祭之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傳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漢書郊祀志引此顏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蓋商周皆九五之位惟有德者實受其福

說卦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王氏經義述聞云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狗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謹案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

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云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云養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並與恙同厮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羔從羊聲故舊讀作羊緜初案以羔爲羔解義紆回書傳亦無確證愚謂恙從羊聲養亦從羊聲謂羔爲恙之譌字不如釋羔爲養之脫文養字脫文成羔若云羔當作養則形聲較爲切近與女使之義爲合而公羊注所謂炊烹者曰養漢書注所謂養主給烹炊朱

震易傳所引鄭本陽謂爲養竝餘亮弋向之音皆爲切

證矣

陡圓經說卷之第三

高郵宋綿初先生著　後學王士濂校

柔而立

困學紀聞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愚謂易坤卦彖傳曰柔順利貞王弼注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坤利在永貞衞武公自警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王伯厚云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皆足以發明柔而立之義困學紀聞又一條云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愚謂柔而立方成一德若偏

於柔則去弱不遠矣孔子云立於禮立德之要舍禮何以哉

彊而義

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案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如傳說則上下一意與相對之意未協王氏經義述聞云義善也謂性發強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字通作儀爾雅儀義也綿初案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彊而義謂性發彊而又合宜也如子路問强夫子教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所謂彊而義也以義訓善未免陷空

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左傳僖四年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貢之

三江

禹貢三江說者聚訟如孔傳謂江自彭蠡入震澤自震澤分三道入海固誤之誤者如庾杲之吳都賦注本顧

夷吳地記謂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一名東江一名婁江如韋昭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如初學記引郭景純山海經謂汶山郡岷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揚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不若向上流尋討凡此諸家異同不一難以悉數然必以班孟堅地理志之中江南江北江爲據及鄭康成之禹貢注謂江分于彭蠡爲三孔又謂經言東迤爲南江者以証之其說最有根據但按之經文終成疑義經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按此條專言導漾水之事由梁而荆由荆而揚以入海漾水之原委具焉其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者非全入江也謂至于大別其南流者入江耳此漾水之分流下云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漾水之經流自大別而東滙爲彭蠡又由彭蠡而東爲北江以入海旣南入于江又東爲彭蠡蓋漾與江並稱非若導洛導渭之入于河而遂無辨也云北江者對上文南入于江而言則其委爲北江又以別于下條之岷江非謂北江之外別有南江也經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此

條專言導江水之事由梁而荆由荆而揚以入海江水之原委具焉其云北會于滙者滙卽漾水滙爲彭蠡之滙不更言彭蠡會者會同之意非謂大江全入于滙蓋江自東陵迆邐而東其北流者會于滙此江水之分流下云東爲中江入于海東字接上東迆而言又東爲中江入于海此江水之經流云中江者在南北之中也江漢分道入海導水二文明晰之至江漢二瀆古人皆言江漢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又云江漢浮浮其漢水南入于江是漢亦入江江水北會于滙是江亦會漢但皆分支非合併故經文言二水皆東流導漾四言東而於大別之下入于江之上以一南字間之導江五言東而於東陵之下東爲中江之上以東迆二字連之於會于滙之上以一北字間之漢本名漾東流爲漢滙彭蠡與江會故又爲北江經文細密無一字虛設若就今日目驗而言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入海則江漢旣會並無江漢分兩道入海之說然禹時江漢二瀆不可以今日之水道言若加鄭氏江分於彭蠡爲三孔並東迆爲南江之說則經文當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入于江書法如導洛導渭之例下卽當云岷山導

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滙澤爲彭蠡又東播爲三江入于海如是則漢水入江江滙彭蠡分三道入海與鄭氏之說脗合矣經文豈如康成之說乎其言東迆爲南江則更有入海之路當明言南江方合於三江之目古人言辭雖簡豈有北江中江詳敘入海源流獨於南江祗下東迆二字更待後人增入說之耶則鄭氏之說固未可爲信也至班志所述必出於西漢人之傳記非若後人臆說然其所謂南江中江北江者實與經文不合以故衆論紛綸俱由此起今案地志之三江固卽禹貢之三江但經文三江專言揚州大

川無南北中之文導水專言江漢二水入海之原委竝未分晰揚州三江說三江者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是爲三江之定論蓋三江三處入海並納衆水各雄一方包環淮海恰合周禮職方大川之旨及國語所稱吳越三江之說在今日固瞭如指掌遡而上之亦卽地理志之三江再上而求之固卽禹貢之三江但三江旣入之尾閭無改而孰爲禹之北江孰爲禹之中江暨三江源流經過之禹跡則不可得而詳矣至導水之北江對上文之南入于江而言有南故有北有南北故有中耳後儒因中江北之文

必增出南江以求合於揚州之三江而南北中轉移遷就迄無定論至若以大江爲北江而禹貢則謂漢水也以松江爲中江而禹貢之中江則岷江也今以三江歸揚州之大川以北江中江歸導水之原委以經証經而羣言之惑解矣至松江浙江古無是名一由古今輿地名稱遞變一由大江吐納衆流分合不一大要揚州三江實不外此三者不必因禹貢無松江浙江之名而强爲之說

滎播

豫州滎波既豬蔡傳謂滎自濟出波自洛出以滎波爲二水非是禹貢無波水惟爾雅有水自洛出曰波水經有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蔡傳用爾雅說也然禹貢於徐州曰大野既豬於揚州曰彭蠡既豬於豫州曰滎波既豬三文一例皆大澤之名周禮職方謂之浸說文浸川澤所仰以灌漑也若洛出之波及霍陽之波皆水之小者不得謂之浸按釋文滎滎澤也波馬本作播音波滎播澤名此爲得之職方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史記夏本紀亦作播音波然則漢人書本皆作滎播唐初猶然說文溠水在漢南荆州浸也春秋傳曰脩塗梁溠

（則駕切）然則播溠皆浸名而滎波既豬之爲滎澤審矣蓋自七國秦漢以後穿鑿者衆河道變遷滎陽下引爲鴻溝爲狼宕渠爲官渡水以通濟汝淮泗禹之故跡既湮至酈道元水經注竟謂禹塞滎澤以通淮泗而尚書滎波既豬之文亦遂不得其解矣

五觀

左傳昭元年夏有觀扈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五王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

五觀厚齋王氏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豈朱均管蔡比韋說非也愚案厚齋說是但五子五觀是一是二無以決疑全謝山謂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衞故觀國姚姓則觀非夏之宗室足以輔厚齋之說惟是楚語士亹之言其傳最古必有所授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皆確鑿而啟子獨譌誤乎據續漢書姚姓之說而疑國語之文爲誤恐難言之左傳言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夏商時容有觀國姚姓未必即五觀也余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按竹書多瑑語而此條實足以證明國語曰放則其不艮可知曰王季子

則爲啟之姦子可知曰季子則非五人可知曰西河則非洛汭可知武與五同音故亦曰五觀後世傳疑因大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其牽合以致誤又可知信國語之古文而證之以竹書則觀誠夏啟之姦子五人自是五人賢不肖之分明而惑解矣

彌甥

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哀二十五年衞靈公納夏戊之女嬖以[illegible]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案杜注則彌甥即從孫甥也愚謂宋景曹爲季康子父桓子之外祖母則康子與曾孫同列故曰彌甥彌者遠也太叔疾爲夏戊之舅氏則夏戊之子期與孫同列故曰從孫甥彌甥與從孫甥有別

右社稷左宗廟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兼明書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

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祭人鬼西方爲陰陰主死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即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也按左右之位有東西向來欠分曉此特疏解明晰故詳記于此

脂膏

脂膏一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注脂牛羊屬膏豕屬則脂膏爲二義賈疏引鄭注內則曰凝者曰脂釋者曰膏其義始明梓人職又言小蟲之屬云外骨內骨注外骨龜屬內骨鼈屬疏曰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肉緣故爲內骨也此亦得疏而始明

復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葉公論白勝曰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謂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故曰非信也此可爲論語補注荀息之復言亦此類故左氏譏之

晝寢

韓子論語筆解吾取其一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原註晝文作書字）解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謹按此解是也春秋譏丹楹刻桷論語譏山節藻梲左傳言孟獻子有令聞而美其室彼皆君卿大夫猶以爲非禮宰予在庶位而有畫寢之事故夫子切責之雕刻畫也杇采飾也二語極言畫寢之非非比譬語因思孟子去齊宿於晝吾郵有宋時老儒黃彥利謂晝當作畫音獲見葉大慶書戴東原庶常亟稱之畫之爲晝皆字之誤也

今也純

論語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諸儒純讀如字絲也麻冕布雖細密然謂絲儉於布究爲難解翔初謹案純讀爲緇謂緇布也緇古文多作純禮云緇帛不過五兩又作純或作紂五經文字云紂與緇同古文字經典多作純轉寫從才誤竊謂今也純之純亦讀如緇何以言之蓋麻冕用三十升布爲之升登也成也八十縷爲一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者此也緇衣爲朝服用十五升布爲之十五升以八十縷爲一升計之凡一千二百縷麻冕本以三十升爲之後人趨於簡便止用十五升之緇布非古也然三十升之布不如用十五升布之省約是以謂之儉雖變禮而不違於禮故聖人亦姑從之如易布而繪既不必其果儉且變禮之甚矣此義蓄疑已久反覆思之竊自以爲不謬也或曰然則麻冕卽緇布冠乎曰非也冕前後邃延冠有梁而已冕有旒冠無旒緇布冠爲冠禮之初服冠而敝之可也其制與麻冕不同今則通用緇布耳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說者謂君子豈有不仁既爲小人又安望其仁則此章之義頗難理會蘇子由論語拾遺曰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愚按小人逢迎爲悅煦煦爲仁人或有以仁許之者故夫子辨之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歲有三名

古者歲有三名曰太歲曰太陰亦謂之歲陰也曰歲星亦謂之歲雄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太陰亦左行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故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太陰在寅也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亥太陰在丑也歲星在亥則太歲在戌太陰在子也歲星在戌則太歲在酉太陰在亥也以此類推可知古人紀歲以太陰爲名今人紀歲以太歲爲名古今法異而星辰之運行則不異也錢辛楣史記考異一條最爲明晰有功於經史之學今詳載于左方以備省覽[illegible]史記歷書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携提格索隱云爾雅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則此甲寅之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此篇末亦云寅名携提格則是甲寅不疑也又据二年名單閼三年名執徐等年次分明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厤不同與太史公說有異以上索隱之文按索隱之說非也漢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然則班史何嘗不云閼逢攝提格之歲與太史公說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

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即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大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恊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

名曰作噩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太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呂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子甲寅故以焉逢携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子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厤術甲子篇云甲寅年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眞太歲所在也東漢以降術家鮮知太陰太歲之别又不知太歲超辰之義而古書多難通矣　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者太陰也淮南天文訓天神之

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此太陰與大歲之别也古法太歲與歲星相應歲星居丑則太歲當在子而稱攝提格者太史公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與淮南天文訓同也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此亦以太陰紀歲之證

五經文字

晉張參五經文字最有功於經學其書原委傳者多譌不可以不辨也唐儒宗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是正譌文學者之誤多由此而起張參非文宗時人且參所定未嘗刻石困學紀聞中辨之矣書録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云大歷中則是云刻石則非參所引據之石經指蔡邕之石經也其後五經文字附開成之石經以傳石經與石經相亂令學者疑按此書原委張參自序最爲明晰何未之讀耶序曰上古結繩而治聖人易之以書契逮周禮有保氏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九千字乃得爲

吏以六體試之劉子政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十家序爲小學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爲說文時蔡伯喈亦請刊定五經刻石太學門外謂之石經遭離變雜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自頃考功禮部貢舉務於取人之急人苟趨便不求當否五經本文蕩而無守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鈎考又以前古字少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特爲詳舉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據此是未曾刻石）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據此則石經者蔡學也）慕古之士且知所歸

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後蕪汗失其本眞（據此則書于壁者五經全文又所書者土壁耳困學紀聞引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張參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朱竹垞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按此二文最爲明晰原序所云歲月既久慮復蕪汗斯言不謬矣）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此序所書五經文字之由所云受法師儒猶有漢人遺意）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此則五經文字定本矣）說文體包古今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原注若祧禰逍遥之類）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原注若宜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原注若壽變爲壽㮚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按此則其書詳愼乃爾故傳）近代字樣傳寫漸失今宋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自非經典文義所在雖切于時不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崇文總目云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取蔡邕石經許愼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抄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志皆略而不集玉海云宋重和元年言者謂張參五經文字辨證有依據宜重加修定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宋重和新定字樣今不傳）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云云）按原序則當日著書詳審精密誠爲不刊之作其後太和間祭酒齊皡司業韋公肅易之以木屏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則是書自土塗而木版矣開成間因儒臣之請於國學創立石經覆正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准張參五經文字刪補冗漏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附于五經字樣之末於是是書坿開成石刻以傳顧亭林日知錄所謂石刻在關中者也則是書又自木版而石刻矣玉海云後周廣順三年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版皆四門博士李鶚書則是書又自石刻而雕版矣杭大宗石經考異云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刻字人魚宗會全祖望云毛詩博士自牧盖參之孫也顧氏謂當作毛詩博士孫自牧誤然則是書又重刻於自牧矣其本亦不傳顧亭林謂五經字樣向無版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証近代有好事者爲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爲之妄添經外之字予李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然則是書又淆亂於明人之妄作矣計自張司業書壁而後一易而書於版再易而刻之石三易而爲雕印四易而爲自牧之重刻五易而爲明人之增補則是書尚得仍復舊規乎然其書幸坿開成石經以傳朱

竹垞云五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卅刊千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此則可爲長太息者也

聲韻二則

聲韻之學始於齊梁周捨對梁武帝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皆宗沈約顧休文之書無傳隋仁壽初陸法言作切韻唐高宗時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訥言序曰此製酌古準今無以加也然古傳之已久多失本源差之一畫詎惟千里云云（云云）項佩經之隙沐雨之餘揩其紕繆疇茲得失銀鉤創闕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遂徵金篆遐泝石渠略題會意之辭仍記所由之典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加三百字天寶閒孫愐因之作唐韻宋人增修名爲廣韻此切韻唐韻廣韻源流也銀鉤創闕云云乃長孫訥言之語盪即篠蕩之蕩盪櫛謂竹筒也楊升菴丹鉛總錄謂其盪櫛之字用事頗僻凡三引其語而釋之謂盪卽周禮英蕩輔節可也至以爲郭知元朱箋集韻序則謬誤甚矣知元未嘗有序銀鉤創啟云云乃長孫訥言箋注切韻之語所謂以爲郭知元又不知郭氏朱箋三百字卽長孫箋注之本而謂郭知元朱箋集韻序一似別有集韻一書者宋人始有集韻郭知元唐人安得有集韻序耶升菴不至如此之陋殆刻書者傳寫訛謬貽誤後學特甚故詳著之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調節曰蕩說文云篠箭屬小竹也蕩大竹也玉篇同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釋名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食有七奪

譚子化書食化篇言食有七奪其辭曰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衍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其言可謂切中矣然以余今日所見七奪之外更有五奪聲色日繁娼優雜戲之徒奪其一游手無業市井嬉遊茶酒賭博之類奪其一教化衰而文武生員俊秀奪其一河患孔棘而修防築隄之事奪其一風俗益靡驕盈饕餮曾無紀極耗費者奪其一昔賈誼當文帝富庶之世斗米十錢猶上疏積貯謂設有二三千之旱將何以禦之設生今世吾不知其又謂之何矣

澹淡二文

澹淡二文疊韻水皃也平韻在談部竝徒甘切淡爲水皃又借爲淡液之淡王右軍初月帖淡悶干嘔用古字也上聲在敢部竝徒敢切淡又以冉切音有平上之不同其義一也然二字連文合用則同爲水皃文選澹淡浮又澹淡之廣韻四十九敢澹字注云澹淡水皃澹徒敢切淡以冉切又徒敢切此正音也若分而言之則澹讀平聲者爲水動皃水搖皃水溢皃漢志川塞谿伏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澹臺滅明亦音潭玉篇澹字注云水動皃又孝經緯云孝之澹身也猶春氣之澹澹也

澹讀去聲者徒闞切爲恬澹之義與憺同故廣雅云澹安也若淡字單用則爲水味爲薄味玉篇淡字注云薄味也廣韻闞部淡字注云水味也故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曰淡而不厭淡音徒濫切古人澹淡竝言蓋二文固有別也今便以澹爲淡澹淡二字混而爲一失之矣

雔雥雧

說文雔雙鳥也從二隹讀若醻徐鉉云市流切玉篇廣韻竝同說文雥羣鳥也從三隹徂合切雧羣鳥在木上也從雥從木秦立切或省作集玉篇雥才市切又走合切羣鳥也雧秦立切聚也今作集廣韻合[illegible]雥羣鳥也徂合切按雔雥雧三字音義各別雥字徂合走合之音竝同音雜唯玉篇雥又有才市一音耳丹鉛總錄鳥獸類辨集雥異音謂以雥爲集之非而引隋志許養心祁雀頌景福氤氳嘉貺雥集以正之其言核矣然云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未知何本愚謂氤氳疊韻雥集雙聲音讀當從說文玉篇廣韻爲得

郗郤卻三字異文

郗敕梨切玉篇邑部周邑在河內野王縣西南按左傳作絺桓王以與鄭人者廣韻六脂云郗邑名又姓出高

平　郤綺戟切史記項羽本紀沛公曰今有小人之言使將軍與臣有郤郤卽隙也玉篇云晉大夫叔虎邑廣韻陌部云郤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郤獻子俗從丞　卻去約切廣韻藥部云卻退也俗作却按郗郤從邑卻從卩形聲各異人多譌誤故辨之元李冶古今黈云晉郗超之郗讀如絺音郤詵之郤讀如綌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卻長大來始悟其錯（由李氏之言觀之則元宋以前字學不明久矣）

敦讓

論語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其譏子路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讓之義大矣哉容齋隨筆載漢書一事云龔遂爲勃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容齋謂治郡功效著明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余謂漢書云天子悅其有讓非悅其佞也讓與佞不同容齋之言誤矣因記在傳二事以昭讓德成二年鞌之戰晉師有功末云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之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襄十三年晉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而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亦讓于趙武於是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下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

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勦剿異字

說文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从力巢聲子小切五經文字勦楚交切禮記曰毋勦說鄭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說文鈔取也勦鈔竝通玉篇勦楚交子小二切蓋從力則楚交切從刀則子小切也又廣韻勦鉏交切輕捷也訓義不同字竝從力若勦絕之勦則從刀說文剿絕也从刀喿聲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子小切玉篇剿子小切勦與剿同廣韻勦絕子小切劋出說文與勦同六經正誤勦絕之勦從刀作勦誤是也又按說文劵勞也從力卷省聲徐鉉曰今俗作倦義同渠卷切券契也從刀尖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去願切考工記輈人注劵今倦字也玉篇劵巨眷切勞也券丘萬切契書也諸書音義竝極明晰曹憲博雅音曰券去願反廣雅疏證云契券之券從刀去萬切劵劇之劵從力巨眷切其言審矣廣雅訓劵爲極而曹憲音去願則是誤以爲契券字勦剿劵券四字從力從

刀不同世人多不辨故詳著之

蘄菥二文辨徐氏注釋之誤

說文蘄艸也從草蘄聲江夏有蘄春亭又曰菥艸多貌從草折聲江夏平春有菥亭徐鉉曰說文無蘄字他字書亦無此篇下有菥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愚[illegible]氏謂字書無蘄字是也謂重出一字則非

擬儗二文

擬儗二文有別人多混而一之說文擬度也从手疑聲魚已切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也說文儗僭也一曰相疑从人从疑魚已切二文音雖同而異形異義故說文兩列之玉篇廣韻並同廣韻儗字又音魚記切云佁儗不前佁字見說文癡貌讀若騃夷在切玉篇云倛儗不前倛欺忌切倛儗猶佁儗也廣韻七志䫏䫘無聞見也䫏䫘與倛儗音義同倛儗疊韻字佁儗雙聲字

已己巳三字異文

已音飛妃配[illegible]從此字又音凡氾鄭地名又鄭有氾水漢書氾勝之農書姓氾並從已又已濫之已音泛與汎同飛凡泛皆一聲之轉己音紀人己綱己戊己等字從

此巳詳里切十二支之名祀杞汜等字從此已己巳三文形聲音義各別今人多混淆莫辨而古書多不可通矣

桄與橫同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戴氏文集據祭義樂記孔子閒居並爾雅釋文以為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轉寫為桄脫誤為光王氏經義述聞辨之謂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三字皆充廣之義因舉皐陶謨帝光天之下及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以證之皆謂充滿也其義精矣綿初案桄橫本一字而異文後人多見橫少見桄耳凡從光從黃之字以聲近互通毛詩我姑酌彼兕觥古本作觵釋文曰觵古橫反字又作觥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莊子云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業絖與纊同此其證矣

經說管窺

十五冊第七版

[illegible]

經說管鏡卷之一

高郵王士濂著

易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案楚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注女嬃屈原姊又說文嬃女字楚謂姊爲嬃嬃蓋姊之通稱也嬃譌作須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有歸妹以姊從之之象以其爲姊也故求爲室主以其爲媵也故居不當位是歸妹以姊從爲未得所適而反歸以娣從使妹而繼姊（孔穎達正義曰妹而繼爲姊娣）姪而從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正義曰不言歸姪者女娣是兄弟之行亦事尊以包之也）爲可行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案吉當作喜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可見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案虞與娛同初爲信始上應六四必以信爲娛樂而不變其志則得其專一之吉節卦六四云安節亨此卦初九云虞吉皆言安樂不變之意志既不變則繫心于一雖有佗樂必不能與之共燕安矣下句正撤足上句之意王肅註及孔穎達正義竝訓虞爲專既失之鑿朱子本程傳訓虞爲度而以有他不燕爲戒占者之詞亦失經旨

書

尚書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案禹謂予乘舟車四載隨山刊木卽謂辛壬癸甲四載也此篇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謂娶於塗山生子後辛壬癸甲四載嘗過門不入也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止以兗州一州之賦言之是禹盡力溝洫之事非謂禹治水十三年也孟子八年三過亦約略其詞耳

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稾也服稾役正義曰納

粟之外斟酌納稾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納稾輕于納銍而徒納稾又輕于納粟稾粟並納既無明文而解經服字謂舉中以明上下皆然亦失之鑿也三百里遠宜輕於二百里之銍四百里又遠宜重於四百里之粟此正義所謂納粟之外斟酌納稾也不知納秸止言納稾（句）服則服役之稅也因納秸輕于納粟故加服役之稅言上下皆是服王事而此獨納其服役之稅與稾並納庶不至輕於四百里之粟而重於二百里之銍有乖近重遠輕之義也於此獨言服者明納秸及服役之稅與上下服自別

詩

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案錡釜之有足者蓋三脚之釜之類是也釜一作鬴方言或謂之鍑或謂之錡說文謂釜爲錪謂釜爲錡考工記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方言又謂鍑或謂之鬲廣疋錪鉼鏤鬲錡鬴也戴氏方言疏證以鬴爲揔名愚謂釜乃揔名別作鬴釜有足者曰錡釜大口者曰鍑釜曲脚者曰鬲故鬲又爲鼎屬爾疋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是也錪鉼鏤皆釜別名以此言之此詩所謂維錡及釜者錡是一物釜乃泛言因限於上文維筐及筥筥字韻欲諧聲爲韻故云及釜耳不然則當謂維錡及鍑維錡及鬲方是二釜名孔穎達正義曰此皆爾疋無文傳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孔氏明以釜爲揔名以無足曰釜之說爲後人臆斷而杜預注左傳筐筥錡釜之器亦襲其謬矣

　博雅釋器云錪鉼毆鏤鬲鍑鏕鍚鍪鬵鏊錡鬴也凡

十二名

子嗟乎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囿與官諸說不同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以經解經定從訓官何得臆斷鄭康成謂于嗟乎騶虞是歎仁人周禮疏引韓

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亦與射義合特是騶別一官虞則虞官也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則騶即疏所謂僕人設車虞即所謂虞人乘之以驅禽也文王時騶虞二官皆備故記曰樂官備也騶虞之官皆得人故鄭以爲歎仁人也案騶與菆同謂矢也虞與吾牙通此當作牙注云古文菆作騶疏引知莊子每射抽矢菆杜註云菆好箭又云古文菆作騶者漢書鼂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顏監曰騶謂矢之善者是菆與騶同也騶虞山海經墨子並作騶吾前漢東方朔傳作騶牙按詩本當作騶牙方與葭葩叶韻又禮記貍首騶牙本是天然對偶也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雜之形又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疏云栒之上刻爲崇牙故謂之業牙周禮春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兵象據諸說則蒐苗獮狩先王本爲簡軍實起見故用善矢如鋸齒相雜之形謂之騶牙此詩言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多王與羣臣驅車從禽手工矢善射則屢中故觀者歎美之而作是詩也

巳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以巳續一可了作

廟之事云此之築室謂築燕寢也案此皆謂作廟也戶猶門也讀如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之戶天子左宗廟廟既在左由庫門引而東則有西嚮戶矣凡廟皆南嚮則有南嚮戶矣故曰西南其戶也下文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似謂妣祖得所憑依于時居處于時笑語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祭義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正合此章意義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宣王考室作敘豈有置宗廟不言而盛稱其燕寢之私者至下章乃安斯寢方說到寢玩乃安二字是築廟之後然後築寢也不言築燕寢事略也寢可略廟不可

略也緜之篇於作廟翼翼百堵皆興之下云廼立皐門廼立應門廼立冢土明是作廟後乃立社稷營宮室也

大東職勞不來案來當作勞來之來（去聲）言東人供職勞苦而不見來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案舟當作侜侜人謂侜張之人熊羆是裘言富貴也傳作舟楫之人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又以求熊羆爲冥氏等職未免强解

禮記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繭栗鄭註無文案玉藻云言容繭繭註聲氣微也疏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也聘義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註栗堅貌然則繭栗謂堅細也宗廟之牛角握鄭註握長不出膚疏引公羊傳及鄭註投壺禮以註扶與膚同投壺禮云籌室中九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註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如鄭解是謂握長不出四寸也又投壺云筭長尺二寸註云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訓握字異義愚謂握把握也一握之間長不出四寸也

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註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角亦器名若禮器卑者舉角之角彼疏云四升曰角知此角亦容四

升之器矣正謂器數之至大者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彼云正生載知此正爲器數之至大者也

鷹乃學習鄭註鷹學習謂攫搏也案習從羽從日羽近日謂高飛也此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始學高飛高飛即有搏擊之心也論語作數飛解

少儀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註夫襓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正義曰云夫襓劍衣也者熊氏云依廣雅夫襓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檻披廣雅

（隋曹憲音釋）袂襪衹劍衣也三字皆從衣吾郡王石臞觀察著廣雅疏證謂廣韻無衹字袂亦非劍衣仍作夫襪木與熊氏合而以木為劍衣之說終未善愚謂袂襪係一物袂是衣前襟依類篇劍衣取繫襻旁之義故以袂襪名衹戰國策及史記皆作衹謂麤鞾也則此當為袂襪句釋劍衣也猶言麤鞾劍衣也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皇氏以為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案貍首矢名也騶矢之善者虞本作牙謂矢形也說見前此言武王射用善矢但主於中不主於貫革也

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案樂音岳不音洛樂者樂也原憲歌聲出金石是貧而好樂也

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田即謂騶虞也騶虞天子之田也（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小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言文王德如天子故上帝即周之田以觀其德遂集大命於厥躬也

春秋

閔元年經曰季子來歸杜元凱釋經文云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不知季友非魯之忠臣也魯國之亂實季友啟之夫莊公方欲立慶父而季友即矯君命以立般不忠一知慶父之不可立而立般後並不防閑不兩月使般被弒不忠二閔公即位年甫八歲使能擇賢臣而用之必不令其傅奪人之田而不禁使季子果賢則來歸之後必令公傅歸卜齮之田而與之協力同心以匡公室如公傅不從即當諫公使殺其傅曷為聽其昏昏以致亂也不忠三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此時力能討賊則討賊不能則請於鄰封如石碏之為即不然效甯俞賂醫薄酖之謀亦不失為愚忠乃皆不能不忠四其仲使卜齮賊公未弒以前季友豈竟毫無覺察季友以元年秋八月來歸其仲以二年秋八月弒公一年之間不聞季友一言所謂進思盡忠者安在乎不忠五且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歸語齊侯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則慶父之欲弒公齊仲孫知之豈有季友反不知之之理知而不為之備不忠六故曰魯國之亂實季友啟之也然則春秋何以書曰季子來歸愚謂此特冀倖之辭若謂魯難未已今幸有賢者來歸而可以靖難矣故書字以嘉之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於其來歸也有若驚喜過望者然不料其復蹈前轍也

傳曰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猶有童心不必以其忠賢也胡安國但譏其出奔爲恥而謂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未免調停其說矣

檀弓論文一書吾邑孫濩孫先生作也以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作一句讀領會經文天然妙悟說經者奉爲圭臬海內風行久矣吾友張君曾勤獨有疑焉以爲其字無著古人行文無一閒字如謂其字指聖父言則孔子卽少孤聖母顏氏手葬聖父豈有不知五父之衢之理孔子二十外方喪母豈有不問及父墓所在之理必待顏氏既沒經營合葬始尋父墓聖人疎舛恐

不若是細玩此章語氣其字應指施氏孟皮雖有足疾不能主祀然施氏未嘗被廢也聖父之娶顏氏必在施氏既沒之後孔子之祖防叔自宋奔魯必仕爲防邑大夫者古者大夫仕於其邑多以邑繫其名字郰人紇可證也防叔仕防死葬於防故孔子祖墓在防聖父因仕於郰去防甚近故亦爲施氏卜葬於防聖父沒孔子孤與外人不通往來者幾二十年殯而不葬知孔氏祖墓必有所在特一婦人無從詢問必待孔子既長始能訪求也蓋所謂其愼也孔子至郰詳詢故老郰曼父之母始告以防墓所在聖父始得與施氏合葬顏氏從而祔葬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所由善曾平詳玩經旨本自明白後人誤解其字遂生疑竇予頗善其說因筆而錄之附刊於此

五經今文古文考

昭代叢書丙集卷三

歙縣　張（潮山來 漸進也）同輯

吳江　沈楙悳翠嶺　校

五經今文古文考

錢塘吳陳炎寶崖著

古有易詩書禮樂春秋無經之名也何分六經五經哉老子云六經者先王之陳迹始有六經之名迨秦焚書古樂亾始有五經之名經非聖不能作下此者傳述而已自去古日遠由漆書蝌蚪而變大篆由大篆而變小篆由小篆而變隸至唐衛包始改古文爲今文嗣是古文之外誤難更僕數重以後人增損傳會或今文亂古或背經立說非其庀歟炎淺陋無似於古今文之辨茫如面牆畧考作述之源流俟通經者是正焉首論易易開一畫古今文字之胚胎也吳澄氏曰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則畫古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傳今矣至費直而古易遂變爲今至鄭元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炎按秦焚書周易以卜筮獨存漢藝文志易十二篇經二傳十也四聖之易各自爲卷簡不相連文不相襲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特合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至鄭氏王氏展轉流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宋時考官命題或連彖象文辭爲一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裂甚矣又按孔子言庖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當是時易有圖無書也易之名因文王所作之辭而名之也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夏則連山首艮商則歸藏首坤周則周易首乾今連山歸藏既亡僅傳太卜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夫自伏羲有畫無辭有占無文由夏商以迄周而文王之文辭始出其書獨存則伏羲之易得周易而後爲古文矣若夫諸本之異同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愚人乎則王肅氏之本也或錫之鞶帶終朝三拕之則鄭元氏之本也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則說文之所載也豐其沛日中見昧則子夏列傳之所錄也又唐郭京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古易作周易舉正三卷以校今本或將經

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下句反居其上爻詞後注或列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正訛凡一百三節如坤初六象文霜字下增堅冰二字屯六二何以從禽脫何字師六五利執之之字誤言字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不字誤小字此類不可枚舉亦可發明本旨也又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塚得古書皆蝌蚪文獨周易及紀年最明了周易上下篇與今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然考漢志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傳各爲卷非若今易各附卦爻耳卽宋呂祖謙氏定本是也故當合伏羲文王周公之經爲古文孔子之傳爲今文蓋易無今古經與傳有今古也至全易九六出自河圖洛書漢儒不明全易所自妄擬太元宋儒不明九六所自妄更圖說均非古文本旨也次及書古今文顯著爲篇者惟書而確然爲古爲今百世迄無定論吳澄氏曰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蝌蚪書蝌蚪者倉頡所製之字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比張霸僞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襍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炎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於秦誓凡百篇今之書序猶存其名秦火後伏生老而遺亂失其本經其口授女子轉授鼂錯或襍齊魯方言不無舛誤然先秦古書所引皆合則無舛誤可知至安國以孔壁續出者爲古文以伏生口授者爲今文自謂定本然孟子引他經無一字異其屢引書辭多與今本異其他春秋傳禮記荀子諸書所引亦皆有異可遂謂定論乎其五十八篇傳於今計二萬五千七百字其逸者虞書十有一夏書五商書十有七僅存其目是安國所定已非孔壁之全安國遭巫蠱未列於

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及赤眉之亂盡被焚燬兩漢以來及見者少至東晉方出尙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得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至隋開皇中始備嗣是唐天寶三年不喜古文以今文代之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則今所傳者又非安國之全矣歐陽修氏有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

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豈古文書真本獨存海外耶近世豐氏僞尙書有曰箕子朝鮮本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有曰徐市倭國本徐市入海所載也夫宋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聞有古文尙書此特因歐陽之詩而傅會之何可訓哉今又有得朝鮮尙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亦豐氏僞撰類也蓋今之尙書參用今文古文此卽劉陶中文尙書之義古文全書之失久矣卽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論語所引以書云為句又見潘岳閒居賦序今脫孝乎二字若崩厥角稽首孟子所引無下句今增百姓凜凜四字洎夫武成諸篇年月錯亂灼然可考古文書之非古文全本不能無疑也晉時又有尙書逸篇三卷孟子所引常常而見之以下乃逸篇中文也疑卽孔子所刪之逸書詞多駁雜宜其不存至古三墳既見削於孔子後人謬傳出於宋世果可與五典並稱乎哉次及詩詩不必未刪以前為古也自孔子刪而古文定洎序傳襍而今文出漢興言詩者魯齊韓毛

四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毛詩最後出大行於世近世豐氏石經謬傳魯詩僞也若子夏詩序之外豐氏僞撰子貢詩傳尤惑之甚也司馬遷氏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樂者三百五篇按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六篇無詞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孔氏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歐陽氏則謂以鄭氏譜圖推之有更十君

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何啻三千噫歐陽氏誠是也使如孔氏言卽明儒之疑孔子未嘗删詩也豈確論乎且夫删云者非必皆全删也有全删者驪駒是也删一章者小雅常棣篇删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也删兩句者小雅漸漸之石篇删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删一句者衛風碩人篇删素以爲絢兮是也删一字者大雅節南山篇删誰能秉國成之能字是也他若貍首祈招麥秀轡之柔矣皆有辭惟九夏采薺河水新

宮茅鴟鳩飛無辭至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惜乎人言之類嘗爲古人所引而皆逸之闕疑可也若詩篇次第則文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孔子時僅存五篇典籍無徵若此况後世乎今詩遭秦火而全者以諷誦故然亦時有殘缺韓詩本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限於章句而不存今古文之異可推矣子夏小序毛萇氏分實諸篇之首鄭元氏因之蘇軾氏疑小序非經獨存其首一語至朱子不復列諸篇差爲近古其定載馳爲四章則取春秋傳與蘇氏定伐木爲三章則取劉氏定南陔以下三詩之先後則取儀禮又疑沔水卒章之脫前二句及閟宮四章之有脫句一正舊訛都有義理則雖註釋未盡善章句猶古也若申培氏詩說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乎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

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毛韓牴牾此尤失古文之意者至束晳氏補亡宋人非之然未嘗謬附正詩於古文乎何傷矧夏侯氏有補周詩在束氏之先特夏侯詩不傳束詩傳耳而何必訾讋束詩之非古文及春秋春秋史之大祖其實經之大宗經之本旨萬世無弊而參以今文異同之見則滋弊李燾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又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纔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

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爾錯誤何况聖人筆削之旨炎按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古有夏商春秋晉春秋又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而今之春秋古經始魯終吳計二百四十二年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有是非無襃貶者也自三傳互出旣有襃貶又有異同遂去古遠甚又按作春秋傳者五家左公穀而外又有鄒氏夾氏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而鄒夾遂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諸儒耑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夫春秋不可以史名而以經名學者顧可舍經從傳哉王安石廢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蘇轍氏因著春秋集解以矯之歐陽修氏則力辨三傳僞說之亂經鄭樵氏亦然至於闕文誤字惟春秋爲多闕文或可意推而誤字未可懸揣而得闕文不但闕疑如不書朔與日之類孔子不敢補也間有闕文脫漏者如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

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闕者也他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考之石經則來奔也齊崔氏出奔衛石經則崔夫也單伯逆王姬左氏本逆作送蓋我小君定姒公羊本作弋點畫之誤遂至徑庭詳見余春秋三傳異同攷矣又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稱古經俱自三傳取出各有增益其存古經文惟左氏最優蓋左氏作傳時經文各爲一書杜預氏始用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經文可謂古文矣猶於獲麟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仍非孔子筆削本文矣朱子刻四經于臨漳春秋獨無所論著但用左氏經文刻之亦有慨于此歟是故惟以春秋原經爲古文三傳混稱春秋者爲今文而程氏胡氏諸傳出於宋代者又無庸辨矣次及禮三禮本文曲禮儀禮周禮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

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記則始於周末成於漢古今文之混淆莫甚於此鄭樵氏曰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漢與孔氏之書襍出於當時者三百十四篇大戴删爲八十五篇小戴删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名緇衣本乎尼子而攺魯論之文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

子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不可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千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若中庸大學子思曾子之論不可附於禮篇大抵四十九篇雖襍出於諸儒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炎按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爲周公作後魯共王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劉歆欲列諸學官

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甚留意遂至於亡可歎也即十九篇之書饋食有少牢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夫也有王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頫也既非全書矣曲禮上下二篇謂之經矣而篇數太簡不能覆一經之用至以禮記列於經而經亡矣若周禮缺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古耶非古耶至特牲不宜襍冠昏也而冠昏襍之內則少儀宜附於曲禮也而曲禮不附非去聖愈遠者耶蓋秦火之厄禮樂尤壞惟三禮尚存周

禮固禮之綱領至儀法度數則儀禮乃本經而禮記特其疏解如儀禮有冠禮昏禮禮記即有冠義昏義以至燕射之禮皆然惟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獨無士相見義劉原父嘗倣禮記補之補傳猶可非補經比也張淳氏疑高堂生所得獨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似非高堂生原本但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饗朝聘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至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異上

大夫與下大夫異等而上之亦可推也唐宋尚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熙寧後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朱子嘗憂之先是儀禮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後自高堂生所傳暨唐石經皆然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正經各章之末吳澄氏疑其經傳相混爲朱子未定稿廼重加考訂一仍其舊又按漢藝文志所述三禮其末以古封禪羣祀二十篇皆爲禮家夫封禪秦漢時事而厠其書于禮經尤非古矣今惟以周公所作儀禮及曲禮二篇定

爲眞古文其逸禮之亡者及周禮之自爲書者無論已至若儀禮傳小戴記大戴記內除大學中庸另存以外皆漢儒集傳非經也則今文耳矣繼朱子吳子而正其經傳不猶待其人耶余嘗論經自經傳自傳經之文古則傳之文今豈必三代之書皆古周秦以後始爲今哉學者闕其疑存其信去諸家傳會之解而耑求古作者之指趣豈惟五經宜然採是爲讀書之法也可

王顯菴曰辨析今古文之源流洞若觀火曠若發矇有功經學非淺此眞博極羣書學識兼到者也若他家但解作今古註疏辨與題何涉

五經讀法

五經讀法

新　第

崑山徐與喬退山述

讀易

倪鴻寶易冒曰聖人以天地恒多難不必可冀無爲之福君子恒易退不必能竟有爲之才是故以屯倚乾坤以經綸倚屯以遯倚咸恒以遠小人倚遯元黄方判而難卽隨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安寢而責君子也氤氳方歡而卽思去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榮懷而愈責君子也凡卦六位而當一世兩卦爲爻十二十二則再世也自屯傳卦十二而爲豫自遯傳卦亦十二而爲升凡開昧之再世國必榮昌此屯君子之所造凡閉隱之再世才必興發此遯君子之所謀文周造屯其後數世之君子席其豫仲尼謀遯其後千百世之君子莫不資其道以升者矣

易則曰未有龜馬先當有人卽使無人聖人自覩其身欲求河圖安往不得河圖者其上首目具奇偶其下臂足具奇偶其左右腕肱屈伸具奇偶其中乳臍具奇偶此卽河圖也欲求洛書安往不得洛書者其上首奇其下賓奇其中腹奇其左右肩節絡偶其左右足節絡偶此卽洛書也欲明其數安往不得數者于首取一于耳目取二于鼻準尸取三于四官五髮髡眉鬚六竅取七左右角頰輔上下齶齗取八齒四撲取九手足指取十天五地五盡之矣聖人不自奇其器而則之乃則龜馬者何也

易能曰春秋之春王正月猶易之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不著義春王正月不著事也孔子未作春秋無所寄志其志盡寄于易孔子作春秋無所取材其材亦盡取于易自其大凡而言之所寄志者十有二所取材者亦十有二首出庶物此亦尊王嫌予无陽此亦惡戢含之以從王事此亦激桓文辨之不早辨此亦嚴盾止不言所利此亦媿求金利物和義此亦諷假璧嘉會足以合禮此亦甚曾稷忠信所以進德此亦曲敗穀知存不知亡此亦愚郭公知得不知喪此亦穢郜鼎貴而無位此亦俐天王之下勞高而无民此亦筆紀之大去此十二者易之以爲春秋志也取諸明夷南狩以諱河陽取諸不喪匕鬯以旌首止取諸

王用享于帝以正會郊取諸公用享于天子以尤名命取諸王假有家以責紀履繻逆女取諸閑有家以醜夫人姜氏孫齊取諸改邑不改井以罪稅畝取諸不耕穫不菑畬以告告糴取諸見金夫不有躬以詬取濟西田歸我濟西田取諸喪貝七日得以誅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取諸覆餗以黜咺糾宰父之徒之爲相取諸何校滅耳以戮商臣州吁之輩之爲臣子此十二者易之以爲春秋材也是故福經而禍史者仲尼也仲尼苟不以易補過必不敢以春秋貫罪易列曰聖人之所制爲陰陽之卦者皆聖人之自道也是故震也者始壯者也始壯也者文王也其始也不畏威主不交諂臣而其既羑里不怨其卒三分不侈者是取諸震也坎也者中堅者也中堅也者周公也于上上恭冲人于下下媚白屋而于中負扆定危赤舃定疑者是取諸坎也艮也者終厲者也終厲也者孔子也其少也紲縶弗怒其壯也受樂弗諫而其老奮成筆舌章義誅伐者是取諸艮也是故巽也者冥端者也冥端也者亦文王也靜而順帝和而柔民

而繼之竊歎終于赫怒不陷不隕是取諸巽也離也者袠麗者也袠麗也者亦周公也首治旄鉞終治斧斯而禮樂華朝農桑煥野中明外威是取諸離也兌也者底豫者也底豫也者亦孔子也少正命刑句須命兵而木鐸不厭絃歌則喜先憂後悅者是取諸兌也是故六子者三聖人之所取也六子魚貫以侍乾坤三聖人鶴陰而和包犧氏是故包犧氏其乾坤乎包犧氏以禮樂制作教周孔以淳簡無爲教文王四聖人者皆不可以陽陽之以陰陰之也四聖人者皆易也

易兼曰甚矣易之尊才也歸才于天歸才于地歸才于人命曰三才易以爲三者之自立皆繫其才觀乎天文則知其才矣甚動而人安之也觀乎地理則知其才矣甚靜而給人求也觀乎人情不必有知其才者以其動則勞物靜則專已是人不法天地也天才極于日月地才極于山川日月甚明山川甚英人皆不能以遁日月而皆得以蔽其幽曲人皆不敢以犯山川而皆得以逃其死是則天地之才大也○極天

地之才以命人不過始于生之中于養之卒于治之而已然而人皆能自生不敎而知求男女也皆能自養不敎而知謀飮食也皆能自治不敎而知愛親敬長也此則人之才與天地等也

易索曰詩貴男子隆之以三儀床取諸壂也裳取諸賁也璋取諸器也詩賤女子替之以三物地取諸壂也裼取諸蔽也瓦取諸棄也易貴男子隆之以三名震取諸毅也巽取諸濟也艮取諸制也易賤女子替之以三字巽取諸避也離取諸比也兌取諸媚也然

而易之甚貴男子也則甚禍男子毅以其威而後人乃怒之濟以其才而後人乃攸之制以其力而後人乃競之易之甚賤女子也則甚福女子避而順乎人人得不順之比而麗乎人人得不麗之媚而悅乎人人得不悅之天下不才之子以是怨其父富家之女以是恩其母然而易禍男子何嘗不誠男子曰咼不乜豈虩虩而崽躋陵乎咼不約臝坎坎而憂不平乎咼不時止時行而厲薰心乎易福女子何嘗不斷女子曰闚觀之人胡不爲風乎娣袂之華胡不爲日月乎貫魚之悅胡不爲膏澤乎此三男三女者其所受質必自其父母爲之其所由致禍獲福則皆不可以咎其父母也○得陽節之多者莫若范蠡霸越子房椎秦而一托鴟夷葬黃石則天下謂之知雌得陰數之多者莫若栖楚浮沉陽城閔默而一叩玉墀裂白麻則天下推其雄分有似乎行健而非者雖以何賁誅亂徐駱討賊讀盡春秋而天下不謂之乾材有似乎厚載而非者雖以胡廣混世馮道和光學盡中庸而天下不歸以坤德是則知爲乾坤之男女者得其

一端而亦足以肖而特惡其似而非也

易見曰朱子以詁經爲學其釋易乾之元曰元者大也仲尼以述古爲敎其翼易乾之元曰元者長也夫聖賢之分卽繫此矣必曰元之謂大然則大哉乾元宜爲大哉乾大也凡六籍之稱元者其義皆取諸長不謂大也元后作民父母言長民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殷王元子不謂大子也故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以其小而長之不謂小而俄又大之也厥惟廢元命謂其廢初命不謂廢大命也元龜以大者前列以

其前列故元之亦不謂大也王之元舅非大之也王之舅已大矣稱元則爲貴其序長長也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也元日祈穀于上帝不謂大日也大之與元相去千里故周公之占爻也別之爲元吉大吉元吉者以建極而言此吉人之事百福之宗雖不必大而可尙也大吉者以備福而言此福人之事羣美所趨雖非其至而已盛也故易之占元吉者十有三坤五黃裳順而則也訟五謀始以中正也泰帝歸妹謙降尊也履視其旋考不失也復來不遠靜以修也畜牿童牛惕致戒也離黃離不過中也損儉享而敬卜也益初歩作五孚惠也井養民也渙散黨也此皆謹身立德之謀理踞其勝故曰元也易之占大吉者四家人富家爲富而已升初允升爲貴而已萃位不當爲榮而已鼎鉉取新爲華而已此皆受祉履祥之象勢集其豐故曰大也

焦弱侯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未嘗云龜龍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鄭馬之流輒信之至劉牧又以九爲圖十爲書托言出于圖南元人趙撝謙

又爲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于蜀山隱者大率皆詭秘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爲玉石之類如俞炎所言近之若龍馬則自伏羲至成康歷千萬年豈有尙存之理哉歸熙甫之言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作書之義則足矣必拘拘焉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執圖書而謂聖人何以畫卦何以序疇無論穿鑿即一一合道而遠無當于天下國家近無補于身心性命亦何用此爲也

張西農曰一卦一爻一出一入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分位無非富貴貧賤患難之境遇無非喜怒哀樂之節候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舍子臣弟友無道舍修齊治平無事舍詩書禮樂無教自卜筮行以四聖人之心寄之方術傳義出以一先生之言守之學究講傳而古操絕一唱三嘆之音亡矣

朱康流曰吾讀易二十餘年而知四聖人之作易相遇于其天也瞀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沛然而出之若不慮而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跡有原有委不

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同符也順數逆數之共貫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至于序卦之次屯蒙穉卦之次比師一若整一若亂而莫不有義焉乾之健爲馬而又爲龍也坤之順爲牛而又爲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至于鼎之爲鼎頤之爲頤小過之爲飛鳥噬嗑之爲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義焉此豈非天懷所發純任自然觸緒橫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

以語易也

張元岵曰大象夫子特創文周所未言與卦爻辭絕不相涉程朱取以釋彖辭非也郝仲輿云八卦始畫取象天地五氣自夫子作大象而後知八卦之用不遠于人矣

文王彖辭七百二十字簡質高古夫子以德體彖變逐字詮解周公爻辭離奇險怪古今創格夫子作傳或提掇其要或推原其故或疏解其義或申明言外之意或發爲不平之感或聊寄調笑之詞離奇險怪

一歸平淡所謂易簡而理得也

易學至宋邵傳羲畫程演周辭於是尚占者祖康節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者祖伊川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延及末俗象數供瞽叟謀食之資義理爲寒士干祿之具矣（困學私記）

讀尚書

朱子曰尚書初讀甚難後來熟讀見得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于己又曰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橫渠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格物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合下便大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小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乃見得恁地又曰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向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

程氏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臣戒君耳禹皋陶戒君儆于未

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不憚費辭矣敍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侯敵前此未聞也湯伐夏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囘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名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盤庚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幸而訖于無虞覩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佚皐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晉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汙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董氏（鼎）曰一書之中明新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齊天運有羲和之厤定地理有禹貢之篇正官僚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有無逸立政諸書燼煨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矣

讀詩

鄭氏奧論曰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而掩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于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

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為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

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為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為文王戒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為大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記禮者以為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為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公卿大夫之禍速

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鄭氏通志序曰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詩而及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仲尼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

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感而爲淫哀者聞歌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衞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于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者敎也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于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名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敎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絶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旣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

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

文獻志程氏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襍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于是擬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議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其贊頌爲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採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

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耶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子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京山郝氏曰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按序首一句函括精約法戒森然非經聖裁何以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調畧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夫三百篇之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知作者意也後儒疑序與詩不相似不相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强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缺或可據辭標補至於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夬無此理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改從今說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别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緜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旣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行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修泮宫閟宫但爲修祖廟

如此則與風何別乎

朱子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不然卽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卽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爲主文譎諫乎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二南諸詩亦鑿空矣

朱子改古序祗據文辭懸斷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

不徵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何也曰此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

爲男女聽其聲靡靡而道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衞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求直影也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摽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

然則詩多男女之咏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閨中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詩有咏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

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兮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邱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為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

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近體與而古意盡廢朱子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情動于中發于言為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為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何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為好逑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為興也蓋借物為興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

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下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不及正意但言已願見而已今皆以為興而所詠事終不及為即其所謂興者義安在乎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竊謂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緇衣閟宮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

十五冊第六版

庚事卽是賦感動成王卽是興若裁爲三體不成義矣且如後世上林子虛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事正變俱載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朱子謂古序所記興衰時政皆妄然則詩無關世教者與

詩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紀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讀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象與春秋無毀譽正同

讀春秋

春秋直解曰春秋之多疑案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當時原筆之舊史不傳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着蕞其事而不領畧其旨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聖人之情何由見乎子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底本壞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月吾無隱乎爾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

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夫春秋無隱語無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夷狄勿主諸傳先入之言平心觀理而聖人之情自見

春秋無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無例也世儒僞起凡例例有不合則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

春秋爲譸張爲幻豈作經之義哉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書而義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温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褒貶以行賞罰仲尼斷斷無之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天子之事也春秋爲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之事自用乎爲國以禮子路言不讓而哂之况以匹夫行天子事褒貶當世諸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襲救

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

讀春秋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惡必致愼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侈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第存征伐會盟弒僭之跡以寄其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予毋伏而讀之至于廢卷流涕也聖人天地之心傳大究仁忠厚之至如此哉而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我者乎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于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奬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魯隱公之死仲翬弒之也而書公薨桓

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弒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弒嗣君書子野卒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士匄聽訟也周殺大夫

萇宏以謝晉趙鞅也晉重耳名襄王子踐土不書再名至温書狩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弒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弒君髡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弒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弒其君麇齊人弒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黚牟孫林父寗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

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子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蓋欲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修辭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弒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乎如謂比附吹求不遺餘力則春秋慘礉刻爲韓商之祖矣

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弒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弒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兒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

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霸不言罪我矣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奬齊晉奬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悒鬱千載是誰之咎歟

世儒以春秋爲獎霸謂春秋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與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倂五霸滅國導之搬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蘇秦張儀作倘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子孫强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誣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名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聽脅叱嗟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旣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

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强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衞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

揆與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于載如見（已上錄郝楚望語）

薛方山云易終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商頌斯文獘之復質乎春秋終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讀禮記

京山郝氏曰禮家言襍而多端學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矣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先聖格言蓋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眞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襍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禮聖教約禮爲要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卽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粕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教人博文約

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繁文瑣節聖人教人斯須不去者不專在此故雅言執禮而至論其禮則曰寧儉寧固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禮林放一問及本則欣然大之其易簡眞切如此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聖人從心之矩非古有陳迹硜硜模倣爲之也而人見謂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自好古以晏平仲之智亦曰孔某學禮窮年不能殫累世不能究謂問

禮于老聃學禮于郯子是以禮爲俗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遂禮之本者哉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至問素絢之教則知禮爲後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子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約之以禮博之以文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乃是文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所當默識也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卽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襜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

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褻無脊衛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此四十九篇大

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必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耳昔老聃爲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矣而其言禮乃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歟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而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爲鳥也（已上錄戴記通解）

五經讀法跋

古今談經者毋慮數百家其中立言不朽者固多而剿竊老生常談以自文其淺陋者亦指不勝屈黃茅白葦虛目盩口嗜奇愛古之士每望望然去之茲崑山徐退山先生經史辨體一書評點皆另出手眼經部前各載讀法數十則半取材于京山郝氏監義雖不無偏執而岸然自異羞語雷同令覽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洵經義中所創見也予當齠齔時雅即酷嗜茲有叢書之輯以此壓卷海涵地負包舉一切於是乎在乾隆癸巳初冬震澤楊復吉識

貞起允升校字

二李經說

二李經說　　孝編卷第

安溪李（光墺廣卿　光型儀卿）著

攷定文王世子敘

文王世子者正義謂于別錄屬世子法余謂自唐虞三代以來凡所以輔養世子者其法盡在于是而惟周文王以一身立義理之極孝道備于官寢聖德稱自儲貳前乎此者不能過後乎此者無以加不特武王成王周公之所帥者爲文王之敎凡異代之典禮先王之舊文其可爲萬世世子法者

服行于文王之身而遂爲中庸之達道雖然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七十子之徒大懼聖遠言湮故首記三王敎世子之法然後記文王爲世子之道以著其義而總名之曰文王世子經秦灰炎之餘簡帙參差一篇之中首尾衡決諸禮家亦悟其訛失故于女何夢節則指爲非聖人之言于文王之爲世子句則指爲衍文于敎世子句又謂衍文于周公攝政句謂缺相字周公踐阼句謂馴致新莽攝篡之旣于庶子治之數句爲當次于貴者以齒之下于庶子之官治數句謂當在不翦其類之下于養老幼于東序句謂鄭注無養幼之文于篇末數段則謂古世子之禮已亡此特餘其記之一二節小戴以附篇末嗟乎古人立言之前後自有次第其脈絡義理具于人心但于篇中熟讀之至于百徧之多則皆如人面共睹其首自毛髮各有位置有不能一豪相混者安得仍訛襲舛隱忍不辯匯諸中心而不安乎且注疏之家有大失者如篇中前段乃歷採唐虞三

代敎典不必盡是文武周公之法而學校官名必欲其一一遷合周禮之書宜其歷世名儒輾轉相訓而有所不通也今試舉一二旣曰文王世子矣當文王爲世子之時商德雖衰天命未改王季爲殷諸侯安得不遵王家之禮樂制度而別有周法也又如學校之制文王之辟廱大學皆在郊與周後世不同故熊氏謂其時猶從殷禮斯言可信又如大樂正小樂正按之王制疏云並是殷官周禮只有大司樂及樂師又如籥師丞周官只有籥師

又如父師司成父師之官惟見于微子之命此皆顯而易見者余故謂此篇前段乃歷採異代教典爲世子法故每條用一凡字引例而總結之曰凡三王教世子則其義自見矣後段舉文王爲世子之道與周公抗世子之法則所記庶子司士旬人等盡屬周官無可疑者今雖分作兩段仍合爲一篇其前後簡章參差者一一條正仿蔡氏書傳攷定武城之例別附經後訓詁則採自疏家疑義每綴于章後使讀是篇者欲依小戴所次則其舊文仍在欲尋立言本意則攷定之文可稽其中條列具有證據非同臆說亦不敢侮慢經文輕爲改置獲罪前修此書文約義微包括至大文武周公一代之家法在焉自周公踐阼句下則周官麟趾之精意存焉苟識道之主能講明之小學敬德之功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業著焉故舉其大者謹拜首序曰

三代而上無不學之天子亦無不學之庶民上下皆一于學以成其質故師道尊而智仁聖義忠和之德不爲物蔽任卹婣睦孝友之行不爲習滴絃誦雜服射御書數之藝不爲俗誘于是而心之官則能思能睿耳目之官則能聰能明以其聰明睿思之用而一致之于道則君止仁而臣止敬子止孝而父止慈至善不遷矣然所謂學者非如後世徒誇佔嗶之博贖詞章之藻富而自以爲能也又非如後世人君經筵講讀之設士庶決科發策之業而各異其修也先王以爲自天子至于庶民之爲學皆明善以復其初而已然學之道又不可以不豫故自八歲而上十有三歲而下則有小學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自十五而上十有八歲而下則有大學焉教之以修己治人知止止善之則此其義莫備于世子之篇而后夔教胄子以衆樂正之崇四術大司樂之掌教成均師氏保氏之在門在闈在國在郊鄉大夫之試其事者在閭在塾皆其選也是則先王之教其子固無異于教人之子而其教天下之人之子即所以教吾之子者其世子齒于學之謂也彼蓋習之于少時則中道若性與公卿子弟居游則他日有以養其心而收其

用與編氓里巷之俊秀同業則四海九州之內愚夫愚婦之家皆與君王有久故之情且也春秋合樂鄉射飲酒養老憲乞興賢斂材攷藝選言之典無一不與學者共之故凡朝堂舉一事行一政而天下之人若其心思之所素擬耳目之所素習志願之所樂從而以是命之矦國則爲教放于鄉黨州郊則爲俗此感彼應則爲風淪肌浹髓則爲仁是故聖人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教之道得也若三代而下匹士且不敢上擬貴游況于庶人之子敢與世子伍乎埶且貴益貴賤益賤貴者高處廊廟燕習成性昵于宦官宮妾之私不復知有敬業樂羣之益側身厲行之功與夫人情物態稼穡艱難而賤者繩樞篳門其知識不過井巷膝畝之間燕笑凶哀之事即號謂誦詩書列文林者亦惟是用文章致通顯豈復知有性命禮樂之理所以立吾藐然中處之身而明德新民之躬亦須有修齊治平之業乎此古今道有汙隆運有升降實聖遠事湮風微教弛而學官廢壞焉耳夫小學廢則鄉大夫失其職師氏保氏鈌

其官而大學無可升之材大學廢則君公之子無所教俊造之選無所成而成均絶齒讓之禮小學與大學廢而世子之學俱廢矣可議道之辟苟能讀文王世子之篇而修明之以辟廱鐘鼓之教養成直溫寬栗之德而收公卿庶尹之佐上下同業貴賤共師將堯舜三代之治復見今日豈特臨廱拜老環橋觀聽之文爲一代賢君哉

文王世子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至然後亦復初

首句世子之記曰五字明是古者教世子之典其中引四代禮制用一凡字者皆虞夏殷周教胄舊法當合爲一篇今次其義先事親次立師次入學講業次語郊爵命俊造總結以禮樂養成君德此格物致知以至治平之事古人爲學次第如此

內豎內庭之小臣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節食上進膳時也在察也羞品味也食下食畢而徹去也問所膳羞欲知吾親所食之甘旨思以再進也齊元齊時所著緇布衣裳便于養疾

也善猶多也末段膳宰之饌至復初結上文言孝子之于親也安則奉養其口體不安則謹侍其湯藥而已然定省之儀羹胾之細醫卜之常凡有父母者所不能廢而惟必親必敬者爲自盡其心而非以爲文焉此孔門之敎所以推曾子爲能養志也按人子之養其親也飲食爲大醫藥則在所謹凡草木金石其無毒者不能已病其有毒者易至傷人究其爲用不能愈于五穀滋味之効昔者閔子之養父母也寒爲益一衣而病脫然暑爲去一衣而病脫然飢爲進一餐而病脫然飽爲卻一餐而病脫然故聖人制飲以養陽爲食以養陰和實羹醢各有攸宜凡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皆視所宜齊于志氣盛則損之衰則益之澹泊以爲體中節以爲用是可以當藥矣至于精者有八珍曰淳熬曰淳毋曰炮曰擣珍曰漬曰熬曰糝曰酏飲重醴次清次白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醬醷濫是故君子上自王宮下至編戶三牲菽水稱家有無聖人制是數者所以節其嗜慾贊其陰陽可以養親已疾而鍼砭藥石之類不得已而後用之此禮有侍膳之敎而春秋譏許世子止之不嘗藥爲人子者所當深省也

按玉藻云諸侯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如此則朝在路寢之前小寢在路寢之後矣士大夫之正寢猶人君之路寢也其燕寢猶小寢也正寢所以行禮燕寢所以退息然古人居室之制統言之則曰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就宮中而言則大門之內爲寢門寢門之內即正寢當階房室皆具（喪大記孔疏云正寢猶今廳事是已）正寢之後爲燕寢曲禮云凡與客入者客至于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檀弓云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正寢爲行禮之地可知已喪

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死者必皆于正處也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下室其燕處也然則正寢不獨爲生者行禮之地雖死者亦必以此爲得正而斃已（竊意當于燕寢臨絶乃遷廢牀在地之時所謂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各以男女扶持之又按檀弓晝居于內節孔疏云疾時在內寢若危篤則在正寢）或謂此正寢統宮室而言君薨于路寢夫人則于小寢正也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

寢謂小寢也又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周禮掌王后之六寢六宮又與休注不同何謂六寢王大寢一（此文王世子大寢又不同）小寢五大寢聽政小寢釋服燕息大寢在前小寢在後其小寢之制一寢在中四寢在于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其制亦同雖然寢之多寡雖異其爲正寢以行禮燕寢以退息則固無殊也然古人宮廟之制大略相同所居之宮有寢奉

主之廟亦有寢廟寢之禮各有攸宜如儀禮冠聘食覲饋食行于廟相見燕喪虞行于寢昏則六禮行于廟成昏于寢攷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指王者所居之寢以定前後左右是也天子諸侯之祖在寢之左則大夫士之祖亦在寢之左可知矣此文王世子大寢之門外當是君父之燕寢正內則父母舅姑之所者但君后之宮寢又各自不同處耳其曰大寢者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對己私寢而言則爲大寢也或曰世子記中

大寢卽周禮王之大寢諸侯之路寢世子事父母于朝士未盥之時雞初鳴卽造朝門外故有當直之小史所謂內豎者在焉先問君父之安否然後敢入由路寢之外而徐至于燕寢之閒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若父母安則退歸私寢其有不安節則親齊元而養、于燕寢之中其曰大寢者實包小寢而立言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至）語使能也

養猶教也言養者漸浸成長之謂審喻詳審言之

使通曉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其燕居時愼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三公官不必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而任之疏曰此取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云耳按此段早諭教以輔養主德當在事親之後入學之先正賈生所謂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

少皆上大夫是與太子爲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遷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攷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莫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

于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伊川亦言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設官置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埶使之然也又按賈生所論諭教入

學養老則皆訓義深厚不特節節與此篇相發明恐直是古記世子之遺文逸篇傳授于未亡之先而賈生特敷衍其詞耳厥後爲長沙太傅自當本吾所學而用之何必弔湘纍而賦鵬鳥惜哉

凡學世子及學士（至）胥鼓南

此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遂四時所宜因歷舉虞夏殷周之制雖異然其所以教胄育才者皆在于學校之中故能習與年長化與心成而中道若性也東序夏學名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學教也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然干戈以象武故于春夏陽動之時教之羽籥以象文故于秋冬陰静之時教之所謂必時者此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四人皆樂官之屬贊謂相助之南南夷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

春誦夏弦（至）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謂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蓋陽動時則學之以聲陰静時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于功易成也細繹疏說上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此據王世子王子與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年長業成而升于大學之中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猶在瞽宗上庠之內知非然者王制詩書禮樂四術特爲升于大學者造之其說與此不合何也蓋此篇爲世子之說多歷採四代教冑典禮而所謂弦誦詩書者古先王造士徹始徹終之法惟少時則既其文長則通明其義日邁月征無時或息故王制疏亦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而已至于舞所以動其容也亦少時習之如皋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長則職在有司小爲導養血脈大則昭德象容故以天子之尊而冕而總干以三苗之逆而兩階可格如虞書所記賓牟賈所言亦不必拘也（經）某官兼習某器又如此節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是

旣教戈又可教籥此節小樂正教小舞竝六舞皆教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益信此篇雜採典禮爲輔養幼沖敎成人材垂法萬世者言雖不必盡是周家一代天子諸侯之制而無非文王躬爲世子之法此記禮者眞屬仲尼之徒故其立意之精如此　按陳祥道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是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之養焉下

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祭義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卽成均也東郊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

祭義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敎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卽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卽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是則右學東序

蓋與成均竝建于一邱之土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頖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若夫諸侯之學則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又曰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瞽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于辟廱而水蓋闕于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則于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于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

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于弟子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于皋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于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于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余嘗問伯兄以周官學校云古之教者有鄉學有國學有小學有

大學鄉學之別二國學之別三而小學不與焉周兼四代之制其命學不一名是故州黨及遂立序則夏后氏之序鄉立庠則有虞氏之庠序以飲燕習射庠以賓與賢能鄉射舉于春秋賢能興于三年皆大學也此鄉學之別二也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大夫仕焉而已者教焉閭里子弟皆往就學然則鄉之小學即二十五家之塾也國學之制成均居中瞽宗在西東膠在東此國學之別三也三學竝建于國中此外尙有

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爲小學記曰天子設四學并小學在焉成均掌教大學其師則大司樂也其弟子則王公子弟十五以上及凡民之俊秀賓于鄉者皆入學也虞庠掌敎小學其師則師氏保氏也其弟子則王公子弟八歲以上皆入學而庶人之子不與也同之子大學所以一其道德別之于小學所以異其尊卑或曰師保之教甚精而約而反以爲小學何也曰師氏之敎三德曰以爲道本以爲行本本之爲言也將爲他日之基焉耳保氏所

謂六儀者今見子少儀之篇蓋亦小學之事且大學之內自天子之子以及凡民之俊秀無不入學而師氏所敎惟有貴游子弟蓋國之貴冑不可與庶人子同學于家塾而庶人之子又以其童穉而未閑于動作禮儀故不得進而與公卿之子同學此所以與大學異也然則天子小學在郊而師氏居虎門之左何也曰王朝則居虎門退朝則在西郊然則師保之官何以不附于大司樂曰小學在近郊之內六鄉之地故從鄉官之後而屬于司徒各以類而已矣或曰大學之中惟天子之元子衆子得俱入學自公卿而下至于元士惟適子入學而庶子不入夫民之俊者猶得與王子齒讓子學宮之中而卿大夫之子反不得預何也且當在小學時適子庶子將亦異其學邪先王之世工商而外無不人人夘學豈有卿大夫之子而不學哉曰周官有庶子之官職公卿大夫之庶子居則使之宿衛王宮是宮伯之所比也有事則治之以軍法

○惟太子之所用也至其教之之方則春攻之于

太學秋肄之于射宮皆庶子之職而非大司樂之司此先王所以厚別適庶也夫適子之成材者其後日將有卿大夫之事焉固先王之所重矣若夫庶子者則亦養之于修德學道之科習之以車甲卒伍之法寄之以宿衛徒役之令其人蓋皆在王左右輔相太子周家之綴衣虎賁僕右侍御罔匪正人由此其選也孰謂其輕之哉師氏掌教貴游子弟蓋統適庶而爲言者也其言貴游所以別于氓庶焉耳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不言夏者從春也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若春誦夏絃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學正及樂師釋奠秋學禮冬讀書其官亦如之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後世亦可爲先師者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至）語可也

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所謂始立學也天子立異代之學諸侯若有功者亦得立異代之學如明堂位言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是也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退儐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而退則禮賓于東序之內然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之意亦云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至）必遂養老

諸侯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于先聖先師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上及先聖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于先師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者用幣爲禮也凡行釋奠之禮若本國無先聖先師者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若本國故有此人如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顏則各有奠之不用合祭也大合樂者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于是時也天子則親視學焉視學之明日遂行養老之禮按有國故則否句當在養老句下謂凡鄉飲酒鄉射之禮皆大合樂若國有日食凶喪之故則不合樂如春秋壬午去籥雖祭祀且然況鄉射之禮所以敬老序賓其于哀樂不同情也固宜

凡祭與養老乞言（至）論說在東序

此明教世子及學士等以祭與養老合語之禮蓋小樂正先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

之義理然後大司成論量課說此受敎者所得之淺深所能之優劣而皆在東序之中是也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如鄉射飮酒大射燕射等至旅酬之時則得論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以相告語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如楚茨之詩云笑語卒獲可推而知矣干戚祭祀時所舞之器及合語乞言之禮皆當授以容節篇章之數而肄習于平日躬行于臨事也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至）列事未盡不問

此言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閒猶容也席廣三只三寸三分寸之一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于咨荅問終則卻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敎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按萬物之靈惟人爲貴然人所以異于萬物者有師焉敎之以仁義禮智而全其所以爲人之理也是故天下之分無有

尊于天子者然而必有師也三公坐而論道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總干學士之倫無有貴于世子國子者然而必有師也授數于樂正侍坐于司成罰其不及匡其不逮蓋自其幼賤之時而身爲弟子之列及其受之于天命之于天子雖曰與公孤坐對無異于少時出入前後保傅之側也昔衛武公年已九十餘其望誨之勤猶曰小子猶曰未知猶曰耳提而命其進德匪懈亦其習貫自然故能威儀抑抑後世君尊臣卑師道日貶經筵之設徒屬虛文故程子上太皇太后書云臣自供職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又按注疏云下文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以其掌敎故鄭氏以爲師徒之屬以其父師又掌敎國子故鄭氏指爲師氏也周禮師氏以媺詔王敎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某以爲世子記上諸官出于異代者多自周公踐阼以下則專屬周官矣

凡語于郊者（至）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此謂大樂正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學業之既成者升諸司馬而爵命之也郊郊學語于郊者論辯學士才能于郊學之中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或以德進是也有才能者則斂用之或以事舉言揚是也曲藝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如有小技之人因天子視學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俾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評試之三而一有者謂試之以三事而一事有可善乃拔之于同等之中而升進之然猶必以所能之高下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如此之人但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又從而疏遠之以非士類也成均古之學名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設異代之學若飲酒于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勸蓋先道德而後事功重學術而薄曲藝盛世之官人有等故人才克生觀二南雅　自見此意　唐時凡雜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

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算學（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凡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成卽席鱗差攢弁如星聯祿成帷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于是道器兩分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至）恭敬而溫文

上文自凡教世子及學士起多是禮樂之事故此節結還篇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云云樂以和爲主所以平其喜怒哀樂之情而消融邪慝之私故教樂者所以修內也禮以敬爲主所以致其

整齊嚴肅之容而陶成恭讓之度故教禮者所以修外也雖然禮之修達于中樂之修暢于外所謂交錯于中也有諸中者形于外故其成也懌陳氏謂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恭敬者禮之德溫文者樂之文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同原交養互發教至此而至學至此而成矣

君子曰德（至）君之謂也（教世子三字應在此）

禮樂交修則內和外順而君子之德成矣德成則

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此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之謂也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矣此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也如此正世子學爲君之謂也按篇中始立學節一獻無介語可也句下有教世子三字故石梁王氏以爲衍文非也今按此三字當在君之謂也句下總結上文蓋此篇爲世子之記乃雜採四代典禮皆天子世子之事也而屢以凡字發之其至明者多係異代官名不必純是周官故篇終結曰凡三王教世子是已且篇首第一句用世子之記曰五字至末則曰教世子三字緊相呼應孰謂此三字爲衍文乎

文王之爲世子（至）然後退

御者是當直小史末無也原再也文王戒膳宰在後所食之餘毋得再進按疏曰自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備常禮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今文王朝于王季日三而三者又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東林顧寧人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

之勤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武王帥而行之（至）旬有二日乃閒

閒猶瘳也文王爲人子止于孝如此故武王不敢踰越其父之所行也夫文王之事父情有加而禮亦加武王之事父情亦有加而禮不敢加此其所以善師文王而聖人人倫之至也顧寧人曰武王

師行文王之孝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過于文王此中庸之行凡後人立意欲以過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至）武王九十三而終

疏家謂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其夢寐如此陳氏云數之修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余按記禮之家間有不能盡知聖人之意而傅會之者如

此篇吾與爾三焉之語若謂此夢全無是事則見之他書皆有明徵未可苟訾也泰誓云朕夢協朕卜是九齡之與武王既疑其終有西方而亦爰契我龜矣又武城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疏云文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然則帝與九齡者謂年齡也葢專征九年帝固已默錫之冥冥之中矣夫聖人與天爲一故太王之翦商非有私謀文王之受命非有私志

武王之伐紂非有私心其生也奉若天道其死也存順沒寧其志之清明凝定也寢息夢寐不能昏烈風雷雨不能迷其至誠而神也動乎四體見乎蓍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昔夫子蚤作謂子貢曰余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葢寢疾七日而終吁夫子道高德厚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萬世果以王祀祀夫子則是此夢不必驗之一身一世而直驗之萬世之後矣彼聖人者會萬物于一

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軌若武王則見而知之夫子則聞而知之故余以爲記禮者不能盡得聖人之意則可以爲記禮者全無是事則亦烏足以知天道聖道之一致哉

成王幼不能涖阼（至）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武王既終成王幼弱雖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而治天下又患其沖幼居尊未知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則何以治天下故舉世子之法于伯禽欲其有所覲

效或成王有愆于禮法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義凡此皆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

是故知爲人子（至）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此申解上文世子之所當知者以世子他日終有天下之任而成王之爲世子則又與父在之日爲世子者不同書曰小子同未在位蓋武王崩時成王甫在抱雖在位亦與未在位者同成王既不能涖阼而爲君若以之爲子則又無子職可盡之處

此周公所以刱前古未有之法抗文王世子之道于伯禽使之薫陶則效而不自知故不言教而曰養蓋君之于世子匪特以繼體也將兼天下而與之也如今日不能爲子則異日不能爲君故一人之身而教之有父之親使知仁教之有君之尊使知義仁義備于沖幼之時然後可以保有天下而不失此節下文周公紓其身以益其君之術而程子亦云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是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至）世子之謂也

此正教世子入學齒讓而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他日治天下不過舉此而措之耳物猶事也言齒讓一事而父子君臣長幼三者之善俱得不知禮者見世子至貴而齒讓無異衆人故疑之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世子亦猶人子今日之齒讓者特爲君父屈耳夫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大著其事莫重于學其學莫嚴于師故古語曰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于成就其德行元大也良善也

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黄氏曰教胄世子之道非一而齒讓爲先世子齒讓而天下大治是治天下之道至簡至易若此而卒莫之行者驕貴之習成而教養之方失也夫殷周之所以長有道者無他曰親親君君長長三者而已人君以是三者教其胄子胄子以是三者君長天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故入學之禮成而郊祀明堂養老耕籍之典由此而舉矣顧寧人曰世子齒于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

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子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于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至）周公優爲之

于注讀爲迂此覆結上文引孔子稱周公之言謂抗世子法于伯禽不直以示成王者是比父在敎

世子之事爲迂曲也夫殺身而有益于君者猶未能盡仁之量也惟大人爲能正君不直以正其君而有善則歸之君有過則撻之子不特能撻其子以正君而必以思兼三王而施四事之身爲沖人取正故述后稷公劉之刱業以道艱難而賦鴟鴞陰雨之綢繆以明己志始因流言而居東敉金縢而悟王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如此非周公其孰能優爲之乎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當爲衍文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篇言攝政而治是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謂居攝天子之位也然說者以其缺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厥後新莽居攝篡漢之厯實此語基之余按上文言周公相踐阼而治在于輔養其君德爲急務故其所以汲汲者正本端原敎以人倫入學親師齒讓取友如此而已而未暇及于政事禮樂刑法之實也然政事禮樂刑法之措施正恐成王年幼未能

盡諸自是周公攝行臨阼位冢宰正百工之事如此下文所云故著此四字以歸諸周公踐阼者卽當時手定立政周官六典之書所由以起非公有聖人之德莫能爲非公有文王之心莫之敢爲自庶子以下特附文王世子篇中此是記禮者之深意安得指爲缺文與衍文邪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至）長幼之序

自此以下數節言周公設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官掌國

子之倅（倅副貳也）爲政于公族者

其朝于公（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路寢庭言公族之親若朝見于內朝則皆同祖故必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夫貴至三命崇矣然庶子治公族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所謂臣有貴者以齒是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謂一命尙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于父族謂再

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爲重猶計年而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按庶子治之句舊在則以上嗣之下今按宜接此節疏家亦云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葢外朝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當是簡札遺脫鄭注不言者略耳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路寢門之外廷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外朝位之次者言公族之親若在于外朝則與異姓雜列必以官之高卑爲次序不復論其年齒也正義曰司士掌正朝儀王族族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廷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閒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按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

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皋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攷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皋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于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與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葢中于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

畢于此謂之畢門畫虎于此謂之虎門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本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軍有憂哭于庫門之外則是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臯門應門特爲臯應之制而已況非魯乎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士凡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是禁施于雉門之內而不于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臯門庫門若然縣治象于中門宜矣

其在宗廟之中（至）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官之職事以爵者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以官者又以其官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亦公族中士禮貴適之事若天子則此外別有子孫獻尸之文若大夫則避嫌于君又無嗣子舉奠之禮登者自堂下而升于堂上也餕食尸之餘也上嗣是適子中之長者爲最上也攷特牲饋食禮大抵主諸侯與士之祭言之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堂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

爵衆賓長又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荅拜嗣子飲畢拜尸又荅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荅拜所謂獻也逮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所謂餕也此三事者皆升堂行禮受爵在先獻次之餕又次之今言餕獻受爵者以重在餕

故逆言之與　又按此節爲正子公族第一件事節所謂立宗也禮莫重于祭祭莫隆子主祭之宗子有宗子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具舉矣所以然者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舉士禮而可以推之于上矣正士之宗而大宗小宗統此矣且此典斷自周公攝政踐阼時所行之事子他經亦有明徵其在大雅篤公劉之四章曰君之宗之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然則文王世子上嗣之條正周公召公欲其

君定宗以法祖也夫公劉當播遷之日立國之初故庶事可以草剏而惟以君宗爲急務焉成王當武王未受命之初周公負斧扆之日實與公劉同締造之難故周官可以徐立而亦惟以君宗爲急務焉東萊呂氏云上則統之于君下則統之于宗葢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如春秋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其公大事（至）以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大事喪事也臣爲君皆

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辯其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子主人亦必次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爲喪主也按議禮之家皆追咎漢文之喪以日易月墮壞君臣之經先王之制然攷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嘗槪之臣子其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

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謂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已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于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已來固已久廢文帝特著之爲令本欲干譽而反蒙後代之譏惜哉太倉陸道威嘗議爲君喪一服之圖其略云爲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葢本朱子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說然稽之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者但齊衰三月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則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别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辯則未嘗有異于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于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足畿內諸侯之國不然禮爲君爲父俱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卿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問後世不封建

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若公與族燕 至 族食世降一等

此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葢燕食必須立賓者以其間禮儀獻酬交錯所以合歡也但與族人相親則皆一祖所自出不得以賓客之道外之故用異姓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人所以然者以君尊不宜獻酒而族人賤又不敢敵君也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惟列位在父兄之上以相齒讓所以明有父兄也然族人既有

親疏之分則燕食亦隨世爲降等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則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至）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謂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者齊車中所載之遷主也既祧而呼爲禰者在軍中人神相依親之之辭庶子既從軍行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其或公有朝覲會同出疆之事庶子不必從行則與公族之無職事者守于公宮正室

公族之爲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矣

五廟之孫（至）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此論同高祖之親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有無必須相賵遺蓋其訃告于公與相爲于私者皆天秩天序之所當然有禮焉庶子之官從而正之無或失禮以妨恩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卽立世祖故云祖廟未毀曰未毀者不遷也冠冠禮取妻昏禮赴練祥喪祭之禮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故五世親盡袒免六世以至百世則相位弔而已承注讀爲賵所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賵隨其親疏各有正禮有司卽庶子之官也

公族其有死罪（至）公族無宮刑

此謂同族有死刑之罪不于市朝而于甸人者以

親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磬縣縊殺之也纖刺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告讀爲鞫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之書于甸人之官而刑之

獄成有司讞于公（至）無服親哭之

此有司既成獄而讞議其刑罪于公也夫寬宥之恩有加無已者一人一家之私也執法之嚴至再至三者天下萬世之公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刑也殺牲盛饌曰舉素服不舉爲之變其常禮如其

倫之喪無服者謂如其親疏之倫居外不聽樂及賵賻之類但不親弔不爲弔服耳既不親弔又爲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厚之至也按天子諸侯雖絕旁親然卿大夫死則往弔爲服故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亦有三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爲緦衰異姓爲疑衰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至）而讓道達矣

自此以下至不翦其類也竝記禮者解釋周公設

官收族之義于以見本朝尙親者卽堯舜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而其孝弟睦友子愛之本當豫養于青宮儲貳之日以收他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故特附于世子篇中而爲周公攝政踐阼行仁自孝弟始之意百世下如將見之矣　內親如春秋以曾爲內之義明父子者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如體羣臣之體字視異姓猶四體也崇尙也尊賢惟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祖之正統故爲尊

祖之道服之輕重本于屬之親疏不奪人親者本親之恩當使致其義而不可奪之也燕食降君之尊而與齒列則民有親屬者豈忍相背棄乎此孝弟之道達于下也親親之殺恩與世降而不嫌于疏孝愛之深追遠無極而不妨于昵君臣以輕重言貴者守貴賤者守賤安不犯禮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至）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陳氏曰先王任官本無親疏之閒親盡而賢亦必任之今親未盡已降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

賤之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賵之禮者是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鄉方鄭注言知所鄉謂皆知趨禮敎是也

公族之罪（至）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正術猶言常法也不以私親故而得干有司之常法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與猶許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也宮刑謂之腐刑

以其既絕生理如木之朽敗無復發生故此刑不及公族者不忍翦絕其一本之類耳按庶子之官治數句當結在此條之末皆爲庶子正于公族之事今列在上條者疏家謂此條是過惡之事不合與正邦之功相連結然則好仁惡不仁豈有二理乎惟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大抵古人筆墨不沾沾在疏密之閒苟理可該貫如化工布物在前在後何所容心乎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至）有司卒事反命

自此以下至終之以仁也言天子視學必遂養老并命諸侯羣吏反國皆行養老之事天子謂成王也意者公居攝臨阼四年復辟之初成王卽政輔相功深聖人之德已成故修行文武之政諸侯羣吏咸朝遂舉視學之禮如此孟子曰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蓋自吾先世而已然然亦唐虞夏殷久有天下之常法也大昕初明也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警動衆聽使知早至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是也與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至）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疏云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余謂天子卽政初立學制稱始字固宜蓋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數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然則上文鼓徵下文堂上堂

下之樂備舉養老之典如此其榮可謂養繼西伯之志矣

適饌省醴（至）退修之以孝養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然後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卽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至）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反席也老更羣老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

今皆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譚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詠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至）而上下之義行矣

陳氏曰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

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來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歌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正舊說之非矣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疏謂達有神者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有德者興起文王武王世世修德亦通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苟爲虛文而已哉按此段爲成王修行學制養老之事無疑蓋其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者皆文王武王之樂非周公輔相之後制禮作樂之初尙親尙齒以興致八百年之基業而何哉若如前篇錯舉三代之

禮則不應獨合文武之樂若文王時又不應用大武之樂然則某說亦自篇中而窺見之者也

有司告以樂闋（至）終之以仁也

闋終也有司告歌舞既闋謂養老禮成無算　樂之終于時諸侯及鄉遂之吏來朝會者王皆使之反國各行養老之禮如東序之儀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卒徧于東西南北其有始有終如此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至）典于學（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應在此）

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

代之事也人道莫大于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矦國行之也一事之中人皆知其衆德之全備者以其愼終如始也如此則衆安得不喻曉乎養老之禮行于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此亦記禮者解釋聖人之意可謂善窺聖人矣按文王之爲世子也句舊在成王幼節末殊不相蒙故石梁先生以爲衍文今按在篇終典于學句下

以結後篇之文實以收通篇之義安得視爲衍文乎西銘云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者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此周公所以直任家相之職輔相宗子尙親引年養老與幼握髮吐哺修行文王之政舉海內之鰥寡惸獨窮民無告必先收恤卽西銘之心也夫天地萬物本同一性上下四旁呼吸流通直上是父母橫出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橫出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出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直上生來故須窮到上頭方纔竟得兩邊住是故爲父母宗子者能盡孝于其父母之理未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能盡敬于其祖宗之理未有不能收其族姓者也能盡仁于其天地之理未有不周及民物者也周公以世子之道教成王能以武王之心爲心而盡孝矣故封桐展親兄弟之國無閱牆也能以文王之心爲心而盡敬矣故庶子正公族句人

主刑辟百世本支無斁德也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盡仁矣故金縢而致風雨白雉而賓四夷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也此成王武王之爲世子卽文王爲世子之道也故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且始終文法亦緊相呼應如前篇然蓋其道理自然該貫豈容筆墨之安排布置哉

二李經說跋

本朝理學名儒必推李安溪先生讀榕村語録凡說經處無不窮源竟委井井有道如謂鄉學夏止有校殷始置序周更加庠是也乃又有廣卿儀卿二李先生焉其攷定文王世子于經文次第多所更正而各繫之以論說今讀其書恍然見三代以上君民一體休戚相關自世子入學時早已植其根本故能致重熙累洽之休豈惟是問安視膳恪盡孝思而已哉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悳識

逸經

逸經　　彭縣呂調陽述

大匡解　周書

唯[illegible]公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王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作大匡以詔牧（疑當作救）其方三州（雍梁荆）之侯咸率主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舊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官考厥職察貪汙也鄉問其人禁游惰也）因其耆老及其總害（同轄）愼問其故毋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相質以匡民之方）不食饔（饔謂內食）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審積穰）因謀其菑（猶饑貧）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官之驕貪者詰退之）方收不服（民之違令者每方收之）愼惟怠墮（惟察）什伍相保（保任其非游惰）動勤游居（動者勸游者居）事節時茂（節少茂勤）農夫任戶戶盡夫出（任保也戶盡夫出無有隱欺）數口以食食均有賦（數口多寡以為食均因以所均者賦于民以為糴均也二句舊誤在克賦為征下）孤寡不廢（此句舊誤在糧窮不轉下）農廩分鄉鄉命受糧（富農之廩分[illegible]其儲者上諸鄉吏鄉吏均之乃令受其所粥糧之多寡之數）程課物徵躬競比藏（物徵者所有粟多寡及其所入所出之徵程課之無使有隱也躬競比藏使富民皆相與競比其所藏也三歲大比之比）藏不粥糴糴不加均（所藏係之食而豫糴者禁不使粥糴皆有數不加于所均防逐利生姦也）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洒盡也均之賦于民者或幣盡不能糴則命鄉正代任而貸之民容有夫少口眾疾困事故者非怠惰之比故成年不責其償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為征（信誠者匡民之本匡助民食兼以輔民殖財財殖食足而後征賦有所出也）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內食不足之處不令轉出外也）戍城不留使足以守（戍城之旅不令留滯使足以守而已二句上舊衍滯不轉留四字使字舊缺）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轉食于外皆有均故出旅分運之）於是告四方游旅商工所通（校改）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四方遊旅及工商之在國中者）幣租輕（多以外食不贍而不得行今既通糶均轉則所至得食也）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以幣輕故商旅雖有資而滯不用散作母以行之幣不滯而後商旅得行無留食於困中者也）無粥熟無室市（粥熟不可為糴均若津濟道宿則不在此例也室市姦食妨民）權內外以立均（權內外謂各擇適中之地為糴所也立均遠近衆寡之均也若聚數千百人於一所行數十百里而糴升斗則反因而不得糴者多矣）無蚤莫鬬次均行均行衆從（無蚤莫謂糴有常時有常時不容奸不貴日民無廢業也）乃積而勿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散字舊缺窮謂閒糴者眾粟易盡也）平均無乏利民不淫（有閒糴者則不均不均則易乏故平均乃無乏也均糴所以利民而絕其姦食是不淫也）無播蔬無食種（蔬速成而妨於

（穀播蔬食種皆致洊饑）以數度多少省用（國家常川）祈而不祭（祭上舊衍賓字）服澈不制（同製）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所謂宮縣）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豆降一等（豆舊作登）庶人不獨葬伍有植（獨葬費地故伍之皆有植以表識之案周官墓大夫令國民族葬是庶人原無獨葬之禮此云然者支時制度未定也）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皇門解（皇門大宗也即所稱大門）

惟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閎廟巷門也左閎武王廟）會羣門（羣門門子也公卿大夫之適子謂之門子）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屏亡也）建沈人（沈伏在下之賢者）罔不用明刑（法）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言羣門當以嘉德之說開告於我開當作啟）命我辟王小至於大（我則以告于辟王自小事至於大事故無不當言之也）我聞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卹（人君之患莫甚于虞可憂而安之故不綏于卹唯哲王也哲舊訛誓）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以嘉德之說告之也）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大門勢臣恐己之德未足以助王又求賢而進之方旁羞進也）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善臣私臣之有善者有分私子庶孽之賢而命爲士者所謂庶士也常常德通無所壅也）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命用克和

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廷（猶詩傳語莫不免在王姓也）克用有勸永有□于上下（克舊作先）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謂大門宗子也）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王國用寍小人用格□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有戰功也）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末終也）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乃胥學于非夷（乃舊作及學同傚夷同彝）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不憂王國之當用德唯以昏務求臣）作威不詳不屑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其治獄也又作威而不詳察無辜之詞不屑順聽以進於王亂衍支）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阜大良善）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猶圖究也）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曰妬妻之言也服事也露猶素也）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於王家（蓋蔽也食猶日月之食亦掩蔽意）乃惟有蠢狂夫是繩是陽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蠢舊譌作奏繩舉也陽揚通舊作是陽是繩）命用迷亂獄用弗成小民率愁（愁困也舊訛稽）嗣用無壽天用弗保（二句舊訛作保用無川壽亡以嗣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寍嗚呼敬哉監于茲朕惟其及（不監則禍將及言當殄罰之也）朕蓋臣

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無維乃身之暴皆郵爾（言非有暴於爾身皆憂爾之及也）假予德憲資告予元（大德也）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而同耐古能字）汝無作（下有缺文）

周祝解

曰維哉其時告汝（哉同茲時是也）不聞道恐爲身災（不聞二字舊缺據注補）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皁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

有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則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物且何爲來（舊誤求）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貑有蚤而不敢以撅勢居小者不能爲大特欲居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之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巖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當作媒）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燀也固走上爲天下者用牧（當作杖）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栰也）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傾國（舊作頒國）覆國事國（謂爲人役）孤國（孤謂無人）屠國

（舊脫國字屠謂爲人分裂）皆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滄寒也）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稱舉）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生之性各加其所從生反）（則皆復於一）故惡姑幽（惡同烏姑同故）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

原書闕

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作雒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侯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殪于岐周（乃謂乃後之歲也月字衍殪殯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舊作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乃（舊作又乁之譌也乁古乃字）作師旅臨衛政（同征）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

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中同仲）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造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盧作七十里誤）（依前編改案古一丈當今六尺四寸千七百二十丈為今千一百丈零八尺古以一闕為一里闕闕之田古地僅三百二十丈廛僅二十五丈為今二百二十丈八尺十七里為今三千七百五十三丈六尺以今里法除之郛方三十一里少二十六丈四尺城方六里零二十八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制與周官異）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與左氏合）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

鄙得以庶士（以猶與也庶士庶子之爲士者別乎適上言之適上所謂國子庶士所謂諸子猶養老稱國老庶老也又凡農之秀者曰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士適士也亦曰元士卽凡有田祿者之宗子及公卿大夫之適子皆是也）凡工賈胥市（胥謂市胥市謂販夫販婦）臣僕州里俾無交爲（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變也）乃設丘兆于南郊（郊近郊也在六鄉之外距王城三十里）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祈穀而郊則當配以農星大旅上帝則配以先王也歟）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大社所以祭地在太廟東射宮前之澤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釁當作釁圖君公并統一作鑿誤）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同幬）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乃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卽太廟宗宮考宮也太廟后稷廟宗宮太王王季文王廟考宮武王廟也五服及於高祖故追王及始立廟以四世爲隆尊旨尊親遠故天子廟以六世爲斷孔謂五宮爲五官云官府寺非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堂在國南）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阿者楣之前簷之上也四阿四方爲堂宇凡十二室唯明堂之制如此蓋周之初諸侯殷見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尋十尺三成成皆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而后升帝壇受朝焉帝在方明之北也以其張帝謂之堂以祀方明謂之明堂凡巡守覲諸侯及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制皆如此其後功成治定乃仿夏殷世室重屋之制作明堂於南門之外於是有四阿焉而此書及呂覽習見當時宮室之侈靡謂古之廟寢咸有四阿誣也反坫者在東坫之終

夾牆之端外鄉者也古者天子諸侯之廟皆有反坫凡灌爵則尊於此也亢者如人之頸今謂之楣背爾雅謂之交郎前高後下有脊今謂之磨楣爾雅謂之移脊屋兩鄉相連接處亢內而郎外亢深而郎穹也重亢重郎後屋也常要通當累當作累裹謂重檐也格木天子馳道前橫木以禁行者之名以長代爲之因其當門又謂之閣在屋則梁爲格也復亦重也藻梲畫藻於梲移簃通卽郎也旅楹移下之楹也謂之設者複廟之宇其下垂皆不至棟簃之垂脊亦不上屬於棟別爲楹以設之也旅衆也移之廣視堂與室之深承脊既用二楹兩鄉內外之架各須二楹其端則廢於牆承亢者一楹計用楹凡七也舂常者櫓內栱垂如舂也栱卽桷一名桀於東西楹上承梁之下貫構而出於前以大木爲代屬而垂之如執杵然今多刻爲芝栭形也旅旅楹也）內階玄階堤唐山牆（內階太室之階也以黑石爲之唐廟中路堤謂高爲之也山牆謂牆畫山雲）應門庫臺玄閫（天子五門路門亦曰畢門卽每日視朝所在路門外曰應門爲卿大夫治事之所應門外曰雉門卽象魏也有兩觀爲縣民觀教法之所又名外朝爲大詢衆庶之所也雉門外曰庫門其內兩旁爲藏車甲之地臺之所以備非常也最外曰皐門門射宮前澤中之水滿出所繞因以爲閫也玄閫以黑石爲門限也唯應門庫門有之謂之閫者斷不相屬以便車行其狀類析木也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謂此也又與壼通）

王會解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帝陰羽（壇舊作墠）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絻同冕繁露旒也注云所尊敬則有焉）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堂下中臺）唐公虞公南面立焉（記曰武王克殷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

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虎士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

人陳幣當外臺天玄䝟宗馬十二王玄繚璧綦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三青馬黑䝟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穢人俞兒（俞舊訛作前）俞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稷愼肅愼穢韓穢）良夷在子（良夷樂浪之夷）在子鼈（王本作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魛隃冠（上魚字舊脫魛訛作解案禺魚即紫魚也太湖中多有以其長頭似禺謂之禺魚以其狹薄謂之魛隃冠冠之長者）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雖同巂觽如馬一角）青丘狐

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歐（象山）人蟬蟬蛇頸食之美（歐人蟬下舊衍蛇字頸訛順案蟬本名蛇以形似蛇也一名蟬以其能鳴也字一作鱓蟬鱓古音單蛇古音伊後讀蛇爲徙何切遂并蟬而同之又以鱓鼉同字混蛇之音於邕而蛇之別名鱓者則作鱔以別之而古義不可復識矣）於越納姑妹珍（姑妹即姑蔑後屬越珍今謂之淡菜也）且甌文蜃（且同沮甌甌江且甌今溫州文蜃大金也）其人（今處州）玄貝（其人吳越之蠻玄貝貽貝也）海陽大蟹（海水之陽一蟹盈車）自深（今當海縣）桂（自深當即鼻深）會稽以鼉皆西嚮（鼉即鼉）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央篆作昔乃夾之譌亦古音遇赤林即於陵也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以處所說與此略同郭璞注海內經引此作夾林亦誤）

以酋耳（即騶虞也一名虞不食生獸能殺虎豹其食皆虎豹共之）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北唐以閭閭似隃冠（閭俗作驢隃冠言兩長）渠叟以鼩犬（鼩與颵通颵犬颵身貍首蜀人名黃腰貍也）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李善注甘泉賦引樓煩星旄星旄者僞旄也）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〻翰〻者若皋雞方人以孔鳥濮人以丹沙夷甬闍木（甬舊譌作用闍音舌舊譌作閹）康民以稃苡稃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稃舊

（作枠芪崇背也孛廱予也舊訛作李）州靡費費（爾雅作狒狒狒者踵反拂戾也本名梟陽同禺後人讀禺爲狒又改作禺字也）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翕弇之譌）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欺羽（欺羽當作奇騃欺羽乃舊注所音誤爲正文耳）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山海經注都郭作鄭郭生生一作狌狌又作猩猩）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幹當作騃芳當作笑善芳者三字衍郭注山海經引昧作眛）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高夷東北夷高句驪）獨鹿邛邛邛邛似距虛善走也（獨鹿卽涿鹿舊無邛邛似三字據注補）孤竹距虛不令支予貘（不發聲漢志遼西郡有令支縣孔注云貘白狐玄貘則黑狐案貘卽貊也一名貉似狐而善睡故曰白狐白魄也非白黑之白自爾雅貘與貔互譌遂致說文字林雖知貔爲豹屬皆有一名白狐之說而貘則以食銅鐵獸言之唯此注以貘爲白狐則是所見爾雅本未誤也唯不解白字之義而以黑狐說玄貘則未確耳）不屠何青熊東胡黄羆（詩曰赤豹黄羆）山戎戎菽（詩作荏菽荏戎古音同今名蠶豆亦曰胡豆以其本出自山戎也此種入中國已久而管子書言齊伐山戎始得之非也然今唯南人多種之北方絕少京師所有皆自張家口來者則土宜其不可齊矣）其西般吾白虎（鄭志引王會白虎黑文）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文馬說文作馼古黄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黄）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西山經黄山有獸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𤛹郭音敏𤛹云廣韻音切同美與此每牛正合）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果同倮）權扶玉目白

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鐘牛當作犪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

閒 文王官人解（大戴亦有此篇盧辯注）

王曰嗚呼太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可得聞乎太公曰亦有六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嗚呼乃齊以揆之（案觀誠六句舊在論用有徵下太公作周公）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變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絜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觀其意憲句舊作觀其思慎而日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依戴記改案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卽所謂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也盧注引孔子射矍相之圃一節全文得之）父子之閒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閒觀其和友也（舊脫觀其孝慈兄弟之閒八字）君臣之閒觀其忠惠也鄉黨之閒觀其信誠也（記作信憚）省其居處觀其義方（舊作方口）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言以觀其信（舊脫此句參戴記補）設之以謀以觀其知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

不貪溢之以樂以觀其不荒（淹舊作臨今從戴記）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舊缺怒字）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觀其不狎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舊無探取二句下作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今從戴記）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舊闕殷字依戴記補案方正也殷同隱殷以淵言難知也）其氣寬以柔（氣舊訛作器柔作悌）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伐其所能（伐舊訛作發從戴記改）曰日損者也

（舊無兩日字從記補）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侮舊訛止）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懾（李善引作悚悚）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淺儆之以卒而度應（儆警同）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難設以物（設舊譌淺）難說以言（舊脫言字）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困舊譌因）無辯而自鎭

（舊脫此句鎭記作愼）曰懸依人也（依驗同）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此二句言果敢）置義而不可遷（置猶舍也詩曰舍命不渝）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營亂也舊作臨之貨色而不過從戴記改此二句言絜廉）曰絜廉而果敢者也（舊脫絜廉而三字）易移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斷（易移舊訛作移易斷作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儉舊作險古字通）曰質靜者也屏言而不顧行有道而先困（舊無此句）自順而弗讓（舊訛作講）非是而彊之（記作當如強之如同而謂人言當於理而強駁議之）曰妬誣者也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伐而誣（華同夸伐）

（舊譌廢）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於聲心氣華誕者（華同夸）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斯同嘶舊訛作醒）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舊作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智舊作和直作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

欲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記作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拂舊作薦蓋蘪之訛蘪古廢字借用爲拂也）欲色嫗然以愉（記作嫗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記曰喪容纍纍舊作瞿）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舊作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脫八字，親新通用）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皓舊作浩縵作蔓脫兩色字）雖欲故之中色弗聽也（故舊作改無也字）此之謂觀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賢者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爲質（願愿通）僞愛以爲忠故其行以攻其名（盧注云故爲是行舊作尊其得以敗其名誤）如此隱於仁賢者也推前惡府其所不知（推前惡推遠舊過而不言也府藏也此句戴記作忠府知物焉誤）首成功少其所不足（首自表暴也少寡言之也以上四句舊作前總唱功四字尤難曉）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色示有餘（舊作□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困之以物窮則託深（舊作因之□物窮則

託深戴記作用之物窮則爲深皆誤）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僞讓以爲廉（舊作□言以爲廉記作廉言以爲氣）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於內發名以事其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舊脫上句）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說而身不近身近而懽忠不盡懽忠盡見於衆而貌克（舊作懽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誠舊[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爭靡及私施弗求反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德（舊作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記德誤爲置）曰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闇之行獨而弗弛（闇舊作閒弛作克脫言行二字）行其亡如其存（盧注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而如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朴新□言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正靜以待命（舊作虛以待命）[illegible]至不鬭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忠

愛以事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舊作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不口）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如而通）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迹隱遠而不舍（迹字舊缺記誤爲述）曰交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偷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舊作志色辭氣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便接下文辭不至云云脫其叛人甚易以下九句據戴記訂）曰僞忠者也（僞忠記作位志）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辭不至（盧注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盧注安然反覆）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

小知而不大淺小能而不大成（兩小字舊作少）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也（行險）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舊作靜）假飾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案大戴此篇首尾較完備附錄於此○王曰太師愼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辨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汝何愼乎非倫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王曰於乎汝因方以觀之云云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僞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愼乎非心何愼乎非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愼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愼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愼維深內觀民務本愼在人女平心去私愼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諡法解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武開曰聖（武同無武開舊訛作賦簡）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靜史正義作靖）仁義所在曰王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左傳昭二十二年正義作壹意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疵毀人也正義作訾義同）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惠順也）錫民爵位曰文爾

彊理直曰武（剛無欲彊不撓理忠恕直無曲白虎通引禮記謚法云彊理勁直曰武）威彊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民弟長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脩德以益之也）尊賢讓善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悉馬融引作表）大慮慈仁曰定（慈仁舊作靜民案注云思慈惠也則前編作慈仁爲得）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也正義又有綏柔士民曰德注云安民以居安上以事）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正義有小心畏忌曰釐釐僖同）博聞多能曰憲（憲舊作獻盧云正義博文多能曰憲在良賢二謚之後不與獻謚相此乃故今定爲志前編亦作博文）聰明叡哲曰獻（正義又有知質有聖曰獻）溫恭聖善曰懿（正義作賢善獨斷及前編俱作聖善）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孝舊作釐與釐謚一類正義作孝在五宗句下秉德協時二句之上盧云慈惠愛親於孝義爲允於益義太淵故定從正義移此又魏書甄琛傳云慈惠愛民曰孝亦係誤引）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考（言成其節考舊訛作孝盧云正義此句在威所二字之後不與孝謚連文而今本亦作孝此傳寫之誤也公羊隱元年疏引此作考考成也正與注合故定從之）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年好樂曰康（豐年正義作溫柔前編作溫良此注云好豐年勤民事於義爲短）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

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也）敏以敬慎曰頃（慎舊作順依正義改正義又有祗勤追懼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昭德前編作明德）容儀恭美曰昭（舊本誤昭爲勝脫此條在後聞宜二謚之上盧云正義本在昭德上前編在明德下故移補此處後勝謚一條則刪之左氏釋文及正義並引作威儀恭則曰昭）聖聞周達曰昭（獨斷作聖聞宜遠）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盧云今正義本脫此條故兩景謚相連接可見其本有也）追補前過曰剛柔直考終曰靜（成衆使安也靜正義並作靖義同魏書源懷傳有柔直考終曰靖是相傳本不同也）恭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靖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布綱治紀曰平（正義治作持）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耆意大慮曰景（盧云舊脫此條正義前編云耆定爾功之耆謂意所期指又案獨斷作致志大圖作）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屈舊作克前編非私今从正義）猛以剛果曰威（[illegible]）猛以彊果曰威（[illegible]）彊毅信正曰威（[illegible]盧云正義有治典不殺曰祁注云秉常不衰此脫去祁獨斷作祁一作震左氏莊六年正義引經典不易曰祁）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馬融引作純備）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盧云舊本脫此兩條今从正義前編補此條又見獨斷魏書源懷傳亦引之）柔質受諫曰惠（順之惠也以虛受人也盧氏从正義）

（作慧今仍舊本）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盧云舊本脫此條正義有左氏釋文志強作克亂正義作克壯）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左傳僖二十八年正義引作安民好靖）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述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也）典禮不塞曰戴（塞正義作愆前編作僁音義竝同）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極治損亂）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拂不成曰隱（獨斷作違拂正義又有見美堅長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穀梁定元年疏引作肆行勞神曰煬）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愎很遂過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顏師古引此荒作穅）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背政賊害）在國連憂曰愍（仍多大喪）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鋪舊作有注云有喪即位而卒也此从正義）壅遏不通曰幽（高誘引作壅過不達蘇明允諡法引作壅[illegible]當作[illegible]勤勃）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厺禮遠衆曰煬（不率禮不親民）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甄震也）威德剛武曰圉（史表亦索隱剛作強）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也盧云舊本使脫據正義前編明允補）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勝敵壯志曰勇（盧云正義勝敵志強曰莊與莊諡五條皆連接此作勇脫衍於此誤）昭功甯民曰商壯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穅（不務稼穡盧云漢書諸侯王表有中山穅王昆侈則諡法之有穅明矣師古注引好樂怠政曰穅與前荒諡相同誤也正義此穅字亦作荒案穅虛也明見下文則此非荒字）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正義前編俱作惑義較長此與夸志多窮曰武必有一誤）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果遠曰趕（同悍盧云舊本果作深前編同云趕恐當作悍正義作明誤）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方此也）施爲文

也除爲武也（施德除惡）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發（蘇明允亦作伐）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前編云失志無轉一作失忘無傳）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亯祀也胡大也服敗也（敗而服人）秉順也就會也惎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穅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自和會也以下廣訓篇內字義非盡諡也）

史記解（周書）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戎）曰今夕朕寤遂事（遂往也）驚予（御覽作其驚字）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淩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

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數亦責也）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誅之譁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以亡（三舊作譁）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閒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名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紀年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伐有鄶）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

大臣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南宮氏分為尹氏）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當作比而戾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陽為廉貧）比而戾民（陰相比而衆戾其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危（形當作刑）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類戾之誤）彼國弗剋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幷兼無親文（同民）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玄都氏見紀年帝舜四十二年來朝）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巧舊作功）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芮良夫解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言虐過於夏桀）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弗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害民（舊作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言無有遠德可以代周者）時為王之患其

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裁（聵陽不聞）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勢不存焉變之所伏（勢字舊闕今補）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徑）箝口小人鼓舌□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不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夏小正（大戴禮）

正月啟蟄鴈北鄉雉震呴（震鼓翼也呴雊同雉鳴則句其頸）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豳詩三之日于耜緯束也所以採之）初歲祭耒始用暢（祭耒爲耕耤也一歲之中祭必用暢而始於祭耒）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俊大也）滌凍塗（凍釋如滌風日滌之也）田鼠出（傳曰鼸鼠也爾雅鼫鼠鼸鼠）農率均田（農其服於公田有多寡之異於是相率而均其所當之助也）獺獻魚虞人入梁鷹則爲鳩（有穀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澤釋也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采芸（蕓臺也仲冬始生正月苗可食二月之末而華）鞠則見（今天[illegible]也圓而黃似鞠夏時以九月初昏中正月晨見東方）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illegible]葉發字若仰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莎隨也緹其實也爾雅蕭侯莎其實媞疏云蕭即莎別名侯語辭猶維也其實別名媞廣雅云地毛莎蔭也是蔭卽莎也故云莎蔭索縞者其葉背色白類縞緹者其根色似韃韃侯同胡莎莎地所生也今名香附）雞孚粥（孚伏卵也盧作桴粥養也月令季冬之月雉雊雞乳與此小異）二月初昏南門見往櫌黍禪（櫌覆種也仲春逆暑禪之時也）初俊羞助厥母粥（俊擇也擇其大者也俊羞將開冰也助厥母粥食之俾易肥也）綏多女士（周官媒氏仲春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丁亥萬用入學（傳曰謂今時大舍菜也）祭鮪（周官䱷人春獻王鮪不著其月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此祭鮪在二月蓋地有寒煖至有早晚故耳）榮菫（葶藶也）采蘩（皤蒿也傳曰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案蘩莖腫處謂之旁勃似胡亦似乳故曰由胡曰蘩母）昆蚳（蚳蟻卵也昆者蚳之狀也本上字爲昆一作眾業古之習小正者或箋昆爲小蟲讀蚳爲抵作傳者因誤作經文云昆小蟲抵蚳非也然曰昆者眾也由魂魂也是猶譏古義後人誤眾爲眾則遠矣）來降燕乃睇剝鱓（同鼉剝鱓以爲鼓也攷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似秦漢間卽以二月爲啟蟄）有鳴倉庚榮芸（詩曰芸其黃矣蓋華之黃無過芸者張翰所謂黃花如散金也）時有見稊始收（稊荑通茅始生也牧舊誤作收周官圉師春除蓐釁廄始牧左傳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詩曰自牧歸荑又稱稗孟子亦通作荑）三月參則伏攝桑（攝作聶葉初生聶聚合也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委楊（葉盛倏垂也此下舊衍𦍩羊二字亦誤者箋爲經文耳）穀則鳴（穀天螻也）頒冰（此以三月頒冰與周制異）采識（識同蘵黃蒢也今其母艸可作餅餌）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記曰蠶室近川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祈麥實越有小旱（越于也）田鼠化爲鴽（鴽生子名鵴一名鳩則鴽乃鶉也以初化異其

（名耳鷃善效鳥音碎故名食鴇又名鴇母猶蝙蝠名鴞食鴽又名鴾母也鴽小鳥鶉鵪也俗名盜倉傳謂鴽爲鶉後儒皆以爲鶉不知鶉乃青鷃所化爾雅鶉子鳼鴽子鸋固二物也）拂桐芭（芭同華古音旉）鳴鳩（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蟧也蟬之小而有文者傳曰札者宧縣也爾雅蚻蜻蜻注疏雖引此傳作虎縣則宧盇字誤）囿有見杏鳴蜮（原文作蜮月令孟夏螻蟈鳴）王萯秀（王瓜也苗蔓似萆挐而根大故曰王萯王大也以四月生苗五月開小黃花月令孟夏王瓜生是也云秀未詳）取荼（荼苦荼也四月苦荼秀之時也）秀幽（幽同莠今狗尾艸也）越有大旱執陟攻駒（陟同騭爾雅牡馬曰騭周官校人春執駒夏頒馬攻特與此少異）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鵙則鳴（鵙伯勞駕子也）時有養日（養日永日也本作羕譌爲養）乃瓜（始食瓜也）良蜩鳴（蜣蜋轉丸所化曰蝘蜩）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伏也腹蜻也蜻蛸所化蛻而飛則爲蛸蜩翕翼成也逾望則不能蛻爲匽是生蟬華）肇灌藍蓼（肇始也原文作啟灌蘗也）鳩爲鷹（應陰氣而化）唐蜩鳴（唐空也諸蜩唯唐蜩有蛻）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種擇種也種黍者急黍也月令仲夏登黍菽收也糜赤粱也傳曰心中種黍菽糜之時也）煮梅（爲籩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蘭香艸也其葉似門之闌闌而不扇故曰蘭冬至而根茁其正月華者葉深青一名蕑其大者曰澤蘭一曰虎蒲一曰虎蘭一曰龍爪其五六月華者葉緣皆甚香可爲浴湯也今醫家以都梁香爲蘭都梁乃藍類非蘭也）□□（此上經文舊衍菽糜二字傳文衍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豆粥而記之十七字蓋後人戲駁前傳語而設以糜爲糜傳寫者混同之後人復分列之耳文豆粥誤作短閏一作矩闕）頒馬（傳曰分大夫卿之駒也）將閒諸則（則法也閑舊作閒）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沒西北植其柄）煮桃（杝桃也）鷹始摯（月令季夏鷹乃學習）七月秀雚葦（葦今名蘆似竹可爲席萑芀也一名蓋）貍子肇肆（貍子隸也肆殺也）湟潦生萍爽死（爽月爾也）萍秀（萍馬帚也四五月苗嫩時可食七月開黃花八月後枝老而繁蓬蓬然色黃赤高二四尺北人以代帚）漢案戶（直戶正南北如案）寒蟬鳴（爾雅蜆寒蜩注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色）初昏織女正東鄉（東足也）時有霖雨灌塗（淫謂之霖言灌塗爲備也原文作荼荼茅秀也）斗柄縣在下則旦（斗出東北縣其柄）八月剝瓜（傳曰畜瓜之時也）玄校（校同絞蒼黃色）剝棗栗零（傳曰零而後取之）丹鳥羞白鳥（丹鳥鶬也白鳥鶬也鶬至秋而白月令仲秋羣鳥養羞傳曰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有翼謂之鳥案丹良虹蟹也）辰則伏（人辰也）鹿人從（如人之相從傳曰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駕爲鼠（說文鼢鼠伯勞所化也）參中則旦九月內火（陶治所用火也周禮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遰鴻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烜也主夫夫遂也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蓋三月以後用鑽燧者金木之火陰火也九月後用夫遂鑄判同球空中以皦日光以主夫承之則可得火陽火也主夫者今謂之火艸其花如車蓋隨風搖動爾雅柱夫搖車是也又削冰爲圜以映日光承以艾其亦可得火爾雅曰艾冰臺）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貊即綮也以其好睡謂之貊以大韓不相聽謂之務貍一名貊令謂之狗獲鼬鼠即鼮鼠今什日鼠鼩鼠鼩鼩鼠善皋若雉向今鼠猿也鼫鼬舊作鼬鼠从爾雅注改）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此經上當脫須朔字月令季秋諸侯爲來歲受朔日辰繫于日者如祭用丁己郊祖用辛甲及上丁入學不必以亥之類）雀入于海爲蛤（傳曰蓋有矣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此下經文僞有初昏南門見五字係二月錯簡）黑烏浴（傳曰黑烏者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爲蜃織

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冬獵爲狩狩者以火田也於是月也昆蟲皆蟄）陳筋革嗇人不從（不從狩急益藏也）隕麋角（麋陽獸也冬至新角生則舊角解矣或曰麋當作麋）十有二月鳴弋（同鳶）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者走於地下也）納卵蒜（本如卵納者納之君也）□□□□（此經下舊有虞人入梁四字係正月錯簡有隕麋角三字係重衍）

諸侯遷廟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閒尊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

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諸侯釁廟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公冠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既醴降自阼其餘

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太子儗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民年賢爲韻時財能爲韻）

（遠於年年少德長所謂玄而㓜志也嗇於時惜分陰也）

武王踐阼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

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禮正義云大戴無黃字）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正義作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凡事不強則枉云云而以敬勝怠者吉凶何爲瑞書之辭）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唯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

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

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蔡邕銘論謂銘十有八章今此倘不足一）

弟子職　管子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當作漿）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厺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

是謂弟子之紀

辨土篇（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膩土始先也）爲其寡澤而後枯（澤釋也枯燥也謂白背）必厚其靹（耜金也）爲其唯厚而及（唯洼之譌同窐及當作芨黏也）飭者荏之（飭湌之譌湌者釋若湌飯也荏勞也今謂之耙）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堅對湌而言也先耕他地使靹光釋而後耕堅地則易入）上田則被其處（披作被被其處拚殺艸也所謂藏惡）下田則盡其汙（使毋枯）無與三盜任地大甽小畮爲青魚胠（胠腋也魚腮也青魚鯉也言不保澤若魚吐水自胠出）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耨而不長（耨原文誤耕）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虛動稼根）則艸竊之也故厺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夫四序參發（此句原文誤在大甽小畮上）苗若直獵（此句原文誤在地竊之也上）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十一字爲句）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此下原文衍一實字）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四句原文誤在高培則拔下又此下衍不俱生而俱死六字乃一時而五六死之注文也來將來所有事也）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埒畷水瀨齧也）見風則蹶（危之故）高培（起畷土壅苗也）則拔（土崩也埒之故四句原文在稼乃多菑下）虛稼先死（羨也）衆盜（艸也）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易熟耕也不適無行也）知其田之除也（除原文誤際）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五尺六寸）甽欲小以深（深廣俱八寸）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耕之熟）而殖於堅者（畮之平堅謂地實堅則不拔）慎其種（愼作顚或如字）勿使數亦無使疏（行必均）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施讀爲弛謂耰而墮其土而培之也薄則不足厚則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植者平推耰而土疏不壅故速生力均則施土均蠢不幡故生也堅然非植耰亦鮮能施土均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稼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謂五尺六寸之間爲五科科一尺則苗占地各四寸開六寸可容耨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四句原文誤在審時篇養之者天也之下）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得謂相直若一）縱行必術（衡曲也爲科磬折相左若術之附於道而旁曲）正其行通其風（謂衡行）夬心中央師爲泠風（夬決也拔若心星中央謂縱行也楊愼云師同篩原文作帥）苗其弱也欲孤（孤則不相害播種之善）其長也欲相與俱（耨之善俱原文作居）其熟也欲相扶（爲行之善）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縱視之成夬心橫視之皆爲鼎足故曰三以爲族鼎足則占地均而地不竊較直行者恆八而當十故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

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亦耨之道）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糠上不安則禾多死（畮之惡謂畮高危也原文不作下）厚土則蘖不通（厚有餘蘖萌也原文作孼）薄土則搔播而不發（薄不足發生也蚤播原文作蕃轓二句言擾之惡）壚埴冥色剛土柔稙（柔之而後種植所謂力者欲柔也稙原文作種）免耕殺匿（免耕用力如免也耕剛土之狀殺匿轉地也匿謂大塊在下不能勞者〇再耕謂之慱耙謂之勞）使農事得（四句申言耕道）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下田盡其汙〇突疑作窿）子能藏其惡（上田被其處）而揖之以陰乎（陰土必得）子能使吾土靖（甽小以深不陵不埒）而甽浴土乎（下得陰）子能使保溼（畮廣以平澤不舉）安地而處乎（不拔不蹶）子能使雚夷毋淫乎（衡行得）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縱行衡）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得時）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畮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艸不生又無螟蟘（原文作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原文誤耜）所以成畮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以耜度廣循之以爲甽則畮廣五尺六寸甽廣八寸合六尺四寸而得一步）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凡肥必以澤（肥壅蔽也及雨澤之時壅之則苗堅好而地力得息無澤則澆之也兩凡字舊譌作人）使苗堅而地隙凡耨必以早使艸膌而土緩（膌膞也言艸和上而死若足膞之筋肉也原文作使地肥而土緩）大月（原文作艸論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大月止歲也菖之言倡）菖者百艸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舊譌等三葉薺亭歷析蓂也大麥王麥也）日至苦菜死而資生（日至北至也資藨也同芙）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艸生（凡古風字遂也一作光）藏日中出（藏室處也所謂聚民隩）豨首生而麥無葉（豨首地菘也生責春也）而從事於蓄藏（蓄聚百藥）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捹種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渴竭盡也同）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日當作力）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郄隙同）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

禾不爲重（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重詩作穜）是以粟少而失功

道光庚寅孟夏鋟

禮堂經說

小嫏嬛館

禮堂經說卷上

福州陳喬樅學

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合於儀禮壹獻獻酬之數說

攷工記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賈疏引許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按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著辰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家大人曰禮器正義引異義云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爲三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梓人明言觚三升是其顯證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說亦與韓詩說同此賈約異義而誤非許書原文古周禮說無三升曰觶之語不得與韓詩說同蓋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按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君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也喬樅謹案許君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之禮皆用觶辨觗觚相涉之誤定梓人觚當爲觶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矣陳氏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爲觶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矣近儒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以豆爲斗當如舊說（江云若論獻酢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賓不舉何有酬升如以其人受飲一爵醻賓一爵得兩升矣而又不得爲觶不此記文通前後人概言之謂得一獻三酬耳非必謂獻酢正禮也至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則宜有三酬矣）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豆字與禮書同（戴云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觶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程氏通藝錄亦云豆字不誤謂此言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程云記文明以一豆肉陪一豆酒攷之文義似不當有誤字江先生謂通前後總言之則宜有三酬是有數矣豈得云無算乎余謂凡造器必量人之所受以爲節今以中人飲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剬爵而以爲飲器分其三升以剬觶而以爲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今按戴程二君竝從禮書說矣但程氏謂是言造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余未敢信也梓人明云獻酬何得謂非言飲酒禮喬樅謹案士冠禮云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言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按賓兩爵謂獻飲一爵而酬飲一觶

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旅酬皆是也間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至獻衆賓畢復一人舉觶于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變行壹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筭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

同此即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阼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衆賓而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觶于賓賓受奠

觶于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阼階上酬主人卒觶實之授主人觶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拜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人

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遵者遵酬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遵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遵者遵酬衆賓也賓介遵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觶之外不多一觶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觶此其明徵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觶于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觶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觶以酬主人則賓得二觶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觶者不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後兄弟弟子但舉觶于

長兄弟無舉觶于賓而當旅酬時賓得舉主人所酬之觶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者亦爲後之有舉觶于賓耳夫其所以舉觶于賓者何也爲賓酬主人之故也主人酬賓本以爲賓之飲賓不得即以主人酬賓之酒又酬主人故必俟一人舉觶而賓以之酬主人焉非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牲饋食亦不舉觶于賓故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已然主人前既自飲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觶飲以酬介者此鄉飲禮重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賓不得以酬介必先以酬主人且使主人得自酬介以與爲禮鄉射雖無介主人亦酬遵者或長賓若者禮之特隆若特牲饋食之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獻常禮主人既酬賓後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以酬介若有衆賓則衆賓亦以酬衆賓無則賓飲卒觶遂奠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或謂旅酬非壹獻獻酬之正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言特爲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燕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時與者是足見旅酬非爲壹獻獻酬之正禮且記上文云既旅士不入注言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此明旅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

益見至無算爵乃非正禮其自旅酬以前皆壹獻獻酬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亦謂不干主人正禮者此專就主人獻賓言之遵者本爲觀禮而來不在賓介衆賓之數得使早入當先衆賓獻之（以鄉射言諸遵在衆賓先可見）是干主人獻賓之正禮故鄭云然耳壹獻之禮特獻酢酬而始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自飲一觶賓得承飲酬酒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之外有獻受一爵而無酬觶者則工與笙是有徒飲一觶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蓋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立司正則衆工之獻特爲重樂司正之設特爲相旅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獻酬之數耳準鄉飲之禮推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當主人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又實觶飲以酬賓賓受觶奠于其所主人實爵獻介介拜受卒爵亦酢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者以鄉飲酒戒賓速賓介亦如之與此上文宿賓并宿贊冠者相如介亦有酢主人也）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爵又實爵獻衆贊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畢賓舉主人酬觶之酒飲以酬贊冠者贊冠者酬衆贊者辯卒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俎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亦與飲酒同但不以賓燕

則無尸矣又推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介享饗若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奠酬壻見婦父母主人醴以壹獻之禮奠酬並皆獻以爵而酬以觶飲一爵一觶而禮成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爲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案曲禮此語本泛論交道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飲之酬爵不舉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壻於婦父母又豈可以飲酒之奠酬不舉者例之其饗婦饗壻並云奠酬者謂婦受酬卒觶奠之而禮成遂降壻亦受酬卒觶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薦婦卒爵酢舅更爵自薦姑又實觶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則酬飲一觶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觶若壻見主人醴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共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薦與饗婦言姑薦同）當主人獻壻壻酢主人又主婦酬壻實觶卒飲更觶酌以酬之壻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觶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不飲主人獻則壻飲主婦酬則壻不飲有是理哉再攷之小雅瓠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其賓也其二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不下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醻之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按箋不言酬爵以觶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觶則雖庶人酬爵亦當以觶也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獻之後不言宴之則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觶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更宴或不宴者而無更爵在於陳燕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無算爵既爲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矣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觶爵受一升觶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以一三就其數爲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爲斗謂三酬爲三飲酬觶攷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觶但餘一觶無時既云無算又豈能以一觶限之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所言即壹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言獻一而酬一而又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小司徒九夫爲井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立法異同說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小司徒以四數之積至甸而爲六十四井司馬法以十數之積至成而爲百井二法雖不同其實一也小司徒注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

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王與之著周官訂義不能辨正謂是鄭注本解而駁其說陳氏傅良亦然不知鄭解并不若是也近儒王西莊周禮軍賦說引小司徒文以鄭注旁加爲專治溝之人程氏通藝錄作小司徒井牧甸旁加一里爲一成圖以三十六井包六十四井之外爲百井之田皆治宋人誤解案夫之名有二其遂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爲溝洫何嘗指人言之雖然宋人之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也不知疏之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耳注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此特解屋字爲具之義疏云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此則就溝洫之地言之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共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是顯然與注相戾斷無此例倘治溝洫者指人言之當云總在百井之內不當云總在六十四井之內將以治溝者爲出稅

則治洫治澮皆不稅而治洫者何得獨有稅乎將以治溝者爲不出稅則九夫爲井井閒有溝是共治溝則是一井之中並無一出稅之夫又焉得有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哉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去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即畝閒之畎田首之遂井閒之溝成閒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畎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

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澮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澮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澮有是理耶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治之洫與澮廣而

且深則脩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也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畎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如以治溝洫夫使不出稅則凡築城作邑皆當使不出稅不知將仍使治溝洫之夫耶抑將使出稅之夫而去其稅耶蓋不自知其說之

謬也今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論語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此與匠人數合者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此與小司徒數合者也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是甸言成者舉一

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說文畎水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畎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法壠上曰畝壠中曰畎畎者田閒水道之始有畎而後有壠有壠而後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閒則畎故曰壠中曰畎也今卽畎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畝畎廣尺長終畝每六畎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畎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畎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

畛處益以畛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遂水廣四尺長終甸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橫從遂其當畛處亦益以畛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遂故當畛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遂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三十六井之爲溝洫地也明甚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畛廣是田無六尺之畝而夫無百畝之田矣況一成之地若皆爲田畝不知溝

洫又取何地以爲之鄭君目秦壞井田開阡陌盡地爲田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按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疏云古尺長今尺短步亦如之秦人既變井田之制則合以遂溝洫與夫徑畛之地盡爲田畝地廣而畝益長其故制爲百畝之田畝得二百四十步也溝洫爲地之多於此可見至於一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計之六十四甸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

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洫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溝洫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也鄭又言二千六百井二萬三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法恐人不知以溝洫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洫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即王制所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從略耳今案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十

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由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一者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澮與澮上之道然後溝涂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然則小司徒與司馬法言一同可知已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畝之數而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各有異也鄭氏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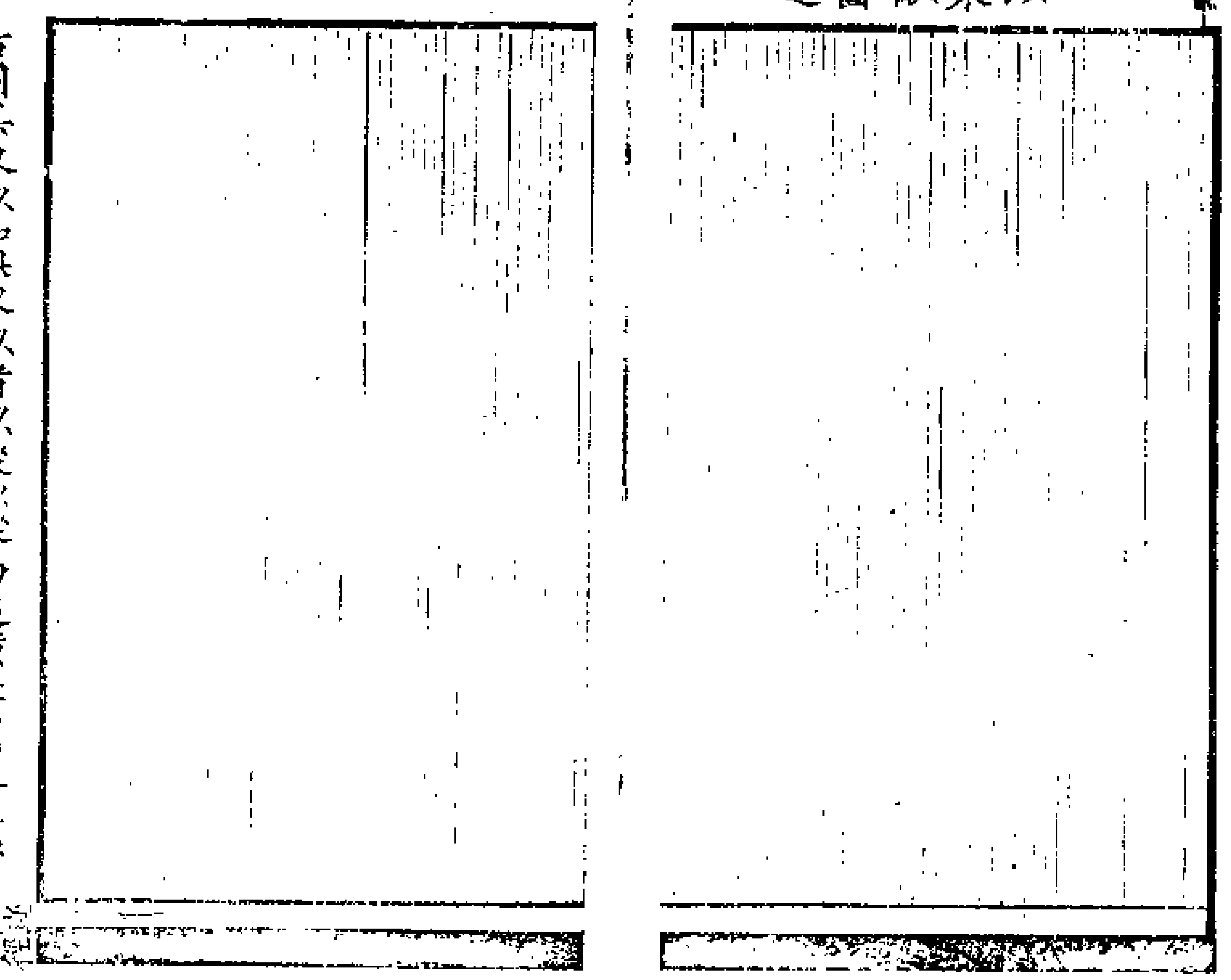
又案程氏通藝錄考匠人遂人溝洫[illegible]其言[illegible]而

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以井間有溝成間有洫爲十溝共一洫同間有澮爲十洫共一澮作匠人溝洫澮川之圖十溝之水咸入於洫十洫之水咸入於澮仍以十爲數竊謂不然司馬法井十通十成十終十之文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邱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甸在成中）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爲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爲八洫八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間成間同間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程氏蓋沿舊解之誤以三十六井爲田畝故意其有十井百井之田而爲此解耳

一夫百畝為百甽圖

一畝廣六尺長百步一甽廣尺長終畝今圖以空行為畝以墨線為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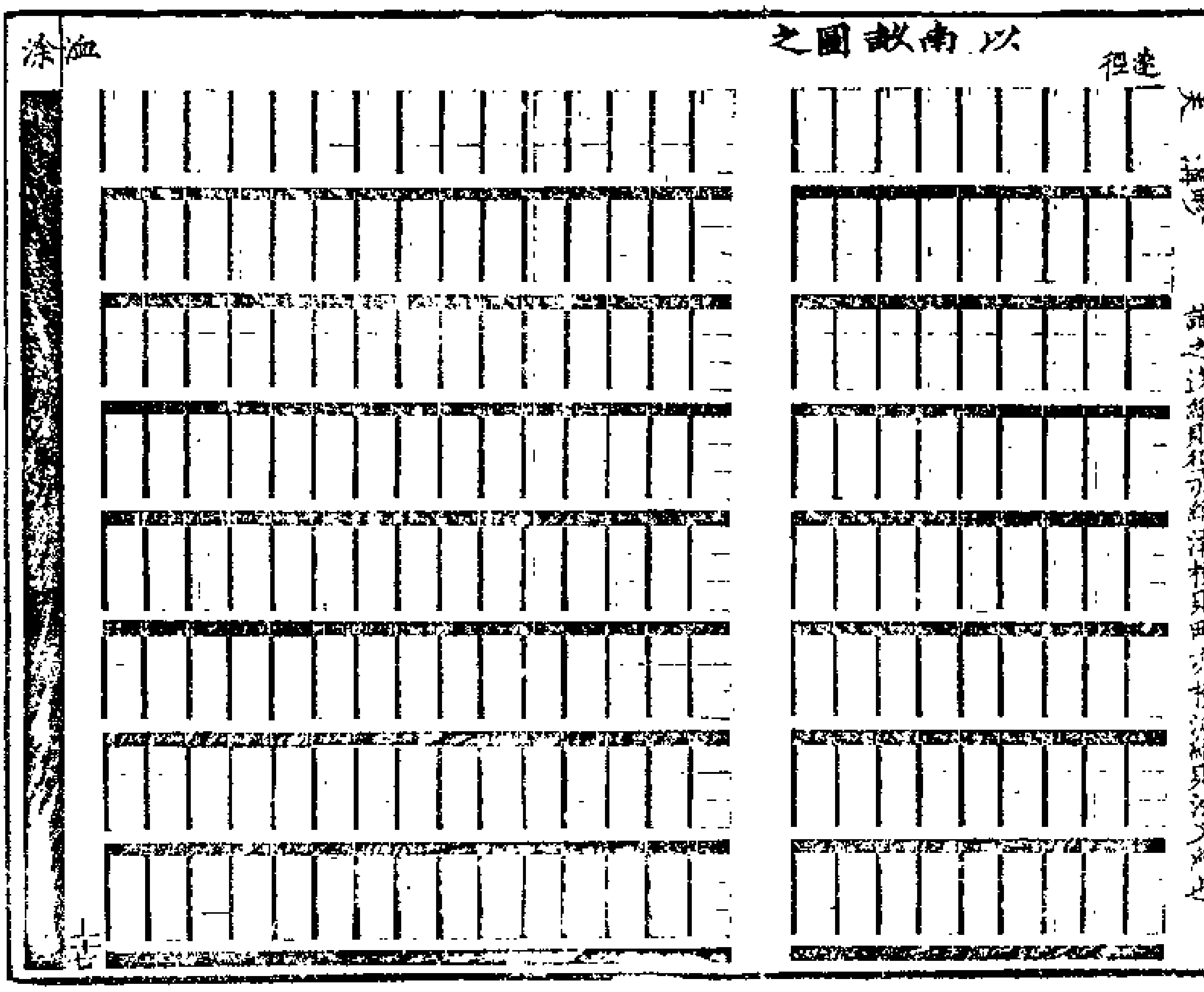
以東畝圖之



右圖其東畝如此東畝者畝縱甽縱而遂橫溝則又縱洫則又橫澮則又縱南畝者畝橫甽橫而遂縱溝則又橫洫則又縱澮則又橫互觀可見故後圖為南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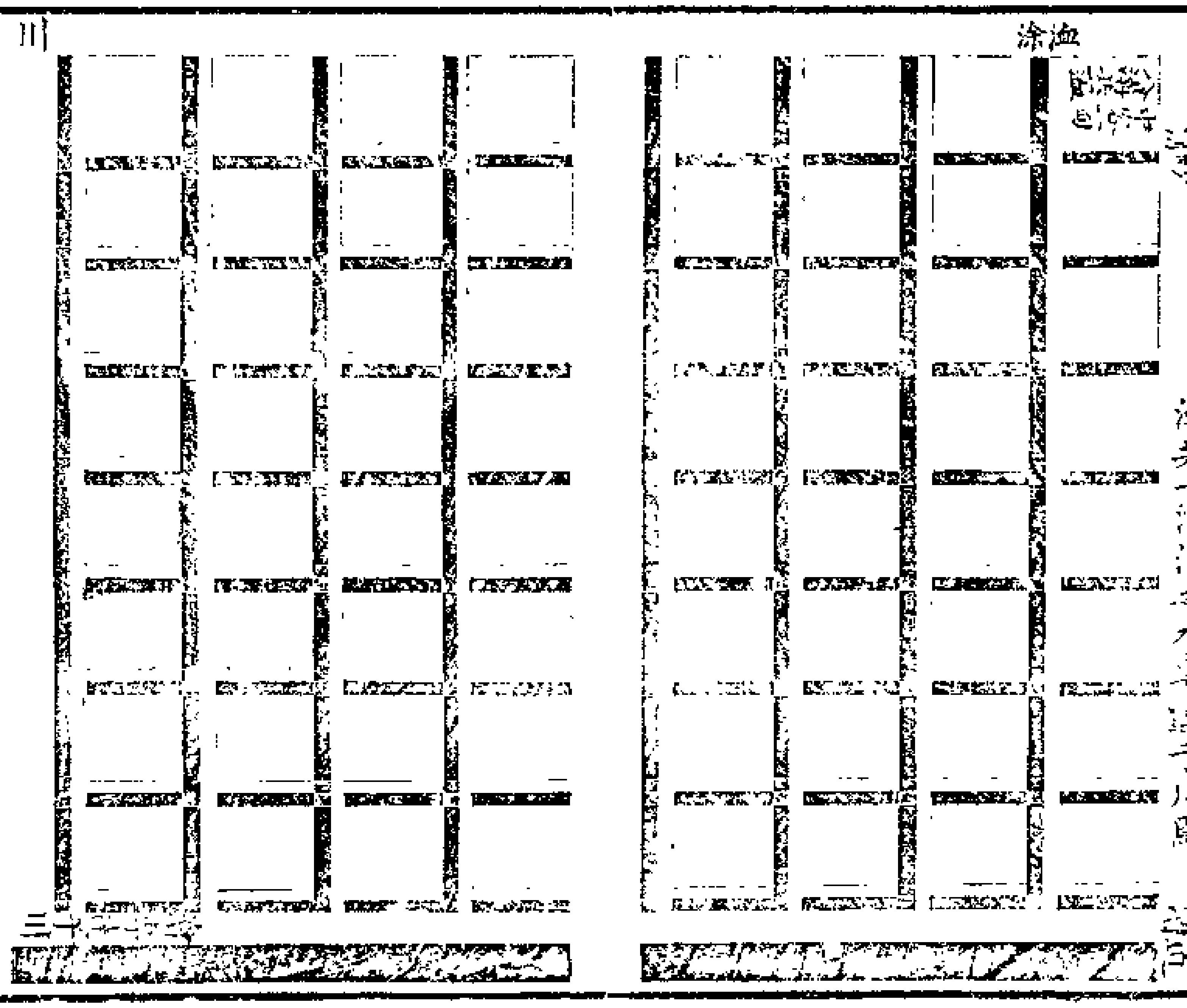
井地溝洫圖

此圖見成方十里中容一甸六十四井之田一井九夫三夫共一遂遂上有徑一井三遂遂受畎水而注之溝八井共一溝溝上有畛一成八溝溝受遂水而注之洫雨則水有所洩旱則水有所蓄廣之至一同而畫五涂備矣今圖中每方容百畝溝洫作‖徑畛作┃以識之遂縱則徑亦縱溝橫則畛亦橫洫縱則涂又縱也



一同溝洫澮川圖

圖中每方容前圖一甸六十四井凡八溝共一洫以方中難作八溝八畛作一溝一畛以例之全圖方百里容六十四甸凡八洫共一澮澮之水專達于川焉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萬乘千乘考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革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又云一封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革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爲千乘之國許君五經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疏援之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案萬乘之稱起於戰國古無稱天子爲萬乘之主者周禮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稱六軍而已不稱萬乘也孟子萬乘之國趙岐注云萬乘

兵車萬乘謂天子也蓋據班氏之說然孟子之意對梁惠王而發非指天子言之千乘之家如當日齊之陳氏晉之四卿皆是耳齊人伐燕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明就齊燕言之萬乘者極言兵車之多何嘗以稱天子乎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班氏之說蓋本司馬法而推之然一同出車百乘者非古司馬法也今以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之法較之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成一甸六十四井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夫司馬法三萬家之數合於小司徒是其中井邑邱甸之制同矣然邱乘之賦一同出兵車六十四乘士卒四千八百人司馬法則通爲匹馬同出百乘而士徒又僅三千人何也攷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是有逸古司馬兵法者亦有穰苴所作者如論語鄭注所引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其逸周禮

軍制者也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之文其中井邑邱甸同於周制而車徒之賦則損益之增車三十六乘減卒千八百人三分其衆甲士居一步卒居二非周之舊賦故曰三十家出匹馬與十六井出戎馬一匹文異也三百家革車一乘與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文又異也不可據此而算古天子畿方千里之賦矣且班氏所云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者此開阡陌之後但以山澤城郭三分去一無復溝洫可除盡地爲田乃有此賦又不可以秦漢田制爲古天子畿內六千四百甸之賦矣古者天子六軍之衆則千乘也王國百同之賦則

六千四百乘也萬乘之主何以稱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過千乘者獨天子而已不及千乘者小國是也論語曰道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三百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三百十六里之數與漢志同今攷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封公者獨王者之後耳千乘之國自當以侯國爲斷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以同方百里容六十四成計之千成居地十六同以同六十四乘計之十六同爲千二十四乘言千乘者舉成數也且以示不過耳若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爲方百里者十十同之地僅六百四十乘以解千乘之國其說非也千乘之賦足立六軍而大國三軍者蓋長轂甲兵戈楯皆每甸之民同共此物千乘者國境所出五百乘者常征所用五百乘以守四竟五百乘以制三軍車出於甸衆出於鄉周禮鄉師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無出車之文是大國之五百乘常在國中也鄉遂出師更番迭休故立三軍而已王國六千四百乘用其半當三千二百乘而但用千乘立六軍者示有制也惟采芑詩云其車三千鄭云兵車一乘甲兵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後卒盡起蓋三千乘之衆爲六軍者三六遂軍法同於六鄉合鄉遂兵卒爲六軍者二不足三千乘之衆故知蓋卒盡起也至春秋時兵法稍變軍賦漸增鄭用徒兵楚爲乘廣魯作丘甲晉賦州兵齊桓長勺之役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繕兵於國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其兵制之增益於古不僅倍徒矣然而計地出車之法猶有可得而攷者管子小匡篇齊地方三百六十里有致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計方三百六十里之地爲方百里者十三（内少四成之地）當出車八百廿八乘八百乘亦舉成數耳三軍之士當三萬七千五百人而但三萬者八百乘之賦用其半爲四百乘士卒適用三萬人故以萬人爲軍是八百乘爲計地出車之法管仲勸桓公脩於政勿脩於兵所作軍政蓋與周禮同制者也齊境居十同有三而嘗曰五千乘爲三倍之賦是其舊賦有千二百五十乘則一同之地已出車百乘矣公子無虧戍衞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是一乘之衆已用士十人矣穰苴車徒之法蓋本於此非古司馬法也左氏傳曰魯賦八百乘亦計地出車之法魯頌閟美僖公曰公車千乘然言公徒三萬而已是國內所出其實但有八百乘用其半則四百乘徒適三萬

也然作邱甲之後三句而益一句之賦增二百餘乘故紅之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多於常制矣左傳又云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案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一縣猶一同耳四十九縣爲方七百里出車三千一百三十六乘而有四千九百乘者亦同出兵車百乘增常制也平邱之會治兵於邾南革車四千乘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於此者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是爲合竟皆起矣然猶未有萬乘之賦也至於戰國大國七而已其帶甲者皆數十萬也兵車多者十萬乘少者亦數萬乘故

稱萬乘之國班氏以萬乘爲古天子之稱又以千乘爲一封十萬井所出誤矣司馬法文有不同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軍賦當用注論語所引之文方合周之舊制不當引同出百乘士卒三千之文賈疏見其多少之數不同妄謂畿內之制異於邦國邦國則甲士少而步卒多畿內則甲士多而步卒少若然周禮六軍之制當言六萬人而何以有七萬五千人乎若何休之注公羊傳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亦云古者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

九𢷎辨

周官大祝辨九𢷎家大人曰九𢷎下云以享侑祭祀則此九𢷎皆當就祭祀時言之前人辨者多矣諸所說者或未盡合又多與祭祀之拜無涉非也喬樅謹案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爲一類拜之常者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一類拜之變者也奇拜肅拜褒拜三者爲一類拜之權乎輕重者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䭫首下衡之敬重於平衡頓首之文次於䭫首然則平衡之拜即頓首之拜也空首鄭氏以爲拜手案空當讀若控控引也引頭至手而已不頓首也振動者杜子春曰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案記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記又曰拜䭫顙哀戚之至隱也䭫顙隱之甚也然則振動之拜䭫顙之謂也記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遂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然則凶拜爲尚右手矣奇拜猶特拜也此拜中之異者褒拜鄭大夫讀褒爲報此答拜中之異者肅拜則男子之揖婦人之拜皆是左傳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揖之而已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婦人常拜爲肅拜也祭祀之拜天子諸侯不可得而詳今以大夫士祭祀攷之少牢饋

食禮宿尸主人再拜稽首祝主再拜稽首受嘏再拜稽首特牲饋食亦如之又嗣舉奠再拜稽首此稽首之拜也其餘凡言拜言再拜言三拜者皆頓首之拜也頓首之用最多故獨得拜名也空首之拜拜於席上者也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案拜有降席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拜于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拜當頓首若拜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拜於席上以爲室中迫狹然司宮設對席四人餕餕答主人拜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拜在西者南面拜則室中之拜有去席者矣祝之拜於席上豈爲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拜於筵上是堂中之拜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拜明矣知拜於席上爲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庶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拜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案尸在室中皆拜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此亦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又若主人酳尸尸之拜受尸酢主人尸之答主人拜尸命祝嘏尸之答主人拜及主婦獻尸尸之拜受答

拜賓長獻尸尸之拜受答拜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與坐之語自妥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謖祝尸所謂拜者皆爲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經獨於祝言拜于席上者以別餕之去席拜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拜坐受爵亦皆拜於席上而爲空首可知矣又案有司徹主婦酌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拜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注云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拜也若上賓獻尸獻侑尸侑皆已就筵則尸侑受爵與賓爵至齒之拜蓋亦筵上空首又若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皆非筵上之拜異於降筵則尸此時固將酬主人于阼階上何用答升筵答三獻之拜耶拜於筵上之必爲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拜皆空首祝以詔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拜於席上儐尸之時尸尊稍降故與主人則降筵爲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侑以輔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答臣拜爲空首然矣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者此振動也其

主人獻祝獻佐食之拜則以凶拜也其餘兄弟之拜則以吉拜也奇拜者案少牢饋食禮嘏者三人與出上嘏止主人受上嘏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祭酒啐酒上嘏親嘏主人與奠爵拜執爵興卒爵拜上嘏卽上佐食也前上佐食不成禮於室中今上嘏獨止當戶位尊故主人自酢又特拜之是此拜亦爲奇拜也又如有司徹衆賓長升拜受爵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此衆賓長之拜亦奇拜也尸出侑從主人拜送尸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注云從者不拜送也則此拜長賓者亦奇拜矣褒拜者案少牢饋食云嘏者奠爵皆

拜主人答一拜此褒拜也有司徹主人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亦褒拜也特牲饋食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然則有司徹云答一拜者避國君也特牲士卑故無嫌耳是皆褒拜也有司徹又云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此與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者異則亦褒拜矣凡此者或四嘏皆拜而主人答一拜以報之或主人三拜而衆賓答一拜再拜以報之或私人拜下而主答其長拜以報之皆與常答拜之禮不同故曰褒拜也若有司徹主人揖尸侑特牲饋食旅酬賓揖執祭以降又揖

復位則所謂肅拜是也至主婦內賓內兄弟之拜此又婦人之肅拜者已

袗袀二字辨

說文衣部袗元服也从衣㐱聲段氏注說文改袗爲袀从衣勻聲刪以袗字釋爲襌衣裔擬證案段說非也說文彡部㐱稠髮也从人彡聲詩曰㐱髮如雲鬒㐱或从彡眞聲毛詩君子偕老傳云鬒黑髮也毛詩皆古文本作㐱髮據說文所引可證左傳昭二十六年云有君子白皙鬒鬚眉釋文鬒黑也二十八年云生女鬒黑疏云鬒黑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㐱訓稠髮兼有黑義故元服亦曰袗衣从㐱爲聲亦取㐱爲黑義也玉篇衣部亦云袗元服也又單也袗衣雖兼訓單衣而本義實爲元服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㐱袗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據此則知今月令實作軫字鄭君乃改軫爲袗非改袗爲袀段氏注說文引今月令易軫爲袗引鄭君注竟易袗爲袀未免勇於自信矣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引說文曰袀元服也案說文釋袀字當云戎服也玉篇衣部曰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袀戎衣也可證李善所據說文本有脫誤蓋說文袀字列袗字之前袀袗形近轉寫於袀下脫去戎服之訓而誤合袗下之元服爲一故形聲則袀而訓則元服也如鼎部鼏鼏二字相似轉寫亦脫其一其形字則鼏而其義則鼏也今本說文作袗元服不誤而袀字則佚矣（今本作袗或是二徐所校正也）然則豈得據李善所見誤本說文以改不誤之字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國語晉語亦作均服振振韋昭曰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均袀蓋古今字左傳國語本皆古文故作均漢人則多用袀字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兩引並作袀服振振此其驗也均之从衣作袀訓爲戎服者朝祭之服弁冕君臣上下各有服章而戎事則通服韋弁服故字書以袀訓戎服義取君臣上下服之皆同也坊記曰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言惟在軍同服是已其淮南子齊俗訓云尸祝袀袨漢書王莽傳云莽袀紺服諸言袀者皆以色繫之則非戎服不得單言袀服矣

又案左傳均服振振或謂皆衣裳同色者此不然也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小雅采芑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此王之戎服也雜問志釋左傳韎韋之跗注云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也此卿大夫之戎服也聘禮君使卿

韋弁歸饔餼注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此所異於戎服者特以韎布爲之而不用韎弁耳要皆爲素裳也任氏子田云韋弁服惟天子朱裳卿大夫皆素裳與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同鄭志答趙商以王之韋弁皮弁皆素裳白舄或未定之說也（見弁服釋例） 今案屨人爲赤舄黑舄無爲白舄其素屨又有爲凶去飾者是雖天子之皮弁服亦無以定其爲素裳白舄鄭援士冠禮之素積白屨以準天子豈其然乎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與君易位齊侯以免此足爲戎事君臣同服明證然則韋弁服自非天子雖侯國之君亦與其臣同服素裳矣又閒居賦注引左傳云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與周禮司几筵疏云左傳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不合臧氏謂是服注讀均爲袀云袀服黑服也（見經義雜記） 然據司服注云韋弁服以韎韋爲之今時伍伯緹衣是古兵服之遺制又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是周人戎衣不爲黑服矣蓋古者兵服從其所尚服色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故周人兵服以韎韋爲之也但吳語載吳王爲方陳中軍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赤裳赤旟丹甲赤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元裳元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是兵服有兼用三代者所尚者此後之諸侯變改周制耳至秦始皇自以爲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故漢儒遂謂戎事服黑符據以解童謠之袀服爲黑服究無以見其然也漢前兵服但用緹衣者漢與周同尚赤故也又蔡邕獨斷云袀紺繒也吳都賦注云袀皁服也紺色近赤皁色近黑此并引伸假借之義非袀字本訓矣一說周禮司几筵設紛純先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玉篇袀下又訓純也袗下又訓緣也緣乃緣之譌字內司服褖衣亦譌作緣衣注云緣字之誤也邶風詩綠衣箋云綠當作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其顯證先鄭讀純爲均是均純音通矣儀禮士冠士昏袗古文皆爲均是袗均字通矣玉篇以袗訓緣以袀訓純袀即均也純亦緣也是袗袀義通矣緣純之訓雖非袗袀二字本義然古人字既通假則義亦得通借矣詳士冠禮之兄弟畢袗元士昏禮之女從者畢袗元注並釋袗爲同其義非是士喪禮陳襲服有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古文褖爲緣士冠禮注釋元云元衣元裳也然則此袗元即褖衣袗字當訓爲緣謂元衣裳之有赤緣之者非同元之謂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注云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

矣袇亦緣也㚮繼笄宵衣注云宵讀爲素衣朱綃之綃㚮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别耳賈疏言純衣即褖衣綃衣是褖衣以綃爲領者女從者畢袗元皆是褖衣也今案女從者畢袗元袗亦當訓爲緣謂皆衣褖衣之有纁緣之者非如注上下同元之謂也婦人之服不殊裳則但言元已該衣裳之色又何必特言同元耶且男子婦人皆有褖衣士昏禮之袗元爲褖衣亦可斷士冠禮之袗元爲褖衣矣禮記雜記云子羔之襲稅衣纁袡曾子曰不襲婦服注云丈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然則男子之褖衣皆以赤褖之婦人之緣衣皆以纁緣之有正色閒色之别耳士昏禮上文云從者畢元端注云畢猶皆也畢元端與畢袗元文義皆一例也

藻率鞞鞛解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杜預註云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謹案藻率鞞鞛當各爲一物杜說非也周官典瑞云玉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下文繅藉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用韋衣而畫之鄭司農云繅讀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之繅爲即左傳之藻也聘禮記注繅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是儀禮之繅與左傳之藻同物也（大圭繅五采五就朱白蒼黃黑桓信躬圭繅三采三就朱白蒼穀璧蒲璧繅二采再就朱綠皆以等采爲一就就成也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此繅皆合二采爲一就隆殺之義也聘禮記及覲大行言三采六等戴氏東原謂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三采三就重之則六等合就與等言之乃全耳）春秋繁露曰圭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惠氏士奇禮說以白藻爲藻地白而加采殆非也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繅八寸皆元纁是繅地上以元下以纁其非以白爲地也明甚說家以元纁指繅組言之然聘禮記明云繅長尺絢組說以絢爲組自有雜采何得言皆元纁耶此疏引服虔云藻謂畫藻又鄭君注繅云用韋衣而畫之知畫于上言白藻者畫藻謂以[illegible]

白畫水藻之文耳毛詩采蘋箋藻之言澡也藻取其澡潔畫藻以藉玉貴絜誠之義也董子所云五絲四絲三絲二絲者非謂織絲爲藻謂於章畫水藻文旁以采絲匝之或五采四采或三采二采四采者鄭氏以爲二王之後所用或然而其飾以絲爲繫組則誤組旣皆用絢不當有異也又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段氏懋堂注以玉飾爲雕飾玉之文謂不然此璪字卽聘禮記圭繅注所云繅今文作璪者玉飾卽與瑞設其服飾注所云服玉之飾謂繅藉者璪爲玉之藉卽爲玉之飾故許書以玉飾言之惟璪爲玉之飾故字亦从玉惟璪畫之如水藻之文故字或爲藻而豈雕飾玉之文者哉且說文璪下引虞書璪火粉米今案尚書大傳云璪純白（見隋書禮儀志七御覽及禮書引並作璪火此文有誤也）彼五服作藻文色用純白尤足證董子言白藻是以白爲畫藻之色而非以白爲藻地矣元凱釋藻雖襲舊說以藻爲藻藉而背服注率爲刷巾之訓妄以率屬藻合爲一物外謬殊甚正義知禮無以藻爲藻率之文仍附會杜注以雜服說帨拭物之巾無名率者吾不知彼以藉玉之藻名率又見於何書也且云哀伯明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宜舉拭物之巾與繅藉爲類吾不知彼以率爲藻藉之釋義其

細大視刷巾又何如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傳言帶言鞶厲終不一及之謂於藻而及其率乎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𠂤聲帨帥或从兌聲又部㕞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刀部刷从刀㕞省聲禮有刷巾段氏注謂帥帨㕞刷皆音同通用字率帥古今字之異（周官樂師注云故書帥爲率聘禮記注云古文帥皆作率）佩巾本字是帥古文假借作率左傳藻率之率是帥巾之假字後世以帨訓爲巾以帥別爲將帥而古文假率爲帥巾之字遂不可通無怪乎正義之疑服氏以率訓巾爲無據也且服注言禮有刷巾許書亦言禮有刷巾今攷儀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有司徹等篇皆言挩手注云古文挩作帨（今註疏本帨字誤據宋本作帨正之又按釋文云挩始銳反拭也注帨同並無作說字可證）帨拭也挩手者於帨帨佩巾是古文帨手字卽作帨挩乃今字耳帨之挩手於巾與㕞之从手持巾意同許鄭說並符合說文人部佩下云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謂之飾巾部飾下云㕞也然則刷巾者本以拭物而因以爲佩飾內則言左佩紛帨注紛帨拭物之巾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記言紛帨此但言帨巾者帨是巾之大名故傳亦舉率以該其餘耳刷

巾之可攷如此柰何以爲事無所由哉曲禮曰尊卑垂帨知上下皆有佩巾特其同異弗得而詳然據周官冪人言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華質異尚可知也據禮記言爲天子削瓜巾以絺爲諸侯削瓜巾以綌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精粗異用可知也據燕禮大射儀冪用綌若錫注謂冬夏之異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冬夏異宜可知也法言寡見篇云非徒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然則帨巾之美蓋有繡之爲飾者矣鞞䩙者按䩙與琫同詩瞻彼洛矣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公劉傳云上曰琫下曰鞞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削陗也其形陗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戴氏震原毛鄭詩攷正據釋名以正毛傳之誤謂傳珌字皆當作鞞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此不然也說文革部鞞刀室也刀部削鞞也小尔疋廣器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廣雅釋器鞞鞘刀削也並同鞞爲刀室說無可易內則左右佩用左佩刀右佩遰鄭訓刀爲小刀遰爲刀鞞

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削言遰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以見削舉琫以見刀也說文玉部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珧（舊譌作玉段注據珧字下天子玉琫而珧珌正之）許書所據禮記之文（瑒字璗字下引禮韻會所引亦作禮記因戴氏以說文爲取毛傳語改之）與毛傳大同是禮實作琫珌非有譌字（段氏說文注云鞞之言裨也刀室所以裨護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鞘琫之言奉也刀本曰環人所握也其飾曰琫珌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珌珌古文作琕見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皆曰琕見說文今脫宜補入段說是也）瞻彼洛矣傳琫上飾珌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之琫屬于刀是上飾也珌屬於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下曰鞞上曰琫而不言飾蓋亦上指刀下指室琫必配以珌則舉琫可知珌珌必屬於鞞則舉鞞可該珌矣鞞云下者鞞指全削而言以琫飾在刀本刀藏於削而本與室口合自室口以下皆包裹刀體釋名曰鞞故云上曰琫下曰鞞也畢氏秋帆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作琕謂鞞琕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琕字玉篇琕同珌夏書作蠙琕與玭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琕乃俗本譌字陳氏見桃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琕鞞爲一字耶竊意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緣刀本與室口合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繫室口而言其實

琫飾大半拄刀本也下末之飾曰琕琕當爲⿰王畢字之誤琕卑也當作⿰王畢畢也以其處刀室之末至⿰王畢已畢故云拄下之言也漢書王莽傳云瑒琫瑒珌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說與毛許並同（天子玉琫而珧珌珧蜃甲也玉出於山珧出於水取備物也諸侯璗琫而璆珌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璆玉之美者金爲上飾玉爲下飾降天子也大夫鐐琫而鏐珌鐐白金之美者鏐黃金之美者銀以飾上金以飾下又降諸侯也段氏謂惟天子上美於下諸侯以降皆下美於上讓於天子然矣）毛傳士珕琫而珕珌珕珌字當从許書作珧說文珕蜃屬禮記曰士珕琫而珧珌蓋士卑不嫌與天子同飾珧珌也元凱釋鞞鞛旣誤以琫爲下飾又誤以鞞爲佩刀削上飾其說與解漢率同劉氏之規不亦宜乎他若玉篇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皆沿杜解之失又以珌爲上飾廣韻遂承其誤均宜訂正焉

禮堂經說卷下

福州陳喬樅學

宦學事師解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氏注云宦仕也學或爲御孔氏正義曰左氏宣二年傳靈輒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陸氏音義云學或爲御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喬樅謹案說文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據此知斆卽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云學斆也斆語也釋名釋言語云御語也左氏春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假借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爲語於郊學攷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下文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以爲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又文王世子言合語之禮小樂正詔之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又言始立學者釋菜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句）語可也（謂行一獻之禮有賓而無介也陳讀無介語連文釋爲無介無語者非是）東序與虞庠之語皆有禮以文之故云非禮不親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又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注云曲藝爲小技能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爲次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是古者於語有選舉入官之典故語與宦連文學記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云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樂又引記曰凡學官先事正義云謂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此足證明宦語二者俱有事師之道矣

大夫士寢廟制攷

大夫士寢廟多少大小高卑之數與天子諸侯各有等殺而其門庭堂階房室之制位置一也適寢與廟同制但廟之後有寢以藏衣服祭器而已適寢之後則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寢旁又有側室也攷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聘禮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之外疏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也則知大夫士寢廟皆在大門內廟又在寢東矣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註云門內東堂是廟門

內外皆有東西兩塾也士喪禮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寢門內外亦皆有東西兩塾也士虞禮又云匕俎在西塾之西註云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知門夾之室爲東西各一也聘禮云及廟門大夫揖入註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於宁也詩齊風俟我於宁乎而毛傳以首章爲士親迎是大夫士皆得有宁矣門之左右棖外說者以爲有壁今案左右棖外卽爲門夾堂室安得有東西餘地以爲壁士喪禮卜葬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闔東扉者以別內外若使棖外有壁又何用闔東扉以別內外耶聘禮

歸饔餼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爲列則大夫之庭固設碑矣士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註云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則士之庭亦設碑矣若其堂屋深廣尙書大傳曰士廣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鄭注曰廣榮閒相去也雉長三丈內東西序之內也今案大傳言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以九與七差之則廣九丈者深爲七丈也惟大夫堂廣傳無明文然以子男五雉推之大夫之堂廣當亦不過三雉耳大傳又云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鄭氏蓋疑於是因謂大夫士東房西

室意以傳文當爲無右房堂者近儒又謂惟左房有北堂而右房無北堂然鄭氏東房西室之非陳氏禮書已辨之矣竊案大傳之語當有缺文無房堂者謂無東西房之堂此空指燕寢而言非關於士堂之文也東堂西堂北堂之制皆以行禮而設古人行禮非在於廟卽在適寢寢亦可曰廟士虞禮之所謂廟門者寢門也鄭氏以爲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是矣今案大夫士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庪之飾爲檐其棟後亦如之序內廣六丈以九七差之堂深當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南北七丈去其堂深其後尙有二丈三尺強之

地中央爲室室蓋三丈左右爲房房中半以北爲北堂東西序外爲東堂西堂堂各一階中堂則兩階階爲三等此惟廟與適寢爲然若燕寢則以退息而已非有行禮於斯也故其東房西房無爲北堂耳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雖指廟後之寢言之然鬼神之房即以象生人之寢廟後爲寢亦以象燕寢益足見大傳之有室無房堂者斷屬燕寢言之也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必無東西廂可知矣由無東西廂推之則東西房之無北堂又斷可知矣且大夫士適寢與廟之有東西堂東西房北堂禮經固有可攷也特牲饋

食云豆籩鉶在東房少牢饋食云主婦薦自東房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射儀及鄉飲酒記言左房者註以左房即東房則右房即西房也言右者以有左言東者以有西此可爲大夫士有東房西房之明證矣特牲饋食記曰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曰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云北堂中房而北疏以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今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側尊甒醴在服北有篚又云贊者洗于房中註據昏禮記洗在北堂解之然則服陳於房中洗設於北堂尊在服北篚在洗東足見房無

北壁而房中半以北即爲北堂矣若燕寢之房既無北堂則有北壁可知有北壁則與室相似故說文解房云室在旁也但所異者室之北墉無牖而房之北壁爲戸牖耳詩豳風曰塞向墐戸毛傳云向北出牖也室無北牖其北出牖之在於房也亦明矣室之北墉外餘地連於東西北階上以達東西房之北堂不得謂大夫士爲東房西室亦不得謂東房有堂而西房無堂也正堂之東西序當至楣而止序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其記曰東序之東西序之西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近儒焦氏以爲東堂之南墉外是也聘禮公側襲鄭氏云

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然則序必至楣而止序坫之間乃有餘地雖大夫士之堂序有以知其皆然矣序外東堂西堂亦曰東夾西夾其稱夾者以夾於正堂故謂之東西夾耳舊說皆以夾爲南向焦氏羣經宫室圖辨正之謂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其說最允既夕禮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坫在堂隅若夾南向則必東順而後可齊於坫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聘禮歸饔餼西夾六豆陳于西墉下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墉即堂之西序而西堂之後牆也變序言墉者堂上之東西牆以序別於夾閒之序若陳于西夾亦云西序下

則疑與正堂西序下之稱相混此猶特牲饋食饎爨在西壁士虞禮饎爨在東壁壁卽爲牆以其在東西堂下而別之曰壁亦疑與喪禮言爲垼于西牆下在于中庭之西者相混也夾又稱廂者鄭氏以爲相翔待事之處案特牲饋食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盛兩敦陳于西堂几席以俟設故在西堂前云宗婦賦饎爨于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以待主婦之設故亦俟於西堂記又曰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者俟長兄弟獻薦亦自東房而薦也是東堂西堂爲待事之處矣若燕寢無東西廂其地蓋以爲內漢書袁盎傳云家有一堂二

內內與堂連言意卽東西堂之地論衡別通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藏緣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則內之四面皆有壁矣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之外註云寢壻之室也厥明俟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是見舅姑之適寢也曰席于阼席于房外曰自門入曰席于戶牖間記又曰婦洗在北堂其制與廟同也寢廟堂房皆有四榮說文曰榮屋梠之兩頭起者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士喪禮言貿徹者設于序西南直西榮此屋[illegible]東西榮也士喪禮又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此屋後之東西榮也鄭氏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霤今案喪大記明言君大夫士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則天子諸侯之皆言榮也明甚諸侯遷廟禮云設洗當東榮尤足爲天子諸侯有榮之確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註宇梠也近儒沈氏儀禮小疏云宇西階謂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滑等事皆在西階上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爲屋霤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梠也異名同實霤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是霤卽屋梠之溜水處

耳四霤者正堂前檐爲南霤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霤北堂之檐爲北霤大夫士旣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霤耶況霤卽屋梠榮卽屋梠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霤則屋梠兩頭何能竦起而爲榮乎鄭氏之解[illegible]之中又有闈門考工記闈門注云廟中之門曰闈[illegible]闈注云宮中之巷門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說者以闈門在廟中之東北近儒因謂廟中之巷皆在廟東今案其說非也寢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廟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廟皆以次而東則兩廟之間又有巷焉若謂皆在廟東將寢廟之間無有巷乎況鄭明言出闈門是解適東壁者爲出闈門而適寢東壁豈謂廟中者哉士冠禮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則前之見母非見於寢而何哉寢廟之間有巷巷之闈門在寢當近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觀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側階亦曰東階是爲東堂之階也入闈門而升自側階知闈爲近於東堂下之壁矣壁外卽巷東卽廟之西壁亦爲闈門婦人入廟亦當入闈門升自西堂側階而謂使其迂道環廟後

而入廟東之闈門必不然矣且如庶士一廟則廟東無衖亦使舍其由寢入廟之闈門而廟東特設一巷以爲婦人入廟之路耶又案喪大記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然則適室者大夫士之正寢也下室者大夫士之燕寢也適妻之寢蓋如燕寢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蓋又在於寢旁也鄭氏謂大夫士見子就側室說者因疑側室與寢同制竊案君世子見於路寢大夫士適子亦當見於正寢若以爲避君則妻抱子出自房與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之禮已異不當并見子適寢而亦避君也且子見父之禮雖庶人無以異也而大夫士獨異乎況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謂名子盛禮反在側室耶然則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又云妻遂適寢者適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鄭以爲適妻寢竊案內寢當爲燕寢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也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爲外寢也又云揖私朝煇如也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

私朝亦或謂之內朝國語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然則大夫家朝其在寢門之外而大門之內也與

夾室攷

夾室之制本鄭氏說者謂東西夾室在房南東西堂在夾室南本僞孔傳說者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謂之夾室楊信齋儀禮圖又以夾室居房之東西郝仲輿則以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云諸所說者於義不合東西堂有階階必當堂而設東堂面東西堂面西非面南也東西夾卽東西堂之室引內則注達夾室云謂之達者以外達於東西堂內達於房由房至中堂東夾室在東序之東又東爲東堂西夾室在西序之西又西爲西堂其夾

室亦如堂爲東西向也今按焦氏釋東西堂其說精矣而釋夾室則仍於義不合何者夾室自天子至大夫士皆有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多士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然則士之堂廣九丈序內六丈序外之廣東西各丈有五尺耳而又爲室爲堂是其深無數尺筵席之度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今一尋之短曾不足以容之而得以鋪筵席乎攷工記匠人疏引尚書大傳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然則室

室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士堂廣九丈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序內堂廣六丈亦以九七差之深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今東西序外以堂廣爲深以堂深爲廣面東西者然也若復爲室是其廣至三四丈而其深不數尺成何堂室之制耶焦氏欲調停其說以先生所謂內者宜合夾室及中堂而言若然則夾室正當房南半偏堂上安得有房外地而士冠禮之庶子冠于房外士昏禮之姑卽席于房外將指爲何地乎卽使其室甚狹亦不過餘一房戶之廣安得復有房戶外之東房戶外之西者而士冠禮冠者出房南面注以爲立於房戶之西士昏

禮尊于房戶之東與有司徹有司以爵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以爲房戶外之東又必無說以解之矣攷之禮經東西序外稱東夾西夾而已無室之名也聘禮宰夫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西夾與堂上對文其爲西堂上也明甚下云君使卿歸饔餼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六簋繼之四鉶繼之兩簠又繼之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曰西夾者卽西堂也西墉下者卽西序外也東方亦指東堂言之不得從鄭氏以東方爲東夾室矣八豆八簋六鉶兩簠皆陳于堂上豈饌于東夾西夾爲左夾

室之中乎下歸上介襲儀西夾亦如之此爲士西夾倘如焦氏說夾室之促已甚東西陳設之物視堂上大殺相仿又豈夾室之所能容乎且使東西堂果有夾室則儀禮載東西堂陳設幷行禮時何得無一語及之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觀禮記几俟于東箱聘禮記醴尊于東箱而東夾室無文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敦在西堂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而西夾室無文也又特牲饋食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無由夾室以達東房也左傳昭四年云饋食於个而退注云个東西廂廂卽夾也凡食

必薦自房至房必由於个知自堂至房別無夾室矣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則達視房稍遠知左達右達卽爲東西堂而非夾室矣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焦氏以西夾爲西夾室然東房西房皆不設席而謂獨設席於西夾室必不然矣倘有夾室則陳設在東序西序東房西房何以獨無在東西夾室乎上言牖間南嚮東序西嚮西序東嚮皆於堂上設席則此蓋亦鋪席西堂非爲西夾室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亦當爲西堂之階以西堂有敷席故又用一人立于側階與在堂之四人綦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者同也且書大傳言三分堂廣以二爲內則其一之爲東西堂可知言東西房北堂各三雉則室廣之亦爲三雉可知而獨不言夾室是序外無夾室之明證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云取節於夾也其必取節於夾者以房居三雉其半當序內夾北其半當序外堂後是時大夫在堂下當東夾之南非明其爲東夾南則疑於直東序宰在房中當東夾之北非明其爲東夾北則疑於直室東隅何焦氏乃以爲當夾室南北耶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兩旁爲左右房房中半以北爲北

堂其正堂之東西序外爲東西堂卽所謂東夾西夾者耳然則廟寢將無夾室乎曰有之小戴禮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大戴禮諸侯釁廟篇文與此同盧辯注云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今案釁廟先中屋而後門而後夾室則夾室爲門堂之室斷無可疑釁門夾室有司皆北面統於廟也若爲東西廂當釁廟之後卽釁夾室何爲先門乎且東西房與北堂皆不釁又何爲獨釁東西廂乎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夏后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皆空以脩

言之取數於正堂合堂如上制周人堂脩七雉室取二雉則脩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脩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二推之門堂當得四雉之廣合東西塾爲廣八雉其中一雉爲門廟門容大扃七个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五个狹於三丈三尺袛則鄭解匠人文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非矣焦氏乃以門堂通謂門與塾室即兩塾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然堂之與房與室其制各別室不可名爲堂猶房不可名爲室知僞孔傳以東西房言夾室爲誤而不知以門堂即室其爲誤等也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然則門側當有四堂二在門外左右面南二在門內左右面北外塾之北內塾之南爲室東西各一南北皆有戶牖以通內外塾也知東西無爲兩室者案釁廟禮中屋刲羊當屋之中而東西堂東西房與室與北堂斯統之矣則夾室中室割雞亦當室之中而前後塾斯統之矣是無爲兩室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小雅楚茨曰祝祭於祊正

義引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曰祊謂廟門也今案禮器注釋祊云謂之祊者祭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疏云引此者證廟門之旁有堂有室也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則祊祭固在夾室矣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傳云基門塾之基蓋以繹在門不在廟故爲門塾之基而非廟堂之基也箋云繹禮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正義曰準特牲爲說以特牲雖士禮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然則門堂之禮旣與廟堂同凡夾室之祊祭亦宜與室中之正祭相仿鄭氏又以正祭祊在門內繹祭祊在門外今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於外祭統云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從堂室爲文明爲正祭之祊而已曰外曰出以夾室南嚮故祊必出於廟門外耳祊之爲祭鄭云以於繹祭名也是今日廟門正祭之祊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旣爲假明日繹祭之名則其祭不當有異室張縞脩儀禮圖從鄭氏左右塾各有兩室者殆非也門堂夾室正祭祊於是繹祭祊於是是有交神明之道故衅之也由祊祭推之士虞餞尸之禮當在寢門夾室行之記曰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虞祭尊于室中則知此亦尊于夾

室中也曰饌豆籩在西塾虞祭饌豆籩于西楹之東則又知此亦饌于夾室前堂也孔子曰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祊本在門堂西室今乃於東方安知非以虞禮餞尸于西塾後人謂廟寢雖別吉凶每反而易祊於門堂東室耶廟寢夾室之制昭昭可考如此說經者乃舍此而因東西堂有東夾西夾之名遂謂夾室在焉今據大小戴禮文正之亦求合於禮經不失古人宮室之制而已

東堂西堂後辨

焦氏里堂羣經宮室圖攷定路寢之制東堂東向西堂西向東西序之端折爲南墉指於東西規制最合識解遠勝前儒而淩進士次仲因執舊說不以爲然嘗貽里堂書難之余恐世或以是書故而疑里堂之說也因爲之辨曰按既夕禮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坫在堂角東西堂若南向則棜之設于東堂下者必東順而後可齊于坫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執此以斷東西堂之爲東西向已瞭如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云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惟

西堂西向故西堂下得近西壁也特牲記曰饎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假如西堂不西面而面南則西堂下之地在南西牆下之地在西視饎爨者當於西堂西不當云西堂下也兩地不屬主婦何得於此視饎爨乎次仲附會其說以爲西堂下卽西階西東堂下卽阼階東饎爨南齊于坫雖近西壁何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然余攷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不聞以西堂下當之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又不聞以東堂下當之也況堂隅爲坫直坫下者當在南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云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凡與坫直者與近坫者並繫於坫而言饎爨在西壁南齊於坫卽使西堂南向而主婦眂饎爨者若其直西坫下可言于西坫南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若其近西牆下可言于西坫之西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蓋東西堂惟爲東向西向故以東堂西堂稱之亦如房中半以北之以北向而稱北堂耳又稱東夾西夾者以夾於正堂得名非別有東西夾室也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於堂是時大夫在堂下立而東於堂經不曰東堂下而

曰東夾南於小臣所立則曰東堂下益見東堂東向在東堂之南者爲東夾南必其在東堂之東者乃爲東堂下也倘東西堂皆南向是東夾南卽東堂下又何必分析言之耶次仲又以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向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餕如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東序東卽東堂也如東序曲而指於東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不知序惟爲正堂東西牆之稱所以序別內外者故以東序西序名之尚書多士傳言堂制三分廣以二爲內鄭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可知立于序內自爲堂上東序之

內不以東序端之折而爲墉而疑其地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猶東西堂下之牆謂之壁室中房中之牆謂之墉耳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足知東西堂之左右牆亦皆稱墉焉有如次仲所識寢廟凡十序者哉且鄉射禮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不云在東堂也東序東與東堂明係異地何得因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謂此鄉射之主人弓矢亦在東堂乎夫大射明君臣之分故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臣降於君也鄉射講賓主之文故賓之弓倚於西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主下於賓也大夫之弓亦倚於西序

者大夫遵者也不宜與衆弓並倚於堂西故次賓且又上文賓大夫與衆弓皆言倚則主人之弓矢亦皆倚可知也然則東序之端必折爲南墉而指於東故主人之弓矢得倚於此此東序東非卽東堂乃東堂之南墉外也若東序南其地正當序端主人弓矢不倚於序端也豈得以東序南爲言哉抑余又攷之聘禮歸饔于賓堂上八豆設于户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是西夾之豆南陳北上與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者異也堂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西夾六籩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是堂上與西夾設簋及鉶又互異也又堂上四簋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西夾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是西夾兩簋南陳六壺西上與堂上之四簋西陳八壺北上皆各異也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若東西堂竝南向則饌于西夾東夾固宜與堂上相仿安得互殊若此夫堂南向也堂上之豆西陳東上則西夾之變而南陳北上其爲面西異向昭然矣西夾西向也西夾之壺西上東陳則東夾之變而東上西陳其爲面東異向又昭然矣聖人制禮精微至是一陳設之細猶能令百世下讀者恍然見古人宮室制度第弗深攷之亦無由而發其悟是又烏可囿於舊說以自蔀耶

東夾西夾後辨

夾室在門之兩旁正堂東西序外之東夾西夾卽所謂東堂西堂無爲室之制余旣詳辨之矣後見胡竹邨戶曹東夾西夾攷引江徵君慎修說以大戴禮諸侯釁廟禮記雜記之言夾室者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此說非也釁廟篇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雜記文同是中屋者已統堂室及東西夾東西房北堂而釁之若果復釁堂後之室則先之刲羊當中堂不當中屋也釁廟篇又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雜記曰先門而後夾室明夾室是門塾之室故次門而釁之者以室爲堂後之室則雍人割雞當先釁室不當先門也雜記又曰門當門夾室中室明夾室卽門夾之室倘夾與室是二處何以但言中室不言中夾耶而反謂先儒誤連讀之不亦異乎胡君又援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斷夾爲面南今按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篾席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其所謂南嚮東嚮西嚮者皆就敷席言之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大射儀小臣設公

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南向猶云南面東向西向猶云東面西面顧命之文當以牖間東序西序西夾句斷而南嚮東嚮西嚮皆連下句讀之豈得獨以西夾南嚮爲句而謂其言夾之向哉東堂西堂之爲東向西向斷不可易也且東西堂亦稱東夾西夾者蓋自南北言之則東爲夾堂之左西爲夾堂之右故堂下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南其西曰西夾南房中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北其西曰西夾北而自東西言之則東爲東向之堂西爲西向之堂故東堂之庭曰東堂下西堂之庭曰西堂下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文選二十四李注引犍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公羊疏十六引李巡注同左傳置食于个而退注云个東西箱也內則之左達右達猶之个耳胡君謂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是矣然知夾與堂之不可分爲二而仍以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則猶沿前人序外有夾室之誤解也至如序端之稱自以其地直東西序得名士冠禮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及迎賓入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立于序端者即直東序也前者主人立于阼階下其地遠序而與東序相當故云直東序此時主人升立阼階上其地近與東序相接故云立于序端賓西序東面亦立于序端也東西序雖折而爲南墉而序之南頭自必較南墉稍出而爲序端非平折而爲墉也胡君疑東西序折而爲南墉則不可以有序端之稱過矣且東西堂有南墉余以焦說爲然者蓋東西堂之有南墉北墉猶正堂之有東序西序士喪禮君視大斂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今按此祝所負墉者即東堂之南墉也注以房中東言之（喪大記注云房戶東此中字疑戶字之誤）非是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堂廉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夫君即位于序端祝立當亦近序端東堂之南墉即接於序端者故祝負之南面云升堂者階上之地皆可以言堂若謂祝在房戶東南面是與主人位同有以知其不然也喪大記又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使祝所負墉爲房之南墉則禮當言負東房公食大夫禮云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又云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是也今此不言負東房而但言負墉則負墉非即負房而其爲東堂之南墉亦足以見矣士喪禮直經要經俟于東方下文云主人髺髮于序東據鄭氏云凡襲于隱者然則序東宜在東堂下直前當南墉之東

十五冊第廿三版

此南墉接於東序端故自墉而東皆得謂之序東其云序西者亦然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彼當西榮者甚遠於序而得稱序西南益見序西爲當西序南墉之西矣鄉射禮賓主人射皆由其階降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升射既射皆由其階降賓序西主人序東說決拾襲堂東堂西之地與序東序西尤近其當南墉東西者爲序東序西其當坫東坫西者爲東坫之東（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面西北上坐）西坫之西其當墉與坫之間者爲堂東堂西前賓大夫之弓矢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

皆在堂上今賓主人降堂東堂西袒決遂而遂云執弓挾矢蓋弟子取弓矢降以授之其釋弓也亦弟子受之大夫亦如之大射儀云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矢既以授矢人則賓之取弓及釋弓皆有司授之受之可知也大射納射器者爲有司故授與受亦有司鄉射納射器者爲弟子故授與受亦弟子賓與主人其袒決遂也言堂東堂西其說決襲也言序東序西足見兩地之相近若如舊說以序東序西爲堂下南之東西則是序東與東夾南爲一地不知堂下南之東取節于序者爲直東序又東取節於夾者爲東夾南又東取節於坫者爲東坫南而序東之稱則以當序端南墉之東而名之豈謂堂下南之東哉若夫燕寢無東西堂其地卽以爲內內蓋四面有壁與東西堂異其制若今人之屋爲兩房以夾堂前後有戶與堂後東西房大都相仿故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以二房釋之特古人以在室兩旁者謂之房在堂兩旁者謂之內名各不同耳前則一堂二內後則一室二房燕寢所以異於適寢者如此廟後之寢無東西箱有室同於燕寢之一堂二內堂後亦一室二房也若無室曰樹則但有堂而已堂之後無房室堂之旁更無二內公羊疏引李巡爾雅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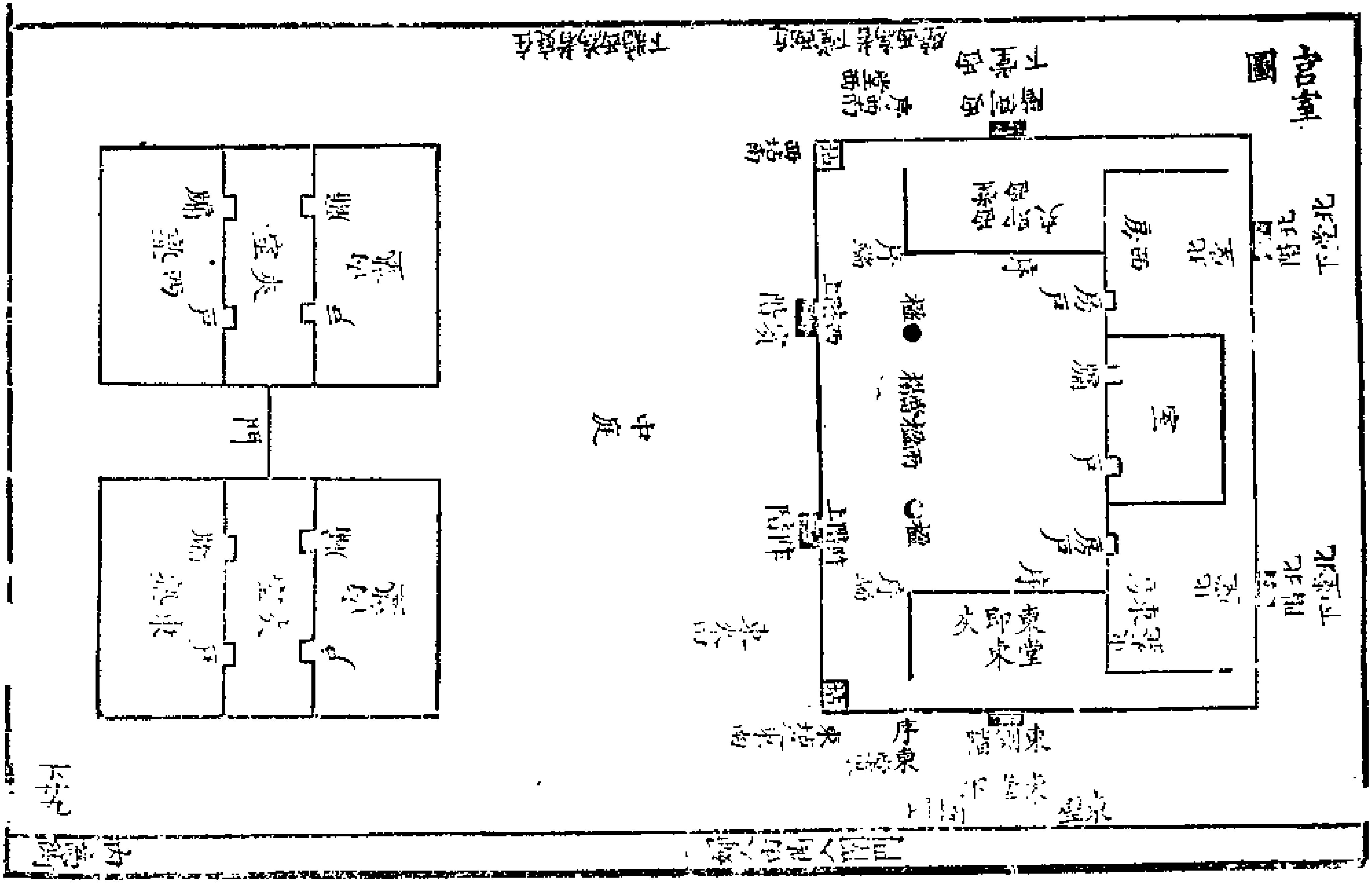
室曰樹者但有大殿無室內名曰樹是也

兩楹攷

堂之兩楹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兩楹之設蓋在前楣下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駁之謂兩楹無高繫於楣之理楣在楹南棟在楣北楹在棟與楣之間今按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曰公當楣再拜則是時公升立當楣也若楹在楣後是賓進於君矣覲於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豈有所立反進於君者哉焦氏以楹在棟楣間者據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註解中堂爲南北之中故謂楹亦在中堂耳不知鄭解之非李如圭儀禮集釋已辨正之中堂者東西之中也

是謂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於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二者之間也經文明言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必執兩地相較而後可以言間如所謂兩楹間兩階間以及牖戶之間皆是也若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經所云與東楹之間將以何地與之相較而見爲東楹之間耶而據此斷楹在中堂誤矣又按聘禮賓面卿大夫大夫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間賓當楣拜送幣則楹在楣下斷無可易鄉射禮曰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大射儀曰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大射之儀行於堂者惟兩楹當楣故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亦得當楣而射者但由楹外至於物所此亦足爲楹在楣下明證矣且焦氏信聘禮注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謂楹在中堂凡賓之當楹爲入堂深者殆以士昏禮賓當阿注解阿爲棟謂入堂深也不知今文阿爲庪則阿非棟矣凡賓皆當楣此當阿者示賓主不敢相敵謙下之意也此賓者使者耳當楣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鄭氏以爲入堂深示親親更屬害理納采但使使者固非壻之自來而示親親於使者何說耶下文壻親迎揖讓升北面奠鴈並無入堂深之文何反於授女時又不示以

親親耶況禮以進爲文使者既已當棟致命而復退授於楹間有是禮哉至焦氏謂兩楹無高繫於楣之理此尤不然楹之上端必有橫梁交架鄭氏解楣爲梁是已若在棟與楣之間吾不知其兩楹上端將何所連屬而能孤立勝上重任也位置兩楹之地自當以李說爲



儀禮喪服傳齊衰大功緦麻小功冠說

儀禮喪服齊衰期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賈疏以爲齊衰大功有受服其初喪冠與既葬受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緦麻小功無受服其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甚明晰郝氏敬不察刱緦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世佐因之遂指此傳句讀舊誤改讀齊衰大功冠（句）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句）其衰也謂緦麻小功二者之冠皆與緦麻之衰同小功以緦麻衰爲冠緦麻以小功冠爲衰又以爲冠故并衆之其說殊謬喬樅謹案疏釋此傳益

推喪服記及禮記間傳雜記文爲說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大功不言冠與受者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則亦以其冠爲受可知也於小功不言冠者大功以上有受者以其冠爲受小功以下無受者則冠與衰同可知也不言緦麻者小功冠衰同則緦麻冠衰亦同可知也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案降服齊衰期與正服齊衰三年同由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推之知正服齊衰期五升受以成布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期六升受以成布九升冠十升

也間傳又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案七升者降服大功之衰十二升者義服小功之衰由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推之知降服大功七升冠十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十一升也又知正服大功八升冠亦十升同於降服大功者案五服衰冠以十二升爲斷衰有受者受冠必加於衰一等使正服大功冠十一升受冠必十二升則義服大功之受將無以冠矣故大功七升八升其冠皆十升猶之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而以十一升者爲義服大功之冠且以爲受受冠十

二升也知緦麻小功冠皆與衰同者案雜記云緦冠澡纓謂之緦冠者明以緦布爲冠如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期十三月而練冠彼亦明以練布爲冠故謂之練冠是緦麻之冠衰同也小功之冠亦如其衰者五服衰冠既以十二升爲斷使小功以下冠布必與衰異則以大功爲差當用十三升十四升之布嫌於近吉故冠皆同其衰降服小功衰十升冠亦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冠亦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冠亦十二升降服殤小功之衰冠與降服小功同十升義服殤小功之衰冠又與義服小功同十二升也且緦麻之外尚有錫衰

疑衰緦麻不以錫疑二衰爲冠而謂小功以緦麻衰爲冠有是理耶蔡氏又謂立言之法若以服之輕重爲序緦麻不得言於小功之上緦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功之冠亦同於緦麻也拘文牽義其說尤固今考禮記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又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服問云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帶其故爲帶三年問云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皆緦言於小功之上必謂此傳變文以立義則於此數者將何說以解之又閒傳云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與喪服四制云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其義一也

亦將以喪服四制爲變文以立義乎且傳上言其受兼指齊衰大功之受則下言其衰自兼指緦麻小功之衰其衰二字不可以偏屬緦麻而言猶其受二字之不可以偏屬齊衰而言也若蔡氏以其衰爲單指緦麻之衰則與上其受句文義不符何不思之甚耶說者或據官氏獻瑤語謂冠倚宜加飾升數恆多於衰而受服以冠之升數爲準非冠因受服之升數爲準也蓋有齊衰冠而無受者矣其於此傳若有疑詞然然此乃官氏見喪服記有以冠爲受之文故爲此說要之記言以其冠爲受與傳言冠其受互文見義不當以辭害意也斬衰傳

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齊衰大功其絰分數之大小視斬衰齊衰之帶也此傳言冠其受也者猶言冠視其受也云爾言冠其衰也者猶言冠視其衰也云爾下言帶緣各視其冠此不言視者文省耳齊衰大功中無受者齊衰三月及殤大功九月七月是也傳言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包齊衰大功無受者在內明齊衰三月雖無受布而正服義服之冠皆視義服齊衰之受同爲九升殤大功九月七月雖無受布而其冠皆視降服正服大功之受同爲十升

也官氏第謂冠其受對冠其衰立文明喪服輕重固冠衰之布同異而分耳初何嘗疑此傳句讀之有誤乎且其釋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固謂小功服輕故無受然冠如其衰依舊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之差漢緦麻皆輕不復爲差是亦不取郝氏緦麻以小功冠爲緦之說蓋氏顧沿郝說而張之何耶說者又曰自小功以上冠之升數未有不多於衰者若謂小功冠如其衰是降服小功之冠同於降服大功之冠十升矣其可乎樅謂此不嫌也喪服齊衰三年齊衰期不杖期齊衰三月與殤大功九月七月大功九月皆同牡麻絰是衰異而絰不嫌

從同也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是衰異而屨不嫌從同也喪服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注引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疏云此別言帶者下殤小功本是齊衰期之喪爲下殤而降故帶特異欲見其重故也夫喪服斬衰絞帶齊衰布帶大功以上帶不絕本小功以下斷本此下殤小功之服次於大功而帶顧用澡麻不絕本反詘而合絞之又何嫌於小功之冠不可以同大功之冠耶且大功之衰七升八升九升與小功之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固已不同小功之澡麻帶絰與大功之牡麻絰布帶

又自有辨冠同亦何嫌焉倘執小功以上冠升數恆多於衰之例必謂小功以緦麻衰爲冠是以降正義小功衰雖三等而其冠皆一如緦麻也既謂小功之冠不可同於大功何又謂小功三等之冠皆可同於緦布豈非其說之自相矛盾乎彼蓋惑於姜氏兆錫之解緦麻十五升抽其半爲十四升有半故深信小功以緦麻衰爲冠之說謂冠升之數多於衰升不知十五升去其半成布爲七升有半（說詳緦麻條）其升數又豈多於十升若十一升者哉先王制禮於喪服輕重同異之閒皆有深意如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布帶者齊

衰之帶繩屨者大功之屨均斬衰也而帶屨特異齊衰章杖期疏屨不杖期麻屨均齊衰也而疏屨麻屨各異此同中有異者而喪服之輕重見矣小功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冠亦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殤小功小功降服之冠不嫌同大功降服正服之冠小功正服之冠不嫌同大功義服之冠此異中有同者而喪服之輕重亦見矣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衰有之冠亦有之經帶屨亦或有之也余友王君懷佩著儀禮喪服賡義括此條爲商因述鄙說如此以質之

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說

儀禮喪服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鄭注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賈疏八十縷曰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疏家乃謂十五升中去其七升有半而六百縷是亂經文也緦麻以例降殺應爲降服十三升正服十四升義服十五升之差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故去其半升而用之無三等之差者禮從略而質也盛

氏世佐以姜說爲足正向來之誤喬樅謹案姜說非也攷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先鄭解緦衰錫衰即據此傳及下記文其云疑衰十四升者以吉服十五升此少一升變於吉也夫十四升之布尚以其疑於吉而謂之疑衰而此五服中之緦麻反用十四升半之布不愈疑於吉乎尚以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則緦麻服輕已不復爲差何不由小功衰遞殺之用十三升之布而顧就吉服少

減之用十四升半之布乎古人制禮輕重之閒失宜如是且記於斬衰言三升有半於繐衰言四升有半使緦果第減吉服之半升傳胡不言十四升有半耶是緦麻之成布爲七升有半也明矣然則傳胡亦不言七升有半也曰十五升抽其半不得直言七升有半何者此緦之縷十五升之縷也十五升之縷爲朝服十五升之縷抽其半爲緦麻如直言七升有半則疑於緦麻第爲七升半之縷而不爲十五升之縷矣曰十五升抽其半變文以明之也緦麻之縷如緦卽以緦爲衰名猶繐衰之縷如繐卽以繐爲衰名欲人知其縷之麤細也姜氏

又謂五服縷質之麤細與其升數之多寡相權不得謂縷細而升可疏此又不然喪服繐衰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夫繐衰四升有半而治其縷可細如小功則緦麻成布七升有半何不可治其縷細如朝服乎禮記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錫以朝服相比而言尤可見其治布縷之麤細一如朝服此經傳及禮記閒傳不言朝服者布縷唯朝服十五升言十五升則朝服可見故文省也必十五升去其半者沈氏彤云緦之精麤旣如朝服使升數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衰何以爲喪服必去朝服之半者簆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卽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沈說本此緦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緦麻比於他服之布爲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爲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是也升數

雖少而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云喪服以精麤爲序繐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吾無取焉

褖緣今古文音釋

儀禮士喪禮褖衣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褖爲緣儀徵阮相國曰禮記喪大記褖衣鄭注云字或作税卽雜記之税衣褖衣字當从彖彖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近蠡凡蠡喙褖等字皆从之有劙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緜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以兌駾與喙栝韻可證也（詳見揅經室初集）喬樅謹案說文彑部彑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凡彑之屬皆从彑讀若罽网部罽魚网也从网㓹聲㓹籀文銳金部銳芒也从金兌聲㓹籀文銳从厂剡艸部蒯艸之小者从艸㓹聲㓹籀文銳字讀若芮據此彑字象豕頭之銳而上見又讀與銳同是二者音義並得相通則彖从彑讀聲亦得與兌近是爲彖兌通假之明證褖衣古文亦作緣者緣純古通說文以之互訓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毛詩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可與鄭說相證孔子繫易以材訓彖是其音訓相通之據釋名釋衣服云褖衣褖然黑色也褖衣色黑得稱紂衣紂純字通純緣義同古人音訓相同字多展轉通借此褖衣者黑衣

五冊 乃上頁

裳赤緣之故古文亦假緣字爲褖也又案說文彖从彑从豕省與从彑从豕之彖意恉大同彖讀若弛則彖字古音當亦讀與彖同何以驗之士昏禮主人纁裳緇袘注云袘謂緣深衣純袂緣純邊注云緣緆也孔氏正義云鄭解經緣字讀爲緆旣夕禮明衣縓綼緆注言在下曰緆此緆則深衣之下緣也玉篇袘緣也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緆據此以袘訓緣讀緣爲緆緆袘字並通是緣字古音近袘矣漢書五行志魯宣公十五年蝝生劉歆以爲蝝蚍蠹之屬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蝝卽蝗亦讀蝝若蝗也又釋名釋衣服曰襈緣也（[illegible]沅疏證曰廣韻云襈緣也義正符今據改之）以青絳爲之緣也以緣訓襈則讀音近襈爲緣之聲轉蓋音讀隨時變轉緣音本近袘又轉入襈猶施字本讀若弛又轉入延（毛詩旱麓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作延於條枚呂覽知分篇同）鮮字本讀近斯又轉入獻（毛詩有兔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月令鮮羔呂氏春秋作獻羔）也說文璏劍鼻也从玉彘聲漢書王莽傳欲獻其瑑耳服虔曰瑑音衞蘇林曰瑑劍鼻也字本作璏从玉彘聲後傳寫者訛也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聲瑑字得借爲劍鼻之璏知彖聲亦讀近彘也服以瑑字音衞衞亦與彑音近說文[illegible]从豕衞聲讀若罽與彑字讀若罽者聲同尤足

爲豕彖音近之左驗也

十五冊第[illegible]版

劉氏遺書八卷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刊

序

歲在壬辰予入都應禮部試始得交於端臨接其言貌晏晏如也既又因汪容甫得聞端臨之學之精與其孝友純篤於是益心折焉後端臨留京師教授生徒予亦官於工部數過從講學每得一義必以相示及端臨言歸觀省郵書來往以所得相示如在部下時蓋端臨邃於古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閻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覩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乙亥之冬端臨次子源嶓與予書又以端臨遺書已刻者詒予予讀而愴然悲之悲其書之存而人之亡也雖然自古有死而如端臨之書之必傳於後者蓋鮮則端臨死而不朽矣其有功於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據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據內則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據周官大戴記穀梁傳之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據周官儀禮之文入公門以下則據聘禮記之文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則據玉藻之文皆聖經之達詁而傳注之所未及其疏釋儀禮經文豪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既補鄭賈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橫弓之爲南踣弓張矦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緻密於斯爲極至於荀子補注綴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識祕書之違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僞文渙然冰解司馬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端臨之謂矣予與端臨交三十餘年故知之獨深輒表其學識之精以告後之學者使皆知端臨讀書之法而用之以讀古人之書則古人之幸也夫嘉慶二十一年歲在丙子六月望日高郵王念孫敘旹年七十有三

劉氏遺書卷一

論語駢枝

寶應劉台拱撰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鶻突不分明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

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爲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皇侃本作貧而樂道開成石經貧而樂旁注道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謹案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皆是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鄭注內則即訓爲饌）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一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

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

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膰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敎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

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詩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二義皆回穴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强傅合亦但云寤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

可知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擧天牲以況之蘊藉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不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賓孟曰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以犧喻人君亦古之通語也　竇犨謂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然詞意婉曲寄託深遠與儀封人木鐸之喻南宮适禹稷之問略相似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傳合耕犂之指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輩所僞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遠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謹案第七篇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我何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如是朱注解何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說用劉原父似亦可通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辭而不居何也喪事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承當之辭非遜謝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又不可謙也語默之宜醉飽之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學者詳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聞愚說或頗以爲怪用敢旁推交通敷暢厥旨冀學者無惑焉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

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揚雄方言稱爾雅而作應劭風俗通義自謂述演方言故其名書之意相表裏）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

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楊愼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謹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君召使擯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

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擯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

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謹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攐（說文攐摳衣也）攐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注謂攐裳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

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瞿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託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

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二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摳衣不同攝

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兩手摳衣自是卽席之容非上階之法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朔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

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謹案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矣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槩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復舉上文而追徃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猶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諸懟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鄗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不可以作巫醫鄭注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是也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蓍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瞯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

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劉氏遺書卷一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經傳小記

劉氏遺書卷二

寶應劉台拱撰

周易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案至與終似相近然至以心言見一步進一步則德日新終以事言凡事見到極處便行到極處事事合宜則業富有

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　案上進似爲邪下退似離羣爲邪離羣蓋互文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　案陰闇也猶冥冥也騭古陟字釋詁云騭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騭下者猶言騭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

常陟降之爲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郅梁益之閒曰㣌騭郅格㣌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不足爲據說者因卽訓騭爲定非也

庸庸祗祗威威　案庸庸勞也言勤德也祗祗敬也威威畏也言畏刑也

天畏棐忱　案天畏天威也棐匪音義同匪忱猶難忱也

乃由裕民　案由猷音義同

丕則敏德　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厥攸灼　案攸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預云鬱攸火氣也

詩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案泲禰干言疑皆所嫁之國地名設言我將出宿飲餞于此以適衞而問我諸姑伯姊不亦可乎皆所謀於諸姬之詞也

商之孫子　案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應殷士與周之士應

無遏爾躬　案言無令文王所受之命至爾身而絕

有虞殷自天　案殷中也凡有虞度勿敢自用而必折其中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將於何取正哉惟文王之聖與天同德則文王之事一天事也事事以文王爲法則有以上合天心而義問孚乎萬國矣

于豆于登　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從癶豆登之字

從肉從又今攷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𤼷字登卽鐙𤼷之古字𤼷或作登頸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居正特臆改耳

靡神不宗　案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讀宗爲禜今據此靡神不宗與蟲宮等字爲韻則不必改爲禜矣宮卽謂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謂壇壝宮也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案王往古通用成謂官成也言汝當往釐爾在官之成法而又時來謀度也

嗟嗟保介節　案呼保介而問之謂今將何求乎將如何新畬乎此王來咨度之詞也言麥秋將至矣庶幾上帝終賜我以豐年乎此答何求之問也命衆人具田器以從事此答如何

新畬之閒也

十千維耦　案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並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

周禮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　案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案師卽禮經所謂先生鄭氏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氏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

春官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特爲一條此則類敘於祭祀之後葢王賜卿大夫士爵亦於祭時如諸侯爵其臣之禮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案王應電鄭鍔仍從先鄭讀祭字絕句愚謂未妥疑祭字衍上下文或云帥有司或云及執事此云與有司將事于四望語勢一例與讀如本字

則眡高作龜　案先鄭以鑿之爲作後鄭以灼之爲作菙氏掌共燋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後鄭易之云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不取鑿龜之義

夏官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案簡猶閱也稽讀如擁鐸拱稽之稽鄉民制鄉以處民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案均守卽士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所謂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案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案量人巾車二職皆不見張侯之事然則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三乃可與道古

詔相其法事　案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案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

夾弓庾弓　案庾攷工記作臾釋文音庾則此當如字讀矣乃釋文於此云師儒相傳讀庾未詳其故

從授兵甲之儀　案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案弓弩矢箙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爲三等以給其直且

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案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

秋官司寇王巡守殷國　案據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似殷國不當作殷同解

及郊勞眡館　案諸公相爲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歟

三揖三辭注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案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

饗食還圭如將幣　案饗食還圭不得如將幣之儀賈疏亦頗斡旋之究未安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案此侯國之禮

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有司羣吏有事者　案中士下士屬官也府史胥徒屬吏也二者皆得言屬羣吏卽屬吏也此注與特牲注所指不殊疏混屬官屬吏爲一

注滕薛名簂爲頍　案簂各本誤作蔮釋文亦誤　釋名云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帨飾形貌也字从竹亦从巾作幗滕薛在漢爲魯之南境劉熙以頍爲魯語與鄭合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案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亦本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　案凡言拜者皆再拜也此篇言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案賓之下有介介之下而後有衆賓故衆賓之席東不與賓屬南不與介屬所以兼申賓介之尊也若鄉射無介賓之下卽爲衆賓故其席得繼賓而西無嫌故也

衆賓序升卽席　案此時卽席皆立於席上不坐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　案獻者有無不定鄭幷獻大夫以解三作殆非也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　案尊不於房戶閒者亦以序故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案鄉飲酒禮云有諸公則大夫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

對不去加席據此則此條不去加席爲無諸公之禮矣然下記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文只如介禮與記文不合鄉飲酒但云大夫如介禮然則雖無諸公亦如介禮可知

坐橫弓注橫弓者南踣弓也　案此解上射下射之橫弓皆南踣也弓有上下橫之則如人之踣上射東面覆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右是南踣之下射西面卻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左亦是南踣之也所以橫弓者爲取矢也既并矢於弣則仍豎執之蓋矢在楅上北括上射東面故覆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便下射西面故仰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亦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亦便也（敖氏解此條誤甚謂上射下射取矢皆北面則違經矣）

燕禮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　案初奠觚爲辭降也再奠爲盥也主人既盥之後然後取觚於篚故無此兩番奠

大射儀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　案前已戒此又戒則宿戒也宿戒使宰夫者宰夫爲主人故也獨戒宰及司馬兩官者宰者百官之長而射者司馬之職事也射人司士又皆司馬之屬戒宰及司馬則餘官舉在其中矣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　案射人宿視滌樂人宿縣皆射前一日也然則量侯道與張侯設乏亦皆在射前一日不待言矣鄭注所云非是

建鼓在阼階西　案下兩言一建鼓者承上言之猶云又一建鼓也鼓鼙異名故其文如此少牢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一宗人奉簞巾文法與此正同

一建鼓在其南　案此一建鼓雖在縣南然中間尚有餘地不相屬是以士旅食之尊在鑮南而樂工初降階立於鼓北卽在此縣鼓之閒矣

升酌散以降　敖云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　案鄭於下文乃解散字則此爲酌膳之誤明矣

媵爵者皆退反位注反門右北面位　案媵是洗南之位故明之

聘禮庭實　案享之庭實不見其數疑無常數

士喪禮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注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　案鄭知此哭不踊之文據主人者下文小斂後朋友親襚西階東北面哭踊三彼小斂後尚踊今初死之時反不踊於義不可故知此哭不踊據主人言之以下文小斂後亦云主人不踊也此不言朋友哭者文不具賈氏謂朋友與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故朋友亦不哭非也

賓賵亦不踊注云既啟之後與在室同

皆饌于東方注饌於東方東坫之南疏饌於東方堂上坫南非堂下也　案設盆盥在東堂下而乃云西方盥如東方然則東方卽東堂下也又下文東方之饌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

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案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

主人拜送　案此蓋拜送於外門外也於主人之送賓也衆主人皆復外位矣故云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執豆者既錯即立於豆北南面待巾乃出也餘人先出立戶西以待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　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涖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

既夕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案敖氏以此爲祖奠之饌而遷祖之奠別用脯醢醴酒夫夙興陳之日側乃奠之其不可一也二廟者朝禰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之說則朝禰之奠尙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醴酒其不可二也

若無器則梧受之　案梧啎通

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　案凡奠皆饌於東堂下即上文遷祖之奠亦然至祖奠乃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東堂下已陳明器不容雜廁其閒故也鄭知此籩豆醴酒亦當在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昨日所陳明器仍當於東堂下故處陳之即下文云陳器是也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經記皆不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籩一豆可知

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士之屬吏也　案鄭注士冠禮有

司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此云屬吏與士冠禮注云羣吏一也士冠禮疏以羣吏爲府史胥徒而以屬吏爲君命之士及此疏以屬吏爲隸子弟皆非也又士冠禮贊冠者注云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主人之贊者注云其屬中士若下士又士昏禮使者注云夫家之屬若羣吏彼言屬者乃謂屬官與此屬吏不同故與羣吏爲二也

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蒙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

少牢饋食禮宿　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尸而無宿諸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尸與筮尸皆在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

當俎北端　案當俎北端當豕俎之北也

佐食受　案單言佐食亦謂上佐食也上佐食先在尸右自是以後在尸左

賓長羞牢肝用俎　案此俎不奠尸既受肝則賓長縮執肝以降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　案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也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案賓中亦有同姓如季孫飲大

夫酒臧孫爲客

皆縮俎西枋　案西枋謂之縮俎凡横縮於俎者視此

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注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　案侑俎亦有膚三而注云增未詳豈上文膚三二字誤衍歟

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　案祭肺一手祭之嚌肺則兩手祭之故祭祭肺者左執爵而祭嚌肺者必奠爵也

司馬横執羊俎以升　案此云横執然則凡正俎皆横執也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南于西階西南　案凡西階西未有不少南於階者然則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繁省無他義也唯主人立於洗東北西面嫌太東宜詳其意

衆賓長升拜受爵　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衆賓衆兄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　特牲賓兄弟亦皆拜

下飲　案下飲者亦之其位與下文互言之耳疏謂飲於西階下非也

賓長獻于尸　案上篇養云賓長二人故此次上賓者亦稱賓長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案禮者道德之品節仁義之等殺循禮則斯四者無過不及之偏成猶裁成之意

敎訓正俗非禮不備　案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備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正義曰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謂遠聘異國　案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

食饗不爲槩　案祭品當有定制食饗專言賓客故不爲槩

負劍辟咡詔之　案史記王負劍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推之于背令前短易拔故云負劍

由闑右　案疏謂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朱子謂古人常掩左扉君出入皆由右邊門中恃定論由闑右者傍闑之右而行不敢當尊也不由闑西所不待言

奉席如橋衡　案莊子其名爲槔本又作橋鄭氏桔槔之解本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士昏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庋笄其制未聞據經曰奠于席則橋蓋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横鄭注謂是井上桔槔遠而不切

客踐席乃坐　案乃坐字屬上客從主人之辭而遂坐也下主人與辭于客然後客坐文略同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案此辨極是但不當有出戶字既云屨不上于堂則長者坐堂上可知所以必向長者以其見之也若在室則屨當在戶外矣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案言兄弟則兄弟之子可知若父子本不同席不待言也故下文類及之

鄉與客並然後受　案上言尊卑不必皆敵者也然既以遺言則其爲尊卑也微若大夫士以賓主相授受禮當與敵者同

也聘問以君命臨之故異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案禮經簡奧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張子以爲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

則載貔貅　案貔貅亦載其皮不言皮蒙上文也猶鳴鳶飛鴻蒙上文

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案急堅也繕持也怒勇氣也氣輕發則易竭故堅持之進退有度卽此意也　數句似引古兵書中語以武虎怒度爲韻前朱鳥三句亦見吳子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案諱王父母者諱王父母之所諱也子與父同諱王父母之諱父母亦諱之逮事父母故亦從而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但諱父母之諱而已且禮不下庶人未有記禮而專爲庶人設者鄭氏之說誤矣

取貳綏跪乘　案乘謂登車也君登車有物履之若后几之類僕則跪而登之車輿去地四尺　又案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正義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車不行也此疏言跪而驅令馬行得五步止而倚立是自相矛盾也御車當無跪法

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案予小子自稱之詞生名之死亦名之史策記事之例春秋書王子猛卒是也小子王不見

於經晉小子侯哀侯子桓三年春哀侯見獲而死七年冬乃見小子侯不得以爲未除喪之證以其幼小而謂之小子侯亦非僭號也

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案子亦人稱之與公侯同自稱於他國亦曰孤不惟本國臣民也疏誤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　案王肅以極字絕句亡作忘當從之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

舉者出戶出戶袒　案舉者出卽謂舉尸出戶也又云尸出戶於文爲複當以舉者出戶爲句下出戶字向下讀謂主人出戶也戶字不必改

公輸若方小　案若疑卽般之字

雖微晉而已　案諸解俱未妥於文當曰雖欲伐者不獨晉而已而天下其孰能當之者乎

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案鄭注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最直截分明疏義別爲立數竊所未詳陳氏正疏義之誤得之然其說謂里與畝同法則亦未然蓋田之縱橫皆少古者十分之二而里則但以直計之爲少十分之二耳

月令五者備當　案陳氏解五者用鄭注思謂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

其器閎以奄　案奄有覆蓋者

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　案爲人子止於孝至善之謂也不可以有加過猶不及也

禮運出遊於觀之上　案言出遊則魯宗廟在雉門之內可知矣

而有志焉　案志謂識記之書如夏時坤乾之類石渠王氏云云案風俗升降聖人無如何此非老氏所能誣亦非儒者所能諱但異端之見以禮爲不必設孔子之言以禮爲不可廢此其立言之旨固殊矣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　案以知爲賢故謀作以勇爲賢故兵起

衆以爲殃　案衆謂衆庶也不由禮則在埶者黜退而衆庶則有刑禍及之也

皆從其初　案此節接皆從其朔之下文勢方順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案麻絲當作絲麻與皮協韻

腥其俎　案以上上古

孰其殽　案以下中古

然後退而合亨　案以下今世之禮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案鄭注云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如鄭此說則愛是愛重之意不苟死亦不幸生其達於禮也深矣疏解愛爲貪愛似非注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案承上以正用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承上愛其死而患其生

郊特牲不能則辭以疾　案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長大不容不能惟可以疾辭注疏謂與男子初生未能相似謬矣

周之始郊日以至　案周初郊祭以冬至之日後乃用辛日以卜大司樂冬至日禮天神于地上之圜丘猶不用辛也

內則穛　案說文穛早取穀也从米早取與鄭注生穫之義一也陸農師以爲早熟穀則非也今人作麥食亦有不待熟而收者

湻熬　案湻熬湻毋一物也以黍稻異名炮一物也或豚或牂所施異耳今鄭氏以湻熬湻毋炮豚炮牂爲八珍之四若然則擣珍與熬二者之內皆含牛羊麋鹿麕即又當爲五物而鄭氏數擣珍爲一物熬爲一物斯豈非自亂其例乎由此言之鄭氏八珍之目殆不可爲典要

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案三日上屬爲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始負子男射女否言負子之時男子有射女則否此皆言男子之異也

三日卜士負之　案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梧矣

夫入門　案鄭氏以入門爲入側室之門然此有阼有房恐非側室且冢子傳重而反於側室見之亦似未安

姆先相曰正義以姆先相爲句　案文當於先字句絕

遂左還授師子注以左還授師爲句　案文當授師子爲句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　案妻以子見於父謂冢
子也其餘適子庶子則先見其母而後見其子何以明之冢
子未食而見則母子俱見而後夫婦同牢而食也適子庶子
已食而見則先見其母而後食食焉而後見其子也此其時
之先後不同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謂子見父也又云子生
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者謂妾見君也此其地之內
外不同也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
以其子見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
說者疑妾亦以子見父而內寢外寢牴牾不合不得迂迴穿
鑿從爲之辭斯不詳之甚也

玉藻鹿幦豹犆　案兩鹿幦豹犆疑有一誤若謂齊車朝車同
又何必別言之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案在位者逐日趨朝常事耳
不得行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之禮此豈謂致仕之大夫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案此食謂食羞
也飯卽上文先飯也此與上文異者但不嘗羞耳先飯及飲
則同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案下文弟子縞帶縞不必定是凶服
季康子朝服以縞雖是變禮然如縞是凶服亦豈肎用爲朝
服乎漢人推論古事頗有不可盡據者
而素帶終辟　案而字乃君字之誤士冠禮疏引作君蓋唐人

如此讀
右徵角左宮羽　案言玉聲之洪纖淸濁與聲律相中左言徵
角右言宮羽取協韻爾不必定有意義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案親老則不當一日離於側今但不易方
不過時而已親病則色憂行不能正履今但色容不盛而已
此二者皆疏略之節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案此亦不變舅姑
之稱
爲慈母後者　案爲妾母後者賀瑒曰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
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愚謂今世爲
人後者不必皆大宗而輕降其父母之服甚無謂也當準此

例雖爲後不降本生庶合禮意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案父不主庶子之喪
則其孫自主之矣故以杖卽位可也而鄭氏以爲祖不厭孫
云者非其義也
大傳別之以禮義　案此句亦旁治昆弟事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人道指下文親親尊
尊長長男女有別
綴之以食　案上文合族以食讀如字此不當異大宗伯引此
文陸亦依字讀
名曰重　案持重之義出於此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案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傳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㚖喪服傳引古傳文而釋其義以爲爲出母言之也鄭於此處卻不用此爲釋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有之有跪者也謂授受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案鄭說是而孔疏釋之未當古者性字只是生字直當也謂生而短小跪而後相當則有跪者也

取俎進俎不坐　案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是進豆法也鄭注取以釋此與下文取祭反之不坐義不同取俎徹俎也進俎設俎也

刀卻刃授穎　案警枕之穎音扃上聲刀鐶之穎音營上聲二字並从禾而集韻誤从木類篇因收入木部非也釋文及開成石經並从禾而正義釋此字尤明

飲酒者禨者醮者　案飲酒也禨也醮也凡三事

學記比年入學　案比年王制學記陸並不音聘義音必履反後人讀毗志反者非

中年考校　案中一以上陸氏無音中月而禫讀如字此中年音丁仲反徐仙民讀也當從陸讀如字爲是

待其從容　案從容讀如充朱子以爲鐘之餘聲也

樂記聲相應　案謂有音韻相協

變成方謂之音　案後代樂府歌行不可播之八音者非無淸濁高下之變以不成方故也成方即下文所謂成文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案堯舜三代各有當代之禮樂所謂殊事異文者也然事殊而同歸於敬文異而同歸於愛蓋禮樂之情主於敬愛故歷代明王相沿而不改特禮以時制故其事殊樂由功作故其文異耳名謂樂名

莊敬恭順　案順字正義解爲敬愼順疑愼字之誤古順愼通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案漢志連上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並引之據此是知皇氏所分十一篇未必盡劉向之舊

然後心術形焉　案心術謂思憂康樂之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案廣讀如號以立橫之橫賁讀如虎賁之賁鄭注下虎賁云賁憤怒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案此一節當在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之上因上大亦有此之謂也而致錯簡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孔子凡五問前三節皆舞之始事後二節皆舞之終事下云武亂皆坐則知坐在舞之終也淫者如水之浸淫樂之餘聲所及也荒如耄荒之荒若非失傳則武王末年之志耄荒矣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案古音讀右聲如以此二句以右子爲韻王肅之讀勝於鄭矣

喪大記大夫世婦卒于適寢　案大夫之妻降於夫人故稱世婦世婦非國君次婦之尊稱也三夫人謂之夫人諸侯之妻

亦謂之夫人其義同也

祭義孝子之祭可知也　案可知謂見於外者如言喜可知也

而忘本也　案而字衍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案置與植同

坊記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　案三句爲一篇之綱

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　案已下二章言命以坊欲

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之貌也　案慊之訓本爲不足而反之即爲使足此義之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者也方氏說與鄭正相反鄭注得之

盜爲荼毒　案此盜字當用戴東原說訓爲乃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　案已下三十章言禮以坊德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曰孝者畜也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爲孝本此此引詩以證先死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語意略相似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案已下六章言刑以坊淫

經傳小記續

詩願言則嚏釋文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渚吏反或竹季反

案諸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不必備列陸氏採摭衆家不加研核往往有此

周禮春官大祝彌祀社稷禱祠　案彌當讀如小祝彌災兵之彌

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變拜言禮者客祀也張爾岐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而已故云客祀　案客乃容字之誤張氏曲爲之說

特牲饋食禮詩懷之實于左袂　案此謂由懷而納之于左袂

主人備答拜焉　案下文尸備答拜焉文法同似不必如注義

少牢饋食禮脊脅肩肺在上張爾岐曰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肩字即胃字之誤　案脊脅肺肩皆當授尸故在上

腊俎亦云肩在上以腊獨舉肩故也張說誤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張爾岐曰吳氏云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據疏文則賈作疏時經文尚有尸受祭肺四字故吳云然　案經文若有此四字注不必爲重言上佐食作解矣吳本不足據

佐食祭酒卒爵拜　案敖云衍拜字非也禮坐卒爵者拜既爵此文上有坐受爵則卒爵亦當拜

禮記曲禮言不惰　案惰當從姚氏讀如字姚氏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惰也是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之言尤非

有憂者側席而坐陳氏曰一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案有憂不接賓客情也偏設之非情也論語席不正不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案賓主禮原無同坐之法卽羣居亦有長者異席之文不必盡與人共坐也訓專爲單近是

乘必以几　案士昏禮婦乘以几注云尙安舒也賈疏曰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若尸乘以几之類又記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云持几者重愼之疏曰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用臺亦此類案賈說是也孔疏謂几在式上非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案焚埋無異義各因其質耳舊說迂呂氏分陰陽亦迂

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　案七須是也疏曰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是孔氏讀爲趨

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案采地以外稱之曰公其國之臣民稱之曰君非自稱也下放此疏誤

檀弓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案宿者留也若作越宿解非

少儀不疑在躬　案在躬與下文衣服在躬語同當取彼爲解注疏說非是

言語之美注美當讀爲儀字之誤也　案古者書儀但爲義義訛作美故云字誤

尊壺者面其鼻　案左傳樽以魯壺尊壺猶言設壺正義尊與壺恐非（禮器盛於盆尊於瓶盛與尊對言義亦顯）

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　案陳氏疑寢後無北牖是也而以屋漏爲牖陋哉言乎鄭注牖或爲墉陸釋牖舊音容當從之

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　案賈公彥曰燕寢下室也朱子曰寢之後有下室是也詳陳氏之說若有兩下室恐非

緇衣尹吉注吉當爲告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　案尹告亦尙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

多志質而親之　案親之猶言熟之復之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案鄭注純或爲煩今當從之言爵無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爲正言倣效之也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居民上又言事煩之時以臨祭祀是謂之不敬蓋敬者主一

之謂事煩者其心必亂不主於一以之事神不亦難乎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交神明　東晉古文出一變而爲明白簡淨古書所引用與今書異者或反疑其有脫文衍字而不復致詳是可惜也

閒傳父母之喪居倚廬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　案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謂之倚廬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壘墼爲之不塗壁所謂堊室也堊室兩下爲屋廬偏加東壁非兩下

三年問因以飾羣　案羣字句絕解見孔疏陳說似以羣字連下讀者而下注又有飾羣字未詳陳氏意何居也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案曾音增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陸並音增集注不音蓋同陸也今讀層非

投壺揖賓就筵　案注疏皆以此就筵爲就投壺之筵愚謂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案三焉字皆當下屬焉語辭猶於是也

爾雅釋詁昄大也釋文昄孫郭方滿反字林方但方旦二反

案方但反音叛方旦反音半蓋古人寒桓不分今言翻切者目此等爲寄韻

怡樂也疏小雅節南山云既夷既懌怡夷音義同　案古脂之二韻不相通邢說非郭注云見詩當更攷之

鬻盡也釋文鬻本或作慭字廣雅云慭劇也　案劇與勊同子虛賦微勊受詘郭璞注云勊疲極也與此注厭極義合

亟疾也釋文亟欺冀反　案此志韻字而用至韻冀字爲切

敕勞也釋文本又作飭　案敕飭通攷工記或飭力以長地財

釋言淩慄也釋文案郭注意當作悽埤蒼云悽慄也　案集韻悽字解云怖也當以从心爲是邢疏亦引埤蒼悽誤棱

舫泭也釋文樊本作坊作坿　案坊坿別一義非水中簰筏

賑富也注謂隱賑富有　案隱殷通用詩殷其靁是也

跋躐也釋文跋蒲末反郭音貝又補葛反　案狼狽即狼跋也補葛反借曷韻葛字爲切

疐跲也釋文疐竹利反又得異反又竹季反　案三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陸氏採摭衆家不加研核往往有此

煽熾也釋文熾昌至反　案昌至亦借切

黹紩也釋文紩音抶　案廣韻音秩

䠊刖也釋文䠊扶味反又枝迷反　案枝迷反未詳集韻無此音

釋訓斤斤察也釋文斤斤樊居覲反舍人云斤斤物精詳之察

案疏引舍人注精誤情覲乃震韻字借切

洸洸武也釋文洸洸女皇反舍人本作僙音同　案此字止有光汪二音毛詩釋文可互證此作女皇反疑誤

忯忯愛也注未詳釋文郭徒啟反與愷悌音同　案注疏本作忯如郭讀當從氏

釋丘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　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閒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丘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道遠日益云注容甫曰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

當補入　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卽言
字之誤
巷遊而鄉居者乎　案朱本作鄉飮
曾子制言中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　案其功守之義五
字本是注文蒙上以解義字而誤作正文
曾子制言下恭者不入　案此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
曾子天圓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案此字屬下句衞將軍文
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唯人爲倮匈而生也盧刻作而後生也　案朱本無後字當從
之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淸濁謂之律也　案宗當作定出

注
韓詩外傳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
皆應　案尚書大傳鄭氏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
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又
云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
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
者亦皆和之也
非翟黃則魏成子　案魏成子說苑作季成子又一條作君母
弟公孫季成然則稱季成爲近是
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
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旣拔無守

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
吾何負於魏成子　案說苑又一條云西河無守臣進吳起
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
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
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
翟黃逡巡再拜　案說苑作翟黃迮然而慙
立郞言義坐郞言仁　案說苑作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說苑君道篇寡人地狹人寡　案人當作民
齊人削取八城　案盧學士校改作取蓟八城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案不乘勢三字衍
北面拘指　案淮南脩務訓弟子句指而受拘指卽句指

臣術篇趙簡子　案盧學士云宋元本楚府本並作簡主
臣聞古之賢臣　案晏子春秋作賢君
若夫弊車駑馬以朝王者非臣之罪也　案王者晏子春秋作
意者是也此誤
爲我浮桓子也　案桓子當作無宇
尹綽赦厥　案盧學士曰呂氏達鬱篇注作尹鐸趙厥
面讐不譽也　案譽上當從一本增面字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　案叟乃臾誤下同
建本篇伯俞有過　案盧學士曰類聚御覽俱作韓伯瑜
盲臣安敢戲其君乎　案其字因上文誤衍
吾將不休　案下文當作吾不敢休

立節篇其誰能行之哉　案韓詩外傳作其孰能與之哉當從之

貴德篇天暑遠市　案遠市倒

又將能忍吾子乎　案吾子盧據宋本作君子蓋謂上文太子爲魯君子也韓非說林上文作其子傳此作吾子

復恩篇陶叔狐從　案孫御史曰呂氏當賞篇作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

夫勇壯彊禦　案夫字衍

豈敢忘子哉　案子乃之誤

周內史叔與　案趙敬夫曰當從呂氏作叔輿

政理篇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　案問字衍

夫扱綸錯餌　案扱乃投誤

誅之則爲人主所察　案晏子春秋察作案當從之

用事者也　案也上脫是字

正諫篇所敬各異也　案五字衍

國家得微有故乎　案晏子作有事

奉使篇太子起拜受賜　案起當作迎

鳳凰于飛　案凰當作皇

今大國其命　案當作有命

至公篇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　案行葦傳敦聚貌釋文音徒端反此讀當如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屯屯卽敦敦也

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　案文當作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此並誤今據韓非子改定

指武篇若鄙心不與焉　案此句當衍

雜言篇乃知百味　案知乃和誤

脩文篇夏公如齊逆女　案此條疑出騶氏春秋

新序雜事五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案說苑善說篇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蓋各引古語而小變其說

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　案說苑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

臣請鴻鵠擧矣　案韓詩外傳作臣將去君鴻鵠擧矣

釋名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　案釋智圓楞嚴經疏引釋名云言其氣孛孛然似掃彗也

汋澤也畢氏疏人身無所謂汋者汋字蓋誤也疑當爲液　案下文釋胞臍皆有水汋之言

面漫也畢氏疏說文無漫字疑當作㒼　案劉又徐曰漢書食貨志注如淳曰民盜摩漫面臣瓚曰摩錢漫面此以漫釋面之證今人以說文爲疑誤矣

劉氏遺書卷二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國語補校（黃孝廉丕烈校刊宋明道二年本）

寶應劉台拱撰

昔我先王世后稷　補音本無王字錢曾讀書敏求記據史記周本紀當有王字此本有王字是也近人有以補音本爲是者其言曰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於上釋世字於下釋王字則下稱先王而上惟云先世可知也案此說非也昔我先王世后稷言世長稷官史記索隱曰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也世字下屬先世二字不得連文昔我先三字不成辭語有王字是也文王追王武即身而王不窋未追王然禘祫之禮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上文我先王渾舉之詞故不釋下文我先王不窋似不窋亦稱王故疏明之非上文先世而下文先王也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注不窋棄之子也　案史記周本紀作去稷不務索隱曰國語曰棄稷不務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又曰帝王世紀曰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吾聞夫犬戎樹惇　此文或謂樹字句絕惇字屬下其說非也案水經注河水篇云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趙君一清曰史記周本紀曰吾聞犬戎樹敦方輿紀要云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此有城在盜夏衞西周涼州刺史史寧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魏書地形志朔州神武郡領殊頹縣今注云樹頹蓋語出戎方音之異耳據此則樹惇當是犬戎之君名其後以人名爲地名也

瞽獻曲　補音本作瞽獻典近人謂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爲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作典是案韋解明云曲樂曲也作曲當不誤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一說夫水句土演而民用也句水土無所演當作土無所演行水字案水經注濟水一滎口石門碑云川無滯越水土通演水土二字連文一說非是

鄭伯南也　案國語作南左傳作男此文韋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是作南左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正義引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是作男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是賈據國語改左傳又引周語云鄭伯男也是孔據左傳改國語其實南男通論語子見南子孔注舊以南子者皇疏本釋文本俱作等以爲男子者（史記周本紀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子南當郎子男以子南爲氏恐非以爲邑號亦非）

故未承命　江聲曰一本作故不承命

無亦擇其柔嘉　說文腬嘉善肉也柔卽腬晉語無亦晉之柔

嘉是以甘食同

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注呂之爲言膂也　案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膂篆文呂從肉從旅案此則呂膂同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韋注基始也本釋詁然后稷之始始靖民不辭釋詁又云基謀也言始謀靖民與下文基德基禍訓始別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案細大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樂叶圖徵曰聖人立

五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均蓋古所謂均卽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爲六十調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

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韋注隱謂竄也　案竄死不名隱下文云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注三處野朝市也案此則隱當如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之隱言不於野朝市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左傳衞晉執衞侯寘諸深室使醫酖之寘諸深室是隱之也

其次用鑽笮　段曰文選長笛賦注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爲笮而賈逵注爲鑿

行玉二十瑴　段曰東雅堂韓集注云說文廿音入二十竝也國語行玉廿瑴正作此字

夫其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韋注固廢也　案注意未明鄭語云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又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韋注固陋也窮陋不識德義此云不識窮固又求自邇言不自

知其窮陋不識德義而求自近於魯國也

猎魚鼈　案說文猎讀若笮廣韻士革楚革二切又廣韻猎刺也國語曰猎魚鼈也測戟切猎籍字同擉字義同而字異補音云或作擉非是

水虞於是禁罝罜䍡　案罝字涉上文誤衍韋注罝當作罛此後人因說文而竄增者說文罜䍡魚罟也廣韻同下文云今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罣罟罣卽罜字之譌補音本作網罟非

使吾無忘諗韋注諗告也　案說文諗深諫也

人其以子爲愛　此如孟子吾何愛一牛之愛故韋注愛吝也

肆夏樊遏渠韋注鄭司農云　補音不作鄭後司農云後字不

當去

臣聞之曰和爲每懷　詩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正義曰魯語穆叔曰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由箋及正義挍之和上當有懷字補音本有懷字是也（晉語韋注亦云懷私爲每懷）

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　案陳氏禮書卿大夫二朝圖並在卿大夫家惟地分內外以韋注外朝爲非案韋注是也但於二朝所在未明晰詩緇衣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此私朝在天子宮內下句適館是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賈疏亦云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案此則毛鄭孔賈並以天子路門外左右諸廬爲卿士私朝諸侯制亦當然但廬舍之數未必有九耳以其與卿大夫家之內朝對言故曰外朝以其地在天子諸侯治朝之左右故曰君之公朝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疏大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往適君朝由鄭孔之言申之卿大夫居外寢（外寢即正寢卿大夫亦有正寢燕寢）出揖私朝是所出者外寢門也魯語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韋注自其外朝也案本文康子在其朝是康子家朝韋注下文以家朝爲內朝此直以家朝爲外朝不同者對公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爲內朝對正寢庭聽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亦得稱外朝猶天子諸侯之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稱內朝玉藻云諸侯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對路寢庭燕朝言則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何以知卿大夫聽朝於正寢鄭注儀禮既夕記云正寢聽朝事疏云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案此文則卿大夫士視朝雖在正寢門外不過一揖其聽朝則在正寢若臣吏有所白則入正寢庭如天子諸侯燕朝矣故其家朝得兼內外之稱如陳氏所圖是也又古人宮室制度中門之內爲內中門之外爲外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內內寢之中外謂中門外大夫視朝在正寢門外正寢門即中門故稱外朝）與之

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韋注入康子之家也）敬姜由康子家朝入寢門是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使鉏麑賊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寢門即正寢門又襄三十年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窟室即寢室朝至謂其家臣至寢門外之朝）卿大夫正寢門猶天子諸侯路寢門卿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猶天子諸侯治朝在路寢門外對公朝諸廬言之謂之家朝又謂之內朝耳唯然緇衣正義又云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又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後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

軍將者也賈疏云卿居於國門亦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襄仲居東門樂大心居桐門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案此則卿大夫國門之朝卽寢門之朝以其家在國門遂謂朝在國門非有二也

命婦成祭服韋注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案詩葛覃正義云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韋注列士元士也庶士下士也　案詩葛覃正義云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　案國語本文列士庶士對文故韋以列士爲元士庶士爲下士鄭箋引國語則云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鄭意蓋以列士統上士中士下士言之故知庶士非下士

而重爲之皮幣以騁聘眺於諸侯　案眺卽殷覜之覜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又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諸侯聘覜天子也大行人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疏曰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此諸侯相聘覜也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案此三者皆正封疆之事渠弭管子作渠彌猶言渠眉也渠者於界上爲溝旨者於溝上起土爲堳埒所謂封也此謂反其侵地使得於有水之處爲溝封也環山界上之山可環繞以爲固者也牢之爲言周遭也反其侵地使得於陵阜周遭之處環之以爲固也

昔者之伐也　昔者之伐卽指獻公上文獻公伐驪戎克之是也言昔者獻公伐驪戎爲民除害故民能致死今以自封故民心離判

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案左氏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穀梁同公羊作年夫古音田陳同佞年音近辰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將待也　案待之爲止常訓也共賜曰子行乎共華曰將止也下文我姑待死言止而死也韋注將待禍非

若無天乎　案補音本作若無天乎云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云當是注中衍字淺識者以云爲大字又于注增言也二字抑或下文若云有天云字脫于彼而衍于此

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　案此云青陽蒼林同姬姓上文云青陽夷鼓皆己姓史記五帝紀索隱謂姬姓青陽當爲元囂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又皇甫謐謂夷鼓一名蒼林索隱駮之謂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古今人表形魚氏生夷鼓嫘母生蒼林不得如謐所說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韋注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

先　案史記索隱卷一引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黃帝炎帝文與今本小異又云炎黃二帝雖則相承如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爲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修吞元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卽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案此足以申明賈說

及爲成師　成師當作成帥國語帥字多書作師周語瞽帥音官以風土是也此蓋誤落上一點注同

文子曰恥　補音本作文子曰止止字較恥字勝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韋注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　補音本作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與韋注合是也此本克下脫鼓字

必墮其壘培　韋注壘壁也下有壘墼曰培四字此誤移下

巧文辯惠則賢　惠慧通

胡美之為　補音作胡美之爲

臣何有於死下空注文　案補音本注有何惜於死四字

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　簡報補音本作簡服

以心孤勾踐韋注孤棄也　案周書周祝國孤國屠注孤謂無人禮記曲禮下疏孤者特立無德能者也謂吳王憫己之特立無人又無德能乃宥赦之也左傳呂相絕秦曰寡我襄公杜注以襄公新立爲寡弱孤勾踐意亦同

戚然服士以伺吾閒韋注戚猶惕也　案說文戚作慽與韋解猶惕合隸釋戚伯著碑氏衛慽邑慽乃戚之俗體慽誤作慽慽改作戚字屢譌而失其義矣服士謂簡習兵士上文夫差胥申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是也

夫危事不齒　案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辱事不齒意與此同

不可不養而檡也　檡補音本作擇是

廣運百里　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運員音近通墨子非命上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非命中作員鈞非命下又作運鈞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

劉氏遺書卷三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荀子補注

劉氏遺書卷四

寶應劉台拱撰

勸學篇

干越夷貉之子　台拱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宋本干越猶言吳越是也今盧本干作于并注吳越改作於越非也干與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

君子生非異也　台拱案生大戴禮作性

禽獸羣焉　台拱案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

聖心循焉　台拱案循當從宋本作備古音堛與德得爲韻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盧校云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台拱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言騏驥雖有千里之材而非一躍所能至亦可通而於義少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爲據非也

駑馬十駕　楊注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台拱案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說之故以一日所行爲一駕若十度引車則不過十步耳非駕義也脩身篇云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此不言千里者蒙上騏驥省文非脫也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楊注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台拱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問楛者勿告也　台拱案楛者苟且粗略也

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　台拱案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于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理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台拱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地見其光、　台拱案光廣古通用

脩身篇

不由禮則勃亂提僈　台拱案勃亂韓詩外傳作悖亂

則觸陷生疾　台拱案觸陷韓詩作墊陷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台拱案不苟篇云知則攫盜而漸莊子胠篋篇云知詐漸毒漸者深險之意故云一之以易良（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韓詩外傳作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

則輔之以道順　台拱案道順韓詩作道術

卑溼重遲貪利　台拱案卑溼韓詩作卑攝

怠慢僄弃　台拱案僄弃韓詩作標棄（盧云標棄猶今人言拋棄）

不苟篇

而申徒狄能之　楊注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台拱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

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語據此言之則非般時人

君子易知而難狎　言辯而不辭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不辭作不亂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　台拱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楊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韓詩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又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

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爾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

見由則兌而倨　台拱案兌侫兌也兌而倨卽所謂侫兌而不曲

其誰能以己之潐潐　台拱案潐潐韓詩外傳作皭皭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台拱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言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言至誠無息是也此云養心莫善於誠卽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愼獨

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　台拱案材盡所謂旣竭吾才長遷而不反其初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　台拱案橋當從元刻作憍憍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忕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爲世室大子亦爲世子大叔亦爲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爲韻亦讀如泰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爲汏

豢之而俞瘠者交也　台拱案豢養之而愈瘠薄所謂市道交末俗之交情類如是若戰國時食客可見

斬而齊　台拱案斬讀如儳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左傳鼓儳可也周語冒沒輕儳皆謂行列不整齊也言多少厚薄儳互不

齊乃其所以爲齊也

非相篇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　台拱案親謂父母家謂夫

極禮而褫　台拱案極疲極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後王近時之王也台拱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

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　台拱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接人則用枻　楊注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台拱案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檄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卽用枻之義（檄同檠）

非十二子篇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楊注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台拱案楊注非也仁義禮智信人道之大綱先聖之遺敎儒者之所世守也雖荀子亦不能舍是以爲言何得以非二子哉漢書藝文志云子思二十三篇今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外所遺佚不傳者恐多矣趙岐稱孟子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五行之說或出於此今則不可得而聞也

箸是者也　台拱案箸是疑當作著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爲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

仲尼篇

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　台拱案倓然猶儼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台拱案委然當是委曲之意

儒效篇

必蚤正以待之也　台拱案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新序兩引此文並作布正以待之布字乃蚤字之脫誤或後人妄改

鬭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　台拱案不當作罘罘兔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台拱案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　台拱案伸蓋卽僂字之譌

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　楊注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台拱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台拱案韓詩外傳引此並作行法而志堅楊注云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

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　台拱案平正當作平政荀子書多以正爲政博當作傅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傅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傅如一也聖人平政和民其善如此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台拱案此言聖人之事下文又爲韻語以贊歎之故再出聖人盧改此作賢人非也此上所云者賢人豈足以當之哉韓詩外傳引此亦正作聖人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台拱案歸上脫一道字

跨天下而無蘄　台拱案蘄蓋與圻通極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其衣冠行僞　台拱案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爲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　楊注先王當爲後王台拱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治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王制篇

小事殆乎遂　台拱案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遂此如
大夫無遂事之遂
職而不通　台拱案通謂其情通也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台拱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
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
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　台拱案等位不遺韓詩外傳作等級
不踰
析愿禁悍　台拱案析愿韓詩作折暴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台拱案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台拱案管子乘馬篇方六里爲
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

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又七法篇以教卒
練士擊毆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決
勝篇廝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
以時愼修　台拱案愼當作順古順愼通用管子立政篇作以
時均修均順音相近

富國篇

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　台拱案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
譌也
君盧屋妾　台拱案君疑作若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
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廬因呼爲廬兒
遠方致願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遠者願至

王霸篇

是綦定也　楊注綦當爲基台拱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
極不必破爲基
國一綦明　台拱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
一日而曲列之　台拱案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
列之若簿書之類君道篇作一內而曲辨之
此夫過舉頭步而覺跌千里者　台拱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
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君道篇

善班治人者也　台拱案班治韓詩外傳作辨治辨音蒲莧切
班辨一聲之轉

論德而定次　台拱案韓詩外傳論德作決德疑荀子本文是
諭德
賞克罰偸　台拱案賞克韓詩外傳作賞勉
人習其事而固　台拱案固韓詩外傳作因
故職分而民不探　台拱案探韓詩外傳作慢
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　台拱案安正韓詩
外傳作安仕誠能作成能
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台拱案州人韓詩外傳作舟
人疑非

臣道篇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台拱案篡說苑臣術篇作亂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台拱案拂說苑臣術篇作弼

以德復君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以道覆君下言周公之於成王則作以道覆君似勝

以德調君而補之　台拱案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

議兵篇

案角鹿埵　台拱案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

彊國篇

黭然而雷擊之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闔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此節楊注多與外傳合如最外傳作聚賁外傳作憤之類）

天論篇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

台拱案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修道不貳故祅怪不能使之凶

是節然也　台拱案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比此多二句

正論篇

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台拱案共當作宮菲當作剕皆聲之誤也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剕罪以紨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愼子之言正可參證

代睪而食　台拱案代睪當爲伐皐淮南主術訓云鼛鼓而食高誘注鼛鼓王者之食樂也引詩鼓鐘伐鼛考工記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

雍而徹乎（句）五祀　楊注於乎字句絕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台拱案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

祭祀爲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　台拱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後鄭司農曰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

不老者休也　台拱案不當爲夫聲之誤也夫音扶

解蔽篇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台拱案賦篇賦知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又成相篇曰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台拱案羅氏困知記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

不可測故危又曰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又曰道心卽樂記所謂人生而靜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羅氏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性惡篇

故陶人埏埴而爲器　台拱案聲類云挻柔也老子挻埴以爲器各本皆從土惟釋文从手从手近是

大略篇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　台拱案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　台拱案羞當爲修二字聲同又涉上文而誤也上好修正其身行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整飾不敢爲非宓子賤治單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是也賈子曰聖明則士闇飾矣管子九守篇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

二者亂之衢也　台拱案二者治亂之衢此脫治字耳王霸篇曰榮辱安危存亡之衢衢者路之歧出者也故曰行衢道者不至又曰楊朱哭衢涂

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　楊注列子作宰如墳如台拱案今列子本作睪如也宰如也睪卽皋豈楊氏所見本異耶睪如宰如二句疊出不得破皋爲宰矣

宥坐篇

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台拱案挹韓詩外傳作抑

子道篇

不放舟　楊注放讀爲方台拱案韓詩外傳亦作方舟

蓋猶若也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蓋攝如也

哀公篇

五鑿爲正　台拱案荀子書多以正爲政韓詩外傳亦作五藏爲政

堯問篇

多其功而不息　台拱案不息說苑臣術篇作不言韓詩外傳亦作不言春秋繁露山川頌亦作不言

荀子補注續

勸學篇

上食埃土　案埃土淮南說山訓作晞堁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案淮南說山訓作淫魚高注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案說山訓作百牙鼓琴駟馬仰秣

修身篇

故學曰　案呂氏春秋亦有稱故學士曰者

故蹞步而不休累土而不輟　案而字皆衍

不苟篇

窮則弃而儑　案廣韻二十七合云偺儑偺不著事也又云儑偺儑二十八盍云儑傝儑不著事也五盍切然此文不當取不著事之義案韓詩外傳作弃而累說文儽垂貌一曰嬾解（落猥切）玉篇作儽儽傫累同疑當從說文如今人所謂垂頭喪

氣者（濕水今作濕）

榮辱篇

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案說上疑脫見字

立字疑衍注立字同

陋者俄且僩也　案僩閒閑通用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

非十二子篇

大儉約　案大如大居正之大貴也讀太非

而羣天下之英傑　案而字衍

離縱而跂訾者也　楊注或曰縱當爲縰案作縰是離縰跂訾蓋與上文綦谿利跂意相近合四字爲疊韻也

儒效篇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案說苑反質篇趙簡子稱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與此文畧同

人積耨耕而爲農夫　案人字因上文衍

禮論篇

凡禮始乎梲　案淮南子本經訓其言畧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高注侻簡易也梲侻假借字

大畧篇

宮室榮與　婦謁盛與　讒夫興與　案說苑君道榮作營婦作女興作昌

哀公篇

無取詌　案解蔽篇彊鉗而利口鉗惡也見方言十詌鉗假借字

劉氏遺書卷四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石鄰權覆校

淮南子補校（盧校莊本）　劉氏遺書卷五

寶應劉台拱撰

原道訓

所謂人者偶䁟智故曲巧僞詐　案偶䁟未詳字書無䁟字孫卿君道篇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馳易齵差者矣齵五婁切差初宜切此讀當從之言人情物態齵齵不正參差不齊也（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案全幅爲衣無殺縫不能無隅角隅差與偶䁟聲義相近蓋以全幅爲衣縫無不正齊無不齊隅差卽偶䁟之義）

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案無治也也字衍當在下文因物之所爲下

雪霜滾灖　案汜論訓黃𧜟微注云𧜟讀維纚之維微讀抆滅

之抆又精神訓芒芠漠閔注云芠讀抆滅之抆竝與此注同或疑灖微二字不當讀抆是不然文欣二韻偏傍隋唐人多收入微韻故从軍之字多讀揮从斤之字多讀祈又殷讀爲衣君讀爲威賁讀爲肥之類不一而足維纚之維廣韻蘇內切抆滅之抆高蓋讀如昧滾灖𧜟微皆疊韻字也滾灖猶霏微也人名𧜟微者取小弱之意若草木之穉弱爲䕨靡也芒芠雙聲字也芒芠卽芒昧繆稱訓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是也抆之讀爲昧猶玫瑰之讀爲枚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案字書趎有音無義但云人名南榮趎此不當作趎列子說符篇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蹪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株者橛株也埳者坎也足蹪株埳與頭抵植木相對爲文此既襲列子之文卽當從彼作株爲是

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注慕貪漠溺之漠　案慕貪下當有也字漠溺上當有漠讀二字

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　案然字衍

天文訓

月死而蠃硥膲　案硥當作蛖說山訓月盛衰於上則蠃蛖應於下脩務訓食蠃蛖之肉

十二歲而一康注康盛也　案康之訓盛與上文饑衰不類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注康虛鄭氏箋詩賓之初筵亦云康虛也盛乃虛之譌康亦作漮釋詁漮虛

也是也康亦作㡉方言漮空也爾雅釋文引方言作㡉是也康亦作荒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正作荒

主術訓

夫水濁則魚噞　案長笛賦注引作噞喁蓋衍字主術訓說山訓竝作魚噞

聽獄必爲斷　案爲斷當作師斷說苑至公篇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師衆也與衆共之不獨斷也

齊俗訓

則必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　案下文鑿培而遁之注云培屋後牆備與培同培正字備借字

此代爲常者也　案常蓋帝字之譌說林訓旱歲之土龍疾疫

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注云時見貴也莊子徐無鬼篇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

中國歃血也　案血下也字衍

含珠鱗施注鱗施玉紐也　案續漢書禮儀志金縷玉柙注引漢舊儀曰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紐當是柙誤

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　案耦變通變耦化通化也要畧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又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高於覽耦注云耦通也是也耦亦作偶

氾論訓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說林訓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注云偶猶周也義亦通又韓非子難三篇云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亦當訓周

知三年非一日　案知當作是

伐楩柟豫樟而剖棃之　案棃當作剺

非批邪施也　案施讀作迆說文迆衺行也移介切

跌衽宮壁　案宮當作中蓋涉注文而誤

是攓也　案攓讀騎蹇之蹇字亦作𠐊

治扢禿　案扢古代反磨也要畧云濡不給扢注扢拭也拭與磨義同

故所趍各異　案故字衍

道應訓

破其首以爲飲器注飲溺器椑榼也　案齊俗訓胡人彈骨注云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立盟案此二文則襄子破智伯首爲飲器者蓋與韓魏盟也溺字當衍

甲兵未及銳弊也　案銳疑當作鈍

人以爲從未足也　案當作又以從爲未足也

失從心志　案當作失從之志呂氏離謂篇作失從之意

氾論訓

古者剡耜而耕　案說文梠臿也或作梩即此剡耜而耕高解爲臿屬者是也又曰枱耒耑也或作鈶籀文作辝即下文爲之耒耜者是也本是二字後人並轉寫作耜二物混同無別矣剡耜之耜當从木作梠與耒耜字不同此二字顧野王已不能分別至徐鉉丁度等益淆亂當以淮南正之說文耒字解垂作耒梠當是枱字之訛

乃爲靻蹻　案乃字衍

而作爲之楺輪建輿　案楺當作楺

陽侯殺蓼侯　案蓼注以爲國名音了左氏釋文云字或作鄝與坊記音穋者異

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案是故二字衍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案三十六世當如道應訓作三十四世

黃衰微注衰讀繩之維　案繩之維當作羅繩之羅傳寫脫誤說見原道訓

而求得其賢於天下　案其字衍

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　案而立爲三字衍

待勢有以內合　案內合下脫也字

堯之知舜　案舜下脫也字

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盧校藏本而作如　案古而如通

故聖人之論賢也　案故字衍

水生蠬蜄　案蠬當作蛖同蚌音棒說山訓明月之珠光於蛖蜄說林訓注蛖大蛤

太祖軵其肘　案覽冥訓軵車奉饟注軵推也軵讀楫拊之拊也說林訓倚者易軵也注軵讀軵濟之軵說文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从車从付讀若茸而隴反集韻亦作輯軏

陰陽相掬者也　案相掬當作粗掬粗掬猶巃掬何休注公羊云取其巃掬又云用意尙巃掬是也

救一車之任　案救當作致

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　案造讀曰簉副也左昭十一年薳氏之簉釋文作莲初又反附正義者作造

詮言訓

則所欲者至　案至下當有矣字

說山訓

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　案廣韻引淮南𢉖屋之下不可坐也𢉖鉏加切壞也與今本異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　案鉤帶鉤也說林訓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可見當時之俗以此相矜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　案無當作是

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　案今字衍

立慬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　案列子說符篇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張湛注慬勇也人間訓云游俠曰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注務勢也務蓋慬誤勢當作勇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注錯小鼎　案錯當作鏏說林訓水火相憎鏏在其間注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鏏鏏讀曰彗

說林訓

礛諸之功注礛讀一曰廉氏之廉脩務訓注同　案礛諸說文作厱諸讀若籃

罣者舉之　案罣乃冒絓之義與取魚無涉疑是罜字之譌說文罜麗魚罟也或疑罜麗疊韻字不得單稱罜今攷廣韻麗止一音而罜凡再見入聲一屋罜麗魚罟上音獨下音鹿二字連文去聲十遇罜小罟之戍切不與麗連文則罜亦可單稱明矣罜爲小罟故可舉

水蠆爲蟌　案齊俗訓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廣韻引此文亦

作蝦蟆爲鶉水蠆爲蟌今本皆無上一句

孑孓爲蟨注結蟨水中倒跂蟲　案孑紀列切孓九月切或謂之結蟨此注是也郭璞謂之蛣蟩字異音義同蟨當作蟨俗作蚑

兔齧爲䘀　案䘀玉篇廣韻作螚似蝱而小青斑色齧人奴德切又奴代切

無餌之釣　案廣韻鐖字注云鉤逆鋩引淮南子無鐖之鉤不可以得魚今各本俱作無餌之釣係後人妄改

人間訓

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　案武士也謂士卒也下文云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又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侯又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又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又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又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又而戰武必其死武皆訓士又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齊俗訓爲天下顯武又夫敗軍之卒勇武遁也將不能止也又脩務訓及至勇武攘捲一擣高誘注覽冥訓云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注齊俗訓云楚人謂士爲武注脩務訓云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

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此之謂也　案說苑談叢篇作蠹蝝仆柱梁蝝蚍蜉子也此作啄者誤剖梁柱亦當作仆柱梁梁與羊爲韻

脩務訓

其重於尊亦遠也　案也當作矣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案立下脫功字氾論訓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兵略訓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說林訓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案田當作臺說山訓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案韓非難勢篇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意與此同於文不合有端字當刪

而人謂之駤　案駤廣韻音致

攫援摽拂注讀刀摽之摽　案摽當作鏢鏢刀劍鞘下飾也音飄

攫援之捷　案攫援人間訓作捷剟

滑淖纖微　案滑淖疑淈淖之誤原道訓甚淖而淈甚纖而微兵略訓淈淖纖微無所不在作淈是兵略訓又云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疑亦淈淖之誤若原道訓云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別一義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　案說苑談叢篇作世莫可爲鼓也鼓與下文語爲韻蓋淮南本文如是今本作世莫賞也意淺而言不文疑後人所改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

萴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案謝子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唐姑梁呂氏去宥篇作唐姑果說苑作唐姑權說當作奮說此涉注而誤注云發其巧說此解奮字也以取少主之權此解取字也若作權說則文義不相應矣呂氏春秋作奮於說以取少主是也易下脫也字

側室爭鼓之　案左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此側室卽指卿大夫言方與上句貴人相合

羊頭之銷　案銷思約反同削

故夫攣子之相似者　案攣盧校各本作孿孿音以水淵壺之淵

泰族訓

摩而不玩　案玩同刓音五丸反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漢書作玩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案割當作剖

夙興夜寐而勢力之　案勢力卽勞來來字有力音

故冡恥辱而不死　案冡當作蒙

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案射字衍

所在先後而已矣　案所在當倒

而智術不可以爲法　案不字衍

劉氏遺書卷五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方言補校（盧學士定本）　劉氏遺書卷六

寶應劉台拱撰

卷第一

秦謂之謾音義謾莫錢反又亡山反盧召弓曰本或刪去前一音非也　案集韻刪仙兩韻皆收謾字當兼存二音爲是

娥㜲好也盧曰廣雅作嬴從女羸今從衆家本仍作㜲　案㜲不成字从羸爲是

趙魏燕代之間曰姝音義昌朱反又音株　案段若膺謂後一音後人所記

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注五千反妍一作忓　案戴東原本刪妍一作忓四字非集韻引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呼好爲忓

秦晉之間曰肄音義音謚盧曰肄即肆字肆餘音以自反讀以世反者誤　案謚有以自反之音

𥈭憂也注𥈭者憂而不動也　案注不動上當脫目字

尾注鵰鳩　案當作鳩鵰

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注皆本其言之所出也雅爾雅也盧曰戴云此謂舊書常記故俗之語本不失其方郭注皆誤丁云漢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故如詩魯故韓故之故與詁同雅當如郭氏解若以雅爲常下節古雅訓古常尤不成辭且舊書二字亦不類漢人句法文弨案丁說是也書雅當連文記謂記載故謂訓故俗語鄉俗之語　案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何云不類漢人語且書雅記故成何語邪丁盧皆失之戴訓雅爲常亦非是此當以舊書雅記四字爲句雅記正記也

假　案集韻引方言作徦

凡怒而噎噫注噎噫謂憂也　案舊本作噎謂憂也當作謂噎憂也詩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正義以爲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此說非也憂在心與喘息何與天下豈有憂而不得喘者乎噎憂雙聲字玉篇引詩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增一謂字最得毛氏之意噎憂即歐嚘氣逆也說文歐字注嚘也玉篇嚘字注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嚘嚘氣逆也亦作歅廣韻歅嚘歎也歅氣逆也噎噫噎憂一聲之轉戴本作噎噫謂憂也不知其義而妄增之非是

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注各隨事爲義盧曰延永長也攷宋本亦如是李善注文選於阮籍詠懷詩獨有延年術引方言延長也於嵇康養生論又引作延年長也蓋即隱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爾雅疏引方言遂作延年長也不出永字則下文永字何所承乎或遂據爾雅疏改此文誤甚　案延永長也當作延年長也方言中推類備言而上無所承者多矣未可以此難戴

嬛蟬音義火全反　案火全反當屬嬛不當在蟬字下

挻音義羊羶反　案挻音羊（羶）之羶不當爲羊羶反也反字誤衍戴本亦誤

卷第二

黸瞳之子謂之矊注言矊邈也　案當作縣邈

凡細而有容謂之嫢或曰徥音義徥度指反注言徥偕也盧曰度指反舊作度皆反今從卷六內音改正　案集韻往徥行皃往音於佳反徥音度皆反往徥疊韻字郭云徥偕猶往徥也徥舊音度皆反及卷六音度指反皆不誤盧改作度指反非

偉其肥䐛　案當作晠

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案敵字句盧本臺字句非

抱嬔耦也注耦亦匹互見其義耳　案此文不誤盧本改嬔作嬔以耦也及注移在上文謂之臺敵下大非又音義音赴二字當在抱字下一作嬔孚萬反當從宋本作孚萬反一作嬎赴本抱字之音廣韻誤以爲嬔字音收入遇部集韻因之皆誤宜刪正

䎡音義音昵盧曰各本音日或音刃皆誤　案音日是

𢟍㦷赧愧也注小雅曰面愧曰赧盧曰小雅即小爾雅凡五經正義及李善注文選多如此　案藝文志本曰小雅

揄鋪艦極帗縷葉褕毳也注皆謂物之扞蔽也　案扞蔽集韻引作行敝周禮司市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淮南子繆稱訓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高誘注行偕麤也物以攻緻爲貴故敝者曰行物以精細爲貴故麤者曰行行猶敝也故曰行敝扞乃行之誤

卷第三

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　案女謂之嫁子當跳行屬下節在東齊之間聟謂之倩上

謂之莽注嫫母盧曰戴本訂作讀如嫫母之母下本無反字增之非也　案此當音嫫母之嫫耳戴增反字非盧音母亦非

蘇亦荏也　案當跳行不當屬上

或謂之荏注今江東人呼荏爲䒦音魚　案音魚二字大書接䒦字是也此音注不可分者餘倣此盧本以音魚二字作偏行小字非

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注狀似烏頭故轉以名之　案烏當作鳥轉當作傳

謂之癆音義音澇盧曰俗本作音聊今從宋本　案音澇非音聊是

或曰膠注汝南人呼欺爲謕　案集韻灰韻海韻引此注並作江南

凥也盧曰凥古居字宋本作居　案作居非

秦曰瘎音義音諶盧曰正德本作音闇或湛今從宋本　案從宋本非集韻有闇湛二音

氾浼灁注湯灁　案注爓字从火

稇就也注稇稇成就皃　案稇字俱當作稛成就當作成孰

㩧注打㩧　案本文㩧當作樸注打㩧當作撲

差閒知愈也盧曰音閒廁之閒　案當讀如字論語病閒釋文

如字

或謂之鐲音義音涓一圭反盧本改一圭反三字作一音圭

案盧改非當從舊本

卷第四

謂之䘨音義悤勇反盧曰俗本作錯勇反今從宋本　案俗本是

䘯謂之袩音義所交丁俠兩反盧曰所交正德本作于苕今從宋本　案于乃千字之譌

裺音義於劒反盧曰正德本於作尖今從宋本　案尖乃衣字之譌

袑襥　案襥集韻作襥

小袴謂之䘢衩注今䙢袴也　案字書無䘢字

幧頭也盧曰幧音綃　案音綃非

或謂之𩬊帶覆結謂之幘巾　案覆結下當另爲一條

粗者謂之屨音義他回反字或作𡱖音同　案集韻引方言屨

粗者謂之𡱖

卷第五

吳揚之間謂之鬲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　案釜以下當另行

或謂之酢盧曰才故反　案廣韻十九鐸鈼字注云鍑也吳人云也在各切則此酢字不當音才故反矣

或謂之銚銳注謠語　案藏本从卷十三注改爲謠音云謠音卽音謠今案郭氏音例皆云音某不曰某音且音銚字不應

注于銳字之下又案集韻十七薛銳字欲雪切楚宋謂桃曰銚銳集韻此音必有所本疑郭注本作謠悅兩音傳寫者脫去二字語字或卽說字之訛也

蠡音義音麗盧曰案卽蠡字音禮　案盧注贅

甇音義胙江反盧曰案爾雅疏作仕江反廣雅亦作士江爾雅疏內餘音皆與此同　案三音無異盧注贅

其小者謂之升甌甂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　案舊本以謂之升甌屬上節甂字領下節是也盧本以謂之升爲句屬上節甌字領下節案甌甂同物而大小有異不得竝舉之以爲一節標首與前後文例不符說文甌小盆也卽上節其小者謂之升甌是也題甂也甌亦甂也下文自明安得據此以爲甌甂連文之證乎（下文云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漢人遂以甂甌連文淮南子說林訓狗彘不擇甂甌而食言不擇器之大小也又泰族訓甂甌有甚詮言訓作瓶甌有堤此皆甂甌二物之證）

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盧曰箕字當提行　案盧校是也集韻引方言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不連上節

縺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　案廣雅縺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本此而集韻轆字注引博雅誤作車軌道

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　案段據一切經音義引方言作提是支切蓋鍵本作提

卷第六

𦗫音義山項反　案集韻𦗫字收入三講段據曹憲引雙講反

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𦗦音義五刮反注云言聉無所聞知也外傳聾聵司火音蒯聵　案郭君解釋字義每用雙聲疊韻之字形容之此言聉無所聞知也於辭意不足廣韻十四賄聉字注云吐猥切聉顡癡瘨皃說文五滑切無知意也又顡字注云五罪切聉顡說文音聵癡顡不聰明也據此則聉下當脫一顡字顡說文音聵郭以𦗦爲聵之異文故以聉顡釋其義以蒯聵釋其音五刮反三字乃後人所加非郭讀也𦗦音五怪反明音五刮反一聲之轉故下文以明譬𦗦後人因此即以明字之音爲𦗦字之音而郭注引外傳之語爲駢旁枝矣

齊晉曰㷸　案集韻引方言齊晉曰㷸尺戰切

㡈幅滿也盧曰俗本作偪今從宋本　案集韻引說文畐滿也或作偪蓋以方言作偪與畐同字盧本作幅非是

秦晉凡物樹稼早成熟謂之旋燕齊之間謂之摳揄　案此可以證中庸蒲盧之解

閻苫盧曰各本皆作笘宋本下文閻苫作苫案廣雅作苦苫之訓開佗書未見竊疑皆當作苦字　案閻苫疊韻字盧說是也戴據廣雅定作苫而皇甫錄廣雅本乃正作苫

佚惕緩也　案盧本作佚惕是也戴本作佚婸非也集韻唐韻屑韻兩引竝作佚惕

卷第七

杜蹻音義音笑噱盧曰俗本噱誤作譃今從宋本　案依曹憲廣雅音作譃爲是

山之東西或曰蹻注郄蹻爍𨅍皃盧曰郄字與郤同音隙或改作卻非也卻乃却字　案郤蹻疊韻

佻音義丁小反　案佻集韻从到了

瀧涿謂之霑漬注瀧涿猶瀨滯也　案瀨滯當作瀨渧

䀼音義音瞋恚　案瞋恚當從口

西秦謂之眙注眙謂住視也　案住當作注

卷第八

皆謂之鷇音義恪遘反關西曰鷇音狗竇盧曰各本俱音顧今從宋本　案音顧二字當在上文音義央富反下音狗竇三字當衍

或謂之懱爵注言懱截也　案此注不誤盧本疑爲衍文徑刪此注非也段曰廣韻礣尐小也懱截即礣小

謂之鸊鷉音義鸊音指辟　案指辟當作指擘曹憲音鸊爲布獲反即擘音

謂之易蜴　案集韻引易蜥

卷第九

車枸簍音義音鏤盧曰俗本音縷今從宋本　案俗本是

或謂之隆屈注屈尾盧曰俗本作尾屈今從宋本　案俗本是

內者謂之平題注今戲射箭頭題猶羊頭也　案頭題猶羊頭也當作題頭平題猶平頭也

所以藏箭弩謂之箙　案所以以下當另行

矛骹細如鴈脛者謂之鶴厀注今江東呼爲鈴釘盧曰各本此注作鈐釘誤今改正　案集韻引郭璞曰鶴厀矛江東呼爲鈴釘

鐏音義音頓　案音頓二字舊在注文或名爲鐓下郭音鐓字爲頓不音鐏字爲頓也又謂之釬亦作銲集韻矛鐏謂之銲

南楚江湘　案江湘集韻作江湖

江淮家居簰中謂之薦音義音箭　案薦不得音箭盧從宋本作箭當更攷之又集韻簰謂筏上居曰篤字从竹

謂之緝音義音七　案音七二字當從宋本刪去

僞謂之仡注船動搖之皃也　案盧本據尚書周禮漢書定作僞是也戴氏從玉篇改作偽非也集韻吪說文動也引詩尚寐無吪或作僞

卷第十

央亡嚜屎姡獪也　案獪當作猾集韻四見玉篇一見廣韻再見

或謂之𤢂注価慨多智也盧曰玉篇価慨鬼黠也舊本作恐㤕誤今從戴本改正　案郭不當以価慨釋𤢂字今案廣韻集韻脊麻兩部注並云恐㤉伏態伏態蓋狡態之誤恐形近恐㤉形近㤕因譌作恐㤕耳此注當云恐㤉多智也恐巨支切㤉巨加切恐與𤢂同音故以釋𤢂字

凡小兒多詐而獪　案獪當作猾

謂之崽注聲如宰　案聲如宰上段據廣韻增自高而侮人也

六字

誺不知也　案戴本據玉篇改誺作誺是也集韻脂至兩韻並作誺

淮汝之間謂之投注江東又呼擜音糜　案據集韻當作江東又呼敁音靡

翥舉也注謂軒翥也　案段本據曹憲廣雅音謂軒翥也上補音翥二字

垤封場也　案場當作塲

或謂之堲注今江南又名吃爲喋　案集韻作喋

東陽之間謂之府　案陽當作揚

眠娗音義莫典塗殄二反　案塗殄雙聲不得爲切據集韻他典反

日[illegible]如是注亦此敢聲之轉耳盧曰亦此二字各本到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仍從各本

懱鑯音義懱音眞幃　案當作欺幃

南楚凡相推搏曰拯　案推當作椎

古覗盧曰各本作伺今案下文作覗此處正文亦必爾廣雅亦作覗今據改正　案方言上下文互異者頗有之當仍其舊

卷第十一

蛥蚗音義蛥音折蚗亏列反一音玦盧曰丁云詩蜉蝣折閱此蛥蚗音同字異　案詩無折閱丁誤

蛄諸盧曰諸各本作諸誤今從宋本　案盧校是也集韻作蛄

諸

蛄𧏡謂之强蝆注江東名之蛪建平人呼羋子羋卽蝆也旁行

注蛪音加　案强蝆蝆當作羊蛪音加三字本大字在之蛪下

羋子當作蝆子蝆子下當有音芊姓也四字

謂之蟅蟒注亦呼吒蛨　案段據釋文改蚝蜢

謂之螳蝑音義蝑音思沮反　案段云反是膭字

或謂之蚣蛻注幽稅二音盧曰稅俗本作悅今從宋本　案宋

本非集韻正音悅

東齊謂之羋　案當作羊

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羋盧曰末羋字舊

本仍作蠅誤戴本作羊今定作羋字　案仍當從舊本作蠅

燕謂之蛾蝆注建平人呼蚔　案蚔當作蚳

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蠀或謂之蝖蠾或謂之蝖螜梁

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注亦呼當齊或呼地蠶

或呼蟦蝖　案此條及郭注蝤蠀蛭蛒地蠶是一物集韻誤

或謂之蜄蠡音義音麗盧曰宋本音离　案音离非

或謂之蚨虷　案舊脫之字集韻有

蠪蚉也音義音務盧曰俗本作音蕪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俗

本是

卷第十二

惾諒知也　案集韻知作智

築音義直六反盧曰俗本作度六反誤今從宋本改正　案宋

本非俗本是

邏逡注逡巡　案舊本如此不誤盧移逡巡二字注于下文循

字下大非本文云邏逡循也邐歷行也邐逡邐歷句循也行

也各釋上文盧以逡循二字連文而泛引晏子說苑諸書不

自知文義之不安也

解輸梲也注梲猶脫耳　案梲當作挩說文从手爲是

歇注泄气盧曰气古氣字說文涸字注一曰气越泄　案一曰

气越泄此五字乃歇字注非涸字注也泄气之云與涸義無

干郭蓋音泄气之泄

潎音義匹計反盧曰各本作妨計反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各

本是

墾牧司也墾力也注耕墾用力　案墾竝當作墾

侗胴狀也　案集韻侗胴直皃則二字疊韻也

皦音義音皎盧曰皦各本作效今從宋本廣雅作皎　案宋本

非各本是集韻引方言作效

烓音義口類反　案玉篇廣韻止有口迥烏圭二切曹憲注廣

雅有烏攜烏鈌圭惠口井凡四音仍無讀口類反者此口類

反當是口頰反之誤

媯音義居爲切　案爲當作僞

媯娗僈也盧曰僈舊本作傷卽僈字　案集韻兩引此條竝作

僈

僈虔譞也注謂惠黠也　案惠卽慧之假借皇侃論語義疏經

文作好行小惠鄭注謂小小才知也是惠卽慧又列子逢氏
有子少而惠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淸
狂不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義竝作慧
僉怚劇也音義音驕怚盧曰驕怚當卽驕姐音狙嵇康幽憤詩
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案驕怚之怚說文將豫切集韻六收
　惟模韻宗蘇切訓劇
杅　案當作抒與注別
[illegible]音義胡計反　案段云[illegible]卽厲之譌復有爲之音者
旲礎堅也注旲礎皆名石物也　案當作石物名
炗晅昞也注炗光也盧曰炗各本誤作芡今從廣雅改正　案
眼乃目病非明之訓也作眼爲近盧改注芡作炗是也集韻

作炗
籌蒙籊也籌藏也　案集韻引方言籌藏也从竹誤類篇亦然
堆恭音義音釘鍋　案宋本作封局非
栝音義音适盧曰舊本音活今從戴本　案集韻引方言音活
蒔更也音義蒔音侍盧曰俗本作音侍誤今從宋本　案音侍
是
憤目盈也盧曰目各本作自今從宋本　案作自是也段云說
文詯膽气滿聲在人上也从言自聲此自卽詯之省
陵隸也注謂蒙幕也　案蒙幕皆訓覆又雙聲
列狄也　案狄當作豹
半步爲跬音義差箠反　案差當作羌

卷第十三
析竹謂之笨注亦名爲筤也盧曰筤也舊本誤作笨之也今從
戴本改正說文笨析竹筤也　案未見便是筤字
𦡦背音義音蕭盧曰俗本作音[illegible]今從宋本　案字書無[illegible]字
　宋本作蕭亦未可據
[illegible]　案集韻作[illegible]从禾
憚怚惡也注心怚懷亦惡難也盧曰怚當音得爛反注懷舊本
竝誤作懷案卷七憎懷憚也陳曰懷廣雅憎懷憚難也今據改
正　案不若仍其舊怚音得爛反非
瘃音義許畏反盧曰各本許作巨今從宋本與前卷十二瘃音
義同　案集韻巨畏反

慘惛也　案慘乃慘誤
濅積也　案盧引楊倞荀子成相篇注不足以證訓積之意
宛蓄也　案戴引廣韻俒宛同音注以證歡欒案俒歡也卽在
下文不必引廣韻
葯薄也注葯猶纒也盧曰戴本據徐爰注潘岳射雉賦引此薄
皆改作纒非也　案集韻葯音的纒也蓋用郭注徐爰蓋引方
言注脫注字
浹淨也音義於浹下作初兩禁耕二反　案禁耕不可爲切當
作楚耕集韻作初耕反皆淨字之音非浹字之音此條誤列
浹字下
黜音義音肬贅盧曰各本音剟今從宋本廣韻與拙同音云倔

麵短皃　案肬贅之音集韻不收疑音劉爲是

䐑　案當作䁍

𤗇也　案當作牾

靡音義音麋或作摩滅字盧曰靡微音麋故爲滅義摩滅當音磨本亦作擵　案戴本竟改作摩注改作擵殊未確此本得之

音麋二字當在或作摩滅字句下

暟音義呼亥反盧曰俗本作呼凱反誤今從宋本　案二音同

箄音義必氏反盧曰俗本作方氏反誤今從宋本　案二音同

南楚謂之筲注今建平人呼筲爲鞭鞘　案爲當作音

趙魏之郊謂之笶篨盧曰儀禮士昏禮鄭注作箕籚案鄭注作蒫籚

梡謂之梮杖　案集韻引方言梡謂之杖脫梮字

麰注䴵餅麴　案集韻方言北燕謂麴曰麰

𪌾　案當作䴾

䴹音義音餜　案䴹字玉篇廣韻皆胡瓦切藏本音餜餜戶瓦切與䴹同音此作餜从食誤廣韻無餜字

大者謂之业　案业當從舊本作甘

劉氏遺書卷六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孫植覆校

漢學拾遺　劉氏遺書卷七

寶應劉台拱撰

高帝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台拱案應說是也大曰鄉小曰聚皆繫於縣而邑其通稱也縣有縣邑鄉有鄉邑聚有聚邑列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聚而皆謂之食邑下云行至縣鄉邑告諭之亦謂縣邑與鄉邑也顏氏不審以謂鄉邑二者並繫於縣誤矣沛縣也豐鄉也豐邑者豐鄉之邑也凡邑皆對野言之左傳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云豐邑中陽里所謂在邑曰里也漢人謂之邑里居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高祖居於邑里而又云告歸之田者所謂在野曰廬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台拱案廷沛廷也亭定二音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台拱案斷平陰之津距卬使不得渡蓋沛公欲先定關中故也師古訓絕爲直渡則謂沛公自渡河方欲入關而又渡河此何理也此之絕河津與魏王豹之絕河津義同

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台拱案從轘轅屬下至陽城爲句沛公之入秦本趣函谷以雒陽之戰不利故引軍南出自是始繇武關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台拱案章邯敗走廢邱兵屬於漢韓王信之兵即漢兵鄭昌無兵張耳亦無兵陳餘雖以兵助而將卑師少不足齒列此五人皆不在五諸侯之數劫之言脅也非其所願而以威力彊使之之謂也韓王信自漢所立不得言劫張耳勢窮力屈委心歸漢不得言劫陳餘之屈彊又豈可劫邪且據叔孫通傳云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則章邯陳餘不當在此數又甚明詳攷衆家之說唯如湻以爲塞翟魏殷河南五者爲得之上文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雍既

內屬而塞與翟仍各帥其賦以從所謂關中兵也魏殷河南所謂三河者也五諸侯之目見於此矣漢王自侈其軍容之盛而史氏推言其致盛之由語意承接居然可曉徐廣司馬貞並用如湻之義傳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師古輙中所見擯抑前人貢父斗南競起異端牽合愈甚亦何足深辨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台拱案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豹絕河津即此及韓信攻魏陳船欲度臨晉已不復有橋矣（後魏復設）

高后紀

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台拱案須以辭棄軍出

游恐大臣因以生變呂后之誡產祿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亦此意或謂祿欲歸將軍印故云秉軍詳語意似不如此蓋酈寄之謀須倘不知

元帝紀

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台拱案幼幽也眇微也古字幼窈通爾雅冥幼也本或作窈孫炎注云深闇之窈也詩斯干傳曰冥幼也崔靈恩集注音杳

律歷志

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台拱案注以成六爻爻字誤當作六觚以四十九加六得五十五又加二百一十六得二百七十一是六觚之數

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台拱案忖刌通細切也下文寸者忖也忖爲十八義皆作刌

刑法志

隱之以阸台拱案隱如隱民多取食焉之隱阸卽上文所謂陿阸秦人生民之道陿阸無餘地使之隱約窮困不自聊賴然後重爲殺敵之賞以誘之久困之民就於厚利其埶不待敺迫而人自爲戰故荀子又曰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亦此意生民陿阸所以隱之使民酷烈所以劫之隱之而民知勸賞劫之而民知畏刑此六句文義兩兩相承前後說者並失其意也

道之以刑罰師古曰道讀曰導台拱案道當作遒字之誤也荀子議兵篇作鰌之以刑罰楊倞訓爲藉非也荀子書皆以鰌爲遒迫也堯問篇云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

食貨志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台拱案周禮注引此文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今本脫一字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台拱案事見前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書漢興裁二十九年耳而誼疏云漢之爲漢幾四十年遠在其後非緣感誼言而然

地理志

左馮翊雲陽縣有越巫䣙鄹祠三所孟康曰䣙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鄹音禳台拱案辜亦磔也䣙鄹卽磔攘古文辜從死旁古死與卯字形相近因誤從卯鄹攘皆假借字禳乃正字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云四禮雅禳其遺象今存漢有䣙鄹法故鄭云遺象今存

藝文志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台拱案劉向校定古文記五種明堂陰陽其一也二戴據之以成禮記今小戴之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之盛德實記古明堂之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

賈誼傳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台拱案誼陳治安之策與其保傅傳本各爲一書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刪削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載匈奴一事長太息者六止載其三其論畜積爲流涕之一鑄錢爲長太息之一二事既載入食貨志故於本傳不復重出鼂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而一見本傳一見食貨志亦此例也保傅傳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審取舍之論即其下篇兩篇全文今在禮大戴記中一爲保傅篇一爲禮察篇而禮察篇有云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則當爲保傅傳之下篇無疑大戴記所載多古書如夏小正孔子三朝之類然其篇卷亦頗爲後人所亂二卷與三卷九卷與十卷皆互誤今當兩易之

則保傅傳三朝記二書皆得其序矣

行之二歲台拱案當作二十歲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台拱案此與上文姦人幾幸衆心疑惑語意反覆相應於文當云羣臣信上衆不疑惑傳寫者誤到其文耳

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台拱案字本作謑此作奊者古字省耳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廣雅謑詬恥也曹憲音乎啟反

李廣蘇建傳

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台拱案陵自以敗軍之將欲立功自贖故引曹劌爲比而李乃云欲劫單于不近事情

司馬相如傳

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傶湊理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言禹勤骿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胈音步曷反骿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台拱案傶當作戚隸書戚字作傶或作傶緣此致誤骿胝二字衍文也孟康注本以骿胝釋無胈後人不審見師古有骿胝之音輒於本文之上妄加之駢贅沓拖大爲文句之累且反使孟康之注爲賸語矣顏氏音例皆先書而後注循其次第亦自可見也躬戚無胈史記作躬胝無胈一本作躬賸無胈漢書本亦有作賸者張揖曰賸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胈即戚中小

毛若加骿胝二字則文理橫決矣古者戚湊同聲故戚爲湊也（高紀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如淳音將毒反）

趙廣漢傳

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台拱案內則柔色以溫之注云溫藉也孔穎達釋之以爲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古人之言溫也藉也尉也薦也一也哀十一年左傳褻之以元纁注云褻薦也荀子禮論篇菲帷幬尉在上曰幬在旁曰帷在下曰尉尉薦猶言尉藉也尉藉猶言溫存也如說是矣師古遠失之

儒林傳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台拱案伏生壁內所藏二十九篇本經具在顧又使其女傳言教錯何也曰此所謂受讀者也漢初六蓺之文有經無注音讀訓詁學者以口相傳謂之受讀故史記正義引衞宏此文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而劉歆傳亦云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鼂錯所受之讀與歐陽大小夏侯所傳之讀一也周田觀文王之德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其一事矣東漢之初此法猶存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周禮之讀鄭衆賈逵往受之漢書始出馬融伏於閣下從班昭受讀是也馬鄭以後始就經爲注口說絕矣魏晉閒人作尙書序以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由不解衞宏之言而傳致其事夏蟲不可以語冰鄙書燕說大氐皆此類也

劉氏遺書卷七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十五冊 [illegible]頁

文集　　劉氏遺書卷八

寶應劉台拱撰

周公居東論

書之金縢詩之豳風載周公遭變之事最爲詳盡而自漢以來說者紛紜顚倒失其本末鄭氏以辟爲避以居東爲出居東都驗之伐柯九罭諸詩辭意良合至注罪人斯得云是周公之屬黨爲成王所得則可謂迂僻而難通矣而又曲解鴟鴞之詩以傅會其說支離牽强抑又甚焉然則鄭氏之說雖較勝諸儒而亦復有所未盡也且鄭氏知周公之避而未知周公之所以避所謂見其表不見其裏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周公自克商以來曷嘗一日忘東方之患哉向以王室未安四方未集至於

請命三王願以身代武王之死則聖人之深識遠慮亦從可知矣四國之變非天下之小故也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而鬩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當此之時周室之不亡者幸耳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憒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并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爲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慼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曾參殺人至於三告則投杼而起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且夫周公之不可避也亦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則武王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王之身也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於勢不得以不去固也而不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之說以爲避位待罪以須成王之察己

者此周公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爲之備也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而忽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不以爲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若但引嫌畏罪規規爲一身之憂於先王何與焉至於二年之久然後主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一之辭也得者廉而得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於鴟鴞見人道之極焉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

難權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於後二字繫於罪人斯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或曰然則成王得詩而欲誚公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史臣自管蔡流言以後卽備記周公之事而未論成王之心故特著此句以見之也周公去位而成王不留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鴟鴞之詩猶尙不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誚讓於公耳此出後人之手次第曲折凡幾言而後盡古人記事文約而旨明一言蔽之而情事了然矣故言亦有舉後以包前之辭也所以上結流言之案而下起風雷之事也說者便謂成王得鴟鴞之詩始欲誚公殊失作者之

本意而鄭氏箋詩亦由此致誤是亦拘文牽義之過矣或曰風雷之變周公所不能逆料也向使成王不悟周公不歸四國之兵乘間而起公於是時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曰公雖以待罪居東而親則叔父尊則冢宰詩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公之親貴蓋亦不減於平日矣洛邑天下之咽喉而京師之屛翰也北阻孟津以距商東據虎牢之險以控諸侯而公以成周之衆坐鎭其中此亦足以待天下之非常而無憂王室矣彼四國陰蓄異謀旦夕思逞而二年之中環視而不敢動則是畏憚周公之明效也漢七國之亂有一梁孝王爲之扞蔽而吳楚齊趙之兵不敢鼓行而西嚮況以周公元聖豈僅孝王之比哉嗚呼此周公之避所爲熟計而審處也或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周公之歸也何以不卽舉兵而待商人之發難乎曰武庚管蔡之惡未形而周公探其邪謀而逆誅焉天下不服也周公不忍也張皇六師有備無患而已矣此鴟鴞之志也

釋畢郢

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維周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司馬相如列傳文王改制爰周鄧隆徐廣以鄧爲鄷字之譌）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今按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

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然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故紀年言西伯初禴于畢而杜佑亦云王季都畢皆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高誘呂覽注云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鄭氏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爲岐別此足徵矣）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郎畢郢（刻本程譌作裎高誘注云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

卜五冊第二頁

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于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唯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玆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此辨已見日知錄歷代帝王陵寢條）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謂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于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紀年云西伯初禴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郢之証王季廟在郢亦若文王廟在酆僖二十四年傳云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畢酆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君郤武士人僞疏謂郢故楚都在南郡固不辨而可知其妄矣

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內之地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爲非畢陌漢魏安陵縣地（皇覽帝王世紀皆云安陵卽魏有安陵）晉省安陵爲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焉故通典以爲在咸陽矣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然觀顏籀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卽與君卿無二正咸陽縣地（漢書注故以長安言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爲畢公高之國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爲程伯休父之國斯爾失之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云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徧檢諸刻本悉易以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注之中程郢互見分別可據

轉注假借說

許叔重以考老爲轉注後人多不得其說而妄議戴東原以本書說之曰老考也考老也謂之轉注是解也許君所目莫過之者台拱轉得之懷祖無由聞其說之詳懷祖疑其與他義相混亦未質言之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卽轉注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注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爾

篇不出轉注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天下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注假借特用以通音義無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注以一字攝數義謂之假借隨音立字謂之轉注依音託字謂之假借假借者離乎事意形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注者依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同則難知即如老爲會意考爲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爲轉注則其不出前四者亦可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契始興即不能無故爲立此二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當有隨世增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也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閭里之謌謠豈盡合

乎聖明之制作哉轉注之塗由此寖廢亦其勢然也後世所造俗書多轉注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唯其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爲阡陌五等之爲郡縣也

律呂說

一者陽也黃鐘之數也九而去一以生太蔟故八太蔟九而去一以生姑洗故六十四姑洗九而去一以生蕤賓故五百一十二蕤賓九而去一以生夷則故四千九十六夷則九而去一以生無射故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二者陰也林鐘之數也九而去一以生南呂故十六南呂九而去一以生應鐘故一百二十八應鐘九而去一以生大呂故一千二十四大呂九而去一以生夾鐘故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鍾九而去一以生中呂故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或問黃鐘之度或以爲九寸或以爲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爲黃鐘之正度曰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鐘有數而無度曰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曰昔者聖人作六律以象乾故自黃鍾而下皆以九爲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呂以象坤故自林鐘而下皆以六爲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律呂一以九爲法九分黃鐘之長而去一爲太蔟九分太蔟之長而去一爲姑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鐘之

長而去一爲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爲應鐘自應鐘而大呂而夾鐘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鐘爲九寸林鐘爲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度度生量量生權此制作之先後也

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爲寸而析十以爲百析百以爲千析千以爲萬或以九分爲寸而破寸以爲分破分以爲釐破釐以爲豪破豪以爲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賾而難治

爲殤後議

甲與乙皆生一子甲子殤無後而乙有二孫以次孫後甲可乎曰可曰後甲者於甲爲孫於甲之子宜爲子或曰殤無父道爲

子非也或曰不爲子是有祖而無禰也敢問所安曰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氏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陳氏集說云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成人則不以殤禮處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蓋鄭氏以爲爲殤後者承殤者之後而爲後非後殤也不爲殤者子故以本親之服服之陳氏以爲爲殤後者以其不爲殤故後之也爲殤者子故以父服服之二家之說學者疑焉而未有所決也吾以爲二家之解經雖不同而其言制禮之意則未嘗異也何以言之鄭氏謂殤無父道不得爲之子陳氏亦謂殤無父道而已冠則不爲殤不

爲殤則爲之子然則爲子與不爲子視乎爲殤與不爲殤而已矣爲殤與不爲殤視乎成人與不成人而已矣二家之義各引一端合而論之則其說全矣古者以冠爲成人今世冠禮雖廢而不俟二十而婚娶者有之矣不及二十而升於朝舉於鄉齒於學者有之矣既婚娶矣謂之無父道得乎既升於朝舉於鄉齒於學矣謂之不成人得乎若是則爲之子焉可也不然則殤無爲父之道先儒固鑿鑿言之未之有易也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說者亦謂殤無爲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以是言之則益明矣曰然則有祖而無禰可乎曰立後必取諸子行禮之正也無子行而取諸孫若曾孫禮之權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以爲或後祖父或後高曾而何琦之議亦謂宗緒不可絕以昆弟之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此先儒之成說古人之所嘗行也豈其以無禰之故而爲殤立廟哉曰以本親之服服之者如之何曰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

跋許熙載碑

右元許熙載碑歐陽元撰趙孟頫書并篆額熙載有壬之父順帝至元四年有壬謝政歸彰德立此碑其文曰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旣釋機務歸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有壬以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至是適五年也子昂卒於至治二年而張留孫孫德彧等碑有天厤元統年號蓋立碑歲月後人所續書不足爲怪若熙載歿於泰定四年妻高氏歿於至順二

年皆在子昂之後至圭齋爲文時子昂下世已十七年矣其爲僞託灼然無疑子昂歿後書名愈重人子之心欲顯揚其親因假借爲此然而失之誣矣中州金石記稱其字極工整是生平經意之作未免爲古人所欺且以順帝之至元爲世祖之至元尤爲疏舛

左氏支譜序

今之族譜合一族之人而譜焉者是大宗之法也夫大宗之法於古有之而豈徒爲譜設哉古者有百世不毀之廟而後有百世不遷之宗所謂大宗收族者非公子之繼別則大夫之世嫡也然且有祭祀以合其誠敬飲食以盡其懽欣饋獻以通其貨財禮服以致其哀戚夫然後疏者可親而渙者可萃也今之大

族非世祿之家也今之祠堂非三廟之制也所謂宗子者與族人雜居齊齒貿然無別也宗子自祭其祖禰族之人未有與焉齊衰三月之服則廢已久矣甚者無飲食聚會之禮無問遺往來之情萍浮梗泛與塗之人無以異而斤斤焉惟譜系之是稽曰此古之所謂大宗收族者也豈不遠哉昔眉山蘇氏自譜其族用小宗之法而別爲大宗譜法以俟後之能行者其亦阻於勢之不得爲而不敢徇名以失實也故其爲譜之說曰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蓋曰如是而後可以爲譜也云爾鎭江左氏舊有族譜合一族之人而譜焉者也宜齋比部嘗一再修之既而病其繁衍難稽也又爲支譜以紀郡城之近屬其體例不皆與蘇氏合而其旨畧同

左氏世以好善稱於鄉比部孝友睦婣克濟其美觀其誦述先德經營祠冡仁人孝子之心有可爲慨然者矣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余尤樂爲道之以告其後之人

重修鎭江府學記

潤之廟學宋以來始頗見於圖經太平興國中太守柳開所建在舊東夾城朱方門内寶元初范文正公知州事實增修之今其故址堙廢不可攷明初府學在定波門内景泰三年移建丹徒縣治之東距今三百四十有五年矣屢經修葺近復圮壞前觀察粱公羣英與守令博士及邑之士大夫議更新之衆從嚮應風行水流鳩工庀材百廢具舉廟則爲殿爲廡爲門爲橋爲坊學則爲堂爲齋祠曰崇聖曰名宦曰鄉賢曰忠孝曰土地閣曰文昌亭曰敬一或建或修或增或徙又以其餘力葺博士燕居之舍設有司待事之廳其南泮池則疏其淤濁植以芙蕖其北日精山則峙以光風霽月之亭植以梅杏桃李百餘本山下舊有亙竹數千挺周以欄楯以爲息遊之所其外繚垣二百丈基以巨石甃以堅甓以爲藩衞之固其道塗則自廟中之唐堂下之陳以至於門外之街衢無弗治者其用木之數三千四百瓦甓之數九十萬其他物稱是其營構舂築髹漆杇墁塈繢之工凡四萬其用財之數凡爲錢萬七千緡邑之搢紳鄒君光國等九人掌其會計督其匠作毛髮絲粟皆歸實用而無或有侵漁欺盜者其用心與力可謂至矣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余以其年十月到官嘉邑人之勤而虞其財力

之不繼也與前太守賀君賢志前署丹徒令楊君兆鶴各捐金割俸以佐其費而署守汪君廷昉令黎君誕登又日勞來其民高嘗競輸衆工勸作至嘉慶二年某月某日興器用幣告成事焉余觀春秋於國之土功城築興作之類皆書而泮宮之役不見於經嘗竊惑焉及得孔氏正義之說以謂魯之有泮宮舊矣僖公特修其教學之法耳功費微少例所不書然後知春秋之法與詩人之義固各有在也今玆廟學致萬金之訾踰數年之力侈前人之規垂永久之制其功不可謂不鉅其費不可謂不多矣據春秋土功之例固不可以不書也誠能修其教學之法本之以明德敬之以威儀浹之以色笑而其所教之士亦皆烝烝皇皇有克廣德心之美其流風餘思被於無窮豈無睎泮水

泮林之勝而俯仰興懷詠歌不足者乎余故記其興造之歲月以志邑人之勤而并誦所聞以爲守令師生告也

顧龍山興造記（代作）

距金壇城南五里許有山曰顧龍蓋茅山之脈蜿蜒東來結爲岡巒北瞰城中有朝拱抱衛之勢故父老以爲縣之盛衰常視乎此非獨形家言亦地勢實然也山舊有延陵季子漢壽亭侯呂眞人等祠廟季子祠之左有碑亭昔明太祖常登此山作樂府辭正德間勒碑建亭於此歲久亭廢祠廟亦傾圯百年老屋上漏旁穿與風雨因依淒然可感余議捐俸修復謀之邑人咸以爲宜揆時面勢衆役竝作祠廟碑亭因其故址或葺或營規度隙地創建新堂以爲遊燕憩息之所故時祠宇東西棊置渙散不屬爲縷以長垣通以曲徑雜蒔華竹映帶左右逶迤複沓延賞不窮翼室修廊僧衆所棲并增其舊材甓必良構築必堅寍樸毋華寍費毋嗇經始於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至九月蕆成金壇雖小邑然自宋南渡以來衣冠特盛碩學名臣纍纍相望文章著述被於天下地多陂澤有灌溉之利土壤沃腴衣食贍足其本俗然也夫盛衰之運無往不復而或者狃目前之見至以僻陋爲議豈通論哉況今故家名族流風猶在農工商賈不失其業使皆敦絃誦而絕嬉遊樂勤生而恥惰窳數年之後光顯富實駸駸以復於曩時之盛則雖通都大邑或猶有愧焉地形人事理實相因此山之興復諒亦不爲無助因記其營造之歲月而并著其說以示邑人使知所勸也某月某日金壇縣知縣某記

見山堂記（代作）

鎮江府署居山上因山爲城因城爲垣門阿屋翼與雉堞爭高下郛廛之內烟火萬家可俯而矚也署之西偏地尤高曠而蹊隧荒蕪屋宇敝陋不足以展眺望迺闢榛艿修灌栵爲堂於舊亭之南東西七筵南北五筵不下几席而東南諸山蹲者伏者竦而立者絡繹而奔馳者皆可以坐而致之名之曰見山著其實也余以辛亥正月始莅兹土簿領紛紜日不暇給比視事年餘而後摒擋略盡俗好訐訟稍以條教禁止而儆其不率民亦駸駸嚮化政簡刑清郡中無事乃得休其餘閒而與賓客僚吏優游觴詠於是閒嘗舉酒而屬客曰客亦知夫見山之說乎攀危躡險窮高極深襆被贏糧而後進兼旬累月而後反雖獲一時之樂而事過境遷邈然無覩彼其於山也不亦求之者勞而得之者少乎若夫坐乎堂皇而視數十里之外晴雲杳靄陰雨空濛晦明朝暮千態萬狀無意於見而無不見者乃眞見也夫無意者常逸有意者常勞勞者不足而逸者有餘豈獨觀山而已哉客曰然遂書之以爲記

胡氏女貞節記

教諭楊君自金壇以書抵余言胡氏女事曰胡氏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篔蕭君充四庫寫書官卒於京師篔扶櫬南歸道病亦卒女聞之請於父母將守志於蕭氏父母不能奪遂歸焉時乾隆

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台拱曰嗚呼此可以知天道矣自古忠孝節義動天地感鬼神載在簡册昭然可見豈虛也哉余生平所聞見有高郵孫氏南昌彭氏二女皆卓卓可稱道感楊君之言并述其事著於篇孫氏者己卯江南省解元全敞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爲爲母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無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洽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爲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尙何歸遂留王氏女今年四十餘彭氏者今兵部尙書南昌公第四女也許故禮部尙書新建曹公爲子婦曹氏子殤女尙弱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爲議婚女乃言曰毋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葬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殤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

天子聞之曰可憐每尙書進見輒問貞女

天語褒嘉不置云台拱寶應人而南昌公門下士也是以書二女之事尤得其詳焉

容甫汪君傳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太孺人緝履以供朝夕居城北止三席地冬夜以薪蒙地而臥旦以供爨事四壁蕭然霜雪被體嘗以筋力致養力不能就傅鄒太孺人授讀小學諸書比長鬻書于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十行並下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年四十病怔忡聞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與 朝考亦不就鄉試五十一年丙午大興朱石君師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君不就試感其知遇投書數千言事以座主之禮石君師旋奉

命督學浙江君謁諸錢塘官署爲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迨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醰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爲比迹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眞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于世晚年顓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以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作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爲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爲文竝有益經術維持風敎君于史學貫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于紀傳者爲宋世系表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事問江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竝根據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爲內外篇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年表幷著于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于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稾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

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揚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糧儲星衍作傳謂解經有神識于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部元敘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敝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尙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唐人之文爲喜誦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豔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賙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

竹鄉張君家傳

君諱若筠字竹鄉姓張氏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手自迻謄校勘矻矻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文別爲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

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巳坐臥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爲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并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爲樂坤子岺堂子鋐及君之子銓亦能詩岺兼工畫揚州某氏藏書爲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聞即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槧書數部以歸岺爲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爲之題詠京口多佳山水君興至即出遊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遍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其好遊如此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有聲場屋間屢試不遇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姻任

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爲書院諸生膏火貲邑有普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有竹鄰山館詩集若干卷又選京口耆舊詩爲蒙拾集四卷贊曰吾觀馬文淵立功海外貴顯封侯而淫潦毒霧之中追念少游平生時語未始不爲之太息也及讀仲長統樂志論以爲彼旣不應州郡辟命志之所樂何求不獲顧亦爲是想像願望之詞而未嘗一日逍遙睥睨於其間乃知物外之樂雖山林隱逸有不能以盡得之而况於功名之士哉若張君者萃人世清遠閒曠之福而享之數十年可謂難矣以視公理所論殆猶過之世之馳逐風塵役役而無所稅駕者聞張君之風獨可能無慨於中乎

范宜人傳

宜人姓范氏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前邳州州判葉君均之配也葉氏世居太湖洞庭東山爲大姓後徙居金陵故今爲上元人范氏故宋參知政事文正公之後亦自蘇州徙上元宜人父諱文駢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母陳氏

誥贈恭人中憲攜其家至京師始占籍大興故范氏今爲大興人中憲爲人伉毅篤實少貧乏幾不能自存苦身戮力以殖其貲再遭火焚蕩殆盡而家益殖宜人其長女也自其幼時與父母共艱難困厄卽能習勞苦甘淡泊以佐父母父母益憐之年二十五歸奉政三日著故衣共家人操作舅本實翁見而歎曰

吾宗微久矣當復興其以新婦乎奉政家故貧年近四十始爲寶應縣主簿以親老乞終養寓淮陰閒居者十年遭歲饑常無儋石儲宜人竭力供甘旨而粗糲自給家事鉅細悉躬親之奉政親喪服除補原官累遷邳州州判祿入浸豐二子相繼舉於鄉又相繼爲縣令人謂宜人可以少休宜人自若也平居食不貳膳非祭祀賓客不御綈帛幼習女紅晝夜不息旣老縫紉織紝猶日孜孜中憲奉政皆繇隱約以致亨通宜人爲女爲婦爲母數十年於富貴貧賤無所不歷而人不見其怨尤驕泰之色執勤守約終身不變人以爲難宜人性恭謹不與外事而智識過人於人之情僞事之成敗常逆料無所失居京師時有故家子鬻爲奴奉政識其父醵金贖之是時奉政尤貧幾無以舉火或謂宜人有金在姑以易米鹽何自苦宜人曰夫子爲義而我恤其私人其謂我何其明大義不病於貧類如此教子有法度常曰吾不能以詩書課子惟是布衣疏食不失家法愼出入簡交遊以收其心是吾責也故諸子循循率子弟職卒皆自立云子五人世經綏甯縣知縣世倬嘉興府海防同知世綸世俊世佐皆國子監生乾隆五十五年以世倬官誥封宜人明年就養於嘉興乍浦之官舍數月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余嘗館於范氏范氏兄弟皆聰明魁磊人也然甚敬其姊若嚴師畏友然謂余道其姊之生平未嘗不動容歎息也余以是論宜人之事得詳焉宜人之二子皆善爲吏所至有聲績余嘗問世倬君之爲政以何先世倬遜謝曰亦不過勤儉而已嗚

呼有味哉詩咏閨門之德以御家邦信矣夫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海防同知前邳州州判葉君墓誌銘

君諱均字階平姓葉氏故宋觀文殿學士夢得之後世居吳縣洞庭東山高祖士美始占籍上元曾祖文元祖永菁皆不仕父向阜候選州吏目贈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母沈氏贈宜人君少為工部掾考滿議敘以從九品僉發江南河工試用補寶應縣主簿寶應瀕運河沿隄八十里置閘與涵洞二十餘所丞主簿實分領之閘洞之水下注溝渠分溉田畝四五月之閒尤食其利而是時漕引方急吏務蓄水以濟運民常苦旱至於淫雨為災溝渠滿衍田中之水壅遏不得宣洩勢非急閉閘洞不能救而吏以水盛宜固隄防灌水四注民田為壑惟君相時緩急

調劑有方公私交利民咸便之乾隆三十一年夏大水君以開閘為通判所劾河督急召君問狀君曰

皇上軫念民依於高郵三壩立椿以志

諭曰水不至椿三尺勿開壩恭言大漲則放水以固隄小漲則遏水以顧田廬今水至椿尚不及三尺隄雖險人力可護奈何不顧百姓河督雖重君又嘉其言直置不問以親老乞終養尋丁外艱服闋補原官四十七年大旱又以啟閉為監司所劾亦賴河督知君卒無事調桃源縣主簿遷清河縣丞又遷邳州州判致仕以子世倬官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海防同知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於清江浦享年七十有六娶范氏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司郎中諱文聯女有閫德

誥封宜人先君四年卒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五世經丁酉科舉人穀鹽縣知縣世倬甲午科舉人德安府清軍同知世綸世俊世佐皆國子監生世佐先卒女一適戊申

恩科舉人宮秉鑑孫男十德裔德升德泰德恆德謙德孝德豐德巽德履德紫孫女五曾孫男一清寍嘉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世經等葬君含山縣治南六十里羊山之麓以宜人祔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一言之託終身不負茲不具論論其大者銘曰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道則既申身亦不詘積善有報在其子孫

我民之思志於墓門

候選訓導喬君墓誌銘

君諱燮字亮弼姓喬氏世為寶應人五世祖可聘明天啟壬戌進士歷官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清望汪編修琬撰明史列傳詳其蹟曾大父崇醇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大父禧縣學生父其檢太學生伯祖潛無子以太學嗣是為訓導公小宗而君以嫡長孫歸為大父後君天性純至事親以孝聞少依倚大父大父絕憐愛之一飲一食非君在側則不樂君亦事大父如父生辰忌日欷歔感慕至篤老不衰友愛諸弟有無緩急雖不以告必知之維持調護盡其力父歿遺庶弟二撫教之皆成立庶妹二皆適名家居序中為都講正色直辭一以厚風俗裨教化為己事家故儒素以授徒自給及議修縣學宮首捐貲為鄉

里倡初作講堂未訖功門人有補博士弟子者持金爲謝君盡以其金市材僦致之講堂役遂蕆縣有戚烈婦祠久圮壞君徙而新之其後邑人復就故址置屋數楹請於當事立碑置匾以褒大之遂章顯於世君之發潛起廢爲一鄉表率皆此類也以年貢貢太學注選儒學訓導未及調嘉慶五年正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七妻劉氏太學生諱世誠女質厚勤儉相夫子無違德嘉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子男三壎揚州府學生先卒埒縣學生壇先卒女二一卒一適劉吉孫孫男二鑄鋌女四君力學善屬文又多更名人講授負笈從師常出百里外藝術精然屢試於有司輒不利晚歲尤屯蹇二庶弟二妹二子一女子婦二八十餘年鬮皆相繼殁哭泣悲哀殆無虛歲以此鬱鬱不自得遂病病未癒而妻及同產妹又亡益傷悼年餘竟卒噫其可哀也已葬以嘉慶七年二月一日劉孺人祔妻弟劉台拱爲之銘銘曰

侍御五世有孫彖賢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嗚呼兹惟大新莊之原馬鬣之封其崇四尺君子之阡

史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知雲州史君紹登之母陳太宜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辛未卒於寶應明年訃至會雲南有兵事未得歸其弟太學生續登營宅兆於城北之松關莊而兆致葬記曰在竟內則俟之禮也而紹登被

詔起復適卜以八年閏二月丁卯襄葬事記曰在竟外則不俟

禮也於是續登以告其友劉台拱使助執紼且請銘台拱辭不得命迺敘而銘之敘曰太宜人姓陳氏寶應人故分守河東道史公諱奕環之少室也史氏溧陽大族河東公爲故文淵閣大學士文靖公季子而娶於寶應劉氏因稍置田宅定居焉乾隆三十六年河東公卒於官歸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而以劉恭人祔是時紹登年十七續登年十三太宜人拊養訓誨皆成立後河東公二十有八年卒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二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太宜人性簡重有德量處諸娣間逡巡退讓未嘗計有無校曲直以是同居無纖芥而河東公尤亟稱其賢諸娣有孟孺人蚤卒遺女七歲太宜人字之如其女女之壻太宜人亦與因毋同紹登官雲南道遠書問不時至太宜人思之甚然不欲以內顧懼其心每寄語曰汝家受

國恩最厚當竭力圖報稱毋以家爲念紹登爲吏廉平所居見紀蓋母教也先是紹登知文山縣黔苗猖獗時時闌入滇界紹登患之簡丁壯得三百餘人教之坐作擊刺皆爲精兵聞賊在百餘里外即馳赴之以少擊衆屢戰皆捷苗大創又救解黃草壩之圍全活數萬人自是雲南無苗患儂氏蠻誘扇諸種人爲寇距文山十五里而軍城中恇懼又與守將掎角俘其渠帥餘黨悉平以最遷雲州會討維西叛蠻被檄守關隘撫流亡役未竣而聞太宜人之喪當去職大府以其功狀

聞且乞留滇

詔許之昔者漢踵秦故置材官騎士於郡國太守都尉常以歲

八月都試講武課殿最守尉權重而郡國兵精即有盜賊得以應時捕討無崩潰四出之憂及光武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其制遂壞於是始發京師之兵以赴郡國之急一方有警則羽檄被於三邊弓弩甲楯取具臨時士不素練每戰輒北得失之效前人論之詳矣觀夫文山之事則郡縣之兵庸可忽乎使天下長吏皆有文山之廉平則盜賊必不作有文山之勇略則雖有盜賊亦不難於翦除語曰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余故因銘太宜人之葬而備論其事以附於魯公伯禽之義以自紹登之志云銘曰

猗嗟碩媛明昭義方滋彼蘭芽蔚爲國香金馬碧雞萬里蠶叢兒曰歸乎有母在堂母曰勗哉及爾方將竭爾股肱嗣爾忠貞爾無我思爾弟在傍肇牘受言其音璅璅象服斯皇榮哀故鄉安於首丘百世無傷

先府君行述

先考府君諱世琭字仿魏號參野姓劉氏上世蘇州人明宣德正統間始遷寶應世有隱德府君之五世祖練江公諱永澄萬歷辛丑科進士以道德風節爲一時賢士大夫所推重而與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劉忠端公宗周文文肅公震孟契好尤篤壽止於三十七官止於國子監學正選兵部職方司主事于家未究其用而卒高祖兼山公諱心學明亡棄諸生以野服終曾祖弢菴公諱以任縣學生逡逡恭讓受侮不校鄉里推爲長者祖竹峯公諱中從中康熙戊子科鄉試候補內閣中書改選石埭縣儒學教諭孝友直諒一時名德皆慕與之交父勝齋公諱家昇中康熙甲午科鄉試副榜有濟德美行過人之才而年位不副論者以爲恨惜貤贈修職佐郎靖江縣儒學訓導晉贈承德郎工部營繕司額外主事母喬氏明監察御史諱可聘之曾孫翰林院侍讀諱萊之兒孫歲貢生諱崇酯女也貤贈孺人晉贈安人生四子一女府君於次爲季府君之生也喬安人以娩難卒又七年勝齋公就江寧鄉試卒于途府君夙遭閔凶傷感不自勝每哭輒慟或至嘔血見者莫不憐之伯父新齋公內行最隆撫教諸孤至於成立而府君亦事伯父如父朝夕依倚事無大小咨稟而後行於內外尊屬無不親敬進見侍側鯯鯯如也尤好問先世緒言遺事居處笑語日若心存歲時享祀欲獻怳惚如將見之府君生日即喬安人忌日也親友議欲改期爲府君祝延府君聞之涕泣避匿由是終府君之世無或敢言生日者嘗病咯血默坐澄心欣然有得遂有志於聖賢之學晝之所爲夜必疏記弱冠應縣試潛由能侯會玢賞其文置第一先是有謂首選可夤緣得者慫恿府君府君不可曰余何以是區區者喪吾志且安知有司之不公明人以是服府君之器識補揚州府學生受知于督學番禺莊公食廩餼府君以練江公遺書呈莊公讀之嗟歎良久進即以練江公學行勗府君府君感焉退而具牒請祀練江公于無錫道南祠道南祠者顧端文高忠憲二公所立以祀楊龜山先生所謂東林書院者也府君至無錫奉主入祠郡縣耆儒與搢紳先生皆會相與釋奠

講學而能寧化雷公繼督學政亦置府君高等試經解復第一時宿學高才生貢太學雷公特注意府君而同進有忌者府君恥與人爭不就試雷公惘然人亦皆爲府君惜府君自若也既屢試秋闈不第循例注選儒學訓導久之得常州之靖江府君爲教先行義而後文辭與諸生姁姁家人語有善獎進之有過匡傷之有爭訟平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當官從事以公心行直道不立異亦不苟同其有所執持必平心易氣和顏巽辭不爲嶽嶽爭同官感其誠懇卒皆委曲聽從無乖刺者乾隆四十六年海水逆上學田盡沒自捐俸以給諸生膏火五十年大饑被檄勘荊溪戶口府君案版籍料丁中覈貲產程甲乙務使吏不侵欺民無觖望哀矜惻怛溢於色辭戒里長毋得斂錢供其

或煮一雞子以進亦不食朝夕餐唯糗糒而已僕隸擇謹愿者二人皆稟教敕不敢有分寸私所至老幼迓迎歡聲雷動荊溪士大夫有賦詩以紀其事者明年春府君六十有二移牒乞休令曰先生方以學行爲諸生表儀而齒猶未也何遽言歸還其牒府君復爲牒移之如此數四令知不可畱乃爲之請於是官靖江六年矣諸生載酒就學舍敘殷勤依依不忍決贈送詩篇逶迤在紙者數十番同官設供張祖餞江滸瞻望嗟咨過市市人皆歎曰佛爺佛爺回是府君家居或就養丹徒故時僚友門生舟船上下必摳衣登堂問起居道舊故至於書問往還十餘年不絕府君天資仁孝而檢身進德一以誠敬爲根柢日常三復庸之卒章抑之七章曰此吾之几杖盤盂銘也以北極下爲太一常居雖便旋未嘗北嚮迅雷風烈雖夜必興正襟危坐或至達旦在靖江日數以公事過無錫其鄉齋謁道南祠惟敬一日謂不孝台拱曰我昨拜祠下哀至欲哭豈所謂烝嘗悽愴者耶府君之於練江公上溯矣然猶純至若此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君子不謀同辭曰無踰劉靖江者時宣城孫侯源潮初抵任重其事訪之閭巷間亦翕然稱府君德盛不容口意遂決府君使人辭焉不許親辭焉又不許府君書告台拱曰生不及事父母而以孝爲名是滋吾戚也卒固辭不就初府君以五十年

覃恩馳贈父母及不孝台斗官工部遇

高宗升祔恩例得封父母又請以己官階貤贈祖父母府君聞之

感泣謂家人曰三兒釋褐不數月而

聖主推恩及於再世當何以圖報會值

萬壽節晨起攝衣冠命子弟扶掖至聽事望

闕九頓首是時府君遘疾百餘日殗殜不勝拜起而持之益恭自幼小時與兄姊煢煢相依迄於沒齒無幾微嫌間撫教甥姪恩義備至待朋友故舊一以至誠覘其吉凶禍福如在己少時就督學試朋友有私喪等輩皆聞之獨不令府君知曰試期迫無使忉怛爲也靖江同官某被劾訟繫累月府君屢顧省之其人感泣告人曰劉先生聖人也晚得潛山熊侯墓志手書三通而跋其後曰不意白髮門生猶得聞先師行治之詳若此見寧化雷公語錄亦手鈔成帙志知己之感也一飯之恩一節之善

終身誦之不忘而於人過失但微辭規戒不欲顯言之振窮周急唯力是視而富貴翕赫之地避遠如不及交際問遺不失禮於人而人或爲己費財則不樂雖子婦奉養亦常以過分爲戒在家不問有無在官不言饒乏間斤斤於財利者則深非之曰此豈士大夫所宜言耶好讀書至老不倦而尤深於朱子之學沈潛玩味反覆省察微言要義皆精誦而力行之謂小學最切於日用以之律己亦以之誨人於明推薛胡二家其他以爲不盡合於朱子槩弗措意台拱嘗從容請曰大人體道有年盍著一書以明所自得府君曰以明道則古人備矣以徼名則去道已遠又何取焉晚年尤好讀書錄但以謂隨手劄記之書或不免繁複乃剟取其精切者以朱墨圍標識下方甚悉曰吾於此

書研窮數過去取差爲不苟矣不孝等以是爲府君特所盡心即與自著書不異謹繕寫爲四卷藏於家府君解組後即不復執何家事里閈過從與故人親族依依情話甚樂丹徒學舍在壽丘山下草樹茂密有園林之趣府君愛之每以夏秋就養景物會心輒欣然有喜亦時有父老賓朋來共談讌板輿節杖徧攬金焦北固鶴林招隱諸名勝攀蘿捫葛躡石磴百數十級不爲疲同遊者皆歎羨中歲病目甚劇頗昏眊六十外乃更清明能書細字手鈔漢晉唐宋文之有關名教裨身心者盈尋倍誦音聲琅然聞者竦聽窗明几淨取紙筆作草書數幅逍遙生動得孫過庭筆意人皆藏弆之精神意興在不孝等眼中居然也前年六月患滯下涉秋冬迨歲終乃瘳血氣始大耗然自春夏

以來尤矍鑠承祭見賓齋稷如平時慶賀問弔往來酬酢之節不懈翁勸台拱十餘年不就禮部試府君未嘗敦迫去年冬台斗移告滿一歲當詣京師遷延未即行府君曰來春與汝兄共一竊車殊不寂莫又諭台拱曰

天子仁聖可以進而有爲汝當努力當此之時府君自以康彊無恙雖使不孝兄弟遠離膝下歷歲移時而可無他慮也即不孝兄弟亦見以爲然何圖轉盼之間乃有今日痛哉痛哉府君正月初四日始感疾是日爲訊菴公生辰猶至廳事懸畫象而拜焉初八日爲練江公配韓安人忌日彊起盥頮將出拜而手足不能自舉遂困篤嗚呼府君一生宅心遊目恆在先人左右至於彌留之辰猶兢兢對越若此先嘗自書數語曰某孤露餘

生年躋大耋正而斃焉得隨先父母於九原乃畢生未有之至樂夫復何憾遺令毋用僧道毋用鼓樂停喪不孝等卜以十二月廿三日從窀穸之事府君志也府君以乾隆四十五年至靖江以四十九年

巡幸恩加一級又以五十年

覃恩加一級五十五年以台拱官貤封修職郎儒學教諭嘉慶四年以台拱官

敕封承德郎工部營膳司額外主事生于雍正三年五月初十日卒于嘉慶六年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元配朱氏縣學生諱澤代女貤贈孺人晉贈宜人孝慈恭儉淵靜而聰明在父母家未嘗有幾微過差不適於父母歸夫家未嘗有幾微抵牾

不適於夫終日溫溫無嬿婉之容愀悄之色而習識過人有所品題裁決簡而當久而益可思薄病足不踰房闥而家政井然僕婢皆畏服莫敢欺嘗謂習能操筆爲文而不以自矜眩人亦卒莫知也生于雍正四年五月廿四日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享年三十有一葬城北松園並今合祔繼配鍾氏宛平人泰州州判諱勝之孫太學生諱光藻之女貤封孺人晉封安人朱安人生三子一女履恢丞殤台拱乾隆辛卯科舉人丹徒縣儒學訓導台鼎登仕佐郎女丞殤鍾安人生三子一女台斗嘉慶己未科進士工部營繕司額外主事台垣太學生玄台奎女適縣學生喬載成孫男七源崑源嶽源峨源岑源嵋源對源峒孫女六府君閑有諸子愛而不面嚴而不以威負劍辟咡無一言或出於仁義之域而不孝台拱等孱劣無似浮沈流俗忽忽數十年莫克以道義自樹立以無負府君彝訓又不能顯揚其親使府君之潛德幽光湻燿暴著於天下音容一隔悔艾靡從莫大之誅無所逃避今者日月有時思假寵于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以光泉壤以傳府君之德厚於無窮而草土餘生頓愍昏瞀記憶孱疏不能詳備惟府君平日嘗爲不孝等稱述鄉前輩遺事已而歎曰如此等人雖端居一室其渾厚之氣與天地流通所可見之事迹者特緒餘耳而豈足以盡之不孝等不知德行妄以謂府君生平亦當以是論之未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也不孝台拱台鼎台斗台垣台奎泣血謹述

祭鹿轉運文

猶與忠節死而不亡濟美有公世德彌光維公誠直實稟天性蹇蹇當官不貿不經仕膠庠世舉以興牧民三晉大吏稱能

帝曰俞哉可二千石試之劇郡以觀爾績公來潤州敷政優優苞苴必斥岸獄無留惠心敉寡剛腸疾惡民勞胥蘇吏姦不作歲在乙巳蘊隆蟲蟲公軫民依疾痛在躬籲于大府以賑入告諭其富人通財糶粟公心惻怛公言孔哀富人感吁奔走偕來爲粥于郊男女以辨保抱攜持食者八萬民若癃病餼之僧廬民曰無衣賦以絝襦癘疫踵起有醫有藥死喪頓連有棺有椁拯急惟仁靡困不紓防姦惟智靡弊不除是時天下旱者什七

帝念阻飢珍圭用卹體國推恩如公幾人咸曰不幸不爲潤民公馭屬吏必謹其用卹其隱憂不苛不縱

天子知公廉能克兼俾董財賦浙漕淮鹽治功亟聞簡在方渥世渴人材幾公顯擢云胡中壽遽及於斯遺黎之痛故吏之悲故吏遺黎公心眷顧江月江風英靈來去敢陳明德薦此一觴音容如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四嫂文

嗚呼嫂之來吾家三十有七年自舅姑以至諸舅諸姑無弗順也叔妹娣姒無弗宜也卑幼者無弗稱其恩使御者無弗稱其易事也嗚呼吾嫂而止於此耶始仁和沈公掌吾縣好推奬士類吾伯父餘齋府君以文字受知而泰直隸公時在撈館編紆

定交遂有婚姻之約其後沈公去縣秦直公隨牒山左而嫂始來歸以始笄之年去父母之側無親戚爲之左右傅姆爲之後先而能婦職無虧人言不間蓋天資純粹而家法之所擩染者深也秦直公旣宦遊書問不時至令節佳辰往往背人掩涕及伯兄歷亭爲縣迎養粵東親闈益遠庚戌之歲歷亭以郡丞待次于江左試守淮陰柩與轜軒近在百里之內始得與諸昆弟覲甘旨問寒燠扶持抑搔奉高堂之一笑蓋嫂于是時爲最樂曾不數年而內外尊親接踵捐背兄姊皆在中年亦相繼以歿簪笄布總哀悁崩摧而不起之疾已中于膏肓矣嗚呼哀哉嫂之來歸也已不及先姑楊孺人之養而事舅篠齋府君與姑裔孺人垂三十年生致其孝歿致其哀婦道終矣以日暮塗遠此

生不可復見之老親而猶得奉餘年親含飯子道盡矣愉婉恪恭以將順夫子意縫紉滫瀡必恭親之稱薪數米俾無內顧憂妻道備矣有子才賢行婦孝敬有文得所歸內外諸孫羅列膝下母道成矣古今來婦人女子之遭逢常變順逆什佰倍蓰而無算而如嫂者亦差可以無憾而吾輩平生敬嫂之賢而哀嫂之命止于斯者其何得以無憾耶來復有期敬陳薄奠精靈如在庶克歆茲尚饗

劉氏遺書卷八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劉端臨先生行狀

同里朱彬撰

先生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攀龍顧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瑞禍卒不及於難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以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蓼野先生官靖江縣訓導祖父並以先生之弟貴　贈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始入家塾終日未嘗離几席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少長慕黃叔度之爲人年十三四從同里王維師先生學爲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諸人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爲可追古作者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年十六補諸生二十一舉江南鄉試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爲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戊戌今大學士朱公時爲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爲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朱公歎二十八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時蓼野先生苦家累婚嫁踵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爲已任休甯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詔公車歙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

爲之服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爲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卽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爲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先生爲學自六書九數以至天文律呂莫不窮極幼眇而於聲音文字尤深其攷證名物研精理義未嘗鄙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爲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卻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卒不第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踰歲銓授丹徒縣訓導丁未以弟得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絕意進取丹徒爲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修剌請謁屣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坋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丹徒去寶應不三百里每歲必迎養兩大人於學署滑甘滫瀡不缺於供至孝蒸蒸以志養志閨門之內翛翛如也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間隔德盛禮恭睟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然無不得其意以去體素羸競遭大故哀毀過情飯蔬食淡者四年卒之前歲子女皆疾疫呻吟牀簣間閱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禫之節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

起先生生於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卒於嘉慶乙丑五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曹氏山陽人宜城縣訓導鈞女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女子三長女許字浙江巡撫阮公之子常生二品廕生候選知州次許字溧陽史氏十歲而殤幼許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先生所著書唯論語補注一卷漢學拾遺荀子補注各一卷繕寫成秩三禮詩書並有纂著將爲之蒐輯部次以就正有道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劉端臨先生墓表

同郡阮元撰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一字江嶺先世由蘇州遷寶應六世祖永澄明萬曆辛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與顧端文高忠憲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得祀中從

國朝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維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艱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游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攷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於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於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常誳校官不

嘗接士子則術業無由問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書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效於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蕭然澹泊晏如也先生慎於接物尤廉於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造遠大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於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繼遘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於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祇源嶠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蔭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在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脫落釐爲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城北三里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於阡

劉端臨先生遺書書後

嘉慶十年間劉端臨先生之喪家君命常生曰吾與端臨先生爲問學交先生女能讀父書故聘爲爾婦雖未娶然甥也當往哭焉可并求先生之遺書來常生至寶應見先生之弟建臨工部工部者家君丙午同鄉榜舉人亦家君己未會試所舉進士也工部曰先生著述精而不多且數易槀待薙理之十一年春工部至揚州先以先生論語荀子漢書之學三卷并行狀來家君往雷塘墓廬讀之數日語常生曰先生之考證極精且確生前紙稿本極散碎少有疑輒弃之又雖爲己見而一經人道者輒亦自弃之吾所知也所以卷帙無多今卷中論語諸義皆所謂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吾居憂不能序述爾當述吾語敘而梁之常生謹受命爲付梓人至于先生行誼有朱武曹先生爲之狀遂梁冠卷首三禮詩書之學俟工部續爲理出再付刻焉甥儀徵阮常生

端臨先生之沒常生既刻其遺書矣丁卯冬至寶應復從嗣子得先生經傳小記三卷文集一卷小記中如詩噫嘻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儀禮士冠禮之鄉大夫之本作卿大夫禮主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法皆疏解確鑿亦可見說經之大槩矣先生邃於經不屑以古文見故所作輒棄存者止十有六篇然如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甚避則有以釋朝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不獨二千年來儒者避辟之聚訟朱子帝書蔡傳之異同可以釋然而大聖人心迹之純駁變之略始並行而不悖洵千古定論猶得以文人之言目先生哉戊辰夏隨任武林節院續命工付鋟而詳識其後甥阮常生

庸於己酉庚戌間從故翰林學士盧召弓遊始知端臨先生時學士校禮經嘗就正焉先生亦於友朋間見庸說經之文相與論而善之初見於江寧後往來鎮江靡不摳衣請益試質以心得則爲之擊節歎賞或有不合必反覆引喻明其義而後已且憫其窮途賙其困境飲食教誨十七年如一日也甲寅秋庸將往武昌先生曰畢制府已巡撫山東矣子行或先後不相值詹事府學使阮公吾鄉人且學友也子其謁之庸之獲知於雲臺先生自先生之書介紹始甲子三月庸應順天鄉試舟過寶應先生居繼母鍾太安人憂謂曰糧船催趲土流堵截至濟寧舟益難行貽書河道王懷祖先生爲子謀車馬甫可達因餽以贐偕弟建臨虞部步送河干距先生家五里許意若甚惜此行者再拜而後分袂孰知此行竟成永訣乎乙丑冬都中得段若膺先生書驚聞先生忽下世哭之哀甚庸先一日猶寓書先生以亡弟和貴之孝行學業乞言於先生也庸纂輯漢儒經注若干種先生尤善鄭氏論語謂精覈過王尚書伯厚許爲撰序久而未成先生告庸欲作儀禮補疏今遺書中言儀禮者不盈卷必未成之書虞部言當先生時已燬於火豈無副本抑又中失耶今雲臺先生續得先生經傳小記文集凡四卷屬庸校字庸自都中歸已三年客夏又喪母雖受知於先生最深且久有不能

已於一言者而亦未暇成已歿孰甚焉庚辰部詩先生事繼母至孝嘗答他所忽心痛驟劇而母病危甚迺悉心奉湯藥病旋愈其誠感無間所生如是今讀文集中參野先生行狀知先生之德盛禮恭夫固莫受於所生也嗚呼至矣因綴敘獲益之由於目錄後學武進臧庸

劉先生端臨與先君爲文章道義之交先君見背先生爲校錄遺集裒然成帙喜孫有過匡戒之有善獎勵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喜孫賴以成立今先生墓木已拱讀此一過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後學甘泉汪喜孫

劉先生傳其先世職方君訓導君家學言性天道發明孔氏微言大義躬行實踐以孝名天下當代名德至以曾閔儗之不喜著書以論語禮經爲孔氏微言大義所在用力最深今所存生平論著皆後人編孴先生隨手劄記之稾無言性天道者未發之蘊不可得而聞也先君嘗言端臨慎祖學行不媿古人又與先生書稱先生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則後之知言君子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不徒以經生目之喜孫少孤受知先生最早先生以文行相許而深戒好名勿勿卅年無所成就讀先生書可以自勵且以質之當世善言德行者後學汪喜孫

外祖寶應鄉賢劉公以嘉慶十年卒於家先大夫奉吾祖命往弔喪並取其遺書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凡三卷公之弟建臨先生暨同里朱武曹先生編錄吾祖審定付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也十二年建臨先生與巨源舅氏錄經傳中名

證語爲小記三卷文集一卷先大夫復奉吾祖命校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續刊也公校書不下千卷旁行斜上朱墨爛然不別錄稾故歿後遺書甚少其義乃時時見於他說未幾建臨先生巨源舅氏先後下世公之書遂無補葺者道光初次源舅氏復錄得國語淮南子方言補校凡三卷經傳小記荀子補注各續得若干則小記舊有國語一則方言十餘則先大夫取小記中國語方言諸條刪去并小記三卷爲一卷續錄附後荀子續補亦然於是編定全書爲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校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凡八卷較舊刻僅增一卷而篇策加半續爲待刊中道而殂傷哉傷哉今年夏小祥後吾母始發先大夫書簏得所定公之遺書並授恩海命付剞劂且曰吾在母家嘗見先君校定明皇甫錄廣雅刊本有段若膺先生書後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輩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尙多戊申十一月廿一日若膺氏五十三字先君歿後高郵王氏疏證已行此書校語不復編錄然案王氏本卷一下貳福薦倅攢盈也疏證云說文貳副益也周官小宰鄭衆注貳副戎僕鄭注倅副也道僕鄭注貳亦副也張衡西京賦僻綜注遂副也副與福同貳福薦倅皆取充備之義故皆訓爲盈又卷三下剝脫臚皺皸微膚朴皮非違睥瀕擕胸遣離也疏證云內則鄭注皺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廣韻皺皮皃也玉篇皸皮脫也釋言云皮膚剝也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面抉眼

鄭注內則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朴與皮膚皆一聲之轉說文朴木皮也案王氏博引經傳於餘離二義卒難綜合先君校此本於倅下皮下各增也字王氏所引證其義益明先君與石臞先生交最深而疏證所列諸本無先君此校本蓋石臞先生所未見也又先君說經爲遺書所不載者如書禋于六宗乃古篆文天宗之誤引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見臧上舍庸致先君書爾雅坎律銓也當爲吹聿銓也見若膺先生致先君書蓋先君書遺佚甚多覓輯之責在汝甥舅恩海謹受命刊既畢謹識簡末以畢先大夫未竟之志並敬述母言以告世之讀公書者道光十四年六月中旬外孫阮恩海

孔賈經疏
異同評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馮山公送萬季野之京師序云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尙類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已尺寸而特惜其抱雌節而不鳴於世也壽鏞於象山陳伯弢亦云伯弢今世之老師也不幸死矣豈惟壽鏞有交游零落之感而當風俗敗壞士有市心緣飾爲工之日失此宿儒更安得不爲斯世惜哉伯弢著述甚富他日綴學堂鉅著風行天下其學傳而其人不死固不必爲故人悲獨念壽鏞自始輯鄉書伯弢示我四端一曰甄錄二曰蒐輯三曰彙編四曰辨訂千數百言俾遵而循之洎後將刻先公困學紀聞補注馳書請讎校伯弢一一勘比使無毫釐之差其意尤可感也積年往返遺墨俱存所以策勵壽鏞者備至風義在師友之閒久矣每有所得輒以相告如象山明應侍郎遺集（諱雲鷺象山志有臨川集象山雜稿）姜白巖先生遺著是也今皆未及見而遽死矣嘗云向年於學案校補頗多如見王氏書可以無作壽鏞刻王艭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成而伯弢亦不及見此則益爲悵然者也伯弢有子而弟子著籍者尤眾其遺書之流布自有任其責者且非一鄉所得而私也然往者嘗以綴學堂經部稿孔賈經疏異同評與史部稿歷代事戰考眎壽鏞矣因取孔賈經疏評刻入叢書第七集而以選刻鄉書商榷書附之是區區者何足盡伯弢顧其窮年樸學於此可見且聊誌吾兩人夙昔相與之雅云爾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世愚弟張壽鏞

先考行述

先考諱漢章譜名得閏字倬雲又字伯弢自髫齡時即不好弄喜讀書異於常兒先曾祖妣鄭太恭人鍾愛之束髮就學從邑前輩林放卿虞竹亭遊二先生均器之肄習時文外兼治經史先王父朝議公於是不惜重資廣購羣書俾得日夜研究性雖不喜舉業然出其緒餘恆驚儕輩清光緒壬午補縣學生乙酉得副貢戊子中舉人名列前茅經藝獨冠場己丑會試薦而不售自茲以後專研經史所造益深嘗與兒輩言生平爲學凡三變其初肄業俞樓事德清曲園先生後以漢學文應辨志精舍季課問業於定海黃元同先生盡取漢唐以來至清先儒說經訂史之書而畢讀之知考據之學至難雖大儒亦不能無失病乾嘉諸君子之擯程朱兼治漢宋而不偏於一家中年鑒於國家多故默念知己知彼之論乃取當時所出算術格致農學兵學外交諸譯著一一加以研討冀於致國富强之術有所貢獻及其後鑒於清廷變法多枝節爲之而歐風東漸異說並興人心浸已不正於是深惟經正民興之義仍返求之於經學窮年兀兀雖老髦而不少懈蓋好學深思由博返約有不同於淺陋之士者當其開卷有得輒記錄之積久而著作等身年三十始刻印綴學堂初稿二冊其後每一書成即自收弆弗以衒人然單篇劄記諸學報雜誌爭載之七十二歲始編著綴學堂叢稿目錄已付鉛印成書者初集十種未刊行者都凡九十一種又有未列入叢稿目中者約十餘種其著述可謂富矣先考一生精力萃於著作者半而殫於教育事業者亦半性既不耽利祿故戊戌大挑二等以教職用丁未考職得廣東候補直隸州州同均未出仕宣統元年浙當道保送考入京師大學經科肄業民國元年改入史學門二年春畢業即在北京大學充任國文系哲學系史學系教授兼充高等警官學校教員師範大學講師政府以積著勞勣頒給四等嘉禾章晉給三等嘉禾章十五年請長假旋里原擬杜門著書以竟所學十六年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電邀赴京又派代表賫書來請其時北京大學校長劉哲亦以電邀赴舊都俱不果往十七年始應南京之聘任中央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越三年以

衰老堅請辭職學生挽留不允所請而歸嗣後廣東重慶各大學迭以文電敦請爲教師均不復出蓋欲完成舊稿藏諸名山也當其教授南北各大學也纂輯講議昕夕從事不敢苟且及其登臺口講指畫粉書黑板盡數方數陳使無賸義諸生暇時請益則詳細披示不憚煩煩十餘年如一日焉其誨人不倦以廣教澤也如此又居京之日交遊多海內宿儒如膠州柯鳳孫閩縣陳石遺桐城馬通伯姚仲實餘杭章太炎蘄春黃季剛吳縣汪旭初泗陽張蔚西諸先生皆時相過從賞奇析疑暇則爲文酒之會其論學取友以多聞見又如此先考一生制行謹飭事先王父朝議公王母佘太恭人及繼祖母許李二太孺人曲盡孝養三叔父得英早卒遵祖母李命不孝慶粹爲之後以承歡心其待諸族父友愛惇篤親戚中表綢繆恩紀平居夙興夜寐未嘗晝寢治理家務之外手披一編無倦容自奉儉約嗇於衣食而酷嗜藏書不論版本研究國學之典籍購備無遺不孝等幼時先考課之嚴經必成誦乃已稍長教之讀史及自中學入大學又常誨以温習經史亦猶古人遺子

一經之志也先考居鄉時對於地方公益諸事多所盡力光緒三十二年邑令黃羡欽敦請出任象山縣勸學所總董勸導城鄉設立小學三十餘所斥其私財創設東陳小學不邀奬敘同年黃令又訂鄉約以立自治之基延爲總董次年春在縣城創辦師範講習所以宏師資嗣因赴京考職辭去職務民國初元浙民政長將移南田縣治石浦割象邑東溪以下地爲所轄境縣議會公推先考爲代表至省請願力爭民政長仍執前議遂入京上書參衆兩院陳不可分割之理由乃令省議會調查議復而後象山區域得免變更十一年受縣知事李洣之聘任本縣志局總纂略采章氏實齋之議而變通之閱四年成象山縣志三十二卷舉凡乾隆道光二志之缺憾悉予補正其後十七年莊蘊寬鈕永建柳詒徵諸先生又聘任江蘇通志編纂成方物金石二考蓋其精治地理方志之學通國皆知故時賢爭相延攬云今年本邑籌設公立醫院時先考已臥病念邑無醫院病者必遠出求診諸多困難慨捐開辦費一千元以贊其成身雖病劇不忘利濟此皆盡力於桑梓之事彰彰

在人耳目者也先考體質素强晚年亦屛補藥不御去歲孟秋忽患便血之症國醫謂無生命危險今春病漸加深延西醫診視斷爲腸炎療治經月未見大效又請國醫治之雖精神如常而痛苦不少減彌留前兩月再延西醫診治下藥止血精神漸佳不孝等以爲可慶復元矣乃越數日而便血復來周身發腫精神日萎遂於六月二十九日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哀哉以先考之體質人皆望其壽登期頤如有清之王懷祖先生享壽八十有九而孰知其年壽之止於此耶不孝兄弟昔

年隨侍在京曾遘危疾幸逢良醫得慶再生今春先考病劇時初擬赴滬上著名醫院診治無錫丁仲祜先生妹夫姜紹祖均力贊之乃卒因循未果以至不起是皆不孝等侍養無狀玩忽所致其罪蓋擢髮難數矣嗚呼痛哉先考之卒歲次戊寅距生於清同治三年甲子享壽七十有五卽於七月五日暫厝家園不孝等苫凷餘生昏迷多忘謹述先考平生學行之大者以告當代立言君子倘蒙錫之銘誄則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棘人陳（慶麒　慶梓）稽顙泣述

十五冊 第七二版

綴學堂叢稿目

十三經疏中疏　公羊傳舊疏考
孔賈經疏考（案即異同評）　讀左補義補
易以　齊詩表說
易古訓　周禮正義校補
易費氏學校注　儀禮圖刊誤
周書後案　已刊　論語徵知錄　已刊
詩毛氏學校注　爾雅講義
大戴禮記小箋　說文部首文說

讀禮通考續考　廣韻箋
五禮通考續考　羣經地名韻編今釋
禮書通故識語　已刊　音經表
春秋公羊董義述　宋嘉祐石經考
聲韻字學　經義考舉正
以上經部
二十五史朏錄　通鑑注疏證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　續通鑑長編考異
孔子弟子傳後錄　水經注補疏

兩漢書注商榷　通典刊誤
後漢書補表校錄　已刊　通考刊誤
三史譬喻類鈔　歷代史表校正
南北史合八代書最目　年齒錄略
魏書改氏考補　江蘇通志金石考
唐書注稿偶存　江蘇通志方物考
遼史索隱　已刊　歷代車戰考
新舊元史目表　象山縣志校補
南田志略　已刊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　已刊

古姓氏人名韻譜　南宋館閣書目輯考商
通鑑綱目注舉正　集古錄補目補　已刊
漠北水經注　河北新碑跋
科舉題名錄略　燕下鄉小錄
以上史部
諸子參議　太玄經準易表
諸子譬喻鈔類　宋元學案拾補
老子本證　困學紀聞斠注
管子校輯　本草綱目補正

文子淮南子證文　救荒本草釋名

黃石公書校本　太平御覽校輯

風俗通姓氏篇校補（已刊）　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表

五行大義附錄　家常叢談

約園隨筆　小言詹詹

海東鯛墨

以上子部

全上古至六朝文補編　杜工部集箋略

韓文公集補注　文編最目

樊南文集注商　文編作者姓氏韻編

蘇詩注補　已刊　全唐文最目

葉水心別集考證　文選注小箋

樓攻媿集校注　樂府詩集校注

綴學堂初稿　已刊　文心雕龍校注

綴學堂文稿　陶靖節集補校

綴學堂外稿　綴學堂詩稿

五經四書文話　鏡聲詞

聞妙香室詩話

以上集部

未編入目錄之遺著

史通補釋　本草藥名類編

爾雅釋例　中國回教史

漢南不入海水經注　中國通史講義

西北水經注　中國哲學史講義

古今人表補注　中國法制史講義

元史西北地名考　列女傳斠注

議院經徵　經學通論

史學通論

十五冊第十二版

孔賈經疏異同評

象山陳漢章伯弢甫學

自漢許君撰五經異議後晉孫毓有毛詩異同評陳劭有周官異同評蓋學者生先儒後於異同得失之間不容不盡心也唐初患南北朝說經多異定爲正義孔冲遠主其事方欲合經說而大同焉周禮儀禮二疏出自賈公彥乃更於孔氏五經疏外多所異同漢章再四尋繹二家經疏仿孫陳書列其異同而僭爲評其無關於宏恉者弗著於篇甲子歲春仲識於北京梅廬

尚書商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商興七年大旱方始變之安得以夏衰爲言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孔所言改正朔而變置社稷得其旨也

春秋昭廿九年左傳正義從書傳　禮記祭法正義從

鄭書注

周禮春官大宗伯釋曰稷祀棄實在湯時而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由從起故據夏而言也

評曰賈疏與孔祭法疏同而孔與尚書左傳疏自與禮記疏異疏家從注轉移不足怪也魯語上韋昭注據夏之興謂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說與孔賈皆異

尚書周書康王之誥文侯之命正義引儀禮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又毛詩小雅伐木正義

同　又春秋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同

周禮天官大宰疏引儀禮同姓小邦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儀禮覲禮疏本同

評曰覲禮上經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異姓下無大國二字則小邦異姓下亦本無小邦二字唐石經有小邦二字正用賈疏本王引之朱大韶並云孔所見本義長當以孔所引爲正

詩魏風葛屨糾糾葛屨正義曰凡屨冬皮夏葛葛屨非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儀禮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釋曰春宜從夏秋宜從冬

評曰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鄭司農注周禮屨人引作冬皮屨與士冠禮同鄭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據二鄭義夏禮服之屨用葛孔疏謂夏亦用皮與禮經文違其說非冬皮夏葛春秋不詳禮記檀弓有子蓋旣祥而絲屨注譏其早也又少儀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是絲屨爲吉時常服對喪服之菅屨疏屨麻屨言之正可補禮經之缺蓋春秋並絲屨賈疏謂春葛秋皮於經傳無徵其說非孔於詩禮記疏並謂絲屨是以絲爲絇繶純仍是皮屨其說亦非

詩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正義曰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劉歆三統厤術十二月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三統厤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於此

之時可出冰也　春秋昭公四年左傳正義曰曆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如鄭玄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節之時周禮夏頒冰與杜說異理亦通也

周禮天官凌人夏頒冰釋曰鄭注引朝覿而出之謂經夏頒冰則西陸昴也日體在昴在三月中得爲夏頒冰者據三月末之節氣得夏節氣

評曰左傳服虔注北陸言在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賈已引之何以又疑日體在昴蓋以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誤之也孔據厤法西陸朝覿謂立夏

節正合周禮而於月令疏亦言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此惟有閏之年爲然耳與賈同誤至服杜二注並拘於公始用之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與爾雅釋天西陸昴不合矣

毛詩小雅鹿鳴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爲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儀禮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釋此大夫相禮饗食有常數雖有燕之亦無常數

亦無酬幣矣　又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釋曰聘禮不言致燕以幣則親燕亦無酬幣

評曰賈於儀禮疏兩言燕無酬幣而周禮天官酒人疏引詩鹿賓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謂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較以覲禮疏亦引鹿鳴序謂飲食賓幣帛據饗食有幣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所言如出二人豈儀禮疏本黃李之舊非賈本意歟若然則孔賈固同云燕有幣與饗食同也

詩小雅六月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正義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屬謂徽織也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疑同長三尺亦縿長一尺旒長二尺

周禮春官司常皆畫其象焉注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釋曰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

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若然在朝及在軍徽織綴之於身亦如此　儀禮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之旗九仞作仞不作刃餘同亦云死以尺易仞

評曰禮緯之文節服氏疏引作含文嘉左昭七年傳疏引作稽命徵皆今文家說賈於小祝疏據以爲說與士喪禮疏同但以生人徽識仿銘旌亦以尺易仞則人長七八尺而綴於衣者有九尺至五尺之小旗不礙於身乎不如孔據銘旌無物者用布一幅有半通長三尺爲合於事理

詩大雅韓奕正義曰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賈逵說周禮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鄭於大宗伯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大行人注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韓侯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

周禮春官大宗伯注四方以時分來釋曰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

又秋官大行人注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釋曰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

評曰王與之辨賈謂四方諸侯皆來卒有乘閒而起孰能禦之不知賈亦有所本詩疏引馬融說周禮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注明堂位謂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正同馬說是孔賈之異乃賈逵馬融之異也但大行人疏引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又謂鄭不與馬同與孔詩疏所引馬說又異豈馬又改用賈逵義歟

詩魯頌閟宮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享先妣釋曰祭法王立七廟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

評曰宋書禮志朱膺之云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又通典禮典引高堂隆議周姜嫄廟祭以禘祫是爲孔疏所本通典自爲說云先妣之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則本賈疏享嘗而小變其說今據守祧奄八人五廟二祧通姜嫄廟而爲八其職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所職既同二祧則亦必如二祧之享嘗故大司樂亦曰以享杜佑謂四時薦則不祭而薦未必然

春秋僖公九年左傳下拜登受正義引覲禮曰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儀禮覲禮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釋

曰注引春秋者僖九年經證此辭之類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評曰齊語說此事亦云遂下拜升受命賈氏何以知當時不升成拜蓋以桓公聽管子之言終拜於下不以宰孔之命無下拜而如侯氏常禮以辭下拜而遂升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正義曰禘祭之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兄弟相代則昭

穆同班閔僖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

周禮冢人以昭穆爲左右釋曰若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文二年躋僖公謂以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曰逆祀

評曰孔疏用公羊何休注其前如華恆賀循徐邈議見於晉宋書通典者並云兄弟同昭穆然左傳有子不先父之言公羊謂先禰後祖穀梁謂先親後祖范

甯注曰親謂僖祖謂莊楊士勳疏非之而賈公彥從之其後唯朱子及徐乾學顧棟高並本其義與張子馬端臨萬斯大顧炎武任啓運蔡德晉秦蕙田說皆異竊謂此當以穀梁親親尊尊之誼衡之質家親親如兄終弟及而不同昭穆卽不得祀五世（呂氏春秋諭大引商書五世之廟可證商禮）文家尊尊如弟襲兄位而不異昭穆卽無以分逆順（賈又云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公八年傳始云順祀先公而祈乎）蓋殷周之禮固有此二者孔賈疏俱失之一偏

春秋成公十一年左傳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今謂娣姒之名從身長幼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姒知不計夫之長幼也

昭公廿八年左傳正義曰鄭玄云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是以身之長幼明矣

儀禮喪服娣姒婦釋曰娣姒婦據婦年大小不據夫年大小

評曰二疏說同然何以知春秋魯聲伯之母年必大

於穆姜晉子容之母身必幼於叔向之妻乎注長婦謂穉婦爲娣婦釋名曰娣弟也已後來也注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釋名曰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是鄭與釋名皆據其夫年大小孔謂鄭與賈杜左傳注同殊無據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祓殯而襚則布幣也正義曰檀弓所言卽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先後不同襚不得爲襲也康王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於殯猶致襚也

周禮春官喪祝注引春秋傳釋曰襚卽襲之時未殯而云祓殯者名尸爲殯耳

評曰賈以喪禮襚在殯前故謂襚卽襲又以檀弓注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今襄公使巫以桃茢先故從檀弓請襲之文但襲時實無柩更無殯而謂名尸爲殯經典無徵不如孔校襄公至楚月日謂此襚在殯後鄭雜記注曰春秋有既葬歸含賵遂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然則魯文公九年且於葬後受秦人所歸僖公成風之襚楚郟敖之元年不於殯後請魯襄之襚乎

春秋昭廿九年左傳使獻龍輔於齊侯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謂鑄金爲龍以玉爲函此獻函不獻節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

周禮地官掌節澤國用龍節釋曰案昭二十九年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

評曰據賈所引左傳注今本杜注玉名下敓所以輔龍節五字若杜注無此五字孔疏必不衍周禮而爲之說但如孔疏引薛道衡說英蕩爲玉函與干寶說爲刻畫竹箭異賈疏龍輔與英蕩別勝於孔氏守節鄭注或曰英蕩畫函不曰玉函

春秋昭卅二年左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鄭之此說爲妄之甚

周禮春官保章氏注引春秋傳釋曰按彼服注歲星在

星紀吳越之分野吳先舉兵故凶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

評曰賈所云或說與鄭說同不知何人不如孔疏明曰鄭玄鄭於同次之內更復分星晉書天文志陳卓躔次同孔亦預修晉書何以謂史傳所無但以杜註從賈服說而與鄭異故以爲妄耳

春秋定公十四年左傳闔廬傷將指註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宣公四年正義曰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言其將領諸指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

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

儀禮鄉射禮記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註此以食指將指挾之釋曰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

評曰賈誤以傳將指爲手指

春秋哀公元年左傳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正義曰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夫矣

周禮攷工記匠人釋曰一成之地有九百夫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夫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則一成六百夫定受地有三百家而云有眾一旅五百家者據上地多家亦多也

評曰賈說上地多孔說上地少並以意推測其實夏制田五十畝而貢一成之田得授一千八百夫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當有六百家而旅止五百人者不盡用民力也（孔疏四百夫當作八百夫）

禮記曲禮上注視今之示字（詩小雅鹿鳴箋同）正義曰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是舉今以辨古也

儀禮士昏禮記注視乃正字今人作示俗誤行之釋曰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彼注破從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不同者古文字少視示皆作視字

評曰示視皆古文視从示聲故互相通用二疏皆未攷說文（古文視又作眎又作眡）

禮記曲禮上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注旬十日也正義曰少牢大夫禮主人告筮者云

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特牲士禮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

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外若不吉則筮遠日註遠日旬之外釋曰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旬內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據大夫以上禮旬外筮此冠禮日非謂曲禮文彼自有遠日與此別也　又特牲饋食禮筮日若不吉則筮遠日註遠日旬之外日釋曰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旬之外曰遠某日大夫已上尊卑有異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非謂如大夫已上旬之外謂旬前爲旬外

評曰二疏並失鄭注意曲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註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鄭意祭祀筮日並無大夫士禮之異特牲命筮曰筮來日某少牢命筮曰來日丁亥並有筮近某日筮遠某日之文孔氏謂文不具之文何自知所謂來日者卽少牢云筮旬有一日鄭注旬十日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己與己相距十日卽旬之內日若不吉筮中旬之己卽旬之外日故鄭又云遠日旬之外賈於少牢疏亦自知其前說之非故云近日卽上旬丁巳與士冠特牲疏異

禮記曲禮上正義曰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命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

儀禮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不述者士禮略釋曰士禮命筮辭一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西面命筮辭命龜辭有二卜日有族長涖卜爲事命龜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

周禮春官大卜釋曰同

釋曰二氏意同大夫以上卜筮並有述命故視士各增其一曲禮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其辭爲大夫以上及士所通用又曰假爾泰筮有常則命筮之辭爲

大夫以上所通用不關士矣

禮記曲禮上立視五巂注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正義曰車輪一周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八尺又一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

儀禮士喪禮注引曲禮立視五巂釋曰車輪轉之一帀而爲一規案周禮冬官輪崇六尺六寸一帀則一丈九尺八寸五箇一丈九尺八寸總爲九丈九尺十六步半

評曰二疏並以徑一圍三起算非密率

禮記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正義曰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故謂之爲裼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又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正義曰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

儀禮聘禮裼降立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釋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衣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言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

評曰賈與玉藻疏同與曲禮疏異曲禮疏以中衣爲襲衣於裼衣之上又加一重襲衣不如賈疏謂中衣即裼衣玉藻疏又引皇氏云先加明衣冬則次加袍

繭夏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葛上加朝服此以中衣在袍繭之內論語疏沿其誤

禮記檀弓上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注齊衰之總八寸正義曰喪服傳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故此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

儀禮喪服傳釋曰此斬衰總長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

尺二寸

評曰注總首飾爲出紒後所垂爲飾也蓋卽詩所云鬒則有旟吉時長尺二寸與吉笄同長五服之總賈所推非卽孔二寸爲差之意竊以斬衰之總六升視止服之冠布六升而長六寸齊衰之總視正服之冠布八升而長八寸則大功之總當視冠布之十升而長一尺與小功緦麻同其以二寸爲差者惟斬齊二衰而已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士弔服疑衰改其裳以素近庶人弔服　又檀弓上正義曰喪服朋友麻鄭注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周禮春官司服釋曰弔服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士服同而冠異

評曰賈與孔前說同孔於禮記深衣疏云庶人吉服乃深衣則弔服之深衣不以素緣以布緣如麻歟

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正義曰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年至五十則又舍其二十之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又云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

儀禮士冠禮記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釋曰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

評曰朱子疑孔說是今案周大夫如伯陽父伯休父仲山父叔興父皆連呼伯仲周本紀集解引唐固說且以伯陽父爲老子未見其年尚不至五十此賈所據也如孟子稱伯夷爲大老伯爲字不配某父此孔所據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

儀禮喪服注今南陽有鄧繐釋曰鄧氏造布有名繐

評曰賈失考漢地理志但以鄧姓望出南陽說之孔廣森巵言糾其失

禮記檀弓下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正義曰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者服氏云廟謂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知孰是

儀禮旣夕禮乃反哭注反哭者於其祖廟釋曰案春秋

僖八年經書用致夫人左氏云凡夫人不殯於廟者春秋之世多行殷法不與禮合也

評曰春秋傳僖八年襄四年並云不殯於廟正義皆從杜注謂不以殯朝廟非如殯尸於廟中賈則謂實殯於廟而無春秋世之明證孔廣森經學卮言但據賈疏謂魯禮不同周禮徒以左傳二文並言魯夫人故耳不思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文明云將殯於曲沃周禮喪祝注引之云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又引莊二十八年傳曲沃君之宗以證之鄭志趙商

問春秋晉文公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違鄭答之曰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然則春秋世殯於廟者不獨魯而禮記疏所引鄭說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爲公羊家言亦非實事矣

禮記檀弓下子卯不樂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今所不用

儀禮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子卯桀紂亡日釋曰詩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尚書牧誓序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

評曰左傳昭九年子卯疾日賈逵注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鄭衆則用翼奉說禮記釋文引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然鄭義本賈故二疏同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儀禮聘禮每門每曲揖釋曰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夾通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

評曰孔疏未詳昭穆二廟所在晉孫毓議及江都集禮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廟別有門垣太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南（引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注及陳祥道禮書朱子中庸或問）賈獨以公墓左右昭穆例廟謂廟之昭穆亦夾處東西陳祥道李如圭及江永焦循並從之王士讓吳紱吳廷華褚寅亮金鶚並辨之其實廟之昭穆分列東西與墓

之葬祭之主並不同如孫毓說亦得有每門每曲也

禮記月令正義曰大師注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不數黃鍾也其實黃鍾還反生於中呂三分益一

周禮春官大師釋曰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東爲陽陽主其益西爲陰陰主其減故上生益下生減

評曰鄭注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以次推南呂應鍾蕤賓夷射無射皆上生姑洗大呂夾鍾皆下生孔賈所列方位似異而實同孔云下生之卽賈云上生孔云上生之卽賈云下生以下生者生於上必三分減一也上生者生於下必三分益一也但孔列黃鍾於子向南據午而分東西賈列蕤賓於午向南據子而分東西一首乾之初九一首坤之初六耳至鄭所本呂氏春秋音律篇實五下七

上孔疏尚未考及

禮記曾子問升奠幣於殯東几上正義曰按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寸廣二尺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釋曰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

評曰聶崇義三禮圖引阮諶與孔疏同與賈疏異攷古几當有立馮坐馮二者立馮之几如在車之馮軾軾高三尺三寸則几亦高三尺若坐馮之几說文以爲踞几孟子莊子並言隱几或臥或坐叉子之籀文

象臂脛在几上則高尺二寸阮圖當有二文孔賈各引其一耳賈疏引馬融又云長三尺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几長七尺是其長短亦有異也

禮記文王世子注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正義曰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僚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爲錫衰

儀禮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大斂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釋曰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

同

評曰賈與孔前一說同孔後一說據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注既殯成服殯與大斂一時事故此注錫衰但服問又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不言錫衰爲士則視士斂與大夫禮同亦錫衰若既殯而往則或緦衰或疑衰耳

禮記禮運粢醍在堂注粢讀爲齍聲之誤也正義曰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粢當爲齍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釋曰子春意見禮運云粢醍在堂粢穀爲緹酒則其餘四酒皆以粢穀爲之故讀齊皆爲粢　又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注故書齊爲齍杜子春云齊讀皆爲粢

評曰鄭與杜非相反故周禮注不破杜讀而禮記注讀從周禮故書者以齍粢皆假字也爾雅釋草粢稷曲禮稷曰明粢說文以粢爲餈或字稷則別有齋之或字粢鄭據爾雅註甸師以其齍盛云粢盛祭祀所用穀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之註春人齍盛之米云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註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注肆師表齍盛云粢六穀也然則鄭通齍粢爲一並足假爲五齊之齊孔氏不詳考鄭說分別粢爲稷不爲黍失之拘泥反不如賈釋之泛言粢穀矣

禮記禮運澄酒在下正義引崔氏曰天子祫禘時祭尸酢王與后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以瑤爵酌醍齊以獻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釋曰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神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此三酒者盛於罍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

周禮春官司尊彝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釋曰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

尊盎齊尸酢王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

評曰賈疏同崔靈恩孔於郊特牲疏引崔氏又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而自加案語云司尊彝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言酢王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賈亦不取惟通典吉禮取其說（禮運疏引崔氏又云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

禮記禮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正義引崔氏云尸入室

乃作樂降神灌用鬱鬯是爲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是爲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后薦朝事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室乃後延主入室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大合樂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爲六獻也

周禮天官籩人朝事之籩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　又饋食之籩釋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烹孰之時后薦饋食之籩也

評曰賈於內宰及春官司尊彝二疏又云后薦朝事豆籩在延尸出戶迎牲未入時是與崔孔所言迎牲未入時是與崔孔所言迎牲後祝詔血毛於室而尸始出戶后始薦豆籩異一也賈又謂饋食之籩獻於堂與朝事在堂同又與崔孔謂饋獻之豆籩薦於室異二也今案朝事當在堂迎牲未入前饋食當在尸未入室薦腥後賈所據爲司几筵鄭注通典禮典略

從崔孔非也

禮記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正義曰火時者鄭注司爟引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周禮夏官司爟四時變國火釋曰先鄭引鄒子書言春取榆柳之火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案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

評曰孔疏所謂釋者卽賈疏所云舊師僞論語皇侃陽貨篇疏馬融引周書說同孔而禮記疏不引皇氏故知論語皇疏僞也五木之說實本尸子每時必用二木者莊子外物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然揭氏暄璇機遺述猶用楡剛心木與柳剛心木以取火宋氏濂鑽燧說則不用桑柘用赤樧木二片蓋凡木皆可取火淮南子時則訓注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是則柞亦不用矣必以五行五色附會爲說自可不必

禮記禮器注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正義曰皇氏云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旣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與鄭注違

儀禮旣夕禮抗木横三縮二加茵亦縮二横三注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釋曰渾天言之則地之上下內外周帀皆有天及其用之則茵二在下茵二在上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也

評曰賈說正本皇氏孔唯拘鄭注木三在上茵一在下故疑皇疏茵三在下與鄭違然旣夕經文抗木横三在縮二上茵横三在縮二下則上下皆天數奇合其中二數爲地注義正同皇氏而孔未詳晳也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注於斯禁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正義曰謂大夫用棜士用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士冠禮士昏禮用禁鄕飮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鄕射士禮以禮樂賢從大夫用斯禁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棜禁饌于東序注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釋曰禮記大夫用棜士用禁至祭則去足名爲棜禁

儀禮鄕飮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釋曰玉藻注棜斯禁也禮器注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是定名言棜者是其義稱故大夫士總名爲棜禁特牲云棜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棜禁斯禁名雖異其形同是以禮器同名棜禁也

評曰孔賈所見禮器註本異孔本士用禁無棜字賈本士用棜禁故疑與大夫斯禁形同名同然玉藻註

棜斯禁也無足少牢禮註棜無足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是棜與禁形不同禮器以棜禁對天子諸侯廢禁言之故曰大夫士棜禁自特牲記外棜曰斯禁並不同名棜禁賈不如孔之晣

禮記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正義曰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至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案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

故燔燎用羊也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則據王親祭也

周禮夏官羊人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釋曰但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羊惟牛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

評曰孔賈並從熊安生說二疏似同而又據小司徒小祭祀有牛牲分爲常祀親祭之異則賈於小司徒疏但云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不言日月以下常祀不用牛蓋鄭注積柴用羊謂燔燎之牲雖王親祭大祭祀亦不用牛而熊氏以下皆未之察也

禮記郊特牲大饗正義引掌客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

周禮秋官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

儀禮覲禮注引掌客職曰侯伯再饗再食再燕

評曰賈疏於侯伯三饗再饗無辨正文疑與孔異但天官內宰春官大宗伯秋官職金疏引掌客並云侯

伯再饗不如唐石經之從南本作三饗通典禮典引周禮亦作再饗

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正義曰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䕩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䕩之中有桃諸梅諸實六籩

周禮天官籩人注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釋曰棗一栗二桃三乾䕩謂乾梅四榛實五其於八籩仍少三別有乾桃溼梅兩中亦有乾溼復取一添前爲八也

評曰賈以朝事八籩及加籩八例之故不用熊氏六籩說但熊說桃有二據注桃諸而梅棗不兼乾𧆛較賈爲核吳廷華姜兆錫並以籩宜乾物（鄉射記注）糾賈疏

禮記郊特牲小之曰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正義曰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釋曰祭前十一日小下之後日遂戒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評曰賈與孔說前差一日孔卜與戒同日賈卜與戒

異日而所引祭統祭義則同齊十日不異鄭注大司寇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賈疏又謂卜戒同日如孔說矣

禮記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正義曰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注虞書云云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釋曰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八變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

評曰孔疏據大司樂大合樂注以虞書九成當周禮九奏爲祭前降神之樂不特與大司樂之大合樂違反并失虞書之義虞書益稷篇夔曰一節實統陳作

樂始末始曰戛擊搏拊以詠升歌也次曰下管鼗鼓下管也次曰笙鏞以閒閒歌也終曰簫韶九成合樂也賈知注引書義故分合樂與下神之樂爲二勝於孔之奏樂致神祼前九變但大司樂之大合樂亦非祇大祭之合樂凡月令文王世子所云大合樂皆成均之教與祭無涉

禮記玉藻正義曰覲禮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廂記人之說誤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

儀禮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釋曰覲在

文王廟中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無箱夾此有東夾者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

評曰孔於書顧命疏詩斯干疏禮記玉藻疏並引鄭志答趙商云文王猶諸侯制度故有夾室與東西房周公乃立明堂於王城又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成王承先王宮室耳然則東箱在東夾之南有東夾必有東箱與賈意同而郊特牲疏獨疑其誤何也

禮記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正義曰此素服者謂

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君衣布與此互文　又君衣布搢本正義曰謂身衣布衣

周禮春官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釋曰玉藻素服義與此合彼又云君衣布義與此違者彼謂常服此謂禱祈

評曰賈意禱祈素服如士之素端常服則布衣如衛文公之大布衣素衣分爲二則素服如曲禮之素冠素衣郊特牲之皮弁素服鄭雜記註素生帛也孔以素服衣布爲互文則素服如檀弓哭於庫門外之素服亦卽穀梁成五年哭梁山崩之素縞今據周書大匡解遭天之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鄭閒傳注麻衣十五升謂之麻衣純用布而無采飾也蓋孔疏是也

禮記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喪大記浴用絺巾正義引熊氏云此蓋人君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也

儀禮士喪禮浴巾二皆用綌釋曰此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

評曰二疏並與熊氏意同

禮記玉藻大裘非古也注大裘羔裘正義曰大裘天子郊服　又君子狐青裘注蓋玄衣之裘正義曰皇氏云玄衣謂玄端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玄冕與昊天服同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鄭司農云黑羔裘釋曰以其

袞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　又獻功裘釋曰玉藻君子狐青裘玄端之服皆服之

評曰賈謂狐青裘爲玄端服本皇侃說則玉藻注之玄衣非卽鄭志大裘上之玄衣但熊氏以玉藻之玄衣狐青裘爲六冕及爵弁之裘劉氏謂六冕之裘皆黑裘（詩召南羔裘疏引劉焯劉炫六冕及爵弁同服羔裘）孔於詩疏從二劉禮疏從熊氏賈用二劉而不用熊據所釋言衮以下裘有采章則衮冕以下至爵弁雖同用羔裘而裘之縫紞緎及英飾各視命數分異惟大裘之黑羔裘無文與二劉亦有異

禮記玉藻君入門介拂闑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

儀禮聘禮注引玉藻介拂闑云門中門之正也釋曰上介於西闑之外上儐於東闑之外皆拂闑門中門之正者謂兩闑之西

評曰孔惟一闑賈謂兩闑楊復及江永張惠言朱大韶從孔盛世佐焦循從賈如賈說君賓與介擯同時入門非雁行隨行之制當從孔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正義曰內宰謂之瑤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其名異其實一物也

周禮天官內宰瑤爵亦如之注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釋曰卽明堂位之角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璧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爲總號

評曰孔賈此說同同據春官司尊彝注引明堂位謂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故皆以瑤爵當之禮運正義又云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后乃薦加豆籩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此八獻卽內宰注亞獻其前朝踐后之四獻饋食后之六獻並與王同用玉爵崔氏則以爲后獻皆用瑤爵江永金榜黃以周孫詒讓並從崔氏說然非鄭義也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用黃目注夷讀爲彝正義曰司尊彝春夏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

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冬祼用斝彝黃彝者義亦然知一時之祭幷用兩彝兩彝祇當一節皇氏沈氏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其義非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釋曰彝用二者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

評曰孔賈不取皇氏沈氏說以與鄭志異也又賈意王與后祼同酌一彝則通典禮典謂時享王酌雞彝后酌鳥彝大祫在秋王酌斝彝后酌黃彝亦非

禮記喪服小記正義曰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髽亦用麻又知有布髽者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又成服後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

儀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釋曰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卽士喪禮所云婦人髽于室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後露紒之髽卽此經注是

評曰孔以麻布之髽爲二賈以已未成服之髽爲二然麻布二髽俱在成服前且斬衰齊衰各異孔不如皇侃三髽之說矣但未成服前麻髽如男子之括髮以麻布髽如男子之免以布而已成服後亦有二髽始之麻髽婦人箭笄髽以終喪如斬衰之男子冠繩纓始之布髽婦人惡笄（有首）髽以終喪如齊衰之男子冠布纓實不止三髽

禮記雜記上正義曰天子諸侯殯葬朝廟皆用輴大夫殯葬不用輴唯朝廟用輴士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輁軸

儀禮旣夕禮遷於祖用軸注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釋曰大夫唯朝廟用輴

評曰二疏並未攷喪大記注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喪用國車注云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爲輇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是大夫士葬並不用輴朝廟當亦廢輴

禮記雜記士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正義曰其池上則得有揄絞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喪大記士揄絞正義曰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

儀禮既夕禮注士不揄絞釋曰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池下揄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有魚躍拂池士不但不揄絞又無銅魚故喪大記註云士則去魚

評曰孔所見喪大記士揄絞無不字與既夕注不合

賈所見記有不字故與孔疏異但大夫不振容卽與士同不揄絞而孔又讀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九字爲句強謂大夫亦揄絞更非（匠人執羽葆御柩賈所見雜記匠人執翿見周禮鄉師疏）

禮記雜記上重既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正義曰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儀禮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釋曰當倚於門東北壁

評曰二疏意同但賈云北壁與鄭注謂道左主人位不合主人出祖廟門接賓之位不在北壁當近南

禮記雜記下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正義曰謂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父卒則爲母

儀禮喪服疏衰裳齊三年者父卒則爲母釋曰此章專爲母三年重於期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諸解者全不思得此義妄解則文說義多塗皆爲謬也

評曰後世諸儒多從孔斥賈賈所設三驗一引內則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若前遭父服未闋卽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不知鄭注有故謂父母喪者謂女年二十或遭父喪或遭母喪則在室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卽不得嫁服喪三年而嫁故二十三非必將嫁之女遭父母皆卒於此三年中一驗破矣二引服問爲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是父卒未得申三年之驗不知服問注母既葬衰八升八升爲七升字誤孔疏

已糾正熊氏父在爲母之說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見冠爲受受冠八升注此謂爲母服也是鄭註正以母既葬衰七升何得以齊衰正服之既葬衰八升爲父卒爲母之服其二驗破矣三引閒傳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爲母申三年此又不知閒傳本經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鄭既據以註喪服記齊衰服何自分別爲父服除後爲母之服父服未除爲母受服亦七升即得爲母三年矣何據爲母卒在父喪三年內仍服齊衰期其三驗破矣諸儒辨論未破賈所設三驗故特詳之

禮記喪大記徹褻衣加新衣注則所加者新朝服矣正義曰朝服玄衣素裳文王世子云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

儀禮既夕記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釋曰褻衣謂故玄端新衣謂更加朝服司服云士之齊戒服玄端

評曰既夕注與記注意異注下又引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是謂主人啼兄弟哭者非謂卒者易羔裘玄冠則注何以云加新朝服朝服不過所加新衣之一並非以玄端爲褻衣二疏皆未得註意且既夕云疾者齊不云齊玄與文王世子謂世子親齊玄以養亦不同

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正義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亦三寢一正二小周禮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修釋曰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評曰內則側室注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謂側室在燕寢之旁內則又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燕寢是側室明不爲三寢之一當即青史氏記之宴室矣鄭注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鄭司農注內宰六宮云後五前一孔本之以言君夫人之三寢較賈爲有據三宮見春秋桓十四穀梁傳僖廿公羊傳及祭義

禮記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正義曰周禮天子夷槃其制宜同但大夫

稍異

儀禮士喪禮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注謂夏月而君賜用冰釋曰喪大記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耳

評曰二疏同但不詳大小之度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鄭引之云夷槃小焉然則大夫士之夷槃或廣六尺長丈矣

禮記喪大記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正義曰鄭註雜記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

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

儀禮士喪禮陳衣于房凡三十稱釋曰喪大記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禮略則天子宜百二十稱

評曰賈與孔引或說同大夫士不依命數則諸侯亦不依命數矣襲與大斂服不必相準也

禮記喪大記士齊三采正義曰三采絳黃黑

儀禮既夕禮注齊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釋曰據聘禮記繅藉三采朱白蒼故取以爲義

評曰鄭注三采亦取尚書舜典三帛爲義孔疏雜取考工記繢次以說似非

禮記喪大記士御棺用功布正義曰大功之布

儀禮既夕禮執功布入釋曰七升以下之布

評曰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閒傳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鄭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義服九升是大功布有三等故賈謂七升以下之布明八升九升亦大功之布

禮記祭義爓祭祭腥而退正義曰祭腥肉爓肉並在朝踐時

周禮春官司尊彝釋曰饋獻謂薦孰時此卽禮運云孰其殽鄭注云體解而爓之是也　夏官小子釋曰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孰

評曰郊特牲云腥肆爓腍祭是爓之祭在腥腍之閒孔幷爓於腥明與禮運注體解而爓之不合賈幷爓於孰又與禮運腥法　上古爓法中古孰爲後世之食

不合賈又謂酳尸時乃有孰則薦孰之祭何以爲饋食乎禮器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爓沈肉於湯也蓋祭有自薦爓始者與薦腥薦孰皆異江永說薦爓當迎尸於堂時則在朝踐薦腥之後亦在延尸入室饋食薦孰之前與孔賈說皆異

禮記表記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正義曰案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一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祭宗廟而祼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謂五齊之酒以和鬯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

周禮春官司尊彝大旅亦如之釋曰大旅即事上帝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祼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

評曰二疏並釋小宰注而說異孔提五齊之酒爲秬鬯明與酒正鬯人分職不合古禮以五齊和鬯而沸之不聞以鬯和五齊而名以秬鬯也賈以大旅告請與常祭之不用鬯彝異然無以解於表記之言常祭其疏小宰又云不用降祼無妨用秬鬯　亦如孔說謂秬鬯異於鬱鬯但不思秬與鬱異而鬯與酒更異梁明山賓引表記之文證明堂之祀有祼亦以鬯爲酒誤之也今案曲禮摯天子鬯注云唯用告神春秋繁露執贄篇凡贄天子執暢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公羊莊二十四年傳注同說苑修文篇天子以鬯爲贄上暢於天下暢於地是天地始祭天子亦執贄以鬯見但不如宗廟之降祼耳

禮記投壺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正義曰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五純也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

儀禮鄉射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註假如右勝左告曰右勝于左若干純若干奇釋曰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以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

評曰朱子云孔說差勝胡肇昕亦非賈疏蓋如賈意以若干奇爲衍字則必左右釋獲之算盡餘所勝之數爲純而後可

禮記昏義問名正義曰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

儀禮士昏禮問名釋曰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一者是名號之名今以姓氏爲名亦名號之類

評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記其姓名邢疏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卽本此疏以姓氏爲名之說但孔謂女母之姓氏賈謂女父之姓氏以士昏禮記註謂不必其主人之女揆之則賈爲是左傳襄十九年所云鬷姬顏姬皆父女之姓氏矣

禮昏義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注宗室宗子之家正義曰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

儀禮士昏禮記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宗室大宗之家釋曰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

評曰小宗亦宗宗子或無廟不得行教成之祭非以其卑故孔疏不攷儀禮註故失之

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

儀禮鄉飲酒禮釋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

評曰胡匡衷釋官是賈非孔但孔意言卿乃天子之卿大夫亦天子之大夫非諸侯之卿大夫舉小國之卿以明次國以家邑之大夫明小國正與賈意同王制曰天子之卿視伯故卿二鄉同次國又天子之大夫視子男故大夫一鄉同小國盡賈言邦國之制孔言都鄙之制耳由是推之天子大都之三公與大國同三鄉

禮記鄉飲酒義合樂三終正義曰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釋曰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評曰朱子謂孔氏非是當從賈疏淩庭堪釋例衍賈疏謂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召南三終孔不若賈卽朱子說而不稱朱子是漢學家之

隱疾也

禮記喪服四制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正義曰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童子

儀禮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釋曰此童子謂庶童子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此婦人爲童子婦人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

評曰二疏意同雜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又喪服小記註婦人成人者皆杖二疏本鄭二注義若雷次宗賀循並以婦人爲成人者雷據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賀亦據之沈形金榜從雷賀不從孔賈

周易乾初九正義曰陽數有七九陰數有八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周易以變者爲占今有九之老陽所以重錢今六爲老陰故交其錢　又繫辭上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每一爻有三揲三者俱多爲老陰三者俱少爲老陽若兩少一多爲少陰兩多一少爲

少陽

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釋曰三多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八爲少陽也（案當有爲折錢三字）

儀禮士冠禮筮與席釋曰重錢則九交錢則六單錢則七折錢則八

評曰孔賈同據錢卜法閩監毛本周禮疏獨作三少爲單錢似與周易儀禮疏異實誤本也書錄解題曰今賣卦者擲錢占卜盡用火珠林書項氏家說曰火珠林法錢兩背一面爲拆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惠棟易漢學引唐六典注云用四十九算分揲之一曰單爻二曰拆爻三曰交爻四曰重爻謂揲蓍亦用交單重拆之名蓋單卽少拆卽多自不必以錢爲說姚配中易學云大衍四十九揲之以四三變所歸之餘共十三則本數三十六以四揲之九老陽也歸餘共二十五則本數二十四以四揲之六老陰也若餘其二十一則本數二十八以四揲之七少陽也餘其十七則本數三十二以四揲之八少陰也

或不求本數而求之三變之餘則所以七八九六之義終不可曉案姚氏此說陰非朱子筮儀占三變歸餘之數朱子據歸餘之數餘十三去掛一則十二爲三少餘二十五去掛一則二十四爲三多餘二十一去掛一則二十爲二多一少餘十七去掛一則十六爲二少一多故姚氏斥之曰或然沈括夢溪筆談已云三少九揲而得之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少陽七揲而得之其策二十八三多老陰六揲而得之其策二十四兩少一多少陰八揲而得之其策三十二九七八六之數得之自然非意所配是卽姚氏本數說姚氏亦非創獲也孔賈說以錢卜淺矣

孔賈經疏異同評

附錄

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

一曰甄錄四明先賢著述收入四庫者經部著錄十九種存目十九種史部著錄二十三種存目四十二種禁書總目二種子部著錄十四種存目四十種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一種厥後續出者經部則有若全祖望讀易別錄姜炳璋詩禮提綱袁鈞鄭高密遺書黃式三論語後案倪象占周易索詁徐時棟尚書逸湯誓考山中學詩記黃以周禮書通故經訓比義黃家岱尚書講義史部則有若萬斯同明史稿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經注董沛兩浙令長考明州繫年錄子部又有若全祖望經史問答宋元學案困學紀聞三箋厲繼序困學紀聞注陳僅捫燭脞存虞景璜澹園雜著集部又有若萬斯同明樂府全祖望鮚埼亭內外集詩集續甬上耆舊詩黃式三儆居集倪象占青櫺館集徐時棟煙嶼樓詩文集董沛正誼堂文集六一山房詩集黃以周儆季雜著陸廷黻鎮亭山房詩文鈔黃家岱嬹藝軒雜著皆有刻本行世今擬凡四庫著錄者向文瀾閣傳鈔外

其餘各家刻本並宜甄錄列著社中以冀多文之富

二曰蒐輯凡先賢遺著未刻而有傳鈔本者如張煌言之采薇吟冰槎集應雲鸑之象川文鈔（文鈔未通行王荊公全集卷首刻一敘）固當校刊其有已著之書見於他書紀載如唐賀知章詩可向全唐詩輯出孫郃文可向文苑英華輯出宋卞圜杜詩註可向草堂詩箋及仇氏詳註中輯出又如句餘土音既考定餘姚虞氏故居在今慈谿則虞仲翔易注收入李鼎祚周易集解者惠棟張惠言並有輯述之作其國語注亦有汪喜孫輯存之作其後如虞昺穹天論虞喜安天論及論語讚注志林廣林通䟽釋疑則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輯之虞潭投壺變則臧琳經義雜記述之虞預會稽典錄虞覽虞氏家記（一作家傳）及虞氏譜則章宗源隋志考證錄之並宜網羅放失發潛德之幽光近見鎮海鍾君獻恩研究植物學推重陳藏器之本草拾遺有意從政和證類本草及本草綱目中輯爲一編亦不朽盛業也

三曰彙編四明遺書緐富夥夠非台州叢書永嘉叢書紹興先正遺書之比若盡收登梨棗恐經費有所不濟

且如樓宣獻之攻媿集王尚書之玉海皆蔚然巨編風行於世聚珍版本及浙江書局久已刊行似不必纏行繙刻（惟別本攻媿集三十二卷者與聚珍本或有異同又當別論）若如知不足齋叢書有黃震之古今紀要逸編全祖望之讀易別錄粵雅堂叢書有迺賢之河朔訪古記陳允平之日湖漁唱零星小種散見縹緗士人或購求不易或尋覽爲難則當集合校刊若左如圭之百川學海所有佚編鈔本收採不遺而諸書之未刊入者亦必各爲總目注明剞劂所在以便考索而廣搜羅

四曰辨訂三國吳志注引會稽典錄曰文章之事立朽不朽槃盛則御史中丞任爽曄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四明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奕與唐馬總意林合其他如王阮昌國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桷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奕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爽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玉函山房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至定海黃儆季作子敘始辨明任子與任子道論爲二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尚道家任子任奕作其言尚儒術實我鄉著述之冠冕此四明人之書不容他人冒名者也寧波府志以漢雋爲宋揚王休撰四庫書目提要以兩晉南北奇談爲象山王渙撰又以平夷功次錄爲象山周希程撰漢章修象山縣志時辨明漢雋實林鉞所編兩晉南北奇談實江蘇王渙所輯平夷功次錄實焦希程所定此非四明人之書不容冒他人名者也諸如此類當一一訂正舊說庶不至濫收亦不至盲從於以守信好之訓免龐雜之譏四明叢書豈可

如聞惢泉之惢泉手學惑於豐道生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乎

右陳伯弢先生寄睎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時在庚午之秋原稿藏諸篋笥今叢書已刊刻七集凡一百六十種迴憶草創伊始求助友朋歲月不居十有一載故人零落俯仰蒼茫既刻伯弢所著孔賈經疏異同評因以此書附之益徵伯弢博涉羣書而於鄉獻尤精探討矣庚辰冬張壽鏞識

清休甯趙繼序著

漢儒傳經記附歷代崇經記

聖人之經淆於戰國厄於秦火斯文幾至晦絶賴漢儒蒐羅攷講而表章之顧其人不皆聞聖道故立說多未純然其間禮儀制度以暨名物象數罔弗犁然燦然延至宋儒崛興乃得有所依據精思明辨身體力行遂使微言大義闡發無遺皎如日之當午宋儒之功偉矣究之有開必先漢儒之功又曷可置哉吾師　易門先生邃於經學尋流溯源由漢儒所傳以迄元明靡不潛心探索別僞存眞折衷於至當所著古文辭及制舉藝皆

原本經義極醇極精　先生嘗主講邑之還古書院滋畹追隨書策者三閱暑寒　先生毎語滋畹曰世言漢儒得其大宋儒得其精此猶岐而二之也德産之致也精微發揚涵萬物大理物博岐之則偏合之則純尊漢而抑宋者憚於由博反約之功也尊宋而抑漢者昧於先河後海之義也嗚呼此漢儒傳經記所由作歟　先生歿後令子珠堂能讀父書爲名諸生業已上其所遺周易圖書質疑於四庫後又裒輯其古今文陸續刊

布今春復校漢儒傳經記將付剞劂遠問叙於余竊惟滋晥自
官翰林以來三膺房考之
命闈中校士凡遇能習漢儒說而不背程朱者皆極意薦拔一稟師訓也是編既行誠恐海內之士不知　先生著書苦心或從而尊漢儒抑宋儒紛起異同之見則大非　先生詔人學經之旨矣爰錄夙昔所親聞於講席者寄珠堂至於　先生文章品詣世所共知祔祀紫陽馨香萬禩固無俟贅述云謹叙

嘉慶甲子春三月同邑受業汪滋
晥頓首百拜
書

叅訂姓氏

星源汪杰然豈群

同邑汪梅鼎浣雲

同邑汪作霖雨巖

同邑金　槃素中

同邑汪忠均治平

漢儒傳經記卷上

休寧趙繼序易門編　男學賁珠堂校

文所以載道也周京四術淆於戰國之百家孔氏六經燼於秦人之一炬迺斯文不明而晦之極運也使非有山巖屋壁之藏斷簡殘編之獻老師大儒之授受則聖遠言湮萬古真如長夜矣故漢儒傳經之功爲大雖其人未必皆聞聖人之道而業有專門世守家法彬彬文學之選要亦七十子之支流餘裔也嗣後伊洛中興重延聖緒亦不能外六經而得之或者卑視章句輕詆漢儒豈非忘水木之有本源而蹈操戈入室之咎乎非愚者所敢安也故學經而紀漢儒之傳經蓋入學者必釋菜於先師之義云爾

易

商瞿（子木　魯人）孔子弟子

橋庇（子庸　魯人）史記作蟜疵江東人臂在前疵在後

馯臂（子弓　江東人）史記作子弘楚人

周醜（子家　燕人）史記作豎

孫虞（子乘　東武人）史記作光羽淳于人

田何（子莊　齊人）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

王同（子中　東武人）

楊何（叔元　淄川人）大中大夫

郎墨成（齊人）城陽相

孟但（廣川人）

京房　齊郡太守顏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太子門大夫

周霸（魯人）

衛胡（莒人）

主父偃（臨淄人）

司馬談（龍門人太史令自序云受易于楊何）

齊相皆以易至大官

周王孫（雒陽人）

丁寬（子襄梁人梁孝王將軍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

田王孫（碭人）

施讐（長卿沛人博士）

孟喜（長卿東海蘭陵人曲臺署長

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易號周氏傳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服生（齊人劉向別錄云號服光作易傳）

丞相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項生（梁人初丁寬爲項生從者材過項生遂事何）

京房（見前）

梁丘賀（長翁琅邪諸人少府後更事田王孫）

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不用章句十卷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梁丘臨（賀子黃門郎少府臨學精熟專行京房）

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
法

五鹿充宗（君孟 代人）
少府玄菟太守

士孫張（仲方 平陵人）
博士揚州牧給士中家世傳業

鄧彭祖（子夏 沛人）

眞定太守

衡咸（長賓 齊人）
講學太夫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王駿（琅邪人）
御史大夫

施讐（見前）

張禹（子文 河內軹）

彭宣（子佩 淮陽陽）

人
丞相安昌侯

夏人
大司空長平侯作易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戴崇（子平 沛人）
少府作易傳

魯伯（琅邪人）

毛莫如（少路 太山人）

會稽太守

常山太守

邴丹（曼容 琅邪人）

孟喜（見前）

白光（少子 同郡人）

翟牧（子況 沛人）

由是孟家有翟白之學

趙賓蜀人

好小數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

顏師古曰仍亦名也

蓋寬饒（次公）魏郡人

司隸校書

焦贛（延壽）梁人

自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白不肯皆曰非也

劉向校書以爲諸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著易林十六卷

京房（君明）東郡頓丘人

魏郡太守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延壽云得我術以云身者京生也

易章句十二卷長于災異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殷嘉（東海人　殷一作叚）

姚平（河東人）

乘弘（河南人　乘一作桑）

任良

（皆爲郎博士）

費直（長翁　東萊人　單父令　治易長于卜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

王璜（平仲　琅邪人）

丘三家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高相（沛人　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

高康（相子　以明易爲郎）

（將軍傳至相　由是易有高氏學）

毋將永（蘭陵人　豫章都尉）

白子友（博士）

朱雲（游　魯人　少府　五鹿充宗爲梁丘易　元帝令與）

嚴望（九江人　博士泰山太守）

後漢施氏易

（諸易家論難雲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朱元（仲能雲兄子）博士

戴賓（沛人）

劉昆（桓公陳留東昏人）光祿勳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

劉軼（君文昆子）宗正門徒亦盛

景鸞（漢伯）作詩解易說五千餘萬言

孟氏易

洼丹（子玉南陽育陽人）大鴻臚徒衆數百人作易通論七篇易家宗之號爲大儒

觟陽鴻（孟孫中山人）少府

徐淑

袁良

夏恭

宗資

董扶

任安（定祖廣漢綿竹人）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時人稱

（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

梁丘易

范升（代郡人博士）— 楊政（子行京兆人左中郎將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

梁恭

呂羌

張興（君上潁川鄢陵人太子少傅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張魴（興子張掖屬國都尉）

虞先 — 虞成 — 虞鳳

虞歆 — 虞翻（仲翔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嘗以所著易示孔融融曰聞延陵之禮樂觀君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特竹箭也）

京氏易

戴憑（次仲汝南平輿人侍中兼領虎賁中郎將）— 魏滿（叔牙南陽人弘農太守）— 孫期（仲或濟陰成武人或一作奇兼治古文尚書不仕）

光武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家貧牧豕于大澤中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費氏易

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之易人無傳者

陳元（長孫 蒼梧廣信人）
司空南閣祭酒
兼傳左氏春秋

鄭衆（仲師 河南人）
大司農
兼傳毛詩周禮左氏春秋

馬融（季長 扶風茂陵人）
南郡太守議郎
傳十卷
又注尚書毛詩禮記

論語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劉表（景升 山陽高平人）
鎮南將軍荊州牧南城侯
章句五卷

宋衷（仲子 南陽章陵人）
荊州五等從事
注九卷

陸績（公紀 吳郡吳人）
偏將軍鬱林太守
述十三卷

姚信（德祐 吳興人）
一作元直
太常卿
注十卷

馬融（見前）

鄭玄（康成 北海高密人）
大司農徵不至還家
注十卷
又通注五經論語凡

荀爽（慈明 潁川人）
司空
注十卷
又有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

百餘萬言事馬融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陸績（見前）

董遇（季直 弘農華陰人）魏侍中大司農章句十二卷

稱荀爽者以爲主也外有京房馬鄭宋虞陸姚及翟子

王肅（子邕 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注十卷又注尚書毛詩禮容服論語家語作聖證論難鄭玄

王弼（輔嗣 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注七卷繫辭以下不注東晋韓伯補之

伯字康伯潁川人太常卿

尚書

伏勝（子賤 濟南人）史漢皆作伏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案史漢稱某生某公者皆逸其名而槩稱之也秦博士大傳四十一篇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文帝時求治

張生（濟南人）博士

夏侯都尉（魯人）

歐陽生（和伯 千乘人）

倪寬（同郡人）御史大夫又受業孔國安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也

夏侯始昌

族子

昌邑太傅通五經以尚書齊詩教授

都尉夏侯勝（長公　始昌族）

子

少府太子太傅又事同郡簡卿章句二十九卷號爲大夏侯氏

夏侯建（長卿　勝從兄）

子

博士太子

張山拊（長賓　平陵人）

博士少府

李尋（子長　同縣人）

黃門侍郎

善說災異

少傅又事歐陽高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號爲小夏侯氏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鄭寬中（少君　同縣人）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以書授成帝

張無故（子儒　山陽人）

廣陵太傅善脩章句

秦恭（延君　信都人）

城陽內史增師法至百萬言

假倉（子驕　陳畱人）

膠東相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周 堪（少卿 齊人）太子少傅 光祿勳

牟 卿（魯人）博士

許 商（長伯 長安人）四至九卿 善爲算著五行論歷 號門人唐林等爲四科

唐 林（子高 沛人）九卿

吳 章（偉君 平陵人）博士

王 吉（少音 重泉人）

炔 欽（幼卿 齊人）九卿 博士

孔 霸（次孺 魯人）孔子十三世孫 高密相關內侯 以書授元帝

孔 光（子夏 霸子）丞相博山侯 又事牟卿 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父延年亦以書爲博士

黃 霸（次公 淮陽陽夏人）丞相建武侯 從勝受尚書獄中

鄭 寬中（見前）

趙 玄（東郡人）御史大夫

張 無故（見前）

唐 尊（沛人）太傅

秦 恭（見前）

憑 賓（魯人）博士 皆至大官知名

吳 章（見前）

云 敞（幼儒 同縣人）

倪寬（見前）

博士諫大夫教授弟子千餘人

歐陽生

世世相傳至曾孫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

歐陽高（子陽）

博士作尚書章句

簡卿（東平人）

歐陽地餘（長賓）高孫

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

歐陽政（地餘子）

講學大夫

林尊（長賓濟南人）

少府太子太傅

平當（子思平陵人）

博士丞相關內侯子晏亦明經至大司

朱普（公文九江人）

博士

徒

陳翁生（梁人）

信都太傅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鮑宣（子都上黨人）

司隸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殷崇（琅邪人）

博士

龔勝（君賓楚人）

渤海太守

孔安國（子國魯人）

孔子十二世孫諫大夫臨淮太守又受詩于魯申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

都尉朝

司馬遷（子長龍門人）

太史令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多古文

庸譚（膠東人）

亦傳論語

于壁中得所藏尚書皆科斗文字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凡五十九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值巫蠱事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尚書傳十二卷案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記云孔鮒所藏釋文云孔惠之所藏也

說

胡常（少子　清河人）部刺史　又傳左氏穀梁春秋

徐敖（虢人）扶風掾　又傳毛詩

王璜（見易）

塗惲（子眞　平陵人）

乘欽（君長　河南人）乘一作桑

後漢歐陽尚書

歐陽歙（正思）大司徒夜侯　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

曹曾（伯山　濟陰人）諫議大夫　門徒三千人

曹祉（曾子）河南尹　傳父業教授

高獲（敬公　汝南新息人）

禮震（仲威　平原人）

宋登（叔陽　京兆長安人）潁川太守　教授數千人

桓榮（春卿　沛郡龍

亢人
太子少傅
太常五更
以書授明
帝
東觀漢記
云事九江
朱文文郎
普字十五
年不窺家
園

桓郁（仲思 榮子）
桓焉（叔元 郁子）
桓典（公雅 郁曾孫）

侍中太常
以書授和
帝

太子太傅
太尉
以書授安
帝
弟子傳業
者數百人

司空光祿
勳

黃瓊（世英 江夏安陸人）
司空頗鄉
侯

楊賜（伯獻 秉子）

楊震（伯起 弘農華陰人）
太尉
生徒千數
諸儒爲之
語曰關西
夫子楊伯
起

楊秉（叔節 震子）
太尉

虞放（陳畱東昏人）
司空都亭
侯

陳翼

朱寵
太尉

張奐（然明 酒泉人）
事太尉朱
寵受歐陽
學

陳弇（叔明 陳畱人）

丁鴻（孝公 潁川定陵人）
建初中與

（諸儒論定五經同異于白虎觀時人爲之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楊　倫（仲理　清河王傅）

劉　愷（伯豫　宣帝元孫　太尉）

巴　茂（北海人）

朱　倀（九江人）

何　湯（仲弓　豫章南昌人　郎中）

胡　憲（九江人）

鮑　俊

牟　長（君高　樂安臨）　牟　紆（長子）

（濟人　河內太守　諸生講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作尚書章句皆本陽氏）

（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

大夏侯尚書

張　馴（子儁　濟陰定陶人　教授兼習左氏春秋與蔡邕其奏定六經文字）

牟　融（子優　北海人　司空　教授門徒數百人）

小夏侯尚書

王　良（東海人）

古文尚書

孔　僖（仲和）　孔　長彥（僖子）

鄭　冲

孔子十九代孫蘭臺令史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好章句學

孔季彥（信子）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梅賾（仲眞）汝南人東晉豫章內史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

蘇愉——梁柳——皇甫謐（士安）

臧曹

梅賾（見前）——姚方興　吳興人齊明帝建武中于大航頭得舜典本上之多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

尹敏（幼季）南陽堵陽人初授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兼善毛詩左氏穀梁春秋

楊倫（仲理）陳畱東昏人師事丁鴻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蓋豫　徐州刺史

周防（偉公）汝南汝陽人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周舉（宣光）防子光祿勳博學洽聞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杜林（伯山扶風茂陵人侍御史）

賈逵（景伯扶風平陵人左中郎將侍中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馬融　注十一卷

鄭玄　注九卷

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衛宏（敬仲東海人議郎）

徐巡（濟南人）

案後漢云中興杜陵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遂顯于世以今考之則所謂古文者乃張霸之百兩篇也孔傳未見于漢凡馬鄭諸家注經皆指爲逸書除孔氏家傳外尹楊盖周之學大抵亦沿張本耳

詩

浮丘伯（齊人秦博士受業于荀卿）

穆生（魯人中大夫）

白生（厚里人中大夫）

申培（魯人）

史漢皆作申公按釋文云亦謂申培公則培其名也高祖過魯申公從師入見于南

王臧（蘭陵人太子少傅郎中令）

趙綰（代人御史大夫）

宮後傳楚太子戊戊不好學嗣立胥靡申公退居家教武帝安車蒲輪徵之時年八十餘以爲太中大夫疾免歸弟子受業者千餘人爲訓故以

孔安國 見書

周霸 膠西內史

夏寬 城陽內史

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

劉交 游沛人 楚元王亦次詩傳曰元王詩

劉郢 元王子夷王

魯賜 碭人 東海太守

繆生 蘭陵人 長沙內史

徐偃 膠西中尉

闕門慶忌 鄒人

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

膠東內史皆弟子之顯者其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于申公

江公 瑕丘人 盡傳申公詩春秋徒衆最盛稱大江公

博士江公 爲魯詩宗

韋賢 長孺魯國鄒人 博士丞相扶陽侯並事許生又治禮尚書號鄒魯大儒以詩授昭帝

許生 魯人

徐公 免中人 皆守學教授

王式 翁思東平新桃人 昌邑王師

門人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並事許生

博士江公（見前）

卓茂（子康南陽宛人）太傅褒德侯

韋賢（見前）

韋玄成（少翁賢子）丞相與賞俱以詩授哀帝

韋賞（玄成兄子）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見前）

張長安（幼君山陽人）博士淮陽中尉

張游卿（長安兄子）諫大夫以詩授元帝

唐長賓（東平人）楚王太傅

褚少孫（沛人）三人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薛廣德（長卿沛國相人）博士御史大夫

龔舍（君倩）太山太守

龔勝（見書）好學明經謂之楚兩龔

張游卿（見前）

王扶（琅邪人）泗水中尉

許晏（陳留人）

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轅固（齊人）博士清河王太傅作詩傳號齊詩諸齊人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

夏侯始昌　通五經詩最明

后蒼（近君東海郯人）博士少傅亦通禮

翼奉（少君東海下邳人）博士諫大夫

蕭望之（長倩東海蘭陵人）前將軍並傳論語事后蒼且

十年詣太常復事同學白奇

匡衡（稚圭東海承人）博士丞相樂安侯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學者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

匡咸（衡子）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仲公琅邪東武人）博士大司空關內侯

伏理（斿君琅邪東武人）高密太傅

伏湛（惠公理子）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滿昌（君都潁川人）

張邯（九江人）

詹事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皮容 琅邪人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 燕人博士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其語頗與齊魯間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義而爲之傳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鹿韓生其後

賁生 淮南人

趙子 河內人

蔡誼 同郡人

也以易徵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好之即更從學焉

食子公 同郡人博士

栗豐 泰山人部刺史

張就 山陽人

王吉（子陽易王駿）父博士諫大夫兼五經能爲鄒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

長孫順 淄川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髮福 東海人髮一作段並至大官徒衆尤盛

卜商（子夏衛人）

曾申（子西魯人曾參子）

李克 魏人

孟仲子（鄒人鄭詩譜云子思弟子一作孟子之子）

根牟子

孫卿（趙人即荀況又從虞卿受春秋年五十游學于齊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

毛亨（魯人號大毛公作詩訓故）

毛萇（趙人河間獻王博士號小毛公）

貫長卿（同國人徐整作長公）

解延年（齊人阿武令）

徐敖（見書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陳俠（九江人講學大夫）

王潢

按吳徐整云子夏一傳高行子高再傳薛蒼子三傳帛妙子四傳大毛公與此互異整字文操豫章人太常卿

後漢毛詩

魏應（君伯任城人五官中郎將教授山澤徒衆常數百人）

王伉（千乘人弟子著錄數千人）

包咸（子良會稽曲阿人大鴻臚）

高詡（季回平原般人博士）

齊詩

伏黯（稚文琅邪東武人光祿勳改定章句作解說九）

伏恭（叔齊黯子博士司空三老黜章句繁多恭省減）

任末（叔本蜀郡繁人教授十餘年）

篇

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景鸞（漢伯）作易說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又作月令章句

韓詩

薛漢（公子）淮陽人　博士千乘太守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教授當數百人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

杜撫（叔和）犍爲武陽人　公亘令定韓詩章句弟子千餘人其所作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趙曄（長君）會稽山陰人　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而嘆息以爲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

澹臺敬伯（會稽人）

韓伯高（鉅鹿人）三人最知名

召馴（伯春）九江壽春人　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楊仁（文義）巴郡閬中人　以詩教授

張匡（文通）山陽人　作章句

毛詩

平帝時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氏雖存人無傳

謝曼卿　九江人　或云陳俠傳元始中公車徵說詩爲詩訓

衛宏（見書）　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

徐巡（見書）　以儒顯

鄭衆（見易）

賈徽（元伯扶風平陵人潁陰令）

賈逵（見書　徽子　撰齊魯毛韓同異數萬言）

馬融（見易）

注十卷

鄭玄（見易）

箋二十卷詩譜二卷申明毛義難三家于是三家遂廢矣

王肅（見易）

注二十卷述毛非鄭

孫毓（休朗北海平昌人魏長沙太守）

詩評十卷評毛鄭王三家同異

陳統（元方）

徐州從事難孫申鄭

陸璣（元恪吳人）

吳太子中庶子

疏二卷

漢儒傳經記卷上終

漢儒傳經記卷下

休寧趙繼序易門編　男學賁珠堂校

春秋

按藝文志春秋分爲五三傳外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卜商——公羊高（齊人）——公羊平（高子）

公羊地（平子）——公羊敢（地子）——公羊壽（敢子）

五世相傳出戴宏序

胡毋生（子都齊人）

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公孫弘（季少菑川薛人）

丞相平津侯年四十學春秋雜說亦頗受胡毋生胡毋之學亦授之

嬴公段仲溫

董仲舒（廣川人）

博士江都膠西相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莫或見其面蓋三年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學士皆師尊之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子孫皆以學至大官

——褚大（蘭陵人）

梁相

——嬴公（東平人）

諫大夫

——孟卿（孟喜父）

——段仲溫（廣川人）

史記作殷忠

——眭孟（魯國蕃人）

符節令

釋文作眭

弘字孟一從孟卿受學

——呂步舒（溫人）

丞相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于諸侯擅專斷不服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爲大夫郎謁者掌故以百數

——貢禹（少翁琅邪人）

御史大夫其學成于眭孟

广五冊 [illegible]版
385

吾丘壽王（子贛　趙人）光祿大夫侍中詔從董受春秋

孟卿（見前）

疏廣（仲翁　東海蘭陵人）博士太子太傅

筦路（琅邪人）

孫寶（子嚴　郢川鄢陵人）大司農

眭孟（見前）

嚴彭祖（公子　東海下邳人）博士太子太傅

王中（琅邪人）少府家世傳業

公孫文（同郡人）東平太傅徒衆最盛

東門雲（同郡人）荊州刺史

顏安樂（公孫　魯國薛人）眭孟姊子齊郡大中丞家貧爲學精力弟子百餘人惟顏嚴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各顓門教授由是春秋有顏嚴之學

泠豐（次君　淮陽人）淄川太守

任公（淄川人）少府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

馬宮（游卿　東海戚人）大司徒扶德侯

左咸（琅邪人）大司徒徒衆尤盛

貢禹（見前）

堂谿惠（潁川人）

冥都（泰山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由是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卜商

穀梁赤（魯人）（出應劭風俗通　阮孝緒云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云名喜）

孫卿（見詩）

申培（見詩）

江公（見詩）（即瑕丘）

江公

榮廣（王孫　魯人）

蔡千秋（少君　沛人）

郎中戶將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將絕選郎千人從受

尹更喜（翁君　汝南邵陵人）

諫大夫長樂戶將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宣帝召五經名儒蕭望

之等共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家有嚴彭祖申輓伊推宗顯許廣穀梁家有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

皓星公（魯人）

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爲公羊學穀梁浸

徵惟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學高才敏捷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数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

周 慶（幼君梁人）
博士

丁 姓（子孫梁人）
博士中山太傅

申章昌（曼君楚人）
博士長沙太傅徒衆尤盛

江博士（江公孫）
江公傳子及孫其後浸微

尹更始（見前）

劉 向（子政）
中壘校尉詔受穀梁春秋于江博士

胡 常（見書）
由是穀梁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蕭 秉（君房梁人）
講學大夫

尹 咸（更始子）

大司農

翟方進（子威汝南上蔡人）
丞相高陵侯

房 鳳（子元琅邪不其人）
青州牧與王龔劉歆共校書

左丘明（魯人）

曾 申（見詩）

吳 起（衛人）
魏文侯相

吳 期（起子）

鐸 椒（楚人）
楚太傅

虞 卿（趙人）
趙相

荀 況（見詩）

張 蒼（武威人）
御史大夫北平侯

賈 公（趙人）
河間獻王博士釋文云誼傳至其孫

張敞（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尹）

嘉（嘉傳貫公）

賈誼（洛陽人博士梁王太傅作左氏訓故）

劉公子（大中大夫未著所受）

貫長卿（公子蕩陰令）

張禹（長子清河人侍御史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

尹更始（見前）

尹咸（見前）

劉歆（子駿向子國師並從翟氏由是言左傳者本之賈護劉歆又通周官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翟方進（見前）

賈徽（見詩受左氏于劉歆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

孔奮（君魚扶風茂陵人武都太守）

鄭興（少贛開封河南人大中大夫初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又從劉歆講大義撰條例章句訓詁三十卷和帝時與公子奏上左氏乃立學官）

陳元（見易）上書訟左氏立博士作左氏同異

胡常（見書）

賈護（季君黎陽人）待詔爲郎

陳欽（子佚蒼梧人）與歆同時別自名家以左氏授新莽至將軍

賈徽（見前）

賈逵（見書）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

賈伯升（逵孫）

延篤（叔堅南陽人）京兆尹作注

善之又作左氏訓詁

孔奮（見前）

孔奇（奮弟）博通經典作左氏刪

孔嘉（山甫奮子）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王朗（景興）魏司徒

鄭興（見前）

鄭衆（見易興子）作條例章句

馬融（見易）爲三家同異之說

鄭玄（見易）作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

王基（伯輿東萊曲城人）鎮南將軍東武侯從鄭元受經

董遇（見易）章句三十卷

陳元（見易）

彭汪（仲博　汝南人）記先師奇說並舊注

許淑（惠卿　魏郡人）大中大夫

周烈（文逵　燉煌人）本姓唐　魏博士侍中

李仲欽（梓潼人）左氏指歸

王肅（子朗）注三十卷

士燮（彥威　蒼梧人）吳衛將軍龍編侯　注十一卷

杜預（元凱　京兆杜陵人）晉鎮南大將軍常陽侯　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

禮

魯淹中出古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又記百三十一篇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覲以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奏之未行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

高堂生（伯漢　魯人）博士　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

徐生（魯人）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　襄資姓善爲容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

公戶滿意

栢生

單次

蕭奮（瑕丘人）

孟卿（見春秋）

淮陽太守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按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則蕭奮固能傳高堂之學者非但爲徐生弟子也

后蒼（見詩）

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餘付書館名爲逸禮

閭丘卿（魯人）

聞人通漢（子方）沛人

中山中尉

戴德（延君）梁人

信都太傅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

徐良（斿卿）琅邪人

博士家世傳業

戴聖（次君）

橋仁（季卿）同郡人

博士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

大鴻臚家世傳業

楊榮（子孫）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慶普（孝公）沛人

東平太傅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

夏侯敬（魯人）

慶咸（族子）

博士豫章太守

後漢儀禮

鄭玄（見前）

注十七篇馬融王肅注喪服傳

小戴禮

馬融（見易）

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盧植（子幹涿郡人）

博士北中郎將九江太守注二十卷

曹充（魯國薛人）

傳慶氏禮爲博士

曹褒（叔通充子）

博士傳父業又傳禮記教授諸生千餘人

鄭玄（見易）

注二十卷與周禮儀禮通爲三禮焉

按陳邵周禮論序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畧而行于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慶氏禮

董鈞（文伯犍爲資中人）

事大鴻臚王臨

周禮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

受周禮于劉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多往師之

按鄭樵通志謂劉歆傳周禮于杜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四卷韻會亦兩釋緱氏曰地曰氏是緱氏別一人而非子春緱氏人也

摯恂（季直京兆長安人）

隱南山

馬融（見易）

作周官傳十二卷

鄭玄（見易）

注十二卷後王肅注

明三禮兼綜百家之言

周禮十二卷禮記三十卷又注儀禮喪服傳其學與鄭氏多有異同

桓驎

鄭衆（見易）

作周官傳

鄭安世（衆子）

長樂未央廄令

亦傳家業

賈逵（見書）

竝作周禮解詁

孝經

今文

顏芝（河間人）

爲秦禁藏之

顏貞（芝之子）

漢人尊學出之

劉向校書以顏本比古今定爲十八章

長孫氏

博士江公（見詩）　后蒼（見詩）　翼奉（見詩）

張禹（見易）

傳之各自名家

古文

孔安國（見書）

作傳

出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分析十八章爲

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譚字君山沛國相人

馬融（見易）作古文傳

鄭衆（見易）—鄭玄（見易）—王肅（見易）

蘇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何晏（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尙書關內侯

劉邵（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作劉熙並著孝經—韋昭（弘嗣吳人）吳侍中高陵亭侯

論語

魯論

龔奮（常山都尉）—夏侯勝（見書）—韋賢（見詩）

韋玄成（見詩）—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夏侯建（見書）

蕭望之（見詩）

張禹

以論語授成帝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世諸儒爲之諺曰欲爲論念張文

齊論

王吉（見詩）——宋畸（少府）——王卿（瑯琊人）
（惟王陽名家別有問王知道二篇）

貢禹（見春秋）　五鹿充宗（見易）　庸譚（見書）

古論

（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孔安國（見書）——馬融（見易）
（作傳）

後漢魯論

包咸（見詩）——周氏（不詳何人）（皆爲章句）——鄭玄（見易）（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注十卷）

王肅（見易）——何晏（見孝經）（集觧十卷集孔包周

馬鄭王及陳群周烈之說並巳意爲之）
（群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

按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新安文獻志載程北山漢儒傳經圖序今皆不得見其原本所見者王元翰文獻通考章俊卿群書考索諸冊頗畧而不詳且間有舛者茲以兩漢儒林傳爲宗叅以唐陸國子經典釋文之序録其他書有明徵者亦附載焉記漢儒而上溯周秦不忘其所自出也下逮三國尚有漢氏之舊人

也晉以下非有關於經之大義者不悉記記主於漢也若隋唐志有子夏易傳或云張炫所造明時有豐熙所出子貢詩傳之類皆係後人假託漢儒不傳故弗記也

歷朝崇經記

昔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易掌於太卜春秋記於魯史迨至孔子刪定贊脩道法備乎是文章亦莫大乎是矣遭秦而絕越漢而興自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遣求書之使而六經乃得復見於世由是立博士置弟子試家法補郎官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兩京經學之傳遂爲三代後所獨絕有宋大儒因遺經開道學而洙泗千五百年之墜緒重光嗚呼盛矣至於唐遵漢學而有正義之撰明遵宋學而有大全之脩雖其書醇疵瑕瑜互出而功令所在講習徧於宇內卽有好學深思殫見洽聞者亦必本此以推及百家蓋上所施教卽下所信從也故繼傳經而記崇經以識歷朝表章之功爲大道所係屬焉

漢（六朝附）

易

漢初立楊何

宣帝立施孟梁丘氏

元帝立京氏

光武立施孟梁丘京氏（西晉梁丘施氏亡孟京有書無師）

東晉立費氏主王注

梁陳立費氏主鄭王二注（隋後王盛行而鄭浸微）

書

漢初立歐陽氏

宣帝立大小夏侯氏

平帝立張氏僞古文

光武立歐陽大小夏侯氏（西晉歐陽大小夏侯氏並亡）

東晉元帝立孔氏古文

隋文帝立姚氏所上舜典

詩　漢初立魯齊韓三家

平帝立毛氏

光武立魯齊韓毛四家（魏齊詩亡西晉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東晉立毛氏主鄭箋

春秋　漢初立公羊氏

景帝立穀梁氏

平帝立左氏尋廢

光武立公羊家嚴顏氏

和帝立左氏

禮　漢初立高堂氏

又立后氏曲臺記

宣帝立大小戴慶氏

新莽立周禮

光武立大小戴氏

晉後立三禮主鄭注

鄒魯既往微言絕大義乖陵夷數百年學殘文缺甚矣漢興表章於煨燼朽蠹之餘當時人抱遺經各尊所聞義雖相反道固不悖以之列於學宮劉子駿所謂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自時厥後專門之授受浸微南北之宗派互異而解經者乃至限以一家之言先入爲主牢不可破嗚呼安得復覩兩漢經學之全哉

唐宋

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爲小經其孝經論語皆兼通之

宋以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易書春秋公羊穀梁傳儀禮爲中經　神宗命士專治一經兼論語孟子

易　主魏王弼注繫辭主晉韓康伯注

唐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義疏

書　主漢孔安國傳（宋神宗頒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義）

詩　主漢毛萇傳鄭玄箋

春秋　左氏主晉杜預集解

公羊氏主漢何休學

穀梁氏主晉范甯集解（宋神宗從王安石請罷春秋　哲宗復用春秋尋罷　欽宗又復）

禮　周禮儀禮禮記皆主漢鄭玄注（宋神宗從王安石請罷儀禮）

孝經　主唐明皇御注

論語　主晉何晏集解

孟子　主漢趙岐注（唐懿宗朝進士皮日休請以孟子爲學科不報宋二程子取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並論語孟子爲四書）

爾雅　主晉郭璞注（按趙岐孟子題辭云漢文帝時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諸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獨立五經而已）

舊唐書儒學傳云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

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

新唐書孔穎達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　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

下

按唐初撰正義止於五經後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疏徐彥作公羊疏楊士勛作穀梁疏而九經之義疏始備宋又詔邢昺作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作孟子疏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全

鄭氏樵曰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邇年以來著爲定論不本正義者爲異說然所載旣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論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巨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今欲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

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

按此議朱子未嘗不重注疏不采衆說而後之爲朱子之學者必至於專己守殘黨同伐異舉千載相傳之家法百家獨造之單微盡目爲異端而廢之是道何道歟蓋亦勿思而已矣

元明

易　主程子傳朱子本義

（明成祖命胡廣等脩五經四書大全）

書　主蔡沈集傳

詩　主朱子集傳

春秋　主胡安國傳

禮記　主陳澔集說

四書　主朱子章句集註

按頒行程朱經解始於元仁宗延祐二年之詔而明祖因之洪武三年詔易書詩主程朱蔡沈外兼用古注疏春秋主三傳注疏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專主古註疏後脩大全則春秋去張主胡禮記主元陳澔集說而古注疏不復用又之學易者又挑程傳而專主朱子本義矣

歸氏有光曰昔孔子脩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洎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尙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

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延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

顧氏炎武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眞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爲一頗有删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脩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剡）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

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號環谷以十年之功爲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

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按漢初經有數家皆立學官所以網舊聞存衆說意甚善也厥後源遠末分家法漸更習章句者博而寡要（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逞臆說者華而少實（後漢儒林傳序云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唐貞觀朝詔脩五經正義而上古僅存之文兩京專門之習皆自此泯然不傳於世遵之者爲明經悖之者爲異說延及宋初持守猶篤（景德二年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李迪落韻邊讓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錄後特奏名時王文公以爲落韻不審耳若舍注疏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去邊其守注疏之嚴如此）然一二好古之士往往旁搜遠紹而不肯溺於所聞如歐陽永叔劉原父程泰之鄭漁仲

諸公經說因已決其藩而別其徑矣伊洛中興上承道統其學視漢儒爲優於是七八百年家絃戶誦之編棄而不用而更用程朱所定者此古今文學丕變之一會也惜乎明之脩大全者其材竝不逮顏孔且多剽竊而成雖頒之天下不可爲典要傳習者特束於功令所主耳然明初之尊宋儒視曩昔有加焉（永樂朝鄱陽朱季友獻書毀謗宋儒上命有司杖之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然姚榮國廣孝道餘錄詆毀程朱全乖義理其無忌憚更甚）迨至正德以後新學出而講壇始不專主朱門萬歷中葉文體乖而舉業始不墨守傳註是宋元諸儒相承之遺緒至此又不克皆從其朔矣由前論之失於拘由後論之失於放蓋上之取士必持一統士之受經必由師說況程朱大儒豈容輕議者明季道裂文喪職此之咎

誠不可以不懋若夫六經非一世之書非一家之學非一人之解班氏有言與天地爲終始者是也朱子之宗程子至矣而本義不必依易傳四書不盡用程說文義訓詁之家固不害其有異同也朱子詩集傳以栢舟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詩而孟子集註又用小序言衛之仁人（詩傳成於淳熙丁酉在前集註成於己酉在後）以菁莪爲燕賓客之詩而白鹿洞賦又用小序言長育人材先後講述之間亦不害其有異同也即朱子之註四書用功最久折衷最當然其間有沿襲舊註之誤（如論語註夏曰瑚商曰璉與明堂位互異孝禮註發氣滿容儀禮本是盛字漢人避惠帝之諱而改孟子引曾西乃曾子之子曾申字子西而趙岐以爲孫未及改正之類）有隨筆未檢之悞（如子夏姓卜子禽姓陳之類以氏爲姓非三代上所稱必如太公望註姜姓呂氏乃爲分曉又神農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然太史公六家無農家班固九流乃有農家也曹交註曹君

之弟然哀公八年曹滅於宋久矣孟子時當是以國爲氏者）有後人傳寫之悞（如公叔文子註公孫拔陸氏釋文皮八反而悞寫爲枝擊柝註行夜本之周禮而悞刻爲夜行之類）豈得訛以傳訛置之不論要之宗程朱者宗其學也如震川歸氏所謂賴後人因其端而推演之者正其善於宗也夫操戈固屬異端而膠柱豈稱好學世有博雅君子當不河漢斯言矣伏惟

國朝造士經解一依前代然

御纂四經既主程朱蔡胡亦必上采漢唐下暨元明俻衆義爲參考學經者可不知所取裁乎且夫學經亘有差矣守一藝以爲學者通訓詁會大意不失學校科舉之所用足矣綜群言以爲學者求先聖作經之精蘊攷先賢述經之源流有不易之義不敢苟爲異有日新之義亦不敢苟

爲同條分縷析闡繹發明雖累千萬載倘未有既也所以正義大全當時雖定成書而諸家著作未嘗不上之秘府行之都邑列之國史藝文志以幷番爲佐佑六經之資乃詮材諷說之徒必欲入耳出口拼爲一談其亦非程朱守先待後大道爲公之本心矣嗚呼豈不陋哉

漢儒傳易源流

一卷

吴興劉氏
嘉業堂刊

漢儒傳易源流

烏程紀　磊輯

漢儒傳易源流一卷從朱彝尊經義考輯錄也兩漢之儒卽漢書補入悉爲登載魏晉以後見于釋文正義及集解者表著之餘概從畧識者鑒諸

田何（商瞿　橋庇　馯臂　周醜　孫虞）

漢書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按陸德明釋文序錄有子夏易傳三卷注卜商字子夏衞人孔子弟子衞文侯師則傳易當自子夏所謂發明章句始于子夏也然漢志未載故或疑書爲僞託韓嬰謂丁寬所作張璠謂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說者紛紜疑不能定故今亦闕之

王同

漢書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崇文總目田何之易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易之本經也

晁說之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書蓋自田何始何以上未嘗有書

按劉向別錄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著爲淮南九師書則九師皆漢初說易者傳記不載姓名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洪邁謂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所因傳受未明姑附誌于此

周王孫

漢書丁寬至洛陽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丁寬（項生　田王孫）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一曰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

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服光

漢書王同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蔡公（名字未詳）

漢書藝文志蔡公二篇注蔡公衞人事周王孫

楊何（卽墨成　孟但　周霸　衡胡　主父偃　司馬談）

漢書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漢書司馬談爲太史公受易于楊何

晁說之曰易得立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楊者是也

韓嬰（韓商　韓生　蓋寬饒）

漢書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言詩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施讎（魯伯　毛莫如　邴丹）

漢書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邱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敎授及梁邱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于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讎授張禹琅琊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著淸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白光　翟牧）

漢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其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況皆爲博士繇是孟有翟白之學

釋一行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按孟氏章句一行猶及見之則唐初尙存也此卦氣所自始

又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則易經本有易繇陰陽二篇

喜之所得或卽此與其說當更在孔子前自孔子贊易後而易繇或另行故喜得之而托于師傳

梁邱賀（京房　子臨　王駿　士孫　張仲方　鄧彭祖　衡咸）

漢書梁邱賀字長翁瑯玡諸人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郞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賀傳子臨瑯玡王吉使其子郞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

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　隋書梁邱易亡于西晉

五鹿充宗（弘成子）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能與抗

張華曰五鹿充宗受易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朱雲

漢書朱雲字游魯人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案雲從白子友受易蓋傳孟易者也）

焦延壽

漢書延壽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

京房

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元帝于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爲石顯所譖誅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又曰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段嘉（姚平　乘弘　任良）

漢書京房授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

漢紀京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

按嘉有易傳漢志十二篇良有易旗漢志七十一卷

費直

漢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後漢書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璜爲費氏易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按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然則傳正所以釋易也費氏專以此爲敎正是高于諸家處

又按今所行者王輔嗣本也王亦原于費氏古今傳易者唯費本爲最善他本辭句或異然以消息推之無過費氏（如坤文言爲其嫌于无陽也諸本皆作爲其慊于陽也之類）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費氏本在當時亦爲最善宜其盛行于今也

高相（子康　毋將永）

漢書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于學官

按易以道陰陽故漢儒說易未有不本于陰陽者正不獨孟京諸家也

趙賓

漢書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

魏相

漢書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徵爲諫大夫後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采易陰陽及月令奏之

按相疏有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茲亦治孟易者

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待詔金馬門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張禹　彭宣　戴崇

漢書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讐受易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知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筦弦鏗鏘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之各自得也（宣字子佩崇字子平並著易傳）

谷永

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博學經書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後徵入爲大司農永于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

於陵欽

著易吉凶漢志蓍龜家二十三卷

伏萬壽

著易集林隋志五行家十二卷

劉向　子伋　歆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少子歆字子駿歆及向始皆治易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復爲中壘校尉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嚴遵　揚雄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擬易作太玄）

沛顯王輔

後漢書沛顯王輔光武子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崔篆　孫駰　曾孫瑗

後漢書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投劾歸後爲建

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爲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篆生毅以疾隱居不仕毅生駰字亭伯年十三能詩易春秋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後出長岑長不之官永元四年卒中子瑗字子玉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游學遂明天官厤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善

劉昆（戴賓　子軼）

後漢書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建武五年除江陵令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二十二年代杜林爲光祿勳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

景鸞

後漢書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

洼丹（觟陽鴻）

後漢書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

漢書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學圖讖究極其術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袁安（祖良　子京敞　京子彭湯）

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父良習孟氏易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爲縣功曹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永平十三年拜楚郡太守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四年薨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

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爲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策免遂自殺俊上書自訟詔騶騎以減死論由此薄徵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

夏恭

後漢書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

范升（梁恭 呂羌）

後漢書范升字辯卿代郡人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建武二年光武徵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于世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後坐事免卒于家

楊政（祁聖元）

後漢書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教授數百人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又祁聖元京兆人與同郡左中郎將楊政皆治梁邱易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

張興（子魴）

後漢書張興字君上頴川鄢陵人習梁邱易以教授建武初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而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于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魏滿）

後漢書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多所解說帝善之拜爲侍中在職十八年卒于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楊秉

後漢書楊秉震仲子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傳

折像

後漢書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能通京氏易

唐檀

後漢書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遊太學習京氏

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

許曼（祖父峻）

後漢書許曼汝南平輿人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時人方之京房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曼少傳峻學所筮亦皆如占

朱彝尊曰按北堂書鈔引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缾甕井沸泥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蓋焦氏易林類也

按顧炎武疑焦氏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延壽者歷引延壽後事以證之今讀朱氏所引許氏易林之文正是一類豈郎峻等所爲耶

郎顗（父宗）

後漢書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顗少傳父業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條便宜七事

樊英（李郃）

後漢書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兼明五經七緯隱于壺山之陽安帝初徵爲博士建光元年復詔公車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字子松宛人學古文尚書）李郃（字子然鄭人習魯詩京氏易）北海郎宗（見上）陳留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習古文尚書）東平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順帝時拜五官中郎將以光祿大夫賜告歸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

梁竦

後漢書梁竦（統子）字叔敬安定烏氏人少習京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

孫期（陳元　鄭衆）

後漢書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建武中范升以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興子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于世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按陳元本傳不言受易

譙玄（子瑛）

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子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周燮

後漢書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易禮

張衡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五經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任延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于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王景

後漢書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以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于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于大衍玄基云

楊由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

段翳

後漢書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

蘇竟

後漢書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平帝世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

徐防（祖宣　父憲）

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祖父學永平中舉孝廉爲郎

徐穉

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厤河圖七緯推步變易

袁太伯

王充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厤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皇甫規

謝承後漢書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

拜郎中託疾免歸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馬融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應鄧騭召永平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桓帝時爲南郡太守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

荀悅曰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

按異說如以太極爲北辰明夷六二夷于左股作睇于左般謂日隨天左旋也之類

鄭玄（第五元先　郭茂）　徐遵明　盧景裕　崔瑾　權會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再徵不就徵爲大司農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又著六藝論毛詩譜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淸

河崔琰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幼童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范氏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范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陸澄曰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

王儉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意謂可安

李延壽曰鄭玄並爲衆經注解大行于河北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氏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專經爲學所注易大行于時）及淸和崔瑾（崔瑾有周易注十三卷）景裕傳權會（北齊書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注易一部行于世）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

隋書鄭康成王弼二注梁陳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殆絕矣

案宋顏延之爲祭酒已黜鄭置王隋書謂梁陳列于國學殊未得其實

王應麟曰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曰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者哉合彖象于經蓋自康成始其說閒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

選注乃於讀易之暇輯爲一卷庶使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

按以彖象傳合經文實始于鄭氏觀淯于俊對高貴鄉公語可見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各自爲篇合爲一卷至王弼則幷文言亦附乾坤後矣

荀爽（杜喬）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謂之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五年拜郎中獻帝即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及他所論序凡百餘篇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

按後漢書謂荀氏之易亦出費氏然荀氏注隨大亨貞无咎謂隨者震之歸魂又注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謂解者震世則京氏說也又謙三勞謙君子謂體坎爲勞則用互體矣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謂此本艮卦也案二進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

蒙時令得時中矣則用卦變矣費易已不可考豈費亦同于京而互體卦變皆所不廢與

劉表（王暢　綦毋闓　宋衷）

後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表起立學宮博求儒術綦毋闓宋衷（亦作忠）等（陸德明曰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隋志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謝承後漢書表受學于同郡王暢

李譔（父仁　尹默）

蜀志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學又從

默講論五經延熙元年爲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案李氏著古文易想即漢書之十二篇故謂異于鄭玄

張滿

著周易林

朱彝尊曰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于許峻之前姑附于此

魏伯陽

彭曉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靑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

按納甲之說出于京氏魏伯陽傳之後虞翻亦主其說以釋易知其傳授有自也（案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則虞出于魏其較然矣）

王朗（闞駰）

魏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改司空進封蘭陵侯諡曰成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咸傳于世正始五年十二月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按王朗易傳有北魏闞駰注駰字玄陰敦煌人博通經傳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

董遇

魏略遇字季直建安初舉郡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義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魏志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歷注經傳頗傳于世

案遇有周易注十卷陸德明曰弘農華陰人

管輅（劉邠）

按管輅字公明魏少府丞著周易通靈決二卷通靈要訣一卷周易林四卷見隋唐志五行家又輅別傳故郡將劉邠字令先清和有理思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自說注易將訖輅言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淸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

十五冊第十三版

四十

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鍾會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少子也爲司徒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會嘗論易無互體

孫盛曰荀愷嘗難會易無互體見稱于世

按互體之說始于左氏漢儒爭以爲說雖非易之本體然較之爻辰納甲之類猶近自然

王肅

魏志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館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

遷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李延壽曰鄭玄易大行于河北王肅易亦閒行焉

王弼

魏志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陸德明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卒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序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李延壽曰河南卽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益寡

按易自東晉以後南北遂分兩途河北多主荀鄭江南專尚王弼此清談所以流禍也

又按王弼易有顧歡注畧例有邢璹注南齊書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篤志好學躬耕誦書夜則然糠自照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邢璹

唐四門助教著周易畧例疏自序曰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數弘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燐增輝于太陽涓流助深于巨壑臣之志也

何晏（伏曼容）

冊府元龜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說十三卷

按何晏常疑易中九事伏曼容曰以吾觀之晏了不

學也南史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善老易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淸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美丰采明帝恆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齊建元中仕爲率更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座于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孫炎

魏志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裴松之曰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志稱其字）

荀煇

荀氏家傳煇字景文（又云字長倩）太子中庶子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

魏志煇官至虎賁中郎將

阮籍（子渾　從子咸）

魏志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胡一桂曰阮嗣宗易通論一卷凡五篇

陸德明曰阮渾字長成籍之子晉太子中庶子馮翊太守爲易義

晉書咸字仲容歷仕散騎常侍出補始平太守

唐書阮長成阮仲容難答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拜中散大夫

按嵇康有周易言不盡意論一篇

許愼

字叔重書說文解字序稱治孟氏易

虞翻（高祖光　曾祖成　祖鳳　父歆）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嘗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書易注融答書曰易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禮樂近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能說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論語國語訓注皆傳于世

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法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

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二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

王應麟曰虞翻注說卦云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三十日一會于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按納甲卦氣之說出于京氏京出于焦焦自謂出于孟當時翟白之徒爭以為非然由虞氏觀之孟與京焦亦不甚相遠也

又按陳振孫謂虞翻有注京氏易參同契律厤志一卷專言象占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此卦氣納甲所自出（又按虞氏嘗引彭城蔡景君說）

陸績 郭琦 王游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按績有京氏易注三卷蓋亦傳京易者也

又案郭琦亦有京氏易注冊府元龜郭琦字公偉為著作佐郎注穀梁傳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

程秉

吳志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權聞其名徵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按孫炎程秉並遊鄭玄之門蓋皆傳鄭易者也

姚信 范平

阮孝緒曰姚信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

陸德明曰信字德祐

朱彝尊曰按阮氏七錄有姚信集二卷又嘗著士緯十卷又吳志陸遜傳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又孫和傳寶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于明陵又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

部之徒皆從受業

尚廣

著周易雜占九卷見隋志五行家

翟玄

朱彝尊曰九家易作翟子元

張氏

著易義

朱彝尊曰按張氏易見九家易注不詳其名陸氏釋文載有張倫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未審即其人否考之序錄又未列其姓氏不敢臆定也

按陸氏經典釋文周易音義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

不疑其所行上張璠本有易曰二字此作張倫疑有誤又荀九家如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皆漢魏時人張璠亦非所及（璠東晉人）漢儒前後通易者有張禹張興張魴張衡張滿諸人疑不能定姑闕之

朱氏

著易義

陸德明曰荀爽等九家集注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朱彝尊曰按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即其人也

按張朱二氏並未詳其名因見荀爽九家易知為漢人故錄之

裴秀

文章敘錄秀字季彥年二十五為黃門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圖十八篇傳行于世

劉兆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

張璠

陸德明曰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集解十二卷集鍾會向秀（秀字子期河內懷人為散騎常侍著易義）庾運（運字玄度新野人官至尚書為易義）應貞（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武帝初置太子中庶子官以貞為之後遷散騎常侍）荀煇張輝（輝字義充梁國人晉侍中平陵亭侯為易義）王宏（宏弼之兄晉大司農贈太常為易義）阮咸阮渾楊乂（乂字元舒汝南人晉司徒左長史）王濟（濟字武子善易尚長山公主累遷侍中出為河南尹）衛瓘（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太康初司空侍中尚書令惠帝即位加太保錄尚書事）欒肇（肇字永初泰山人晉太保掾尚書郎為易義）鄒湛（湛字潤南南陽薪野人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太康初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杜育（育字方叔襄陽人晉國子祭酒）楊瓚（晉司徒右長史）張軌（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涼州刺史諡武穆）宣舒（舒字幼驥陳郡人晉宜城令作易象通論）邢融裴藻許適楊藻二十二家序云依向秀本

皇甫謐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玄晏先生

著易解胡一桂曰見正義

袁準

袁氏世紀準字孝尼著書十餘萬言為周易周官傳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

徐苗（弟賈　宋鈞）

晉書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李充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累遷中書侍郎注尙書及周易音六篇行于世

郭璞（郭公）

晉書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好古文奇字妙于陰陽算厤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爲著作佐郎遷尙書郎嬰王敦之禍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于世

按璞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十篇是知費之與京亦異流同源也費雖專以彖象十篇傳受生徒而所著易林神筮等書與京無少殊亦神明于卜筮者

葛洪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止羅浮山煉丹積年著述不輟

著周易雜占十卷

孫盛（劉惔）

晉書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桓溫留爲參軍從入關平洛以功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著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

又劉惔傳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簡文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惔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

袁宏

晉書袁宏字彥伯謝尙爲安西將軍引宏參軍事尋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爲東陽守

著周易畧譜

干寶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領國史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

胡一桂曰干寶周易傳十卷復別出爻義一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其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而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所據若大有九三本左傳訓旻亨乃與古合房審權亦採錄之

按干氏易亦見釋文敘錄今已失傳胡氏謂蔡攸上

其書豈宋尙存耶

又按干氏易蒙卦注云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又豐卦注豐坎宮陰世在五則亦傳京易者

黄穎

有周易注

陸德明曰南海人晉廣州儒林從事

徐邈（李軌　徐爰）

晉書徐邈東莞姑幕人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所注穀梁傳見重于時

有周易音

陸德明曰邈字仙民

（按李軌徐爰皆有易音軌字弘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爰字季玉瑯琊人宋大中大夫）

李顒

著周易卦象數旨六卷

晉書充子顒郡舉孝廉亦有文義多所著作

陸德明曰顒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

蜀才

顏之推曰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

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而方以晉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按蜀才注易亦主卦變大畧與虞氏同其原出于荀氏葢亦傳荀易者也

劉瓛（何胤）

南史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薦爲秘書郎不見用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永明初除步兵校尉不拜天監元年卒謚曰貞白先生

蕭子顯曰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

瓛著周易乾坤義一卷周易四德例一卷

梁書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易注周易十卷

韓康伯

晉書韓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人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轉丹陽尹吏部尙書領軍將軍改太常

朱彝尊曰按陸氏釋文序錄注繫辭者十人謝萬（字萬石）韓伯袁悅之（字敬道譙國龍亢人）桓玄卞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荀柔之（穎川穎陰人宋奉朝請）徐爰顧歡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徵國子博士）

劉瓛今之存者唯韓氏而已

雷次宗

豫章古今記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事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屢徵不起注禮記周易

沈驎士

南齊書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家貧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昇明末詔徵爲奉朝請永明六年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

陶宏景

南史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號華陽隱居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詔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

著易髓宋志三卷

梁武帝蕭衍（朱异　賀琛　孔子祛）

梁書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幾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

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等遞相講述于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

周弘正（張譏）

陳書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累遷國子博士時于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大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卒于官謚曰簡子著周易講疏十六卷

南史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業于汝南周弘正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與焉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撰周易義三十卷

顏之推曰梁世老莊周易總爲三玄武宣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郡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

按蕭梁承東晉之後競尚玄風子易專主王弼一時趨向亦極其盛茲畧述一二以槩其餘

褚仲都（莊氏）

南史仲都錢唐人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

按朱彝尊曰褚氏易錢唐全緩弘立受之正義每引其說又曰莊氏易解正義亦屢引之其論彖曰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凡有一十二體孔氏稱其理密所詮異卦謂得正旨又曰正義所引莊氏說每與褚仲都同因附見于此

費元珪

隋書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

陸德明曰蜀人

姚規

有周易注隋志七卷

崔浩（張湛　宗欽　段承根）

北史浩字伯深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襲爵白馬公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司徒浩自序周易注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于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

按河北學士猶守荀鄭家法雖書並無傳即浩所學亦可想見一斑焉

广五册名七三页

劉昞

魏書劉昞字延明敦煌人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署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注周易行于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築陸沈館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諸郎

何妥

北史何妥字棲鳳西城人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龍州刺史以疾請還詔許之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並行于世

王凱沖

有周易注十卷

侯果

有易說

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尹濤

有周易注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薛虞

有周易音注

胡一桂曰薛虞音注見陸德明引

按薛虞經義攷誤作虞薛茲據釋文改正又子夏易傳注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則虞當爲漢魏時人今姑從經義攷附此

又按陸引薛氏或次鄭氏後（以杞包瓜注）或次黃氏前（束帛戔戔注）則爲漢魏時人無疑

盧氏

有周易注隋志十卷

傅氏

有周易注隋志十三卷

崔憬

有周易探玄

朱彝尊曰按崔氏時代莫攷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爲新義中按孔疏其爲唐人無疑矣

崔覲

見李氏集解

漢儒傳易源流

右漢儒傳易源流一卷石齋紀先生所輯亦先仲景師所鄭重相付者也先生著易學各書大都宗漢經師之說故又輯此書以明授受源流自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幸存於釋文集解諸書中者多微文碎義難於貫串武進張氏既輯鄭荀虞三家之注復輯易義別錄於孟氏得四家京氏得三家費氏得七家因以著其源流同異亦粗得崖畧矣乃其於孟氏因虞翻自言世傳其學而推尊之至信其田生枕厀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謂商瞿所受孔子之微言賴孟氏以傳則未免自信其師說所受而附會失實矣先生是書前有小序一段著輯錄之所據自兩漢下逮隋唐師師相傳之緒信者著之疑者闕之不附會以失眞抑亦求漢易師承晉明可徵信也癸亥浴佛日吳興劉承幹跋

論語師法表

論語師法表　宋翔鳳記

古論語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釋文敘錄引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孔安國　按漢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詳其文義則論語與尚書等同爲安國所獻論語集解序云安國爲訓解釋文敘錄隋志並云安國爲傳其書久佚獨見集解中孔穎達書正義引東晉孔注不見集解此蓋襲舊疏所引非原書也

齊論語　漢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按問王謂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荅知道知率性之道故能知人知天論語堯曰篇記唐虞夏商周至子張問從政爲孔子素王之事其記知命知禮知言皆以知道貫之傳齊論者於二十篇之後又作此二篇以發揮其蘊蓋出於內學漢時齊地最盛故齊詩翼五際六情公羊春秋亦出於齊人胡母生有孔子受命之事齊論此二篇亦是秘書之流故古論魯論俱不傳此義亦非漢學所窺故張侯不以教授王應麟疑問王爲問玉而以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御覽等書引論語說玉事者當之按說文所引爲古論語初學諸書俱在唐以後時齊論久亾所引必非齊論也

王卿　琅邪人見集解序

王吉　見漢志又云唯王陽名家其載齊說二十九篇蓋出於吉

宋畸　同上

貢禹　同上

五鹿充宗　同上

庸生　同上

魯論語　漢志云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注師古曰解釋論意者

龔奮　見漢志

夏侯勝　同上漢書勝本傳曰受詔撰尚書論語說故志載魯夏侯說二十一篇蓋勝說也

韋賢　同上

韋元成　見釋文敘錄按漢志及本傳並不言元成傳論語陸氏所序疑出鄭氏論語序

魯扶卿　見漢志按敘錄云鄭云扶先所引常出鄭氏論語序陸氏敘家法最明晰或本於鄭氏也

夏侯建　見敘錄按建勝之族子本傳亦不言建傳論語亦鄭說也

蕭望之　見漢志

以上各自名家

馬融　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大守馬融亦爲之訓說釋文序錄云古論語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按此知馬所注爲古論皇疏孔皆云馬[illegible]亦注張禹魯論之義疏家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誤讀序者其言不足據隋志亦同斯誤

鄭康成　集解序云漢末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皇疏云康成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illegible][illegible]

以上五家皆各自名家

論語不立博士故諸家授受之次不能詳焉

張禹　按漢志云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注張禹也又云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又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弟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按此則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洪适隸釋載殘字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墻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張論之異同故陸氏言立於學官謂立石大學并張論曾立博士也

包咸　見集解及釋文敘錄

周氏　見同上其名已佚又按熹平石經論語又有盍氏毛氏之字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姑從蓋闕

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周之本卽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葢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論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從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學可以得其一二具所錄本中又鄭作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此指壁中古文論語鄭君出於馬氏馬專用古文故鄭多從之古文分子張問從政以下爲一篇爾校魯論多知命一章亦具孔子受命之義三家唯魯論最爲後率爲木碌碌庸人徒以名位得傳其學致誤後來幸得鄭君爲之釐正微言所在可以尋求隋經籍志云論語注十卷鄭元注經典敎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亾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論語其所注論卽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亦是鄭用古文之證隋志又言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閒致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學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畧存於何解陸音又廣采諸經疏義以存什一於千百焉

鄭沖　何晏

經典序錄云魏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按晉書鄭沖傳云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沖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沖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沖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沖等名而晏最在後若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

徐遵明

案李昉等太平御覽引論語注皆是鄭學宋初鄭注論語已不傳引用書目亦無鄭注論語而有論語隱義考隋經籍志論語雜鄭下注云梁有古論語義注諸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義注三卷亾則隱義至隋已亾梁代尚有御覽所引當是脩文殿御覽之舊其云古論語蓋鄭所注論語隋志言周齊鄭學獨立河北學者以鄭學不同何氏故謂爲古論語其云徐氏當是徐遵明北史儒林傳曰遵明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是遵明專治鄭學隱義之作斷出遵明手隋志僅就阮孝緒七錄錄入故不詳其名字又今傳公羊疏引論語者多就鄭說不著作疏人名董逌廣川書跋云傳爲徐彥所作近時王光祿鳴盛以爲卽徐遵明考此疏最爲近古其所見本在陸德明之先則光祿之言不爲無見要之遵明於論語一宗鄭氏於傳可徵自後更無用鄭學者矣

儒林宗派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萬氏季野儒林宗派十六卷上斷自春秋迄於明季以孔子爲宗詳其承傳著其流別顧乃旁及老莊申韓論者或病之不知學案宗傳諸書之失正在此周制師儒并爲官職六家之別蓋出漢人之強名且孔子論儒有君子小人則儒亦非尊名漢以來諸儒孰能如子夏而荀卿謂子夏之陋儒說者謂君子儒明道小人儒矜名余意萬氏登選之義殆如此蓋儒者賤於秦漢之際尊於建武以後秦時博士飾僞尸位肆言高論者皆儒生

奴事權貴罔恤廉恥者亦皆儒生儒而若此奚由登此選哉然陳涉起抱禮器而歸之者儒生壁藏聖書守抱殘缺卒爲大師者亦儒生則又烏得而不入吾書以顯之哉今觀所錄諸人志在明道致治一也所詣有高下淺深則各視乎其人要其折中於夫子皆可以無憾焉至如師承宗派其章章不可掩者也門戶異同之見存斯所謂陋矣一貫之唯聖門之宗傳也闢而悅之風氣之會也直接其傳曰師承慕而宗之曰私淑宗派之說實兼斯二者於是萬氏此書該之矣非是無以明聖學之有統卽非是無以見聖人教澤之廣萬派千流歸宗於海也覽此書者不當以讀學案宗傳諸書者讀之庶幾其有得於作者之心焉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儒林宗派十六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編紀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爲次其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則別附著之自伊雒淵源錄出宋史遂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於儒即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幾幾乎不得列於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已淩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

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爲平允惟其附錄一門旁及老莊申韓之流未免矯枉過直又唐啖助之學傳之趙匡陸淳宋孫復之學傳於石介皆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說經實濫觴於二子乃列之傳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於朱陸二派在元則金吳分承在明則薛王異尚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淵源有自脈絡不誣亦未可以朝代不同不爲明其宗系如斯之類雖皆未免少疏然較之學統學案諸書則可謂漸除錮習無畛域之見矣世所傳本僅十二卷此本出自歷城周氏較多四卷蓋其末年完備之定本云

序

四明萬季野先生儒林宗派鈔本十六卷庚寅冬購自都門先生曾從孫邠初使君方牧臨清聞之亟借觀以校其家藏本乃多四卷爰錄之而以原本還余且謀刻焉復屬爲之序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其與民相維繫蓋與牧之以地長之以貴同功沿及後世治統與道統分而師儒之教化常在於下且或私其傳於一鄉一國而不能及遠較之古者父師少師坐於閭門無地而不建之學無人而

不範於師者迥殊矣然漢唐宋明以來草野之講習朝廷之制作未有無所師承而可有立於一時有功於一世者第其源流散見載籍考之爲難昔宋儒章俊卿著羣書考索各經俱載諸儒傳授圖明西亭王孫復廣之爲授經圖先生斯編則搜采更博且縷析條分較若列眉學者誠一一考其世論其人擲其德業文章之所自則數千年間學術之何以醇駮治法之何以升降亦可以探明於其故而人自得師矣古之三物四術卽不敢遽語其全而考亭西山讀書之程翼之平仲敎學之法可考而知循而守也於以窮經稽史尊聞行知人材之成安在不可比隆於漢宋哉斯則先生纂集是書之意也夫乾隆癸巳春仲歷城後學周永年謹序

序

儒莫盛於漢宋漢儒傳經而宋儒講學何也非經無以見道漢承微言將絕之餘存什一於千百故以傳爲難自唐以後九經之文諸家之說大備學官學者窮年矻矻猶拘於章句訓詁莫能相通閒有一二聰明博洽之才掇其精華徒以飾輪轅而藻鞶帨所謂知本者不存焉於是志士慼之踐塗文章單心性道以求合乎古之大學而高明沈潛又各就其資性所偏標宗旨以誘後進此學派所由起與漢人經說異同後先相望者也明

梨洲黃氏著明儒學案論述最詳今越中萬使君邠初重刻其叔曾祖季野先生所輯儒林宗派一編則專列名氏或統或散自漢以來予觀經師授受漢降漸微至宋五子出厥後始有學派之目其間不名一經而亦未嘗講學者未始非儒也漢廣川董子學貫天人雖傳公羊春秋不可以耑家目之自後如蜀漢之諸葛忠武唐之昌黎韓子宋之范司馬兩文正歐陽文忠元之貴與馬氏可謂名通若此諸儒經生乎學究乎宗派之名可以不立雖然宗派起於講學講學非病病在轉相師者略文行而求深於理理有兩端而無形可質故莫能相一則門戶之見成而教術以弊且吾見夫後來講學諸儒之務以口舌爭者其或斷不必以口舌爭者也今使學者務絕嬴出侻然奉一大儒爲步趨奇偉之士或難之不如兼收之使其自擇從事之久俟其自悟斷斷派別如經師之不可偏廢而後曠然有以統會於宗則先生是編之功豈淺尠哉乾隆癸巳夏五吾邱後學李中簡謹序

序

溯中國學史巢燧羲農以一人創一學而傳軒轅氏興賚羣輔宏制作堯授民時舜教人倫禹平水土偉哉亦越周公集萃衆長肇啓文明以有今日之中國孔子出師道立教育宏宗派於是乎託始韓非子云孔子後儒分爲八晉陶潛羣輔錄謂八儒散於天下子思氏爲有道之儒子張氏爲有容之儒以及顏氏傳詩孟氏傳書漆雕氏傳禮仲良氏傳樂樂正氏傳春秋公孫氏傳易皆爲道而史遷敘儒林傳傳經均導源於卜氏商氏書

缺有閒矣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凡立學官者十四家其時博士皆埇有家法傳授永初已前無倚席不講者而守文之徒隱居教授門徒數百人著錄數十人者又布之於邦域也斯皆卜氏商氏之徒也然而傳世旣永支枼蘇滋承一師之業別爲數千家一經說粲百餘萬言西漢末儒貽譏班志者已有然則凡漢後唐前諸儒其壓塵掇拾舊聞裁成義說以存經術於若絕若續之交亦勢爲之矣濂洛關閩踵而興儒風復振時則學統四起門徒學侶徧天下其道一洗末俗口耳支離之學功利之說掃除而廓淸之以復心體之本然雖上之崇奬未宏下之傾軋有加而學者已雲集霧滃風動四方蓋承老釋氾濫之餘而儒之說足以勝之又其闇修篤行實足範人心而坊世教故自宋迄明朱陸之派雖互爲出入宗旨所標亦各有異同要其後先疏附於道則一論者推諸儒以直接孔思之傳精一之統良有以也斯又子思氏之徒也夫儒之垂世立教自孔子已來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二千四百餘年矣治術實綱紀是教育實主宰是可不謂鉅與後之學

案學統諸書既不免軒此而輊彼而史氏敘述諸儒或廦文苑或入隱逸或隸獨行或人自爲傳或分道學儒林意爲區域如班書既以通經名家者列儒林傳矣而藝文志仍沿劉歆輯略之舊別儒家於六藝家之外其宅史氏泛濫無歸徊可知矣四明萬季野先生輯儒林宗派十六卷上始孔子下迄明季諸儒遞溯師承藉供尋討雖其間去取或未盡愜大氐網羅羣籍苦心分明一一薈萃而成此書適成爲國初老師之派非乾嘉後斤斤者比學者論世而知其人其數千年中國學史之

淵源乎惜世無栞本傳鈔亦希覯阮亭筆記僅八卷不言十六卷則非親見此書可知歲己酉奉命使浙凡浙中先正遺箸採諸輶軒而傳之固其職也馬彝初茂才敘倫以粤鈔本進迺以文瀾閣鈔本屬祝鳳樓孝廉震校之付栞以廣其傳因更綴言識之簡末宣統三年辛亥春正月石屏袁嘉穀謹譔于定香亭

儒林宗派目錄

卷一 周
卷二 西漢
卷三 東漢
卷四 魏 漢 吳 晉
卷五 南朝（宋 齊 梁 陳）
卷六 北朝（魏 北齊 後周） 隋
卷七 唐
卷八 宋
卷九 宋
卷十 宋
卷十一 宋
卷十二 宋
卷十三 元
卷十四 明
卷十五 明
卷十六 明

儒林宗派卷一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䕶軒增註

周

至聖孔子

聖門學派

顏無繇（字路魯人）

顏回（子淵無繇子）

曾點（字晳武城人）

曾參（子輿點子）—孔伋（子思）—孟軻（子輿鄒人）—樂正克

公孫丑

萬章

公都子

屋廬連

徐辟

高子

陳臻

桃應

充虞

陳代

彭更

滕更

咸丘蒙

曾元—曾西

曾申

樂正子春

公明高—長息

公明宣

單居離

沈猶行（武城人）

陽膚

吳起

閔損（子騫魯人）

冉耕（伯牛魯人）

冉雍（仲弓魯人）

宰予（子我魯人）

端木賜（子貢衛人）

冉求（子有魯人）

仲由（子路卞人）

有若（子若魯人）

言偃（子游吳人）—言思（偃子）

顓孫師（子張陳人）—申詳（師子）

原憲（子思魯人）

宓不齊（子賤魯人）

澹臺滅明（子羽武城人）

卜商（子夏衛人）—曾申（以下傳詩曾參子）—李克—孟仲子—根牟子（仲子門人）—荀卿（牟子門人）—毛亨（卿門人）—毛萇（亨子）

—公羊高—公羊平（高子）—公羊地（平子）—公羊敢（地子）—公羊壽（敢子）—胡母子都（壽門人齊人）—董仲舒（子都門人）

—穀梁赤—荀卿（名況）—申公

文子

公冶長（子長魯人）

南宮适（子容魯人）

公晳哀（季次齊人）

高柴（子羔衛人）

漆雕開（子開魯人）

司馬耕（子牛宋人）

樊須（子遲齊人）

公西赤（子華魯人）

巫馬施（子期魯人）

梁鱣（叔魚齊人）

顏幸（子柳魯人）

商瞿（子木魯人）—橋庇（子庸魯人）—馯臂（子弓江東人）—周醜（子家燕人）—孫虞（子乘醜門人東武人）—田何（子裝虞門人）

冉孺（子魯魯人）

曹卹（子循蔡人）

十五冊 [illegible]

伯虔（子析魯人）
公孫龍（子石衞人）
冉季（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子之魯人）
秦祖（子南秦人）
漆雕哆（子斂魯人）
顏高（子驕魯人）
漆雕徒父（子有魯人）
壤駟赤（子徒秦人）

商澤（子季魯人）
石作蜀（子明秦人）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子正陳人）
后處（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魯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蒧（子晳衞人）
公堅定（子中魯人）

顏祖（字襄魯人）
鄡單（子家魯人）
句井疆（子孟衞人）
罕父黑（子索魯人）
秦商（子丕魯人）
申黨（字周魯人）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子周魯人）
縣成（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秦人）
鄭國（子徒家語作薛邦魯人）
秦非（子之魯人）
施之常（子恆魯人）
顏噲（子聲魯人）
步叔乘（子車齊人）
原亢（籍籍人）
樂欬（子聲魯人）

廉潔（字庸衛人）

叔仲會（子期晉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晳衛人）

邽巽（子歛魯人）

孔忠（子蔑孔子兄子）

公西輿如（子上魯人）

公西蒧（子上魯人）

公伯僚（子周魯人家語作申繚子周）

右七十七人見史記

琴牢（子張衛人）

陳亢（子禽陳人）

縣亶（子象魯人）

右三人見家語（家語無公伯僚秦冉鄡單餘悉同）

林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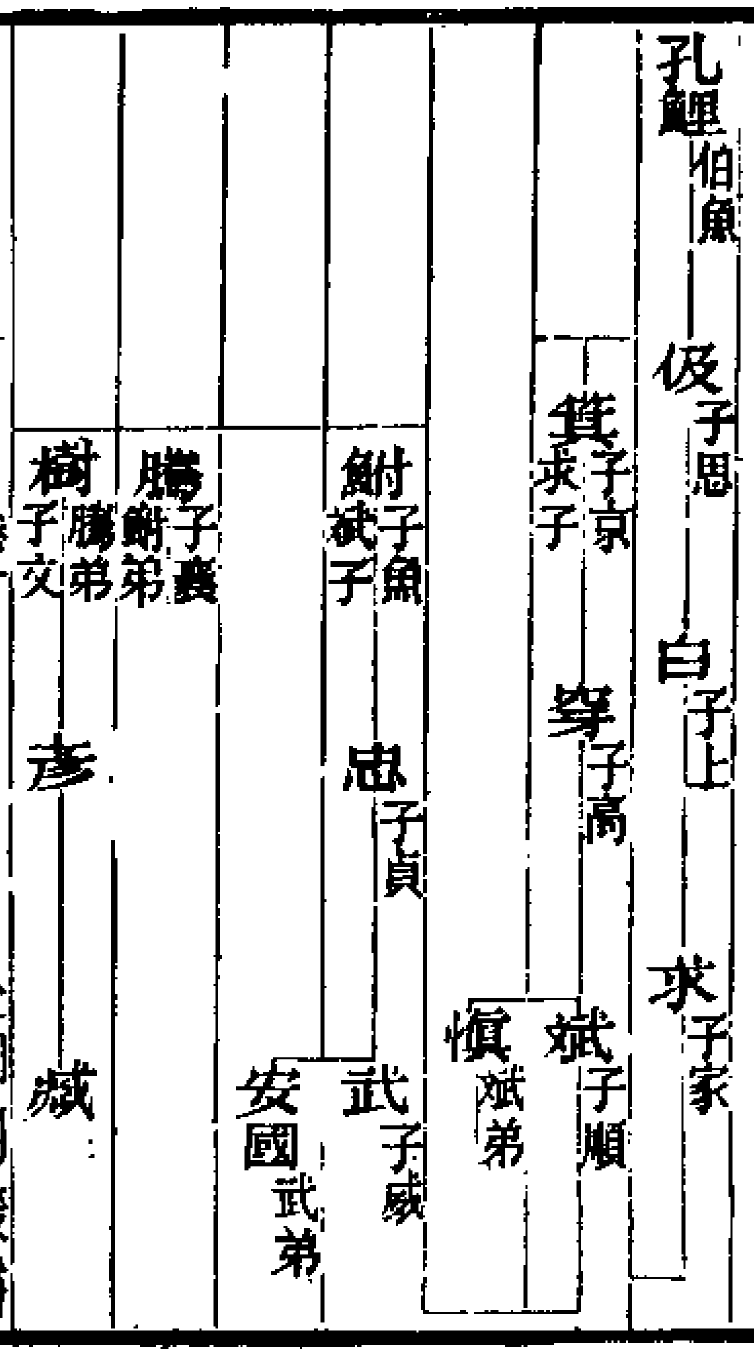
蘧瑗

申棖

申黨

右四人見文翁圖記

先聖世系


孔鯉 伯魚
伋 子思
白 子上
求 子家
箕 子京 求子
穿 子高
斌 子順
慎 斌弟
鮒 子魚 斌子
忠 子貞
武 子威
安國 武弟
騰 子襄 鮒弟
樹 子文 騰弟
彥
臧

諸儒博考

季札

萇弘

倚相

程本

子服何

牧皮

公罔之裘

序點

師襄
顏讎由
賓牟賈
伯高
師乙
孺固
成覸
公明儀
田子方

段干木
泄柳
亥唐
顏般
檀弓
縣子
公孫尼子
顏斶
陳良

魯仲連
申屠狄
皐魚
屈原
鄒氏
夾氏
沈子
左邱明—曾申—吳起—吳期（起子）
鐸椒

虞卿
荀卿
張蒼

諸家附錄
李耳（伯陽老聃楚人）
關令尹喜
列禦寇（鄭人）
莊周（蒙人）
文子

亢倉子
老萊子
告不害
鶡冠子（楚人）
楊朱
墨翟（宋人）　禽滑釐（墨翟弟子）
隨巢子
胡非子
鄒衍（齊人）

鄒奭（齊人）
慎到（趙人）
環淵（楚人）
接子（齊人）
田駢（齊人）
公孫龍（趙人）
尸佼（楚人）
長盧（楚人）
吁嬰（齊人）

淳于髡（齊人）
劇子
鬼谷子（潁川人）
李悝（魏人）
子華子（晉人）
尹文子
宋鈃子
鄧析（鄭人）
申不害（京人）

韓非（韓人）
許行
孫武（齊人）
尉繚（魏人）
呂不韋

儒林宗派卷一

儒林宗派卷二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牓軒增註

西漢

田何（子裝齊人徙杜陵）— 王同（子中東武人）— 楊何（字叔元菑川人初立學官後廢）— 京房 — 梁丘賀（又事田王孫）

周王孫（雒陽人）— 丁寬（子襄梁人）— 田王孫（碭人）— 孟喜

施讎

梁丘賀

服生（齊人）

丁寬

施讎（長卿沛人立學官）— 魯伯（瑯邪）— 邴丹（曼容瑯邪）

毛莫如（少路太山）

張禹（子文河內軹人有張氏學）— 戴崇（子平沛人）

彭宣（子佩淮陽人有彭氏學）

梁丘臨（賀子）

孟喜（長卿東海蘭陵人立學官）— 白光（少子東海人有白氏學）

翟牧（子兄沛人有翟氏學）

蓋寬饒（次公魏郡）

梁丘賀（長翁瑯邪諸人立學官）— 梁丘臨 — 王駿（吉子瑯邪）

五鹿充宗（君孟）— 衡咸（長賓齊人有衡氏學）

鄧彭祖（子夏沛人有鄧氏學）

士孫張（仲方平陵人有士孫氏學）

焦延壽（字贛梁人）— 京房（字君明頓丘人立學官）— 姚平（河東）

殷嘉（東海）

乘弘（河南）

費直（長翁東萊）— 王璜（平中瑯邪人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 高康（相子）

毋將永（蘭陵）

右易經

伏生（名勝濟南）— 歐陽伯和（千乘）— 兒寬（千乘）— 簡卿 — 夏侯勝（又事始昌）

歐陽生（伯和子）— 歐陽生（伯和孫）— 歐陽高（伯和曾孫）

張生（濟南）— 夏侯都尉 — 夏侯始昌（勝族父又善詩）— 夏侯勝（長公）— 夏侯建（長卿勝從子）

夏侯勝（大夏侯立學官）— 周堪（少卿齊人）

許商（長伯長安人有許氏學）— 王吉（別一人少音齊人）

唐林（子高沛人）

吳章（偉君平陵）

炔欽（幼卿齊人）

牟卿

十五冊 [illegible]

夏侯建

孔霸（字次儒 孔子十三世孫） 孔光（子夏）

夏侯建（小夏侯 立學官） 張山拊（長賓 平陵） 張無故（子儒 山陽人 有[illegible]學） 唐尊（沛人）

鄭寬中（少君 平陵人 有[illegible]學） 趙玄（東郡）

秦恭（延君 信都人 有秦氏學） 馮賓（魯人）

李尋（子長 平陵）

假倉（子驕 [illegible]人 有假氏學）

歐陽高（子陽 立學官） 歐陽生（高子） 歐陽地餘（長賓 高孫） 歐陽政（地餘子） 歐陽歙

林尊（長賓 濟南） 平當（子思 平陵人 有平氏學） 朱普（公文 九江）

鮑宣（子都 渤海）

陳翁生（梁人 有陳氏學） 龔勝（君賓 楚人）

殷崇（琅邪）

孔安國（孔子十一世孫 [illegible]） 都尉朝 庸生（名譚 膠東） 胡常（少子 清河人 [illegible]） 徐敖（右扶風人 又學毛詩） 塗惲（子真 平陵）

王璜（又受費氏易）

兒寬

司馬遷

右書經

申培（魯人 魯詩 立學官） 許生（魯人） 王式（翁思 東平） 張長安（幼君 山陽人 有張氏學） 張游卿（長安兄子） 王扶（琅邪）

唐長賓（[illegible]人 有唐氏學）

許晏（魯人 有許氏學）

薛廣德（長卿 沛郡） 龔舍（楚人）

褚少孫（沛人 有褚氏學）

趙綰（代人）

王臧（蘭陵）

孔安國

大江公（瑕丘） 韋賢（長孺 [illegible]） 韋玄成（少翁 有韋氏學）

江公（大江公孫）

榮廣

周霸

繆生（蘭陵）

魯賜（碭人）

夏寬

徐偃

徐公（免中） 王式

闕門慶忌（鄒人）

轅固（齊人 齊詩 立學官） 夏侯始昌（魯人 又學尚書） 后蒼（近君 郯人 又學禮） 翼奉（少君 東海下邳人 有翼氏學） 滿昌（君都 潁川） 張邯（九江）

皮容（琅邪）

師丹（仲公琅邪有師氏學）

伏理（斿君東武有伏氏學）

蕭望之（長倩蘭陵）

翼奉（少君東海有翼氏學）

韓嬰學官（燕人立） 趙子（河內） 蔡誼（河內） 食子公（河南有食氏學） 栗豐（泰山） 張就（山陽）

王吉（子陽琅邪） 長孫順（淄川） 髪福（東海）

賁生（淮南）

韓商（嬰孫）

毛萇（趙人） 貫長卿（趙人） 解延年（齊人） 徐敖 陳俠（九江）

右詩經

高堂生（魯人） 蕭奮（淮陽） 孟卿（喜父東海） 后倉（亦作蒼）

戴德（延君梁人）

戴聖（次君德兄子）

慶普（孝公沛人） 慶咸

聞人通漢（子方沛人）

夏侯敬（魯人）

閭丘卿（魯人）

戴德學官（大戴立） 徐良（斿卿琅邪有徐氏學）

戴聖學官（小戴立） 橋仁（季卿梁人有橋氏學）

楊榮（子孫有楊氏學）

右禮經

董仲舒（廣川） 嬴公（東平） 孟卿 疏廣（仲翁蘭陵） 筦路（琅邪） 孫寶（子嚴潁川）

眭孟（名弘魯人） 嚴彭祖（公子下邳）

顏安樂（公孫魯人眭孟姊子）

貢禹（少翁琅邪） 堂谿惠（泰山） 冥都（泰山）

呂步舒（溫人）

褚大（蘭陵）

段仲（史記作殷廣川）

胡母生（子都與董仲舒同師） 公孫弘

嚴彭祖學官（立學） 王中（琅邪） 公孫文（琅邪）

東門雲（琅邪）

顏安樂學官（立學） 泠豐（次君淮陽） 左咸（琅邪）

馬宮（游卿本姓馬矢東海）

任公（淄川）

筦路

冥都

十五册 [illegible]版

右公羊春秋

申培—瑕丘江公（又學魯詩）—榮廣（王孫魯人）—蔡千秋（少君沛人又事皓星公）—尹更始（翁君汝南人有尹氏學）—尹咸

翟方進（子威上蔡）

房鳳（子元琅邪有房氏學）

周慶（幼君梁人）

丁姓（子孫）—申章昌（曼君長沙太傅有申章氏學）

江博士（江公孫）—胡常（清河人有胡氏學）—蕭秉（君房梁人）

劉向（子政）—劉歆

皓星公

右穀梁春秋

賈誼（雒陽）—貫公（趙人）—貫長卿（貫公子）—張禹（子清河別一人）—尹更始（有尹氏學）

君更始—胡常—賈護（季君黎陽）—陳欽（子佚蒼梧）

尹咸—劉歆（子駿向子）

翟方進—劉歆（子駿向子）

右左氏春秋

儒林宗派卷二

儒林宗派卷三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腴軒增註

東漢

劉昆（桓公陳留）—劉軼（君文昆子）

景鸞（漢伯梓潼又傳齊詩）

右諸儒傳施氏易

洼丹（子玉南陽）

夏恭（敬公梁人又傳韓詩）

袁良（汝南）—袁安（邵公良孫）—袁京（仲譽安子）—袁彭（伯楚京子）

袁敞（叔平安子）

袁湯（仲河京子）

鮭陽鴻（孟孫中山）

梁竦（叔敬安定）

任安（定祖緜竹）

右諸儒傳孟氏易

范升（辯卿代人）—楊政（子行京兆范升門人）

梁恭（竦弟）

呂羌

張興（君上鄢陵） 張魴（興子）

右諸儒傳梁邱氏易

戴憑（次仲平興）

魏滿（叔牙南陽）

沛王輔（獻王）

崔瑗（子玉安平）

折像（伯式廣漢）

樊英（季齊魯陽） 郤巡（英門人）

唐檀（子產南昌人傳京易韓詩顏氏春秋）

楊秉

杜喬

劉寬（文饒華陰）

郎宗（仲綏北海） 郎顗（雅光宗子）

徐穉（孺子南昌）

第五元先（京兆） 鄭玄（康成北海元先門人）

孫期（仲彧濟陰又傳古文尚書）

右諸儒傳京氏易

陳元（長孫京光蒼梧）

鄭眾（仲師河南）

馬融（季長扶風） 鄭玄

荀爽（一名諝慈明潁川）

右諸儒傳費氏易按易有施孟梁邱京費高六家費高二家不立學官高氏無傳人

歐陽歙（正思樂生八業） 曹曾（伯山濟陰歙門人） 曹祉（曾子）

禮震（仲威平原歙門人）

高獲（敬公汝南歙門人）

牟長（君高樂安） 牟紆（長子）

尹敏（幼季堵陽）

彭閎（作明）

皐弘（孝卿吳人）

桓榮（春卿龍亢人朱普門人） 桓郁（仲恩榮子） 桓焉（叔元郁子） 桓麟（焉從子） 桓彬（麟子）

桓典（公雅焉孫）

黃瓊（世英江夏）

朱寵（仲威京郁門人） 張奐（然明酒泉）

何湯（仲弓豫章以下邳讀詩人）

胡憲（九江）

十五册3上後

丁鴻（孝公潁川）陳弇（叔明陳留丁鴻門人）
劉愷（伯豫彭城）
巴茂（北海）
朱倀（九江丁鴻門人）
鮑駿（九江）
鮑永（君長上黨）鮑昱（永子）
楊寶（弘農）楊震（伯起寶子桓郁門人）
楊秉（叔節震子）楊賜（伯獻秉子桓焉門人）楊彪（賜子）
楊奉（震子）楊敷（奉子）楊衆（敷子）
張酺

廖扶
宋登（叔陽長安）
徐穉
杜喬（叔榮河內）
劉寬（文饒弘農）
右諸儒傳歐陽尚書
宋京（南陽）宋意（伯志京子）
牟融（子優北海）
賈逵

張馴（子儁定陶）
右諸儒傳大夏侯尚書
王良（仲子蘭陵）
右傳小夏侯尚書
杜林（伯山扶風）衛宏（東海林門人）
徐巡（濟南林門人初事衛宏）
蓋豫　周防（偉公汝南豫門人）
尹敏
賈徽（扶風塗惲門人）賈逵（景伯徽子）馬融

孔僖（仲和）孔季彥（僖子華陰）
楊倫（仲理陳留丁鴻門人）
周磐（堅伯汝南）
張恭祖（東郡）鄭玄（恭祖門人）
劉祐（伯祖中山）
孔昱
張楷
孫期
右諸儒傳古文尚書（按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及古文四家惟古文不立學官）

其後古文盛行諸家漸廢

李業（巨游廣漢）

高詡（季回平原）

包咸（子良曲阿）

魏應（君伯任城）

魯恭（仲康扶風）— 魯丕（叔陵恭弟）

韋彪

陳重（景公宜春）

雷義（仲公鄱陽）

右諸儒傳魯詩

伏湛（惠公琅邪人理子）— 伏黯（稚文湛弟）— 伏恭（叔齊黯子）— 伏晨（湛曾孫）— 伏無忌（晨子）

任末（叔本蜀郡）

景鸞

右諸儒傳齊詩

薛漢（公子淮陽）— 杜撫（叔和犍爲）— 馮良（杜撫門人）— 趙曄（長君山陰杜撫門人）

澹臺敬伯（會稽）

韓伯高（鉅鹿以上並薛漢門人）

郅惲

召馴（伯春壽春）

賈徽（元伯）

夏恭

楊仁（文義巴郡）

廖扶

李恂（叔英安定）

唐檀

公沙穆

張匡（文通山陽）

杜喬

張恭祖 — 鄭玄（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韓詩

謝曼卿（陳俠門人九江人）— 衛宏（敬仲東海人曼卿門人）

賈徽（曼卿門人）— 賈逵（徽子）

尹敏

鄭衆

馬融 — 鄭玄

右諸儒傳毛詩（按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惟毛詩不立學官其後毛詩盛行諸家漸廢）
劉祐
鄭玄

右諸儒傳小戴禮
曹充（薛人）— 曹褒（叔通充子）
董鈞（文伯犍爲）

右諸儒傳慶氏禮（按儀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惟慶氏不立學官二戴雖立學官時無顯者）
李章（第公河內）
丁恭（子然東緍）— 樓望（次子雍邱）
　　　　　　　　— 承宮（少子瑯邪）
　　　　　　　　— 樊儵（長魚南陽）— 張霸（伯饒成都人樊儵門人）— 張楷（公超霸子）
　　　　　　　　　　　　　　　　　　　　　　　　　　　　　　　— 孫林
　　　　　　　　　　　　　　　　　　　　　　　　　　　　　　　— 劉固
　　　　　　　　　　　　　　　　　　　　　　　　　　　　　　　— 段著（以上張霸門人）
　　　　　　　　— 鍾興（次文汝陽人以上並丁恭門人）
郅惲（君章汝南）
周澤（穉都安邱）

甄宇（長文安邱）— 甄普（宇子）— 甄承（普子）
程曾（秀升南昌）— 顧奉（會稽曾門人）
張玄
徐穉
劉祐

右諸儒傳公羊嚴氏春秋
張玄（君夏河內）
唐檀
陳重
雷義

右諸儒傳公羊顏氏春秋（按公羊春秋有嚴顏二家並立學官）
鄭興（劉歆門人）
李育（元春扶風）— 羊弼 — 何休（邵公樊人羊弼門人）
公沙穆
第五元先 — 鄭玄（元先門人）

右諸儒傳公羊春秋
韓歆
陳元（長孫蒼梧人欽子）— 馬嚴（威卿扶風）— 馬融（嚴子）

李封（魏人）

賈徽（扶風平陵人劉歆門人）賈逵（景伯[illegible]）

鄭興（少贛河南開封）鄭衆（興子）鄭安世（衆子）

孔奮（君魚茂陵人劉歆門人）孔奇（子異奮弟）

孔嘉（山甫奮子）

尹敏

周磐

棠谿典（季度潁川人）延篤（叔堅南陽人從師馬融）

張恭祖　鄭玄（恭祖門人）

服虔（初名重又名祇字子慎）

潁容（子嚴陳人）

謝該（文儀南陽）

右諸儒傳左氏春秋

尹敏

賈逵

右二人傳穀梁春秋（按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惟公羊立學官左氏世祖時嘗立旋罷後左氏盛行公羊穀梁二家漸廢）

賈徽——賈逵（徽子）

右二人傳國語

李春（河南緱氏劉歆門人）

鄭興（開封）鄭衆（仲師興子杜子春門人）

賈徽——賈逵（徽子學春門人）

馬融

張恭祖（郡）鄭玄（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周官

賈逵

馬融

張恭祖（東郡）鄭玄（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禮記

侯霸（君房密人）

包咸——包福（咸子）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論語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孝經

程曾（秀升南昌）

趙岐（邠卿長陵）

右二人傳孟子

馮衍

桓譚

井丹（大春扶風）

班彪（扶風）——班固（彪子）

王充（仲任虞 彪門人）

崔駰——崔瑗（駰子）——崔寔（瑗子）

傅毅

張衡（平子南陽）

魯丕（叔陵）

許慎（叔重汝南召陵）

蔡玄（叔陵汝南南頓）

胡廣——蔡邕（胡廣門人）

周舉（宣光）

朱穆

李郃——李固（郃子）

樊英

姜肱

韓說

荀爽

劉淑（仲承河間）

魏朗（少英上虞）

盧植（馬融門人 子幹涿郡）

趙典（仲經成都）

申屠蟠

右諸儒兼通五經

謙玄（通易春秋二經）

索盧放（通尚書）

劉茂（通禮經）

張純（通禮經）
劉般
任延（通詩易春秋三經）
王景
謝夷吾
樂恢
楊由
摯恂（馬融師）
吳祐

北海王睦（敬王）
戴宏
淳于恭
賀純
周燮
徐防（謁卿沛人）
黃香
楊終
楊統（仲通新都）楊厚（統子）董扶（楊厚門人）

杜眞
高鳳（文通南陽）
法眞
王符
劉珍
范丹（馬融門人）
張綱
崔琦
劉梁

劉丕——劉寵（丕子）
史弼
應奉——應劭（奉子）
邊韶
荀淑
鍾皓
陳寔——陳紀（寔子）
陳諶（寔子）
陳蕃

十五冊3[illegible]頁

李膺

范滂

竇武

蔡衍（孟喜汝南項人）

檀敷（文友）

郭泰（林宗）

庾乘

符融

劉虞

高彪

侯瑾

孔融

仲長統（公理山陽）

楊匡

王調（幼平華闞人）

趙承

郭亮

董班

杜訪

鄭遂

王成（並李固門人）

李燮（固子）

趙商（鄭玄門人）

宋宗

繆斐

右諸儒皆通經學

儒林宗派卷三

儒林宗派卷四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腹軒增註

魏

王鎔

國淵（子尼樂安蓋人鄭玄門人）

崔琰（季圭清河）

王基（伯輿東萊）

公孫平

王朗（楊賜門人）—王肅（子邕蘭陵朗子）

孫炎（叔然樂安）

周生烈（文逸本姓唐敦煌）

董遇（季直華陰）

賈洪（叔業）

薛夏

隗禧（子牙京兆）

邯鄲淳

蘇林（孝友陳留）

樂詳（文載河東謝該門人）

杜恕—杜寬（務叔恕弟）

劉邵（孔才廣平）

王象

嚴幹

劉仲始

秦靜

高堂隆

任嘏（昭先樂安鄭玄門人）

王昶

王弼（輔嗣高平）

孟康

杜摯

管輅（公明）

鄭小同（玄孫）

王經

宋鈞

漢

諸葛亮

十五冊316頁

秦宓

向朗

張裔

杜微（國輔涪人任安門人）

杜瓊（任安門人）

五梁

許慈（仁篤南陽）

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思潛涪人）

李仁（德賢涪人）　李譔（欽仲仁子）

譙周（允南巴西）

陳術

御正

吳

士燮（威彥蒼梧）

馬普

張昭（子布彭城）

張紘

嚴畯

程秉（德樞南頓）

徵崇

闞澤

薛瑩

虞翻（仲翔）

陸績

王蕃

韋昭（弘徵吳郡）

華覈

孟宗

姚信（元直吳興）

賀邵

晉

鄭沖（文和開封）

荀顗（景倩）

范粲——范喬（粲子）
傅玄（休奕泥陽剛侯）
劉寔（子眞高唐）——劉智（寔弟）
范平（姚信賀邵門人）
應貞（吉甫南頓）
孔沖
汗政
皇甫謐（士安朝那）
摯虞

束晳
庾峻
陳邵（節良東海）
文立（譙周門人）
羅憲
杜軫
李密
陳壽
李虔（以上俱譙周門人）

劉兆（延世東平）
氾毓（稚春濟北）
徐苗（叔胄淳于）
霍原
杜預（元凱杜陵）
周處
王接——王愆期（接子門子）
崔游
郭琦（公偉晉陽）

袁準（孝尼）
伍朝
張華
裴頠
華嶠
唐彬
索紞
索靖
董景道（文博弘農）

王長文（德儁廣漢）
司馬彪
虞溥（允源高平）
王裒
庾袞
賀循
華恆
華譚
郤鑒

荀崧（景猷臨潁）
蔡謨（道明考城文穆）
戴邈
楊方
郭璞（景純聞喜）
葛洪（稚川句容）
杜夷
任旭
虞喜　虞預

孔衍（舒元魯人）
王隱
江惇
孫譽
謝沈（行思會稽）
何琦
龔壯
孟陋（少孤江夏）
楊軻

宋纖（令艾敦煌）
郭瑀（元瑜敦煌）
郭授
析嘉
習鑿齒
干寶（令升新蔡）
孫盛（安國太原中都）
范甯（武子順陽）
范宣（宣子陳留濟陽）　范輯（宣子）　戴逵（安道譙國徙剡縣范門人）

袁山松
范弘之
劉耽
徐邈（仙民東莞）
徐廣

附錄

劉宣 漢
劉殷 漢
范隆 漢

王延 漢
續咸 趙
韋謏 趙
王歡 秦
聶熊 趙
姜龕 後秦
淳于岐 後秦
郭高 後秦
胡辨 後秦

儒林宗派卷四

儒林宗派卷五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㒹軒增註

南朝　宋　齊　梁　陳

臧燾

徐廣

傅隆

周續之（雁門廣武人范寗[illegible]門人）

關康之（伯愉河東楊人）　辛普明（康之門人河南人僑居會稽）

諸葛璩（康之門人）

雷次宗（仲倫豫章南昌）

何尚之　何胤（子季廬江尚之孫劉瓛門人）　孔僉（會稽山陰胤門人）　孔元素（僉從子）

何承天

裴松之（世期河東）　裴駰（松之子）　裴昭明（松之孫）　裴子野（松之曾孫）

賀道力（會稽）　賀損（道力子）　賀瑒（德璉山陰損子）　賀革（文明瑒子）

賀琛（國寶瑒從子）

孔默之

顧歡（景怡玄平鹽官）

伏曼容（公儀平昌安丘）　伏暅（玄曜曼容子）

祖沖之（文遠范陽薊人）　祖暅之（景爍沖之子）　祖皓（暅子）

王儉（仲寶琅邪文憲）

陸澄（彥深吳郡）

王摛

何憲

孔逷

劉瓛（子珪沛國）　劉璡（瓛弟）

劉顯（璡子）

蔡仲熊

冀幼瑜

明僧紹（平原）　明山賓（僧紹子）

司馬褧（景思河內溫人）

崔慰祖（悅宗清河東武城）

臧榮緒

吳苞

徐伯珍

沈驎士（雲禎武康）　沈峻（士嵩吳興武康驎士門人）　沈文阿（國衛峻子）　王元規（正範太原晉陽文阿門人）

劉岊

沈宏

沈熊

張及

孔子雲（以上並沈峻門人）

太史叔明（烏程人會稽士門人）

范述曾（子玄吳郡錢唐）

陸璉（吳郡）

嚴植之（孝源秭歸）

何佟之（士威廬江灊人）

司馬褧

顧協

徐摛

司馬筠（貞素河內溫人）

卞華（昭岳濟陰宛句）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

虞僧誕

繆昭

周捨

徐勉

范岫

傅昭

庾於陵

許懋

許亨（懋子）

蕭子顯

殷鈞

吳均（叔庠吳興故鄣）

劉昭（宣卿平原高唐）

劉峻

劉霽

劉杳

劉歊

劉之遴

阮孝緒

盧廣（范陽涿人）

孫詳

蔣顯

王慧興

孔子祛（會稽山陰）

皇侃（吳郡）　鄭灼（東陽信安人侃門人）

沈洙（武康弘道）

宋懷方

劉文紹　戚袞（公文鹽官文紹門人）

張崖（晉陵文紹門人）

周弘正（思行汝南安城）　賀德基（承業會稽山陰弘正門人）

陸詡（吳郡）

沈德威（懷遠吳興）

全緩（弘立錢塘）

張譏（直言清河武城）

顧越（允南鹽官）

賀文發（德基祖）

龔孟舒（東陽）

沈不害（孝和武康）

陸慶（吳郡）

杜之偉（子大錢唐）

岑之敬（思禮棘陽）

虞荔　虞寄（荔弟）

顧野王

姚察

儒林宗派卷五

儒林宗派卷六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賸軒增註

北朝　魏　北齊　後周　隋

梁越（玄覽新興）

燕鳳

崔宏

董謐

鄧淵

宋隱

屈遵　李先（附）

盧醜（昌黎徒河）

崔浩（伯深）

袁式

盧玄　盧度世（玄子）　盧淵（度世子）　盧義僖（淵子）

盧道將（淵弟僖子）

高允

張偉（仲業太原中都康公）

崔綽

梁祚（北地泥陽）

平恆（繼叔燕郡薊人康公）

陳奇（修奇河上）

趙逸　趙溫（逸兄）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稚（繇曾孫）

張湛（敦煌）

宗欽（金城）

段承根（武威）

闞駰（玄陰敦煌）

劉昞（延明燉煌燉煌人）

索敞

李曾　李祥（曾子）

李孝伯

常爽（士明儒林河內）

劉獻之（博陵饒陽）

張吾貴（吳子中山）

劉蘭（武邑）
高閭
李彪
崔光
游肇
劉芳——劉懋（芳從子）
邢虬
崔休
陽尼

高謙之
張普惠
馮元興
宋世景
孫惠蔚（[illegible]邑[illegible][illegible]）
徐遵明（子判華陰）
董徵（衞國文烈）
李謐（涿郡）
李郁（謐弟）

中山王熙
安豐王延明
濟南王彧
房景先（光胄武城文公）
賈思伯（仕林益都）
賈思同（佶齋獻[illegible]弟）
李琰之
封軌——封偉伯（軌子）
刁沖

盧景裕（仲擩白聚范陽）
李同軌
李業興（上黨長子）
辛子馥　以上見魏書
李鉉（寶鼎渤海南皮）
刁柔
馮偉（偉節中山安喜）
張買奴（平原）
劉軌思（渤海）

鮑季詳（勃海）鮑長暄（季詳從弟）

邢峙（士峻河間鄚人）

劉晝（孔昭勃海阜城）

馮敬德（河間）馮元熙（長明敬德子）

權會（正理河間鄚人）

張思伯（河間樂城）

張雕（中山北平）

孫靈暉（惠蔚族曾孫）

石曜（白曜中山安善）

邢邵

魏澹

李公緒

劉禕

陸卬

陽休之

顏之推（字介丹陽徙長安）　以上見北齊書

盧延

盧辯（景宣范陽）

盧光

蘇綽

長孫紹遠

斛斯徵

杜叔昆

姚最（察弟）

柳虯

沈重（子厚武康）

樊深（文深河東猗氏）

熊安生（植之長樂阜城）

樂遜（遵賢河東猗氏）

蕭大圜

蔡大寶——蔡延壽（大寶子）

宗希華

蕭邢欣　以上見周書

李德林（公輔博陵安平）

牛弘（里仁天水安定）

明克讓

元善

辛彥之（隴西狄道）

何妥（棲鳳西城郫公）

蕭該（蘭陵）

包愷（和樂東海）

房暉遠（崇儒恆山眞定）

馬光（榮伯武安）

劉焯（士元信都昌定）

劉炫（光伯宣德河閒景城）

褚輝（高明吳郡）

顧彪（仲文餘杭）

魯世達（餘杭）

張仲（叔玄吳郡）

王孝籍（平原）

王劭

杜臺卿

辛德源

許善心

宇文弢

楊汪

薛道衡（元卿汾陽）

李文博

郎茂

房彥謙

宇文愷

蘇夔

以上見隋書

王通（仲淹龍門文中）

徐氏學派

徐遵明—李鉉—熊安生—張士衡—賈公彥—賈大隱（子）

李玄植

孫靈暉

郭仲堅

丁恃德

馬榮伯（光伯武安）

張黑奴

竇士榮

孔龍

劉焯

劉炫

刁柔

張買奴

邢峙

劉晝

馮偉

鮑季詳—孫靈暉—孫萬壽（仙期遐年靈暉子）

李業興

樂遜

熊安生

馮偉

祖儁

田元鳳

紀顯敬

呂黃龍

夏懷敬

馬敬德—馬元熙（敬德子）

右諸儒傳三禮

徐遵明—盧景裕—權會—郭茂—劉焯—蓋文達

崔瑾（清河）

樂遜

呂師禮（[illegible]）

右諸儒傳鄭氏易

徐遵明—李周仁（浮陽）—李鉉—馮偉

張文敬（渤海）

權會

李鉉

右諸儒傳鄭氏古文尚書

徐遵明—馬敬德—劉晝

馬元熙

張買奴

張雕—張德沖（雕子）

邢峙

張思伯

劉晝

鮑長暄

王元則

右諸儒傳服虔左氏春秋

徐遵明—馬敬德—馬元熙

右傳毛氏詩

劉氏學派

劉獻之—李周仁—程歸則—劉敬和—劉軌思—劉焯

張士衡

張思伯

劉軌思—劉焯

李鉉

董令度

右諸儒傳毛氏詩

儒林宗派卷六

儒林宗派卷七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騰軒增註

唐

虞世南（顧野王門人）

徐文遠（名曠以字顯）（沈重門人）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顯吳人）（周弘正門人）

孔穎達（仲達冀州衡水人）—孔志（穎達子）—孔惠元（志子）

顏思古（籀之推孫）—顏游秦（思古從父）—顏相時（思古從弟）

姚思廉（察子）

魏徵（玄成鉅鹿曲城人）（文中子王通門人）

令狐德棻　附李百藥　李延壽

朱子奢（顧彪門人）

曹憲（江都）　附魏模（揚州）　公孫羅（揚州）　許淹

王恭　附司馬才章　王玫

馬嘉運

褚遂良

歐陽詢—歐陽通（詢子）

張士衡（劉軌思門人）—賈公彥（士衡門人）—賈大隱（公彥子）

李玄植（公彥門人）

張後胤

蓋文達（劉焯門人）

蓋文懿（文達宗人）

傅奕

呂才

谷那律——谷倚相（那律孫）

蕭德言

王玄度

許叔牙（延基何容）——許子儒（叔牙子）

敬播

劉伯莊——劉之宏（伯莊子）

秦景通——秦暐（景通弟）　附劉訥言

羅道琮

崔義立

祝綝——祝欽明（綝子）　附郭山惲

郞餘令

邢文偉

高子貢

徐齊聃（將通湖州長城）徐堅（元固文公齊聃子）

蔣欽緒

唐紹

韋叔夏——韋縚（叔夏子）

王義方

王方慶（名綝咸陽貞公）

路敬淳——路敬潛（敬淳弟）

李至遠

崔貞佐（博陵貞文孝父）

趙弘智

蘇安恆

崔玄暐

王元感（州城）

宋璟

王紹宗

彭景直

盧粲

武平一

張齊賢

柳冲

白履忠

盧鴻

劉知幾（子玄） 劉迅（知幾子） 劉秩（迅兄）

吳兢

元德秀

蕭穎士

李善（江夏） 李邕（善子）

張九齡

馬懷素（惟白丹徒文公）

褚無量（弘度鹽官文公）

元行冲（名澹河南）

尹知章（絳州） 尹季良（知章孫）

韋述

殷踐猷 附陳貞節 施敬本

孔若思（山陰） 孔至（若思子惟徵）

王仲丘 附盧履冰 康子元（會稽）

趙冬曦 附陸堅 郭欽說

蔣乂

柳芳 柳冕（芳子） 柳璟（冕子）

沈既濟 沈傳師（既濟子）

顏眞卿（清臣文忠）

蘇源明

獨孤及（至之洛陽）

梁肅

歸崇敬

于休烈

陸贄（敬輿宣公）

陳京

啖助（叔佐趙州徙關中）

趙匡（伯循河東天水）

陸質（本名淳吳郡文通）

韋彤

楊當

林蘊
徐岱
韋公肅
蘇弁
馮伉
韋表微（子明）
許康佐
鄭餘慶
陽城（亢宗）

李渤
韓愈（退之 文公）
李翺（習之 文公）
權德輿
殷侑——殷盈孫（侑孫）
鄭覃
高重（文明）
杜佑
王起

十五冊 [illegible]

王彥威
柳公權
柳仲郢——柳璞（仲郢子）
鄭肅
劉蕡

儒林宗派卷七

儒林宗派卷八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臒軒增註

宋

周敦頤（茂叔濂溪營道元公）

程顥（伯淳明道洛陽純公）

程頤（正叔伊川顥弟正公）

程子學派

楊時（中立龜山將樂文靖）　羅從彥（仲素豫章沙縣文質）　李侗（愿中劍浦延平文靖）　朱熹（仲晦考亭松子紫陽文公）

羅博文（宗約沙縣）

劉嘉譽（長樂）

李信甫（侗子）

朱松（喬年韋齋建陽）

胡寅（明仲致堂安國子）

胡宏（仁仲五峰）

徐俯（師川分寧）

張九成（子韶無垢橫浦錢塘）　郭忠順（移可浦城）

徐椿年（壽卿永豐）

周孚先（別見程門）

徐存（誠叟逸平江山）　楊伯起

蕭爲艮

江介（邦直德興）

汪泳（常山）

周貴（江山）

周孚（江山）

柴衛（江山）

柴瑾（懷叔江山）

鄭雍（西安）

陸律（西安）

廖剛（用中順昌）

陳淵（知默默堂沙縣時婿）

鄒柄（別見程門）

胡珵（德輝晉陵）

劉勉之（致中白水崇安）

盧奎（公主邵武）

宋之才（廷佐瑞安文肅）

廖衙（仲長時姪婿）

林宋卿（朝彦 仙遊）

李郁（光祖 西山 光澤 時壻）李呂（濱老 郡 從子）李閎祖（守約 光澤 呂子）

李壯祖（處謙 閎祖弟）

李相祖（時可 壯祖弟）

張彦清（叔潛 浦城）

蕭顗（子莊 浦城）

黃琰（用和 浦城）

王廷秀（穎彦 慈谿）

高閌（抑崇 息齋 鄞縣 憲敏）

童大定（持之 奉化）

趙敦臨（庇民 鄞縣）

王師愈（與正 金華）王瀚（師愈子）王柏（瀚子）

喻樗（子才 建德）程迥（沙隨 可久 寧陵 徙餘姚）高元之（端叔 萬竹 鄞縣）

董煟（季興 德興）

尤袤（延之 無錫）

王居正（剛中 江都）

柴禹功（江山）

柴禹聲（元振 禹功弟）

陳好（晉江）

許仁（性初 鉅野）

楊迪（時子）

張繹（思叔 壽安）

劉絢（質夫 常山）

李籲（端伯 洛陽）

呂大忠（晉伯 藍田）

呂大鈞（和叔）

呂大臨（與叔 芸閣）

呂希哲（原明 滎陽）

蘇昞（季明 武功）

楊國寶（應之）

朱光庭（公掞 偃師）

王巖叟（彦霖 清平 恭簡）

王蘋（信伯福清人徙平江）
李樸（先之平川）
孟厚（敦夫潁川）
康棣（彥思宜興）
林志寧（建安）
劉立之（宗禮河間）
范文明
林大節
張閎中
馮理（聖先東皋臨汝）
李處遜（嘉仲）
劉安節（元承永嘉）
劉安上（元禮安節從弟）
鮑若雨（商霖永嘉）
潘旻（子文瑞安）
陳經正（貴一平陽）
陳經邦（貴叔經正弟）
周孚先（伯忱晉陵）

周恭先（伯溫孚先弟）
謝良佐（顯道上蔡）

胡安國（康侯崇安文定）

胡寅（明仲致堂安國子）
胡寧（和仲茆堂寅弟）
胡宏（仁和五峰寧弟）
曾幾（吉甫茶山贛縣文清）
曾漸（鴻甫南城）
汪應辰（聖錫玉山文定）

吳翌（晦叔以下胡寅門人）
劉荀（子卿清江）
石安民（惠叔臨桂）
張栻（敬夫廣漢人以下胡宏門人）
胡實（廣仲）
胡大時（季隨宏子）
胡伯逢（一作伯著大原宏從子）
趙師孟（醇叟）
楊大異（醴陵）
彪居正（德美湘鄉）
趙棠
詹體（應之崇安）
向浯（伯源清江）

曾恬（天隱晉江）

范如圭（伯達建陽安國甥）
薛徽言（德老永嘉）
胡襄（季孚永嘉）
劉廷直（安福）
胡憲（原仲籍溪安國從子）

朱熹（以下胡憲門人）
魏掞之（子寔建陽）
祁昺之（秀山古田）
劉懋（子勉晦軒建陽墊之孫）

暢大隱（潛道洛陽）
暢中伯
謝天申（用休）
楊迪（遵道時子）
游酢（定夫建陽）
侯仲良（師聖孟縣）

鄭穀（致遠建安）
謝克念（良佐子）
朱震（子發漢上邵武）
曾開（天游贛縣）
周憲

徐畸（叔範南夫天民寶谿）

馬伸（時中東平）
郭忠孝（立之洛陽兼山）
周行己（恭叔永嘉）
尹焞（和靖彥明德充洛陽）
凡四十二人見伊洛淵源錄

何兌（太和龍津邵武）
郭雍（白雲子和忠孝子頤正沖晦）
鄭伯熊（景望永嘉文肅）
吳表臣（正仲永嘉）
呂本中（居仁希哲東萊文清）

何鎬（叔京臺溪兌子）
謝諤（昌國艮齋）
葉適（正則水心永嘉）
陳傅良（止齋）
林之奇（少穎拙齋侯官）

呂祖謙（伯恭東萊婺州本中孫）
潘滋（懷安）
劉世南（景虞嘉譽子）

呂稽中（德元本中兄弟行）
呂堅中（景實本中兄弟行）
王時敏（德修上饒）

李樗（若林迂齋閩縣三山）
曾季貍（裘父臨川）
汪應辰（聖錫玉山文定）
周憲（可則永豐）

呂祖謙
尤袤（延之無錫）
張杰（孟遠衢州）

十五册[illegible]版

馮忠恕（貫道理子）
徐度（惇正睢陽）
祁寬（居之均州）
虞仲琳（餘姚）
高國佐（餘姚）
蔡迨
蔡仍
黃循聖
徐正夫

賈易（明叔無爲）
范冲（元長華陽祖禹子）
晏敦復（景初臨川）
許景衡（少伊瑞安忠簡）
吳給（敦仁）
鄒柄（德久毗陵）
時紫芝
謝佃（用休瑞安）
沈躬行（彬老永嘉）

陳經邦（經邦弟）
陳經德（經邦弟）
譙定（天授涪陵）
劉勉之（致中白水崇安）
朱熹
呂祖謙
胡憲（原仲籍溪）
馮時行
張行成（文饒觀物臨邛）
趙彥道
趙孝孫

羅從彥（本從楊時）
袁溉（道潔荊州）
薛季宣（士龍艮齋永嘉文憲）
陳傅良（君舉止齋瑞安文節）
蕭楚（子荊三顧太和清節）
胡銓（邦衡臨川）
胡昌齡（銓從子廬陵）
李參（徽弟）
范棫（洛陽）
邵溥（伯溫子洛陽）
練縉（賓夫浦城）
張杲（晹叔）

陳瓘（瑩中了翁私淑）林彖（南卿仙遊）

陳鼎（必正星子）

陳葵（閩縣）

右程子門人

胡瑗（如皋文昭翼之安定）

胡氏學派

程頤（正叔伊川）

范純仁（堯夫仲淹子忠宣）

呂希哲（又師程頤）

孫覺（莘老高郵）

朱光庭（又師程顥程頤）

錢公輔（君倚武進）

錢藻（醇老）

劉彝（執中閩縣）　鄒棐（克恭泰寧）

林晟（美中福清）

游烈（晉老邵武）

滕甫（元發達道東陽）

翁仲通（彥可崇安）

徐唐（守忠寧化）

徐積（仲車山陽節孝）

歐陽發（伯和修長子）

饒子儀（元禮臨川）

陳舜俞（令舉白牛嘉興）

周穎（伯堅江山開化正介）

管師復（臥雲龍泉）

徐中行（德臣八行臨海）

羅適（正之寧海）

祝常（履中江山）

翁升（南仲慈谿）

江致一（得之休寧）

汪澥（仲溶涇縣）

陳敏（伯修無錫）

朱臨（正夫補陽）

杜汝霖（仁翁蘭谿）

右胡氏門人

張載（子厚橫渠郿縣明公）

十五册 [illegible]版

張氏學派

張戩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蘇昞

范育（巽之三水）

种師道（彝叔洛陽）

游師雄（景叔武功）

薛昌朝（景庸）

潘康仲

邵清（彥明古田）

李復（履中潏水）

右張子門人

附錄

陳摶（希夷圖南亳州真源）　种放（明逸豹林）

穆修（伯長汝陽河南）　范諤昌（廬江）

李之才（挺之青社）　蘇舜欽（子美武功）　劉牧（牧之長民衢州彭城）

邵雍（堯夫康節洛陽）

邵氏學派

王豫（天悅四川大名）

邵伯溫（雍子）

晁說之（以道景迂濟北）

趙鼎（元鎮聞喜忠簡）

黃晞（景微聱隅建安）　陳純臣

儒林宗派卷八

儒林宗派卷九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腴軒增註

宋

朱子學派

朱熹（仲晦考亭 建安文公）

黃榦（直卿勉齋 閩縣文肅）何基（子恭北山 金華文定）王柏（會之魯齋長 嘯金華文憲）金履祥（吉甫仁山 蘭谿文安）許謙（益之白雲 金華文懿）

陳天瑞（德修古 臺臨海）孟夢恂（長文 黃巖）

周仁榮（本心臨海 敬孫子）

周潤祖（紫巖 臨海）

達兼善

（潤祖以下並 仁榮門人）

周敬孫（臨海）

薛松年（台州）

樊方（萬里 縉雲）

周敬孫

車若水（清臣玉峯 黃巖）錢[illegible]

潘希宗（景昭 伯岸）

楊珏（台州）

張璽（達善導 江蜀人）楊剛中（志行 止元）

夾谷之奇（士常 滕州）

朱致中（台州）

聞人詵（桂山 金華）聞人夢吉（應之 凝學）

許元（德顯 蘭谿）

唐仁（本康）

宋濂

吳履（德基 蘭谿）

張羲

（元嘉以下並 夢吉門人）

王佖（敬巖柏 從子）

王相

王瑊（玉成成齋 柏從子）

何欽（基子）

張潤之（伯誠思 誠齋蘭谿）

倪公晦（孟暘 金華）

王偘（剛仲玉齋金 華柏猶子）

金履祥

劉子玠（君錫礪 子長樂）

梁康祖（寧翁）

吳昌裔（季永中江 泳弟忠肅）

黃師雍（子敬 閩清）

熊剛大（古溪 建陽）

黃振龍（仲玉 閩縣）

陳如晦（日昭 長樂）

方逢（明甫運 雲岳陽）

方來（齋英 永嘉）

黃義勇

黃義明

董夢程（萬里德興 介銖從子）

董鼎（季亨深山德興 人夢程族姪）

楊復（茂才信 齋福州）

鄭鼎新（中實 仙遊）

曾守約（惟[illegible] 大庾）

饒魯（伯輿雙峯仲 元餘干文元）　吳中（中行學 新樂平）　朱公遷（克升陽 所樂平）　洪初（野谷義 初樂平）　王逢（原夫松 鳴樂平）

汪華（樂夫東 山祁門）

汪相（魏夫華 族兄）

程若庸（達原徽庵 休寧勿齋）　程鉅夫（文海雪樓書 [illegible]廣子文憲）　揭傒斯（曼碩富 州文安）

孟頫（子昂松雪 吳興文敏）

吳澄（幼清草廬 崇仁文正）

范奕（一作池 啓新安）

吳錫疇（新安）

金若洙（子方 休寧）

何異（稍中樵 谷鄱陽）

曾士能（時與寶 潭平江）

許應庚（春伯 平江）

趙良淳（景程肇 汝慶寶）

史詠（自亭水 東餘干）

陳大猷（東齋文 獻都昌）　陳澔（可大雲莊 北山大猷子）

羅天西（赤南 新昌）

葉汝揆（[illegible]用 之七世孫）

胡志仁（弋溪 餘干）

葛鎮（子靜 平江）

趙師恕（季仁）
陳象祖（僎官孔碩族）
林學蒙
鄭文遹
劉垚拙
黃崇義（潤西樂安）
蔡元定（季通西山建陽）　蔡淵（伯靜節齋西山子）　熊剛大（古溪建陽）
蔡模（仲覺覺軒沈子）
蔡抗（仲節久軒沈子文肅）
劉欽（子時星子）
蔡沈（仲默九峯西山子文正）
虞剪（蔡沈壻遷齋[illegible]）
徐僑（崇甫毅齋義烏文清）　王世傑（唐卿義烏）　石一鼇（晉卿義烏）　陳取青（東陽）　陳樵（君采取青子）
黃溍（晉卿義烏文獻）　宋濂（景濂浦江）
王禕（子充華川義烏忠文）
蘇伯衡（平仲金華）
朱廉（伯清義烏）
唐肅（性諸暨）

傅漢（伯員義烏）
陳及（時南）
楊芾
金涓
汪祀
蔣允昇
丁廷玉
唐震（景實合稽文介）
龔應之（處善義烏）
康植（子厚義烏）
朱元龍（景雲義烏）　朱幼學（元龍子）
葉由庚（成父通齋義烏）　王炎澤（謙仲南林義烏）
樓大年（元齡義烏）
朱中
輔廣（漢卿潛庵崇德）　熊禾（去非勿軒退齋建陽）　胡一桂（庭芳雙湖婺源）
李文（士則崇安）
虞光祖（善繼）
劉應李（希泌建陽）

十五册以上缺

董槐（庭植定遠文清）

韓翼甫（拘齋會稽） 陳普（尚德石堂寧德） 韓信同（伯循古遺寧德中村） 張以寧（志道古田）

林文珙（仲恭福安）

鄭曦（子乘福寧）

黃玄（彥[illegible]）

楊琬（白圭）

余載

韓性（明善會稽莊節 忠獻曾孫） 李齊（公平廣平）

夏泰亨（會稽）

王冕（元章諸暨竹齋）

徐昭文

黃奇孫

余端臣（正君訥齋鄞縣） 王文貫（貫道鄞縣） 黃震（東發文潔慈谿[illegible]） 黃叔英（[illegible]震子）

黃珏（玉合菊東餘姚）

輔氏別出

汪元春（景新奉化） 徐鳳圭（天錫鄞縣）

徐鳳曦（天彝圭弟）

魏了翁（華父鶴山邛州） 膊公順（成父靖湘）

朱氏私淑 程掌（叔運丹稜）

滕處厚（景仲清湘）

史守道（孟傳傳齋眉州丹稜）

李才（存叟井研從李方子）

游似（景文南充）

吳泳（叔永潼川）

輔萬（廣弟）

陳埴（器之潛室永嘉） 童楷（正翁正叔臨海）

翁巖壽（如山永嘉）

翁敏之（功甫庶善樂倚）

車安行（正路）

葉味道（知道初名賀孫永嘉文修） 王夢松（曼卿順齋青田） 余學古（青田） 胡長孺（汲仲純節永康石塘） 李康（寧之桐廬）

趙景緯（德父於潛）

繆主一（天德永嘉）

葉采（味道子又師蔡淵）

葉任道（味道弟）

詹體仁（元善[illegible]） 真德秀（希元西山浦城文忠） 王埜（子文潛齋金華介子） 王應麟（伯厚深寧慶元鄞縣） 戴表元（帥初剡源奉化）

袁桷（伯長清容鄞縣文清）

王昌世（昭甫應麟子）

陳淳（安卿北溪龍溪）

周天駿（子美）
金文剛（子潛休寧）
徐元杰
孔[illegible]（凱衢州孔子五十世孫）
呂良才（賢甫）
呂敬伯
江塤（叔文崇安）
詹淵（景憲崇安）
馬光祖（華父金華莊敏）
王昭復
蘇思恭（欽甫晉江）
陳沂（伯澡貫齋仙遊）
葉采（仲圭邵武又師蔡淵）
黃必昌（京父晉江）

劉炎（子宣松陽）
陳均（子公平陽）
徐幾（子與進齋建安）
林存（以道閩縣）
呂大圭（圭叔樸鄉南安）

劉通（炎子）
陳固平（陳均子）
邱葵（吉甫同安）

晏淵（亞父遂寧涪陵）
潘柄（謙之瓜山植弟）
潘植（立之懷安）
程端蒙（正思鄱陽）

江與權（惠安）
卓琮（廷瑞同安）
黃以翼（宗台惠安）
陳植（淳子）
陳格（植弟）
陽枋（存齋大陽常德）
陽岊（字溪小陽枋弟）
黃績（德遠莆田又師陳宓）
董夢程（晉晏介軒鄱陽）
許月卿（大空山屋婺源）

史蒙卿（果齋景正鄞縣稱靜清）
韓居仁（君美開封）
林應承（汝大莆田）
鄭獻翁（帝臣莆田）
黃仲元（善甫績子）
沈貴瑤（毅齋德興）
江凱（伯[illegible][illegible]源）

程端禮（敬叔畏齋鄞縣）
程端學（時叔積齋端禮弟）
林以[illegible]（子泉[illegible]承孫）
胡方平（玉齋婺源一桂父）

蔣宗簡（敬之鄞縣）
樂良（仲本鄞縣）
王楚鼇
徐仁文
胡一桂（雙湖庭芳婺源）

十五冊3上頁

程榮秀（孟穀休寧）

劉清之（子澄臨江） 趙蕃（昌父玉山文節）

李師愈（好古萬安）

滕璘（德粹溪齋婺源） 趙雷（省之縉雲）——趙順孫（格庵雷子）

滕珙（德章璘弟）——陳櫟（壽翁定宇休寧東阜） 倪士毅（仲弘道川休寧）

梅寬夫（伯夫縉雲）

董銖（叔重盤澗德興） 程古山（正則樂平） 程時登（登庸樂平） 操琬（公琰樂平）

廖德明（子晦順昌） 鄭應博（邵武）

度正（周卿性善山陽） 趙景緯

陳文蔚（才卿克齋上饒） 徐元杰

楊復（志仁信齋長溪） 李鑑（汝明寧德）

歐陽謙之（希遜廬陵） 文天祥（宋瑞文山廬陵）

陳駿（敏仲福寧） 陳成父（玉汝駿子）

林夔孫（子武古田） 江萬里

劉爚（晦伯雲莊建陽文簡） 劉屋（伯靜靜齋爚子） 劉欽（子晦冰壑屋子忠肅）

劉應李（炳孫）

劉炳（韜仲爚弟）

劉炯

李方子（公晦果齋昭武邵武） 牟子才（存叟井研清忠）

李文子（公謹方子弟）

陳孔碩（膚仲北山侯官） 陳韡（子華孔碩子忠肅）

陳孔夙（孔碩兄）

蔡和——鄭思永（景修安溪）

楊方（子直長汀）——邱麟（連城）

朱塾（受之文公子） 朱鑑（子明塾子）——朱浚（深源文公曾孫） 朱彬（文公玄孫）

朱埜（文之文公子） 朱沂（泳道文公曾孫）

朱在（敬之文公子）

附錄

朱泗（文舒建安文公八世孫） 朱梴（孟齡文公九世孫世襲五經博士） 朱燉（孔暉梴子） 朱壁（元階燉子） 朱法（光祖壁子）

右朱氏建安派

朱楳（伯承建陽文公九世孫） 朱鎧（孔昭文公十世孫） 朱堊（原嶽文公十一世孫） 朱清（原正文公十二世孫）

朱用圭（原信堊弟）

朱凌（原沖）

朱樾（伯壁櫟弟）

右朱氏建陽派

儒林宗派卷九

儒林宗派卷十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膺軒增註

宋

朱子門人

李燔（敬子弘齋建昌文定）

張洽（元德清江文憲）

黃灝（商伯星子）

彭龜年（子壽清江忠肅）

傅伯成（景初晉江忠簡）

項安世（平甫平庵括蒼江陵）

王阮（南卿德安）

任希夷（伯起邵武宣獻）

王介（元石金華忠簡）　王埜　介子

黃營（子耕分寧）

何鎬（叔京邵武）

黃士毅（子洪壺山莆田）

石𡼏（子重克齋臨海）

潘時舉（子善天台）

十五册12上頁

甘節（吉父臨川）
呂祖儉（子約祖謙弟）　呂喬年（祖儉子）
蔡淵（伯靜節齋西山子）　葉采（淵門人）
蔡沈（仲默九峯西山子）　蔡模（仲覺覺軒沈子）
虞知方（復之鄱陽蔡元定子從學）
曹彥純
曹彥約（簡父都昌文簡）
余大雅（正叔上饒）
余大猷（方叔大雅弟）

李閎祖（守約光澤）
李壯祖（處謙閎祖弟）
李相祖（時可壯祖弟）
黃義勇（去私臨川）
黃義剛（毅然義勇弟）
林鼐（伯和太平）
林鼒（叔和鼐弟）
楊黼（與立浦城）
楊驤（子昂黼從弟）

17B

楊道夫（仲愚驤從弟）
陳守（師中莆田俊卿子）
陳定（師德守弟）
陳宓（師復定弟）　黃績（宓門人）
陳宇（允初俊卿從子）
陳址（康夫莆田）
劉砥（履之長樂世南子）
劉礪（用之砥弟）　劉玠（礪子）
劉坪（平甫子翬子）　劉學古（坪子文公壻）

劉學雅（正之建陽）
林學蒙（正卿一名羽永福）
林學履（安卿學蒙弟）
孫自修（敬父宣城）
孫自任（任父自修從弟）
孫自新
呂炎（德明建昌）
呂燾（德昭炎弟）
呂煥（德遠燾弟）

包約（詳道南城）

包恢約子

包揚（顯道約弟）

包遜（敏道揚弟）

趙崇憲（履常餘干汝愚子）

趙崇度（履節樂憲弟）

趙師珙（敬父天台）

趙師恕（仁父）

趙師晢（詠道黃巖文公孫壻）

趙師夏（致道師晢弟文公孫壻）

趙師淵（幾道師晢從兄）

祝穆（和父建安）

祝癸（穆弟）

曾三聘

曾三異（無疑吉州）

徐寓（居父永嘉）

徐容（仁父寓弟）

應謙之（永康）

應茂之（謙之弟）

應純之（茂之弟）

方耒（耕道莆田）

方禾（耒弟）

方壬（禾弟）

方士繇（伯謨伯休莆田）

方大壯（履之莆田）

方符（子約大壯從子）

蔡抗（仲節元定孫文肅）

潘友端（端叔金華）

潘友恭（恭叔友端弟）

彭蠡（師範都昌）

彭方（李正都昌）

林用中（擇之古田）

林允中（擴之用中弟）

宋之源（深之雙流）

宋之潤（澤之）

宋之汪（容之）

朱澆（仙遊）

朱涓

十五[illegible]頁

朱瓛
彭機（子應宜春）
彭鳳（子儀宜春）
楊長孺（伯子廬陵萬里子）
楊至（至之晉江蔡元定壻）
胡泳（伯量建昌）
蔡念誠（元思九江）
張彥清（叔澄浦城）
孫枝（吉甫鄞縣）

沈煥（叔晦定海）
孫應時（季和餘姚）
王遇（子合龍溪）
王過（幼觀拙齋鄱陽）
曹建（立之餘干）
曹晉叔（建安）
鞏豐（仲至武義）
周端朝（子靖永嘉文忠）
楊楫（通老長溪）

曾興宗（光[illegible]寧）
萬人傑（正淳興國）
吳獵（德夫醴陵）
林恪（叔恭臨海）
石洪慶（子餘臨漳）
龔蓋卿（夢錫常寧）
廖謙（益仲衡陽）
潘履孫（坦翁友恭季）
湯泳（叔永丹陽）

錢木之（子山晉陵）
曾祖道（擇之永豐）
沈僩（莊仲永嘉）
郭友仁（德元山陽）
李儒用（仲秉平江）
周謨（舜弼建昌）
魏椿（元壽建陽）
吳必大（伯豐興國）
童伯羽（蜚卿敬齋甌寧）

鄭可學（子上莆田）
王力行（近思同安）
周明作（元興建陽）
蔡懸（行夫平陽）
楊與立（子權蘭谿）
劉黻（季文靜春廬陵）
龔栗
鄭南升（文振潮陽）
游倪（和之建寧）

潘履正
董拱壽（仁叔饒州）
林賜（聞一）
游敬仲（悳叔南劍）
吳壽昌（大年邵武）
吳琮（仲方）
劉炎（潛夫撰堂邵武）
劉子寰（圻夫建陽）
鄒浩（宣城）

李煇（晦叔建昌）
陳芝（庭秀）
黃卓（先之德美南平）
汪德輔（長孺鄱陽）
姜大中（叔權）
吳振
吳雄（平江）
鍾震（春伯潭州）
林子蒙（湖南）

蕭佐（南昌）
舒高
李杞（良仲平江）
傅修（子期進賢）
林憲卿（公度懷安）
唐畢
余宗傑（國秀建昌）
張宗說（巖夫）
葉提（子是建安）

葉文炳（晦叔浦城）

上官謐（字國邵武）

龔剡（舋伯福寧）

馬去疾

許文蔚（衡文）

竇從周（文卿丹陽）

蔡謨

林武（景文永嘉）

鄭性之（信之侯官）

傅誠（至叔仙遊）

梁琢（文叔邵武）

馮允中（作肅見齋邵武）

黃寅（直翁邵武）

馬王仲（文辛建陽）

鄭昭先（景邵閩縣）

陳枅（自修長樂）

林師魯（芸谷古田）

林大春（熙之古田）

余隅（占之古田）

蔣康國（彥禮古田）

許儉（幼度閩清）

曾逢震（誠叟閩縣）

鄭文適（成叔閩縣）

程若冲（贊石閩縣）

陳易（後之永春）

劉銓（子平建陽）

劉鏡（惠安）

蔡和（晉江）

呂勝己（秀克同安）

許升（順之同安）

林湜（正夫福寧）

鄭師孟（齊卿福寧）

高松（子合龍谿）

楊仕訓（尹叔漳浦）

黃學皐（習之龍谿）

宋聞禮（叔履龍谿）

李唐咨（堯卿龍谿）

劉剛中（德言建秀）

林宗臣（實夫龍谿）

龔武子（成之邵武）

饒幹（廷老邵武）

俞文中（邵武）

李東（子賢邵武）

程珙（仲璧德興）

吳英（茂實邵武）

張堈（景林德興）

陳秠（秀成星子）

馮椅（儀之厚齋奇子都昌）

劉賁（炳文建昌）

熊夢兆（世卿安義）

程永奇（次卿休寧）

李義山（嘉魚）

馮倚（大冶）

張丰應（大冶）

鄒輗（平江）

呂涉（零陵）

許瑾（子瑜嵊縣）

吳梅卿（清叔仙居）

鄒補之（公袞西安）

熊以寧（建陽）

歐陽光祖（慶嗣崇安）

邱膺（公充子服建陽）

陳旦（明仲建陽）

劉淮（叔通建陽）

吳稚（和中建陽）

余元一（景思仙遊）

林德遇（若時仙遊）

趙善佐（佐卿邵武）

郭叔雲（子從揭陽）

程寶之（士華歙縣）

葉賀孫（西山龍泉）

黎貴臣（昭文醴陵）

王崈（師愈子金華）
陳總龜（朝瑞建陽）
李季札（季子婺源）
金去僞（敬直樂平）
范念德（伯崇建安）
周介（公謹初姓葉）
余正夫
余範（彝孫古孫）
許景陽（子春同安）

黃顯子（敬之永嘉）
包君定（定之永嘉）
徐昭然（子融鉛山）
徐子顯
李如圭（寶之廬陵）
高禾（穎叔晉江）
郭磊卿（子奇仙居）
程洵（允夫婺源）
李孝述（繼善燔從子）

連嵩卿
江默（德功崇安）
李宗思（伯諫建安）
杜煒（良仲黃巖）
杜知仁（仁仲）
胡安之（叔器宜春）
丁仲澄
俞壽翁
林揆（一之）

陳齊仲（同安）
游開（子蒙建安）
林賣（丕顯連江）
戴蒙（養伯更名埜永嘉）
陳範（仁復崇安）
邵浩
馮彥忠
周良（貴卿南城）
陳公直

朱飛卿（漳州）
劉孟容（公度隆興）
劉季章
林補（退思永嘉）
方誼（賓王）
徐文卿（斯遠玉山）
徐彥章
方任（若水）
趙希漢（南紀岳陽）
廖晉卿
黃謙（南安）
趙蕃（昌甫玉山）
胡大時（季隨宏子）
丁堯（復之崇安）
周元卿
李亢宗（子能南安）
蘇宜久
陳希周

鄭光弼（子直）
任忠厚（正甫遂安）
闕邱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邱珏（玉甫邵武）
江元益
林叔仲
鄭仲履
馮德英
林仲參
許敬之
劉淳叟
陳寅仲
戴明伯
徐琳（元明括蒼）

杜斿（叔高金華）

魯可幾

徐子顏

郭植（廷碩廬陵）

程次卿（名永奇格齋休寧）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楶（直翁）

林士謙

林恭甫

符敘（舜功）

符初（復仲）

符國瑞

葉永卿

黃孝恭（令裕邵武）

林巒（泉州）

戴邁

呂侁

柯翰（國材）

黃東（仁卿三山榦兄）

諸葛誠之

廖仁仲

周叔謹

康炳道

時子雲

吳玭（仲玭）

黎季成（寧都）

張顯父（敬之順昌）

嚴世文（時亨新喻）

鄧絅（衛老將樂）

林至（德久華亭）

熊節（端操建陽）

宋斌（袁州）

呂喬年

詹淵（景憲崇安）

十五冊[illegible]版

潘友文（文叔金華）

張揚卿

時子源（東陽）

黃幹（尚質長溪）

祝汝玉（信安）

黃仲本（邵武）

吳昶（叔夏友堂徽州）

薛洪（持志永嘉）

王仲傑（之才縉雲）

陳士直（彥志閩清）

陳祖永（慶長會稽）

張彥先（志遠臨淮）

傅公弼（夢良莆田）

劉瑾（建陽）

魏恪（元作）

魏應仲

傅定（敬之婺州）

蕭長夫（福州）

饒克明（邵武）

吳唐卿（南安）

朱魯叔（仙遊）

王春卿（建安）

林仁實（永福）

程深父●（古田）

趙子明（開封）

劉子禮（建州）

劉叔通（建州）

周椿（伯壽）

李德（季元）

康淵（叔臨）

朱沅（叔元）

俞潔己（季清）

詹觀（尚賓）

吳南（直之）

陳夢良（與叔）

董壽昌（仁仲）

郭邦逸（道遜）
李德之
方克大
周絅
周得之
汪孚先
周頤
劉子晉
劉定夫

盧淳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趙師雍（然道）
傅伯壽（景仁伯成兄）
賈漢英（南康）
熊兆（南康）
嚴侶（嚴州）
謝璡（徽州）

儒林宗派卷十

儒林宗派卷十一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林光朝（謙之艾軒莆田文節）

林氏學派

林亦之（學可網山号福清文介）　陳藻（元潔樂軒福清文遠）　林希逸（肅翁鬳齋福清）

林簡（綺伯亦之子）

陳士楚（英仲莆田）

劉夙（賓之莆田）　劉彌正（夙子）　劉克莊（潛夫後村彌正子文定）

劉克遜（無競克莊弟）

劉克剛（處和克遜弟）

劉彌邵（壽翁習靜彌正弟）　劉岌（孟容彌邵子）

劉朔（復之夙弟）　劉起晦（建翁朔子）

劉起世（起晦弟）　劉希仁（居厚起世子）

黃務（季野莆田）

卓先（進之莆田）

魏几（天隨福清）

林阿盟（蕺德福清）

陳叔盟（福清）

傅夤（景初仙遊）

林用中（擇之古田）

林肅（恭之仙遊）

楊興宗（似之興化）

林恂如（莆田）

右林氏門人

呂祖謙（伯恭東萊金華成公）

呂氏學派

呂祖儉（子約大愚成公弟）

葉邽（子應金華）　葉霖（邽孫）　葉謹翁（審言霖子）

徐僑（又師朱子）

潘景憲（叔度金華）

時瀾（子瀾南堂婺源）

王介（元石金華忠愍）　王埜（子文介子）

樓昉（迂齋鄞縣）　鄭清之（德源安晚鄞縣忠定）

應繇（葺沚昌國）

趙與懽（鄞縣清敏）

鄭次申

喬行簡（壽朋東陽文惠）

葛洪（容甫東陽端獻）

李誠之（茂欽東陽正節）

朱塾（受之文公子）

喬夢符（世用東陽）

王瀚（金華師愈子）

石範（宗卿浦江）

朱質（仲文義烏）

葉秀發（茂叔南安金華）

杜旟（伯高蘭溪）

鞏豐（仲至武義）

戚如圭（如琥從兄）

戚如玉（如琥從兄）

戚如琥（少伯金華旨）

趙彥秬（周錫東陽）

夏明誠（敬仲金華）

鄭宗強（南夫金華）

潘時（德鄜金華）

汪大亨（時升西山）

汪大明（時晦）

汪大度（時法金華）

汪大章（得叟）

林譽（丕顯連江）

黃煥（德亨邵武）

黃謙（德柄）

汪淳（金華）

邢世材（邦用）

丁希堯（少詹）

石宗昭（應之新昌）

陳孔碩（膚仲侯官）

孫應時（季和餘姚）

陳斵（斯上東陽）

李厚之

王時敏（德修上饒）

吳必大（興國）

唐復（來復零陵） 樂韶（廣敬零陵）

鄒補之（公袞西安）

詹儀之（體仁遂安）

胡子廉（淳安）

許文蔚（衡甫休寧）

徐侃（義烏）

林穎（叔嘉福清）

徐倬

右呂氏門人

張栻（敬夫南軒宣公廣漢）

張氏學派

胡大時（季隨宏子）

彭龜年（子壽清江忠肅）

范仲黼（文叔）

游九思（誠之建陽莊簡）

游九言（受齋文清）

周奭（允升）

陳平甫（名槃）

趙善佐（佐卿邵武）

趙方（彥直棠子衡山忠肅）

簡克己

蔣復（汝行零陵）

陳琦

吳獵（德夫畏齋醴陵）

鍾如愚

徐椿年（壽卿永豐）

吳倫（子常零陵）

謝用賓（白雲郴陽）

吳必大（興國）

張巽（子文晉江）

舒璘（元質奉化）

馬之純（師文東陽）

黃執矩（才用高要）

呂涉（升卿零陵）

李義山（嘉魚）

呂勝己（季克邵武）

曹建（立之餘干）
蘇權（元中仙遊）
周去非（永嘉行己族孫）
王遇（子合龍谿）
潘時（德鄜金華）
鍾炤之（彥昭樂平）
吳儆（益恭竹洲休寧文肅）

右張氏門人

陸九韶（子美梭山金谿）

陸九齡（子壽復齋文達）
陸九淵（子靜象山文安）

陸氏學派

楊簡（敬仲慈湖慈谿文元）
錢時（子是融堂淳安）
趙彥械（元道餘姚）
陳塤（和仲鄞縣）
趙與簋（德淵）
錢允文（竹閒）
呂人龍（首之鳳山淳安）
洪揚祖（錦溪）

曾熠（定遠）
鄒夢遇（元祥樂平）
鄒近仁（魯卿鄱陽）
趙與昔（德行臨江）
曹夙（叔遠餘干）
葉祐之（元吉吳縣）
張渭（渭叔新昌）
張扮（清叔新昌）
孫明仲（富春）

王子庸（鏡塘）
舒益（裕父以下俱樂平）
洪簡（子斐）
曹正（性之）
方搏（成文）
吳塤（仲和）
馮樸（季文三馮一本作馬）
馮燮（敬叔樸子）
馮應之（定翁樸從子）

王琦（表文）

劉伯諶（諶甫歙縣）

金元發（永之）

鍾宏（子虛樂平）

王晉老（子康）

傅夢泉（子淵號曾南城旴江）

鄧約禮（[illegible]旴江）

傅子雲（季魯琴山金谿）

黃裳（元吉寧德）

陳去華（廣中）

詹阜民（子南遂安）

徐誼（子宜平陽）

陳剛（正己旴江）

彭興宗（世昌金谿）

朱桴（濟道金谿）

朱泰卿（亨道金谿桴弟）

李伯敏（敏求）

章節夫（仲制臨川）

游元（淳夫臨川）

沈炳（季文煥弟）

陸持之（伯微九淵子）

周清叟（廉夫）

嚴松（松年）

嚴滋（太伯臨川）

孫應時（季和燭湖餘姚）

林夢英（叔虎山房福清）

曹建（立之餘干）

陸濬（深甫九淵從孫）

張孝直（英甫臨川）

鄧泳（德載興波約禮子）

舒琥（西美奉化）

舒璘（元賓琥弟文靖）

李元白（希大鄞縣）

舒津（逌叟奉化舒氏續傳）

李洧孫（甫山肅峯）

舒滸（平叟津從弟）

袁肅（晉齋燮子）

舒琪（元美璘弟）

沈煥（叔晦定海端憲）

竺大年（耕道奉化）

袁燮（和叔鄞縣正獻）朱元龍（景雲義烏）
袁甫（廣微燮子正肅）洪揚祖
陳宗禮
袁韶（彥淳燮從子）
胡謙（牧之奉化）
胡誼（正之謙弟）
饒延年（伯永蘄臨川崇仁）
鄒斌（俊父南塘臨川）
曾撈（孟博臨川）

包約（詳道南城）
包揚（顯道克堂約弟）包恢（宏齋約子）
包遜（敏道揚弟）—羅必元（亨父進賢）
趙師雍（然道黃巖）
趙師點（詠道師雍弟）
高商老（括蒼）
高宗商（應朝浙江）
羅點（春伯崇仁）
石宗昭（應之斗文弟）

石斗文（天民新昌）
胡琪（達材山陰）
諸葛誠之（千能會稽）
陳苑（立大陸氏續傳）祝蕃（蕃遠）
李存（明遠）危素（太朴金谿）
涂幾
何琛
舒衍（初名沂鄞縣）
吳尊光

曾振宗
右陸氏門人

附錄

葉適（正則水心永嘉文定）
葉氏學派
陳耆卿（壽老篔窗臨海）
呂大亨（晉之新昌）
洪霖（天台）
方來（齊英永嘉）

邵持正（子文溫州平陽）

王植（立之金華）

王象祖（德父天台臨海）

沈昌（叔阜瑞安）

林頤叔（正仲瑞安）

林淵叔（懿仲瑞安）

陳端己（子益平陽）

陳說（習之永嘉）

高松（國楹福寧）

陳韡

章用中（端叟平陽）

湯建（達可藝堂樂清）

朱黼（文昭平陽）

胡時（伯珍樂清）

右葉氏門人

陳傅良（君舉止齋瑞安文節）

陳氏學派

蔡幼學（行之瑞安文懿）

周南（南仲遂昌）

林頤叔（正仲瑞安）

林居實（安之瑞安）

孫之宏（偉夫餘姚）

沈體仁（仲一瑞安）

曹叔遠（器遠瑞安文肅）

趙汝讜（蹈中大梁）

孟導（達甫猷弟）

陳昂（平陽）

滕宬（季度吳縣）

厲詳（東陽）

丁希亮（少詹）

林居安（德叟瑞安）

趙汝鐸（振文樂清）

孟猷（良甫洛州）

高松（國楹福寧）

陳應龍（定夫福寧）

右陳氏門人

陳亮（同甫龍川永康文毅）

陳氏學派

喻偘（伯經義烏原名宏）

喻南強（伯強義烏）

吳深（永康）—吳逵（松淵深子）—吳思齊（子善全歸遂子）

孫貫（冲季永康）

章椿（永康）

章湜

陳頤（永康）

錢廓（叔因浦江）

方坦（浦江）

陳檜（縉雲）

鄭景明（永康）

金潚（伯清金華）

凌堅（浦江）

劉範（初名淵金華）

胡括（永康）

何大猷（少嘉義烏）

右陳氏門人

儒林宗派卷十一

儒林宗派卷十二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牓軒增註

宋

諸儒博考

王昭素（酸棗）

聶崇義（洛陽）

竇儀

邢昺（叔明濟陰）

孫奭（宗古博平宣公）

孔維

孔宜——孔道輔

崔頌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頌正

賈同（希德存道）

劉顏

高弁

和峴

劉羲叟（仲更澤州）

韓琦

范仲淹（希文蘇州文正）

歐陽修（永叔廬陵文忠）

劉渙（凝之高安）—劉恕

劉敞（原父公是臨江）劉攽（貢父公非敞弟）

孫復（明復泰山平陽）石介（守道徂徠奉符）

陳襄（述古古靈侯官忠文）

陳烈（季慈季甫侯官）

鄭穆（閎中侯官）

周希孟（公闢侯官）

龔原（深父遂昌）

王景山（開祖儒志永嘉）

楊適（安道大隱慈溪）

王致（君一鄞江鄞縣）王說（應求桃源致從子）

杜醇（石臺慈谿）

樓郁（子文西湖奉化）

章望之（表民浦城）

宗咸

阮逸

范鎮（景仁華陽忠文）

司馬光（君實陝州文正）劉安世（器之文城）

李覯（泰伯旴江）

林槩

王回（深父侯官徙汝陰）王向（子直回弟）

周堯卿（子俞初名爲道州永寧）

王當（子思眉山）

趙君錫

曾鞏（子固）

蘇軾（子瞻東坡眉山文忠）蘇轍（子由潁濱軾弟文定）

陳師道（后山建安）

孔文仲（經父新淦）孔武仲（毅父文仲弟）

孔平仲（常父武仲弟）

張戩

呂大防（微仲藍田正愍）

林石（介夫唐隩瑞安）

戴述（明仲永嘉）

趙霄（彥昭瑞安）

張煇（子充草堂永嘉）

蔣元中（元中永嘉）

游復（執中建陽）

陳祥道（祐之閩淸）

李綱（伯紀昭武）

范浚（茂明香谿蘭谿）

洪興祖（慶善丹陽）

程大昌（泰之休寧文簡）

鄧名世（元亞臨川）

陳鵬飛（少南永嘉）

吳棫（才老建安）

王普（伯照閩縣）

劉子翬（彥沖屏山病翁崇安文靖）劉珙（共父子翬從子忠肅）

徐廷鈞（季節臨海）

方慤（性夫桐廬）

林立之（叔茶仙遊）

施德操（彥執鹽官）

楊璿（子平鹽官）

黃開（必先諸暨）

陳葵（叔向青田）

黃中（仲庸平陽）

邵囦（萬宗蘭谿）

林勳

楊萬里（誠齋廷秀吉水文節）　楊長孺（萬里子）

周必大

王十朋（龜齡梅溪樂清忠安）

范成大（石湖）

趙汝愚　趙崇憲（汝愚子）

鄭樵（漁仲夾漈莆田）

袁樞

李燾（仁父巽巖眉山文簡）

李衡（彥平江都）

戴谿（少望岷隱永嘉文端）

唐仲友（與政說齋金華）

傅寅（同叔義烏）

李道傳（貫之心傳兄文節）　李心傳（微之秀巖隆州）

洪适（景伯容齋鄱陽文惠）　洪遵（景嚴小隱适弟文安）　洪邁（景盧适弟文敏）

高澄

樓鑰（大防攻媿鄞縣宣獻）

楊泰之（叔正青神）

湯漢（伯紀東澗鄱陽文清）

柴中行（與之南谿餘干憲敏）

章如愚（俊卿山堂金華）

劉彰（德與平陽）

林維屏（邦撥福寧）

嚴粲（明卿邵武）

王宗傳（景孟福寧）

衛湜（正叔櫟齋崑山）

十五冊322頁

趙端頤（養正臨川）

吳柔勝（勝之宣城）

章樵（升道昌化）

邱漸（子木木居黃巖）

戴良齊（彥肅太平）

徐次鐸（文伯東陽）

高頤（元齡寧德）

應鏞（子和蘭谿）

葉時（秀發仁和文康）

尹起莘（耕道遂昌）

劉友益（永新）

胡三省（身之梅磵寧海）

陳均（平甫建陽）

洪天錫

謝枋得（君直疊山弋陽）

家鉉翁（則堂眉州）

王與之（次點東巖樂清）

方逢辰（君錫蛟峯淳安）方逢振（君玉逢辰弟）

吳𣿅（子量永嘉）

邱富國（行可建安）

張諒（子京建安）

汪開之（元思金華）

方鳳（韶父浦江）

鄭樸翁（宗仁平陽）

敖繼翁（君善福州）

倪淵（仲深烏程）

儒林宗派卷十二

儒林宗派卷十三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腹軒增註

元

金履祥（吉甫仁山蘭谿文安）

金氏學派

許謙（益之白雲金華文懿）　范祖幹（景先純孝金華）　汪與立（師道蘭谿）

許元（存仁謙子）

邢泝（金華）　邢旭（景暘泝子）

唐懷德（思誠金華仲友七世孫）

蘇友龍（伯夔金華）

葉儀（景翰南陽金華）　何壽朋（德齡歸余金華）

吳師道（正傳蘭谿）　吳沈（濬仲師道子）

徐原（均善蘭谿）

金涓（德源）

朱震亨（彥脩丹溪金華）　戴思恭（原禮浦江）

張樞（子長金華）

胡翰（仲申長山金華）

王餘慶（叔善金華）

王毅（剛叔龍泉）　章溢（三益龍泉）

胡深（仲淵龍泉）

葉子奇（世傑龍泉）

季汶

徐操

戚崇僧（仲咸東陽金華）

朱同善（裕軒）

張匡敬（金華）

馬道貫（德珍一得東陽）

李唐（東陽）　李希明（懵文唐子）

李序（仲倫）

李裕（公饒）

呂溥（公甫永康）

呂洙（宗魯永康溥兄）

呂權

劉涓（德源青邨）

戚仲咸（丞康闕仲琥玄孫）

樓巨卿

十五卅[illegible]版

趙子漸

汪杞

李彥章

薛玄（子晦若晦東陽貞節）

方麒

李亦

衞富益（正節崇德）

唐良驥（蘭谿）

郭子昭（汝南）

柳貫（道傳浦江文肅）

宋濂

方孝孺

王紳

戴良（叔能九靈）

楊璲（元度餘姚）

鄭濤（仲舒）

右金氏門人八

吳澄（幼清草廬崇仁文正）

吳氏學派

虞集（伯生道園邵庵崇仁文靖）

王守誠（君實平陽太原）

陳旅（衆仲莆田）

蘇天爵（伯修趙郡）

袁渙（徐州）

劉霖（吉安）

吳彤

元明善（復初淸河文敏）

趙弘毅（晉州）

藍光（仲晦臨川）

鮑恂（仲孚西溪崇德）

解觀（觀我吉水）

吳當（伯尙澄孫忠烈）

夏友蘭（幼初樂安）

袁明善（誠夫樸山臨川）

黃極（建可樂安）

李本（伯宗臨川）

李棟（本從弟）

朱夏（元會金谿）

黎仲基（名載臨川）

王彰（伯達金谿）
李擴（歸德）
陳伯柔
黃尋（殷士金谿）
危素（太朴金谿）
王科（子純樂安）
楊準（公平王華泰和）
李心原（吉水）
皮縉（昭德靖江）
黃茁（子中萬載吳澄壻）
潘音（聲甫新昌）
王祁（襄城）

右吳氏門人

趙復（江漢仁甫德安）
姚樞（公茂雪齋柳城文獻）
竇默（漢卿肥鄉子聲廣平文正）
許衡（平仲魯齋懷慶文正）

許氏學派

耶律有尙（伯強東平文正）
韓思永
劉季偉
王梓
姚燧（端甫牧庵柳城文公樞從子）
高凝
白棟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呂棫（伯充河內文穆）
徐毅（趙城文清）
劉宣（伯宣潞州忠憲）
王遵禮（安卿燕人）
李文炳

右許氏門人

劉因（夢吉靜修雷逮容城文靖）

十五冊之上頁

劉氏學派

烏叔備——安熙（敬仲默菴眞定藁城）

安煦（熙弟素庵藁城）

李士興（藁城）

楊俊民（滹川）

蘇天爵（伯修滋溪眞定）

杜肅

郝庸（季常澤州經弟）

李道恆

劉君舉（季賢南豐）

李天俿（吉水）

右劉氏門人

諸儒博考

郝經（伯常澤州文忠）

張文謙

楊奐

王恂（敬甫中山文肅）

郭守敬

楊桼甆

韓擇（從善奉元）

侯均（伯仁）

蕭𣂏（維斗勤齋京兆貞敏）

同恕（寬甫榘菴奉元文貞）

魏新之（德夫桐廬）

史伯璿（文璣平陽）

鮑彪（文虎龍泉）

馬端臨（貴與竹洲樂平）

黃瑞節（觀樂安福）

馮翼翁（子羽永新）

王幼學（行卿望江）

歐陽侁（以大長樂）

鄭儀孫（翠屏建安）

黃鎮成（元鎮存齋邵武貞文）

林駉（德頌安福）

黃履翁（吉甫寧德）

黃謹翁（審言金華）

胡助（履信古愚東陽）

胡炳文（仲虎雲峯婺源文通）
程復心（子建婺源）
汪泰初（希賢鄡縣）
王構（肯堂東平文肅）
宇文公諒
李尨魯翀（子翬順陽文靖）
熊朋來（與可豫章）
劉詵
馬祖常

張養浩
張起巖
歐陽玄
范梈
楊載
宋本
呂思誠
王思誠
許有壬

李好文
貢師泰
黃澤（楚望資州家九江）
牟應龍
鄭滁孫（景歐處州）
陳孚（剛中臨海）
馮子振
董朴（太初龍岡順德）
楊剛中（志行松陽居建康）

李恆
龍仁夫（觀復黃州廬陵永新）
陸文圭
梁益
陳繹曾
李孝光
伯顏
贍思（得之大食眞定文孝）
杜瑛

杜本

何中（養正太虛臨川）

王偁（伯武婺源）

陳剛（公潛平陽）

章仕堯（時雍平陽）

余闕（廷心青陽武威文忠一作忠宣）

儒林宗派卷十三

儒林宗派卷十四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𦡊軒增註

明

宋濂（景濂潛溪江學士文憲）

宋氏學派

方孝孺（希直正學寧海文定）　盧原質（寧海）

胡子昭（仲常大足）

林嘉猷（臨海）

鄭公智（叔貞寧海）

劉政（仲理長洲）

王稌（叔豐禕孫義烏孝莊）　王汶（允達稌子）

王紳（仲縉禕子義烏）

樓璉（士連義烏）

鄭淵（仲涵浦江）

鄭湜（仲持）

鄭棠（叔美）

鄭楷（叔度）

鄭柏（叔端）

呂燊（愼明永康）

陳子晟（仲昭連江）

右宋氏門人

薛瑄（德溫敬軒河津文淸）

薛氏學派

李昶（安邑）— 周蕙（庭芳小泉秦州文師段堅）— 薛敬之（顯思思庵渭南）— 呂柟（仲木涇野高陵文簡）— 呂潛（時見槐軒涇陽）

張節（介夫石谷涇陽）

李挺（正立咸寧）

楊應詔（建安）

周璞（福寧）

杜欽德（淸江）

賀器（偏道休寧）

李錦（在中介庵咸寧）— 李崙（世瞻咸寧）

王爵（錫之秦州）

張鼎（大器咸寧）

朱欽（邵武）

常泰（寧夏）

荆詡（猗氏）

白良輔（堯佐洛陽）

閻禹錫（子與洛陽）— 李陽（常淸仙遊）

周琦（廷璽馬平）

陸堅（南寧）— 陸嘉鯉（汝龍堅子南寧）

衛述（蒲州）

孟琳（蒲州）

暢亨（河津）

段堅（可久容思蘭州私淑文淸）— 王鴻儒（懋學凝齋南陽）

彭澤（濟物河州堅外孫）

張傑（立夫默齋鳳翔）

右薛氏門人

吳與弼（子傳康齋崇仁）

吳氏學派

胡居仁（叔心敬齋餘干文敬）— 余祐（子積訒齋鄱陽）

舒冕（廷瞻武斗）

徐弘（希齋貴溪）

張方 — 桂華（子朴安仁）

魏校（子才莊渠崑山恭簡）— 歸有光（希甫震川崑山）— 邱集（子成崑山）

十五冊[illegible]版

以下私淑

張應武（茂仁崑山）

王應電（昭明明齋崑山）

王敬臣（少湖長洲）

林烈（孔承東莞）

羅宗魯（一東博羅）

李士文（在中連江）

吳希由（莆田）

陳獻章

謝復（一陽西山祁門）

鄭伉（孔明常山其先赤石發良）

胡九韶（鳳儀金谿）

車泰（子謨金谿）

婁諒（克貞一齋上饒文肅）

夏尚樸（敦夫東岩永豐）

潘潤（德夫玉齋永豐）

饒烈（丕承臨川）

甯堅（永貞邵武）

吳文旭（景陽連城）

童昱（道彰連城）

右吳氏門人

陳獻章（公甫白沙新會文恭）

陳氏學派

湛若水（元明增城甘泉文簡）

唐樞（一庵惟中歸安）

許孚遠（孟仲敬庵德清）

馮從吾（仲好少墟長安恭定）

辛全（復元絳州）

劉宗周（起東山陰）

洪垣（峻之覺山婺源）

李懷（汝德中石永豐）

唐伯元（仁卿曙臺澄海）

楊時喬（止庵宜遷上饒端潔）

何遷（益之吉陽德安）

方瓘（時素明谷婺源）

蔣信（卿實道林常德）

唐相（武陵）

周衝（道通靜庵宜興）

朱昂（德夫邵武）

程文德（舜敷松谿文恭）

李獻忠（蒼梧）

蔡汝楠（白石子木德清）

潘子嘉（汝亨大安）

章商臣（希尹長興）

錢薇（海鹽）

臧應奎（長興）

胡永成（安福）
劉昭文（汝簡南康）
鍾景星（叔輝東莞）
林挺春（少和順德）
郭棐（篤周南海）
鄭蘭（時馨春皖西安）
龐嵩（振卿南海）
曾汝檀（惟馨漳平）陳九敘（漳平）
沈珠（汝淵艾陵江都）

張祐（天祜廣州）
崔涯（若濟筆山太平）
何天祿（桂陽）
馮元吉（明山沅州）
何世綸（伯起興業）
潘梧（太操番禺）
黎釬（以和增城）
張纓（廷弁順德）
張絅（廷文纓弟）

周孚先（克道潮陽）
鄭汝喬（允弁文昌）
鄧鍔（汝愚立齋合州）
林光（緝熙東莞）
伍雲（光宇）
陳庸（秉常南海）
李孔修（子長抱眞廣州）
謝祐（天錫南海）
何廷矩（時振番禺）

丁積（彥誠寧都）
姜麟（仁夫蘭谿）
梁儲（厚齋順德文康）
梁景行（宗魯順德）
陳昊元（乾善番禺）
俞溥（德洪信豐）
朱伯驥（通山）
甘思忠（秉直蒼梧）
陳暕（子覺增城）

十五冊 [illegible]

劉球（樂昌）

張璧光（純鄉新會）

賀欽（克恭醫閭義州）　賀士諮（欽子）

張詡（東所廷實東海）　方重杰（思與莆田）

林有年（以永莆田）

李承箕（世卿大厓嘉魚）　葉相（通山）

陳茂烈（時周莆田）　郭克一（約之惠安）

鄧德昌（讀表）　傅明應（國卿高安）　史桂芳（景賢惺堂鄱陽）

右陳氏門人

章懋（德懋楓山蘭谿文懿）

章氏學派

陸震（汝亨蘭谿）

黃傅（夢弼白露蘭谿）

潘希曾（仲魯竹澗金華）

唐龍（虞佐漁石蘭谿文襄）

章拯（以道朴庵懋從子）

祝翊（珍卿蘭谿）

應璋（德夫東白永康）

凌瀚（德容蘭谿）

董遵（道卿蘭谿）

胡東（時震古愚湯谿）

張大輪（用載東陽）

周任（江山）

方太古（元素衢州一作金華）

程文德（舜敷松谿文恭）

周積（以善二峯江山）

右章氏門人

蔡清（介夫虛齋晉江文莊）

蔡氏學派

陳琛（思獻紫峯晉江）　黃偉（孟偉同安）

易時中（嘉會晉江）　王愼中（遵巖晉江）

蔡潤宗（克昌晉江）

黃明（元靜晉江）

黃鉞（南安）

蔡烈（文繼龍溪）

王宣（晉江）　俞大猷（志輔虛江晉江）

李世浩（碩遠平利）

周積（以善江山）

張元璽（國信晉江）

蔡祐（體順晉江）

林同（直正晉江）

黃綬（晉江）

曾大有（子遜仙遊）

黃芹（化著龍巖）

右蔡氏門人

儒林宗派卷十四

儒林宗派卷十五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腰軒增註

明

王守仁（伯安陽明餘姚文成）

王氏學派

鄒守益（謙之東廓安福文莊）

鄒善（穎泉守益子）

鄒德涵（汝海聚所善子）

鄒德溥（汝光四山）

鄒德泳（湛源瀘水善季子）

周怡（順之訥谿太平）

張棨（士儀本靜涇縣）

李材（孟誠見羅豐城）

王任重（尹卿晉江）

黃克正（世衷泰寧）

蔣時馨（德夫）

呂堅（定夫旌德）

廖恢恆（衡陽）

鄧元錫（汝極潛谷南城文毅）

章時鸞（孟泉青陽）

鄭燭（景明歙縣）

徐愛（曰仁橫山餘姚）

吳珏（汝觀福寧）
張楷（鳳山眞陽）
王貢臣（汝忠德興）
周懌（信之太平）
傅明應（國卿高安）
廖暹（日佳高安）

董自澄（定夫桐城）
蕭遠（文谷眞陽）
樊玉衢（黃岡）
史桂芳（景實惺堂鄱陽）
廖性之（道夫暹子）

魏良弼（師說水洲新建）
魏良政（師伊良弼弟）
魏良器（師顏藥湖良政弟）
陳九川（惟濬明水臨川）
舒芬（國裳梓谿進賢文節）
南大吉（元善瑞泉渭南）
馬明衡（子莘莆田）
蔣信（卿實道林常德）
冀惟乾（元亨闇齋武陵）

陸澄（元靜清伯歸安）
蔡宗兗（希淵我齋山陰）
季本（明德彭山會稽）
劉文敏（宜充兩峯安福）

王時槐（子植塘南安福）
陳嘉謨（世顯蒙山廬陵）

賀沚（汝定廬陵）
劉日升（扶生廬陵）
聶尙恆（惟貞新淦）
康時升（衡山）
錢一本

柳向陽（荊門）

劉邦采（君亮師泉安福）
劉曉（伯光梅源安福）
劉秉監（尊都印山安福）
王臣（公弼南昌）
劉陽（一舒三五安福）
黃弘綱（正之洛村雩都）

賀涇（廬陵）
李挺（一吾安福）
劉元卿（調父瀘瀟安福）

李道卿（安福）

何廷仁（性之善山雩都）
歐陽德（崇一泰和南野文莊）
黃宗明（誠甫致齋鄞縣）
黃綰（宗賢久庵黃巖）
應良（原忠天台）
朱節（守中白浦山陰）
聞人詮（邦正北江餘姚）
張元冲（叔謙浮峰山陰）

殷邁（時訓秋溟留守衛金陵）
胡直（正甫廬山宜擧泰和）
薛應旂（方山武進）
何祥（克齋內江）
貢安國（元略受軒宣城）
沈寵（思畏古林宣城）
王宗沐（新甫敬所臨海）
敖銑（高安）
卓邦清（若泉福清）

鄒元標（爾瞻南皋吉水忠介）
薛敷教（應旂孫）
顧憲成（叔時涇陽無錫端文）
顧允成（季時涇凡）

馮應京（大可慕岡盱眙）
丁元薦
史孟麟

孫應奎（文卿蒙泉餘姚）
聶豹（文蔚雙江永豐貞襄）
萬虞愷（楓潭南昌）
錢德洪（洪甫緒山餘姚）
顧應祥（惟賢箬溪長興）
戚賢（秀夫南玄全椒）
馮恩（子仁南江華亭）
朱得之（本思近齋靖江）
黃省曾（勉之五岳吳縣）
王道（純甫武定）

徐階（子升存齋華亭文貞）
宋儀望（望之永豐）
徐用檢（克賢魯源蘭谿）
查鐸（子警毅齋涇縣）
蕭彥（念渠涇縣定肅）
蕭良幹（以寧拙齋）
程大賓（汝見心泉歙縣）
王守勝（以敬德興）
吳林（用茂歙縣）
杜質（惟誠太平）

羅大紘（公廓匡湖安福）

穆孔暉（伯潛玄菴 堂邑文簡）
王畿（汝中龍谿 山陰）
楊仕鳴（驥弟）
楊仕德（名驥 湖州）

周汝登（繼元海門 嵊縣）
鄧以讚（汝德定宇 新建文潔）
戚袞（補之竹坡 宣城）
張元忭（子藎陽和 山陰）

陶望齡（周望石簣 會稽文簡）
陶奭齡（石梁 望齡弟）
劉塙（靜主沖倩 會稽）
曾鳳儀（耒陽）

薛俊（尚哲 揭陽）
薛侃（尚謙中離 揭陽）
方獻夫（叔賢西樵 南海文襄）
梁焯（日孚 南海）
鄭一初（朝朔 揭陽）
王艮（汝止心齋 泰州）

林起（章甫）
周坦（謙齋 羅浮）
葉時（允中 歸善）
徐樾（子直波石 貴溪）
顏鈞（山農 吉安）
羅汝芳（惟德近溪 南城明道）
楊起元（復所貞復 歸善）
李東明（勿齋 臨川）

喬貢杞（子實 允翁）
王岳（部武）
梅鼎祚（禹金 宣城）
郭忠信（希曾）
游子詩（二南 懷寧）
郭宗化（尚德 上元）
陳王道（仁甫 [illegible]）
陳履祥（祁門）
孫經（阿麟 宣城）

王念祖（台文 吉水）
施弘猷（允升 宣城）
汪有源（惟清 太平）
楊遜（子順 寧國）
（孫經以下俱陳履祥門人）

趙貞吉（孟靜大洲 內江文肅）
張後覺（志仁弘山 茌平）
孟秋（子成我疆 茌平）

林春（子仁東城 泰州）
王棟（隆吉一庵 泰州）

王襞（艮子宗順東崖）　韓貞（以中樂吾興化）
朱錫（丹徒）
周可宗（子善太平）
朱恕（光信泰州）
范瓘（廷潤栗齋山陰）
管州（子行石屏餘姚）
柴鳳（後愚餘姚）
楊珂（汝鳴餘姚）
徐珊（汝佩餘姚）

周衝（道通靜庵宜興）
劉觀時（武陵）
周積（以善江山）
范引年（半野餘姚）
夏淳（惟初復吾餘姚）
黃驥（德良餘姚）
黃文煥（吳南餘姚）
董澐（復宗蘿石從吾海寧）　董穀（碩甫碧里澐子）
劉魁（煥吾晴川泰和）　尤時熙（季美西川洛陽）　孟化鯉（叔龍雲浦新安）

黃直（卓峯以方金谿）　吳悌（疏山金谿）　吳仁度（悌子）
盧可久（一松德卿永康）　杜惟熙（見山子光東陽）　陳時芳（務洲仲實東陽）　呂一龍（雲君永康）
陳其蒽
陳正道（誠源東陽）
金萬選
唐愈賢（子克沅陵）
李珙（侯璧永康）
程粹（養之永康）
徐霈（孔霖江山）

孫景時（成叔杭州）
陳善（思敬仁和）
王潼（本澄錢塘）
戴應麟（德彰寧都）
管登（弘升寧都）
童世堅（克剛連城）
周祿（以道廬陵）
王舜鵬（萬安）
劉勉（和平廬陵）

王貴（道充 清江）

謝魁（文杓 興國）

倪潛（仲源 高安）

應典（天彝 石門 永康）

李呈祥（時龍 貴池）

柯喬（遷之 青陽）

陳傑（國英 莆田）

林學道（致之 莆田）

郭廣（善甫 黃岡）

吳貞吉（亦梁 黃岡）

程文德（松溪舜敷 永康齋森）

羅洪先（達夫念菴 吉水齋森）

萬廷言（以忠思默南昌）

丘原高（時讓 漳浦）

李楷（邦正 吉水）

郭春震（以受 萬安）

周宗（齊甫 安福）

趙[illegible]（吉水）

尹轍（吉水）

萬表（民望鹿 園鄞縣）

程默（子木 休寧）

曾子乾（思健 泰和）

張秩（以敬 安福）

胡夷簡（近道 會昌）

樂文解（延冠 沙縣）

方一鳳（瑞甫丹 山黃陂）

詹馭（三畏 黃岡）

瞿九思（睿夫慕 川黃岡）

王釗（子懋柳 川安福）

黃嘉愛（懋仁鶴 谿餘姚）

黃元釜（丁山 餘姚）

黃夔（子韶後 川餘姚）

王璣（西玄）

張翰（仁和）

路迎（陽叔 汶上）

徐樾（子直波 石貴溪）

王襞（宗順東 崖艮子）

董穀（碩甫澐子海寧）

歐陽瑜（汝重泰和）

私淑 唐順之（應德武進荊川） 唐鶴徵（凝菴元卿順之子） 孫愼行（鶴徵甥武進文介） 吳鍾巒（巒稚武進）

姜寶（廷寶鳳阿武進） 姜士昌（寶子）

萬士和（履菴宜興）

楊希淳（道南應天）

潘鳴時 吳一沛（學時龍谿）

右王氏門人

黃棃洲曰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今萬氏所列寥寥數人蓋泰州門人之純者也

劉宗周（起東念臺山陰忠端）

劉氏學派

吳麟徵（聖生磊齋海鹽忠節）

葉廷秀（潤山濮州）

王毓耆（玄趾會稽）

祝淵（開美海寧）

祁彪佳（世培山陰）

何弘仁（仲淵山陰）

傅日炯（中黃諸暨）

劉汋（伯繩宗周子）

陳確（乾初海寧）

章正宸（格菴會稽）

金鉉（伯玉大興）

惲日初（仲升武進）

梓材案曰初以下當有闕文

儒林宗派卷十五

儒林宗派卷十六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臒軒增註

明

諸儒博考

梁寅（石門新喻）

朱升（允升楓林休寧）

汪克寬（德輔環谷仲裕祁門）

唐桂芳（仲實歙縣）

徐一夔（大章天台）

趙汸（子常東山休寧）

趙謙（撝謙考古名古則餘姚）

陳謨（一德海桑泰和）

謝應芳（子蘭龜巢武進）陳濟（伯載武進）

趙偕（寶峯慈谿）

烏本良（性善春風慈谿）

烏斯道（繼善春草本良弟）

桂彥良（德偁慈溪）

魏觀（蒲圻）

詹同（同文婺源）

曹端（正夫月川澠池靖修）

唐璪（用之順德）

李時勉（名懋吉水忠文）

陳敬宗（光世慈溪文定）

黃潤玉（孟清南山鄞縣）

劉觀（崇觀吉水）

莊㫤（孔暘定山江浦）

汪循（進之休寧）

邵寶（國賢二泉無錫文莊）

黃仲昭（未軒名潛莆田）

羅倫（彝正一峯永豐文毅）胡克和（節之寧都）

賴先（伯啓歸化）

宋端儀（孔時莆田）

邱濬（仲深瓊山文莊）

王恕（宗貫介菴石渠三原端毅）王承裕（天宇平川恕子康僖）

馬理（伯循谿田三原忠憲）

何喬新（廷秀南城文肅）

彭韶（鳳儀莆田）

楊守陳（維新鏡川鄞縣文懿）
謝鐸（方石太平）
張元禎（廷祥東白南昌）
羅僑（惟升東川吉水）
張銳（抑之泰州）
陳選（士賢克庵臨海）
陳真晟（剩夫晦夫鎮海衛布衣）
林雍（萬容龍谿）
魏富（仲禮莆田）
丁世平（迂崖龍谿）
陳海雍（清江）

劉閔（子賢莆田）
汪禔（介夫槃庵祁門）
傅淳（伯厚退密鄞縣）
倪復（汝新畏庵鄞縣）
戴圭（秉璣野橋鄞縣）
丁璣（玉夫丹徒）
周瑛（梁石翠渠莆田）
鄭東（世和龍谿）
施仁（近甫龍谿）
張吉（克修古城餘干）

邵寶（國賢二泉無錫文莊）
余本（子華四明南湖鄞縣）
楊廉（方義月湖豐城文恪）
儲巏（靜夫柴墟泰州文懿）
潘府（南山上虞）
胡鐸（時振餘姚）
豐熙（白庵鄞縣）
邵銳（思抑仁和康僖）
羅欽順（允升整庵泰和文莊）
王春復（學樂晉江）

汪俊（抑之石潭弋陽文莊）
何瑭（粹夫柏齋武陟文定）
許誥（廷綸靈寶莊敏）
張邦奇（常甫甬川鄞縣文定）
韓邦奇（汝節苑洛朝邑恭簡）
王廷相（子衡浚川儀封肅敏）
李中（子庸谷平吉水）
羅洪先（達夫念庵吉水文恭）
周子恭（欽之吉水）
謝思申（汝功祁陽）
霍韜（渭先兀厓渭厓南海文敏）

崔銑（子鍾後渠仲鳧安陽文敏）
黃佐（才伯泰泉香山文裕）
邵經邦（仲德仁和）
徐問（用中養齋武進莊裕）
張岳（維喬淨峯惠安襄惠）
熊過（叔仁南沙富順）

盧寧忠（獻甫冠巖嶺南）
李价（少蒲番禺）
柯維騏（奇純莆田）
黎民懷（惟仁從化）

任瀚（少海南充）
林皆（同安）
薛蕙（君采西原亳州）
梅守德（宣城）
朱睦㮮（灌甫西亭）
朱載堉（伯勤端清）
王之士（欲立秦關藍田）
張基（德載敬塘吳縣）
來知德（矣鮮瞿塘梁山）

章潢（本清新建文德）
胡行恭（泰和）
魯邦彥（鄭卿睢州）
李經綸（大經南豐）
徐師曾（伯魯吳江）
龔鍊（益都端恪）
耿定向（在倫天台黃安恭簡）

馮子咸（受甫本庵益都）
焦竑（弱侯澹園上元文端）
夏廷美（繁昌田夫）
潘士藻（去華雪松婺源）
祝世祿（無功延之鄱陽）

王懋（德孺蕪湖）
李渭（湜之同野思南）
方學漸（達卿本庵桐城）
李登（士龍上元）
王一凱（君華岐石黃陂）
劉承烈（拙齋麻城）
黃奇士（守拙武賓彥士弟）
張四維（黃安）
耿定理（楚倥定向弟）

耿定加（叔臺定理弟）
潘絲（朝賢婺源）
顏鯨（應雷冲宇慈谿）
呂坤（叔簡心吾沙隨寧陵）
徐三重（鴻洲伯同鼎晦華亭青浦）
陳大綬（赤石鄱陽）
曹子忭（自梁貞予安邑）
楊東明（啟修晉庵虞城）
郝敬（仲輿楚望京山）

呂維祺（介孺豫石新安忠節）
辛全（復元絳州）
黃道周（幼玄石齋漳浦忠烈）
張偉（二無武進）
何楷（玄子漳浦）
吳執御（朗公台州）
金鉉（伯玉順天忠節）
卓爾康（去病仁和）
朱朝瑛（康流海寧）

顧憲成（叔時涇陽無錫端文）
丁元薦（長孺長興）
顧允成（季時涇凡憲成弟）
夏九鼎（台卿樸齋嘉善）
高攀龍（存之景逸無錫忠憲）
華允誠（汝立鳳超無錫）
吳鍾巒（巒穉霞舟武進）
陳龍正（惕龍幾亭嘉善）

于孔兼（景素金壇）
薛敷教（以身玄臺武進）
張納陛（文石嘉興）

劉元珍（本孺[illegible]伯先無錫武進）
葉茂才（參之閒適無錫）
陳幼學（筠堂無錫）
安希范（我素無錫）
錢一本（國瑞啟新武進）
史孟麟（際明玉池宜興）
劉永澄（靜之寶應）
劉宗周（起東念臺山陰忠端）
孫慎行（聞斯淇澳武進文介）

吳桂森（觀華無錫）

許世卿（伯勳靜餘武進）

耿橘（庭懷河間）

歸子慕（季思崑山）

顧憲成以下東林講學諸儒

儒林宗派卷十六

後序

萬石圜先生儒林宗派十六卷世亡乘本余鈔自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孔氏云鈔文瀾閣本而譌謬不可勝正石屏提學好古篤於典籍余以是書於二千餘年師儒之傳皆有本末條貫與歷代史表同爲有益之作請發閣本校栞行世提學亟付梓人鏤版踰半年而書成說者謂是書第一卷雜列老墨諸家弗醇於儒名或不偁余竊謂班孟堅藝文志蓋本七略而向歆父子通人獨以六藝冠九流六藝孔子之箸作也九流百氏之譔述也譬諸九流爲眾星而六藝其北辰孔子爲東海而百氏則萬派是故詩云無聲無臭論語言無爲而治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又曰博施濟眾又曰汎愛眾又曰節用而愛人又曰行夏之時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皆彼道名法墨陰陽五家之說所與近焉奚特儒乎哉夫是以知聖人之道至大兼包百氏之長而儒家乃九流之一而已即司馬談所論可知也後世彼五家者或絀或絕或傳而失其眞而儒家往往爲世士所尚然世士尙儒者輒已弗醇於儒蓋

自戰國之際儒分爲八漢唐而後八儒者又或紬或絕或傳而失其眞而所謂儒者轉出於八儒之外復祖莊周天下篇荀況非十二子之餘習與彼或紬或絕或傳而失其眞者唇口舌而繇筆札以斥異已爲名高而特引孔子爲一家之宗主以自援惜夫彼五家八儒者紬則紬絕則絕傳而失其眞者傳而益失其眞世士四顧莫之有或非者則以其是非爲起皐陶弗能易於乎是欲損泰山以齊培塿塞東海以通溝瀆抑聖人以申一家余所以甚惑也石園先生其猶拾班志之成規通向

歆之遺意與抑余尤有大慨焉觀漢魏以迄勝國之末師儒盛矣然往往自一先生倡道鄉里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而朋友弟子相與講肄推行鬱爲風氣而後一人之行臧一時之唱率一家之學術天下盛衰強弱興亡繫焉蓋天下治亂之端繇矣而其大凡本於人心術之光明中正與否心術之光明中正非可以輸墨貫勤之智力爲之也而必恃乎學術譬諸電體明通而亡機引則亡以發其明通故人之恃學術猶電之有機引也然而不足以使人心術光明中正者皆非學術已觀

歷代師儒之斷斷然相與講肄推行失豈博聲譽弋利祿乎哉亦將有所自負爲天下正其本也今天下事日益不可爲世士率求振亡之具識者以爲治具施於可治之人耳今人心術日益失其光明中正如溺水而愈深灼火而愈熱救船至而振腐尸積薪去而撥灰骼履朮雖聖於藥余未見能起瀕死之人也柰何蠹趨若鶩而不返其本與於乎昔司馬遷致慨於沙邱爲紂之淫地餘民余觀今之人心術懼其遂亡而亡復光復之可希也讀是書而或奮然興感效行於古師儒亟倡明可

以光明中正人心術之學濟天下之困窮人祿或不終於是興是則石屏提學所爲亟栞是書與余所以請發校栞之意也宣統辛亥上燈夜會稽馬敘倫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１５
作者=
页数=７４５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www．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